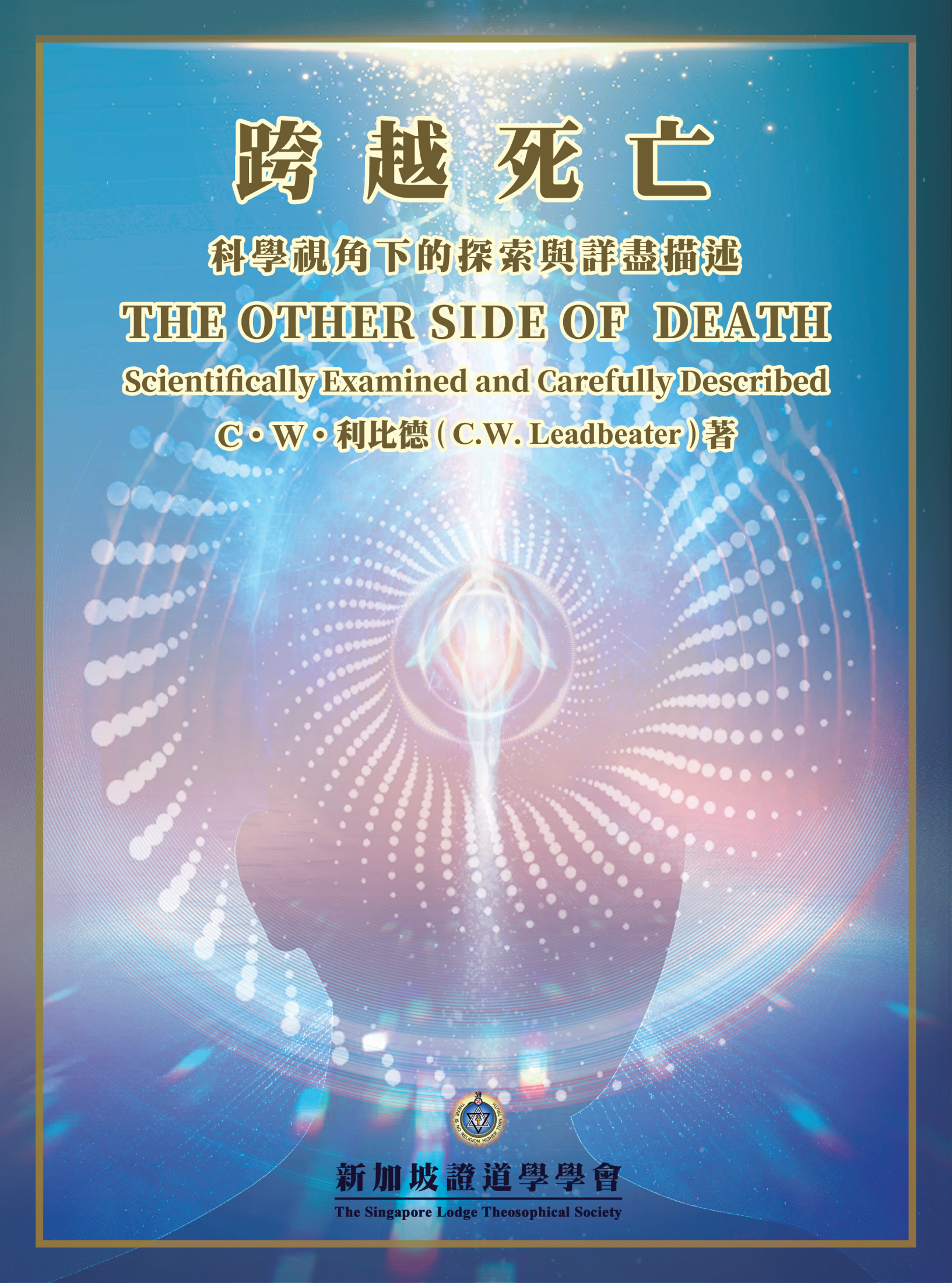
跨越死亡

科學視角下的探索與詳盡描述

THE OTHER SIDE OF DEATH

Scientifically Examined and Carefully Described

C・W・利比德（C.W. Leadbeater）著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e Other Side of Death

跨越死亡

C.W.Leadbeater

C·W·利比德 着

Andy Chow 译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 Adyar, Madras, India |

证道学出版社 | 阿迪亚，印度 |

首版 1903, 1904 第二版（修订与字体放大） 1930 年

第三版 1954 年, 第四版 1961 年

2026 年中文版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目录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一章　死亡的意义
第二章　生命延续的证据
第三章　宗教误解
第四章　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
第五章　证据的性质
第六章　灵视是如何发展出来的

第二部分 死后生命的事实

第七章　这就是事实的本来面目
第八章　星光生活的一些例子
第九章　星光界景象
第十章　欲望元素
第十一章　意识的延续
第十二章　帮手的工作
第十三章　天堂世界
第十四章　孩子们的死亡

第三部分 来自鬼影的证据

第十五章　星光体出游
第十六章　死前不久的出游
第十七章　意念体
第十八章　宣告死亡的显灵现象
第十九章　归来帮助的人
第二十章　需要帮助的人
第二十一章　渴望赎罪的人们
第二十二章　束缚于尘世的人
第二十三章　闹鬼事件
第二十四章　看似无目的的幽灵
第二十五章　较少见的类型
第二十六章　星光印象
第二十七章　如何遇见鬼魂

第四部分 通灵术与心灵现象研究

第二十八章　通灵现象

第二十九章　个人经历
第三十章　灵媒身体的利用
第三十一章　通灵术中的灵视
第三十二章　一些最近的测试案例
第三十三章　局部物质化
第三十四章　心灵现象导管的操控
第三十五章　其他现象
第三十六章　可见的物质化显现
第三十七章　近期的一些物质化现象
第三十八章　我们对通灵术的态度
第三十九章　结论

第一部分 引言

第一章 死亡的意义

对死亡的一些误解

死亡是一个无法不引起每个人深切关注的话题，因为在所有人将来的传记中，唯一绝对确定的事情就是有一天他们必须面对死亡（更何况，除了非常年轻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没有因死亡而失去过一些深爱的人）。然而，尽管这是一个如此普遍受关注的问题，但也许没有哪个问题在大众心中存在如此多且如此严重的误解。人类因对这个最重要问题的无知和迷信而遭受的极大且完全不必要的悲伤、恐惧和痛苦是我们所无法计算的。在我们当中，存在着大量关于这方面的虚假和愚蠢的信念，这些信念在过去造成了无数的恶果，并在当下引起了难以形容的痛苦，消除这些信念将是对人类最大的恩惠之一。

这种益处是证道学教义立即赋予那些在过去世中学习哲学，现在能够接受它的人。它立刻消除了对死亡的所有恐惧和大部分的悲伤，使我们能够看到死亡的真实面貌，并理解它在我们进化计划中的位置。

让我们逐一探讨这些最突出的误解，并努力揭示它们的谬误。其中一些可以被描述为宗教误解，它们的流行可以直接追溯到原始基督教教义的腐化，这些腐化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教会，并摧毁了它们的活力和效用。然而，我们将把这些留到后面，首先考虑一些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广泛流传的流行错误观念。

人们有时倾向于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死亡的看法是扭曲的，也没多大问题；他们说，当他死后，他会自己发现事实，如果他错了，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这种论点有两个缺陷：它没有考虑到无知所带来的死亡恐惧，这种恐惧笼罩着许多人的生活，也没有考虑到存活下来的人对已故朋友命运的无谓悲伤和焦虑；它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在死后往往不会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通过真理的光芒来纠正它们 - 由于他无法做到这一点，经常会引发许多麻烦。

对于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主题的人来说，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他可能会说：「死亡当然是生命的终结 - 灵魂与身体的分离。」然而，稍加检视就会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即使从纯粹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对于什么构成死亡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大约十七年前，赫里沃德·卡灵顿和约翰·R·米德先生尝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死亡定义，并将结果发表在《死亡，其原因和现象》一书中。这本书内容详尽，证明了他们收集了大量资料的辛勤工作，但尽管其中的信息丰富且重要，仍难以认为它已经解通了这个问题。

为了帮助他们得出结论，作者向各行各业的许多知名人士发送了一个问题：「你认为死亡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们收到了许多有趣的回答，但很少有确定的信息。他们对许多科学家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的极度冷漠感到惊讶，甚至有些恼火。他们讽刺地说：「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如蚂蚁或螃蟹的心理生活，充斥着心理学和科学文献；但像死亡这样涉及整个人类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密切的问题 - 因为所有人都必定会死 - 却被认

为几乎不值得认真讨论！」作为例子，他们引用了一位著名医生的信，信中说：「我对死亡问题的生理或心理方面毫无兴趣。我对自然死亡的原因没有任何理论。」一位知名的哲学博士写道：「回复你关于我对死亡看法的询问，我只能说我对此没有任何理论或概念。我从未花五分钟去思考它的本质。我真的不知道，也不在乎它是什么。生命的终止是我所知道或相信的全部。」

然而，其他回复则不那么令人失望，尽管不能说其中任何一个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一种观点认为，身体细胞的繁殖能力是有限的；另一种观点强调，在一定时间后，硬化和骨化的过程会开始；第三种观点认为，生命是一种包含一定能量的脉冲，当这种能量耗尽时，死亡就会随之而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命是一种无限的力量，它利用身体来表达自己，因此身体像其他机器一样，会逐渐磨损，然后不再能够传递能量。

记录了所有这些不同的理论后，书的作者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卡灵顿先生将生命定义为一种振动，而死亡则是生命力无法将其作用的神经组织提升到所需的振动频率，从而无法再显现。相反，米德先生认为死亡绝不是必然的；他认为这只是人类养成的一个坏习惯。他认为我们已经自我催眠，认为生命必须在某个时期结束，这种思想形体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对全体人类产生了反作用；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死亡，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死亡。

死亡是结束吗?

关于死亡的第一个也是最致命的误解是认为它是一切的终结；认为人类死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存在。许多人似乎认为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几乎已经从我们中间消失了；认为这是上个世纪早期的一种精神病，而人类现在已经超越了它。希望这种观点能够反映事实，但我担心仔细研究当代思想的人很难认同这一点。幸运的是，这种有害的唯物主义杂草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高地昂首挺胸，因为意见值得注意的那些人已经有所改进。但世界上仍然存在大量无知，更糟糕的是，还有一种最令人反感的无知形式，这种无知拾取了一些科学术语的牙慧，充满了咄咄逼人的自负，并认为自己拥有了古往今来的智慧。在那些不幸陷入这种精神奴役的人中，仍然存在着大量最粗糙的唯物主义。

当然，我们可以希望这种感觉正在减退，但我担心另一种不那么明显但更狡猾的病症却难以说是如此。有成千上万的男女名义上信奉某种宗教，并会愤怒地否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的说法，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行为却完全像这个世界是他们唯一需要考虑的世界一样。他们有时会使用暗示另一个世界存在的词语和短语，但这些从未在考虑他们的行为中占有丝毫地位。虽然这种实际上的唯物主义比另一种显得不那么愚蠢，也不那么冒犯邻居，但在他们过世后的情况下，却产生了相同的结果。

另一个或许更广泛流传的误解是，死亡是一个跳入未知的深渊（人们永远无法确定地了解当他离开这个物理层后会进入什么样的状态）。当然，各种宗教派别声称对这些状态有非常精确的描述，但对于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来说，这一切似乎都完全不真实；无论如何，他们既不行动也不说话，好像他们真的相信这些描述。而且，事实上，对于大多数这些宗教派别来说，所提供的信息是如此荒诞不经，即使人们相信了，也很难说这些信息是否会带来更多的害处而非好处。

天主教的教导

直到最近，在我们西方世界的信仰形式中，几乎唯有伟大的罗马天主教会以及英格兰教会的圣公会高派，持续就死后世界的景况给予教导。虽然这些教导寄托于已被误解和物质化的象征符号之中，但它们依然充分表达了事实，足以让接受它的人在离开肉体后，能够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然而，即便在此处，真理在一方面被「永恒酷刑」这荒谬且渎神教义的阴影所蒙蔽；在另一方面，又因所谓「赎罪券」这种荒谬的体制而大大丧失了尊严。我认为，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天主教的教义理解为这样：无可救药的恶人会堕入地狱，而伟大的圣人则会像圣母升天那样立即被接入天堂，普通的好人仍然保留着许多使他们不适合直接去到上帝面前的缺点和不完美，因此需要在一个称为炼狱的中间状态中停留一段较短或较长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的各种缺点会通过一个相对较短但痛苦的过程被消除。他只有通过苦难而圆满后，才准备好迎接天堂世界的喜悦。

证道学的学生会立即看到，这种理论以我在此陈述的形式，与事实非常接近。除此之外，在最近几年，教会中兴起了一个派别，勇敢地教导关于死后生命的完整真理；它的教义并非建立在传统之上，而是建立在观察之上——虽然人们常常发现，仔细的观察与研究会为古老传统投下新的光芒，使它们以合理而可信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所指的这个教会派别称为自由天主教会。

证道学的解释

我们认同灵魂离开身体这个理论；但对于我们所说的「灵魂」是甚么，我们的解释也许比许多宗教人士更为明确。我们的说法并不是人拥有一个灵魂，而是人本身就是灵魂，而身体只不过是一件衣服，当它穿旧了，灵魂便把它脱下。对我们许多人而言，这个说法对某些人来说也许令人惊讶，但它并不是一种信仰，而是直接的知识。要解释这种知识如何获得，将意味着我们要从主题上稍为岔开；但在这段岔开的说明过程中，我们也许可以更清楚地理解「灵魂」一词的含义。

人是一个远比肉眼所见更为复杂的存在；而我们若要彻底理解人，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意识提升到更高的层面，在那里我们能够看见他更多的部分。但是，我们为了把这一点说明清楚而需要使用的术语，对于从未研究过这个主题的人来说，本身也需要加以解释。

研究向我们显示，除了我们能够看见的物质之外，还存在其他更精微的物质类型；不仅有现代科学承认能渗透一切已知物质的以太，还有其他类型的物质依次渗透其中。读者自然会问，人如何可能意识到那些如此奇妙精细、又分割得如此微细的物质类型的存在。答案是：他能以意识到较低层物质的同样方式意识到它们——也就是接收来自它们的振动。而他之所以能够接收这些振动，是因为他自身也拥有这些更精微类型的物质作为自己的一部分；正如他的稠密物质身体是他感知并与稠密物质世界沟通的载体一样，他内在的更精微物质，也构成了一个载体，使他能够感知并与那个对较粗重的物理感官而言不可感知的精微物质世界沟通。

实验向我们显示，这种较精微的物质有许多等级，而每一个等级都可以被视为本身构成一种世界。但是，由于人自身也含有所有这些不同等级的物质，他只需要学会如何运用那较精微的物质来接收与其相应的振动，便能够像在这里一样，在那些较高的世界中看见和听见。这些较高感官的开启——也就是学会响应那些较精微的振动——通常被称为灵视。

一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他没有方法可以意识到——周围世界真正进入他意识范围之内的部分是多么微小。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充分掌握一个事实：所有从我们自身以外传来的信息，都是藉由某种形式的振动传达给我们的。空气的波动把声音传到我们耳中，因此我们能够听见彼此说话；以太的振荡把光传到我们眼中，也正是藉由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看见彼此、看见我们阅读的书本，以及看见从我们面前经过的物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以这种方式，藉由某一类波动从外界学得的。因此，如果还存在其他种类的物质，精微到无法对我们目前的物理感官产生印象，那么很明显，为了认识这些更精微的物质类型，并从中学到任何东西，我们就必须发展出更精细的感官，使其能够响应那些更高而且远为迅速的振动。关于人具有这些不同身体或载体的观念，其实并不新颖；圣保罗早已告诉我们，有属血气的身体，也有属灵的身体；他也曾谈到灵魂与灵，绝不是像现今常因无知而做的那样，把这两个词当作同义词使用。

所有这些细节已在其他证道学书籍中充分说明，因此我无需在此重复。只需说明一点：实验向我们显示，物质有七个大的分层或阶段，而我们通常把这些阶段称为层面。如果我们不让「世界」这个名称误导自己，以为它们在空间上彼此分离，那么也可以把它们称为世界。我们必须记住，它们全都彼此渗透，实际上占据同一空间；虽然在任何特定时刻，我们只意识到其中一组状态，或其中一种物质分层。

人本质上是神圣之火的一点火花，是神圣生命的一个碎片，若可使用这个虽具表达力、但在哲学上并不完全严谨且某程度上可能令人误解的比喻，因为那奇妙的生命其实不能被分割。对于这一点火花，它居于目前我们研究所不能及的层次，我们称之为单一体。为了人类进化的目的，单一体在较低的世界中显现自身。在我们目前所能观察到的最高阶段，它呈现为三重灵，其本身具有三个面向；在这一点上，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在合一中的三位一体。在这三个面向或显现中，其中一个永远停留在那较高层次，我们称之为人内在的灵。第二个面向下降到稍低的层次，我们称其为人内在的直觉。第三个面向则在我们称为高等思想世界的物质阶段中运作，我们称之为人内在的智性。灵的这三个面向合在一起，构成了自我。

这个自我，就是在人类进化阶段中的人；他是最接近普通非科学观念中所谓「灵魂」的对应物。从个体化的一刻开始，直到他超越人性并融入神性为止，他都保持不变（除了成长之外）。他，也就是自我，完全不受我们所称的出生与死亡影响；我们通常认为是他的一生，其实只是他真正生命中的一天。我们能看见、会出生和死亡的身体，只是他为了完成其进化某一部分而穿上的衣服。

在这里，我们便看到圣保罗所说的灵、灵魂与身体；但在我们的文献中，我们通常把它们称为单一体、自我和物理身体。不过，后者并不是灵魂所采用的唯一身体；他拥有各种不同密度的载体，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低的一个。所有这些载体，相对于各自的物质层次而言，都可以称为身体。他在每一个世界中都拥有一个

相应的载体，藉此他能够观察那个世界并生活其中。他在自己本来层次中自然且习惯居住的载体，称为因果体。

虽然这个自我或灵魂居住在高等思想世界中，但起初他尚未发展到能在其中完全有意识；那里物质的振动太过迅速，无法对他产生任何印象，就像紫外光线太过迅速，不能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印象一样。因此，为了进化，他必须披上较粗重物质的外衣，让较沉重的振动能够通过——也就是足够缓慢，使他能感受到的振荡。正因如此，当他希望下降进入转世时，他首先在自己周围吸引一层密度最接近自身的物质，也就是低等思想世界的物质，我们称之为他的思想体。这是他进行所有具体思想的工具。接着，他又在自己周围吸引第二层更厚、稍微更稠密的物质外衣，我们称之为星光物质；因此，我们把他由此构成的衣服称为星光体。这是激情与情绪的工具，同时（与思想体较低部分共同作用）也是一切带有自私和个人情感色彩之思想的工具。只有在采用了这些中间载体之后，他才能与婴儿的物理身体接触，并出生到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中。

死亡的机制

这就是出生的机制，是尘世生命的开始；正如我所说，这只不过是灵魂真实生命中的一天，而灵魂的真实生命是由许多这样的日子连续组成，彼此之间由休息的夜晚分隔。灵魂从这样的一夜中醒来，我们称之为出生；那时灵魂依次穿上这些较低的衣袍，最后穿上最低的一件，也就是这肉身的衣袍；而当它再次沉睡时，便以相反的次序逐一脱下这些衣袍。这具最后被采用的物理身体，是第一个被脱下的；而放下这具物理身体，我们称之为死亡。但这对自我而言，并不比有物理身体的人脱下一件大衣有更大的差别。脱下物理身体后，他继续生活在星光体中，直到那些由他在尘世生命中容许自己感受的情绪与激情所产生的力量耗尽为止。当这发生时，第二次死亡便出现；星光体也从他身上脱落，他发现自己生活在思想体中，并处于低等思想世界。在这种状态中，他会停留到物理和星光生活中所产生的思想力量消耗完毕；然后他再依次放下第三个载体，再次成为自身世界——高等思想世界中的自我或灵魂。

因此，并没有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死亡」。只有在一个连续生命中的一连串阶段——在这三个世界中依次经历的阶段。然而，如果我们要明确而准确地回答卡灵顿与米德两位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物理身体死亡的原因与机制，我们就必须更仔细地研究它的构成。纯粹的物理身体比我们通常所想的更为复杂。我们很难意识到自身感官的限制，也很难理解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有多少东西是不能藉由这些感官察觉的。不仅我们的物理感官无法感知我们一生都身处其中的广大星光与思想物质海洋；这些感官甚至只让我们认识它们自身所属层面的一小部分。例如，我们的视觉使我们能分辨固体与液体物质；但对包围我们的气体物质却完全不能提供任何信息。维持我们生命的空气，本身虽然完全是物理性的，对我们却是不可见的。

我们完全无法察觉较精微的物理物质种类，虽然其中有许多正与我们密切接触。奥秘研究使我们能分辨出这种物理物质的七大种类，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在于密度不同。我们通常称为固体、液体和气体的物质类型，是这些分层中最低的三种；在它们之上还有四种更精微得多的物质，在证道学中，我们称之为物理界的以太分层或子层面。研究显示，人的物理身体含有所有这七种不同分层的物质，而不仅是我们所知道的固

体、液体和气体分层。我们通常把由这四种较精微且不可见的物质所构成的物理载体部分称为以太重身；称为以太，是因为它由各种等级的以太物质构成；称为重身，是因为它在外形和大小上，正是我们能看见的稠密身体的精确副本。对它可见的部分，我们通常称为稠密身体；但在证道学中，当我们谈到物理身体时，我们不只指那个稠密身体，也包括这个以太反身。

我已经说过，灵魂会在自己周围吸引思想物质、星光物质以及物理物质所构成的身体。每晚当人入睡时，他暂时从这个物理载体中退出，并在那段时间生活于他的星光体中。肉体连同以太重身仍躺在床上，但那个身体的星光反身仍保留其形状，因此当他飘离出来时，在形体和面貌上与躺在床上的身体完全相同，虽然他被一层彩色的光辉包围着。这个反身是由较稠密的星光物质建构在较轻的星光物质之内，因此当你在星光界上看见他时，起初可能会觉得他与从前完全一样；但如果你观察得更仔细，也会看见他周围有一层淡淡而细致的彩色雾气，虽然它不够浓密，不能遮蔽他的面貌。

在这个星光载体中，他生活于星光世界，并能在其中自由移动；在那里他会遇到许多经历，其中一些有时会在早上被他记起，于是他便说自己做了一个异常鲜明的梦。当他早上回到物理身体中，并如我们所说「醒来」时，实际上他是从一个更高、更自由的生活下降醒入这个较低的生活。正因为他是从那更高的生命下降到一个限制得多的生命中，所以他很难把自己所见所做的清晰记忆带回来。然而，这种记忆是可以发展的，藉此便能使意识在清醒与睡眠状态中同样保持连贯。取得这种本领的人，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有意识地生活在星光世界中，并能在那里遇见及与该世界的其他居民交流。而在这些居民之中，就有我们称为死者的人；因为死者也像睡眠中的人一样，已经放下了他的物理载体，发现自己生活在星光体中——也就是圣保罗所写的那属灵身体的较低部分。因此，一个已在自身内发展出这种连续意识的人，每晚都能像白天与我们称为仍然活着的人交流一样，自由地与他已故的朋友交流。事实上，睡眠中的人与死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前者能回到他的物理身体，而后者不能。当我们探究这一事实的原因时，便终于找到卡灵顿与米德两位先生问题的答案：「死亡的真正构成是甚么？」

当人在睡眠中从他的物理身体退出时，他把它完整地留下。也就是说，他留下整个仍处于完全工作状态的身体，包括以太部分以及较稠密的部分。物理身体的这个以太部分，在它的健康状况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来自太阳的活力或生命力，是透过以太重身被吸入人的物理身体；而正是这种活力沿着他的神经流动，使整个机器保持运作。当人自己在睡眠中以星光载体远游时，物理身体本身仍然完整，一般而言，它能完全不需要他的干预或帮助而有规律地执行其功能。然而，人与其物理身体之间仍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可从触碰或摇动该身体便能轻易把他召回这一点看出。以太重身一方面与星光载体密切相连，另一方面又与稠密身体相连；而人之所以能在睡眠中如此容易而自然地滑出身体，正是因为那以太物质对稠密物理身体的依附，比对星光体的依附更为紧密。

然而，总有一个时候，物理身体会因意外、疾病，或因长期磨损的缓慢过程而崩解；于是以太物质对星光物质的吸引力，便会强于它与稠密物理身体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当人离开身体时，他会把以太物质连同星光物质一起带出；而当以太物质完全从物理身体的其余部分脱离时，那个物理身体便已死亡。例如，麻醉药的作用会把一部分以太物质从稠密身体中驱出；若给予过量麻醉药，便会把全部以太物质驱出，

人在手术中便会死亡。因此，死亡的实际定义，就是以太重身与稠密身体之间完全而最终的分离；换句话说，就是借着把物理身体的以太部分从较低部分抽离，使物理身体解体。只要仍有一条联系存在，就可能出现僵直、出神或麻醉等状态；但当这条联系最终断裂时，死亡便已发生。

灰界

因此，当一个人在死亡时从他的稠密身体中退出，他会把该载体的以太部分一同带走。但必须明白，这种以太物质本身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载体，只是载体的一部分。因此，当这些以太物质仍然围绕着他时，他既不在这个层面，也不在另一个层面。结果，他会停留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因为他已失去了物理感官的器官，而又不能使用星光体的感官，因为他仍被这团以太物质的云雾包裹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很快便会把它摆脱掉——有时只需片刻，有时则需要几小时或几天。决定他能快或慢地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有很多，此处暂且不必详述。

不过，如果我们明白普通人在日常思想中，并不习惯像奥秘学学生那样明确地把自己分为身体与灵魂，我们就会更容易理解这种处境。诚然，死者已最终离开了他的物理载体，而且实际上不可能再重新占有它；但他对它非常熟悉，它的振动速率对他而言是熟悉而亲近的。在一切正常、清洁和合宜的情况下，他不再与之有所牵扯；但有些人在生时极端物质化，除了物理世界之外没有任何思想或概念，当他们发现自己完全与它断开时，便会因恐惧而近乎疯狂。这些人有时会疯狂地试图重新接触某种形式的物理生活。大多数人不会成功；但若其中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也只能借着他们自己的物理身体。他们仍与腐朽外衣保持的某种感应，有时使他们能从中抽取一种不完善而反自然的半物质化基础——远不足以使他们重新接触物理世界，却足以暂时把他们从健康的星光生活中撕裂出来。这样的人会暂时为自己造成一个昏暗灰色、充满不适与不安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如同透过昏暗的镜子观看物理事件，又像在迷雾世界中徘徊，迷失而无助。

他们不能完全回到自己的稠密身体中；若有人真的做到，他便会成为吸血鬼。但他们确实抓住自己已抛弃载体中的以太物质，并拖着它四处而行，这正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直到他们能摆脱这种纠缠，穿过灰暗并进入光明之前，他们都不会有安息。由于包裹着他们的以太物质迷雾，他们看不见星光世界；他们把自己悬挂在两个世界之间，结果在任何一个世界都不能正常运作。实际上，任何人都完全没有理由要受这种不愉快的经历；他只需放手，让自己进入自然的一刻无意识状态，便会立即在更高、更美丽的星光世界中醒来。但有些人害怕一旦放开这一丝意识，便可能永远失去所有意识，实际上进入一种湮灭状态；因此他们绝望地抓住所剩下的那一点。然而，到了某个时候，他们终究必须放手，因为以太重身会开始瓦解；然后他们便会相当愉快地滑入更充实、更广阔的生命中。

那个不幸地把自己困在灰界中的人，有时会被仍在物理界上的同胞看见。我们有时会听说有人在墓地看见所谓的鬼魂，漂浮在新坟之上或附近。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或者是死者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点较稠密的物理物质，或者是看见他的人在那一刻略具灵视力。以太物质刚好超出普通人可见范围的边界，只是刚刚超出而已；因此，若物理身体有些微扰动，例如暂时稍微增强其振动，便可能使人看见这样的对象。不过，当

它被看见时，不应立即假定死者就在灰界中。当他如应有那样立即从以太体中退出时，以太体仍会作为一种以太尸体留下，通常漂浮在其较稠密部分被埋葬地点的附近。这样的以太尸体不能远离其稠密物理反身，也无论如何不能长久存在，因为它会迅速分解为其组成粒子。

在绝大多数情况中，死者既不知道也看不见灰界；在通常的一段无意识期之后，他们会发现自己被星光世界的活动所围绕，并开始熟悉这种生活方式。这个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绝不是痛苦的；我们应把所有与死亡相关的受苦念头从心中清除。在死亡之前，确实可能因疾病或意外而有痛苦，但死亡本身的实际过程不但没有痛苦，而且通常充满喜悦与平安。物理元素体不情愿地放开它对身体的控制，因此那身体有时会挣扎着呼吸；但垂死者本人对这种挣扎并无意识，只感到从沉重肉身负担中解脱出来的美妙轻盈与舒畅。通常在死亡的一刻，即将结束的这一生各种事件会以闪电般的速度掠过自我的意识；在那瞬间的回顾中，他把一生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看，明白这一生本来要为他完成甚么，也明白自己有多大程度把握或错失了机会、实现或未实现自己的命运；他第一次清楚分辨自己所做所说一切中的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挫败，以及其中的智能或不智。

站在临终床边的人，应采取完全无私的心态，完全忘记自己和自己的悲伤，只想到即将离去的朋友，以及他们如何能帮助他走向上升之路。他们若无法克制悲痛，便会搅扰他，并把他的心思重新召回到他正要离开的层面！他们应以真挚的平和与善意念头包围他，以安静而喜悦的期待，迎向他即将进入的新生命荣光。悲伤的亲友无论多么深情，往往会成为垂死者可悲的阻碍，因为他们在无知中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感受。如果他们更明白实情，就会知道在这个时刻，他们正有一个美好的机会，借着控制自己的情绪，把力量集中于坚定地做一些有用的工作，来表达自己的爱，帮助这位旅人顺利踏上他的道路。

拍摄和称量以太重身

对我个人而言，卡灵顿与米德两位先生书中最有趣的章节之一，是其中记述了多次尝试在「灵魂」于死亡一刻离开身体时，对其进行拍摄和称量的实验。这些照片是由巴黎的巴拉杜克医生拍摄的，我本人曾多次有幸与他会面。多年来，这位医生一直在进行实验，尝试用特别感光的底片拍摄人类情绪的影响，以及人类思想所产生的形体。我自己曾看过大量这类照片，并能证实它们正确地呈现了所描述的主题。由于透过反复实验，使自己确信拍摄肉眼不可见放射物的可能性，巴拉杜克医生便决定作进一步实验：在一具身体死亡后不久，按时间间隔对其拍摄，以观察是否能从中发现任何放射物的痕迹。

他以这种方式取得了一些相当令人震惊的结果。死亡刚发生后，在身体上方可见三个发光物质的球体，似乎由若干光索与身体相连。一小时后，这三个球体合而为一；不久，光索断裂，那个光球便飘离而去。我本人没有看过这些照片，因为它们是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巴拉杜克医生之后才拍摄的；但他的书中有这些照片的复制图。由于我曾认识这位医生，我完全确信他的绝对诚信；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我不能完全同意他对所观察到现象所作的解释。

對離體靈魂進行稱量的嘗試，是由鄧肯·麥克杜格爾醫生進行的。他的方法是把临终病人的床放在一台极其灵敏的秤台上，以观察在死亡的一瞬间是否有可察觉的重量减少。从卡灵顿先生书中引用其论文的记述可见，麦克杜格尔医生似乎采取了极为周密的预防措施，以排除所有已知可能造成重量减少的原因。尽管如此，在对所有这些因素作出适当扣除之后，他仍在数个案例中发现，在死亡的准确瞬间确实发生了微小但明确无误的重量减少。减少的重量由四分之三盎司至一盎司半不等；他并指出，这不能以任何所谓与死亡相关的正常变化来解释。

永罚的真正含义

既然已经按照证道学的知识解释了死亡是甚么，我们便可以回到天主教的说法，以看清其主要特征背后的真正含义。永罚教义背后到底是甚么？首先，这两个词都被错误翻译了；新约中实际记载基督所使用的语句，并不能承接现今大多数人加诸其上的解释。其次，当我们理解这个被误译的表达的真正含义时，就会看见它包含着一项重要真理。即是如此：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会来到一个时期（尽管那还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届时那些坚定违抗进步的人确实会脱离行列——当然，绝不是掉入永恒的地狱（因为那不过是某些极其残忍的人类病态大脑所捏造出的可怕产物），而是进入一种相对悬浮停滞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等待着另一次进化计划的到来，以便在该计划的早期阶段，获得一个更符合其微弱能力的进步机会。

他只不过就像是一个无法跟上同班同学脚步的孩子；他无法与他们一起完成本学年所排定的后半段及更深奥的课程，因此他必须等待，直到下一个学年开始时，另一群孩子开始学习那些他未能掌握的课题。通过加入他们，并再次覆盖相同的学习内容，他能够在之前因困难而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因此，我们有了久远停滞的仁慈真相，而不是永罚的可怕谎言。另一方面，那些在尘世生活中完全控制了自己低级本性，完全支配了激情和欲望的高度发展的灵魂，会因此以极快的速度穿越星光生活，当他恢复意识时，会发现天堂世界无法形容的荣耀和幸福在他面前展开。

但是，普通人在死前并未完全支配所有尘世的欲望和激情。因此，他发现自己处于星光层，拥有一个在物理生活中为自己创造的相当强烈的欲望体，并且必须在其中生活，直到其解体过程完成。它只有在其生命中的欲望消失时才会解体，而这往往伴随着苦难，而这种苦难若以炼狱之火来象征，倒也十分贴切。

炼狱的真相

经常引用的醉汉例子，尽管当然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非常清楚地展示了这种涤罪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们深知这种对酒的渴求（酗酒成瘾）是多么可怕地强烈——当它攫住一个人时，会压倒他所有的廉耻体面以及他对至亲至爱之人的一切天性爱意，以至于他会任由妻子和孩子挨饿，甚至连他们身上的衣服都会卖掉，只为了换取满足自己那令人厌恶之欲望的手段。当那个人死后，他的性情并没有因死亡而改变；可怕的渴望依然如故（不，甚至比以往更强烈，因为欲望振动不再需要启动沉重的物理物质）。然而，由于他失去了唯一能够实现他欲望的肉体，这种渴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由此

可见，我们在此处拥有了构成一个极其真实之「炼狱」的所有要素，而以「净化之火」作为其象征，也绝非不恰当。

幸好，这是炼狱而非地狱（绝非正统神学要我们相信的那种，仅为了满足某个不负责任的暴君其残忍恶意，而进行的无意义且毫无用处的永恒酷刑；它纯粹只是为了消除邪恶欲望所必需的、唯一有效的，因而是最为慈悲的过程）。尽管苦难可能是可怕的，但欲望会逐渐消退，只有这样，人才能进入天堂世界的更高生活。由于欲望已经被燃烧殆尽，这个人确能由此得以解脱，除非他出自自身的意志，否则在下一次转世中，他无需再承担这份负担。

欲望本身已经消失，但仍然存在着使他屈服于欲望的性格弱点。在他下一世中，他出生时所带有的星光载体，将包含表达相同欲望所需的物质（可以说，配备了一套能让他在此一方面重蹈上一世覆辙的外衣）。他之所以得到这些物质，是因为在他上一次转世中，他寻求并使用了它们；但尽管这次他被提供了这些物质，他并不一定要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它们。如果由于他之前行为的结果，他有幸在小时候遇到细心且有能力的父母，并因此被训练成将这些欲望视为邪恶，并在它们出现时控制和压抑它们，那么那些本应表达这些欲望的物质将会因缺乏使用而逐渐萎缩，就像我们的许多身体肌肉一样。

星光体的物质正在缓慢但不断地消耗并被替换，就像肉体一样；随着这些萎缩的物质消失，它将被更精细的物质所取代，这些物质无法响应粗俗欲望的强烈粗糙振动，因此他将不可能有这种特定的恶行。他事实上已经超越并最终征服了它，因此在他未来的一系列漫长生命中，再也不会重蹈覆辙，因为他现在已经在自我中建立了完全自我控制的与恶习相反的美德。通过成功对抗这种欲望的生活，他已经赢得了胜利；现在不再有斗争，因为他看到了这种恶习的真实面目，对他来说毫无吸引力。

因此，在星光层上曾经看起来并且确实对他来说非常可怕的苦难，实际上是一种伪装为苦难的祝福，因为通过这种苦难，他得以获得这巨大的道德胜利，迈出了进化道路上的这一决定性步伐；而且就我们所见，除了这种苦难，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实现这一辉煌的结果。

这样我们看到，炼狱教义背后确实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真理，当那场被惯称为「宗教改革」、源自教会体系内病态物质的异常爆发，扫除了假赎罪券的滥用时，许多美好、真实且实用的事物也一并被抛弃了。

为死者祈祷

我们在那个时期最严重的损失之一是为死者祈祷的习俗，那些盲目抛弃这种帮助同胞方式的国家，自那以后一直在为他们的愚蠢付出代价，他们的已故成员不得不在星光世界中独自奋斗，因为他们的朋友们说服自己认为试图帮助他们是邪恶的！真是愚蠢至极，连众神也徒呼奈何。

为死者祈祷是什么？不过是对那些先我们而去的人的真诚祝愿和爱心思念。我们研究证道学的人深知，在物理生活中，这样的祝愿和思想是真实且具体的东西（灵性力量蓄电池，只有当它们到达被指向的人时才会释放）；为什么当被思念的人不再有肉体时，这些力量的作用会有所不同呢？对特定死者的祈祷或强烈的爱心祝愿总是能到达

并帮助他，这在伟大的因果律仍然是宇宙构成部分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失效。即便是为了整体死者的福祉所作出的真诚泛指祈祷或祝愿，尽管其可能是一股较为模糊、因而效率较低的能量，但在汇聚累积之后，依然产生了难以夸大的重大影响。欧洲鲜少有人知道，自己对那些日夜致力于不间断为虔诚逝者祈祷的伟大修道会究竟欠下了多大的恩情。

如果有人问我们应该为已故的亲人祈求什么（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对他们的状况知之甚少，以至于可能会因缺乏对他们需求的更准确了解而担心启动了一种可能会被错误引导的力量），我们不妨再次转向天主教会的祈祷文，使用那句在追思弥撒中经常出现的美丽轮唱赞美诗：「主啊，赐给他永恒的安息，让永恒的光明照耀他。」除非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已知有某种特殊需求，并能据此定向投射我们的思想力量；否则，还有什么祝愿能比许久以前的那些话语表达得更好呢？数个世纪以来，那些话语一直代表着深情思念抒发其最神圣情感的渠道——透过它们，抚平了无数的痛苦，带来了无数的福祉。

若我们观察这段对经（antiphon）如何精准地满足刚离世者的需求，就会意识到，无论当初创作它的是谁，必定都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抑或是受到了上天的指引，写出了超越其自身所能理解的旷世之作。因为它的两个部分恰好表达了对死者最理想的状态；首先，完全从尘世的思想和烦恼中解脱出来，使他通往天堂的进程不受干扰；其次，神圣大爱的永恒之光通过他自身更高和更灵性的部分清晰地照耀着他，将他不断引导向上，使他的进步迅速。对于一位有人为其如此真诚且不断献上祈祷的人来说，这个尘世确实几乎再没有什么更多的协助能够给予他了。

因此，我们看到宗教（总是排除那些宣称自己是「新教徒」并宣布与普世接受的真理分离的教派的教义）在帮助已故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能够被理智地相信，它也会在纠正世界上关于死亡的错误印象方面做出很多贡献。然而，尽管如此，它本身也对某些特定的误解负有责任，这一点将在后面看到。

令人惊叹的理论

在关于死后景况「绝无可能被确切得知」的种种迷思中，有一种相当奇特观点（尽管这听起来极其荒谬，但据我个人所知，确实有些虔诚且真挚的人持此看法）：即人类不应该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任何事情（它的秘密是上帝故意对人类隐藏起来的神圣奥秘，窥探它是不敬的）。简直再也没有比这更极端荒谬的论调了；因为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拥有可以向该世界敞开的感官潜能，难道能假设我们应该刻意蒙蔽自己、对其视而不见吗？如果我们像现在这样，处处都能找到该世界存在以及朋友在彼岸继续生活的证据，难道我们要忽视这一切，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里吗？我们所知的所有最伟大的圣人，都曾谈及这个不可见的世界，并描述了他们对其所见的异象与相关经历；难道我们要假设，当他们探索这个更高阶生命的真理时是犯了渎神的强烈好奇心，而当他们描述这些真理时则是在背叛与不忠吗？然而，将论辩浪费在反驳这种显而易见的愚蠢观点上，无疑是一种徒劳。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之中有许多人能够看见这个内在世界（甚至如果能够看见它本身就是某种特定发展阶段的标志），那么我们便会明白，这种能力是我们所有同胞共同的遗产，终有一天，全人类都会像我们现在的一部分人那样看见这个世界，因此，获得这

种视力只是人类进化的一个事件，是宇宙的伟大进化计划的一个必然部分（这是一种应该被欢迎并好好运用的发展，而不是被视为异常和对上帝不敬的发展）。当我们看到拥有这种能力所带来的结果时，我们对这一事实就更加深信不疑了：我们看到，藉由此种能力而获知真理，能消除一个人自身对死亡的一切恐惧，以及对已故亲友状况的所有焦虑与不安；最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握有这份知识的人对于那些已离世者所能提供的帮助，远比无知者要有效得多。我们看到，高等视力所赋予我们的更完整认知与更广阔希望，总是带来无尽的益处，而绝无半点弊害；我们亦深知，凡是能让我们更靠近万物显化背后之永恒真理的事物，绝不可能有任何错误。

对死亡的恐惧

与那种认为「对坟墓彼岸的世界一无所知」的迷思直接相关，且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引起的，便是对死亡的恐惧——这在许多人的生命中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因素。这并不是一个经常被公开讨论的话题，但任何处于如神父般地位、能够赢得广大民众内心信任的人都会意识到，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终日萦绕不去的恐惧是一个真实而可怕的存在，就像是每场盛宴上都如影随形的幽灵，极少给予他们一刻的平静或自由。

自然地，自己如此害怕死亡的人也会为他的朋友感到害怕，当他们离开他时，他不仅为分离而悲伤，而且对他们可能的命运充满痛苦和焦虑。对死亡真相的了解立即消除了恐惧和焦虑；在这些方面受过教育的人认识到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个事件，并意识到另一边的存在并不比这边的存在更可怕。这种恐惧与其说是源于对某种可怕事物的具体预期，倒不如说是出自一种模糊的不确定感，以及对虚无深渊的惊骇。当这种不安被关于星光界的明确知识所取代时，人便能重拾信心，并准备好以平静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未来等待着他的任何命运。意识到高等世界与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同样受制于完全相同的法则，能瞬间拉近我们与它们的距离，让我们对其感到更为熟悉与安心；事实上，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切实的定见：无论在任何世界，我们都同样处于同一个神圣力量的掌管之中，因此，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在所有的世界里，也都同样安全。

死亡乃生命之门

由此观之，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插曲——是一次脱去外在衣裳的过程，而这件事该个体在过去早已经历过无数次。正因如此，一个研究过这些事实的人，对于人们称之为「死亡」的这个转变绝无半分恐惧。他体悟到了转世的大真理。他深知自己过去曾多次放下物理身体，因而明白它的解体不过就像睡眠一般——正如睡眠夹在我们的日常工作日之间，带给我们休息与精力恢复；同样地，在我们于尘世间称之为「一生」的这些劳碌日子之间，也会有一段漫长的星光界与天界生活之夜，为我们提供休养与更新，并在我们的进化道路上助我们一臂之力。

请明确理解：对于这样一位学生而言，死亡只不过是暂时脱下这具肉体外袍。他深知自己的职责是尽可能长久地维护这具身体衣裳，并藉由它去获取所能获得的一切经验；然而，当需要将其放下的时刻到来时，他会满怀感激地去实行，因为他知道下一

个阶段将比此刻美好得多。因此，他对这场离去毫无惧色，尽管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活到天定的终局，因为他来到这里是为了进步，而进步才是唯一真正至关重要的事。他明白，无论是自己还是他所爱的人面临此类离世，都绝无悲伤的必要。这件事在过去已多次降临于他们所有人身上，因此绝非陌生之物。他纯粹将其视为一次「升迁」，从半数以上属于物理界的生命，跃升至完全更加超越的高阶生命；是以就他个人而言，他是发自内心（真诚无伪地）欢迎它的。而当这件事降临在他所爱的人身上时，他会立刻意识到这对他们的好处，即便就物理世界而言，他禁不住会因与他们暂时分离而感到一丝刺痛与遗憾。但他深知，所谓的逝者依然陪伴在他身旁；他只需在睡眠中脱去物理身体，便能如往常一样，与他们并肩而立。

最美好的是，对他而言，这一切并非宗教信仰的盲从，而是科学上的确信；并非凭空推测，而是观察与实验的成果。他知道人类无需依赖盲目的信念，因为人体内蕴藏着潜在的能力，一旦被唤醒，便能让人亲自去看、去考察。透过这种方式，他获得了思想上的确信与清晰，与各个宗教团体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模糊、且往往不合情理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非常清楚罗马人的箴言 Mors janua vitae（「死亡乃生命之门」）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死亡不再是手持镰刀、割断生命之线的枯骨死神，而是一位手持金钥匙的天使，为他开启大门，通往一个远为广阔、丰富且美满的存在。

第二章 生命延续的证据

无知的傲慢

确实奇怪的是，这种将死亡视为「那个无旅人返回的未知国度」的傲慢观点，竟然如此广泛传播并深深植根于我们心中。当我们回想起，在世界上每个国家和我们所知的所有历史时期，旅人们一直在不断地从那个国度返回时，这种惊人的普遍错觉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解释。

确实，这些显着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特有的，并且构成了我们引以为傲的那种特定文明形式的产物。由于欧洲是所有这些后来通过军事力量、商业繁荣、科学发现和机械发明来统治地球的次根族的祖地，欧洲将自己视为世界，并认为其观点和教义是唯一值得考虑的，这也许并不奇怪。然而，事实仍然是，欧洲只是地球的一个很小的角落，而我们仍然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种族，确实拥有青春的活力，但也有很多的傲慢和粗鄙。我们经常习惯于用自信的断言来掩盖我们对某些主题的无知，声称从未有过或不可能真正了解它们；而我们对死后生活问题的处理就是这种习惯的最糟糕例子之一。

如果大众神学没有极其不幸地完全摒弃转世这项核心教义，其对于死亡议题的看法自然会截然不同。一个体悟到自己过去曾死过无数次的人，看待这场过渡（死亡）的态度，远比那些将其视为充满各种模糊与可怕可能性的「全新体验」者要来得豁达与睿智。就此意义而言，「所有旅人皆会从彼岸归来」实为真理，尽管进化程度较高的人，通常要经历约七百年至一千二百年左右的周期才会再度重现。然而，若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层面、且在更短的时间间隔之后来看，许多旅人出于各种原因一直不断地归来，而他们便被称为「幽灵」。

幽灵

当年有一段时间，嘲笑那些有幸亲眼见到通常看不见的世界居民的人是很流行的，尽管这样的经历当时和现在一样普遍，但那些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如果重视自己作为唯物主义社会中理智成员的声誉，自然会保持沉默。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公众舆论在这方面发生了有益的变化。现在，嘲笑神通现象被认为不是表现智力，而是表现无知和自以为是。当存在一个心灵现象研究协会，其中包括像威廉·克鲁克斯爵士和奥利弗·洛奇爵士这样的知名科学家，以及像阿瑟·贝尔福这样的公众人物，并且该协会发布了大量关于此类现象的学术报告，并认为它们值得仔细和长期的研究时，任何想要赶时髦的人再也不能轻率地发出「迷信」这种愚蠢和过时的鹦鹉叫声了。

对幽灵现象的公正调查显示，来自世界各国的可靠报告证明了死者偶尔会回来。这些访客很少提供关于他们来自的世界的详细信息，不过从各种故事的整理和比较中可以推断出很多信息。但无论如何，仅凭这些报告，对于任何公正的调查者来说，人类确实能够在所谓的死亡过程中存活下来这一事实已经得到了证明。

正如 W·T·斯蒂德先生在《真实鬼故事》序言中所述：

「在受过半教育的人的所有庸俗迷信中，最难消除的莫过于认为不存在鬼魂这种东西的荒谬错觉。所有的专家，无论是灵性的、诗意的还是科学的，以及所有其他认真关注这个主题的非专家，都知道他们确实存在。关于鬼魂是什么，人们有无数种不同的看法。但关于其存在的事实，无论它是什么，诚实的调查者之间已不再存在任何严重争议。如果有人质疑这一点，就让他自己去调查吧。在六个月内，可能在六周内，甚至在六天内，他将发现自己无法否认普遍称为幽灵的现象存在的现实。对于鬼魂的起源和本质，他可能有一百种巧妙的解释，但对于鬼魂本身的存在，将不再有任何疑问。」

通灵术

另一种许多旅人返回的方式是通过现代通灵术提供的手段。我很清楚在这方面存在很多欺诈和欺骗，但我也知道，通过耐心和不懈的真相追求者的个人调查，可以在这些方面找到真相。然而，除非在高级灵视力方面受过专门训练，否则调查者很容易受到各种伪装实体的摆布，这条研究路线充满了不警惕的人很容易跌入的陷阱。我希望以后能够专门撰写一些文章，对通灵术的一些现象进行仔细分析，但目前我的观点是，这里是可以为那些愿意花些心思寻找的人提供有关死后生活信息的另一个来源。

通灵会证词的任何价值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因其不总是一致而被大打折扣（不同时间和地方的灵体所给出的描述有很大差异）。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并没有在提议所有灵魂证据都同样值得接受。但我确实说，在很多情况下，与之交流的实体都就其所知范围内在说真话，而两个实体所做陈述之间的差异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而不是因为其中任何一方故意欺骗。

例如，在英美两国透过灵媒说话的大多数灵魂，都将死后的景况描述为在「夏日之乡」中的渐进式生活；而这所谓的夏日之乡，实际上不过是物质地球的美化复制版。此外，只要他们提供任何宗教教导，那总归是一种「淡化版的基督教」——虽然比起正统教义无疑更为宽广、不那么僵化，且通常要模糊得多，但在基调上依然带有鲜明的基督教色彩。人对此习以为常，以至于我还记得自己在锡兰参加第一次通灵会时感到相当惊讶——那里所有前来沟通的灵体全都是佛教徒，而且在坟墓彼岸，他们同样发现自己的宗教先入之见得到了印证，就如同欧美的各个基督教派成员一样。然而，一旦我们理解到在死后与生前一样，都是「物以类聚」，而且同种族、同宗教或同种姓的人在那个世界也会聚集在一起，并与其余人类保持距离，那么这类差异便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

更确定的方法

虽然毫无疑问，通过整理各种幽灵和灵媒提供的证据，可以获得大量关于死后状态的信息，但还有一种更明确和更令人满意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熟悉这另一个世界的每一个细节（也就是说，在我们仍处于物理界时能够理解的范围内）。人在我们所谓的活着的时候，完全有可能进入这另一个世界，随意调查它，与其居民交流，然后回到我们目前的存在状态，描述他所见到的情况。这种可能性是如何发生的，现在我将进一步解释。

这具我们自以为非常熟悉的肉体，并不是人的灵魂唯一能表达自己的载体，它的感官也不是从外界获取信息的唯一途径。正如圣保罗很久以前所说的：「有血气的身体，也有属灵的身体」；虽然他在说这句话时，很可能指的是人类构造的一部分，我们作为证道学人，应该将其置于比星光体高得多的层次，但他的话也非常适合描述这个较低的阶段。因为每个人除了这具肉体之外，内在还有一具精微体；事实上，仔细分析表明灵魂拥有多具载体，一具在另一具之内或之后，每具载体都有适合于其对应的自然层面的感官或感知方法。

自然层面的理论对于证道学的学生来说不需要解释；但对于第一次接触智慧宗教教义的人来说，作为其学习的初步准备，必须努力认识到在我们的太阳系内存在一系列完全明确的相互渗透的层面或世界，每个世界都有不同密度的物质（我们通常感知到的这个物理世界只是这些层面中的一个，而且是最低的一个）。可以确定的是，人类自身包含了从每个层面上分别获取的各种等级的物质，这些层面正是他目前进化所发生的地方；正如他物理感官的习惯性活动使他能够从物理宇宙中接收印象一样，当他的更精微的感官一旦被唤醒，也能使他从周围的精微物质世界中接收印象。

当人在死亡时，真正的自我或灵魂最终与他的肉体分离，他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学会使用我们称之为星光体的下一个载体的感官。这使他能够识别出那个位于物理世界之上或更准确地说是内在的星光世界，这个世界在物质密度上与物理世界最为接近。因此，为了在死后的早期生命阶段中看到并参与其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世间学会如何使用这些星光感官。

每个人都无疑潜藏着在所有层面上进行客观感知的能力，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将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进化过程，才能让我们的意识在那些更高的载体中运作。然而，关于星光体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因为对于世界上较为先进种族的所有文化人来说，他们的意识已经完全能够不仅对通过星光物质传递的所有振动做出反应，还能够明确地将其星光体用作载体和工具。

我们睡觉时的状态

人并不仅仅在死亡时才会与他的物理载体分离并使用他的星光体，因为每次他入睡时都会经历这种情况，不过两者之间的联系不会中断，他因而可以很容易地被召回到这个层面。事实上，在所有普通情况下，这种星光体的离去构成了肉体的睡眠；自然地，并不是人自己在睡觉，而只是他的身体。正如我们提到的那些有涵养的人士，目前他们的星光感官已经相当发达，因此如果他们被充分唤醒去检视在睡眠期间围绕他们的现实，他们将能够观察并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未被如此唤醒，而是将大部分夜晚耗费在一种沈思呆滞的状态中，深刻地琢磨着自己入睡时心中最占据主导地位的任何念头。他们拥有星光能力，却几乎不去使用；他们在星光界上固然是醒着的，但对这个界面本身却全然未觉，因此对周围环境即使有所意识，也极为模糊。

在他背后，是经过漫长世代、无数次转世所累积下来的古老传统习俗；在那些过往的生命中，其星光能力从未被使用过，因为这些能力一直在蛋壳内部缓慢而逐渐地成长，就像小鸡在蛋壳内发育一样。这个蛋壳是由大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念头所构成——普通人无可救药地被埋葬于其中；这是一座由他自己亲手构筑的高墙，其坚实程度

使他对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偶尔，但非常罕见地，来自外部的某些剧烈冲击或他内心的某些强烈欲望，可能会暂时撕开这层雾幕，使他能够接收到一些明确的印象；但即便如此，雾几乎立即又会重新笼罩，他像以前一样无意识地继续做梦。在遥远的未来，人类的缓慢但确定的进化将逐渐消散这层雾幕，使他逐渐意识到围绕他的强大而活跃的世界。或者他自己了解了事实后，通过内在稳定而持久的努力，清除雾气，逐渐克服由于长期不活动而产生的惰性。这只是加速了自然过程，如果人的发展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迅速，这将不会有任何害处。但如果他在没有同时获得应有的力量、知识和道德发展的情况下获得这种觉醒，他将面临滥用所获得的能力，以及在面对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控制的力量时被恐惧压倒的双重危险。

观察的训练

一个接受明确奥秘训练的人通常会在早期被教导摆脱这种思维习惯，学会看到他周围美丽的新世界，以便他能够在其中知性地工作。即便如此，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能够带任何星光体验的记忆进清醒意识中。这个记忆问题取决于将意识从一个层面无缝地带到另一个层面的能力（这一成就与在更高层面上自由运作的能力完全无关）。但在进化过程中，这一点也会随之而来，这个人开始能够同时使用他的星光意识和物理意识，因此他在清醒生活中以及睡眠时都能受益于这些感官和能力的使用。当他达到这个阶段时，他能够持续地感知到围在他身边的我们所称的所有死者，因此他可以闲时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样，他就能够提供任何关于这种死后的存在所需的准确而最详细的信息；而我们可以从这些观察者的描述中获得对那个世界最全面和最令人满意的理解。

他的观察确实只能为他自己提供直接证据；但即使对于其他人来说，他的陈述也是目前所能取得的证据，至少它们声称是第一手的，并基于个人的直接观察。当发现许多这样的调查员经常进行单独的调查并互相比较笔记，并且在所有重要点上大致一致时，证据似乎得到了显着加强。当进一步发现他们的调查完全证实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解释了世界上所有古老宗教中关于这些主题的教义时，很明显，他们的主张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支持，在这些主题的讨论中拒绝给予它们充分的重视是愚蠢的。我们看到，他们提出的假设是唯一能够令人满意地包括并解释所有各种不断出现的心理现象的假设；而且如前所述，基督教的古老而真实的教义中没有任何与这种教学相冲突的地方。

对于那些不断在星光界上工作的证道学学生来说，其存在就像物理世界一样，绝对是事实和日常经历；因此，在我们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事物的问题不再是猜测，而是知识。他们以这种方式学到的广泛事实已经被指出，并且可以看到，这些事实是最令人鼓舞的，因为它们表明死亡仅仅是永生中的一个事件（一个不应被哀悼或畏惧的事件，相反，应该接受它作为进入更高和更真实存在的通道）。

第三章 宗教误解

大自然的法则

我们现在要谈谈一类关于死亡的误解，它们可以合理地特别归因于宗教。这些误解完全不是源自基督教本身，而是源于我们现代对其荒谬的物质化（化抽象为具象）解读。我已经提到过一些不太知名的教派所持有的粗糙教义，即死者瞬间进入永恒的天堂或地狱的观念（这种观念以各种方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并且由于其明显的荒谬性，导致了相当程度的实际不信）。这种安排显然不可能是公平的，以至于那些声称接受它的人发现自己被迫接受两种选择之一。要么整个事情变得模糊且毫无意义，人们在不安与不确定中依赖于所谓的「未立约之恩悯」（这意味着他们隐约希望他们的神明终究能比其教条所允许的更为仁慈）；要么他们采用了一种缺乏哲理的理论，认为在死亡的那一刻会发生突然且彻底的改变，藉此逝者会立即丧失其所有的邪恶质量并蜕变为天使，从而适合进入天堂——或者在另一方面（尽管对此通常鲜少提及），他大概会抛弃任何可能附着在他身上的善意碎片或映照，并顿时绽放成为一个完全长成的恶魔。

这样的学说几乎不需要指出它有多么愚蠢和错误了。大自然不会玩魔术戏法，在大自然中，所有的进步都是逐步进行的；如果要消除不良的东西或使弱者变强，这些过程必须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通过正常的成长自然进行（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而不是奇迹般地达成或有超自然的介入。事实上，我们发现死亡对一个人的本性没有任何改变；他在死前一天是怎样，死后一天也仍然是这样，不多也不少。如果他在生活中具有灵性思维、充满虔诚或拥有伟大的智慧，那么在死后他也具备这些特质；另一方面，如果他在这个层面上是卑鄙狭隘、充满低劣的思想和色欲，他在穿过坟墓之门时也不会失去这些邪恶的品质。

事实是，死亡对真正的人没有丝毫影响；抛弃肉体就像脱掉外套一样，并不改变他的本性。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会立刻明白死亡与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自然过程是一致的；他觉得他不需要期待一些奇迹般的变化，而是必须慢慢地、稳步地建设自己，成为他希望成为的人，因为他在一个永恒不变的定律下工作，虽然这一定律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予任何东西，但只要有努力，它一定会以精确的数学方式回报。他将他的无形世界从想象中的奇思妙想领域带到了公认的普世定律范畴，因此他知道他必须依靠什么。

为死亡作准备

我们的宗教在无意间还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危害，那就是过度夸大了「死亡特殊准备」的必要性。教会一如既往地比各个教派更聪明、也更包容；她强烈建议在条件允许时施行各种圣事，但绝不会仅仅因为一个人碰巧死在她所能及的范围之外，就对其下不利的评判。然而，许多教派却将一个人永恒的福祉完全取决于他临终那一刻的心态；如果他在那个特定瞬间属于「得救」或「处于恩宠状态」，便可被视为已拿到前往极乐净土的预订票——否则，对他随后的景况，最好就是少提为妙。这种藉由歇斯底里而得救——藉由感到自己「得救」而得救——的奇特理论，或许是人类理智中最令人

吃惊的偏离与狂妄之一，前提是我们真的能够假设在这种迷信之中，还存有任何形式的理智运作的话。

这种奇怪的错觉在其影响上特别残酷，因为如果一个人突然死亡并且离家很远（例如战场上的士兵），他的家人显然无法确定他在死亡一刻的心智状态，因此这就引起了非常多的毫无必要的恐惧和焦虑。像所有流行的迷信一样，在这个奇异的想法的底层有一点点真理的成分，但这一点真理绝对不足以支撑建立在其上的庞大结构。

唯一对死亡有任何真正用处或重要性的准备是善用一生。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准备，那么他在子弹击中自己的那一刻在想什么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准备作为他未来的基础，他就不能指望通过临终忏悔来改变他的未来。当然，一个走错路的人必须在某个时候回头；如果即将来临的死亡使他这样做，那么就更好了。不会改变他需要完满的业报，但如果在下一个世界里他坚持他决意的善心，这将非常决定性地改变他如何接受这种业力，并且也会影响他未来的积累。

不能说死亡前思想中的最后一个念头完全不重要；相反，对于一个未开发的人来说，这可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众所周知，证道学非常重视人在入睡前的最后一个明确念头，因为在我们当前的进化阶段，我们经常在几乎一整夜甚至整晚都在反复思考这个念头。自然地，对于一个在星光界完全觉醒的人来说，这一点的重要性会减弱，因为他能够轻松地从一个念头转向另一个念头，因此可以随心所欲地离开入睡时正在思考的主题。他的思想总趋势才是重要的，因为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他的心智都可能以其惯有的方式运行。

同样地，对于沿一般方式进化的人来说，俗世生活中思想的一般基调会决定其在星光生活中的运作方式，并且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转变时所占据的特定想法并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对于一些星光意识仍然非常模糊和未发展的自我来说，那最后一个念头的重要性可能会大得多，因为他的思想可能会长时间专注于此，而且只能逐渐改变。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会确定他星光生活中的基调，因此确保它是一个好的念头是值得付出一些努力的。

士兵的死亡

然而，对于因召唤履行职责而无私赴死的人，其命运如何，任何人都不必存有丝毫的怀疑或犹豫。他的未来正如其他所有人一样，将取决于他的生活，而非取决于他的死亡；然而，那样的死亡无疑将成为他演化历程中一股极其强大的推动力。事实上，他已经发展出足够的英雄主义，为他认定的抽象理念而死，这意味着他从以前的位置上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无论他为其而战的起因在抽象上是对还是错，这都不影响情况；他认为这是正确的，对他来说这是使命的召唤，是他国家的声音，他愿意抛弃所有自私的考虑，甚至在面对必死的情况下也要服从它。请注意，从我们的普通士兵中选拔出来的这种类型的人在他们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发展出他在战场上获得的那种雄壮的勇气和决心，你会开始看到，尽管战争有其恐怖之处，但在某个层面上，它仍然可能是进化的一个强大因素。这再次证明了穆斯林狂热信徒所持有的观点背后的一点真理，即为信仰而战死的人在来世会直接进入一个非常好的生活。

然而，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在战场上战死可能比持续生存更有助于一个人的进化，但教会的祷告「主啊，救我们免于猝死」的一般理论还是有道理的。当一个人活到老年，他大多数低等欲望会自然而然地在他离开这个物理界前就消失和被抛弃，因此在星光界生活中需要处理的事情就少了许多。长期病患通常会产生类似的效果，但在青春正盛时突然死亡的人则面临非常不同的情况。他的欲望仍然强烈和活跃，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可能会有更长的星光生活。然而，如果他能善用这段生活，这段时间可能会比在物理界上能创造更多的善业，因此总是需要考虑到问题的两面。

在某些情况下，突然从物理生活中掉进星光界的人会长时间无意识地处于充满美好梦境的沉眠状态，这是我们早期教导中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会立即且持续地保持意识，并且并不总是容易理解这些变化的律法运作规则。一般来说，他的状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意识习惯于运作的方向。比如，大多数年轻人的星光体中会有不少最低层次的物质，但如果他们在合适的时间学会抑制各种感官欲望，他们的意识就不会习惯于通过这种物质运作。在重新排列的星光体中，这些物质会在外部，因此会成为唯一开放给外部印象的管道。然而，由于这个人不习惯接收这一类的振动，他不可能突然发展出这种能力，因此他会幸福地意识不到最低子层面的所有不愉快之处。

另一种对突然死亡的受害者（无论是在战斗中还是意外中）的补偿是，不可见帮手对这些情况的特别照料。据载，此类工作在早期完全由高阶的非人类实体所担纲；但一段时期以来，那些能在星光界意识清醒地运作的人类，也获得了特权，得以在这项爱的劳作中提供协助。此类协助对于那些突发死亡的受害者而言尤其需要——不仅因为他们拥有强大得多的星光体需要去管理，更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自然会感到非常惊恐，甚至有时会陷入严重的惊慌。因此，帮手的工作便是去抚慰并安慰他们，并尽可能向他们解释他们当前所处的状态，以及对他们而言最为理想的应对方式。

所有这些更高层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依赖于大自然的计划充分地应对所有的突发事件。因此，尽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似乎总是有不断出现的困难，但实际情况是，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而不是妨碍我们，伟大的法则是为了促进我们的进步而不是延迟它。每当出现阻碍时，这无疑是人类对神圣计划的干预或误解的结果；而当我们一旦超越这些较低层面的临时混乱时，我们就会意识到那句古老谚语的真谛：「万物为爱祂的人一起效力而行善」。

第四章 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

灵魂的旅程

在讨论关于死亡的各种流行和宗教误解时，我自然也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了证道学学生对此所持的态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禁不住将其视为一件对人类灵魂而言远不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般重要的事。对于生于西方世界的普通人而言，物理生活似乎表现为一条始于出生、止于死亡的直线，两端皆是陡然中断。然而对我们来说，即便暂时只考虑单一一次的转世，物理界的存在看起来也更像是一个大圆圈中的一小段弧线；而出生与死亡，不过是这个圆圈的圆周穿过一条界线时的交点罢了——该界线标示着物理界与星光界之间的交界。

我们对于灵魂下降进入转世过程中产前阶段旅程的了解，或许目前尚不足以让我们精确地按比例绘制出一幅图表，来象征其平均的运动轨迹。但若真要进行这种尝试，显然这趟旅程必须以一条封闭的曲线来表示——该曲线始于自我，并在穿过较低阶的世界后重新回归于它。因果体中的自我将被象征为思想界高等分层中的一个点或一颗星，而象征部分分离的性格体其运行轨迹的曲线，会先向下进入该界面的较低层分区，接着跨越标示着星光界上限的界线，并在穿过该世界的所有子分区之后，将其长度的一小部分下潜至分隔星光界与物质界的界线之下，随后再透过各个界面与子界面向上上升，最终回到其出发点。我们无法用一个标准的正圆形来精确代表这条轨迹（即：如果像应该做的那样，取圆周的等分来代表相等的时间长度），因为下降进入转世的过程，通常似乎比随后发生的上升过程要快速得多；但至少这条线始终会是一条曲线——它不会包含任何尖角，因为它所象征的是一种有序的渐进历程，绝无陡然的方向改变。

有人或许会问：两次尘世生命之间的平均时间间隔是多少？由于人类的类型与阶层差异悬殊，唯一有用的解答是针对每一个阶层提供相应的平均值，而这将占据极大的篇幅，并使我们过于偏离主旨。我必须建议探询者参考我的著作《内在生命》，他在书中会找到一篇题为〈转世之间的间隔〉的文章。

真正重要的一点

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去将那条圆周上恰好进入与离开物理界的特定交点，视为比其他任何点都来得更为重要。相反，唯一真正重要的点位于那两个点之间 - 那是距自我最远的点，越过这个点后，曲线的走向就会由下行变为上行。这应该象征着人在生命中，当世俗事务不再占据他的心灵，他的思想明确地转向更高层次的事物的这个时刻；显然，这是他生命周期中比肉体出生或死亡更重要的点，因为它标志着自我外向能量的极限 - 这就像是从呼气到吸气的转变。

显然，如果这条曲线是规则的，那么这种变化将发生在物理生命的中期。人会逐渐地、几乎不可察觉地来到这一点，就像行星到达远日点一样，但这个点的位置应该与出生和死亡点等距。值得注意的是，这恰好与东方古人的智慧安排完全一致。根据古老的规则，一个人应该在其前 21 年用于受教育，接下来的 21 年履行作为家主和家长的职责；但当他达到中年时，他应完全放弃世俗的烦恼，将房屋和财产交给他的儿

子，与妻子一起在附近的一间小屋退休，将接下来的 21 年用于休息和灵性对话及冥想。之后是第四阶段，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在丛林中隐居并进行沉思；但生命的中期才是真正的转折点。人们或许还记得，在古秘鲁，45 岁是人从所有世俗义务中释放出来，并获许完全自由地专注于最吸引他的任何研习领域。

在西方，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违反自然，即使到了老年，许多人仍然热衷于世俗商业的纷争和竞争，因此他们的物理生活比例失调，机制紊乱。应该在中年开始的净化和脱离世俗的工作被拖延到死亡来临才开始，因此不得不在星光界完成而不是在物理界完成。因此造成了不必要的延迟，由于他对生命真正意义的无知，人的进步变得比应有的慢。

知识的好处

对这些事实的无知在生前造成的伤害本来已经很大，但在死后可能更加严重。因此，一个人哪怕只是对此主题的奥秘学教理具备理智上的理解，也能从中获得巨大的裨益。他明白生命中的物理碎片部分与其余部分之间的真实比例，因此他不会浪费在此的所有时间仅仅为他性格体周期的三十分之一而工作，却完全忽略其余部分，而是将他的生命视为一个整体并聪明地生活。当他到达星光界时，他不会感到惊慌或困惑，因为他了解他的环境并知道如何充分利用他所处的条件。这种知识给了他勇气和信心，而不是困惑和恐惧；它使他在一个本来会像失去舵的船般让他无助的世界中，拥有能力和诸多办法。

经验表明，哪怕一个人仅仅听过一次这种真理的阐述（例如在一场讲座中），并且只是将其视为众多假设中的一种，尚未深受触动去深入跟进这项研习，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好处。这样的人，虽然他忽视了获得更全面信息的机会，但他还是记得他曾经听过某种教义，因为他发现演讲者在事实问题上是准确的，他会努力回忆与此教导相关的行为指导，现在他有机会去验证这些指导。因此，他至少有一个与已知事物的联系点，从而避免了那些发现自己远离所有熟悉的地标，漂泊在无边无际的海上，随时可能出现无法言喻和无形的恐怖的人所感到的不适。

当然，这种安全感和信心并不是拥有明确知识的唯一好处。确信自己立场的人也能够向他人伸出援手，并且可以轻松地成为那些刚刚跨越边界进入未知世界的数以百计的人的平和与幸福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会为自己积累大量的善业，从而大大加快自己的进化。

哀悼与悲痛

当这些对死亡的初步误解被消除，并且关于死亡的真实情况被揭示出来时，人们会立即发现，围绕着死亡建立起来的整套哀悼习俗是一种最明显的错误。时尚悲伤的种种怪诞且可怕的行头配件，不仅仅是一种荒谬过时、源自中世纪迷信的卑劣残余；而且，这些行头以如此幼稚的方式所象征的过度悲伤，其本身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诞生于最粗鄙的无知与不信。一个真正相信他的挚友已经进入主的直接临在中的基督徒，不太可能通过穿黑衣服和戴黑纱或使用黑边信纸来庆祝这样的事件，就像一个真

正的证道学人知道他的亲人已经进入更高更幸福的星光界存在，并且正在迈向更加光辉的天堂世界生活一样。

这还不是全部。无法控制对朋友去世的悲痛不仅是完全基于误解，也代表了大量完全不必要的痛苦。情况甚至更严重，因为这些猛烈爆发的悲伤，这种长期无法平息的哀悼，总是对我们深爱的已故朋友产生最痛苦的影响。当他正平静自然地进入在天堂世界的荣耀中清醒前的无意识状态时，他常常因世上朋友的强烈悲痛和渴望从他的美梦中被唤醒，回想起他刚离开的尘世生活，这唤起了他自己欲望体内的相应振动，使他感到剧烈的不适和持久的沮丧，并且非常严重地延迟了他的进程。在世亲友的情绪失控是那些试图帮助死者的人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经常使他们长时间耐心的努力变得徒劳。即使是死者自己有时也认识到无知但好心的亲戚无节制的悲痛对他们造成的阻碍，这一点可以从布列塔尼农民中流传的一些故事中看出来。

绝不能由此瞬间推论出奥秘学家缺乏对那些深爱过且（如他们所误以为的）「失去过」的人的同理心，或是其教理是在建议人们去遗忘那些先我们一步离去的人。相反地，它建议这种追思应当采取一种有益而非有害的形式——应以热诚且充满爱的善意祝福（如我们先前所推荐的那样），来取代自我中心且徒劳无益的遗憾与悔恨。它要求在世者将自己的思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忘却自身以及那种「表面上看似失去」的幻象，以便为其挚友那伟大而光荣的巨大获益，再添一份确凿的保证。

另一个与死亡相关的广泛传播的观念是死亡本身必然是痛苦的，而关于垂死挣扎和死前喉鸣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一观念。这种传统观念也可能是我们的误解之一，因为这些令人不快的症状通常只是有意识的自我已经离开后，肉体的最终痉挛性运动。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真正的离世似乎是完全无痛的，即使是在因可怕的长期病痛而结束生命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死亡后脸上常常出现的平静表情是对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这也得到了那些在死后立即被询问的人的直接证言的支持，当时他们对其情况仍然记忆犹新。

更宏大的现实

即便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我们每一个生命周期中在这个物理界上度过的时间是多么短暂，我们仍然无法公正地评估它对整体的真实比例，除非我们同时理解并牢记：在那些更高的世界中，生命具备着远为宏大的实相这是一个无法过于强调的重要点，因为绝大多数人至今仍然完全受制于他们的肉体感官，对他们来说，虚幻似乎是唯一的实相，而另一方面，任何事物越是接近真正实相，对他们来说就越是显得完全虚幻和难以理解。

星光界被称为幻觉世界，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它至少比物理界高一级，因此离实相更近一步。那个世界中可能有很多东西是虚幻的，但进一步进入这更密集的粗重物理物质帷幕使幻觉更强，而不是更弱了。星光视力固然远不及人类灵魂在其自身层面上那般清晰且包罗万象的洞察力，但它至少比任何物质感官都更为敏锐与可靠。正如星光界之于物质界，思想界之于星光界亦是如此，只不过其提升的比例达到了更高次方的数量级；因此，在这些界面上所度过的时间不仅远比物理界的寿命漫长，而且只要运用得当，其中的每一个瞬间所能结出的果实，都可能比这里相同长度的时间所能达到的成果丰硕得多。

我们为什么需要物理生活

正是如此，物理生活看似几乎不重要且可忽略不计，但由于在我们当前的进化阶段，许多经验只能通过这种粗糙和沉重物质的较慢振动来获得，因此俗世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

这是一个或许应该在此说上一两句的要点，以免我们在试图消除迷思时，自己反而被误解了。有些人倾向于认为：既然死亡不过是通往更好生活的入口，且看起来是一件如此美好而值得向往的事，那么我们便完全没有必要再去付出一丝努力来避免它，或是费心去维系区区的物质生命。事实上，一个人甚至会想，越早死越好——这样的知识似乎几乎是在变相鼓励自杀！如果我们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快乐，那么这确实是如此。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对逻各斯和我们同胞的责任，我们会立即看到这种考虑是被完全否定的。

虽然对于每一个在这里过着善良或有益生活的人来说，其星光界的存在确实会比此处更为快乐且充实，但必须牢记的是：我们来到这里是有其目的的——一个唯有在这个物理界上才能实现的目的。自我保存的本能是真实且值得尊重的，并且是已被有意植入于我们心中的；因此，充分利用这属于我们自己的俗世生活，并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延长它，是我们的责任。在这个层面上有些课题是无法在其他地方学到的，我们越早学会它们，我们就能越早永远摆脱要返回这种更低更多限制的生活的需求。目前，物理界是我们进化的主要舞台，许多必要的进步只能在其稍微粗糙和不理想的状况下取得。

发展我们潜在素质的指定方法是学习响应外在冲击的振动。但是在灵魂本身的层次上，这些振动目前过于微细和迅速，无法唤醒这种反应；他必须从那些更粗糙强烈的振动开始，并通过这些手段唤醒其沉睡的感官，随着时间推移，他会变得越来越敏感，直到他能够在所有层次上对所有可能的波动速率做出完美的反应 - 换句话说，他已经在同理心和慈悲方面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但要实现这一荣耀的结果，他必须在物理界上开始。每一次转世都需要自我在其准备过程中付出不小的努力，也需要在幼童的艰难时期逐步获得对其新载体的一些控制。因此，当他完成了他的任务，并历经艰辛为自己培育出一套相对合适的载体时，充分利用它们并尽可能细心地加以保护，显然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利益所在。他绝不应该在伟大法则迫使他之前放弃它们，除非有来自外在更高和超然的使命召唤，比如士兵对国家的责任。

所以无人敢于在时辰未到前选择死亡，但当真正时辰到时，他可以心怀喜悦，因为他即将从劳碌转向舒适，从黑暗进入光明，从限制走向自由；他可以对这一前景充满欢欣。

狂喜，是内陆的灵魂航向大海；驶过房舍，驶过岬角，驶向深邃的永恒。

然而，与随之而来的天堂生活的荣耀相比，这一切我们听到的都显得微不足道。这是炼狱；那是僧侣梦寐以求和诗人歌颂的无尽幸福 - 这不仅仅是一个梦，而是一个活生生且光辉灿烂的现实。对某些人来说，星光生活是幸福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不幸的，这取决于他们为此所做的准备；但随之而来的是所有人的完美幸福，并且完全符合每个人的需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描述这一点。

在我们大多数人中，意识尚未充分发展到能够通过更高的载体无拘无束地运作，因此有些方向只能通过物理感官来触及。不过，一旦在下界这里被触及并完全唤醒，它就可以在其他更高的世界中沿着这些方向继续运作。因此，尽管它是不真实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物理生活是一个播种的时期，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启动那些在更有利和更丰富的高等世界的条件下将会获得的力量。

但是这个事实丝毫不会改变上述关于那些更高世界的超卓实相的伟大事实，我们对这一永恒真理的认知不应因此而黯淡，那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死亡确实是一个更伟大生命的门户 -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荣耀和美丽，与它引领我们进入的世界的荣耀和美丽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当我们穿过那死亡之门，至少祂面前其中的一层（最沉重和最黑暗的）帷幕将为我们揭开，祂本身就是荣耀和美丽，是无所不在的生死主宰。

如果我们能够领会更高世界的更伟大实相这一真理，我们将永远摆脱很多人都有的那种对非物理事物的模糊感和黯淡感。对于真正理解生活的意义和用途来说，没有比这种对更高生活的无助模糊感更大的敌人，这种模糊感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种族大多数人思想的特征，在心思邪恶之人手中，这也是一种更强大的武器。对于奥秘学学生来说，这一点应该没有任何困难，在我们的成员中，应该没有人缺乏这种领悟。

第五章 证据的性质

信与不信

当有个人第一次听到证道学对死后生活的解释时，他常常会被其吸引，但同时也会对其断言得如此斩钉截铁感到惊讶，他自然会问我们凭什么证据如此坚信这些真理，以及他如何才能获得类似的信念。我总是特别乐意以最友好的方式接待和帮助以这种精神接近我们的人，不过我承认对咄咄逼人和喧闹的怀疑论者兴趣不大。当有个人认为相信我所说的是在给我一个恩惠时，当他说：「通过这样那样来说服我吧。」我总是倾向于回答：「亲爱的先生，你凭什么要我说服你呢？你的信或不信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陈述我所知道的事实；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有数百个人见过类似的事实。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的相信或怀疑对于事实或我来说能有什么影响呢？确实，它对你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然而，对于一位诚心渴望相信、并积极寻求此类信仰之确定基础的人，神智学始终怀着最诚挚的欢迎之意；而我在此章节中所倾诉的对象，也正正是他。或许，若我先解释一下我自己是如何达到这种信念，会有些许帮助。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成功地寻求真理的经历，对于其他沿着类似路线学习的人来说，几乎不可能没有参考价值与实用意义。

一次个人经历

当证道学的真理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是英国国教的一名牧师，如果我没有开始思考某些事情（那些如果一个人希望保持正统信仰就不应该思考的事情），我可能仍然会是牧师。作为我职责的一部分，我须要为年轻人进行坚信礼，有时这些年轻人会有疑问需要解答，并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通常基于托马斯、潘恩或布拉德劳的作品。我总是能够让提问者满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但并不完全让我自己满意，因为当我批判性地思考我所使用的一些论点（那些总是被使用的常见论点）时，我不得不承认，这些论点并不是我在其他任何主题上会接受的。当时我觉得，如果有人拿福音书故事所提出的证据，来向我证明任何普通的历史事件，我定会立刻将其斥为极度不足而加以拒绝。然而，既然整个永恒救赎理论似乎是基于这个所谓的历史之上，这种不确定性便显得非同小可，因为它带给我一种不安的感受——我可能正在传授并非真实的道理。就在这段时期，我也很有幸聆听了安妮·贝森特博士几场极其精彩且具说服力的演讲。她当时正在「自由思想」的讲台上发表演说，而那些演讲引发了其他我当时看不到解决办法的疑难。显然，唯一的办法是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看看教会的智者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他们几乎有说等于没说（也就是说，对询问者毫无价值）。他们激烈声称并强烈谴责那些敢于怀疑的人，但没有能被视为证据或论据的一点点关连的东西。没有任何解答能真正应对其中哪怕一项疑难。当一个人的注意力与批判思维被唤醒时，他立刻便能看出，正统教派提议要他接受的整个体系根本极不合理，而且完全拿不出任何有利于该体系的证据。当他对所谓的证据进行稍微深入的检查时，所有声称的证据都在他手中崩溃，他发现对任何事物都不再确定了 - 对一个人来说，这是

可怕的发现，因为这涉及到带他成长的宗教；他感到他所有的信念都被连根拔起，什么也没留下。

就我个人而言，当这些事情来到我面前时，我的处境并不如许多人那么糟糕，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研究过通灵术，因此我知道有些事情是真的。然而，若放在理性冷静的审视之下，创世的故事、造物主冷漠易怒的故事，以及试图透过代赎这种极端手段来摆脱该怒火的所谓救赎必要性，一旦褪去了岁月与传统习俗所赋予的宗教神圣光环，全都会显得奇特而荒谬；因此，这堆由「被遗忘的信仰碎片」所拼凑出的怪诞杂烩，并未能带给我任何真正的满足感，正如它也未能带给许多其他人任何满足一样。

光如何到来

不久之后，我看似偶然（但我相信世上无偶然）遇到了 A.P.辛尼特先生的一本书《奥义世界（The Occult World）》，书中提出了一个宏伟的哲学体系，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并激发了我最深的兴趣。在他的第二本书《秘传佛学（Esoteric Buddhism）》中，这一哲学体系得到了更全面的解释，一读之后，我注意到其中的几个点完全不同于以前所提供的任何理论。我当时所接触到的理论共有两种，其一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一切皆受盲目的偶然所支配；其二是正教理论，主张人类之所以置身于幸福或苦难、文明或蛮荒、犯罪环境或体面社会，纯粹取决于神圣的善变反复。

这两种观点都非常令人不满意，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合情理，而且它们完全无法解释许多现象。随机理论已被英格索尔上校和其他人的著作彻底驳斥，我几乎不需要指出对它的多方面反对意见；而我知道唯物主义系统是有缺陷的，因为我自己见过许多它无法解释的现象。这里有一个第三种假设，它确实具有巨大的优势，因为它解释了其他理论无法解释的所有难题，它真正合理地解释了我们周围的状况，它提供了一个涵盖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可理解的发展方案，同时它也与科学思想的总体趋势一致。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个合理的哲学，根据这个哲学，我可以相信上帝是全能和全爱的，而不必对生命的所有事实视而不见。

自然地，我立刻抓住了这个理论，因为它显然是这三种理论中最优越的一个；接着我便进一步开展探索。我寻访到了辛尼特先生，他以所有朋友都极为熟悉的那份随时奉上的彬彬有礼与热忱关怀接待了我；经由他的协助，我得以加入证道学学会。当时证道学的文献很少；在那些早期的日子，我们没有现在这么多详细解释的手册使得学习变得更加容易，除了我已经提到的两本书之外，我们只有《揭开伊西斯面纱》和《圆满之道（The Perfect Way）》。

我们询问这些知识是如何传到西方的，并听说是通过布拉瓦茨基夫人从一些伟大的东方老师那里得到的。我们发现，印度哲学远远超过了我们以前所知道的任何哲学（远远超过现在的正教教义），不过伟大诺斯底教父著作中包含的早期基督教真理不比它差。但早期教会中的多数无知之徒将这些伟大的诺斯底教徒驱逐出去，从那时起，他们的宗教就无法让会思考的人获得任何东西。每个宗教都应该能够满足所有阶层的需求，一方面是贫穷和无知的人，另一方面是有文化和有哲学思想的人。你会发现，每个宗教都试图满足这两类人的需求，而对于那些能够深入探究事物本质的人，它也始终准备好以形而上学的教条进行补充。基督教在这方面原本并不落后于其他宗教，因为它有其为那些证明自己值得的人准备的秘密教义，但在这些衰败的日子里，教会已

经大多忘记了它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我现在绝不能允许自己被这条引人入胜的歧路所吸引；但这确实是一个极具吸引力与趣味的主题。我已在我的书《基督教信条》、《圣礼科学》和《基督教节日隐藏的一面》中探讨过这个问题；贝森特博士在《奥秘基督教》、《四大宗教》和《证道基督教》中最能应对这个问题，吉纳拉贾达萨（Jinarajadasa）先生也在《基督法则》中撰写过这个问题。

进步的可能性

布拉瓦茨基夫人告诉我们，一直有一群人知道伟大的自然真理，因此他们能够教导他人。她说，这些真理并非新的，它们像世界本身一样古老。我们还有更多可以学习的吗？也许有，因为这些伟大的智慧真师有时会接收学生，任何将生命奉献给服务人类的人都可能有希望有一天被接纳为一份子。至于这一点，布拉瓦茨基夫人无法向我们保证什么，因为这完全取决于真师们；但有人被接纳过，因此总是有希望留给那些愿意为更高发展而努力的人。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人在这一生中几乎不敢希望得到这样的荣誉；但同时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至少我可以为这个在我看来远比任何其他事物伟大的事业工作。因此，我放弃了在教会的职位，和布拉瓦茨基夫人一起去了印度，在总部的学会办公室工作。我只期待这个为此事业工作的机会，那时我完全不知道这一生中还有可能有任何进一步的进展。

在印度，我有幸遇到了一些伟大的老师，从祂们和祂们的学生那里学到了比之前更多的知识，并开始更全面地理解这个系统。不久，我得到了如何提高意识到更高层面的提示。我本来对此没有期待，因为我以为需要天生的特殊能力才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但有人告诉我，这类潜能潜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只要我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毅力加以锻炼，便能将其开发出来。自然而然地，我接受了这个提示，立刻开始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真的（即可以发展星光和思想的视力，并通过它们来立即验证证道学的主要教义）。

任何愿意像我一样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像我一样知道，大自然的各个层面是确凿的事实；他可以知道关于死后状态的教义的真理，因为他会看到并与所谓的死者交谈，并在他们本身的层面与他们相遇；对他而言，以此方式提升至他们的境界，远比透过物质化将他们拉回自己的水平要令人满意得多。他可以了解轮回的伟大事实，因为他可以学会回顾自己过去的生生世世，就像书页展现在他面前一样。他可以在没有疑惑的阴影下，亲自验证进化和神圣正义的强大法则的运作。我都是通过个人观察亲自知道这些事情的，任何愿意努力并踏上这条大道的人也可以做到。我不会说他会觉得这很容易；我不会说这可以快速完成；但我确实说过，许多人已经做到了，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力，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成功。至于他该如何开展这项努力，我将在后文加以说明。

不是幻觉

有人可能会说，我认为我知道这些事实，可能是一种幻觉。当然，从理论上讲，这可能是真的；我此刻认为我正在写作，这可能是一种幻觉，而我的读者在认为他们眼前有我的书时，也可能受到幻觉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自己都是幻觉。

但如果我们真的存在，如果我在写作而你在阅读，那么我所见的这些事情也是真实的。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这些事实，而是看到过数百次；它们是我日常经历中的事实。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些其他层面的事物就像人知道自己所在城市的街道一样，我们对它们不会抱存怀疑，好比人不会怀疑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的存在般。如果证道学是一场幻象，那也是一场曾被世上一些最伟大心灵所共享的幻象——例如佛陀、圣商羯罗与毕达哥拉斯等伟人。指责所有这些人是幻觉，这种假设是相当严重的。就我而言，我对这一点完全满意；但我完全认识到，尽管我已经证明了这些事实令自己满意，但仅凭我的声明并不能对其他人构成任何证据。然而，这确实是一项证据，他们应该将其与其他证据一并加以考虑。

对于许多深深投入证道学研究的人来说，走访印度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此外，显然有人可能在印度度过一生，但不一定能遇到我所经历的同样经历。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自然会问除了我所说的这种直接的个人经历之外，是否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事实。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除了经历之外，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这些事情，但无疑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持这些观点。这些事情可以像我们确知大多数科学事实一样确切和明确地被认知，我们对其毫不怀疑。在这个问题上，我建议每一位学生仔细阅读富勒顿（Fullerton）先生所写的《证道学的证据》这本极其出色的小册子，并仔细跟随他展示的无可辩驳的论点，他指出任何命题的证明必须与命题的性质一致，因此，最深层的证道学教义的最终证明必须在进化了的灵魂的经历中找到。然而，尽管在终极层面上必然始终如此，我们仍能获得大量的左证，这一点我希望能在随后予以说明。

为正教信仰而设的证据

那些无视一致性法则、坚持要求用数学方式验证心理学问题与理论，或试图在物理界获取某种「可握于掌心」之实证的人（倘若他们敢于直面这个问题），倒不妨审视自身，其所承袭的信念究竟基于何种证据而存在。当我们寻求正教生命理论的证据时，这些证据在哪里？根本没有，甚至通常没有一个信奉那种信仰的人假装有证据，只是简单地说寻求证据也是邪恶的，那种质疑是受到魔鬼的诱惑！

正统教派向来惯于压制理性，企图强迫世人接受其教条，除自身路径外不认可任何探索方式，更否认自身存谬之可能，亦不承认他人可具真知灼见。此处所言绝无意冒犯虔诚信徒，然所述皆无可辩驳之事实，基督教会历史早已反复印证。其神学体系建基于一部自相矛盾之经书，学者皆知其谬误；更有甚者，我们或可推测其神学教授们实奉行某位先贤名言为圭臬：「Credo quia impossible」（正因其不可能，吾乃信之）！此经书妄言诸多不可知之事，更妄断诸多即便可知亦于人世无涉之虚妄，恰似筑厦于流沙，却偏要以盲信为梁柱。

在那些真正重要、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的问题上，从未有过一丝证据曾被提出。正如我在先前章节所言，所有教会的传道者中，没有一位会告诉你他曾亲历天堂或地狱，亦无人能以自身见证确证其所描述之境真实存在。他们仅会简略表示：「这是教会的教导」，或「圣经上是这样记载的」。恕我冒昧直言：此等依据实不足以支撑那份被宣称能决定我等永恒救赎的信仰；此等至关重要之事，若仅立基于如此脆弱的基础，未免

过于轻率。反观证道学，至少我们所阐述之事，皆立基于自身透过直接观察所验证的真理。

然而，神学至少能合理地解释世间万象吗？对于每个思考者心中关于生命问题的质疑，它能否提供清晰理性的解答？恰恰相反，神学甚至不尝试给出答案；它只能说这是神的旨意，人类必须臣服而不敢追问缘由。如果我们所能获得的讯息仅止于此，那么我们确实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唯物主义的假设若有可能，甚至给予更少的慰藉，因为它同样拒绝解释，只是冷酷地将一切归因于盲目的偶然；但至少它告诫我们要良善生活，不为个人未来利益，而是为了造福族群 - 这终究是种高尚而无私的理念。

证道学从不要求任何人盲从信仰，它仅是提出一套自具合理性的理论供人思辨，且能合理解释我们所见的周遭现象。此学说不仅立基于多个世代的传统教诲，更奠基于那些确言亲证者的实修报告。面对这三种理论体系，我等当如何抉择？显而易见的理性回应是：我们应暂时采纳最合理的理论，将其作为实践准绳，并着手寻求左证。若依此而行，我们将讶异地发现，各处皆可见其左证之迹。

非物理性的事实

其他体系常被迫忽视或否认许多被视为神秘的现象；证道学则欣然接纳这些现象，如同接纳所有其他事实一般，在其体系中为其保留位置，并以合理方式予以解释。其中包括通灵术、幽灵与重身现象、梅斯默催眠术与心灵感应等事实。唯物主义因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便采取否认其存在的逃避方式 - 这既不诚实又愚昧。或许有人认为不值得费心探究这些现象，但若自己不愿深入研究，便无权断言那些实际考察并证实现象真实性的人们若非误判即是行骗。这种态度恰似传说中鸵鸟的处事方式：当危险逼近时将头埋入沙中，以为看不见危险便等同危险消逝。正如史戴德先生在其《真实鬼故事》引文中所言，所有诚实的研究者都知晓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尽管他们可能提出上百种不同理论来解释其成因。

基督教理论对于这些事实几乎无话可说。有时它会否认这些事实；有时承认它们，却总将其归咎于魔鬼 - 正如它总将一切无法理解之事归诸魔鬼般。在任何基督教长期存在的古老国度中，我们发现自然界所有奇观几乎无例外地被视为魔鬼作祟。汉普郡一座史前湖泊的圆形盆地被称为「魔鬼的酒杯」；约克郡某些孤立的尖峰岩石被称作「魔鬼之箭」；某种山萝卜属植物的截短根部被农民唤作「魔鬼之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中世纪的无知至今仍以多种形式在我们之间肆虐，二十世纪仍回荡着「魔鬼」这陈腐鹦鹉学舌般的愚蠢叫嚷。然既言证明，他们如此轻率谈论的这位魔鬼究竟有何存在证据？何人曾亲眼目睹？但正统教义并不喜欢被人要求提供证明。

同理，若我们告诉您，要获得这些事实的直接证据唯有透过亲身经历，这与科学领域的实况并无二致。我们在科学范畴所持的信念，几乎都非出自亲身实验，而是基于专家的论证；此乃必然之理，盖因人生苦短，无人能穷尽所有学问成为通才。我等虽无法皆亲验万事，然当专家实验推论符合进化通则，且与已知事实相契时，我们便会相信。这正是我们对待证道学所要求的最低标准 - 与科学秉持的态度毫无二致。

一个哲学计划

那么，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其教义的真实性呢？事实有很多。也许我们可以为了检验的目的，将其教义分为两个部分，并分别加以考虑。我们可以思考它的哲学体系，而暂时将所有更实际的方面放在一边不谈。那么很明显，这种哲学必须像其他哲学一样接受评判，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不可能有直接或物理性的证据。我们并不期望像在石板上解算数学题那样来证明哲学；我们是根据它内在的可能性，以及它对已知条件提供合理解释的程度来判断它。而根据这些标准来检验时，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必定会承认，证道学远远超越了它的竞争者。

试考虑它在神圣正义不可违逆的法则下所展现的辉煌进化计划，其教诲指出，我们所谓的人类生命不过是更宏大生命中的一日光景，而这更宏大的生命本身又构成一个永远向着既定终极目标推进的协调整体。这般洞见，无疑远比那将众生卷入虚无的盲目偶然论，或那令九成人类堕入永劫的惨败「救赎」计划更显恢弘！即便在畏惧心理学或无意深究的人中，仍有诸多心灵愿接纳并思辨此类哲学体系。对此情形，自当任其择取所契之理，待其余教义唤起兴味时再行探求。须铭记：证道学中并无强求学生信奉之教条；我们不迫人盲信，仅提供研习之体系；学生自然可撷取局部精要而暂置其余。

我们的心理学

有些人未经特别研究便接受了我们的心理学体系，其理由与接受哲学体系相同，因为这是对已记录事实及频繁发生的诸多未分类现象最简明的解释。然而，另一些人则出于非常合理的动机，渴望亲自探究。他们该如何着手呢？他们可以像我一样亲自验证，通过检视直接证据并尽可能亲眼见证。他们可以参加通灵会，也可以联系那些被公认在不可见世界有特殊经历的人进行书信往来或面谈。若不愿投入如此多时间与精力，亦可阅读通灵术与幽灵现象的相关文献（这两大领域皆有巨量的著作），如此便能以间接方式获取人类同胞的左证，正如我们研究其他科学时的做法。研究地理不必亲临所有耳闻的国家（尽管这样做无疑饶富趣味），大多数人完全乐意阅读并相信亲历者的记述。

或许我们很难意识到，我们有多么习惯于接受他人关于那些自以为已知事物的证词。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地球自转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自己知道这是事实，但实际上所有呈现于我们感官的证据都与这个理论完全相悖。此刻我们或坐或立于地球之上，一切迹象都表明地球绝对静止；确实，「terra firma（坚固的大地）」这个词本身就是稳定的代名词。太阳和星辰看似环绕我们运行，大自然结论似乎应该是它们确实在移动。因此我们并非知道地球在转动，而只是相信这一点，除非我们恰巧目睹过某些实验。傅科摆实验和陀螺仪实验就是例证；亲眼见过这些实验的人会明白地球在自转，因为这两个实验的结果只能用地球自转的假设来解释；但其余的人则只是单纯地相信这个理论。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我们声称「知道」的事物，实际上我们只是「相信」。相较于证实斯匹茨卑尔根岛存在或斯坦利在中非发现的俾格米人种，能够证明星光界真实存在的见证者数量要庞大得多。不妨回想杜·夏尤比斯坦利早四分之一世纪便已观察并描述过这个矮人族群，当时世人如何将他的叙述讥为旅行者的虚构故事；然而最终证明这完全是事实。没有人被强迫前往中非验证这些矮人的存在；但若拒绝前往查

证，便无权否定杜·夏尤的发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尽管人们有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但在未采取任何行动求证真相之前，便指控杜·夏尤说谎是毫无道理的。同理看待证道学时，我们并不强迫那些对此不感兴趣者探究其主张；但我们必须强调：一方面不应未经查证便否定其真实性，另一方面也不该要求其提供超乎常理，从未被应用于其他类似研究领域的证据标准。

意料之外的确证

我们不断发现，尽管布拉瓦茨基夫人多年前提出的论述当时被讥为不科学，如今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科学左证。这种现象在后续研究中同样存在。举例而言，辛尼特先生于六至七年前出版的《灵魂的成长》一书中提及海王星轨道外存在两颗行星之事。当时除了奥秘学学者群体外，无人思疑其存在。然而 1902 年 9 月 15 日的《泰晤士报》曾提及福布斯教授指出，有两个彗星群显示出海王星外存在两颗行星的迹象。此事虽微，却深具启示意义，且仅为众多类似案例之一。再以金星自转问题为例，笔者就学时期，所学知识都是金星昼夜周期与地球的相仿，然近代天文研究却显示该行星始终以固定的一面朝向太阳，犹如月球之于地球。此现象若属实，将使该星体完全不适于类人生物居住，因而与我们所知该星存有高等进化生命之事实相悖。但是，近期罗伯特·鲍尔爵士声明，最新观测结果证实金星确如地球般自转，奥秘阐释遂再次彰显其真理性。

一位证道学科学家

无可否认，科学界正逐步趋向证道学理论。请留意奥利弗·洛奇爵士近期在伯明翰演讲的节录：「正如我们若长期处于阴云蔽日之下便无法真正认识太阳，洛奇爵士以此隐喻指出：倘若我们感官更敏锐且无遮蔽，或能察觉宇宙中其他存在。我们所见所知，恐不及可见可知的万分之一。生命总在适居之处萌发，那些我们尚未发现有直接生命证据的星球，难道便无孕育生命之可能？有人妄言科学否定高于人类之存在和机构，然而就我所理解的科学，实无权否定此类可能。当人类处于无知状态时，本不该对正或反妄下断言。生命起源虽暂时在科学上是未解之谜，但终非永恒之谜。进化历程从未排斥有神圣意志在活动的看法。我们或可说这是正在彰显神圣意志活动的方式。若无智慧引导，混沌何以生秩序？论及神圣意志运作的法则，一直都恒常不变，就是藉由媒介通过渐进的过程达成，而非偶发之个人直接干预。进化过程亘古如一，故我们当于现世体察神圣意志运作，而非仅追溯往昔。他希望大家知道，人类实为宇宙计划中具智慧、能协作、活跃的部分。我们身为造物主的媒介之一，可藉互助合作令自己更具作用。在此试炼场中，更应领悟得以存在之殊胜。苦难充斥之世，若不能彼此善待，岂非憾事？」最新科学声明竟与证道学教义如此契合，由此可见一斑。

非盲目的信念

对于我们大多数尚未以神通亲见实相的学生而言，证道学教义似乎终究仍需像正统教义般建立在信仰之上。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两者信仰的本质差异之大，实难相提并论。即使我们的学生（或其中一部分）接受某些尚未亲证的真理，这

种信仰绝非盲目，而是植基于理性之上。它不仅奠基于经典，尽管若需经典左证，我们拥有比犹太经典更古老的权威典籍：吠陀经与奥义书，这些跨越时光长河传承自某个高度文明的国度，当其辉煌之时，犹太民族尚属未开化的阿拉伯游牧部落。然而我们的信仰不仅依托于此，更建立在当代伟大的圣人的智慧与教诲之上，这些在力量与智慧光辉中近乎超凡的存在，是我们诸多会员亲身认识的明师。此外，我们更拥有欧洲会员的直接实证研究，所有探索无不从各个层面验证着这宏伟的证道学体系。

然而，我们会员坚定信念之根基，非在于权威见证之份量（虽此亦颇为重要），而在于此体系本身内蕴之理性光辉与圆满自洽。正如所有科学研究皆以最优假说为圭臬，直至更完善的理论问世。我们正是基于此种科学精神，因而坚信此信念固若金汤。若世间存在更优越、更符合理性的教义，我们必将虚心接纳；然而我们对此并不抱奢望，皆因遍览诸多信仰体系后，深知其多数之本质。愈是深入思辨与研习，非但未见理论破绽，反而处处得获教义之印证。当今已有众多人士在不同程度上开发出神通力，于此情境下，我们多数会员欲觅得更多实证并非难事。我们之中，亲历超物理现象者不乏其人，更有诸多会员知晓亲友之此类经历。证道学既能诠释此类现象，又能阐明其于自然法则中之定位；试问世间可还有较此更为优越明晰之解释体系？

对有志深入探究且愿不辞辛劳的求道者，我建议可从考证超物理物质状态的存在、以及现今科学尚未承认之其他力量着手。例如可先涉猎心灵感应与梅斯默催眠术等领域，正如前文所述，既可透过亲身实验探究，亦可研读相关学术文献。

若研究者对前述研究所得深感信服，下一步宜着手探究自然界各层面存在之实相。自然可从考证「不可见世界环绕我们周遭」之命题切入，实质上即是试图亲证星光界之存在。

由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感官而言通常不可见，研究者明显要从考察异常现象自己显现时的情境着手，犹如探索两个国度交汇地带之奥秘。此种研究将引导他深入探讨之前几个章节所述的主题范畴，他必须探究灵异现象与通灵术，或如笔者般亲身参与实证研究，或藉由目击者与记录者的视角进行学理剖析。

然此类探究绝不妨碍研究者同步展开自我修炼之精进，恰好终将使他不仅能解析异象本质，更能洞见常态的星光界生活。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

第六章 灵视是如何发展出来的

第一步

当一个人对灵视这门课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以至于意识到所有关于它的说法都是真实的时候，他接下来通常会问：「我该如何为自己获得这种能力？正如你所说，如果这种天赋潜伏在每个人体内，我该如何开发自己以将其付诸行动，从而能够直接获取你所告诉我的所有这些知识？」对此，我们可以向他保证，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也确实有人做到过。获得这种能力的方法甚至有很多种，尽管其中大多数都是不安全的，且极其不可取，而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毫无保留地彻底推荐给所有人。为了让我们理解这个课题，并看清必须避免的危险所在，让我们来仔细思考一下究竟需要做些什么。

对于所有属于世界上较高文明种族的有教养之人而言，其星光体的功能其实已经完全发育成熟，正如我在前几章中所解释的那样。但我们丝毫没有使用它们的习惯；在我们漫长的演化岁月里，它们在我们体内缓慢成长，但由于它们的到来是如此渐进，以至于我们至今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仍是我们手中未经试用的武器。我们早已完全习惯的物理感官，掩盖了这些其它的功能并隐藏了它们的存在，就像距离较近的太阳光，从我们的眼中遮蔽了遥远恒星的光芒一样。因此，如果我们希望继承作为演化人类的这部分遗产，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我们必须暂时将那些过于强烈的物理感官搁置一旁，并且我们必须让自己习惯去使用那些目前对我们来说还很陌生的其它功能。

因此，第一步就是暂时将物理感官搁置一旁。达成这点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大致上都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包含透过暂时性的暴力压制来强行将感官排除的方法；另一类则包含慢得多、但无比稳妥的方法，藉此由我们自己获得对感官的永久控制权。大多数暴力压制的方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肉体有害，而且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的不可取特征。其中一个特征是，这些方法会使人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他也许能够使用自己较高阶的感官，但在如何运用这些感官上却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自己可能遭遇的任何令人不快或邪恶的影响毫无防御能力。

另一个特征是，透过这些方法获得的任何能力充其量只能是暂时的。其中许多方法仅在它们起作用的有限期间内赋予这种能力，而即使是其中最好的方法，也只能在仅此一次的肉身生命中赋予人某些功能。在对这些事务研究了许多个世纪的东方，他们将开发的方法分为两类，正如同我所做的那样，并将它们分别命名为世俗法与出世间法。第一种是「世俗的」或暂时的方法，藉此获得的任何结果将仅存在于性格体之中，因此仅适用于当前的这一次肉身生命；而透过第二种过程所获得的一切，则是由自我、灵魂、真人所赢得，因而成为永远的永久财产，并能从一次人世生命传承到另一次生命之中。对于前一类的大多数方法而言，几乎不需要什么训练，即便有训练，也仅仅是对身体的训练，因此它充其量只能影响当前的这一套载体，当这个人带着全新的一套载体重新转世时，他以往所有的心血都将付诸东流；反之，透过第二种方法，受到训练去控制其身体的乃是灵魂本身，因此在下一世中，它自然能够将如此获得的能力与知识应用于其新的载体上。我将首先列举在各个国家中，用来开发灵视的一些不可取方式。

不可取的法门

在印度的非雅利安部落中，这种能力通常是透过使用药物，印度大麻、大麻脂以及其他同类药物来获得的。这些药物在一定程度上会麻痹肉体，就像麻醉剂一样，从而使身处星光载体中的人获得自由，如同在睡眠中一般，但被唤醒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在服用药物之前，这个人已经下定强烈的决心，努力将自己的星光感官训练到活跃状态，因此一旦获得自由，他就会试图使用自己的功能，并且透过练习，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当他唤醒自己的肉体时，他或多或少会记得自己的所见，并试图对其进行诠释，如此一来，他通常会因精通灵视与预知能力而获得巨大的名声。有时当他处于出神状态时，某个已故之人可能会藉由他发言，就像任何其他灵媒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样。还有一些人是透过吸入具有麻痹作用的烟雾来达到相同的状态，这些烟雾通常是透过燃烧多种药物的混合物而产生的。古代女祭司的灵视很可能通常就属于这一类型。据记载，在古代那些最著名神谕的案例中，女祭司总是坐在一个恰好位于岩石裂缝上方的三脚架上，而蒸汽正是从那道裂缝中上升。在吸入这种蒸汽一段时间后，她便进入了出神状态，随后便有人藉由她的器官发言，其方式正如前往通灵会的造访者所极为熟悉的那样。从真正开发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方法是多么不可取。

我们大多数人大概都听说过旋转舞僧，他们宗教的一部分包含了这种奇异的狂喜之舞。他们在其中像狂乱般一圈又一圈地旋转，直到头晕目眩，最终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在那种因宗教狂热而引发的出神状态中，他们经常会看到极其非凡的幻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验并记住较低阶的星光状态。我曾亲眼见过这类现象，也见过黑人之中奥比巫术或巫毒信徒的行径；但后者通常与巫术仪式相关，那些仪式令人作呕、下流且恐怖，无论承诺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任何人都绝不会为了任何目的去碰触。然而，在有利的条件下，它们确实会产生效果，尽管这些后果绝非我们任何人可能希望得到的。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所有方法都完全不值得我们效法，尽管我曾听说有欧洲人拿东方的药物做过实验。

然而，我们在西方也有一些不可取的方法，自我催眠的方法，所有希望在纯净与安全中进行开发的人，都应当仔细避免。一个人可能会被要求注视一个亮点一段时间，直到大脑的某些中心随之发生麻痹，如此一来，他便陷入了一种完全被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较低阶的星光感官有可能会进入一定程度的活跃。自然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接收讯息时毫无选择的能力；他必须屈从于任何出现在他面前的事物，无论好坏，而且总体而言，坏的情况远比好的更有可能发生！有时，透过背诵某些特定的公式语句，反复不停地重复，也会使思想能力变得迟钝，这与注视金属圆盘所产生的效果几乎完全相同。

丁尼生勋爵的方法

大家或许还记得，诗人丁尼生曾告诉过我们，他能够透过接连快速念诵自己的名字许多次，来进入另一种意识状态。这段记述出自一封该诗人亲笔书写的信函，日期为 1874 年 5 月 7 日，地点在怀特岛弗雷什沃特的法林福德。这封信是写给一位先生的，此人曾向他透露过自己从麻醉剂效果中清醒过来时所经历的某些奇特体验。丁尼生勋爵写道：「我从未透过麻醉剂获得任何启示，但一种清醒的出神状态（因缺乏更恰当的

称呼而暂且如此命名）却经常发生在我身上，打从孩提时代起，每当我完全独处时便是如此。这通常是透过对自己默默重复念诵我自己的名字而降临的，直到猛然间，在个体性意识的极度强烈感之中，个体性本身似乎溶解并消逝在无边无际的存在之中；而这绝非一种混乱迷茫的状态，而是极致清晰中的极致、万分确信中的万分，完全非言语所能形容；在此状态下，死亡成了一种几乎荒谬可笑的不可能，而性格体的消融（若真有消融的话）看似并非毁灭，反而是唯一真实的生命。我为自己微弱无力的描写感到羞愧。我不是已经说过，那种状态是完全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吗？这是一份最有力、最真挚的宣告，表明写作者的精神有能力将自身转移到另一种存在状态中，那种状态不仅真实、清晰、纯粹，而且在视野上是无限的，在时长上也是永恒的。」

这里无疑带有一丝更高阶生命的色彩；任何对现实具有实际经验的人，都不可能认不出这段描述所表达的意境，尽管这位诗人在即将跨入某个无限更加宏伟的境界之边缘时，便止步不前了。他似乎比许多在缺乏必要指导或知识的情况下涉足这些事务的人，保持了更为主动的心态，因而获得了一种宝贵的确定性，确认了灵魂能独立于肉体而存在；然而，即便他的这种方法，也不能被赞许为是好的或真正安全的。

呼吸练习

我们有时会被告知，这种功能可以透过调节呼吸的练习来开发，而且这个方法在印度被广泛采用且推荐。固然可以沿着这些途径开发出某种类型的灵视，但这往往是以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毁灭为代价。在欧洲和美国已经有过许多这类的尝试。这点我个人非常清楚，因为许多人因此弄垮了体质，甚至在某些案例中把自己逼到了疯狂的边缘，他们前来找我，想知道该如何被治愈。有些人成功开启了足够的星光视力，以至于觉得自己随时随地都受到纠缠；有些人甚至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却已经摧毁了自己的肉体健康或削弱了心智，以致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然而，也有一两个人宣称这种练习对他们是有益的。

确实，这类的练习在印度被哈达瑜伽士所采用，也就是那些试图透过肉体手段，而非透过思想与精神的内在成长来达成开发的人。但即便是在他们之中，这类的修习也只有在负责的导师直接指导下才会进行，导师会密切观察所开出的练习对弟子产生的影响，一旦证明这些练习不适合，便会立刻叫停。然而，对于对这个课题一无所知的人来说，不加区别地盲目尝试这类事情是极其不智且危险的，因为对某个人有益的修习，对另一个人往往是灾难性的。它们也许适合五十个人中的一个，但极有可能不适合其余的人；而我个人会建议每个人都应远离这些练习，除非有一位真正了解这些练习旨在达到何种效果的称职导师指导你去尝试。去尝试的人也许恰好是适合的那一个，但机率并不乐观，因为失败的案例远比成功的要多得多。依循这种方式，是如此致命地容易造成巨大的伤害，以至于盲目地进行实验，就如同走进一家药局并随机拿取药物一样；我们也许碰巧拿到了自己确切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也可能没有拿到，而且后者的可能性要高出许多倍。

梅斯默催眠术

另一种可以开发灵视的方法是透过梅斯默催眠术，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引导进入催眠出神状态，他便有可能在那种出神状态中看见星光界。催眠师完全主宰了他的意志，而肉体功能则被完全搁置。这便空出了场域，同时催眠师可以透过向星光体灌注生命力，来刺激星光感官。依循这种方式曾产生过良好的结果，但这需要非同寻常的条件配合，且施术者与受试者两者在思想和意图上的纯洁度都必须达到近乎超人的境界，才能确保实验的安全。催眠师对其受试者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力量远比一般人所知道的还要大得多；而且它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行使。催眠师所具备的任何心灵或心智特质，都极易转移到受试者身上，因此如果他并非完全纯洁，我们立刻就能看出危险的通道已在我们面前敞开。被引导进入出神状态意味着放弃一个人的个体性，这在神通实验中绝不是一件好事；但除了这项不可取的因素之外，除非我们的施术者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都具备最高程度的纯洁，否则就存在着真正的危险；而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人是多么罕见。我自己绝不会接受这种过程，我也绝不会向任何其他人推荐它。

对于那些懂得治疗性梅斯默催眠术之人所进行的实践，我毫无反对之意；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引发出神状态。完全有可能透过磁性施合法来减轻痛苦、消除疾病，或将生命力灌注到一个人体内，而完全不需要「让他入睡」。对此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然而，哪怕只是试图做到这一点的人，最好也深入熟悉关于该课题的文献，因为纵使抱持着最高尚的意图，去摆弄施术者所不了解、且对他而言仍属异常的力量，也必然始终存在着某种危险因素。这些都不是可以毫无保留地推荐给每个人去尝试的灵视开发方法。

更好的计划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有这么多不可取的方法，那什么才是可取的方法呢？概括地说，就是那些并非透过力量压制肉体，而是训练灵魂去控制肉体的方法。在所有方法中，最稳妥且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将自己交托给一位称职的导师，并且只练习他所建议的内容。但是，去哪里才能找到合格的导师呢？毫无疑问，绝不能在任何打广告自封为导师的人之中寻找；也不能在那些收取教学费用、企图以若干先令或若干美元贩卖宇宙奥秘的人之中寻找。知识如今依然可以在其一贯存在的地方获得，那就是在那些精通这门伟大灵魂科学的圣人手中，而在我们最深奥的研究中，我们才刚刚开始接触到这门科学的边缘。

始终存在着一个由知晓者组成的伟大兄弟会，而且他们随时准备将他们的学识传授给合适的人，因为祂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不辞辛劳地去获取它，以便祂们能够提供引导和帮助。我们该如何接触到祂们？我们无法以肉身去接触祂们，而且即便我们碰巧见到了祂们，也可能根本认不出祂们。但祂们可以接触到我们，并且当祂们看见我们适合承担帮助世界的这份工作时，祂们无疑会这么做。祂们唯一重大的关切便是促进进化、帮助人类；祂们需要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并且一直在寻找着他们；因此，任何人只要为那项工作做好了准备，就无需担心自己会被忽略。祂们绝不会去满足单纯的好奇心；对于仅想为自己谋取能力的人，祂们不会给予任何帮助；但当一个人透过长期且谨慎的自我训练，并利用自己已拥有的一切力量去助人，从而展现出他的意志足够坚定、心灵足够纯洁，能够在神圣的工作中尽一份力时，那么，他便可能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意识到祂们的存在与祂们的帮助。

确实，祂们创立了证道学学会，然而仅凭在学会中的会员资格，本身并不足以让一个人与祂们建立联系，不，甚至连加入那个学会为其更虔诚的会员提供训练的内修学校也是不够的。确实，曾有人从学会的行列中被选中，与祂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但没有人能保证成为会员就一定能获得这样的结果，因为这完全取决于祂们，因为祂们比我们更能看透人的内心。但请始终对此深信不疑，你们这些内心渴望更高阶生命、渴望超越这个低阶世界所能给予之更伟大存在的人，祂们绝不会忽视任何一次真诚的努力，而总是会透过祂们的弟子给予在该阶段对那个人最好的教导与帮助，以此来肯定这份努力。

与此同时，当我们试图以各种方式沿着进步的道路自我提升时，如果我们愿意，有许多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好让这种灵视能力更接近我们的掌握范围。请记住，它本身并非高度发展的标志；它仅仅是迹象之一，因为人类必须同时沿着多条路线前进，方能达到完美的目标。看看伟大科学家的智力是多么高度发达，然而他也许只有极少由虔信所带来的奇妙力量。再看看某个教会或宗教的伟大圣徒那辉煌的虔信；然而，尽管他在某个层面上取得了如此进步，他却可能仅拥有极少的神圣智性力量。双方都需要对方所拥有的事物；在达到完美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获得对方所具备的能力。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目前发展得并不均衡；每个人在不同方向上发展的程度各有偏重，这取决于各自在过去数世中主要耕耘的路线。如果我们特别渴望在性格中展现虔敬，只要现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即使在这一世我们也能获得许多，并且在下一世必定能将其塑造为自身的主导特质。智力也是如此，每一种特质皆是如此；而这种灵视能力同样也是如此。如果您认为将精力投入到这条路线的工作中是件好事，那么您可以在将这些潜伏的功能付诸行动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我在这里所说的并非一种模糊的可能性，而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因为我们本学会自身的一些会员在多年前就下定决心，试图沿着永久进步的道路来训练灵魂，而在那些坚持不懈、毫无动摇的人当中，几乎每个人甚至都已经获得了某些明确的成果。有些人已经完全获得了他们的功能，另一些人目前则仅部分获得，但在所有情况下，他们努力掌控自己并控制自身心智与情绪的付出都带来了良好的回报。

如何开始

如果您渴望拥有这种更高等的视觉，首先也要以同样的方式掌控自己；请务必先确保心智与道德的发展，以免您在努力中获得成功、赢得了能力（却缺乏相应的修养）。因为在尚未具备那些其他资格的情况下拥有这些能力，那确实会是一场诅咒而非祝福，因为届时您将会误用它们，而您最后的境况确实会比最初还要糟糕。如果您认为自己已经有了绝对的把握，并且确信自己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即便这与您表面上的尘世利益相违背，都能纯粹为了公理正义而行事，且始终选择完全无私的行动方针，并在对世界的爱中忘怀自我，那么，至少有两种方法可以安全地引导您走向灵视力。即使您最终未能成功达到目标，这两种方法也绝不会对您造成任何伤害。其中第一种方法虽然完全无害、甚至大有裨益，但并不适合每个人；然而第二种方法却具有普适性，且我本人亲眼见证过这两种方法都取得了成功。

四维空间

这第一种方法纯粹是智慧上的，即对四维空间的研究。肉体的大脑从未习惯于沿着这些路线来运作，因此它觉得自己无法着手处理这样的难题。然而，大脑就像肉体组织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可以透过持久、渐进且谨慎的努力，被训练去达成最初看似完全超乎其能力所及的壮举，从而可以被引导去清晰地理解和构想一个与自身迥异之世界的形式。四维空间的主要倡导者是华盛顿的 C.H.欣顿先生。他并非我们学会的会员，但他为本会的许多会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他就这个奇妙的课题写得如此清晰且精辟。他在他的著作中告诉我们，他本人已成功在肉体大脑中开发出了这种更高阶的构想能力，而我们自己的几位会员也已追随了他的脚步。

这些人当中的一位，仅仅是透过稳定地提升肉体大脑的能力，直到它具备了理解星光形体的可能性，并从而真正唤醒了潜在的星光功能，以此开发出了星光视力。这纯粹是一个扩展接收能力，直至其涵盖星光物质的问题。我想，在二十个投入这项努力的人当中，不会有超过一个人能取得如此成功且迅速的成果；但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具有数学头脑的人来说，这项研究都是极具吸引力的。而且，即使它没有带来视觉功能的提升，它至少也必然会带来更宽广的理解力与更开阔的世界观；即便没有达成其他成果，这也绝非一个微不足道的结果。在尚未达到绝对的星光视力之前，这是我所知道唯一能对星光事物的面貌获得清晰理解的方法，并藉此对星光生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产生明确的概念。

另一种方法

如果那条路线的努力仅能吸引少数人，我们的第二种方法则具有普适性。这同样不容易，但其修习对一个人而言必然大有裨益。这便是它巨大且至高无上的优势；它能引导一个人走向他如此热切渴望的能力；然而，他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速度，取决于他在过去世中于该特定方式上的开发程度，因此没有人能保证他在特定时间内获得确定的成果；尽管如此，当他努力前行时，他所迈出的每一步本身都是一种提升，而且即便他付出一生的努力而未能赢得星光视力，他也会因为这份尝试而在思想、道德甚至肉体上变得更好。这就是在各个宗教中被称为冥想的方法。为了对其进行检视，我将把它分为三个连续的步骤，专注、冥想与入定；并且我将解释这三个术语各自的含义。

但请始终记住，要获得成功，这项努力必须只是全面发展的其中一面；而且，对于渴望探寻其奥秘的人来说，过一种纯洁且利他的生活是绝对的前提条件。关于更高阶进步的规则，其中并无神秘之处；圣道的步骤世人早已熟知数代；在《在真师膝下》这本美丽的小书中，对此作出了最清晰、最简单的阐述，而我自己也曾在《真师与道路》中对此有所著述。明白该怎么做并无困难；困难在于去切实履行所有宗教都曾给予的指引。

专注

达成更高阶灵视力所需的第一步是专注，并非注视一个亮点直到你失去心智，而是要获得对自身心智的如此掌控，使你能对它随心所欲，并将其精确地固定在你想要保持

的地方，不论你想维持多久。这并非一项容易的任务；它是人类所知最困难、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但它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它已经被实现了并非仅仅一次，而是被那些意志坚定且不可动摇的人实现了成百上千次。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从未想过，我们的心智在平时是多么地不受控制。当你走在街上或乘车时，突然让自己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此时此刻正在想些什么，又是为什么而想。试着去追溯该念头的源头，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过去的短短五分钟内，竟然有那么多散漫杂乱的思绪在大脑中飘过，它们只是悄悄进来又悄悄溜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你将会逐渐意识到，事实上所有这些根本不是你自己的想法，而仅仅是他人所遗弃的思想碎片。

事实上，思想是一种力量，其每一次的运用都会留下印记。一个针对他人的强烈思想会投向那个人，一个强烈的自我思想则会依附在思考者自身；然而，许多思想绝非强烈或特别指向任何方向，因此它们所创造的形体是模糊漂浮且转瞬即逝的。在它们存在的期间，它们有能力进入任何恰好与其交会的心智之中。因此，当我们沿着道路行走时，我们会在身后留下一串微弱的思想轨迹，而下一个经过那条路的人，便会发现这些毫无价值的碎片强行闯入了他的意识。除非他的心智已经被某些明确的事物所占据，否则它们就会漂流进他的心智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再次漂流出去，仅在大脑中留下最微不足道的印象。但偶尔他也会遇到一个让他感兴趣或令他愉悦的思想，于是他就把这个思想接过来并在心中反复思量，如此一来，这个思想在离开他时，便因为加入了些许他自己的心智力量而变得增强了一些。在那一刻，他已将其变成了他自己的思想，从而为其染上了他性格体的色彩。每当我们走进一个房间，我们便踏入了一群思想之中，视情况而定，它们可能是好的、坏的、或无关紧要的，但其中绝大部分仅仅是一团沉闷、毫无目的的迷雾，根本称不上是思想。

如果我们希望开发任何更高阶的功能，我们必须先从掌控自己的这颗心智开始。我们必须给它指派一些工作，而不是听任它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将所有这些根本不属于我们、且我们也完全不想要的思想吸纳进来。在我们能够沿着真正受过训练的灵视之路迈出第一步之前，心智绝不能成为我们的主人，而必须成为我们的仆人；因为这正是我们将要运用的工具，它必须听从我们的调遣，并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这种专注对一般人来说是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因为他对此毫无练习，而且事实上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是需要去做的。试想一下，如果你的手像你的心智一样不受控制，如果它不听从你的指令，而是偏离了你希望它做的事，那会是怎样的情景。你会觉得自己瘫痪了，觉得自己的手毫无用处。但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智，那便危险地类似于一种心智的瘫痪；你必须对其进行练习，直到你将它掌握在手中，并能如你所愿地使用它。幸运的是，专注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平凡事务中，整天进行练习。无论你正在做什么，都要彻底地做好它，并把你的心思集中在上面。如果你正在写一封信，在写完之前，只想着你的信，而不要想其他任何事情；因为有了这份用心，信会写得更好。如果你正在阅读一本书，将你的心神固定在上面，并试着去领会作者的完整含义。务必时刻清楚自己在思考什么，以及为何而思考；让你的心智保持有智慧的运作，切勿让它有闲置的时间，因为正是在那些无所事事的时刻，所有的邪恶才会乘虚而入。

哪怕是现在，当你的兴趣被足够强烈地激发时，你也能完美地专注。那时，你的心智完全沉浸其中，以至于你几乎听不见别人对你说了什么，也看不见周遭所发生的事。

朝臣与水罐

东方流传着一个故事，讲述几位持怀疑态度的朝臣，他们拒绝相信一位苦行僧在树下全神贯注地冥想时，竟然会专注到完全没有察觉有一支军队正从他身边走过。在场的苏丹向他们保证，他会向他们证明这是有可能的，并随即以一种极具东方色彩且专制的方式付诸行动。他下令搬来几个大水罐并将其斟满。然后，他指示朝臣们每人拿一个，命令他们捧着这些水走过城市的主要街道。但他们的四周将由拔出宝剑的卫兵包围，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人洒出哪怕一滴水，那个不幸的人就会被当场斩首。朝臣们怀着极大的恐惧踏上了旅程；但他们最终都安全地回来了。苏丹面带微笑地迎接他们，并要求他们讲述一路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以及描述他们所遇见的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哪怕一个他们见过的人，因为所有人一致表示，他们当时完全沉浸在紧盯着那斟满的水罐这唯一的念头中，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其他任何事情。「因此，先生们，」苏丹回答道，「你们看，当有足够的兴趣时，专注是完全可能的。」

冥想

当你不是在面临立即死亡的恐惧压力之下，而是透过施展你的意志力，达成了那样的专注时，那么你便可以有益地尝试下一阶段的努力。我并不是说这会很容易；恰恰相反，这非常困难；但它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曾必须走过这一步。当你的心智以此方式成为一项工具时，便可尝试我们所说的冥想。为自己选择一个特定的固定时间，一个你可以不受干扰的时间；如果可以安排得当，清晨在许多方面都是最好的。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这并不总是一个容易的时间点，因为我们在现代文明中无可救药地打乱了一天的作息，以至于中午不再像它应当的那样，成为一天的正中点。现在，我们在太阳升起很久之后依然躺在床上，然后在夜间日落很久之后仍旧熬夜，用人造灯光伤害我们的眼睛。但选定你的时间，让它每天都在同一时间进行，切莫让任何一天在没有常规努力的情况下平白度过。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为了训练目的而进行任何形式的身体锻炼，定期且规律地做一点，比起某一天进行猛烈的剧烈运动、然后整整一周什么都不做，要有效得多。因此，在这件事情上，规律性才是最重要的。

舒适地坐下来，在一个你不会受到打扰的地方，并运用你那刚培养出来的全部专注力，将心神投向某个经过挑选、需要高尚且有益思考的主题。我们在证道学的研究中，并不缺乏这类结合了最深厚兴趣与最大裨益的主题。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选择某种道德质量，正如天主教会在规定这项修习时所建议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你将在心中反复思量这种质量，看看它如何成为神圣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特质、它如何在周遭的大自然中显现、过去的伟人如何将其彰显、你自己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它，以及（或许）你过去在哪些地方未能将其表现出来，依此类推。对于高尚道德质量的这类冥想，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好的锻炼，因为它不仅能训练心智，还能让善念时刻保持在你的面前。不过，在通常情况下，这需要先对具体的主题进行思考；当你觉得那些具体的主题已驾轻就熟时，你便可以有益地着手探讨更抽象的概念。

当这对你而言已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且不容许任何事情干扰它时；当你能相当自如地应对它，而没有任何紧绷或困难的感觉，且没有任何一个游移的杂念敢于擅自闯入时，那么你便可以转向我们努力的第三个阶段，入定。但请记住，在完全克服心

神游移之前，你在这个阶段是无法成功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你尝试冥想时，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绪不断地偏离主题，而你却浑然不知，直到你突然惊觉它们已经飘得有多远。你绝不能因此感到气馁，因为这是普遍的经验；你只需将迷途的心智再次带回它的正轨，如有必要，重复一百次或一千次，因为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拒绝承认失败的可能性。但当你最终取得成功，且心智已被彻底掌控时，那么我们便抵达了那个终点，而此前所有的一切，尽管其本身就已大有裨益，却都不过是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而已。

入定

与其在心中反复思量某种特质，不如选择你所知道的最高精神理想。无论那是什么，或者你称它为什么名字，都无关紧要。一位证道学人最有可能会选择我们先前提到过的那些伟大者之一，即我们称之为真师的那个伟大圣人兄弟会的成员，特别是如果他有幸曾与祂们当中的一位直接接触过。天主教徒可能会选择圣母或某位圣徒，普通的基督徒很可能会选择基督，印度教徒也许会选择室利·克里希那，而佛教徒则最有可能选择佛陀本身。名字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实相。但对你而言，它必须是至高无上的，必须能激发出你所能体验到的最强烈的崇敬、爱与虔信之情。取代你先前的冥想，在心中召唤出你能为这个理想所塑造的最生动的思想影像，并让你最深切的情感投向这位至高无上者，竭尽你本性的全部力量将自己提升向祂，与祂合而为一，沉浸并融汇于那份荣耀与美善之中。如果你愿意这么做，如果你能以此方式坚定不移地继续提升你的意识，那么终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自己与那个理想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契合，并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去体悟和理解祂；因为某种崭新而奇妙的光芒已在不知不觉中为你破晓，整个世界都已为之改变，此时你才第一次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活着，而在此之前的所有生命与这相比，都显得宛如黑暗与死亡。

随后，这一切将再次悄然逝去，而你将回到平凡的日常光景之中，相形之下，那日常的光景确实会显得宛如黑暗！但请继续在你的入定中精进，不久之后，那辉煌的时刻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而且每一次它在你身上停留的时间都会更长，直到有朝一日，那更高阶的生命将永远属于你，它不再只是对天堂的昙花一现或惊鸿一瞥，而是一道持久稳定的光芒，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全新且永无止境的奇迹。届时，对你而言，白昼与黑夜将融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意识，成为一段为了帮助他人而满怀喜悦工作的、美好的生命；然而，这一切尽管看似如此难以言喻且无可比拟，却仅仅是开始步入那份为你以及为人类的每一个子孙所预留的珍贵遗产。运用那种全新且更高阶的视觉环顾四周，你将会看见并领悟到许多直到此时此刻你都从未察觉、甚至从未怀疑过的事物，当然，除非你先前早已熟悉了前辈们在这条道路上所做的种种探查。

持续你的努力，你将会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在时机成熟时，在你不胜惊讶的双眼前，将展现出一段全新、更宏伟壮丽的生命，其宏伟之于星光界，就如同星光界之于物理界那般。你也将再一次深刻感受到，在此之前，自己对真正的生命竟是一无所知；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你正不断向那唯一生命提升与契合，唯有祂，才是完美的真理与完美的美善。

您也许会说：「这是一种必须历经数年才能达成的发展。」是的，这很有可能，因为您正试图将通常需要漫长多生累世才能展开的进化，压缩进短短的一生之中；但这绝对远比您所付出的时间与心血更具价值。没有人能断言在任何个别情况下需要花费多久，因为这取决于两件事，一是那层需要去打破的坚硬外壳有多厚，二是投入这项修持中的精力与决心。我无法向您承诺在多少年内您必定会成功；我只能告诉您，在您之前已有许多前辈尝试过，而且许多人都成功了。所有伟大的智慧真师，一度也都曾是处于我们这种水平的凡人；正如祂们已经提升，我们也必然会提升。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也以自身较为谦逊的方式尝试过，并且也成功了，有的人成就多些，有的人少些；但凡是尝试过的人，没有一个会后悔自己的努力。因为无论所得到的是多是少，都是为永恒而赢得的，因为它已内化于那超越死亡、历劫长存的灵魂之中。凡是我们以此方式获得的成就，我们都将在全然的力量与清醒的意识中拥有它，并能随时由我们调遣支配；因为这绝非灵媒状态，亦非那种微弱且断续的出神特质，而是那种经过开发且得享荣耀的生命力量，在未来的某一天，这将会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生命形态。

前置条件

但凡渴望尝试在自身之中开发这些功能的人，若不首先确保心灵与灵魂的绝对纯洁，那将是殊为不智的，因为这是首要且最大的必要条件。他若要做到这一点，并且把它做好，就必须净化自身的思想体、星光体与肉体；他必须抛弃自己沉溺的恶习以及肉体的不洁；他必须停止用肉食、酒精或烟草来玷污自己的身体，并努力让自己由内而外彻彻底底地保持纯净与洁净，不论是在这较低的层面，还是在更高的层面上皆然。如果他认为为了更高阶的生命而放弃这些微小的不洁并不值得，那完全是他个人的私事；自古便有明言：一个人无法同时侍奉上帝与玛门（金钱与物质利益）。我并非是说物理界上的恶习会完全阻碍他的任何神通发展，但我确实要断然且明确地指出：一个保持不洁的人永远无法摆脱危险，而用不洁的双手去触碰神圣的事物，就是在冒着遭遇可怕险境的风险。

凡是渴望追求更高境界的人，必须让自己的心智摆脱焦虑与世俗的低级忧虑；在竭尽全力履行自身责任的同时，他必须不带个人色彩地、纯粹为了正道而行，并将结果交付于更高阶的力量手中。如此一来，当他向前迈进时，便会在身边吸引纯洁且带来帮助的存有，而他自己也将向那些身处痛苦与悲伤中的人们，投射出如阳光般的温暖与光明。如此，他将始终作自己的主人，保持纯洁、洁净与无私，绝不将新获得的力量用于个人私利，而是始终为了世人（他的兄弟们）的进步与救助而奉献；使他们也能在能力所及之处，学习去过更宽广的生命，学习从无明与自私的迷雾中升华，步入神圣平安那辉煌的阳光之中。

因此，请着手对证道学展开这项研究吧，切莫基于盲目的信仰，因为盲目的信仰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伤害已经够多了，而是为了探寻与考察；如果您不满意，也并无任何损失；而如果您感到满意，您便可能从中获得巨大的裨益，正如我们其余的人一样。要检验这件事是否属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付诸行动，视其为真：去过它所教导的生活，并留意其产生的效应。尝试它所建议的思想掌控，看看您会因此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试着去体会它所教导的合一与兄弟情谊，并展现它所要求的无私；然后亲自去审视，

这与其他生活方式相比，是否算是一种升华。正如古时候一样，时至今日这依然是真理：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必能体察这教义，得知其是否为真。

寻得真理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去过那样的生活；去尝试那种无私与时刻警醒的助人精神，看看这是否为您开启了一片通往幸福与裨益的全新领域。由此循序渐进地深入教义的其他部分，您将会找到充足的证据。试想一下，如果人人皆秉持「神为万物之父，人类皆为兄弟」的这些教条，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如果全人类都将合一视为不争的事实，将无私奉为应尽的义务，世界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呢？尽管时至今日，我们在这项最为伟大的研究中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但我们依然能满怀信心地对您说：前来加入我们的探究吧，那份已然降临于我们身上的平安与信心，也必将降临于您。如此一来，透过对证道学的研究，您的生命对您自身而言将变得更加幸福，对您的同胞而言也将更具裨益。

第二部分 死后生命的事实

第七章 这就是事实的本来面目

尘世生命与星光生命

我先前已经提到过那些潜在的功能，藉由这些功能，人们可以直接认知那看不见的世界，并能如同我们现在看清周遭的物理生活一样，清晰且完整地看清死后世界的每一处细节。我们证道学学生中，已有一部分人开发了这些内在的感官，因此能够针对这个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提供确切的信息。我深知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宣告，一个任何现代西方正统宗教的阐释者都不会做出的宣告。任何教会的任何牧师，都有他自己那一套关于死后状态的说辞可以呈现给我们；为了支持其论点，他会解释说教会是这样教导的，或者圣经是那样告诉我们的。但他绝不会对我们说：「对你们说话的我，曾亲自去过我所描述的这个天堂或地狱；我亲眼目睹过这些事物，因此知道它们是真实的。」然而，这恰恰是证道学探查者们能够说的话，因为他们确实对自己所谈论的事物了然于心，而且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经过他们亲自调查的确凿事实；因此，他们说话时带着只有直接知识才能赋予的权威与确定性。尽管如此，在分享他们所知的同时，他们总是对听众说：「除非这对您而言显得完全合理，否则切莫仅仅满足于我们的断言；请沿着向您敞开的众多途径中的任何一条或全部，尽可能充分地亲自去审查这些事物，届时您便能和我们一样，带着同等的权威对他人说话。」那么，这些探查向我们揭示的事实究竟是什么呢？

实际被探查到的真实情况，远比大多数现行的理论要理性得多。人们发现，人在死亡时并不会发生任何突然的转变，也不会被接引到星空之外的某个天堂。相反地，人在死后依然和死前完全一样，拥有相同的智力、相同的品格与力量；而他所进入的境遇，恰恰就是他亲手为自己所营造的。他在尘世生命中所滋养的思想与欲望，会具象化为明确的生命存有，在身边盘旋并反作用于他，直到他当初注入其中的能量消耗殆尽为止。当这些思想与欲望无比强大且持续邪恶时，如此创造出的同伴确实可能非常恐怖；但所幸，在星光界的居民之中，这类情况仅占极少数。世俗的平凡人在死后通常为自己准备的最坏结果，不过是一段毫无用处且难以言喻地令人厌倦的存在状态，缺乏所有理性的志趣，这正是其在尘世将生命浪费于放纵自我、琐碎无聊与闲言碎语之中的自然因果。

并不存在任何来自外在的奖赏或惩罚，而唯有人自身在尘世时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所带来的实际因果。事实上，人在尘世生命中为自己铺就了怎样的床榻，此后便必须躺在上面。

然而，绝不能将这段新生命仅仅视为一段承受因果的生命。对某些人来说，它可能确实不外乎如此，但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错。星光界比物理界高出一个阶级，因此无论是在享受还是进步的可能性上，它在各方面都远大于较低层面的世界。然而，这些可能性本身具有更高尚的特质，需要一定程度的智力与觉知才能加以善用。如果一个人在智力上如此不发达，以至于在物理生命阶段中无法将目光投向物理世界之外，而是将其全部的思想与精力悉数奉献给物质事物，那么他便不太可能适应更进阶的境遇。

既然他忽略了、或过于盲目而未能看见物理界中较微小的机会，那么他那半萎缩的心智，便几乎不可能强大到足以掌握这段更宏伟生命中更宽广的可能性。

但如果在尘世生命中，他曾有过任何明智的志趣，有足够的灵性去跨越粗重的物质，他现在将会发现，眼前正开启一条条全新且令人无比兴奋的探究与学习之路。如果在先前的阶段中，他已学会了从无私的善行中汲取快乐，并为他人的福祉而奉献，那么星光生命对他而言，将会是一段充满鲜活喜悦与神速进步的历程。一个明智且乐于助人的人，若能理解这种非物理生活的境遇，并愿意付出努力去适应与充分善用它们，便会发现眼前正展开一片壮丽的宏伟前景，那里充满了无数既能获取全新知识、又能从事有益工作的绝佳机会。

他发现，脱离了这具粗重肉身的生命，具有一种鲜活与璀璨，相形之下，一切尘世的享受都犹如月光之于阳光；且藉由他清晰的知识与沉着的信心，那永恒生命的力量正向他周遭的所有人散射而出。正如上文所言，他可能会成为成百上千同胞眼中那难以言喻的平安与喜悦之源，并且在短短几年的星光存在中，他所能成就的善行，将远超过他在最漫长的物理生命中所能做到的。

不是一种新的生命

这是首要且最显着的事实，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并非一段陌生、全新的生命，而是现有生命的延续。我们与逝者并未分离，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唯一的隔阂在于我们意识的局限，以至于我们失去的并非我们所爱的人，而是看见他们的能力。我们完全有可能将自身的意识提升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能够像以前一样看见他们并与他们交谈；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在不断地这样做，尽管我们极少能完全记起。一个人可以学习在肉体依然清醒时，将意识聚焦于其星光体之中，但这需要特殊的开发，且对普通人而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然而，在肉体睡眠期间，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他的星光载体，透过这种方式，我们每天都与逝去的挚友相聚。有时我们对这类相遇留有部分的记忆，于是我们便说梦见了他们；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对这些相遇毫无印象，因而对其发生过的事实一无所知。然而，一个确凿的事实是，情感的纽带依然如以往般强韧，因此，当一个人从肉体外壳的锁链中解脱出来的刹那，他自然会去寻求他所爱之人的陪伴。因而实质上，唯一的改变仅仅是他改在夜间而非白天与他们相聚，并且是在星光界上、而非物理界上感知他们。

L. 马里勒先生在为勒布拉兹的《下布列塔尼的死亡传说》所作的引言中，对布列塔尼农民关于死亡及死后状态的情感与信仰，作了一段极其有趣的记述。他说：「对布列塔尼人而言，生者与逝者同样都是这个世界的居民，他们在永恒的交融与往来中共同生活。『逝者之众（L'Anaon）』（他们对那庞大逝者群体的称呼）或许令人畏惧，就像人们畏惧暴风雨那样；然而，当路旁的荆棘丛与芦苇因无形灵体的飘过而摇曳时，人们所感到的惊异，并不亚于看到鸟儿在那些灌木丛中欢快地啼鸣。对布列塔尼人来说，奇幻的神秘世界与可见的世界交织在一起，正如同金银花缠绕着篱笆那般。他对逝者怀有一种温柔的敬意；对于『逝者之众』，他的情感深沉而强烈，半是恐惧，半是温柔的悲悯。」

「逝者与生者在紧密的陪伴中交融；他们与生者每日、每时每刻的存在交织在一起。夜幕降临时，他们漫步于公路与寂静的乡间小径，流连于田野与平原之间，其密度犹

如草地上的草叶，又如海滩上的细沙。他们回到昔日肉身曾居住过的屋舍中，带来彼岸的讯息；作为忏悔或祝福的信使，他们在午夜时分悄然流连于沉静的家园，人们或许能从带有布幔的床榻中，依稀察觉到他们正蜷伏在壁炉那即将熄灭的余烬旁。他们作为家族的守护灵而来，默默看清并守护着那些被留在身后、暴露于生命危险与陷阱中的亲人。母亲们会在睡梦中前来抚摩自己的孩子，照料他们、摇晃他们并拭去他们的泪水。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正是对生前所遗留财产的记忆，他们那围栏完好的农场、毛色发亮红牛、以及如金色阳光般波涛翻滚的麦田，将逝者自坟墓中唤回；一位老农人会重返他的犁具旁，用稳健的双手引导它穿过肥沃的田垄，对过往尘世羁绊的渴望，正将他从那失去了肉身的无形灵魂之寂静国度中，再度吸引而来。」

「请注意，并非所有的逝者都被视为是善良友好的。相反地，有些逝者对依然在世的生者可能相当残酷，因此最好不要过于接近他们。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物质世界的喧嚣与变动，淹没了逝者们低沉的呢喃之声。根据布列塔尼人的信仰，如果我们不那么沉迷于自身的俗务与享乐，我们几乎就能知晓死后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将记忆从星光界带回物理界，是另一个且完全独立的考虑，这绝不会影响我们在那个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不会影响我们在其中以完美、自在与自由的方式运作的能力。无论我们是否记得，逝者依然在我们身边过着他们的生命，唯一的差别仅在于他们脱下了这件我们称之为身体的「肉身外袍」。这对他们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正如同我们脱掉大衣时，并不会改变我们的性格体一样。事实上，我们反而会变得稍微自由一些，因为我们需要承载的重量变轻了，而他们的情况也完全如此。一个人的激情、情感、情绪与智力，在死亡时丝毫不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一切都不属于他所摒弃的肉体。他只是褪去了这件外衣，并生活在另一件外衣之中，但他依然能够像以前一样去思考与感受。

看不见的现实

我知道对于一般的思维而言，要理解那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事物的真实性有多么困难。我们很难体会到自己的视野是多么片面，去明白我们其实正生活在一个广袤无垠的世界中，而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是其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然而，科学早已用无庸置疑的声音告诉我们事实正是如此，它向我们描述了那些由微小生命所构成的完整世界，就我们的感官而言，我们对其存在根本一无所知。那些世界里的生物也绝非因为微小就微不足道，因为只有了解其中某些微生物的状态与习性，我们才得以维持健康，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得以保全生命。不仅如此，我们的感官在另一个方向上也同样受到局限。我们连环绕在自己周围的空气都看不见；除非它在流动时我们能透过触觉感知到，否则我们的感官根本无法提供任何证明它存在的迹象。然而，那当中却蕴含着足以摧毁我们最雄伟的巨轮、推倒我们最坚固的建筑的巨大力量。显而易见，在我们周遭处处存在着强大的力量，却依然能逃过我们那贫乏且片面的感官；因此，我们显然必须警惕，切莫陷入那种极其普遍却致命的谬误，误以为我们所能看见的，就是存在的全部。

我们就好比是被囚禁在一座高塔之中，而我们的感官，只是朝着某些特定方向敞开的微小窗户。在许多其他的方向上，我们被完全封闭在内；然而，灵视力或星光视力却为我们打开了一两扇额外的窗户。如此一来，它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并在我们眼前铺

展出一个全新且更宽广的世界，这个世界依然是旧有世界的一部分，只不过在过去，我们对其一无所知。

什么是可见的

当我们放眼望向这个全新的世界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假设我们之中有人将意识转移到了星光界，最先令他震惊的改变会是什么？在乍看之下，可能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甚至会以为自己看到的依然是和过去一模一样的世界。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至少做个部分的解释，因为要完整说明的话，需要写一篇关于星光物理学的长篇论文了。正如同我们在物理界拥有物质的不同状态（如固态、液态、气态），星光物质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状态或密度的阶级，且每一种阶级都会受到物理界上与其相似物质的吸引，并与之相互对应。因此，我们的这位朋友依然会看见他所熟悉的墙壁与家具。虽然组成这些物品的物理物质对他而言已不再可见，但最稠密的那种星光物质，仍会一如既往地为他勾勒出这些物品清晰的轮廓。确实，如果他仔细去观察某个对象，他会发现所有的粒子都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高速运动着，而不像在我们这个物理界上，粒子的运动是不可见的。然而，极少有人会去如此细致地观察，因此，一个刚经历死亡的人，起初往往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已经发生了任何变化。

他环顾四周，看见了自己所熟悉的那些房间，而房间里依然住着他所认识并深爱的人们，因为他们同样拥有星光体，这正落在他全新的视野范围之内。只有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才会渐渐发现某些地方存在着差异。例如，他很快就会发现，对他而言，所有的痛苦与疲惫都已不复存在。如果您能稍加体会这意味着什么，您就会开始对那种更高层面的生命究竟是模样，产生一些概念。想想看吧，你们当中那些几乎未曾有过片刻安适的人，那些在繁忙生活的重压下、简直记不起上一次何时不觉得累的人，如果永远不再需要去承受疲惫与痛苦这两个词的含义，那对你们而言会是怎样的景象？在我们西方国家，由于我们在永生这个主题上的教导方式极其不当，以至于一个逝者往往很难相信自己已经死了，仅仅是因为他依然能看见、能听见、能思考，也能感受。「我没有死，」他经常会这样说，「我跟以前一样活得好好的，而且比我以往任何时候的状态都要好。」这当然是必然的；但如果他以前接受过正确的教导，这恰恰就是他原本就该预料到的事。

领悟或许会透过这样的方式降临于他：他看见朋友们就在身边，但很快便发现自己无法总是与他们沟通。有时他对他们说话，他们似乎听不见；他试图触碰他们，却发现无法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即便到了这一刻，在一段时间内他仍会自我安慰，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梦，自己过一阵子就会醒来，因为在其他时候（也就是当他的朋友们处于我们所谓的睡眠状态时），朋友们对他的存在是有着完全觉知的，并且能像往昔那样与他交谈。然而，他逐渐发现了自己毕竟已经死亡的事实；接着，他通常会开始感到不安。为什么呢？这同样是因为他过去所接受的缺陷教导。他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也不懂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的处境与他从正统宗教观点所预期的完全不同。正如同某位英国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曾说过的：「但如果我已经死了，那我究竟在哪里？如果这是天堂，我看也不过如此；而如果这是地狱，那可比我预期的要好多了！」

透过这种方式，世人承受了大量完全不必要的惶恐，甚至是剧烈的痛苦。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些至今仍不愿运用理性与常理，反而继续向世界灌输「关于凭空捏

造的可怕怪物的愚昧传说」的人。那毫无根据且亵渎神圣的地狱火刑论，其所造成的危害，远比那些推广它的人所知道的还要深重，因为它不仅在尘世作恶，其恶果更蔓延到了死后世界。不过，这位刚抵达彼岸的逝者很快就会遇到其他接受过更理智教导的亡者，并从对方那里得知：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正如同在旧有的世界一样，有一段完全理性的生命正等待着他去度过。

他会逐渐发现，这个世界既有许多全然陌生的新事物，也有许多他所熟知事物的反身。因为在这个星光世界里，思想与欲望会将自身具象化为可见的形体，尽管这些形体大多是由该层面较精微的物质所组成，且看起来像云朵般在四周飘浮。然而，人们在那个世界里，很大程度上只会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事物；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吸引自己的事物上，而在这段时间内，几乎完全忽略了其他的一切。因此，在刚死亡后，一个对物理世界的事物依然抱有浓厚兴趣的人，看见的便是这些事物的反身。对他的意识而言，这些是主要的特征，而那些思想形体反倒显得朦胧而模糊，所以实际上他只看见了自己过去所习惯的事物。然而，随着他的星光生命向前推进，那些较具物质性的粒子会逐渐消磨殆尽，这个人的兴趣也会变得不再那么依恋物理事物，而思想形体则会变得越来越鲜明、越发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我们必须记住，在整个过程中，他始终在稳定地向着内在的自我深处撤退。正如先前所解释的，整个转世的周期，实际上正是自我先将自身投入到物质之中，随后再带着他努力付出的成果，重新抽离并收回内在的过程。

我们先前已经说过，即便在物理生命期间，他的思想也应当逐渐向上提升，并且对纯粹物理物质的执着应当越来越淡，直到他彻底摒弃这具粗重肉身的时刻来临。随后，他在星光界的生命便拉开序幕，但在这整段历程中，那种向内撤退的进程依然在持续。这样做的结果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对那些构成物理对象反身的较低阶物质所投入的注意力会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地沉浸在那些构建思想形体的较高阶物质之中，当然，这是在思想形体于星光界所能呈现的范围之内。因此，他的生命变得越来越像是一段活在思想世界中的生命，而他所离开的那个现世世界的反身，则逐渐从他的视野中淡出，这并非因为他在空间中改变了位置，而是因为他的意识兴趣正在转移其中心。他的欲望此时依然存在，而围绕在他四周的形体，将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欲望的具体展现；至于他的生命究竟是充满幸福还是充满不安，则主要取决于这些欲望的本质。

对这段星光生命的研究，向我们清晰地揭示了许多伦理戒律背后的真正原因。大多数人都承认，那些伤害他人的罪行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但他们有时会纳闷，为什么只要自己不在言行上将这些情绪表现出来，仅仅在内心感到嫉妒、仇恨或野心，也会被说成是错误的呢？只要对这个死后世界稍作窥探，就能确切地看到这类情绪是如何伤害着心怀这些念头的人，以及在死后如何为他带来最为剧烈的痛苦。如果我们去审视几个星光生命的典型案例，并看看它们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第八章 星光生活的一些例子

一般人

让我们先设想那些平凡苍白之人，他们既不特别良善亦不特别卑劣，事实上根本缺乏任何显着特质。这类人本质永恒不变，因此「苍白性」（若勉强称得上是一种特质）将成为其死后最鲜明的印记。他既无特别苦楚亦无特别喜悦，极可能在星光界体验到深沉的乏味，源于在世时从未培育任何智性的喜好。倘若毕生所思不外乎说是非与所谓竞技娱乐，终日汲营于商业算计与衣冠修饰，当这些俗世牵绊尽皆消散时，他必定沉闷得感觉度日如年。

如果我援引某部冷僻著作中描述的这种人的态度，或许能帮助读者理解，且该书作者是多年前的某位基督徒，其人毕生未闻证道学，甚至对通灵术亦近乎一无所知，却在肉身尚存时便能够目视往生者并与之对话。书中这般记述：

「过去一年间，每当经过某栋房子时，我几乎天天遇见它的前主人。他生前是位医术精湛面且在社会非常著名的医师，也是许多家庭乐于邀请的座上宾。。。他向我诉说自己的孤独与痛苦；虽有同伴相伴，却对此毫无兴趣；他宁愿徘徊在旧居周围，沉浸于过往的牵绊中，然而，令他煎熬的是，妻子认为他在遥远的天堂过得幸福，而他却无法让她感知自己的存在。我劝他离开尘世的氛围，升入更高层次的生命，那里的工作的刺激甚至比现世更为迫切。但他反问道：『在没有脆弱躯体需要救治的地方，医生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当他发现自己死后仍然存在，而那种存在竟与生前的想象截然不同时，内心深感失望。 然而，他认为唯有等到最后审判之日，才能知晓自己究竟列于被弃绝者之中，还是属于蒙救赎的人。往日他总是尽可能按时礼拜，既是出于习惯，也因这是正确的事，却从未认真思索过宗教问题，更偏爱社交与种种美好的世俗事物，而这些他向来应有尽有。无论如何，临终前他终究是表明了对救世主的信仰。如今情形却似乎全然颠倒；那些他曾认为的不信者周身闪耀着令他难以直视的灵性之光，而众多虔诚的教会成员反倒呈现完全相反的面貌。。。」

「我试图让他明白，每一天都是审判日，根据他自己的供认，他过去仅为肉体生命而活，而灵性本质的萎缩便是他此刻所受的审判；我们是因圣洁的人生而得救，而非倚靠替代性的赎罪；基督与祂真正的门徒（具有基督品格者）正活着并致力扩展公义的国度，尽管他已不能医治患病躯体，仍可努力拯救灵魂。但这观念触怒了他，他本无意成为牧者；而我无法使他体会到，从助人的意义而言，我们皆被赋予牧者的使命。」（1886 年在波士顿 Ticknor & Co 出版的《隐道之光》第 71 页）

此则关于星光界极其寻常现象的记述，既具特点又有趣。其带来的证据不仅是因缺乏崇高志趣而人生乏味困顿，更昭显了谬误与残缺宗教教义所生之恶果。该书作者续述此不幸医师经多次交谈与解释，终在诸多苦痛中获得更睿智良善的心境，得以提升至该层面更高境界。凡是耽溺世俗、浑噩自私度日的人，当他能以星光界更清晰的视域回顾往昔，渐次觉察到这个实相的例子，实在并不罕见。他首次得以见到自己的真面目时，其悔恨之情往往惨烈难当且历久不衰。

然而，在这种更清晰的视野中，他同时存在着巨大改进的可能性；在回顾中，他看见自己曾错失的机遇、性格中存在的缺陷，以及本可达成却未实现的善举；时常他会觉得自己如同遭放逐的罪人。但幸运的是，有一直在星光界工作的帮手，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很快向他解释：修正自身永远不会太迟，此刻开始培养内在更高尚的品格，将能确保这些品格在他下一世具体显现。然而，这样的人有时会陷入一种冷漠的绝望状态，用厚重抑郁的黑云将自己笼罩，这层阴霾极难驱散。由于在世时从未思考或体验过灵性力量，此刻他完全无法理解这种力量蕴含的辉煌可能性，于是便沉溺于麻木的绝望状态中，这种状态往往会长期抗拒亲友与帮手善意的努力。这位医生的故事正是平凡且相当自私的一生所导致结果的绝佳例证；我们发现星光界有数以千计的人陷入类似困境，所幸仍有成千上万处境较佳者，这恰恰因为他们生前没那么自私自利。

比一般人低下的案例

我们此刻最好就是探讨那些在正反两面皆异于常态的各种案例，如此才有可能全面理解此种死后的状态，以及肉身存在时期所获特质对其产生的影响。前章已论及醉汉脱离尘世后所处之悲惨境遇，须知此仅属各类强烈低等物欲所导致的结果的一个例子，此类欲望只有在物理界才能获得满足。此等无法控制的渴求在死后非但不会减弱，反而因无需驱动沉重物理粒子之故，其波动将较生前更为强烈。纵欲者的情况或较醉汉的更为不堪。此类现象于古代世界（甚至迟至古典时期）实属众所周知。古希腊神话中坦塔洛斯之形象即为鲜明写照：该受罚者恒常承受焦渴煎熬，却注定永世目睹解渴之水在将触唇际时倏然退去。

有时这些人会痛苦地遭受悔恨的折磨，但更可怕的是那些执迷不悟者，他们在新的生活中仍疯狂试图延续昔日纵情声色的行径。我们先前已见证，志趣相投者在那个世界会相互吸引，正如现世一般；因此那些秉性邪恶放荡之徒死后仍将群聚，盘桓于生前被其堕落行为玷污的场所，更以淫邪思想与欲望形成的毒瘴，使本已腐化的氛围愈发污浊。作为星光界生命中最卑劣低下的存在，他们似乎仍与物理界保持着某种感应，能对特定气味产生反应；这些气息带来的挑逗虽仅能加剧其疯狂欲望，使这些可怜生灵在癫狂边缘备受煎熬，却仍如受蛊般无法挣脱曾经纵情声色的魔窟，那具曾恣意沉沦的粗重肉身所遗留的恶咒，此刻依然紧紧桎梏着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有时会有一种间接满足他们的欲望的可能性展现在他们面前，这比最剧烈的痛苦更为可怕，因为它构成了一种更为严重的全新罪孽，日后必将招致可怕的报应。一个削弱自身意志与身体的人，会迅速陷入自我对其载体掌控力极度薄弱的境地。因此，当他放纵失控的激情时，极易受到邪恶亡灵的干预，这些亡者会驱使他变本加厉地沉溺于欲望，最终可能完全被其中某个亡灵所附体，如此一来，该亡灵便重获与肉体的连结，并通过该肉体再次体验昔日那些可憎的欲望满足。这种附体现象显然极度违反自然法则，对双方都造成严重伤害；但凡知晓其后果之人，单是这种可能性就足以成为阻止其过放荡生活的强大威慑力。

虽然不是经常做得到，但有时仍有机会将这些不幸者从对他们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堕落群体中拯救出来；此时，他们显现的懊悔之情往往令人不忍卒睹。无论是在星光界或物理界，人们有时会因绝望而陷入邪恶环境，这种绝望源于当代神学那残酷扭曲且实属亵渎的教义，使他们相信自己已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因此，透过耐心阐释引导，

有时能将他们从绝望的泥沼中拉拔而出，使其以惊惧之心审视自己曾沉溺其中的堕落关系。

贪婪与嫉妒

许多其他的罪恶所产生的后果，其可怕程度与酗酒或纵欲并无二致，尽管每种罪恶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想象，当守财奴再也无法囤积黄金，或当他知晓自己的财富正被陌生人挥霍时，他将承受何等煎熬。我们亦能目睹善妒者如何持续被嫉妒啃噬，明知自己在物理界无力干涉，那份苦楚的感知却比往昔任何时刻都更为尖锐强烈。

这类人往往会绝望地紧抓住肉体生命不放，因为他们特殊的恶习对他们施加了一种邪恶的吸引力。一个在尘世生活中愚蠢到因他人获得倾注的爱意而嫉妒的人，往往在穿越死亡之门后仍学不到任何智能。虽然他不再有任何干预能力，虽然他本人已不可能再获得物理界的爱意，却仍疯狂地对他人怀着嫉妒之心，坚持要通过驻留目睹自己最厌恶的景象来折磨自己。嫉妒本质上就是彻底自私且毫无理性的，但在死后这种情绪的翻涌往往会更加狂暴，不幸的受害者似乎比生前更远离一点点常识的微光。

那些生前执迷囤积金钱的人，往生后通常仍会对财富产生不同程度的困扰，尽管焦虑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有些人虽已完全无法支配钱财，却仍深陷于病态的所有权执念，终日惶惶不安地担忧藏匿的财富被发现后遭挥霍殆尽，他们时常以灵体形态盘踞在藏宝地点，企图用阴森气息吓退任何接近秘藏之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些人目睹亲友或子嗣陷入困顿时，反而会迫切希望隐藏的财富能被发现并妥善运用。

复仇

在过去二十年间，我曾注意到几起显着的案例，显示因真实或臆想的冤屈而在死后显现报复之亡灵。其中一则最为奇特的案例记载于《证道学评鉴》第二十二卷第 181 页：

「我的一位朋友藏有一柄匕首，相传具有骇人的特性：凡拿起这柄匕首的人，必定萌起杀害女性的冲动。我的朋友虽然对此抱有怀疑，但仍对它存有一点戒心，因为他曾经亲自拿起它，顿时感到异样不适而立即放下它。的而且确有至少两名妇人被人用此匕首杀死。我带走这柄凶器来进行一些试验，静静独处并握着它。忽然觉得有一种异力牵引我，就像有人正在尝试令我离开身体。我固守原位，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看到一位状若疯狂的帕坦族男子，看似他驱逐不到我而感到非常愤怒，而他竟试图附身于我，我自然是抗拒掉了。我问他是在做什么，但是他并不明白。于是，我从更高层次观察，发现他的妻子因另结新欢而离他而去，他目睹两人幽会，便用那名情夫随身的匕首（正是我当时手中所持的那柄）将二人刺杀。此后他立誓要向全体女性复仇，接连杀害妻子的妹妹与另一名女子，最后自己用它自杀。此后，他将自己附身于那柄匕首，纠缠历代持有者，驱使他们屠戮女性，眼见恶行屡屡得逞，他竟从中获取野蛮的快慰。他对我出乎意料的抵抗感到极其愤怒。由于无法与他沟通，我将其托付予一位印度友人，这位友人逐步引导他以更良善的视角看待生命，最终他同意将匕首

销毁深埋。于是，我将它弄断并埋掉.....无论那位帕坦人是否允许，我终究还是会将它弄断的。不过，对他而言，能同意自是最好。」

另一桩略为相似但发生在更文明社会的案例，涉及某位放荡老者，此人曾在赌场挥金如土，过着荒唐生活，当他屡屡失态的恶行导致友人避之唯恐不及后，竟选择自戕身亡，声称世态炎凉与忘恩负义迫使他出此下策，并誓言要透过戕害更多人来向世间复仇。为报复这些自认遭受的冤屈，他六十年来盘桓于自尽之地，竭力诱导心智脆弱者步其后尘，每当得逞，便以尖刻嘲弄将受害者逼至崩溃境地。几年前，我曾在《埃及的香气》中讲述过一宗更为戏剧性的案例：一位火车司机死后回来，只为杀害昔日情敌；但故事篇幅过长，恕难在此赘述。这类人物往往迟早能觉悟自身邪恶态度的本质，届时其悔悟通常会显得诚挚而痛切。

且看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命运：他遭永世诅咒，须将巨石推至山巅，却总在功成之际眼见巨石复归谷底。这般意象，何等精准地映现世间野心家在死后的境遇。他终生惯于构筑自私的计划，因此在星光界仍持续此道；苦心孤诣将计策雕琢至心智中的完美境地，方惊觉已失去实践计划所需的肉身。希望骤然倾颓；但此习性已深入骨髓，于是反复将同一块巨石推向同一座野心之峰，直至恶习消磨殆尽。最终得到觉悟的时候，方知无需再推此石，任由其安然静卧于山麓之下。

战争期间，我们遇到过许多把复仇之心延续到死亡之门彼岸的案例。 虽然我们深知复仇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其后果极其可怕，但对此我们实在不难理解。当一个人亲眼看见自己的家园被摧毁、妻女遭到蹂躏时，若心中毫无复仇的念头，那几乎意味着他已超乎常人。 因此，要引导这些人放下对残暴敌人的强烈伤害欲望，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然而他们必须学会这一点，必须明白那位更伟大的力量所说的话的真正含义：「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依照自然永恒的法则，那些犯下这些重大罪恶的人必定会因此承受应有的后果; 但我们所应做的，只是尽自己的责任，在必要时奋战，却要避免愤怒、仇恨与复仇之心。

星光思想形体

当一个人的思想与自己相关联，或沾染了任何对自身利益的渴望时，这些念头会立即吸引星光界与思想界的物质环绕自身，并持续盘旋于他周围。若人频繁放纵此类思想，便会铸造出极为强力的思想形体，这些形体将随着每次情绪复发而不断被滋养，变得日益强大。他在肉身存活时，这些形体虽不可见，其影响却不断反馈于人，持续繁衍创造它们的原始思想；但在死亡之后，这些形体将化为可见且挥之不去的形体，因其本质中的核心引力，使人无处遁逃。许多案例中，人们正是藉此首次意识到自身某些思想的丑恶可憎，从而学会对思想施加更严格的约束。

一个人有时可能会发现自己被不属于自己的思想所包围，因为如果有人对其投射强烈的感受（无论是爱或恨、喜悦或悲伤），他必定会感知到表达这种情绪的思想形体在周围萦绕，并在自己内在感受到其振动的影响。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对逝者的深切思念与善意祈愿所产生的强烈爱之思想形体，才能对亡者发挥如此裨益的作用。若我们愿意，可以用充满爱意的玫瑰色思想云雾环绕「离去」的挚友，透过这层光晕，他所见万物皆染「玫瑰色氛围」，这将成为抵御负面侵扰的真实护盾；同时，这股能量本身对他的作用，亦能唤醒其内在共鸣的爱之情感，平抚一切躁动不安。参考《可见与不可

见的人》第九幅图版，可了解爱之思想形体在思想者的星光体内如何成形；而透过《思想形体》中的插图 10 和 12，则可目睹思想形体向特定对象疾驰而去的景象。

其他思想形体则不若这般美好；对于那些在世时苛待他人者，其死后所面临的业报之一，正是被迫直面受其伤害者所产生的思想形体，并承受这些形体散发的震动侵袭。反之，广受爱戴之人则能因众人投注的善意思想流而获得极大帮助与升华。此现象最显着的例证莫过于已故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她得以迅速进入天界，既源于自身良善本质，亦受益于数百万臣民投射的感恩与爱戴之思想形体所形成的强大助力。

遗憾的是，世间确存在某些人本应承受众人的不信任或愤慨，而非获得爱戴。那些在金融操作中以冷酷手段摧毁数百人生活的投机者，其死后境遇往往极为艰难，由于生前行为招致的怨念，他周遭会聚集具威胁性的形体群，常使他们陷入极端惊惧与自我谴责的深渊。思想形体本身不具备智慧，且仅是暂时存在，其存续时长完全取决于最初注入思想中的能量强度。然而，受其锁定之对象绝无可能逃离这种存在，因其存在之因、本质之核，正是对目标个体的强烈吸引力。若知晓方法，他可在自身周围构筑防护壳阻隔其振动侵扰；亦能（需掌握相应技巧）通过意志力将其击碎驱散；但在此形体存续期间，它将如石蛏般顽固吸附，与对象形影不离。通常，源自不同人的思想形体会保有各自独特性质，并带有原发者心识的鲜明印记；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多人产生的多个思想形体可能融合为一个巨型幻影，若此聚合体本质属负面，其后果可能极其骇人。

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的命运

近期调查员观察到的一起案例，正可作为警示范例。事件主角是某位曾于音乐厅登台的年轻女子，据称她一度拥有迷人外貌。此女显然虚荣成性、冷酷无情，更以恶意操纵愚昧放荡的青年为乐。她曾自诩引发两场决斗与一桩自杀事件，更夸耀自己累积众多「情感战利品」与破碎的心灵。然而，她的生命以突兀而悲剧性的方式终结。当其意识进入星光界时，她遭遇到无数自认受其欺骗与摧残者的狂怒与憎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集中起来的愤恨憎恶已凝聚成可怖的聚合体，其外形犹如畸变的巨型猩猩。它浑身充斥着恶毒暴戾的气息，这股由集体怨念具象化的存在，令她陷入无尽惊惶；即便终其星光生命存续期间疯狂飞行逃走，仍无法摆脱这道如影随形的造物。调查员在遭遇此案例时，实时摧毁了这具恶性幻影；遗憾的是，该年轻女子自身过于低劣，终究难获实质帮助。当然，我们必须理解，在星光界上夺去生命（或所能夺去的无论多少生命）与在物理界上这样做，在各方面都同样严重，然而这种性质的思想形体，无论多么活跃和激烈，本质上只是邪恶激情的短暂产物，绝非任何意义上的进化中的实体。因此，消解它就如同摧毁一个莱顿瓶，绝不构成任何形式的犯罪行为。

罪案的影响

在尘世间犯下明确罪行对来世生活的影响，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几乎呈现无限多样的表现形式，尽管其性质始终极为严重。在后续章节中将会发现许多这类行为所展现方式的实例。例如研究发现，在许多案例中，谋杀者会在思想中反复重温已犯下的罪行，

且往往会通过这种半带恶意、半带惊恐的无休止冥想循环，在其暴力行为发生的场所引发某种类似灵异萦绕的现象。

我们并不怀疑此人在此等境遇下承受着剧烈痛苦；然而相较于持续受灵体侵扰者，其处境或许尚不至于如此惨烈。在探究轮回转世法则的过程中，我们曾观察到一桩典型个案：有两位一起生活的挚友同属阿拉伯部族，情谊深厚直至不幸双双倾心同一年轻女子。当情愫曝光后，其中一人妒火中烧陷入癫狂，因臆测女子偏袒对方，遂设局铲除障碍。此人虽未亲手杀死他，却藉虚构情报诱使挚友身陷敌对部族手中，致其惨死。未几，从没特别青睐于他们当中任何一人的该女子竟转嫁第三者，凶手惊觉罪行徒劳无功后在悔恨中自戕。

因此，这两个朋友几乎同时在青春年华的盛年时期被抛入星光界的低层，极有可能会在那里异常漫长地滞留。然而两者的状态却截然不同。那位实质上惨遭谋杀的年轻人，正吻合我们先前章节提及的案例，尽管构成他星光体的物质排列将他禁锢于星光界的最低层次，但由于他在世时从未惯于运用这类最低等物质来表达情感与情绪，致使他对周遭环境全然无觉。相反地，那名凶手本属更粗糙的类型，他体内这类最低等物质早已被充分活化，因此他能完全感知该层次普遍存在的极度恶劣环境状态。

由于各种环境因素交互影响，他因自己所犯的罪而受到的惩罚，虽然说起来似乎不算特别严重，却是我漫长而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所见过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之一。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完全是他的行为和处境自然导致的结果，任何了解星光界运作的人，都能准确预料事情会这样发展。 被害者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挚友背叛和杀害的，心里仍然充满对凶手的感情。 即使在新的生命状态中还没有恢复意识，这份爱依然持续发挥作用，使他不断出现在杀害他的凶手面前。

凶手则一直活在难以形容的恐惧和惊慌之中。 每当被害者出现，他就惊恐地逃跑，躲进自己能找到的最肮脏的地方、混进最令人厌恶的人群里，妄想借此隐藏自己。 然而每当他以为终于找到容身之处时，被害者那无意识的形体又会悄悄出现。 那幽魂不知道周围环境有多么污秽，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会让昔日好友感到如此恐惧。 凶手与被害者之间被业力纠缠着，这份尚未了结的感情像锁链一样把两人牢牢连在一起。 被害者完全没有意识，而且怀着善意，反而让凶手更加害怕他的存在。 更讽刺的是，一个心中只有温柔、善意和慈悲的人，竟然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一宗自己完全不知道的谋杀案作出了最可怕的报复。 这种一追一逃的命运注定会持续很多年。 对罪人来说，这简直是一段如同地狱般、永远无法偿还的刑罚。 直到星光外壳一层层慢慢消散殆尽，两人才终于迎来真相完全揭开的时刻。

智者

我们已经考虑过那些平淡庸人的情况，同时也探讨了某些明显低于普通人水平的状况，这些异于常人之处在于他们怀有特别粗俗和自私的欲望，或是源于其犯罪性特质。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种跟普通人不一样的情况：那些偏向另一个极端的人，也就是对理性本质（研究、探索知识）感兴趣的人。想了解他眼中的死后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必须记住：大多数人花了大部分清醒的时间和精力，在做自己根本不喜欢的工作；要

不是为了赚钱养家，他们绝对不会去做。想象一下，当这种辛苦工作的情况完全消失，当谋生的需求不再存在——因为星光体既不需要吃喝，也不需要穿衣住屋——这个人自小以来第一次获得完全的自由，可以全心投入他自己选择的事业，只要这件事不需要用到物理物质就能进行。

假设某人一生中最热爱的就是音乐；在星光界里，他可以尽情聆听地球上最伟大的音乐作品，而且在这种新状态下，他甚至能听出比生前更多的细节，因为在这里，那些凡人耳朵捕捉不到的丰富声音层次都会清晰呈现。热爱艺术、沉迷于造型与色彩之美的人，眼前将有整个高等世界的绝美景观任他欣赏。如果是喜欢自然美景的人，这里的体验更是无与伦比；他能随时极速移动到不同地点，一口气看遍那些凡人要花好几年才能实地造访的自然奇观。要是对科学或历史感兴趣，全世界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资源都随他使用，而且他对化学反应或生物学过程的理解会比生前更透彻，因为现在他既能观察表面现象，也能直接看到物质内部的运作原理，许多因果关系都一目了然。最棒的是，进行所有这些活动都不会感到疲累。我们都知道做研究或实验时，常常因为大脑撑不住而不得不中断；但在脱离肉体的状态下似乎不会疲劳，因为真正会累的其实是大脑，而不是我们的心智。

在星光界中，不少科学家展现出较在物理界时更为专注的学术热忱，这源于此维度提供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以及研究者在此获得的额外调查能力。我很记得近期有位杰出数学家离世后，与我方具备灵视能力的成员接触，热切阐述他死后于他的学科更高更纷繁难懂的额外发现，该学者迫切希望将它们公诸于世；我还记得他对那位成员有多厌恶，因为那位成员由于肉体大脑所限，既无法完整理解，亦难以表述这些当然要领悟星光界第四维度空间才能明了的奇妙新发现，此概念将于后续章节详述。

无私的工作者

综上所述，我们所探讨的仍属满足自私的范畴，即便涉及理性与智性层面的满足。然而，有追求更高层次满足的存在，对这类存在而言，生命的最大愉悦在于服务人类同胞。星光生活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呢？他们将以超越下界的效率与比之更好的条件来实践慈善事业。这里存在数以千计的救助对象，且行善效果的确定性远高于我们今世所达到的。有些存在致力于普罗大众的福祉；有些专注于特定对象，涵盖尚存于物理界和已离世的亲友。使用「生者」与「死者」这样的词汇，实为对现实的荒谬颠倒；因为被禁锢于这些沉重而受限的肉体之中的我们，才是真正的死者，而那些脱离躯体束缚、更自由且更具能力的存在，才是真正活着的人。跨入更高存在层次的母亲，往往仍会守护她的孩子，成为真实的守护天使；「逝去」的丈夫也常驻留于悲伤的妻子可触及的范围，若偶尔能令她感知自己仍如往昔般活着，与挚爱相伴，便深感欣慰。

数年前，我曾亲身接触与上述最后案例极为相似的实例。案中的妻子具备足够的神通力，既能感受亡夫存在，亦能透过自动书写方式亲手接收其讯息。此种交流持续数年，直至她接触证道学，读到我们的部分著作提及「不应妨碍灵魂在死后收回自己的进程」的警示后，才觉得有些不安，于是询问亡夫此类沟通是否对其造成伤害。他否定了这个疑虑，但是见妻子仍未能完全释怀，便建议她向我咨询此事。

经过与他进行交谈，我发现他对此事的看法展现出极其睿智且毫无私心的特质。他充分意识到，为维持与妻子之联系而长期滞留于低等星光界，将使自身进化历程承受某

种程度的延滞；然而他表明，能为妻子带来精神慰藉令他深感满足，即便需付出些微自我牺牲，亦欣然持续提供此等不足道的服务；因此，他的意图是竭尽所能延续现状，直至无法维系为止。对此抉择，我无意置喙；他的行径虽违背常规法则，但动机纯粹无私，且对可能后果具备清晰认知，更关键者在于，他对妻子与其他人所产生的实质帮助，将使他在做的这些善行，有效中和其选择可能引发的障碍。

第九章 星光界景象

星光界的联想机制

关于这死后世界初期阶段的景象、大致状况以及居民，我已在《星光界》一书中详尽阐述，所谓详尽，乃是指受限于物理界语言无法充分描述星光界事实的局限下所能达致的程度，因此无需在此赘述。若将该书描述与我前文提及的「持续抽离」概念相参照，我们脑海中便能勾勒出星光生活的整体轮廓，这套基本架构实具普世性，惟其中细节会因个体差异而呈现显着不同。

在星光生活后期阶段，人类所处的思想形体世界虽具备近乎无穷的复杂性，但每个人仅会择取与自身特质契合的特定形体，而对其余大多数选择性忽略。让我们假设在物理世界中，有一群人站在山坡上俯瞰山谷。其中的一位画家会研究风景的色彩与布局，并记住这片美景；另一位农夫事后则能精确地告诉你，哪里的土地肥沃适合耕作，哪里适合放牧；一位地质学家或许会注意到岩石的性质以及山谷的形成方式；而一位工程师则会关注树木与水力，或许还会思考能否在水流上架起一座桥梁。每个人都会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并加以留意。同样的原则在星光界中表现得更为极端；因此，一个人只能看到他意识当前所处层次的事物——其余的事物对他而言，就如同根本不存在一样。

必须理解的是，在星光界的物质中透过思想所构建出的事物，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其真实程度完全不亚于物理界中的房屋与桥梁对我们的真实性。诚然，那里的建造方式是透过构想与想象，但那仅仅是因为该界的物质更加敏锐且易于响应，使得思想能够轻松地改造它，能够耸立起一栋建筑或铺设一条街道。因此，数以万计的逝者为自己所创造出的事物，对他们来说是完全真实的。一个人抵达这些层界时，会发现一个已经存在的世界。在他之前去世的人们已经构建好了它，而他现在则加入其中，巩固他们的工作并将其延续下去，同时加上他自己的修改与增补。许多这样制造出来的事物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例如食物与庇护所，在那里之所以被需要，仅仅是因为人们以为自己需要它们，因为他们延伸了属于自身尘世生存时的思想与生活习惯。

尽管在那个世界并没有国界之分，但拥有相同国籍、宗教信仰与兴趣的人们，在那个生命阶段依然会像在物理界一样聚在一起，并且在那里互相强化彼此的偏见，正如在此处一般。但切勿忘记，他们在那里找到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思想形体，还有其他人所创造的——在某些情况下，那些甚至是数千人经过好几代人沿着相同脉络思考所产生的结晶。

同国籍的人聚在星光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语言的局限性，因为语言在星光界依然是一种必要条件。当人们到达下一个世界——思想界时，将不再需要语言，因为在那里思想能够轻松且清晰地直接传递。星光界介于物理界与思想界之间，其特征始终介于两者之间。星光界感官将我们在下界作为独立感官使用的所有感觉融为一体，但在星光界，思想尚无法被直接传递，因此语言仍然是必要的。一个人完全有可能在那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无法理解他、他也无法理解的人之中，就像在这个层界，一个英国人可能会发现自己身处南洋群岛、爪哇或中国一样。因此，存在着许多拥有各自语言和各方面地方色彩的不同区域，所以来自彼岸的讯息彼此大相径庭也就不足为奇了。有时人们会假设，死后我们就会知道面纱另一侧有什么、死亡的奥秘就会解开，但这

绝不意味着死人对此比活人了解得更多，尽管如果他愿意把握机会，他确实有机会去研究他所处的新世界，并从而逐渐获得相关知识。我曾认识许多已经去世长达二十年的人，但他们所知道的依然比他们在世时多不了多少。

有趣的造物

星光界上存在着数量庞大、性质相对持久的思想形体，这往往是许多世代共同累积的成果。其中许多思想形体与所谓的宗教历史有关——实际上就是来自《旧约》与《新约》的圣经故事。然而，由于绝大多数的思考者都是无知的人，因此这些形体通常完全不准确，这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各国的乡村农民无一例外地，都会用自己所熟悉的服饰与环境来描绘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因此我们经常会发现基督与祂门徒的思想图像穿着德国农民或意大利贫民的装束，或者约瑟和他的兄弟们穿着英美农家男孩的服装，而那件「彩衣」通常被想象成一件俗艳的橄榄球衬衫。有时，仍在世上的敏感者或灵视者会看见这类思想形体，并误以为它们是真实事件的历史记录或超自然启示，安妮·凯瑟琳·埃默里希的情况似乎就是如此。

此类具象化现象不仅限于圣经人物。莎士比亚剧众多角色，甚至现代小说家笔下某些鲜明的英雄形象，皆可透过历代读者的思想投射，获得或精准或失真的形塑。笔者曾亲睹《浮华世界》贝姬·夏普与《尼古拉斯·尼可贝》切里伯兄弟的鲜明轮廓，更目睹由数代爱看故事书的儿童热烈想象所构筑的鲁宾逊、圣诞老人、阿拉丁与阿里巴巴等经典角色，其形象之生动宛若实体。若具灵视天赋的儿童目睹此类思想造像，极可能将其视为真实存在的人。此类认知谬误不仅发生于孩童群体，在成人世界亦不乏其例。

举例而言，历代不乏声称目睹魔鬼显形的人；鉴于必定没有魔鬼这种存在，此类目击若非纯粹幻觉，就只能解读为看到思想形体。中世纪僧侣为恫吓愚昧信众为教会慷慨捐献，刻意将完全简单的以纪元计的滞留概念扭曲为「永堕地狱」，并以病态想象在教义中植入诸多怪诞骇人的恐怖意象。自此之后，不幸受地狱火焰形式信仰误导的追随者，便持续以「暴怒的上帝」、「具象化魔鬼」、「地狱火海」、「正遭受难以言表的折磨的灵魂」等狰狞可怖的思想形体充斥灵性空间。此类幻象偶被目击，于是成为维系教会恐怖统治的助力。试想这种邪谬信仰的可怜受害者，在亡故后初次直面这些可怕思想形体时将承受何等冲击。此等教义犹如诅咒笼罩诸多国度，为在世者和亡者引发恐惧、焦虑和苦痛，其毒害之深难以估量，不仅因为它激起了恐怖，也因为亵渎和野蛮化了上帝的概念。

人造风景

自然景观的生成方式可能与人物形象的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得以见证但丁的炼狱以及斯威登堡描绘的天堂与地狱。然而这两位洞见者的所见事物中似乎都掺杂了象征主义元素，那些真正洞悉实相的人方能从中解读出诸多真相。必须谨记的是，无论亡者或其他非人类实体，皆有可能进入并活化这类思想意象；此类事例屡见不鲜，善恶皆有其例。若曾有恶人或顽劣的自然精灵恶意操控无知者构想的叉尾火眼魔鬼思想意象，相对地，纯真孩童塑造的圣徒天使形象，亦常获得在世帮助者、善意的亡者，甚至伟大的天人赋予灵魂。

由此可见，在绝对可靠的灵媒所见事物中，我们时常发现某些描述竟与毫无事实依据的奇幻民间迷信不谋而合。正因如此，如今仍有人目睹有翼天使的形象，而实际上运用羽翼飞行所需耗费的艰苦劳动，全然破坏了星光界优美滑行运动的诗意。亡者正是在这浩瀚的思想形体世界中穿行；他想理解这个世界并从中获得最大裨益的话，就必须学会分辨到即便被活化的思想形体与真实生命实体之别，亦须明辨这个层面的核心真相与它们被铸造进的临时模具之异。在此我们再次看到在世时系统研习这些课题将带来何等巨大的优势；亡者中的博学之士正如在世的帮手般，将以抚慰启迪较不幸的兄弟为乐，为其阐释诸多若无协助便显得诡谲可怖的现象。

一个物质天堂

更强大、更持久的同类思想场景构成了夏日之乡的教堂、学校与房舍，也构成了无知且极度物质化的正统信仰者所想象的天界之城及其天使居民们。千百年来，成千上万这类人创造出他们奇特粗糙的概念：黄金街道与珍珠之门、玻璃与火交融的海洋、冠冕与竖琴、身着中世纪僧袍的先知、披着法衣与祭披的使徒圣徒、长着违背常理之人肩羽翼的智天使与炽天使；当这类人现今死亡时，他们会逐步经历星光界的早期阶段（有时确实将其视为某种炼狱或前厅），直到在收摄过程中达到第二子层面（由上往下计算），这些物质的天界形体主要存在于此层面，这自然意味着该层面的物质程度最易构成此类思想形体。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毫不置疑地将此视为梦想中的天堂；有时他会感到某种不协调，就会自言自语：「我未曾想过竟是这般模样」；偶尔，若他略高于同类层次，他还会体验到些许失落感。

灵魂的收摄不断进行，渐渐地这些思想形体对他而言也变得模糊不清，最终完全失去吸引力。此时，某种无限伟大的概念开始在他意识中破晓；他首次发现，所有曾令他欣喜的事物本质上不过是序曲，而当他在路途上更进一步时所触及的实相，其壮丽、深邃与辉煌远非任何星光界的事物所能比拟。关于这点我们将在后续章节详述。然而即便是这种粗浅的物质主义仍有其存在价值；当帮手向某些未开化的灵魂显现时，时常会被视为天使或守护圣者而受到欢迎。在紧急情况下，往往来不及向这些可怜的灵魂澄清真相，即便解释他们也既不会相信更无法理解；因此，某些圣者偶尔会获得本不属于他们的荣耀！不过既然帮手从不渴求功德，甚至根本不会以这种角度思考问题，这倒也无伤大雅，真正重要的是何时应该提供协助，至于受助者是否知晓谁作出援助并不重要。

科学性的人

阅读过证道学手册《星光界》的学生们应当记得，此区域的最高子类别与其他子类别截然不同。然而，人类在此原子态物质中不会像在较低层面般构筑虚幻意象。这里栖居着思想家与科学研究者，他们全神贯注于学术探索，常为此调动该层面近乎所有能量，因为他们能够循某些限定路径直抵物理界边缘；尽管远离尘世常态生活，他们仍可迅即降临到感兴趣的实体书籍的星光反身，从中撷取所需领域的全部信息。对于吸引他们的新著作，这些存在能轻易与作者的意识接触；在接收作者思想之际亦将自身理念反向铭刻；有时他们因过度沉溺于星光界的学术实验，竟严重延误了前往天界的时间。对他们而言，星光生活充满如此丰沛的趣味与欢愉，以致他们认为无需更高境

界，亦难以置信该地方的存在；但是到了时机成熟时，他们终将如众生般领悟：正如物理界之于星光界，思想界之于星光界的差异更显着得多。

我们应该辨别死者吗？

关于人死后星光体的外观与可辨识性，经常有人提出疑问。在所有情况中，星光体都是完全可辨认的，尽管在未发展成熟的人身上，其轮廓会显得较为模糊朦胧。需知拥有灵视力者在观察活人时，会看见其肉体被发光的卵形雾状体环绕，我们常称之为灵光圈。这层光圈从肉体表面向各方向延伸约十八英寸，实际上结构极为复杂，因其中包含多个层面的物质。此刻我们仅需关注星光物质，这也正是普通灵视力者唯一能观察到的部分，若仔细审视便会发现，这些星光物质不仅环绕肉体，更与之相互渗透，且在肉体范围内的星光物质密度，远较其外围区域更为浓密集中。

现在，无论是在肉体之内还是之外的所有星光物质，都是人的星光体的一部分；在该身体中更为密集的聚合现象，仅仅是由于物理粒子的吸引力所致。对于一个以星光视觉观察此人的人而言，肉体将完全不可见；然而此人的外观并不会有太大改变，因为更为稠密的星光物质会清晰地勾勒出在薄雾光圈内部的形体轮廓。当人在睡眠中暂时离开肉体，或在死亡时永久脱离时，粒子的这种排列方式依然保持不变；因此尽管此时肉体形状的轮廓仅由星光物质构成，却仍能清楚辨识其样貌。

在生命过程中，星光体的粒子始终处于极度快速的运动状态。对于某些类型的人类，或当突发情绪影响星光载体时，星光体内部会显现出明确的色带与清晰界线，正如我在《可见与不可见的人》一书中所绘制的星光体插图系列所示；然而，于寻常状态下，星光体中的色云不仅相互交融，更持续呈现翻滚交迭、随流转而隐现又消失的动态。事实上，这团色彩鲜明的发光雾气表面，粒子涌动之态宛若剧烈沸腾的水面，粒子不断盘旋升沉，时而浮现表层时而沉入深处，不断地进行着位置互换的流转运动。

这种动态是生命存续期间的常态；虽然星光粒子本应存在于人的肉体表层范围内，但它们始终处于外流与回流的持续运动中，而整体形状依然保持清晰可辨。这种相同的情况不仅存在于人类睡眠脱离肉体时，也延续到死后生命阶段；但几乎所有普通案例都会发生状态改变，其精确意义与原因，我将在后文尝试解析。不过要阐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进行必要的背景铺垫。

第十章 欲望元素体

自我的世界

我们曾说过，灵魂的每一次转世投生，都宛如一次「呼气」；因为灵魂将自身的一部分向外投射到这些较低的层界中，随后再试图将其重新收回。这个向外投放的过程犹如进行一项带有利息的投资，灵魂期望透过这项投资获得所回收的成长收益，并在灵魂本质中培育出新的素质。让我们试着想象灵魂处于两次转世之间的状态，此时他已暂时脱离在这些较低层面的显现形式。

此时，灵魂在其所属层面以「自我」存在，其本质与进化初始时并无二致，唯独历经显着成长，因为他逐渐将各种素质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他的栖身地位于思想界的较高部分，就常人而言，在两次转世之间的未显现状态中，其意识核心会聚焦于该层面（自顶端算起）的第三层次。他将在此停留的时间（经历天堂生活后至下次投身肉身转世前的阶段）相对短暂，因为在此层次中，他几乎无法感知周遭环境，因而难以从中汲取经验，此时的发展程度尚不足以支撑他在该层面获得完整的意识。待灵魂成为发展成熟的人时，他将在此层面获得完整的意识，此时这片领域将成为其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更后期时，他会将意识锚定于该层面的第二层级，最终抵达至高层级，这意味着他已接近「圣人境界」的成就门坎。然而如前所述，处于凡夫生命阶段的灵魂仅停驻于第三层级，即便在此处，其意识仍处于朦胧状态。在此层次中，他几乎无法对外界刺激产生反应，尽管如此，他仍能对某位真师的临在与磁场产生某种程度的触动，如同未绽放的花苞仍能接收阳光照射而获得赋予生命的流淌。

自我是如何下降的

因此，灵魂必须投身于轮回转世中才能获取经验和发展。东方智能教导我们，驱动灵魂降入轮回的力量是「贪爱（Trishna）」（巴利语称作 tanha），即一种渴求或欲望，这种欲望首先源于渴望自我表达，其次是接收外在触动和冲击的强烈需求，唯有这样，灵魂方能真切感知自身的存在；这正是他的进化法则。于是，灵魂开始将自身向外投射或向下沉降至思想界的较低部分，因为该部分最接近其当前所处的层次。

在此，我们必须谨慎避免两种可能的误解。首先，灵魂的移动并非空间的位移，而是将意识努力聚焦于更低层级，透过类型更致密的物质进行自我表达。其次，这种表达本质上必定是非常局部的，因为每个层面与其下层的关系，犹如高维度相对于低维度的关系。正如无数线段迭加永远无法构成一个正方形，无数正方形迭加也永远无法构成一个立方体，同理可证，即便无数显现形体同时存在于较低层面（假如有可能这样保留它们，而且在思想界才有可能，在物理界则是不可能的，后文将详述），也无法表达灵魂的全貌，因为他的本质延伸向一个超越低层次存在所能理解的维度方向。以物理世界的语言精确表达「自我」下行的事情并不可能；但在我们自身意识尚未提升至相应层次，而未能亲证此过程的时候，或许我们所能理解的最佳概念为：灵魂如同投射一道火焰之舌般，将部分本质下放至比自身所处层面更为粗重的物质层面。

当灵魂进入思想界的较低部分时，他必须以某种形式表达自己，为此，他需要凝聚该层面的物质，正如渴望在通灵会中显形的亡者般，就是说，必须将物理界的粒子聚合

于自身周围，方能使他肉眼得见，并具备移动物理物体的能力。同理，这个灵魂会在思想界中汇聚出与其本质精准对应的物质（受限于较低层次物质的表达力，尽管此层次仍远高于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事物）。

这个观念向我们揭示：从纯物理角度观察真人时（这正是我们惯常的视角），我们对其真实本质的认知必定残缺不全。即便从思想界观测，所能看到的部分也仅限于思想体所能表达的部分，即他知性特质的显现。若我们转而从星光界审视他，则会发现另一重遮蔽笼罩，唯有能透过欲望载体显现的低等部分得以被观测。当我们立足于物理界时，这种认知局限更加严重，因为在此我们感知真人被遮蔽的程度比之前的更高。因此，我们所见的人类形象，不过是其本质的极微小片段，且是最为差劣的部分；我们应当时刻铭记，灵魂具备的无限可能性，远超越我们在此所能窥见的极度受限表相。

他所凝聚的这份思想物质，正是构建其思想体的材料，且精确表达了他在上一次天堂生命结束时所达至的心智发展阶段。因此，他在这次的起点恰与前次终点无缝衔接；然而，他将如何运用这份既有的素材来形塑思想体，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新的尘世生命中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他所接受的教育。人类终其一生都在持续构建思想体，随着境遇不同，或精进或懈怠，不断更替、增补着其中的粒子。

思想元素体

我们必须谨记，灵魂包围自己的这些思想物质并非死寂的物质。事实上，在我们所能感知的范畴内，根本不存在所谓「死寂物质」；因为万物皆曾被逻各斯第三位格的第一次倾注赋予生命，此概念我已于《基督教信条》一书中阐述。而这些物质更因第二次倾注进一步被赋予灵魂与活化，当这股力量向下渗透至各子层面的原子物质时，我们称之为「单一体精华」；至于渗透至原子子层面之外的子层面，则被描述为「元素精华」。由此形成三大元素王国：第一王国存在于高等思想界，第二王国位于当前探讨的思想界低层，第三王国则显现于星光界，对此我们将即刻展开论述。

因此，他不仅将思想界的物质吸引进自身，更汲取了属于第二个大王国的元素精华。这种活跃的精华正进行着属于自身的进化历程；而根植于其内在的本能，促使它去寻求任何能帮助此进化之物。其发展所需的是振动；正如处于更高层次的我们自身，它正是透过学习回应外在冲击而成长。它始终渴望多样化的振动，对于被长期束缚在固定频率中，存在着极其强烈的抗拒本能。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专注时都曾发现这种状况；我们察觉到内在存在某种力量，它不断促使我们思绪飘散，并强烈抗拒我们将其约束于单一明确思路的努力。当我们致力完全掌控心智，将它作为服务自身的工具而非任其随心所欲牵引我们游荡时，所对抗的正是这股力量，以及我们自身心智的惰性。

星光体的形成

灵魂在自身周围凝聚必要的思想物质后，便向外进入星光界，并在此重现相同过程。他所披覆的星光物质同样是表达自身，尽管这种低等物质仅能有限度地表达他；这些星光物质的成分，与他进入天界展开前次生命周期时所舍弃的星光体极为相似。在每

个层面上，人类都会显现出某个部分的本质；实际上他正延续着自己在上次经历该层面时所发展的阶段。因此，这具新的星光体将精准承载能彰显其前世所有激情与情绪的物质，使他若选择如此，便得以重现前世的状态。至于是否会如此抉择，如同先前探讨思想发展时所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物理界所处的环境与所受的教育。

灵魂承载着所有过往欲望的种子，但绝非所有种子都必然萌芽结果。透过谨慎修持，完全可能使当中大部分良善种子充分发展，同时令恶劣种子因缺乏生长条件而始终处于未活化状态。这种修持的成效将显现于小孩长大并到达今世终结时，此时良善素质已然蓬勃生长、扩展滋长；而那些承袭自前世沉溺其中的恶习劣性，因在今生未获滋养，始终仅维持着原始胚芽的形态。

这些未启动的恶性种子将逐渐丧失生命力，最终被汰换为能彰显人更活跃素质的物质类型。因此在未来转世中，这些恶性种子将不复存在，意味着人已彻底战胜这些特定恶习。由于灵魂已在自身培养出与之相对的美德，使其根本无法再受此类恶习侵扰，这些恶劣素质将永远消融于他未来的进化历程之中。

活着的精华

这股星光物质如同思想物质般，皆渗透着元素精华，人在此过程中将大量此类力量纳入自身，使其暂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需谨记，此元素精华实为逻各斯向下沉降为物质的生命一部分，其进化下一阶段为未来一些进化链的矿物王国赋予灵魂，蜕变为我们所称的「矿物单一体」。此特性为其注入某些令我们难以适应的特性。对我们而言，所有进化皆意味着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提升；然而这股精华正处于下行弧线，愈趋物质化即是其进化表征，它渴求的是接触所能寻获最强烈、最粗糙的振动；然而，人类自身的进化需求在各方面与此截然相反，需尽可能超脱物质束缚，仅响应更高层次灵性渴望所产生的精微振动。

灵魂所汇聚的混沌星光体中，此刻充盈着这股活跃的元素精华。接着，他进入物理转世，便会接管那具根据前世业果所构筑的物理身体。随着物理身体逐步成长，灵魂对星光与思想物质的掌控力日渐增强，开始明确塑造此生用以自我表达的载体。尽管这些物质本质皆源自他前世的作为所积累，但其运用方式全然取决于他自身意志，可全然开发或局部使用，可勤勉培育潜能并透过持续地小心运用使其增长，亦可任其因缺乏锻炼而萎缩。他在成长过程中，内在欲望逐步发展，为将这些混沌的星光物质塑造成充满色彩与振动的明确星光体，灵魂允许自身感受特定情绪波动。思想体的成形过程亦遵循相似法则，但此刻让我们专注于探讨星光体的建构机制。

一个临时的实体

这个人所吸纳的生命精华，暂时与其来源的生命之海分离，因此确实在此期间以一种独立存在的形式存于身体之中，即人的星光体。这种元素精华的特性相当独特。不能说它拥有任何智力，因为它甚至还未达到矿物的层次，而我们通常也不认为矿物具有任何可称为智力的特质。然而，这种精华具有非凡的适应环境能力，并能从中汲取所需，这有时确实看起来像是某种半智慧或极为敏锐的本能。我们曾提到，它的进化是通过振动实现的，而星光界的振动总是某种激情或情绪的结果。因此，当漂浮在大气

中时，这种精华的发展依赖于来自各种生物的激情或情绪波动，这些生物已发展到足以拥有此类感受。这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动物、自然精灵，以及天人进化中最低阶的存在（梵语中称为「伽摩天（kamadeva）」，意指其仍受欲望驱动）。显而易见，考虑到元素精华的浩瀚之海，任何特定粒子仅会偶尔进入这些存有所散发的振动范围内。

然而，那些被吸入并构成人的星光体一部分的粒子，会暂时成为振动辐射的中心之一，因此它们会持续不断地体验这些振动，相较于仍漂浮在外界广阔精华之海中的粒子，它们在特定时间内接收到的振动要多得多。这种精华所具备的奇特半本能特性，似乎足以让这些粒子以某种方式感知到这一点；它们隐约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于是凝聚成一种可称为「临时实体」的存在，并受到某种决心的驱使（甚至带有某种自我意识），决意维持这种优势地位。星光体的粒子会不断被排出和替换，就像肉体的新陈代谢一样；然而，当新的粒子进入时，这种个体感会传递给它们，因此，每个人的星光体中所包含的精华，无疑会自认为是一种实体，并根据它所认定的「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

相反的喜好

从先前的论述可以看出，这种「利益」通常与灵魂的利益完全对立。灵魂渴望最高尚、最纯净的振动，并持续向上提升、远离物质。而这个「欲望元素体」却恰恰相反，它渴求更强烈、更粗重的振动，并不断向下深入，更深地陷入物质之中。因此，两者之间存在永恒的斗争，正如圣保罗所描述的「肢体中的律法与心中的律法交战」。但事情甚至不止于此。这个实体发现，自身内部还混杂着某种更精微的物质，即人的思想体物质；它很快通过经验察觉到，当这些精微物质与自身同步振动时，它能获得更多更丰富的振动。于是，它学会了一种手段：若能煽动这些精微物质与它产生共鸣（换句话说，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就是诱使我们相信自己「渴望」它想要的感官刺激），它就能从中获取更多满足。因此，它对我们而言成了一种诱惑者，不断试图在我们内心激起对各种粗重感官享受的欲望。

毫无疑问，我们所有人都曾体验过圣保罗在书信中极其精辟地写到的那种挣扎（我上面曾引用过其中一部分）。我想我们都知道，有过许多次，我们发现自己肢体中另有一种律法，在与我们心智中的律法交战，以至于我们想做的事我们没有去做，而我们不想做的事，偏偏正是我们所做出的事。

现在，我们应该精确地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关于这一点，圣保罗说得非常清楚。他说：「这些事都不是我做的，而是栖身我内在的罪所做的。」这句话背后的真实事实究竟是什么？在某些形式的基督教中，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古怪的答案。他们说，我们承受着原罪的咒诅；而当我们仔细追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时，我们被告知，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都继承了亚当的罪——也就是说，因为很久以前据说有一条蛇诱惑夏娃吃了一颗特定的苹果，而夏娃与亚当分享了它，因此从那时起整个人类就被判处永恒的沉沦，并且只有透过信仰福音才能免除这种刑罚。

这种粗糙的观点显然并非该问题的真正解释。然而事实依然存在，而我们的解释是：每个人体内都存在着欲望元素体，它有时会起而反抗人本身及其高阶意志，并诱使他做出事后感到羞愧的行为。这种关于原罪或堕落的感受，曾给许多善良的人带来了许

多不必要的悲伤。他们觉得自己本性就是邪恶的，认为自己做任何事都无法单靠自身来摆脱这种污点。

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种说法：一个人之所以堕落，是因为受到了诱惑。他非常精确地意识到，有某种来自他自身之外的力量，向他提议了一件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邪恶的事——这种提议是以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方式提出的，而他正因为这种提议，才落入了自己所称为的「罪」之中。就在这个完全真实且切身的体验之上，建立起了这两种教义：一是认为人本性是不洁且污秽的、内在带有原罪；二是认为有魔鬼企图诱惑他偏离正道。然而，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对这些现象的真正解释。

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切勿陷入古老神学的谬误，误以为欲望元素体是一种邪恶的实体，或是蓄意将我们拖入罪恶深渊的魔鬼。这个元素体根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在进化；它整体而言并没有转世投生的能力；在进化进程中的，仅仅是构成它的精华。这个虚无缥缈的存在甚至对我们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它沉浸在自我之中，对暂时作为其一部份的人类一无所知；要它以任何方式理解人类，或了解人类的进化类型，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它能以某种盲目的方式感应到人类向上的向上挣扎，那些挣扎反过来只会被它视为诱惑，将它从注定要进行的向下进化历程中拉回。

但事实上，它对这个人根本一无所知；它只意识到这里存在一个能让它获取感受的环境，而且感受越强烈，它就越愉悦。至于这种感受对人来说是愉悦还是痛苦，对它而言完全无关紧要，它只是在追求自身的进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对更高层次的进程产生严重影响。如果它能看见这种进程，在它眼中那根本算不上什么进化，反而是一种倒退。因此，我们无需将它视为可怕的恶魔；它和人类一样都是神圣生命的一部分，只是处于不同的进化阶段罢了。

因此，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的行为往往是一种「诱惑」；我们常说自己的欲望不断向下沉沦，为我们带来诸多困扰；然而若能明白真相，就会知道这些根本不是「我们」的欲望，而是那个元素体的渴望。确实，我们内在的这种元素生命是我们自己造就的，是我们自身的一种表达。若在前世我们能控制并净化自己的欲望，如今我们所连结的就会是一个更令人愉悦的欲望元素体，而不会是这个散发着低级感官振动的元素体，这些振动自然会与我们现在追求更高洁生活的努力产生冲突。虽然是我们自己创造了它，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该成为它的奴隶，相反地，我们必须学会掌控它，并认知到我们的本质与它截然不同。那么，我们该如何妥善应对它呢？

如何与它并存？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在任何内在的挣扎中，我们都应当认同更高尚的自我，而非低等的部分。我们绝不能对自己说或想着：「我想要这个或那个低等的东西」。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说：「我想要的是一切能帮助灵魂进化的东西，一切能帮助我和他人提升到更高境界的东西。这些低等的事物，我一样都不想要。」当强烈的情绪波动席卷星光体时，当愤怒的狂潮或情欲的冲动袭来时，千万不要想着：「我想要大发雷霆」，或者「我想要做些伤害别人的事」。相反地，必须这样想：「我的意愿是保持冷静，远离这种干扰。这个欲望元素体急切地想让我发怒，好享受愤怒的快感；或是诱使我放纵情欲，好接收与之相关的强烈振动。我绝不会让它得逞；我要专注于灵魂的本分。渴望这些低等、可怕事物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追逐和竭力获取这些事物的也不是真正

的我。既然如此，我何必要如此贬低自己的尊严，甘愿被一个连矿物都不如的东西利用来达成它的目的呢？」

关键在于，人必须体认到自己才是那股更高的力量，永远朝向善、为它而战；而这股低等力量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他，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低层载体中失控的碎片。他必须学会掌控它，彻底主宰它，使其回归秩序；但也不该因此就将其视为邪恶，而要明白这同样是神圣力量的倾注，只是循着它既定的轨道运行，虽然在这个例子中，它的轨道恰好是向下沉入物质，而非像我们一样向上超脱。

错置的温柔

有些研习证道学的学生过分慈悲，将无私的理念发挥到极致，甚至认为我们应当顾及这可怜元素体的感受，给予它所渴望的部分满足。这份心意值得嘉许，却欠缺理性。若不幸地，我们的星光体中存在这类渴求粗重振动的精华，它在本质上就与我们的载体格格不入。倘若它成为犬类或更低等动物的星光体组成部分，反而能更有效地获得所求，我们愈快驱逐它，以更高类型的精华取而代之，对我们就愈有利。

我们对元素精华负有责任，但这责任在于为那些无法自行发展的高等精华提供载体。所有低等形态的发展，在野蛮人与动物的躯体中同样能够进化；在发展程度较低的同胞之间，乃至整个动物王国之中，存在着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根本没有理由舍本逐末，替他人完成工作却荒废自己更崇高的使命。透过拒绝满足低等欲望，我们正逐步改变内在的精华，塑造出截然不同的生物，因为每当驱逐低劣的粒子，便会有更高阶更精微的粒子取而代之。只要我们控制欲望并实践证道学的生活方式，在结束此生时，我们所拥有的欲望元素体，将远比出生时携带的更为优质。

重新排列

当物理身体在死亡时被抛弃时，构成性格体的整个鞘体结构可以说便开始瓦解，而星光体的解体甚至已经开始了。欲望元素体本能地感受到这一点，并立刻感到恐惧。它害怕失去这个使其能够与其余本质分开、并从而为其提供不寻常进步机会的居所；因此，它立即着手保护自己。它的方法非常巧妙，因为它重新排列了星光体中的物质颗粒，使其能尽可能长时间地抵抗解体。当星光体最终消散时，那将是该元素体作为独立实体的终结，因此可以说，它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透过这种星光体的重组，它仍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此人，尽管它对此毫无自觉。它将星光体中较稠密部分的物质排列成同心壳状，如此一来只有最致密的物质处于外层承受摩擦。通常它完全不干涉那少量溢出肉体表面、形成卵形光雾的物质。因为它深知这部分可置之不理，转而全力在原先肉体轮廓内更庞大的稠密星光物质中掘壕固守。然而此举对灵魂的安适与进境极其不利，因灵魂此刻的目标是尽快向内收摄。延长星光生活已非善事，但这远非全部危害。

由于星光体外部仅有粗糙物质，因此唯有透过这层物质才能接收外来的感触；而人体内部的每类物质仅会接收并回应外部同类物质的振动，这意味着此人只能感知到与物理界固态物质相对应的最低类型星光物质。因此他的星光生活将呈现最物质化的状

态，该层面所有更高阶、更美好的面向对他而言皆暂时不存在。所谓「受困于特定子层面」并非指行动受限，而是指他的意识仅能透过单一类型的物质接收感触，从而对所处世界产生极度片面的认知。其中所有最美好、最明亮、最绚丽的部分都被遮蔽；更高层次的星光界影响力无法穿透这层致密物质帷幕，使他被紧缚于尘世之中，无缘与已抵达更高层次的挚友们重逢。

它的恶性影响

事实上，这种重新排列会在星光生的所有阶段持续干扰亡者对挚友的完整认知，除非两人几乎同时离开物理界。试想：若某位身处较低星光子层面的亡者欲寻觅十余年前离世的故友，这位故友很可能已将意识转移至更高层次，此时新逝者（仅能感知故友星光载体中与自身子层面相对应的物质）将发现对方只是半意识到他，神情恍惚、心不在焉，其思想不断飘向更高的事物，那才是他真正兴趣所系之地。

随着人们逐步抽离，意识并且聚焦于更高尚的子层面，他们仅在这些高层次显现为活跃实体，而在低层次通常只呈现无意识的躯壳状态。然而那些低层物质仍与其存续相连，若受到强烈刺激，意识可能被短暂唤回低层次。通常是物理界的亲友失控的悲痛或通过通灵试图联络亡者的结果。对被禁锢于低等层次的人眷恋，或许能将他朋友的完整意识唤回那些子层面片刻，但多数情况下无法持久维系。即便两人并立于星光界，朋友的注意力几乎全被思想形体占据，新逝者则专注于物理界的反身。双方在彼此眼中皆如隔雾观影，对方就像活在一个影子世界中。在星光界老住民眼中，思想形体才是鲜活真实的存在。新逝者虽因星光体含有高类别物质而可见，但因他的意识没聚焦于老住民能看得最清晰的部分，呈现老住民眼中的几乎是无意识状态。倘若彼此情谊深厚真切，或能短暂支配欲望元素体，使双方得以近乎完整地相见；但同心圆壳层排列通常很快重现，彼此又将重归朦胧幻影。

拒绝的好处

拒绝接受这种同心圆壳层重新排列之人，能够完全避开所有这些困境和失望。无论他朋友的意识在哪个层面活跃，他都能够在那个特定的层面与朋友相遇，并且充分、自由地交流。在许多情况下，他还能做得更多，因为他自己已经摆脱了欲望元素体的奴役，所以他能够指引朋友同样获得解放；这样，他们两人都能过上远比没有付出这份努力时更快乐、更有意义的星光生活。

普通人对这些欲望元素体的重新排列一无所知，死后只会把它当作周遭新奇环境的一部分，还自以为见识到了整个死后世界，实际上他只不过窥见了其中某个子层面的极小部分。但对于通晓实情的奥秘学学生而言，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在死后温顺地接受这个元素体的掌控，就像生前不会屈服于它那样。他当然会拒绝接受那种将自己禁锢在单一子层面的僵化处理，并坚持保持与更高星光层面的联系信道畅通。如此一来，他将能维持类似生前睡梦中进入星光界时的状态，从而获得远比容许自己沦为低等欲望奴隶时更自由的活动能力，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抵抗这种重组安排、将星光体恢复原状的努力，与在物理界生活时期抵抗强烈欲望的过程完全相同。元素体会以它那种奇特的半意识方式感到恐惧，并试图将恐惧转嫁给

人；于是此人会不断感到某种强烈本能悄然蔓延，彷佛存在某种唯有接受重组才能躲避的不可名状之危险。然而，若他能凭借「恐惧毫无根据」的冷静认知，持续抵抗这种非理性的恐惧感，终将消磨掉元素体的抗拒力，就像生前多次战胜欲望驱使那样。如此，他便能在星光生命中成为活跃力量，继续从事帮助他人的工作，如同往昔在睡梦中所为。由此我们再次见证：精准掌握死后境况的知识具有无比重要的优势。

第十一章 意识的延续

空间中的维度

若想理解这个更高层世界，我们必须始终考虑它的一项特性：在此处，束缚我们现世意识的某种空间限制已被解除。在物理生活里，我们只能意识三维空间，并非因为只存在这三个维度，而是因为肉体大脑通常只能掌握这三维。事实上我们生活在多维空间中，各个阶段对空间理解的限制纯粹源于自身意识，因此完全是主观的。我们只能看见自身能力所及的景象，但看不见的永远是无限更多。尽管在星光界上，我们距离完全觉知人内在的神圣能力仍非常遥远；但至少我们离那个实相更近了一步，因为已有其中一重限制被摆脱了。

即使这个变化，与超越它的事物相比虽然微不足道，但从物理界的观点来看，却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理解它的一点点含义。无论描述得多么仔细，这个概念都无法用物理界的语言来传达。一个人所能做的，仅仅是指出几个主要重点，让那些对此状态稍有体验的人能够推断其余；但对于那些连一点点都未曾见过的人来说，最多也只能希望部分地掌握它。

当我们看一幅风景画时，我们能从中得到一种概念，知道如果我们亲眼看见真实的风景会是什么样子；但这是因为我们见过其他的风景，我们的心智知道其普遍特征，能够填补画中的不足。然而，如果我们把这幅画拿给一个从未见过自然风景的人看，他根本无法从中理解真实风景的样貌。因为事实上，一幅画几乎在每个细节上都是误导性的；它的线条和角度无法精确重现它所代表的景物，因为画中的风景并非按照现实中的样子绘制，而仅仅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呈现给人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无法理解画中的远近法和变化比例，我们就无法获得对画中所描绘各种物体的真实概念。完全一样的道理，即使我们怀着最佳的意图和智慧，也常常会根据别人提供的描述，对更高的自然界层面形成错误的概念；这既非我们的错，也非描述者的错，纯粹是这个主题本身固有的困难所致。

明白的最佳方法

除了实际的星光视觉之外，研究第四维度是我所知最能帮助理解星光界状况的方法。透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在肉体大脑中构想出属于更高维度空间的一些最简单形体。这无疑需要肉体大脑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因为这种尝试完全超出了大脑常规的运作模式，要求它发展出全新的能力。然而，健康的大脑会响应这种需求；只要它成功了，就能使我们领悟关于星光界形体的某些实相，这必然会对生命与空间的真正意义带来更宽广的思想范畴以及更宏大的概念。这种通往更高认知的途径并非对所有人都同样容易。有些人觉得这是极其迷人的研究，能迅速掌握其核心原则；对另一些人而言，这整个体系显得完全无法理解，他们难以相信自己终有一天能学会领会它。

这个主题可以从多种角度探讨。我个人最初是因阅读辛顿先生（Mr. C. H. Hinton）的《科学传奇》而对此产生兴趣，接下来我将试着用几页篇幅概述他关于此课题的若干观点。倘若我的介绍能引起部分读者足够的兴趣，促使他们亲自研读辛顿先生的著作，我确信他们所获得的回报将远超所付出的心力。辛顿先生本人并未将此议题视为

理解星光界的途径；事实上，我甚至不确定他是否相信星光界的存在；他纯粹将其视为对物理空间更高层次的概念，一种存在于物理世界的真理，唯有愿意深入钻研者方能领悟。

这确实是其本质，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尽管物理空间确实存在我们尚未认知的更多维度，但同时星光世界也与物质世界相互渗透，我们正可藉此理解那个世界的某些面向。我固然无法向研究第四维度的学习者保证，这种方法必能开发出星光视觉的能力（尽管确有人以此方式达成此境界）；但对此课题的严谨研究，无疑能培养出我方才提及的更清晰认知与更开阔的思维视野。

我们的界限

我们对于空间的认知包含着「界限」的概念 - 这个事实被东方伟大哲人们清晰认知，他们不断提及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意识境界。在这些智者看来，时空不过是人类意识的局限，而非必然或真实存在。对于那些在记忆中意识从未超越物理界的人而言，这种观念确实难以阐明；但所有曾将意识提升至更高自然层面者都知晓，有一个我们认知的时间空间并不存在的超然境界。在物理界这个确实存在被称为「空间」的界限的领域里，我们将其理解为三维空间。我们仅知晓长、宽、高；无法构想出不能用此三个维度表达的任何方向。

换言之，我们所能设想的任何运动，皆可分解为三种方向的运动。举例而言，若要将某物体从室内某点移至另一点，我们可透过三个方向相互垂直的直线运动组合达成。假设物体原置于地板上，我们先沿地板平面上两条互呈直角的移动路线，将物体移至平面上的任何位置；随后只需沿第三条与先前两方向皆垂直的直线将其提升，即可抵达预期位置。

在我们普通的物理意识中，无法想象还存在另一条能同时与这三条线都垂直的线。我们无法想象，但这并不证明它不存在，只说明它超出了我们智力的理解范围。我们要认识它的唯一途径，就是沿着对应关系的线索进行推理，先设想一种意识比我们更受限的存在。我们能感知三个维度；让我们设想一个只能感知两个维度的存在。我们不知道这种存在是否真实存在；或许某些微生物的意识就是如此，但我们对此并无确切认知。

二维生命

设想有这样一种微生物，假设他生活在纸张表面。对他而言，那张纸很可能就是整个世界，而我们假定他严格受限于纸面活动。他不仅永远无法离开纸面（既不能向上升起，也不能向下潜入），甚至根本无法理解「上下」这两个字的含义。虽然栖息在平面上，他却无从认知那仅是个平面；对他来说，这个仅有一颗原子的厚度的二维表面就是他在之生活的整个世界。试想若这生物具备思考能力；面对完全不可见、自身经验中完全超乎想象的第三维度「上下」，他究竟能否以任何方式构建出这种维度概念？为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理解他的认知局限，以及当三维物体出现在他的世界时，会呈现出怎样的形态。

首先请注意，这个问题与尺寸大小无关。我们可以将这张纸想象成数英里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设想的微生物可能更大。只要他是一个仅有一个原子厚度的存在体，且不自知这种厚度，那么它的原子大小就可以由我们随意设定。请注意，纸上画的一条线对他来说将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如果我们在纸上画一条贯穿整张纸的线，这条线会将他的世界分割成两个独立的部分，而他无法找到任何方法从一部分跨越到另一部分，因为它的世界仅有一个原子的厚度，而纸上的线（当然是由墨水或石墨的原子构成）会完全阻隔它与另一个可能紧邻其旁、性质相同的世界，两者之间仅隔着这条线的厚度。即使另一个世界几乎与他贴近，他也会对线的另一边发生的一切毫无知觉。

我们从三维空间俯视他的世界，因此可以轻易制造出对他而言宛如奇迹的现象。我们可以从紧邻它的另一个世界中取出某个物体，将其「提起」越过那条线，再「放进」他的世界，对他来说，这将是绝对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如果我们画一个方形框住这个小生物，他就会被困在一个对他而言「完全封闭」的有限空间里。在他所能理解的任何方向上，这个空间都无路可通。对他来说，任何生物或物体若不穿过方形的某条边，就绝不可能进入其中，然而我们却能轻而易举地让某个物体或存在体突然出现在他身旁；可以让这个物体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让他确信其真实性，接着我们又能让它如同出现时一般骤然消失。对他而言，一个更小的方形或任何形状的图形都是一个「密封的盒子」，但显然，他所能建造的任何盒子或保险箱，对我们来说都形同虚设，因为我们始终从高处俯视，并能从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向接近它。在他的认知中，任何事物若要靠近他或移动，都只能沿着它所处世界的表面进行；然而我们随时能以一种对他来说匪夷所思的方式，将东西「投进」他的世界。

我们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彻底颠覆它对「距离」的认知。假设我们在纸张的一侧边缘附近标记一个点，并在对面边缘附近标记另一个点；对他而言，这两个点之间隔着整个世界的宽度，除非横跨整个表面，否则绝无可能从一点抵达另一点。但凭借三维空间的认知，我们只需将纸张弯曲，就能使这两个点彼此靠近；甚至能让它们直接接触。请记住：这个生物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世界能够被弯曲，因为要实现弯曲，我们必须在一个他目前完全无法理解的维度中移动。因此对它而言，结果将是，某个原本需要长途跋涉（以常规方式穿越整个世界）才能抵达的地点，竟能突然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于是从他的观点来看，这又将是一项奇迹，完全违背且彻底超越了他所知的一切自然法则。显然，凭借三维空间的知识，我们能对这个仅理解二维空间的生物施展各种把戏。

耐人寻味的是，完全相同的把戏此刻正不断在我们身上重演。但凡研究过通灵现象的人都会发现，我们方才描述的场景在通灵会中屡见不鲜：实体经常从紧锁的箱中取出对象，或以读取箱内文字的方式，证明「盒子封闭」对其毫无意义。而且经常人影凭空现形于身侧，又骤然消失，其来去方式完全超出我们的理解范畴。这不禁令人推想：若存在第四维度，它与三维空间的关系，恰似三维之于二维，那么身处该维度的存有，便能如我们戏弄二维微生物般，在毫不违背人尽皆知的自然定律的前提下，对我们施展种种「神迹」。

数学的考虑

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假设我们有一条两英寸长的直线。如果以英寸作为长度单位，那么我们可以用数字 2 来表示这条线。根据几何学，这条线是由一个点沿特定方向移动所产生的；如果现在我们将这条线沿垂直于其自身的方向移动两英寸，那么通过这个移动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可以用数学数字 2^2来表示。接着，如果你将这个正方形沿垂直于其自身的方向再移动两英寸，它就会形成一个每边都是两英寸长的立方体，这个立方体可以用数学数字 2^3来表示。这里你有三个通过相互对应的运动产生的图形：点产生线，线产生正方形，正方形产生立方体；而这三个图形在几何学中分别对应数学数字 2、2^2和 2^3。

从几何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将这一系列操作继续推展下去，但在数学中，我们可以将数字提升至四次方，甚至任意次方。这些数学表达方式或许能在真正的空间几何中找到对应的形态。那么，对应于数字 2^4的立体形状会是什么呢？由于这是一种我们无法实际展示的形状，我们必须试图想象它会是怎样的一种立体。研究这个图形的尝试，正是探索第四维度知识的努力。然而，为了理解这个问题中的关键因素，我们必须追溯这些已知的图形是如何从前一个推导而来的。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边长为 2 的正方形面积确实可以用 2^2来表示，但用来衡量这个正方形的单位，与衡量直线的单位截然不同。例如，我们谈论的是一条两英寸长的线；而当我们想表示这条线移动后所生成的正方形大小时，我们将数字 2 自乘。然而你会发现，用来描述正方形大小的单位完全是另一种；它不再是长度单位「英寸」，而是面积单位「平方英寸」。无论累积多少第一种单位（长度），都无法构成一个第二种单位（面积）；因为线的定义是「有长度而无宽度」，所以再多的数学线条也无法拼出一个正方形，毕竟它们根本不具备宽度。由此亦可推论：实际上没有人真正「看过」一条完美的线，因为没有宽度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是不可见的；因此，我们所画的所有线条都不精确，也无法真实呈现数学概念中的「线」。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正方形，当它以垂直自身的方向移动时，便会产生一个立方体。根据定义，正方形具有长度与宽度，但完全不具厚度；因此，无论将多少个正方形迭加在一起，都无法形成一个立方体。若想测量这个立方体，我们必须将数字 2 自乘两次（即 2^3），但此时使用的单位也必须对应这个新维度。它既不能是「英寸」（长度单位），也不能是「平方英寸」（面积单位），而必须是「立方英寸」（体积单位）。由此可见，每增加一个新维度，我们就必须使用完全不同的单位，而更高维度的测量结果，永远无法用低维度的单位来表示。

第二点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移动这些图形以生成更高维度的形体时，原始图形中的每一个点都必须参与运动，并生成对应的新结构。当我们将一条直线垂直移动以生成正方形时，不仅是线段的两个端点会划出新的边界线，而是在线的每一个点都在移动，并各自划出一条新线。同样地，当我们移动正方形以生成立方体时，不仅是构成正方形周边的四条线会生成新的正方形面，而是正方形内部整个表面上的每一个点，都必须以垂直于原平面的方向移动，共同参与构建立方体的过程。要记住：正方形不仅仅是由我们画出的四条边界线组成，而是包含在这些边界内的整个平面区域。此外，当我们从更高维度观察时，低维图形的内部没有任何一点会被遮挡，因为我们是以一种「俯瞰」的方式观察，使得低维图形中的任何一点都无法遮蔽其他点。

当我们将这一切原理套用到「立方体沿着这个全新且难以想象的方向（即同时垂直于所有三维的方向）移动」时，会产生什么样的形体呢？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无论这个新形体是什么，我们都无法用现有的任何度量单位来衡量它。即使堆积无限多的立方体，也永远无法构成这样的四维形体，因为它拥有第四个维度上的度量，这是任何立方体都不具备的特性。因此，衡量它的单位必然与我们所知的所有单位都截然不同。

超立方体

透过严谨的推论与演绎，辛顿先生归纳出关于这个新形体的若干特性，并将其命名为「超立方体」；他阐明：这个四维形体必然由 16 个顶点、32 条边、24 个面构成，并由 8 个立方体包围其边界——正如一条线段由 2 个端点界定、一个正方形由 4 条边线围成、一个立方体由 6 个面封闭，而立方体本身也具备 12 条边与 8 个顶点。

假设这样的形体真实存在，而我们得以观察它，会对我们的感官造成什么样的印象？显然，我们只能将其感知为一个立方体。要理解这个现象，让我们再次以二维世界的生物为例。若我们将一个立方体放置于他所处的平面世界上，对他而言这无异于某种神秘显现，某种物质化的奇迹。但从他的视角看来会是什么模样？他仅能看见立方体与其平面接触的部分，因此对他而言，这必然呈现为一个正方形。他只能透过自身有限的意识来理解这个物体。这已是其理解力的极限，因为他完全无法领会我们所谓的「立方体」究竟为何物。同理可证，处于物理界的我们若观察一个超立方体，必然只能将其感知为一个普通立方体。

那么，以我们有限的意识，该如何理解这个四维形体的真实样貌呢？那些研究胚胎学的人知道如何调查不同阶段的胚胎。胚胎学家在研究不同发育阶段的胚胎时，会将处于不同孵化期的蛋切成极薄的切片，透过显微镜观察这些截面。每一片截面仅能呈现胚胎形态的极小部分，事实上，这些切片薄到几乎可被视为二维平面。然而，当研究者将所有截面的二维影像组合成思想影像时，就能从这些二维图像建构出具有三维形态的胚胎概念。同理，若要让二维存有理解三维物体，我们必须透过一系列二维截面的方式呈现。这个二维存有需要将所有截面的思想影像组合起来，并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试图理解超越其正常认知范围的形体。因此，当我们尝试构思最基础的四维形体时，也必须采用相同方法：先构想一系列三维截面（对我们而言这些截面就是立方体等三维形状），再尝试在心智中将它们组合起来。

我们看似被三维物体所包围。但若存在四维空间，那么其中某些或所有物体很可能具有四个维度，而我们仅能看见自身局限所允许的部分。例如，我们所有的同类可能都是四维存有，因此在他们身上（正如我们从其他角度所知确实存在）可能远比我们所能见到的更多。一个人在这个层面上或许看似平凡，但若能从其他维度看见我们称之为灵魂的未知部分，或许会发现更崇高伟大的发展。

辛顿先生在其著作中举了许多非常优美的例子，来说明四维世界可能具有的特性。其中有一个例子我想试着重述；不过要充分且清晰地理解它，需要相当程度且持续的专注力投入。

一则美丽的比喻

我们必须再次回到那个二维世界的微生物；但这次让我们假设，他并非生活在纸面上，而是栖息在一层薄薄的蜡片上。现在设想我们用一根细线垂直穿过这层蜡片，双手各执一端，一手在上，一手在下。倘若我们保持细线紧绷垂直的状态，并上下移动它穿过蜡层，那么对微生物而言，这种运动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他只能看见蜡面上出现的孔洞，以及瞬间填满孔洞的那段线体。若细线某处较粗或带有不同颜色，微生物便会察觉到所见线段的粗细或色彩发生了变化。要让他理解整根细线的存在，简直是不可思议。倘若您将圆锥体尖端朝下穿过蜡层，在他眼中，会凭空突然出现一个难以解释的小圆点，随后这个圆点稳步扩大，最终又如同其出现时那般骤然神秘地消失。他永远无法理解：这些看似随时间递进的尺寸变化，实际上只是完整物体的不同截面；在他无法感知的更高维度空间里，这些截面始终同时存在。

但现在假设我们不将细线垂直固定，而是以 45 度角斜持，仍旧在双手间保持紧绷。若此时我们如同先前般垂直移动双手（而非斜向移动），我们将在蜡片表面制造的不是圆孔，而是一道切缝。若我们赋予蜡片在细线穿透后自行闭合的特性，那么这个动作将在蜡层上产生一个移动的孔洞。当细线与垂直线的倾斜角度越大时，孔洞移动的速度就越快；而当细线趋近垂直时，移动速度则会相应减缓。然而对我们的微生物而言，他所能感知的始终只是一个移动的孔洞，更确切地说，是那个填补孔洞的移动粒子；他自然会认定这个在他世界中的横向移动，就是粒子真实且唯一的运动方式。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他将如何彻底沦为错觉的俘虏，因为实际上唯一真实的运动，是整根细线向上或向下的垂直位移。

现在假设我们不再以双手拉直单一细线，而是将数百根细线固定在框架上，这些细线以各种角度交错排列，并非平行分布，有些相互交叉，有些甚至缠绕打结，彼此间形成各式各样的夹角。当这个紧绷着所有细线的框架开始缓慢而稳定地向上移动时，在二维微生物的感知中，将会呈现无数看似完全独立、互不相关的移动小点。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真实的混沌景象：某些点相互靠近，或许会暂时交会又再度分离；有些朝特定方向移动，有些则反向而行，移动速度或快或慢，这些四处游移的点完全独立且毫无关联，呈现出彻底的无序状态。这群看似随机移动的点，对微生物来说就是一群原子偶然的聚集，也是他所能感知的全部运动与生命现象。然而，从更高维度观察的我们却能明白，所有看似混乱的现象，不过是受限于微生物二维感知能力所产生的错觉。实际上唯一发生的运动，仅是那个细线框架缓慢而稳定的垂直上升，而这个框架的真实存在，恰恰是这可怜的小生物永远无法理解的维度真相。

「这些事情都是一个寓言」，因为我们的处境与此完全相同。我们周围所见的一切运动，在同胞生命中所有看似狂乱的困惑与纠缠，实际上都不过是神圣法则下那场伟大进化运动的一部分。当我们学会从更高层次俯瞰这一切，超然其外时，便能看清这个真相。辛顿先生极其细致而优美地阐述了这个假设，并指出从这个观点出发，科学已知的许多现象都能得到清晰解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使这样一个体系能够运作，就必须先设定某些关于细线排列的条件；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条件恰好与我们所知的物质固有素质完全吻合。

进一步的提议

还有许多其他现象也能透过这条思路得到解释；这些现象种类极其多样，涵盖科学知识的各个领域。例如，辛顿先生据此提出了一个全新而巧妙的气体理论。我们知道，液体倒在平面上会向二维方向扩散，而自由气体则始终倾向于在三维空间中膨胀或扩散。当液体在二维平面扩散时，它在第三维度（即深度）上会逐渐变薄。那么，当气体在三维空间扩散时，是否可能在第四维度上正逐渐缩小？因此，气体的密度或许正是它在第四维度相对厚度的量度？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会遇到彼此互为镜像的物体，例如我们的左右手，它们在各方面都完全相同，却无论如何扭转或翻动，都无法让其中一只取代另一只的位置。然而，若我们取一双戴在手上的手套，并将其中一只内外翻转，就会发现它们的形状变得完全一致。如果我们画出两个朝向不同的直角三角形，再将它们从纸上剪下，便会发现无论如何在桌面上移动其中一个，都无法使其与另一个完全重合；但只要将其中一个从桌面拿起、翻面后再放回，瞬间就能达成目的。正如我们可以透过在三维空间中翻转二维物体，使其变成自己的镜像，那么，是否也能透过在第四维度中翻转三维物体，产生完全相同的效果？辛顿先生沿此思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用以解释某些与电相关的非凡现象，甚至能从这套第四维度理论中，推导出许多普世认可的道德法则之必然性。

抛弃小我

我们这些研习证道学的人明白，真正进步道路上的第一步就是要摒弃小我，抛开分离的幻觉，从而发展出完全的无私，并学会为人类福祉而努力。要在第四维度的研究上取得实际成功，其必要的第一步正是辛顿先生所说的「摒弃小我」，这绝非巧合。我们必须在思考中消除小我，完全放弃现有的观点。我们需要用一些立方体（就像幼儿园孩子使用的那种）来构建一个更大的立方体；然后我们必须学会观察这些小立方体在组成的大立方体内部彼此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起初会认为一个立方体位于另一个之上或之下、之前或之后、之右或之左；但这些都完全误解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描述仅是它们与我们个人视角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反映它们真实而抽象的关联。我们需要的是这些立方体之间真实的联系，必须彻底排除自身和个人立场的干扰。对多数人而言，这是非常困难的一课；正如学习更高层面的无私同样艰难，而这不过是机械化的比喻。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唯有达成此境，方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若我们学生中有人对此课题的简要概述产生共鸣，我必当推荐他购置辛顿先生的著作，认真投入这项引人入胜的研究。据悉他正构思该理论的新表述方式，相信将比已发表的著作更易为多数人理解。我确信许多会员都会以极大兴趣期待他的新作问世。或许对某些人而言，沿着我即将阐述的「专注—冥想—观照」路径直接开发星光视力，会比这种数学路线更为简便；但我坚信，但凡能领略此研究之美妙者，投入其中必获裨益。无论最终能否成功开发星光视力，或在物理概念中具象化超立方体的形态，这些研究至少必将赋予其崭新视角，从而无可避免地大幅拓展其认知疆界。

第十二章 帮手的工作

为死亡做准备

有人时常问道：证道学对于死亡的准备有何教诲？如前所述，真正有效的死亡准备唯有善度此生，至于其余，我们对死亡来临的忧虑愈少愈好。

我们确实应当透彻熟悉相关著作中所有的教导，这不仅是为了让我们尽可能清楚地了解即将经历的过程，更是为了让我们能自信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无论是自身遭遇或协助他人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习惯将死亡视为完全自然平常之事，并学会以毫无畏惧且心怀喜悦的态度迎接它，因为这代表肉体存在的疲惫暂时终结，同时也将进入更高层次的生命，在那里，从事有益助人之事的机会，远比物理界多得多。

显然，我们对星光界生命及其状态的认知愈是透彻精确，就愈能有效地成为那些未像我们有所准备便穿越死亡之门者的向导、朋友与安慰者。若我们能预先思考在彼界可能遭遇的各种需助案例，并设想最佳应对方式，这将是极具价值的修习；因为即使在现世睡眠时分，我们亦可寻访亡者中需要援助的人，如此便能于肉体生命的间隙，预先操练那可能成为我们舍弃此身后主要职志的工作。

一个熟悉的场域

若我们已做到这点，当死亡时刻降临时，其中将不再有任何陌生或恐怖之处。我们不过是再次踏上星光界，如同过往无数次所做的那般，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熟悉的领域与友朋之间。那些我们曾在睡眠中试图帮助的对象（处于不得不频繁「醒来」或更确切地说「降回」物理界，并与他们中断连结多时的重重不利条件下），将欣喜万分地迎接我们到来，迎接这段更为持久的相聚。对我们而言，既无须感到生疏亦无需迟疑，因我们将自然而然地重拾惯常工作，延续那些对他人已证明极有帮助的侍奉。由于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我们将能拓展星光界活动的范畴，发挥较以往更为广大的济世之功。

需求的严重性

这些可怜的灵魂对许多事情都一无所知，有太多事情令他们困惑迷惘，这都归咎于所属教会与牧师可耻的失职，未能为他们寻找并提供关于死后世界的真实理性信息。其中一些灵魂仍狂热地紧抓着他们尚能看见感知的尘世生活，由于他们迄今从未有过超越物理界的思想或兴趣，物理界之外的一切对他们而言都显得空洞虚幻，他们像那种未受良好教育的孩童恐惧黑暗般的模糊方式，畏惧着这个未知领域。他们无法、也不愿让自己相信死亡终究已降临，并绝望地抗拒着「死亡确实发生」这个日益强烈的认知。

首先，他们需要的是安抚与慰藉，尽管之后必须给予温和而坚定的开示：在这新境遇中，唯有彻底扭转思维惯性与生命追求，方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但这过程对他们而言缓慢而艰辛，许多人往往畏缩退却，宁可沉溺于不满却怠于改变的生存状态，就像前

章所述那位被拯救的医生原先的处境。至于那些被妒忌与贪欲捆绑于尘世的人们，则更需要悲悯的救助，但他们通常完全抗拒理性与常识，能为其做的实在有限。

其他人滞留于尘世事务的密切联系中，原因截然不同，并非由于任何特殊吸引力，而是源于对未尽责任或未偿债务的责任感。许多人似乎草率立下遗嘱，当星光生命提供更细致审视的机会使其意识到错误时，懊悔往往导致他们徒劳地耗费大量时间试图抵消既有行为的影响。此外，不少人生命中似乎藏有某种秘密，通常是见不得人的；若临终未向他人吐露，即便在世时良心负担尚轻，此时也常因良心重压而备受困扰。有时重要文件遗失，唯有亡者知晓其所在；有时急需的金钱藏匿于无人知晓之处，死者渴望向应继承者揭示。某些特殊情况下，帮手得以通过物理界某种方式介入，从而部分满足并解脱亡者；但多数情况下，最妥善的做法是开导其认识到机会既失，伤怀无益，并劝导其放下尘世执念，努力适应新生活。

更为悲哀的情况是，一个人在与他人愤怒交加时死去。在某些案例中，这样的人会意识到自己错了，并对先前的感受或行为充满懊悔，极度渴望尽可能做出补偿。然而不幸的是，在其他案例中，仇恨与报复的情绪甚至持续到死后，正如我们先前所举的一些例子所示，死者执着于徘徊人世，不为助人只为害人。

除了仇恨之外，其他强烈的情感有时也会延续到死亡之后。我记得一个可怜妇人的案例，她在轮船火灾中丧生。当时她无法逃出船舱，虽然实际上并未遭受肉体痛苦（因为早在火焰逼近前她就已窒息身亡），却经历了极度惊恐。死后数小时，人们发现她仍处于同样的惊恐状态，未能意识到自己已死亡，还以为自己困在燃烧的船舱里。这种案例本质上是种歇斯底里现象，自然相当罕见；但遗憾的是，在缺乏指引的亡者当中，恐惧与神经质却过于普遍，因此安抚情绪、消除疑虑与解释现状，始终是帮手们工作的核心要务。

无私的逗留者

有些灵魂自愿延长在低等星光界的停留，并与尘世生活保持最紧密的联系，这并非出于对尘世的留恋或任何自私考虑，而完全是为了他人。第六章描述的那位丈夫就是这样的例子；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某位知名人物（他时常主持通灵会）的案例。根据他的自述，其生前人生充满暴力与罪行，直到死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滔天罪恶，在深切悔恨中，他决心尽己所能行善，以弥补过往的诸般恶行。他想到（或许是某位更高阶的工作者提示他）：既然生前所作所为注定让他在星光界低层长期徘徊，何不利用这种处境来帮助他人？如此便能将自身的诅咒，转化为他人的祝福。于是，他以不倦的耐心与不懈的努力，致力向世人证明死后生命的确定性与真实性；毫无疑问，他已成功让数百颗悲伤的心灵确信了这项真理。

帮忙的义务

至此已充分说明帮手们工作的迫切性；无论是在人们沉睡时或死后，我们都应当尽可能将一生奉献给这项慈悲而崇高的事业。这项工作需要所有人参与；凡是具备思考能力者皆可提供帮助，正如我在专门探讨此主题的著作中详尽阐述的那般。我们不仅应当各自量力参与帮手们的工作，更应竭力为他们扫除障碍。这些阻碍中最棘手的，自

然是亡者自身态度所导致的困境，诸如我前文所述的那种自私心态与对尘世的执念。但这一切实为生前无知所种下的恶果；因此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把握每个可能机会广传证道学教诲。

那些试图帮助亡者的人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阻碍，许多亡魂深受宗教观念中那些可怕而愚昧的信念所束缚；而生者自私且难以节制的悲痛，同样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困扰。然而医治这些病症的良方其实相同；在这些课题上获得知识，既能免除生者的哀伤，也能将亡者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因此对我们这些知晓真理的人而言，传播这些真理确实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不过履行这项使命需要极其圆融的智慧。我们绝不该不分时机场合地将证道学强加于不愿倾听之人。这样的做法非但无法引起听众兴趣，反而会令人反感，试想当某位善意却唐突的陌生人突然上前询问「你的灵魂得救了吗？」时，我们本能产生的感受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每一位蒙受这伟大智慧启迪之人，确实都应当让自己成为真理流向他人的管道。

他必须深入研习这些真理，才能在必要时刻为众人解惑；更要准备好响应任何关于证道学哲理的睿智提问。或许迟早会有刚「失去」亲友的人前来寻求慰藉与指引；此时他的责任，便是确保自己能够给予完整而令人信服的回答，并把握这个契机，引导他们以正确态度看待死亡与彼岸生命。藉由减轻他们的悲伤、增长他们的知识，他将避免这些生者的情绪阻碍帮手对亡者的工作，同时也帮助他们为终将到来的死亡做好正确理解与心理准备。证道学所蕴含的福音真实不虚，这是带给众生的喜讯，宣告死亡并不存在；这福音确确实实地彰显了生命与不朽的真谛，而我们不仅有责任、更有幸能怀着喜悦之心，将这福音分享给所有准备好接受的人。

更大的可能性

显然，虽然死后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前尘世生活的影响，但如果仅仅将其视为因果业报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对于那些盲目接受环境安排、随波逐流的人来说，或许确实如此；但对于了解这个层面及其机遇的人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人既可以行善积德，也可能造作恶业。对于愿意行动的人来说，这里蕴藏着许多学习的机会，更有无限的工作可能。一般人通常不会主动把握这些机会；因为在世时他的思想就以自我为中心，这种倾向在死后往往依然持续。不过，有时他也会逐渐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虚度光阴；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真诚地努力改善剩余的时光。事实上，有些案例显示，死亡反而促成了一个人在整体态度上的正向转变；恶人可能很快改过向善，平凡人可能觉醒到更高更广的可能性，而善良的人则可能变得比从前更加完善、更有价值。

一个令人愉悦的个案

有个相当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关于两位分别在十八岁与十六岁时骤逝的年轻女子。她们生前的确符合世俗定义中的「好女孩」，性情温婉、待人亲切、心地善良，但也如同寻常少女般喜爱受人瞩目、热衷妆扮，对即将在眼前展开的绚烂人生怀抱着鲜活的憧憬。如此突然的死亡令她们一时茫然失措，起初确实难以适应新环境；然而在接触到不可见的帮手的团体后，她们立即被这项工作点燃热忱，以全然的赤诚投入其中。在

青春最灿烂的时刻离世，她们注定要在星光界度过相当漫长的时光；而她们确实正以最有意义的方式，活出这段生命的价值。

许多未能全然明了的朋友，或许会为她们如此年轻便离世深感惋惜，认为她们错失了本可拥有的灿烂人生；然而事实上，再没有比这更有利的安排了，在这崭新而更高层次的生命里，她们一年完成的善业，远超过在肉体生命二十年所能累积的；所成就的光辉事业，更是任何尘世生活都难以企及的。若留在人世，她们的时间必然会被分割；虽可能拨出部分行善助人，但更多光阴终将消磨在构成俗世生活的琐碎之中。如今，她们没有一刻虚度，在没有疲惫与痛苦的状态下，于进化之路上昂首前行，正因她们从不念及自身，只心心念念能为千百受苦之人带来慰藉与救赎。

由此我们得以明了，星光生命确实是一段进化的历程，这本该是意料中事，毕竟进化正是神圣计划的根本法则。与所有存在层面相同，我们能获得的成长，始终与自身的发展成正比。受欲望奴役之人，唯有透过消磨掉欲望方能前进；但这已是其所处阶段的最佳可能。而那些心怀慈悲、乐于助人者，则能在星光界的工作中以多种方式获得成长，并因无私奉献的实践，带着诸多新增的能力与美德重返人间。

与朋友们的聚会

关于死后生命的诸多疑问中，最常萦绕人心的莫过于：「我们能否与逝去的亲友重逢相认？」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为彼此的本质从未改变，又岂会不相识？那份深刻的情感连结依然存在，而且将成为比尘世间更强烈、更精准的磁石，令彼此互相吸引。诚然，若所爱之人离世已久，或许已超越星光界进入天界生命；此时我们必须耐心等候，待自身上升至相同境界方能重逢，但当我们重逢时，将体验到远胜尘世枷锁中的圆满情谊。请永远铭记：那些我们真心爱过的人，从来不曾真正失去。

若我们惯于将死亡视为通往更辽阔、更丰盛生命的入口，自然也会以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挚友的离世。我们不再以相同的方式感受分离之苦，首先，我们深知人与人之间的灵魂从未真正分离，我们所爱的是朋友的灵魂，而非外在躯壳；爱的是其人本身，而非其所披戴的衣裳。即便退而从更低层面的思维来看，也会明白其实从未有过分离。我们的朋友始终相伴在侧，即便从只是物理的空间角度而言亦然：他们仍在这尘世间，而非遥远星辰外某个概念模糊的天堂，他们近在咫尺，依然能感受并响应我们的爱意；甚至往往能感知我们每丝稍纵即逝的情绪，清晰读懂我们多数的思想。每当夜晚入眠，我们便与他相聚；若我们在朋友离世后不久也辞世，将即刻在星光界与之重逢；即便相隔多年才离世，也终将在天堂生活相会；只要真挚情感存在，重逢必定实现。因为爱是宇宙间最强大的力量之一，无论生前死后，此理皆然。

深入探究此课题确实极具价值，因为领悟真理能消除对死亡的所有恐惧，并让我们更从容地生活，因我们已明了生命的意义与归宿。对于真正活出无私生命的人而言，死亡带来的不是痛苦，而是喜悦。那句古老的拉丁谚语说得精准无比：「Mors janua vitae（死亡是生命之门）」；死亡确实如此，是一扇通往更完满、更高阶生命的大门。在墓冢的另一端，与此世同样运行着神圣的公正法则，我们可以全然信赖这法则的运作，无论是对我们自身，或是我们所爱之人。当我们体悟到生命永恒的本质，所有谬误认知便会消散，我们开始以真实的比例看待万物；对我们而言，死亡不再是令人畏惧的恐怖之王，而是进化的光明天使，因为我们深知：

「恰似有人褪去旧袍，

换上新袍说道：『今天当着此衫。』

灵魂亦如是轻卸肉躯之袍，

翩然迁入崭新居所。」

——埃德温·阿诺德爵士《圣歌》

第十三章 天堂世界

物质概念

所有宗教都一致宣称「天堂」的存在，并指出在尘世中度过良善的一生后，便能享受到天堂的福乐。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将其描述为上帝或真主赐予那些取悦祂的人的奖赏；然而，大多数其他信仰则更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实践善行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正与我们证道学的观点完全契合。然而，尽管所有宗教都一致用绚丽的辞藻来描绘这段幸福的生命，却没有任何一个宗教能成功在他们的描述中营造出一种真实感。所有关于天堂的记载，都与我们所熟知的一切如此截然不同，以至于其中许多描绘在我们看来甚至显得有些荒诞怪异。对于那些我们自幼便耳熟能详的传说，我们或许还不愿轻易承认这一点；但如果把其他某个伟大宗教的故事读给我们听，我们就能非常轻易地看出这种荒谬感了。

我们都听说过北美印第安人的信仰，他们相信死后会进入丰饶猎场。那是他们唯一能理解的天堂。中世纪的基督徒想到的是黄金的街道与珍珠的城门。美洲印第安人不要荣耀的城市，而是要好的猎场，而大自然在星光世界中为他和基督徒都提供了他们所渴望的事物，在那里人可以创造自己的周遭环境。在佛教或印度教的经典中，我们会发现对于无边无际花园的夸大描述，其中树木皆由金银所制，其果实则是各种宝石，我们可能会禁不住微笑，除非我们想到，毕竟对佛教徒或印度教徒而言，我们关于黄金街道与珍珠城门的故事事实上可能显得同样不可信。所有这些事物都存在于死后的星光生命中，根本不存在于真正的天堂世界里。

事实是，只有当我们字面上去理解这些记载，且未能体会到每位记录者都是在从自己的观点尝试着同一项任务，并且大家都同样失败了，因为那背后的伟大真相是完全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这时荒谬的成分才会被引入其中。印度教作者无疑见过印度国王一些华丽的花园，在那里通常会采用正如他所描述的那种装饰。犹太记录者对这些事物并不熟悉，但他居住在一座伟大而宏伟的城市，很可能是亚历山大港；因此他的辉煌概念是一座城市，但因其材料与装饰的昂贵而与尘世中的任何城市都不同。所以每个人都在试图通过采用他所熟悉的比喻，来描绘一个伟大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真相。

自那时起，便陆续有人看见过天国的荣光，并试图以他们微薄的能力去描绘它。我们自己的一些学生也位列其中，在《证道学手册第六册》中，便可找到他们部分调查研究的结果。如今，当我们希望传达极致的纯净、极致的美丽、色彩与形态时，我们不再谈论黄金与白银、红宝石与钻石；我们反倒从落日的余晖，以及大海与天空的所有壮丽景致中汲取比喻，因为对我们而言，这些才更具天国的神圣色彩。然而，我们之中凡是见过真谛的人都非常清楚，在我们所有的描绘尝试中，我们都彻底失败了，就像那些东方抄写员一样，无法传达出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的实相——尽管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亲眼看见它，并亲身领悟它。

荣耀的现实

因为这天堂并非一场梦境；它是一个绚丽的现实；但要理解它的任何一部分，我们必须首先改变我们关于这个主题的初始观念之一。天堂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意识状

态。如果您问我：「天堂在哪里？」我必须回答您它就在这里，此时此刻就在您周围，如同您呼吸的空气般靠近您。光就在您的周遭，正如佛陀在很久以前就曾说过的那样；您只需将眼罩从眼中除下并观看。但这种除下眼罩又是什么呢？它是什么的象征？这纯粹是一个将意识提升到更高层次、学会将其聚焦于更精微物质之载体中的问题。我先前已经写过关于在星光体上做到这一点并藉此看见星光世界的可能性；这只需要同一个过程的进一步阶段，即将意识提升到思想界，因为人在那个层面上也拥有一具身体，他可以透过这具身体接收其振动，从而在依然拥有肉体的同时生活在天堂那绚丽的光辉之中，尽管在经历了这样的体验之后，他对于重返肉体将不再抱有什么兴趣。

第二次死亡

普通人只有在死后才能达到这种福乐状态，而且除了极少数的情况外，并非在死后立刻达到。我先前已经解释过，在死后自我如何稳定地向着内在收回。整个星光生命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内撤退的过程，当灵魂在时间的推移下达到了该层面的极限时，他便会脱离这个层面而死去，正如同他当初脱离物理界一样。也就是说，他摒弃了该层面的身体，并将其抛弃，同时走向更高且更圆满的生命。在经历这第二次死亡之前，不会有任何形式的痛苦或折磨，而且普通人事实上根本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去体会其本质。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他的星光生命初期，这个人看见了许多物理对象的反身，以及围绕在他周遭的一个由思想体构成的广袤世界。起初，正如我先前已经解释过的，他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聚焦在物理对象的反身上，而对成群的思想形体鲜少关注；但到了后期，他对那些反身便不再怎么留心，甚至完全不予理会，转而清晰地觉知到那些思想形体；接着，随着时间推移，他对星光体及其周遭环境的觉知变得越来越淡，而这个进程会一直持续，直到唯一能在他身上留下印记的对象，只剩下那些由更高次层面物质所包裹的事物。不论他对这些事物的兴趣有多么浓厚，它们最终也同样会开始逐渐淡去，随后这个人便会感受到自己正温柔地沉潜入一段愉悦的憩息之中，并从中苏醒、进入到这种更高意识的状态。证道学学生或许能够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星光生命的尽头，但他会满怀欣喜地迎接这一刻的到来，因为他深知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是一个更为宏伟壮丽的世界。正如同肉体死亡的情况一样，这里通常也会有一段无意识的时期，而这个人随后便会从中逐渐苏醒。

许多较为落后的自我根本从未清醒地达到天堂世界，而人数更为众多的人则仅仅与其最低层次有着相对微弱的接触。在十九世纪末为《证道学手册》进行调查时，贝森特博士和我观察到了许多初次达到天堂世界的案例。我们遇到了一位可怜的女裁缝，她住在伦敦最阴暗污秽的地区之一，那是一处光线与空气几乎无法透入的贫民窟。尽管出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她依然是个善良的女孩，且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因为她的生命一直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劳动历程。然而，她对所有与她接触的人都满怀着爱与善意。虽然她没有多少钱，但每当有人生病时（而在这样的地方总是有疾病发生），她总是随时准备上前提供帮助。当她没有钱时，她还有时间，并且会以任何她所能做到的方式来帮助邻居，以减轻他们的痛苦。经常在辛劳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她还会熬上半夜去照顾某个人，而在许多情况下，当时所展现出的感激与爱意，是那些人在他们粗野而污浊的一生中所拥有的唯一高尚情感。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死去也就不足为奇了。随后事情变得很明朗，她为他们所做的其实远比她自己所知道的还要多，因为透过她，他们得以藉此获得了对天堂世界较低次层面的初次体验。那只是一段短暂的体验，且并非高阶的类型，但其重要性仍远比乍看之下要大得多，因为一旦无私这股伟大的精神能量被唤醒，其成果在天堂生命中的运作，便会赋予它一种自我重复的倾向，赋予灵魂某种特质的微弱印记，而这项特质在下一次生命中势必会再次展现出来。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本名为《天界》的书，在书中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一个人在那个世界会看到什么，并尽可能将这个壮丽的「光明之地」的各个细分层级进行归类整理，同时举出了我们在调查这段天堂生活过程中所观察到的实例。在此，我将尝试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透过阅读该书来作为信息的补充。

思想领域

或许最全面性的开篇陈述是：这是神圣心智的层面，在这里，我们正处于思想本身的领域之中，凡是人类所能想到的一切美善事物，在这里都以鲜明、活生生的现实存在着。我们之所以处于极大的劣势，是因为我们习惯将物质事物视为真实，而将非物质的事物视为如梦境般因而不真实；然而事实却是，凡是物质的事物都被埋没并隐藏在其物质之中，因此不论它可能拥有什么样的真实性，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看时，都远不如其原本该有的那般明显和易于辨识。当我们听说一个思想的世界时，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正如诗人所说，是由「构成梦境的原料」所建造而成的。

让我们试着去体会，当一个人离开他的肉体并向星光生命敞开其意识时，他的第一种感受，便是那段生命强烈的鲜明感与真实感，以至于他会心想：「现在我才第一次知道活着是什么感觉；直到现在，我一直是在不知不觉中当个囚犯。过去当我以为自己如此忙碌、如此聪慧时，实际上我不过是一只爬行的毛毛虫，对自己那片小叶子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而现在，我已如蝴蝶般展翅高飞，步入了更宽广生命的阳光之中。」然而，当他依序离开那段生命、迈向更高的生命时，他会完全重复一模一样的体验，因为这段生命反过来又比星光生命更加圆满、宽广且强烈，使得两者之间再次无法进行任何攀比。不过，在这一切之外，依然还存在着更进一步的生命，相较之下，甚至连这段生命都仅仅如同月光之于阳光；但目前去思考那个层面是徒劳无功的。

对于许多人而言，一个思想的领域竟然会比物理世界还要真实，这听起来或许很荒谬；好吧，对他们来说，情况势必会一直如此，直到他们对高于此境界的生命有了一些体验，然后在某个瞬间，他们所能知晓的将远比任何言语所能传达的还要多得多。有时，哪怕是相当微不足道的体验就已经足够。我们或许还记得汉弗里·戴维爵士对于吸入一氧化二氮后所产生的效果那段雄辩的描述。他指出，自己开始失去了对外在事物的感知；一连串鲜明且清晰可见的影像迅速穿过他的脑海，并以这样一种方式与言语相连结，从而产生了完全新颖的感知。他说：「我存在于一个全新连结且全新修正的概念世界中。」当他康复时，他大喊道：「除了思想，什么都不存在；宇宙是由印象、概念、快乐与痛苦所组成的！」然而，这仅仅是对星光界上一次微不足道体验的不完全回忆之结果，而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则是某种几乎无法想象地高的境界。

神圣心智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发现存在着神圣心智的无限圆满，向着每一个灵魂敞开其无穷无尽的富足，而这恰恰与该灵魂使自己具备接受资格的程度成正比。如果人已经完成了其注定的进化，如果他已经完全体悟并展现了内在尚是萌芽的神性，那么这整份荣耀都将处于他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但既然我们当中还没有任何人做到这一点，既然我们只是在逐渐朝向那壮丽的终极成就提升，结果便是目前还没有人能掌握那份整体，而是每个人仅能从中汲取并认知到自己透过先前的努力使自己准备好去接受的那么多。不同的个体带来了不同的容量；正如东方的比喻所言，每个人都带来了他自己的杯子，有些杯子大，有些杯子小，但无论是小是大，每一个杯子都被装满到了它的最高容量；那片福乐之海所蕴含的，远远足够所有人涉足享用。

所有宗教都曾谈论过这天堂的福乐，然而其中却鲜少有宗教能以足够的清晰度与精确度将这项主导观念呈现给我们，而唯有这项观念才能理性地解释为何对所有人而言如此的福乐皆是可能的，这事实上正是该构想的主调，亦即每个人都是透过从神自身思想那难以言喻的绚丽辉煌中进行选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堂。一个人透过自己在尘世生命中所产生的因，来亲自决定其天堂生命的长度与特质；因此他必然会恰好获得自己所应得的份量，以及最适合其个人特质的喜悦质量；因为在这个世界中，每一个存有凭借着其在那里的意识运作之事实，就必定正在享受着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灵性福乐，这个世界对其愿望的感应力量，仅仅受限于他去渴望的能力。

人如何从它退出来

他在尘世生命期间透过自己的欲望与激情为自己造就了一具星光体，并且在他星光界的存在期间必须生活其中，而那段时光对他而言是快乐还是痛苦，则取决于该星光体的特质。现在他的炼狱时光已经结束，因为他本性中那较低阶的部分已经自行燃尽；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他在尘世生命期间所倾注的更高阶且更精微的思想、更崇高且更无私的启发。这些想法聚集在他周围，并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类似外壳的结构，透过这个媒介，他便能够对这种精微物质中的特定类型振动做出感应。这些环绕着他的思想，正是他用来汲取天堂世界财富的力量，而他发现那是一个无限延伸的宝库，他恰恰能够根据自己在物理与星光生命中所产生的那些思想与渴望的力量来从中汲取。他所有最崇高的情感与虔诚此时正在产生其成果，因为在他内在已别无他物留存；所有自私或贪婪的一切，都已被留在了欲望的层面之中。

因为情感有两种。有一种几乎配不上如此崇高之名，它总是想着自己的依恋投入能换回多少爱，始终在计较对方对它展现出的确切情感分量，因而经常纠缠于嫉妒与猜忌的邪恶网罗之中。死后，这种抓取且充满贪婪的感受，便会在它显然所属的欲望层面上，激发出怀疑与痛苦的后果。然而，还有另一种爱，它从不自寻烦恼去思考自己被爱了多少，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倾注在它所爱对象的脚下，并且只考虑如何最完美地在行动中，表达出那将它的心填得如此盈满的感受。

在这里没有任何限制，因为没有抓取，没有朝向自我的索求，也没有回报的念头，也正因如此，这会产生一股巨大且倾注而出的力量，这股力量是任何星光物质都无法表

达的，星光界的维度也无法容纳它。它需要更精微的物质以及更高层次更宽广的空间，因此所产生的能量属于思想世界。同样地，有一种宗教虔诚主要想着自己的祈祷能得到什么回报，从而将其崇拜贬低为一种讨价还价；但也同样存在着真正的虔诚，其在对神明的冥想中绝对地忘却了自我。

我们都深知，在我们最高尚的虔诚中，总有某些事物是从未得到满足的；我们最宏伟的渴望也从未得到实现；当我们真正无私地去爱时，我们的感受远非这个物理界上的任何表达能力所能企及；由最崇高的音乐或最完美的艺术在我们心中所激起的深沉情感，达到了这沉闷尘世所不知的高处与深处。然而，这一切都是一股超乎我们计算的奇妙力量，它势必会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产生其成果，因为能量守恒定律在思想与渴望的更高层面上同样适用，正如同在普通力学中那般确凿无疑。

但既然它必须对启动它的那个人产生反作用，然而由于物理界的狭隘以及其物质相对粗糙，它又无法在物理界上运作，那么它究竟如何在何时才能产生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它只是在等待那个人，直到他达到它的层次；它保持为等量的储存能量，直到它的机会到来。当他的意识聚焦在物理界与星光界上时，它无法对他产生反作用，但只要他完全将自己转移到思想界，它就为他准备就绪了，它的闸门大开，其作用便开始了。因此，完美的公平公正得以实现，没有任何事物会随之遗失，即使对处于这个较低世界的我们而言，它似乎错失了目标并化为乌有。诗人布朗宁在《阿布特·沃格勒》中，以远比我所能表达的更为优美的方式对此进行了阐述：

「绝不会有任何逝去的美善！曾经存在的，将如以往般长存；

邪恶是虚无、是空无、是暗示着声音的沉寂；

曾经美善的将依旧美善，且因着邪恶，将伴随更多美善；

在尘世间是残缺的弧；在天堂里，则是完美的圆。

凡我们所期盼、所希望或所梦想的美善都将存在；

并非其幻影，而是其自身；没有任何已发声的

美丽、美善或力量会消逝，当永恒肯定了

那一刻的构想时，每个人都将为那编写旋律者存活下来。

那被证明高不可攀的高尚，那对尘世而言过于艰难的英雄气概，

那离开地面、迷失在天际的激情，

都是爱人与诗人奉献给上帝的音乐；

只要祂曾听见一次便已足够；我们不久后也将亲自聆听。」

这正是关于天堂世界的证道学理论，尽管这段文字是由一位与该学会毫无关联，且在学会创立日以前的人所写下的。

灵魂的窗户

这项构想的主调，在于去理解人类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堂。正如我们所说的，在这个神圣心智的层面上，存在着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美丽与荣耀；然而，这个人却只能透过他自己所建造的窗户，来向外眺望这一切。他的每一个思想形体都是这样一扇窗户，外在的力量得以透过它向他产生感应。如果他在尘世生命期间主要关注的是物理事物，那么他为自己所造的窗户便寥寥无几，使得更高的荣耀难以穿透并照亮他。然而，每个人必定都曾有过些许纯洁、无私的感受，哪怕在其中一生中仅仅只有那么一次，而那在此时都将成为他的一扇窗户。每个人，除了处于早期阶段的野蛮人以外，都必定同样会拥有某些这种奇妙的福乐生命。正统宗教总说有些人会上天堂、有些人会下地狱，但远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大多数人都会在这两种状态中各有其分（如果我们必须将哪怕是最低阶的星光生命，都冠上地狱如此可怕的名称的话），而不同的仅仅是它们各自所占的比例罢了。

必须谨记在心的是，普通人的灵魂目前仍处于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他已经学会了相对轻松地使用自己的物理载体，并且在星光体中也能相当自由地运作，尽管他极少能将星光活动的记忆带回到肉体大脑中；但他的思想体在任何真正意义上都还称不上是一个载体，因为他无法像利用那些较低阶的身体一样去利用它，既无法穿戴着它四处旅行，也无法在正常情况下运用它的感官来接收信息。

他与该层面的关系

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他处于任何具备高度活动力的状态，或能够像在星光界上那样自由地四处移动。他在这里的状态主要是接受性的，而他与外在世界的交流仅能透过他自己的窗户，因而极其有限。能在这里展现充分活动力的人，早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水平，因为他必定是一个开悟的灵、一个伟大且高度进化的实体。在这里拥有完全意识的人，能够像普通人使用肉体一样自由地运用其思想载体，且透过它，更高知识的广阔领域都将向他敞开。

但我们此时所思考的，是一个进化程度尚不及此的人，一个拥有自己的窗户，且只能透过它们向外看的人。为了理解他的天堂，我们必须考虑两点：他与该层面本身的关系，以及他与朋友之间的关系。

他与该层面周遭环境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我们必须考虑该层面的物质是如何被他的思想所塑造；其次，则要考虑该层面的力量是如何因应他的渴望而被唤醒。在探讨星光界时，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如何用思想形体将自己围绕；而在现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正处于思想的本源之家，因此自然而然地，无论在上述哪一种考虑中，这些形体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在这里，他的周围存在着活生生的力量，该层面强大的天使居民，其中有许多阶层对人类的特定渴望非常敏感，并且会欣然对其做出回应。然而，他的思想与渴望自然也仅能沿着他在尘世生命期间所早已准备好的路线发展。

当他被转移到一个具有如此超然力量与活力的层面时，他似乎大可被激发出完全新颖的活动，并沿着迄今未曾习惯的路线发展，但通常情况并非如此。他的思想体尚未达

到与其较低阶载体相同的发展程度，也绝非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在过去许多世的漫长岁月中，它早已习惯于透过较低阶的载体，主要从肉体、有时从星光体，来接收来自下方的印象与行动刺激；它在自身层面上直接接收思想振动这方面做得微乎其微，因此它无法突然开始接受并对这些振动做出反应。那么实际上，这个人并不会开创任何新的思想，而是那些他已经拥有的思想，构成了他用来眺望其新世界的窗户。

音乐的窗户

关于这些窗户，存在着两种变化的可能，亦即它们所朝向的方向，以及构成它们的玻璃种类。更高阶的思想可以朝向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其中有些思想，例如情感与虔诚，通常带有如此强烈的个人特质，以至于将它们放在人类与他人的关系中来考虑或许会更好。因此，让我们先举一个不包含该元素的例子，在那个例子中，我们只需要处理他周围环境的影响。

假设他通往天堂的其中一扇窗户是音乐。在这里我们拥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我们深知音乐能多么奇妙地提升一个人，使他暂时在一个新世界中成为一个全新的存有；如果我们曾体验过它的效果，就会意识到在这里我们正置身于一股惊人力量的面前。灵魂中没有音乐的人，在那个方向就没有敞开的窗户，但拥有音乐之窗的人，将会透过它接收到三种完全截然不同的印象类型，然而，所有这些印象都会受到他窗户上玻璃种类的调和。显而易见的是，他的玻璃可能会对他的视野造成巨大的局限；它可能是带有颜色的，因而只允许特定光线穿透，或者它可能是由劣质材料制成，因而使所有进入的光线产生扭曲与暗淡。例如，我们所说的这个人在尘世时可能只懂得欣赏某一种阶级的音乐，依此类推。但假设他的音乐之窗是完好优质的，他会透过它接收到什么呢？

音乐的三个来源

首先，他将会感应到那种作为该层面力量规律运动之展现的音乐。在「天体音乐」这个诗意概念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明确的事实，因为在这些更高阶的层面上，任何形式的运动或行动都会产生声音与色彩的辉煌和谐。所有的思想都会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他自己的以及他人的思想皆然，化为一系列优美却难以言喻、千变万化的和弦，宛如上千把风弦琴在共鸣。这种将天堂生动且炽热的生命转化为音乐的显现，对他而言，将会成为他所有其他体验中一种无处不在且令人恒久愉悦的背景。

其次，在该层面的居民当中存在着一类实体，也就是我们的基督徒朋友会称之为天使的一个伟大阶层，他们特别奉献于音乐，并且习惯上比其他人更充分地藉由音乐来表达自己。在古老的印度教书籍中，他们被称为干闼婆。灵魂与音乐产生共鸣的人必定会吸引他们的注意，并与他们之中的某些个体建立起连结，进而带着与日俱增的愉悦，去学习他们所运用的所有那些不可思议的全新组合。

第三，他将会成为一位敏锐的欣赏者，聆听由他的同胞在天堂世界中所创作的音乐。想想有多少伟大的作曲家在他之前便已来到这里：巴哈、贝多芬、门德尔松、韩德尔、莫扎特、罗西尼，所有人都在这里，他们并未死去，而是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并且不断倾注出远比他们在尘世时所知更为宏伟的旋律、更为辉煌的和谐。他们每一

个人确实都是奇妙旋律的泉源，而我们尘世音乐家的许多灵感，在现实中不过是他们歌声之甜美旋律那微弱而遥远的回响。这个较低世界的才华，远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还要更多地只是那些先我们而去之人的自由力量的投射；在这里具有接受能力的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常能捕捉到来自他们的某种思想，并尽可能在这个较低的领域中将其重现。伟大的音乐大师曾告诉我们，他们有时如何在一个共鸣的和弦中，便听见了某部宏伟神剧、某首庄严进行曲或某段高尚合唱的全部；灵感正是以这种方式降临到他们身上，尽管当他们试图用音符将其记录下来时，可能需要许多页的乐谱才能将其表达出来。这恰好明确定义了天堂音乐与我们在这里所知的音乐之不同方式：那里的一个强大和弦，便能传达出在这里需要花费数小时才能表现得远不如其效果的内容。

天堂中的艺术

对于那些以艺术作为其天堂之窗的人而言，他们的体验也会有几分相似。他同样会拥有这三种带来喜悦的可能，因为该层面的秩序不仅透过声音，也透过色彩来展现。所有证道学学生都非常熟悉一个事实，那就是存在着一种天人的色彩语言，这是一个藉由闪烁的灿烂色彩来相互交流的灵体阶层。再者，所有中世纪的伟大艺术家至今都仍在创作：他们不再使用画笔与画布，而是藉由思想的力量，以远为轻松却又无比令人满足的方式来塑造思想物质。每一位艺术家都深知，不论在纸张或画布上多么成功地表达出来的作品，都远远落后于他脑海中的构想；但在天堂世界中，所思即所成，令人失望是不可能的。这在所有思想方向上皆然，因此在那个世界里，确实有着无穷无尽的事物可供享受与学习，远远超越我们在尘世间受限的心智所能理解的范畴。

个人关系

让我们转向主题的第二部分，亦即人类与他所爱之人，或是与他对其怀有虔诚与崇敬之情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询问我们，他们是否能活在这个更宏伟的生命中，并与他们所爱的人相遇相识；在这一切难以想象的辉煌之中，他们是否会徒劳地寻觅着那些熟悉的脸庞，因为若是没有了他们，这一切对他们而言似乎都将流于空虚。幸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清晰且毫无保留的：那些朋友毫无疑问必定会在那里，而且远比他们过去与我们在一起时更加充分、更加真实。

人们也经常会问：「那些已经在享受天堂生命的朋友呢？他们能看到活在尘世的我们吗？他们是在注视着我们，还是仅仅在等待着我们？」这两种推论恐怕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境。如果逝者回头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正深陷悲伤、遭受苦难，或者更糟糕的是正在犯罪，他如何能够获得快乐？而如果我们采取另一种说法，即他看不见、只是在等待，情况也未必会好到哪里去。因为这样一来，这个人将不得不经历一段漫长而令人厌倦的等待，一段痛苦的悬念期，这段时间往往长达数年；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当朋友终于到来时，可能已经改变了许多，彼此不再契合。在大自然为我们提供的那套无比智能的运作方式中，所有这些难题都被避开了。这个人最爱的人会一直与他同在，并且始终展现出他们最高尚、最美好的一面；同时，由于他一直以来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正是他所期盼的，因此他们之间绝不会出现任何不和或变故的阴影。这种安排无限优于人类想象力试图用来取代它的任何方案，这确实正如我们所能预料的，因为

所有的那些推测都只是人类对于何谓最好的看法，而真理却是上帝的构想。让我试着对此加以解释。

情感的行动

每当我们深深爱着一个人时，我们就会在脑海中为他塑造出一个强烈的思想影像，他也因此经常浮现在我们的心智。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将这个思想影像带进天堂世界，因为它自然属于该层面的物质。然而，那种塑造并留存此影像的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强大到足以触及并作用于那位朋友的灵魂，亦即我们所深爱的那个真实的人。那个灵魂会立刻且热切地做出回应，将自身倾注进我们为他所塑造的思想形体之中；透过这种方式，我们会发现朋友确实与我们同在，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鲜活。请记住，我们所爱的是灵魂，而非身体；而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的也正是灵魂。有人可能会说：「是的，如果那位朋友也已经去世，那确实会是如此；但假设他此时还活着，他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事实上，就这方面而言，他确实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而且往往不止两个；不论他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活着，还是通常所说的死了，都没有丝毫的差别。让我们试着去理解一个灵魂真正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就能更清楚地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灵魂属于一个更高阶的层面，并且远比它的任何显现都还要更为伟大与恢宏。它与其显现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一个维度与另一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好比正方形之于线条，或是立方体之于正方形。再多的正方形也永远无法组成一个立方体，因为正方形只有两个维度，而立方体却有三个。因此，在任何较低层面上的再多表达，也永远无法穷尽灵魂的圆满，因为它立足于一个完全更高的水平。它将自己的一小部分沉降到肉体之中，是为了获取只能在这个层面上得到的体验；在同一时间内，它只能拥有一个这样的肉体，因为这是法则；但即使它能同时拥有上千个肉体，也并不足以表达它真正的本质。它只能拥有一具肉体，但如果您是他的朋友，且他激发了您如此深厚的爱，以至于在您去世后，您的思想中始终留存着一个关于他的强烈思想影像，那么他便能够对那份爱做出回应，将他自己的生命倾注到那个思想形体之中，从而赋予其活力，使之成为他在该层面上对其自身本质的真实表达。这个层面比物理界足足高出了两个层次，因此也更能够完美地展现出他的特质。

如果仍然觉得难以领悟他的意识如何能同时在那个显现以及这个显现中保持活跃，不妨将其与日常的肉体经验做个对比。我们每个人坐在椅子上时，在同一个瞬间都能察觉到好几种物理接触：他接触到椅面、双脚踩着地面、双手感受到椅子的扶手，或者正拿着一本书；然而，他的大脑在同时察觉所有这些接触时，并不会感到任何困难。既然如此，对于远比单纯肉体意识还要伟大得多的灵魂来说，要在完全低于它的层面上，同时在不止一个这样的显现中保持意识，又怎会更困难呢？这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感受到了所有那些不同的接触；这也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充满了所有那些不同的思想影像，并在所有这些影像中展现真实、生命与爱。我们在那里所拥有的他，始终是他最完美的一面，因为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这也是物理界永远无法给予的、远为更充分的表达。

「这会以任何方式影响您朋友的进化吗？」有人可能会这样问。毫无疑问地，这确实会有所影响，因为这为他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显现机会。如果他拥有一具肉体，他此时

便已经在透过它学习物理界的功课，但与此同时，透过您在思想界上为他所提供的这个形体，他得以更为迅速地发展出爱的特质。因此，您对他的爱正在为他成就伟大的事情。正如我们所说，如果灵魂足够幸运，能有他人为其塑造这些影像，它便可以同时在许多影像中显现。一个深受众人爱戴的人，可以同时参与到许多个天堂之中，从而以远为更快的速度进行进化；但这巨大的额外机会，正是他那些吸引了如此多同胞深情关注的可爱特质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与回报。因此，他不仅从所有人那里接收到了爱，更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本身在爱中成长，不论这些朋友是活着还是已经去世。

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交往的完美程度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局限。首先，您对朋友所塑造的影像可能是片面且不完美的，以至于他许多更高阶的特质无法被呈现，进而无法透过它展现出来。其次，困难也可能来自您朋友那一侧。您所形成的构想可能有些不够精准；如果您的朋友此时还不是一个高度进化的灵魂，您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方面高估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思想影像中便可能会有些部分是他无法完全填补的。

然而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依然是在为你朋友的成长发展提供助力。人们往往倾向于去嘲弄——无论这种嘲弄多么出自善意——一位年轻恋人的热情；因为在那些尚未完全沉醉于她魅力之下、目光冷酷而挑剔的外人眼中，这位恋人赋予其心上人的种种超凡质量，可就不那么明显了。但从更高阶的观点来看，这种贬低的评判是错误的。我们所谈论的这位女士此时或许并未展现出那些特质，但她毫无疑问地拥有还在胚胎状态的它们，因为我们既然都是逻各斯的一部分，祂的每一种属性都潜藏在我们每个人之中。因此，恋人是正确的，他对这些隐藏的美好性格特质之存在的坚定信念，其本身就是促使它们展现的最强大诱因，也是唤醒它们并将它们从隐蔽中引导出来的最佳方法。对每个人都尽可能抱持最好的想法，始终是一件很好的策略，因为这样的思想往往会倾向于证明其自身的正确性。

即便您确实有些高估了自己的朋友，塑造这个意象的您也不会在他的身上发现任何改变或匮乏，因为既然他是透过思想界更高阶的思想意象来表达自己，他至少比在物理界上更能符合您的理想。由于尚未完全进化，他或许并不完美，但至少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伟大，因此对于天堂的居住者而言，其喜悦没有丝毫缺损。您的朋友可以用他所拥有的那些特质来填满数百个意象，但当某种特质在他身上尚未发展成熟时，他并不会仅仅因为您以为他已经具备了，就突然将其进化出来。这正是那些只为「不会让他们失望的人」塑造意象之人的巨大优势，或者既然在那里根本不可能有失望，我们更应该说，是为那些「有能力超越低等心智所能形成的最高构想之人」塑造意象的优势。在心智中塑造真师意象的证道学人深知，所有的不足之处都只会存在于他自己那一侧，因为他在此处所汲取的，是一股他的心智铅锤永远无法探测其深度的爱与力量之海。

天堂生活的例子

在思想界中，正如在我们所知的任何其他层面中一样，存在着七个细分层，我们称之为子层面，且它们一如既往是根据构成其物质的密度来排列的。同样地，我们按照惯例由上而下为它们编号，从最空灵的到最稠密的，后者相对而言更具物质性。然而，

宗教自然而然地会以相反的顺序来为它们贴上标签，将最低的子层面称为第一层天，而将最高的称为第七层天。

如果我从证道学手册《天界》中引用几个存在于这些不同层次上的生命实例，或许能帮助读者去理解这个对其而言可能完全陌生的概念。不过，我还是会建议任何对我们主题的这个分支特别感兴趣的人，去取得那本小专着并仔细研读它。

「天堂世界的最低细分层……其主要特征是对家人或朋友的爱——当然是无私的，但通常有些狭隘……当我们说家庭之爱是第七子层面的特征时，绝不能因此就认为爱被局限于这个层面，而应当理解为，那些在去世后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此的人，其性格中这份爱已是最高尚的特质，事实上，这也是唯一使他有资格享受天堂生命的特质。然而，远比在这个层次上所能见到的、更为高尚且宏伟的爱，当然可以在更高的子层面上被找到。」

「调查人员在这个子层面上首先遇到的实体之一，便构成了一个相当典型的住民范例。此人在世时曾是一名小杂货商，既不是一个智力发达的人，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宗教情感，而仅仅是个普通、诚实且正派的小商贩。毫无疑问，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定期去教堂，因为这是约定俗成且合乎体统的事；但宗教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模糊的云雾，他并非真正理解，也与日常生活的生意毫无关联，在决定生活中的问题时更从未将其纳入考虑。因此，他没有任何可能将他提升到下一个子层面的深厚虔诚之情；但他对妻子和家人却有着一份热烈的爱，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无私成分。他们经常浮现在他的心智，而且从早到晚在他那间小小的店铺里工作，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倒不如说更多是为了他们；因此，在星光界度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摆脱了那正在消解的欲望体之后，他发现自己置身于这个天堂世界的最低细分层中，所有他挚爱的人都聚集在他的身边。」

「他并未比在尘世时变得更有智慧或具备更高的灵性，因为死亡并不会带来那种突如其来的转变；他与家人置身其中的环境也称不上精致高雅，因为那仅仅代表着他在世时对于非物质享受的最高理想。然而，尽管如此，他已经达到了他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幸福；而且由于他始终在为家人着想而非为了自己，他毫无疑问正在发展出无私的性格特征，这些特质将会融入他的灵魂中成为永久的质量，并在他未来所有重返尘世的转世中重新显现。」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一名在独生女还很年轻时便去世的男子；在这天堂世界里，他的女儿始终陪伴在他身边，并且始终展现出她最完美的一面，而他则不断沉浸在为她的未来编织各种美好画面的喜悦中。还有一个案例是一位年轻女孩，她总是专注地凝视着父亲的各种完美特质，并为他计划着各种小惊喜与新的乐趣。另一个案例则是一位希腊女性，她正与她的三个孩子共度一段无比幸福的时光，其中一个是英俊的男孩，她最热衷于想象他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时的模样。」

「我们也发现了一位大约在二十年前去世的母亲，她遗下了两个她深深依恋的儿子。自然而然地，他们成为了她天堂中最显着的人物；同样非常自然的是，她对他们的印象依旧停留在她离世时的模样，也就是十五、十六岁的少年。她就这样不间断地倾注在这些思想意象上的爱，实际上正化为一种慈悲的力量，倾泻在这个物理世界中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们身上。然而，这对他们两人的影响程度却不尽相同，这并非因为母亲对其中一人的爱深过另一人，而是因为这些意象本身的活力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当

然，这种差异是母亲所看不出来的；对她而言，这两个孩子都同样陪伴在她身边，且同样完美地符合她所能期望的一切。然而在调查人员的眼中，显而易见的是，其中一个意象比起另一个更充满了活生生的力量。在将这个有趣的现象追溯到其根源时，他们发现：在其中一个案例中，一个儿子长大后成了一个普通的商人，绝非什么恶人，但也绝非具有灵性思维的人；而另一个儿子则成为了一位具有高尚无私抱负、且极具教养与文化涵养的人。他的生活方式使他的灵魂比他的兄弟发展出了更多的意识，因此，这个更高的自我便能够更充分地去赋予那个由母亲在天堂生命中所塑造的、关于他少年时代的意象以活力。因为有更多的灵魂力量可以投入其中，所以这个意象显得更为鲜明且充满生机。」

「第二层天的支配性特征可以说是拟人化的宗教虔诚……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位在大约十九或二十岁时去世的西班牙修女。在她的天堂里，她将自己带回到基督在世的那个时代，并想象自己陪伴着祂经历福音书中所描绘的一连串事件，而在祂被钉十字架之后，她则负责照顾祂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或许这也算不上不自然，她对巴勒斯坦风光与服饰的构想完全不准确，因为救世主和祂的门徒穿着的是西班牙农民的服装，而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丘则是覆盖着葡萄园的雄伟大山，橄榄树上则悬挂着灰色的西班牙苔藓。她想象自己最终为了信仰而殉道并升入天堂，但这一切却只是为了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温这段让她无比欣喜的生命历程。」

「第三层天的主要特征可以被定义为透过积极行动来展现的虔诚……这特别是一个用来实现尘世中未竟之宏伟蓝图与企划的层面，亦即那些由宗教虔诚所激发、且通常以某种慈善目的为宗旨的宏大组织架构。一个典型的案例（尽管其层次略高于平均水平）是一名被发现正在执行一项旨在改善底层阶级状况之宏大计划的男子。虽然他自己是一位虔诚的宗教信徒，但他深感在应对贫困问题时，首要且必要的步骤是改善他们的物理条件；而他此时在天堂生命中以辉煌的成就和对每个细节的慈爱关注所逐步实现的这项计划，正是他在尘世时心中经常浮现、却在那里无法采取任何步骤去付诸实现的宏愿。」

「他的构想是，如果自己拥有巨额的财富，他就会收购并掌控某个较小行业的全部业务，也就是目前可能仅有三、四家大公司在经营的行业；他认为，透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藉由消除竞争性的广告以及其他浪费的同行内耗来节省大量开支，从而能够在以现有价格向公众供货商品的同时，向他的工人支付更优渥的薪资。他的计划中还包括购买一片土地，并为他的工人建造每栋都环绕着小花园的住宅；在服务满一定的年限后，每位工人还将获得该业务的利润分红，这足以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透过逐步落实这套系统，我们的慈善家曾希望向世人展示基督教极具实际且可行的一面，同时也出于人们对其所获得物质福祉的感激之情，将他们的灵魂引向他自己的信仰。」

「第四层天，也是具相层中最高的一层，这里的活动是如此地丰富多样，以至于很难将它们归纳在单一的特征之下。或许，将它们划分为四个主要部分是最为合适的：对灵性知识的无私追求、高深的哲学或科学思考、纯粹出于无私目的而发挥的文学或艺术才能，以及单纯为了服务而进行的服务。」

「我们所有的伟大音乐家都齐聚于此；在这个子层面上，莫扎特、贝多芬、巴哈、华格纳等人，正持续以远比他们在尘世时所能创作出的最宏伟乐章还要更为壮丽的和声，浸润着整个天堂世界。这彷佛是一股神圣音乐的宏大洪流从更高的领域倾注到他

们之中，并在他们身上被赋予了独特的特质、转化为他们自己的乐章，随后化作澎湃的旋律浪潮席卷整个层面，为周围所有人增添了无上的福祉。那些在思想界上以完整意识运作的实体，能够清晰地聆听并充分欣赏这场壮丽的音乐盛宴；而即使是这个层次上那些被包裹在自身思想云雾中的已离世实体，也同样深刻地受到这充满共鸣之旋律所带来的提升与高尚熏陶。」

「同样地，画家与雕塑家若始终怀抱着宏大且无私的目标来追求各自的艺术，在此处也会不断创造并传播各种美好的形体，以此来取悦并鼓舞他们的同胞，而这些形体仅仅是由他们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人造元素体。这些美好的构想不仅能让完全生活在思想界的人获得最深切的愉悦，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能被依然拥有肉身的艺术家之心智所捕捉，从而化作他们的灵感，并在我们这个底层世界被重现出来，用以提升并高尚那些在物理生活的喧嚣中奋斗挣扎的人类。」

「在这个层面上所见到的一个令人动容且美丽的身影，是一个曾任唱诗班歌手、并在十四岁时去世的男孩。他的整个灵魂都充满了音乐，以及对自己艺术的少年纯真奉献；他的心中深信，自己正透过歌声来表达挤满宏伟大教堂之芸芸众生的宗教渴望，同时也正向他们倾注着来自上天的鼓励与灵感。除了这份歌唱的伟大天赋之外，他所知甚少，但他配得上这份天赋，并将其善加运用，努力成为人间向天堂发声、以及天堂向人间传递的媒介，且始终渴望能领悟更多音乐，为了教会而更完美地去演绎它。因此，在这段天界生命中，他的愿望正结出硕果：在他的上方，俯临着一位中世纪圣则济利亚那古怪而带有棱角的身影，这是由他慈爱的思想，根据彩绘玻璃窗上她的画像所塑造出来的。尽管这外在的装束不过是一个缺乏艺术美感、且源自可疑教会传说的拟真再现，但隐藏在其背后的实相却是鲜活而辉煌的；因为这个充满童真的思想形体，已被天界歌咏阶层中一位强大的大天使赋予了生命，并透过这个形体，传授给这位唱诗班男孩一段尘世间从未听闻过的、更为宏伟的音乐旋律。」

「许多在尘世期间曾致力于帮助他人的人也被发现存在于这个层面上，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兄弟情的纽带，他们纯粹是为了服务而进行服务，而不是因为想要取悦任何特定的神明。他们正以完全的知识与冷静的智能，逐步落实各种宏大的行善企划与壮丽的世界改良计划，与此同时，他们也正在使自身的力量走向成熟，以便日后在物理生活的较低层面上将这些计划付诸实现。」

天堂中的发展

但是，人们可能会问，既然灵魂将如此大比例的时间都花在享受这天堂世界的福祉中，那么他在那里逗留期间，又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呢？这些机会可以分为三类，尽管每一类都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形式。首先，透过他自身的某些特质，他在这天堂世界中开启了某些窗户；藉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持续锻炼这些特质，他将会极大地增强它们，并在下一次转世重返尘世时，在这方面获得极为丰厚的禀赋。所有的思想都会因反复重申而变得更加强烈，而一个花了上千年时间、主要在倾注无私感情的人，在该时期结束之际，必将深刻懂得如何强烈且美好地去爱。

其次，如果他透过自己的那扇「窗户」倾注了某种渴望，进而使他与某个伟大天使阶层建立起联系，那么他无疑将从与祂们的交往中汲取到许多收获。在音乐方面，天使们会运用各种他先前所未知的泛音与变奏；在艺术方面，祂们精通上千种他未曾设想

过的形体。然而，所有这些都会逐渐烙印在他的心中，而透过这种方式，他同样会从那段辉煌的天堂生命中走出来，带着远比他进入时还要更为丰富的资产。

第三，他将透过自己所塑造的思想意象获得额外的信息，前提是这些人本身已经发展到足以能够教导他的程度。再者，塑造了真师或我们伟大的会长意象的证道学人，将会透过该意象获得明确的教导与帮助，而在较小的程度上，这在面对层次较低的人时也是可能实现的。

即便一个人对某位神话英雄，例如某位或许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圣人，产生了极大的虔诚之情，他仍有可能藉此获得益处，因为必然会有某位天使或帮手去赋予他所塑造的意象以灵魂，并透过这个意象带给他幸福与发展。

灵魂的真实生命

而在所有这些之上且超越这一切的，是灵魂或自我在自身层面上的生命，亦即存在于其因果体之中的生命，这个载体是他生生世世随身携带、始终不变的，唯有其渐进式的进化除外。即使是我一直试图描述的那段辉煌的天堂生命也终有结束的一天，随后思想体也会像其他载体一样依序脱落，而因果体中更为辉煌的生命便随之开始。在这里，灵魂不再需要窗户，因为这才是他真正的家，而且在这里，他所有的墙壁都已倒塌。大多数人在如此的高度上至今还只有极微弱的意识；他们处于一种梦幻般的、缺乏观察力且几乎未曾清醒的状态，然而，尽管他们的视野因自身缺乏发展而受到限制，但他们所拥有的那种视觉却是真实的。尽管如此，他们每次重返时，这些限制都会变得更小，而他们自己则会变得更伟大，因此这段最真实的生命对他们而言将会变得更宽广、更丰盈。

随着这种提升持续进行，这段因果体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漫长，与在较低层面上的存在相比，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而随着这个人的成长，他不仅变得能够接受，更变得能够付出。那时他的胜利确实已经临近，因为他正在学习基督的教诲，学习牺牲那至高无上的荣耀，也就是将自己所有的生命倾注出去以帮助他的同胞，将自我奉献给全体，将天界的力量用于为人类服务，将所有这些壮丽的天堂力量用来援助在尘世中奋斗挣扎的儿子们。这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部分生命；这些是即使处于这座金色阶梯底端的我们，也能看到在我们上方升起的某些步伐，以便我们能够将这些向那些尚未看见的人报告，好让他们也能睁开双眼，去注视在这个沉闷的日常生活中此时此地正围绕着他们的、超乎想象的辉煌。这就是证道学带给西方世界的一部分福音，所有人未来必将走向这份崇高未来的必然性。这是必然的，因为它已经存在于此，因为要继承它，我们只需让自己与其相称。

第十四章 孩子们的死亡

早逝的奥秘

对于婴儿夭折的问题，许多人的心智都曾为之深感困惑。这份失去的痛苦曾使许多颗心变得荒凉，许多声音也曾这样追问：「一个在最开始就如此被拦截、剪断的生命，究竟能有什么用处？」正统的宗教理论确实曾试图安抚那些痛失所爱的人，其解释道：这个受过洗礼、随后在犯下确切罪行之前便夭折的幼小婴儿，直接进入了一种永恒的福乐之中，从而比起其他那些活得更久、即便没有无可挽回地失去那永恒生命也几乎肯定会危害到其获得机会的人，取得了巨大的优势。

然而，很自然地，当一个人开始思考时，诸如此类的解释便不再能令他满意；而对早期的证道学学生而言，大量儿童在幼年夭折的问题，也是一个当时无法给出清晰解释的难题。我们曾寄托于有关大自然之丰饶浪费的陈腔滥调；我们谈到一棵橡树会长出数以千计的橡子，但在所有这些橡子中，也许只有两三颗曾有机会轮流长成橡树；我们还曾含糊地试图将高婴儿死亡率解释为某种同源的大自然现象。然而，我们自始至终都意识到，我们的这种比喻是有缺陷的，这两个案例在现实中并非真正平行对等。我们意识到，失去孩子必然是父母业力的一部分，而其所带来的痛苦也无疑是那些父母过去某些行为的应有结果；然而，这尽管就其本身而言无疑是真实的，却完全没有向我们解释这起事件与赋予该孩子肉体生命之自我之间的关系，我们深感在这一案例中，必然存在着某些我们尚未察觉的因素。

灵感从何而来

或许，要解释我们所知道的这大部分真相，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说明那些调查人员是如何获得启发的。本应成为第一道曙光的线索，是出现在一名正值壮年便去世的年轻人身上。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若能去检视同一个自我一连串漫长的连续转世，会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这样我们就能透过耐心的分析与比较，学习到那伟大的因果法则是如何被运用的，并努力去理解那些支配着重生之时间与地点的规则。为了这个目的，许多平行发展的生生世世或一连串的转世被进行了调查、制成表格并予以仔细考虑；而在这项探询的过程中，许多极具趣味且重要性的事实便显现了出来。

转世的问题

目前我此处特别想到的案例，是居住在古希腊的一对兄弟。两人都是毕达哥拉斯哲学体系的热切研究者，并且藉由这份共同的兴趣，以及非同寻常的深厚情感纽带而紧密相连。对于哥哥而言，这套哲学实际上是他生命中的唯一，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其研究，以及与他作为入道者所参与的秘仪相关的工作中。对弟弟而言，这套哲学同样也是生活的核心，但在此之外，他还拥有另一条发展路线，那便是具备极高的艺术天赋，因为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主要的雕塑家之一。自然地，实践他所擅长的这门艺术占据了他大半以上的时间，从而使他能投入到克莱尼亚斯伟大学派研究中的闲暇时间相对较少。这对兄弟的生活幸福且和睦，两人都活到了高寿。他们之间的联结是

如此紧密，且相互影响的程度又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显然必须一同再度转世；然而，此处却因一个事实而产生了困难：那便是他们各自在天堂世界中的生命长度是不相等的。弟弟在我们这个纪元的十六世纪初就已经准备好重新转世，而哥哥却还有三百多年的天堂生命尚未度过。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而并非不敬的话，这似乎为业力之主提出了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难题，即便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人在天堂世界中生命的长度，纯粹是耗尽他自己所积累的能量储备所需的时间；因此，除了在极小的限制范围内，要缩短或延长那段时期都是不可能的。我们曾被告知，藉由对那段更高生命的福乐进行特殊的强化，某种轻微的压缩是可能的；但这是一种仅在罕见且特殊情况下才会采用的权宜之计，而且显然并不适用于像这样的案例。

这显而易见的难题以一种最为简单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弟弟已经耗尽了他在天堂世界中的生命，因此他投生到了欧洲的中部地区。他的艺术气质在年幼时便显露了出来，但这一次是在一个稍微不同的方向上。他没有成为一名雕塑家，而是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蚀刻版画家。他在这门艺术上发展出了极高的天赋，并被视为一名大有可为的年轻人，然而，当中世纪众多瘟疫中的一场突然袭来时，在他还不满二十岁之际，便将他从物理界上夺走了。许多人为这早逝深感惋惜，并对那个时期艺术界的损失表达遗憾，普遍怜悯这位在即将展开如此辉煌生涯的起点便失去了生命的年轻人，这也是极其自然的。

然而，让我们注意其结果。在那段短暂的物理生命中，这位年轻人只释放了相对有限的能量；因此，尽管他的欲望与情感要求在星光界上逗留的时长一般，但他的天堂生命却相对短暂，他也因而准备好在十九世纪中叶降生，此时与他那位来自古希腊、从天堂世界诞生入物理生命的哥哥相比，两人的出生时间相差不到三年。

早逝通常是一种祝福

这立刻向我们表明，一场终结了看似本该是辉煌生涯的早逝，往往可能是最大的祝福，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重大损失。因为尽管弟弟的艺术天赋在十六世纪可能已经获得了相当充分的展现，但他对哲学与奥秘学的研究肯定无法取得相称的进展。他在那方面的倾向当时已经显露了出来，并且渴望地吸收着他所能接触到的任何奥秘主义。他深受约翰·陶勒教诲的影响，同时也与巴塞尔的尼古拉斯、克里斯蒂娜·玛格丽塔·埃尔纳以及海因里希·苏索所发起的运动有所关联。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他当时活了下来，他天性中的那一面也只能获得极少的满足；而既然在如今这一世中，这对兄弟都在证道学学会发展历史的早期便加入了其中，并且自那以后便一直处于这项运动的核心，这便立刻能让人看出，那场中世纪的早逝绝非不幸，而是这两兄弟中较年幼的那位所能获得的最大幸运。

蜕变与换轨的生命

我们本应能够从这个比喻中进行推理，并以此来诠释其他更短暂生命的奥秘；但即使在那时，这一必然的推论对我们而言也并非立刻清晰明了，而是还需要另一个实例才能使我们掌握整个体系。我们在一名两次投生于同一个家庭的年轻证道学人身上找到

了这个实例。他的第一段生命仅维持了几个星期，而在几年之后，他又重新诞生在同一对父母身边。调查人员自然会为此寻求某种解释，某种探究为什么先前的出生无法像后来的出生那样满足那段生命之需求的理由。这项探询显然将范围缩小到一个问题：「这几年的延迟对该自我带来了什么不同？就我们所能看到的而言，这段迟了几年才展开的生命，与他若在那段较早的生命中活下来可能呈现的样貌相比，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所差异？」

稍加考虑便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一个引人注目的答案。这对父母在接触到证道学之前实际上是自由思想者，而随后他们便立刻热切地信奉了它，全家人以美丽的和谐一致共同投入其中。对于这位年轻人而言，其差异在于：如果他在那次较早的出生中活了下来，那么在证道学的光芒降临于他身上之前，他就已经度过了青春期。由于自由思想对于控制激情几乎无法提供什么理由，这便很有可能发生：在他受到证道学的约束影响之前，他可能就已经染上了许多很轻易就会毁掉他一生的恶习。但多亏了那场早逝的恩慈安排，当证道学的光芒降临在这个家庭时，他仍然十分年幼，因此在困难的时期到来之前，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面对它。

自然地，对这一案例的研究为我们开了眼界，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可能性，于是我们开始调查其他碰巧在我们接触范围内的婴儿夭折案例。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我们都发现了这同一个特征，亦即那段必须透过牺牲先前生命才能获得的后者生命，在某些方面是一段更优越的生命，它为该自我最需要的任何特殊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会。这对我们而言变得清晰明了：虽然失去幼小孩子无疑是为父母消除许多业力的一种手段，但对于赋予那具婴儿肉体生命的自我来说，这始终是一种益处而非劣势。对于婴儿夭折，或许还有许多至今尚未被发现的其他原因，但至少在许多案例中，这纯粹是一种用来度过时间的方法，直到能为那最合适的转世做好准备为止。

往往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某个自我已经耗尽了那唯一能将他留在天堂世界的力量，因此他必须降生转世，而其他他必须相遇的自我，那些欠他甚多、或是他必须向其补偿的自我，却尚未为物理生命做好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使这些生命同步的显而易见的难题，便透过给予该提前出现的自我一段短暂的中间生命而获得了解决，从而使他能够在每个人都为他做好准备时，第二度降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案例，在其中即使是一两年的延迟，也对未来的生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差异。例如，这样一个案例：孩子在他生命的某个特定时期，受到了某位特定老师的强大影响，这是一份塑造了他整个未来的影响；然而，如果他早一两年达到那个特定的班级，他就会发现是由一位不同的老师在主持课堂，而就人类的推算所能预见的而言，这整场转世对他来说就会完全不同了。自我并非总是为了与某个特定的人相遇才必须在某个特定时间出生；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便能轻易表明，在许多方面上，一两岁的年龄差异便可能完全改变该个体对周围环境影响的敏感度。

小孩的星光生命

另一个绝不能被遗忘的事实是，儿童在星光界上的生命通常是极度快乐的。当一个自我在肉体仅有几个月大便将其脱落时，自然几乎还未能让自己习惯这具肉体或他的任何其他载体，因此不论是在星光界还是在思想界上，他那样短暂的存在实际上都会是毫无意识的；然而，活了几年、已经达到能够玩耍和享受之年龄的儿童，将会发现大

量这些他所渴望的事物。星光界上的儿童人口是庞大且欢乐的，而且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会曾觉得时间难熬。在这里曾热爱儿童的善良灵魂们，虽然已经脱离了肉体，但依然热爱着他们；而且在这些灵魂中，绝不缺乏有人来引导他们玩耍，或是在他们接近星光世界中任何较不令人愉快的景象时，保护他们免受惊吓。

我们知道，许多儿童非常喜欢想象自己是历史与小说中所有奇妙故事的英雄；但在物理界上扮演鲁宾逊、阿拉丁或狮心王理查德德的孩子，必须非常认真地去「假装」，并且必须坚决地对许多不协调的现实视而不见。因此，不难想象当他发现这段全新且辉煌的生命中，他的思想能塑造他自己载体的物质以及他的周围环境时，他是多么地欣喜若狂，以至于他确实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将自己化为他所扮演之英雄的模样，他可以完全成为指挥阿尔戈号的伊阿宋，或是穿着奇妙羽翼鞋子的珀耳修斯，并且在同伴们钦佩的目光中展现出这样的形象。

我们也知道儿童是如何不知疲倦地提出问题，并且他们又是多么渴望能充分理解每件事物。在物理生命中，他们的坚持往往会困扰我们，因为我们发现很难清晰地构思出一个能让他们理解的回答。但在星光界上，要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就容易得多，因为在那里，许多情况下只要透过思想力量，就能立刻创造出所讨论事物的意象，因此这不仅仅是口头描述，而是可以直接展现出来。这种视觉上的演示让儿童感到极其雀跃，而他们对知识的殷切渴望，也以此种方式获得了最充分的满足。

不可避免地，人们会想到：尽管拥有这所有欢乐，许多儿童仍会因为失去了他们所爱之人的陪伴而感到痛苦，无论他们拥有了什么样的新乐趣，他们依然会思念那曾作为他们物理生命中如此重要一部分的父亲、母亲、儿时玩伴或动物玩偶。然而，若是这样想，便是忽略了一些影响星光生命最为强大的事实。我们必须记住，尽管我们有时可能会有一种「失去了」逝去朋友的印象，但他们却丝毫没有失去我们的感觉。他们依然紧挨在我们身边，看得到我们的星光体；对他们而言，唯一的改变在于我们是在夜间与他们相伴（在能意识到他们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白天。当我们清醒时，我们的星光体对他们来说当然依旧清晰可见，但我们在他们的层面上是没有意识且无法做出回应的。

当我们的肉体入睡时，我们便在他们的层面上醒来，并像以往那样与他们交谈，因此唯一真正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夜晚对他们而言变成了白天，此时他们能与我们相遇并交谈；而我们的白天对他们来说则成了一种夜晚，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与他们暂时分离，就像朋友们在晚上各自回卧室就寝时总是会分开一样。因此，小家伙们丝毫不会思念父亲、母亲、儿时玩伴或动物玩偶，因为每当所有人入睡时，他们便能像以前一样与他们相伴，而且是处于一种更为亲密且更美丽的关系中，因为他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更多，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理解他们。而在其余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确信他们拥有大量的新玩伴，以及大量对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并给予他们所需的一切以让他们过得极其快乐的友善成年人。

死后还有可能成长吗

我们经常被问及，儿童在星光界上的生命中是否会继续成长。我们的通灵术朋友对此点深信不疑，并且他们举出了无数的实例：在孩子去世多年后，他们向父母显现时已经长大到完全认不出来了。既然我们知道，舍弃了儿童肉体的灵魂会在相对较短的时

间内重新转世，证道学人们便往往倾向于带着怀疑的态度来接受这些说法，并认为它们必然完全是错误的。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刚才提到的事实，亦即星光界上的任何实体都能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的载体，因此他的外貌取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由此便可得出，任何在去世时年龄已大到足以开始憧憬自己成为大男孩或年轻人（视情况而定）之后要做些什么的孩子，无疑会将自己想象成正在成长，并且很可能是以极快的速度在成长。因此，他的星光体便会呈现出恰如他所认为应当呈现的模样；而如果他获得协助将其物质化，它无疑会在令他钦佩的朋友们面前展现出成长的现象。然而，这种成长仅仅是一种外观，与肉体自然的体型增长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们应当记住，构成一个人在星光界上的载体的大部分星光物质，之所以会呈现与肉体完全相同的形状，是因为它受到了那种更稠密物质的吸引。因此，在该星光物质中便建立起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维持该形状的习惯；而即便在它完全从肉体中抽离之后，它仍会继续维持同样的外貌，甚至长达数年之久。一个人虽然可以透过运用他的思想，在任何程度上改变那个形状，但当那股思想压力抽离时，它总会回到它长期以来所习惯的形状。因此，随着男孩在物理界上缓慢成长，星光体也会稳定地改变自身，以与肉体的自然变化相呼应。然而，当他去世时，便不再有物理物质的进一步变化来促成星光体的成长；结果，它那可以被称之为自然的形状，便是他在离开肉体时所保持的模样。每当他一时忘记将自己想象成身高已经增长时，它的倾向总是会完全回到那个尺寸和形状。尽管如此，我毫不怀疑，儿童这方面的自然感受，正是许多证据确凿的儿童物质化案例的解释，在这些案例中，孩子们自离开物理世界以来，似乎都已经长大了不少。

冒充

我们也曾遇过其他的例子，在其中，一些出于善意的星光实体为了解除父母的痛苦而扮演了逝去孩子的角色。一段时间前，当我遇到一个颇为招摇的此类案例时，我曾询问那个伪装成「长大了的婴儿」的男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解释倒很简单。看来在很久以前，他曾是这位失去孩子之母亲的情人；尽管她后来嫁给了别人，但他对她的爱意却从未动摇。如今，她正因失去这个襁褓中的婴儿而陷入极大的痛苦中，而正如他所说，这个小婴儿已经找不到了，也就是说，与之相连的自我早已离开了星光生命，甚至事实上可能已经重新转世了。但他看到她无比渴望能见到孩子一面，为了抚平她的悲痛，他愿意承担因扮演死去的孩子而涉及欺骗行为所带来的任何指责。他透过意志力的凝聚，让自己化为一种倘若那孩子还活着时可能会呈现的形貌，并以那个形貌经常在通灵会上向母亲显现，带给她极大的欣喜与安慰。他说，这种行为绝不可能对除了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带来伤害；他不相信上帝会对如此崇高目的下所做的无辜欺骗做出严厉的审判。事实上，他坦白地说：「当我只要透过这样一个善意的谎言就能减轻她的痛苦时，你以为我会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她受苦吗？」

他的这种自我牺牲态度中带有某种令人动容的悲怆；尽管我无法赞同他的行为，但也觉得去谴责他并非我的职责所在。这种出于极佳动机而进行冒充的案例似乎并不少见，而且在所有这类案例中，模拟成长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些通灵术者甚至声称，死产婴儿的灵魂也曾以同样的方式在通灵会上显现，并将自己描述为在另一个世界中继续生活与成长，尽管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根本未曾存在过。对于研究证道学的学生而言，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情况只可能是冒充，因为就死胎的情况中，根本就没有

灵魂存在；也就是说，那具肉体正是因为在那个时刻没有准备好要使用它的自我，所以才从未呼吸过生命的气息。

无尽的慰藉

在这一个案例中，正如在其他许多案例中一样，证道学学说所传授的确定知识带来了无尽的慰藉。挚爱孩子的离世，不能不在其父母的心中带来悲伤；在物理界上的失去感是始终存在且无比真实的；然而，对于一位清晰理解这一切的证道学人而言，那份悲痛无疑将会大大减轻，因为他明白，自己所爱着的孩子舍弃物理载体，纯粹只是为了能在一种更适合其发展的条件下重新显现。这仅仅是诸多实例中的一个，调查在其中向我们表明了：所有的事情，甚至是那些看起来痛苦的事情，都正在齐心协力地走向美好；而当我们倾向于指责大自然残忍或疏忽时，出问题的其实是我们的无知，而不是那神圣计划。

「它创造也消灭，修补着万物；

它所造就的一切，皆胜过往昔；

在它那充满渴望与期盼的双手之间，

那宏伟灿烂的蓝图，正缓缓编织浮现。

这便是那迈向至善公义的律法，

最终无人能将其扭转或阻挡；

它的核心是爱，而它的终点，

是平和与甘甜的圆满。顺应皈依吧！」

艾德温·阿诺德爵士

第三部分 来自幽灵的证据

第十五章 星光体出游

幽灵研究

如今，在证道学学会与心灵现象研究协会的推动下，幽灵现象的研究已从愚昧嘲笑的领域，提升至备受尊重的科学考察范畴。若我们尝试对这些现象进行系统性分类，或许能更深入地理解彼岸世界的存在状态。关于此类现象的实证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其中部分纪录因目击者当下的惊惶情绪而可信度存疑，但更多案例却展现出无可辩驳的真实性；然而迄今为止，鲜少有人致力于为这团混沌建立系统性秩序，或从诸多线索中归纳出具有一致性的理论架构。

如今，证道学已使我们熟悉这样的观念：人类在仍拥有肉身的状态下，也能进入并探索不可见的领域，这项研究任务显然比过往更具可行性。我们将引用一些有记载的灵异案例，既为阐明前文所述关于死后世界的状态，也为展示这些现象如何能透过证道学的知识体系得到合理解释。

事实上，我一直认为，若能对这些叙事进行系统分析与细心比对，我们本可推导出许多现今需透过其他途径才能获知的真理。任何有幸研习印度教或佛教教义者都不难发现，这些观察得出的事实与它们的教导的契合度，远超过现代神学对死后实时状态的谬误理论。这些案例主要选自知名的幽灵现象汇编，查考原始文献通常可确认作者相信每项案例的证词依据。其中多数案例的证据清晰可靠；仅少数案例因当时未详尽查核目击者细节，致使本该极具价值的左证数据如今已不可考。

然而，奥秘主义的学生很快就能从这类记述中辨别真伪，透过内在证据区分事实与虚构。那些流行作家为大众杂志撰写的鬼故事，常因其粗劣失真而令这些学生反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者竟不愿下功夫先理解现象背后的原理，以致连基本可能性都混淆不清。其实只要稍具相关知识，他们本可为故事增添合理性而更有效和更令人毛骨悚然，而非如现在这般漏洞百出。

即便本书引述的某些案例可能掺杂谬误，也丝毫不影响整体论证；纵使某些故事经考证后无法验证，至少其情节具备真实可能性，因为已有数十个类似案例被确认为真。我们的理论体系完全建基于理性，并透过大量实证检验，单一案例的准确与否根本无损其有效性。或许我该补充说明：为避免读者耗费时间于无关紧要的细节（这些细节非但无助于厘清当前探讨的要点，甚至可能模糊焦点），书中多数案例都已大幅精简。

我们面临的困难绝非在于寻找案例左证前文论述，而是如何处理这令人目眩的丰沛现象，等待我们检视的那些现象既繁复又多样。诚如西奇威克教授创立心灵现象研究协会时所言：如此重要且频繁发生的事实，竟长期未获严谨研究，实乃学术之耻。这更高等的生命可能性如此多元，以致分类工作很艰巨。虽有几类主要型态反复出现，但每个案例皆具独特性，总有例外情况难以归入我们设定的任何框架。

在我们所研究的这类案例中，观察者往往心绪不宁，几乎必然更关注灵异现象的个人层面而非科学意义，致使许多对研究至关重要的细节被忽略。除非专门研究这类现

象，否则极少人知晓该观察哪些要点，而幽灵又鲜少向那些最渴望与之交谈者显现。这就导致多数人将所有涉及彼岸世界的现象混为一谈，全然无意区分真实的幽灵、以太重身、思想形体与星光界印记之间的差异。

关于这些要点，我们都将逐一探讨；但首先让我们从生者灵魂离体的案例着手。透过研究几个人与他的载体暂时分离的实例后，我们将更容易理解：为何永久舍弃今生这副肉身是如此自然的过程。著名的灵媒德斯佩朗斯夫人（Madame d'Espérance）在其引人入胜的自传《阴影国度》（第 355 页）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起始案例，她如此描述自己首次有意识地灵魂出体时的感受：

初瞥更高生活

「那是个周日的清晨，阳光明媚的夏日。我躺在沙发上翻阅书籍，却满脑子想着该如何实际进行测试，根本无心阅读。突然，一阵奇特的虚弱感袭来，书页上的文字竟变得模糊不清。我要昏倒了吗？眼前一片黑暗，我确信自己又要发病了。想呼救却想起屋子这侧空无一人。这种虚脱感转瞬即逝，我庆幸没惊扰他人。当目光再次落向书本时，多么诡异，书本竟显得如此遥远而朦胧！我明明已离开沙发，却看见有人躺在那儿捧着书；这会是谁呢？此刻的我却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盈与力量！虚弱感消散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凡的活力，这种强健充沛之感，是我此生从未体验过的。」

「生命力在我体内苏醒，如电流般在血管中奔涌、跳动、沸腾。我身体的每个部分都焕发着崭新的活力，体验着全然无拘的自由。这是我首次真正领悟到『活着』的意义。」

「多么奇异，房间竟显得如此狭小、局促而阴暗，沙发上那个朦胧的身影又是谁？我似乎对那静止的形体有种模糊的熟悉感，彷佛曾在某处相识，但这股难以抗拒的自由感必须尽情享受。我无法停留于此，该往何处去？我飘向窗边。多么诡谲，周遭景物竟如此黯淡！墙壁彷佛向我逼近，又渐渐消融；至于去向何方，我却无从知晓。」

我本人可以证实，当人脱离即使是健康的肉体时，那种完美的安适感、自由、轻盈与力量会立即涌现；而对于那些肉身虚弱多病的人来说，这种反差必定更为强烈。即便这种体验已成为日常，从牢笼跃入阳光、从虚弱与限制进入更高生命层次的能量与效能，始终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惊奇与喜悦。

一次星光体出游

R·D·欧文先生在《另一世界的足音》（第 256 页）中记载了一个极佳的星光体出游案例，其特殊之处在于同时记录了造访者与被造访双方的证词：不仅详述了出体者的体验记忆，更透过被造访女士的陈述加以验证。这位星光旅行者必定携带了部分以太物质离开肉体，因为她能够俯视自己躺在丈夫身旁的稠密肉身，并比较两者苍白程度的差异。起初她似乎误以为自己已死，直到翌晨醒来才确信并非如此。在审视自己的肉身后，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竟能穿透墙壁，不久便来到远方友人的卧房。她与友人进行了对话（这段对话友人事后仍有记忆），但造访者很快失去意识，或至少丧失记忆，以致无从知晓自己如何及何时回归肉身。

一位雕刻师的远离肉体之旅

在 M. 加布里埃尔·德兰所著的《未来生命的证据》一书中，引述了数个关于精微体初次生命体验的类似范例；不过在其中某些案例中，这些体验可能并非真正的第一次，而只是记忆中留存下来的第一次。以下（第 87 页）是一位年约三十岁、才华横溢的雕刻师的叙述。他表示：

「几天前的傍晚，当我在大约十点钟回到家时，顿时被一种无法解释的奇特倦怠感所笼罩。然而，我决定不立刻上床睡觉，于是点燃了灯，把它放在床边的桌上。我拿了一支雪茄，用灯焰点燃，抽了两三口，随后伸展身体躺在一张长椅上。」

「正当我以一种随性沉溺的方式顺势滑下、好让头部靠在沙发靠垫上的那一刻，我感觉周遭的事物都在旋转；我感到一阵眩晕，随后突然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了房间中央。对于自己这样无意间移动了位置，我感到非常惊讶，环顾四周，而我的惊奇感更加剧了。」

「起初，我注意到自己舒舒服服地——而非僵硬地——伸展躺在沙发上，但我的左手举在上方，肘部支撑着，手里还握着点燃的雪茄，雪茄的微光在灯罩所形成的阴影中清晰可见。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无疑是我已经睡着了，而我所体验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的结果。然而，我感觉这与我过往经历过的任何梦境都截然不同，从未有过任何梦境显得如此无比真实。此外，我还有一种印象：自己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紧密地接触实相。随后，在确定自己并非在做梦的同时，出现的第二个念头便是自己已经死了。与此同时，我想起曾听人谈论过灵体，并认为自己也变成了一个灵体。关于这个主题我所学过的一切，都在我的内在视野中缓缓展开，但所花费的时间比回忆起它们还要短暂。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一想到未竟的任务，自己便被一种痛苦的悔恨所笼罩。」

「我靠近了我自己，或者该说是我的肉体，抑或是我以为是自己尸体的那个东西。一个起初我不理解的景象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看到自己在呼吸，但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自己胸腔内部，我的心脏在那里跳动着，缓慢而微弱，却很有规律。随后我明白自己一定是处于一种昏厥状态，但却是一种特殊的昏厥；我不禁自言自语道，除非那些经历过昏厥的人在醒来后都想不起晕倒时发生的事。接着我开始害怕自己在恢复意识后会记不起这一切。」

「感到稍微安心一些后，我环顾四周，自问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多久；随后我便不再去理会自己的肉体，即那个继续躺在沙发上的『另一个我』。我看了看安静燃烧着的灯，想到它离我的床非常近，可能会引燃窗帘。我摸了摸熄灭灯火的控制杆想把它关掉，但（奇特而令人惊讶的事实！）虽然我能感觉到控制杆在自己手中——可以说，我似乎感知到了它的每一个原子——但任凭我怎么用手指拉动，移动的却只有我的手指；我徒劳无功地试图移动那个控制杆。」

「随后我检查了自己，发现虽然我的手可以穿透自己的身体，但我依然能感觉到这个身体；如果我在这一点上记忆没错的话，它看起来就像是穿着白衣。接着我站在壁炉架前的镜子前。我没有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影像，我的视线反而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延伸；起初是墙壁，接着是画框背面和我邻居房间里的家具，最后他公寓内部的景象呈

现于我眼前。我注意到他的房间里没有光线，但我却能在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我可以非常清晰地感知到，似乎有一束光从我的上腹部发射出来，照亮了那些物品。」

「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想要进入我那位并不认识、且当时正身在巴黎的邻居房间里。我才刚萌生想要拜访第一个房间的愿望，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其中；我是如何进去的我并不知道，但对我来说，我穿过墙壁就像我的视线穿透墙壁一样轻而易举。简而言之，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进入邻居的房间。我检视了那些房间，将它们的景象牢记在心，并走向一个书架，那里我特别注意到放在与我眼睛同高那一层的书名。」

「为了改变位置，我只需要发出意念，无需费力，我便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在我想去的地方了。」

「从这时起，我的记忆变得非常混乱。我知道自己去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想是去了意大利，但我说不出自己是如何度过那些时光的。就好像是我不再能够控制自己，也不再能够主宰自己的思想，我发现自己随着思想的指引而被带到了四面八方。」

「总之，我在早晨五点钟醒来，身体僵硬而发冷，依然躺在沙发上，手指间还夹着那支没抽完的雪茄。我的灯已经熄灭了，烟罩被熏得发黑。我上床休息，但无法入睡，浑身直打冷颤。最终，睡眠还是降临了。当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大天白日。」

「透过一点小计谋，我说服了管理员去看看我邻居的房间是否有东西被打乱；和他一起进去后，我认出了前一天晚上看到的画作与家具，以及我特别记录下来的那些书名。」

在上文引用的故事中，星光界的游历似乎并没有特定的方向原因；但通常情况下，这种漫游并非毫无目的，而是带有我们可以追溯的目标。在以下同样由德兰先生引述的案例中（第 83 页），克伦威尔·瓦利先生清醒地离开了他的肉体，以便将其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这段叙述摘自瓦利先生在伦敦辩证学会发表的声明，他是英国电报局的首席工程师。他表示：

重身控救

「我先前一直在进行瓷器制造的实验，由于大量使用酸类所产生的气体，导致我的喉咙发生痉挛。我当时病得相当严重，且经常因这种痉挛而惊醒。医生建议我随身准备硫酸乙醚以供吸入，以便能迅速缓解症状。我这样使用了六到八次，但因为太讨厌那股气味，便放弃使用，改用氯仿代替。我把它放在床边，当需要使用时，我就俯身对着它，这样一旦失去知觉，我就会向后倒下，让海绵掉到地上。然而有天晚上，我转身仰卧，手里仍握着海绵，而海绵依然贴在我的嘴上。瓦利夫人当时正在照顾生病的孩子，睡在我房间楼上的房间里。几分钟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我看到自己仰卧着，海绵扣在嘴上，完全无法做任何动作。我竭尽全力发出意志，让关于自己所处危险的清晰念头穿透瓦利夫人的心智。她醒了过来，走下楼，立刻拿走了海绵，并感到无比惊恐。我尽了一切努力试图说话，我说：『如果你明早不提醒我，我就会把这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但请务必告诉我是什么让你下楼的，这样我就能想起所有的细节了。』」

「第二天早晨，她按照我的吩咐做了，但起初我什么也想不起来。然而，我整天都在花费极大的努力试图回想，最后成功地先想起了部分，最终想起了事件的全貌。当我让瓦利夫人意识到我的危险时，我的灵体正处于她身旁的房间里。」

「这起事件让我理解了灵体进行沟通的方式。瓦利夫人看见了我的灵体所渴望的事，并且体验到了相同的印象。有一次在进入恍惚状态后，她对我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其实并不是灵体，而是我自己；我正在像灵体经由我的嘴说话那样，使用着自己的身体。』」

「我在 1860 年记录了另一个事实。当时我刚铺设完第一条大西洋电缆。当我到达哈利法克斯时，我的名字已经透过电报传到了纽约。赛勒斯·菲尔德先生将这项消息转达给了圣约翰和勒哈佛尔，因此当我到达时，处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且在勒哈佛尔，我发现有人为我准备了一场宴会。」

「现场有很多演讲，且持续了很久。我第二天早晨必须赶搭早班船，我很担心自己无法及时醒来。我使用了迄今为止对我总是有效的办法：我强烈地将意志集中于在正确的时间醒来。早晨到了，我看到自己深眠于床上。我试图叫醒自己，但做不到。在经过几分钟思考苏醒的最佳方法后，我看到了一个院子，里面堆着一大堆木材，两个人正朝它走去。他们爬上木堆，搬走了一块沉重的木板。随后我想到给自己暗示一个梦境：一颗炮弹朝我发射过来，出炮口时发出呼啸声，并在两个人从木堆顶端扔下木板的瞬间爆炸并炸伤了我的脸。这把我惊醒了，留下了对这两个行为非常清晰的印象；第一个行为是我的理性部分命令我的大脑去相信由我智慧的强大意志所暗示的荒谬幻象之真实性。至于第二个行为，我一刻也没有耽搁。我跳下床，打开窗户，向自己确认了院子、木材堆以及那两个人正如我的灵魂所看到的那样在那里。我先前对这个地方毫无所知。前一天晚上我到达这个城镇时天色已暗，我完全不知道那里有一个院子。显然，我的灵体在我的肉体沉睡时看到了这一切。如果不打开窗户，我根本不可能看到那堆木材。」

罂粟

我的一位年轻友人近日来信中记述了这段经历：

「父母离家外出一周。小妹 G.某日身体不适，接连三夜，她总在寒颤中惊醒，发现被褥整齐地反折，与就寝时的状态截然不同。第三夜醒来时，她清楚看见母亲坐在床尾，随后起身离房。当夜暴风雨肆虐，将父亲亲手在前园播种的罂粟花摧折殆尽。待母亲返家后，我们得知她连续三夜梦见自己为 G.掀开被褥，且在第三夜梦中记得下楼经过前园时，还想着：『这些罂粟被风雨打垮真可惜！』她同时注意到前门的开阖方向似乎与现实相反。」

显然，母爱在此扮演了引导者的角色。远行的母亲直觉感应到孩子身体不适，因而在无形中守护徘徊，尽管掀开被褥的具体动机仍难以参透。第三夜她必定已略具物质化形体，或携带了些许以太物质，方能被孩子清晰看见。她注意到花朵这等细微之事，恰恰左证了这是次星光体造访，而非单纯的超视觉现象；就连关于前门的随口之言也别具深意，这正是初涉预视者常有的认知混淆，尚未习惯星光视觉的双向穿透特性前，物象的反转现象时有所见。

上述案例中的几位女士，其神通能力显然已接近觉醒状态，故无需特殊刺激便能自然触发。然而多数人的这项潜能仍深埋底层，难以轻易唤醒，唯有在面临重大危难或迫切需求时，方可能被激发而投入运作。

入定中求助

牛津两位牧师的案例，便是这类现象中一个证据确凿的著名实例（李博士《灵光与幽影》第 88 页以 W.与 P.代称）。W.先生是学院研究员，P.则在十八英里外的教区任职。某夜 W.反复三次梦见 P.满脸惊恐地出现，高喊着「他们正在埋葬我 !」这个鲜明而令人不安的梦境令他彻夜难安。次日早餐后，W.正坐于扶手椅时，忽闻敲门声。他喊了声「请进 !」听见门开人进，以为是仆人而未抬头，直到耳边响起 P.熟悉的低语：「W.，他们在埋我 !」惊跳而起的他发现房内空无一人，仆人们也皆未靠近。W.立即动身前往探视，抵达教区长宅邸时，只见灵车已停于门前，P.的遗体被钉入棺木，正待下葬。他坚持开棺，断然阻止葬礼进行。将遗体移置床榻施以温敷后，生命迹象逐渐显现。数日后 P.完全康复，并又活了九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不幸的牧师最初只能在友人入睡（即星光体暂时摆脱肉体遮蔽的状态）时与之联系；但当发现这样仍不足够时，迫在眉睫的危机驱使他做出更大努力，从而实现部分物质化，使他得以产生物理声响，成功唤起友人对其危难处境的关注。类似案例不胜枚举，但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罗伯特·戴尔·欧文先生（Mr. Robert Dale Owen）在《另一世界边界的足音（Footfalls on the Boundary of Another World）》（第 242 页）中记载的沉船乘客获救事件。这个广为人知的案例之所以值得全文引用，正因其完美呈现了此类现象的所有特征——尽管其中每个细节都能在其他叙事中找到对应，但再没有其他案例能将这些要素如此戏剧性地集于一体。原文如下：

「向西北行驶」

「罗伯特·布鲁斯先生是一艘往返利物浦与新布朗斯维克圣约翰港的商船大副。某次西行航程中，船只在出海五、六周后接近纽芬兰大浅滩东部海域。正午时分，船长与大副曾一同在甲板进行太阳观测；之后两人便下到舱房计算当日航程。」

「这间位于船尾的狭小舱房，其短梯采横向设计穿过船舷而下。正对楼梯口处设有一方小型平台，平台后方即是大副的专用舱室；平台上并列着两扇间距极近的门，一扇朝船尾方向通往主舱房，另一扇正对楼梯则直通舱室。舱室内的书桌紧贴前舱壁设置，恰位于门侧，坐在桌前办公者只需微微侧身回望，便能将主舱房内的动静一览无遗。」

「大副全神贯注于计算工作（由于所得结果与航位推算相差甚远，与预期严重不符），竟未察觉船长的动向。完成计算后，他头也不回地扬声道：『我测得的经纬度是某某数据。这可能正确吗？长官，您的数据如何？』」

「未获响应的他再度询问，同时侧首回望，以为看见船长正忙于在板上书写。依旧无人应答。他遂起身，当直面舱门时，那个被他误认为船长的身影突然抬头，惊愕的大副眼前，赫然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

「布鲁斯绝非懦夫；然而当他迎上那道凝重沉默的直视目光，并确信那绝非生平所见之人时，终究难抑惊惶；他未停下质问这位不速之客，而是仓皇冲上甲板，其惊恐之状立刻引起船长注意。『哎呀，布鲁斯先生。』船长问道：『你究竟是怎么了？』」

『怎么了，长官？您书桌前的是什么人？』

『我没看到有人啊。』

『但确实有人啊，长官！是个生面孔。』

『生面孔！老天，你准是在作梦。要么看见的是管事，要么是二副。除了他们，谁敢擅自下舱？』

『可是长官，那人就坐在您的扶手椅上，正对着舱门，在您的板上书写。后来他抬头直盯着我的脸；若说这世上有什么是我看得真切分明的，那就是这张脸了。』

『那人？是谁？』

『天知道，长官，我真不认识。那张脸，我此生从未见过。』

『你准是疯了，布鲁斯先生。航程近六周的船上怎可能有陌生人！』

『我明白，长官。可我确实看见他了。』

『下去看看到底是谁。』

「布鲁斯迟疑了。『我从不信鬼神之说。』他坦言：『但说实话，长官，我宁可不要独自面对那东西。』」

『得了得了，立刻下去，别在船员面前出洋相。』

『您向来知道我是讲理的人。』布鲁斯面色骤变：『但若您不介意，长官，我们最好一同下去。』

「船长步下阶梯，大副紧随其后。舱房空无一人！他们彻查所有舱室。连个鬼影都没有！」

『怎么样，布鲁斯先生。』船长说道：『我早说你是作梦了吧？』

『您这么说当然容易，长官。但若我没亲眼看见那人在您的板上书写，就叫我永不得与家人团聚！』

『啊！在板上写字！那字迹应该还在。』船长抄起板子。

『还真有东西！』他惊呼：『这是你的笔迹吗，布鲁斯先生？』

「大副接过石板，只见上面清晰可辨地写着：『转向西北航行』」。

『你是在戏弄我吗，先生？』船长厉声质问。

『以我的人格与海员身份起誓，长官。』布鲁斯回答：『我对此事的了解绝不比您多。方才所言句句属实。』

「船长坐回书桌前，盯着板子陷入沉思。最后他将板子翻面推向布鲁斯：「写下『转向西北航行』。」」

「大副照办。船长仔细比对两处笔迹后下令：『布鲁斯先生，叫二副下来。』」

「二副应召而至，依船长要求写下相同字句。接着是管事，而后轮番传唤全船识字者书写。然而所有人的笔迹，都与那神秘字迹毫无相似之处。」

「待船员退下后，船长陷入沉思。『会不会有人偷渡？』他最终开口，『必须彻底搜查这艘船。若找不出那家伙，他可真是躲猫猫的高手。召集全体人员。』」

「从船首到船尾，每个角落都被怀着激动好奇心的船员彻底搜查，毕竟船上有陌生人的消息已传开。然而除了船员与官员外，连个鬼影都没找到……」

「一无所获地回到舱房后，船长问道：『布鲁斯先生，你怎么看这事？』」

『说不上来，长官。我亲眼见那人书写，您也看见了字迹。这事必有蹊跷。』

『看来是这样。现在顺风，我考虑转向一探究竟。』

『若换作是我，长官，必定这么做。最糟也不过损失几小时航程。』

『那就试试。去甲板下令转向西北。还有，布鲁斯先生，』大副起身时他补充道，『安排瞭望手，要挑可靠的人。』

「命令迅速执行。约莫三点钟，瞭望手回报正前方出现冰山，不久后又发现冰山旁疑似有艘船。」

「当他们靠近时，船长透过望远镜确认那是艘残破的船只，显然冻结在冰层上，甲板上有不少生还者。他们随即停船，派出小艇展开救援。」

「这艘证实是从魁北克驶往利物浦的客船。它先是受困冰层，最终被彻底冻结，已在极度危急的状况下度过数周。船体破损、甲板遭冲刷，实际已是废船，粮食殆尽，淡水也几乎耗尽。船员乘客早已放弃获救希望，因此对这场意外救援的感激之情尤为深刻。」

「当第三艘救生艇载回的受难者中，有位男子正攀爬船舷时，大副瞥见其面容，顿时惊骇后退。那正是三四小时前从船长书桌前抬头与他对视的脸庞。」

「起初他还试图说服自己只是错觉，但越是端详越是确信：不仅是面容，连身形衣着都完全吻合。」

「待精疲力竭的船员与饥肠辘辘的乘客安顿妥当，帆船重新启航后，大副将船长请到一旁：『看来我今天见的并非幽灵，长官，那人还活着。』」

『什么意思？谁还活着？』

『就是刚才获救的乘客之一，正是午间在您板上书写的那位。我敢在法庭上发誓。』

『说真的，布鲁斯先生』，船长回答，『这事越来越离奇了。我们去见见这人。』

「他们发现他正与获救船只的船长交谈。两人上前，用最热烈的言辞表达对逃离恐怖命运（在严寒与饥饿中缓慢死亡）的感激。」

「船长响应说这只是将心比心之举，并邀请他们移步舱房。随后对那位乘客说道：『希望先生别觉得我唐突，能否请您在这板子上写几个字？』他将板子空白面朝上递出。『乐意之至。』乘客回答：『但该写什么呢？』」

「几个字就行。不如写『转向西北航行』。」

这位乘客虽然明显对这奇怪要求感到困惑，仍微笑着照办。船长拿起板仔细端详，随后侧身避开乘客视线，翻转石板后再次递出。「您说这是您的笔迹？」他问道。

『何必多言』，对方看着板回答，『您亲眼见我所写。』

「『那么这个呢？』船长翻转板子说。男子先后审视两处字迹，满脸困惑。最终他开口：『这是怎么回事？我只写了其中一行。另一行是谁写的？』」

『这正是我想请教的，先生。我的大副声称，今天正午您就坐在这书桌前写下这行字。』

「遇难船的船长与乘客交换了惊疑的眼神。前者问后者：『您可曾梦见自己在这板上写字？』」

『没有，先生，至少我毫无印象。』

『您提到作梦。』帆船船长追问：『这位先生今天正午时分在做什么？』

『船长。』对方回答，『这事实在玄妙至极；我本打算等安顿好就立刻向您报告。这位先生（指向乘客）因过度疲惫，午前便陷入昏睡。约莫一小时后醒来，竟对我说：『船长，我们今日就能获救。』询问缘由时，他声称梦见自己身处一艘三桅帆船，而那艘船正前来救援。他详细描述了船只外观与索具配置；而当贵船现身时，其特征与他的描述分毫不差，令我们万分震惊。』

『毫无疑问。』那位船长接话：『板子上的字迹，无论如何出现，救了你们所有人。当时我的航向偏西南，我转向西北并派瞭望手观察情况。但您说。』他转向乘客道：『您不记得梦中在板子上写字？』

『是的，先生。我毫无这方面的记忆。我只获得那艘梦中帆船会来救援的印象，却不知这印象从何而来。还有件怪事。』他补充：『这船上的一切对我来说异常熟悉；可我确信从未登过贵船。这实在令人费解。您的大副究竟看见了什么？』

「于是布鲁斯先生向他们详述了前述所有情节。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显然是上天介入，将他们从绝望命运中拯救出来。」

「以上叙事由朱莉娅·哈洛克号纵帆船船长克拉克转述给我，他直接从布鲁斯先生本人处听闻此事。我询问克拉克船长是否了解布鲁斯的为人。」

『这辈子见过最诚实耿直的人。』他回答：『我们亲如兄弟；两个人在同一艘船上朝夕相处十七个月，不可能不清楚对方是否可信。他谈及此事时总是心怀敬畏，彷佛这经历让他更接近上帝与彼岸世界。我愿以性命担保他绝无虚言。』

这个精彩的故事正如我们所说，既典型又戏剧性地完整。但它绝非孤例。《证道学评论》第二十二卷第 274 页中，贝森特夫人如此写道：「在我多次航程中，曾有位船长向我讲述亲身经历，其中包括一名穿着滴水防水衣的男子突然现身舱房，哀求他转向特

定航线以拯救遇难者。船长照做后，果真发现一群遇难船员，其中一人正是先前那位访客。」她接着引用「某日报」记载与罗伯特·布鲁斯案例极其相似的事件。据称发生在从事西印度贸易的莫霍克号双桅船船长班纳身上。内容如下：

莫霍克号双桅船

据记载，某夜船长被一名戴绿色防水帽的男子唤醒，要求他转向西南航行。船长以为是大副派人传唤，冲上甲板却遭大副否认。返回舱房后相同情景重演，再度徒劳登甲板查验。当神秘人第三度现身，重复警告「再拖延就来不及」时，船长终于妥协下令转向。不久后他们发现一艘载着四人的救生艇，其中正有一人戴着绿色防水帽。该男子前夜曾梦见自己三次进入这艘双桅船的舱房，哀求船长改变航线救援。虽无法查证故事来源，纵非事实，亦属妙构。

观察这些案例可发现：不仅强烈需求驱使灵魂离体进行星光体出游，周遭环境也恰好利于此举。牧师 P.的案例中，肉体处于完全昏睡状态；而所有海难故事里，遇难者很可能因曝晒与饥饿而极度虚弱。这种被迫断食产生的效果，想必类似圣徒与修行者自愿断食的状态。虽然这绝非释放星光体的最佳方式，但在此类条件下确实更容易达成；上述成功案例，某种程度也得益于有利的环境条件。

以为自己已经阵亡的士兵

在卡米尔·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所著的《死亡时刻（At the Moment of Death》第 89–91 页中，刊载了一则由居住在伦敦伯爵宫广场 14 号的伯纳德·H·斯普林格特先生（Mr. Bernard H. Springett）所提供的叙述，内容关于一名以为自己已经阵亡的士兵之显灵过程。斯普林格特先生写道：

「多年来，我一直是个年轻人团体的负责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因为我对他们以及他们家庭的持续关心，而视我为亲人或监护人。其中有几位在战争期间作出了至高无上的牺牲，我也成了几位成员与其悲伤父母之间的沟通桥梁，为他们带去安慰的讯息。」

「1918 年 7 月 12 日，我和一位朋友 X 小姐在她家的客厅里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这时她突然对我说：『我感觉你有一位年轻人想要与你联系。他是一个高大、肤色较深、穿着黄褐色军服的家伙；他的肩膀朝向我，所以我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上面的『R.E.』字样。』」

「我回答说，我只认识一位符合这个描述、属于皇家工程兵团、名叫 W.M.的年轻人，而且我不相信他已经阵亡了。」

「X 小姐微笑着回答：「他说真的就是他，不过（他笑着说）他以为你会用那些亲近他的人对他的昵称来称呼他。」

「我立刻回答道：『哎呀，『父亲』（这正是他的昵称）得知你已经去世，对我来说真是个新鲜新闻啊！』」

「随后他叙述说，自己因德军炮弹引发的塌陷而被活埋在地下掩体中，而且他现在依然在那里；我的对话者（一位灵视者、敏感体质者、灵媒）述说了她自己所体验到的痛苦，那与这位年轻士兵所感受到的极为相似。她问他出于什么原因向他们显灵。」

「他回答道，『那是因为在昏厥过去时，我感觉我的弟弟乔克很快就会来与我重聚。他在埃及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而你是唯一一个』，他补充道，并转而对我说，『如果你不延误地给予建议，或许能将他从这种危险生活中拯救出来的人。』」

「我答应会好好考虑这个愿望，尽管我设想在寻找乔克时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不知道他家人的地址。」

『他难道没有关于他另一个弟弟邓肯的要求要提吗？』

「W.M. 说道：『没有，邓肯没有危险，他会安然无恙地回到家。』」

「我再次承诺会实现这位亲爱的年轻士兵的愿望，并在将他的灵魂托付给上帝后，向他道别。」

「我立刻寻找与年轻的乔克建立联系的方法。最稳妥的方式似乎是给我们体育馆负责人的女儿写信，她认识我们大多数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所以我请求她协助我进行寻找。三天后我收到了她的回信，表达了她的遗憾；她已经尝试向各方打听该家庭的下落，但都没有成功。」

「然而，下一封邮件给我带来了第二封信，通知我在她寄出上一封讯息的一瞬间，她遇见了一位学校的朋友，对方向她倾诉了自己的焦虑；她没有收到在埃及的未婚夫的任何消息。『你的未婚夫是谁？』她问道。『什么！你不记得乔克·M 先生了吗？』」

「那恰恰就是我正在寻找地址的年轻人。」

「这究竟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还是彼岸那些目睹了我困难的朋友们所进行的干预？」

「在这起奇特的事件之后，我顺利取得了乔克的地址，并给他写了一封充满关怀的信，告知他哥哥对他的担忧，恳求他告诉我这种担忧是否有依据，以及他是否认为为了自己灵魂的救赎，最好改变当下的生活方式。」

「同年的圣诞节期间，乔克和他弟弟邓肯一起到我的办公室进行商务拜访。说来也是奇妙，这又是另一次不亚于第一次的奇特巧合——他们兄弟俩各自从不同的地方出发（一个来自法国，另一个来自巴勒斯坦），搭乘不同的班车抵达伦敦，且都急着赶回母亲家，结果竟在母亲居住的那条街上不期而遇。」

「乔克告诉我，我的信是在他人生极其关键的时刻送达的。当时他对开罗参与的放荡生活感到无比厌倦，正在两种选择之间犹豫不决：要么结束自己毫无意义的生命，要么申请前往巴勒斯坦前线参战。我的信让他陷入沉思；他想起了我们过去的交情，而这段回忆拯救了他！就在同一天，由于他是有名的优秀驾驶，有人提议由他担任巴勒斯坦将军的专属司机。」

「乔克补充道，『但是，我们的哥哥威尔还活着啊。昨天我们母亲才收到他的来信。我实在无法理解他怎么会给你发送这样的讯息。我相信人可以与死者沟通，但一个活着的人怎么可能产生像你所见证的那种神通显现呢？』」

「『你哥哥当时确实没有死』，我回答道，『但他正面临死亡的威胁，而在那种情况下他祈求我给予你协助，这事实本身就已是足够的证明。』」

「就在那个难忘的夜晚，也就是他向我们显灵的确切时刻，他正身处战壕之中。随着德军越来越精准地锁定他们的位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战友在敌人的炮火中被炸飞，而他则每秒都在等待着最后落向掩体的炮弹轮到自己。」

「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那一刻，他想到了所有的家人、他所爱的人、他的家园，特别是他那两位同样参军的弟弟；他为他们可能得以幸免于难而感到欣慰，即使他自己即将离世。然而，就在那个关键时刻，英军炮兵定位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并将其摧毁，我那位年轻的朋友因而化险为夷。」

「至于另一位原本无需令人担忧的弟弟邓肯，则在拜访我办公室的三周后，作为一名联络官在穿越敌军炮火猛烈扫射的区域传递重要情报时不幸阵亡。」

从自杀中获救

克利夫顿（Clifton）的 K 夫人曾向埃利奥特·奥唐纳先生（Mr. Elliott O'Donnell）讲述过一起关于人们被生者的幻影从自杀边缘拯救出来的最奇特案例之一。该案例收录于他的著作《益灵与害灵（Ghosts, Helpful and Harmful）》一书中。

「据她所述，K 先生有天下午坐在他的书房里时睡着了，或者说他以为自己睡着了。他以为自己在这个状态下突然被惊醒，而正当他坐着纳闷究竟是什么把他吵醒时，他房间的门非常缓慢地打开了，住在该镇完全不同区域的朋友 B 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他刚要开口与 B 说话、问他有什么事时，B 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上，彷佛示意要他保持肃静，随后从口袋里抽出一把剃刀，亮出刃口，并以一种极其可怕且具暗示性的方式将它举到了自己的喉咙前。意识到 B 即将自毁，K 先生以为自己怀着极大的惊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并立刻冲到 B 的身边。随后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结果两个人摔成一团倒在地上，发出了巨大的碰撞声，K 先生也因此立刻醒了过来。这一切是如此可怕地真实且生动，以至于让 K 先生不禁纳闷，这究竟是否只是一场梦；而当他看时间并发现自己手表的表面玻璃碎裂时，他的困惑顿时增加了十倍。他非常确定在自己睡着（或以为自己睡着）之前，手表绝对是完好无无损的。」

「第二天，他在户外遇到了 B，并立刻被对方的外貌所震惊。他看起来面色苍白且病态，比 K 先生上次见到他时至少老了十二岁。」

「『嗨，老兄』，B 喊道，以此作为打招呼，『我刚刚经历了一段非常奇特的遭遇。最近我事事不顺，昨天下午我决定割喉自杀。当时我在自己的卧室里，右手拿着剃刀，准备好要动手了，但让我无比惊讶的是，当时我极其确定是你的人突然从门外进来，试图从我手中夺走它。是的，你完全可以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所说的全是事实。我要再重复一遍：我以为是你的人——如果那不是你，那肯定就是你的重身——冲进我的门，一把抓住了我的右手腕。我现在还能感觉到你的抓握——那就像虎钳一样——我完全不知道你居然这么有劲。我们展开了一场可怕的搏击，最后倒在了地上。现在最令人惊讶的部分来了：我们刚一重重摔在地板上，你就凭空消失了。前一刻我还环抱着你的脖子，试图从你手中挣脱出来，而下一刻我抓到的却是一片虚无。你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

「K 先生随后向 B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在对照笔记后，他们发现两人都相信自己当时正在与对方搏斗的时间，恰好完全吻合：换句话说，他们的体验是完全同步发生的。」

一次自愿的远行

在以下案例中，那位在睡梦中对远方丈夫进行星光体出游的女士，是出于明确的意图而这样做的。这则故事发表于《美国心灵现象研究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1907 年 12 月号，并由海斯洛普教授（Professor Hyslop）担保其真实性：

「神职人员 C.W.S.写道：在星期日凌晨一点钟，我从深沉且无梦的睡眠中醒来，感觉房间里有人。当我彻底清醒时，我看到妻子站在我的床尾。她穿着平时早晨忙于家务时所穿的衣服。」

「我坐起身喊道：『你在那里做什么？』她回答：『我来看看你的近况。』随后她走到床尾，向我倾身、拥抱了我，接着便凭空消失了。我立刻跳了起来；房间里一片漆黑，一个人也没有。我点燃了煤气灯；我浑身发抖，冷汗直流。」

「第二天早晨，当我与 K.博士和 P.先生一起吃早餐时，我向他们提及了这起事件。尽管我试图运用所有的理性去衡量，但我依然无比震惊，以至于我决定给妻子发一封电报，却又不敢公开向她解释她才是我真正担忧的对象。几个小时后，我收到了她的回复：『我们都很好。』」

「几天后当我回到家时，我立刻被一个事实所触动：妻子特别想知道我在星期六晚上是否睡得好。在几句不着边际的问答之后，我最终问她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她随后向我透露，她当时正在阅读哈德逊所著的《心灵现象（Psychical Phenomena）》；书中提到，如果一个人在刚入睡失去意识的确切时刻，将思想集中在另一个人身上，并希望在特定条件下显现在那个人面前，后者就会体验到实验者希望让他感受到的印象。」

「读完这段话后，她便将心思集中于『显现在我面前并拥抱我』的愿望上。」

重身的照片记录

在《拍摄不可见之物（Photographing the Invisible》一书的第三章中，詹姆斯·科茨博士（Dr. James Coates）提到了数个案例，其中身处远方之人的照片作为「额外显像」出现在相机感光板上。德·布莱伯爵（Count de Bullet）证明（第 71 页）他曾以这种方式在巴黎获得了他当时身在巴尔的摩的妹妹、一位叔伯、一位姑姨以及一位朋友的肖像。「M. A. Oxon」（即斯坦顿·摩西先生，Mr. Stainton Moses）于第 73 页决定针对这类方向进行一项实验。他写道：

「转世了的灵魂超越其所占据之肉体界限的运作，对我而言是一个屡见不鲜的事实……因此，似乎可以安排一个计划，在感光板上永久记录下一个具肉体的灵魂脱离其肉体时的存在。这样的安排实际上由我身在巴黎的朋友格莱德斯通先生（Mr. Gledstanes）实现了……在第一张曝光的感光板上，出现了我面部模糊且不清晰的影像。第二次曝光

则产生了完美的结果……我的肖像极其明确，任何看过我肉身的人都不可能认不出来……在照片拍摄时，我正躺在伦敦的床上，处于深度的恍惚状态。」

科茨博士还提到（第 74 页）一个案例：一位先生正躺在火炉旁睡觉，虽然超出了相机的拍摄范围，但他重身的影像依然被拍摄了下来。

第十六章 死前不久的出游

临终者的愿望

我们发现大量案例显示，这些星光体出游往往发生在访客濒临死亡之际，此时肉体自然处于最虚弱状态，对星光粒子的束缚力也最为薄弱。这种时刻，朝此方向的强烈渴求似乎极易自我实现；事实上，在灵魂最终离体的前后片刻，这种现象必然发生。倘若肉体状况阻碍当事人提前离体，那么一旦获得自由，他便会执行心中萦绕的愿望；但此种情况下他已成真正的幽灵，因而归入我们下一章节探讨的范畴。然而，仍有诸多案例能明确证实，这类出游发生在实际死亡时刻之前许久，这些案例正属于我们当前的讨论范畴。罗彻斯特的玛丽·戈夫著名案例即属此类，我在《灵视》一书中曾引用，安德鲁·朗先生对此评注：「鲜有故事能具备如此有力的左证。」在此我不重述该案例，而将提供一个特质相似、在事件两端皆获充分验证的案例，节录自 F·G·李博士所著《灵异窥探（Glimpses of the Supernatural）》第二卷第六十四页。（或许我可以提及，我自己个人与李博士私交甚笃，隶属于他所创办的「我们的圣母与圣托马斯兄弟会」，并且经常在他位于兰贝斯的圣公会诸圣堂之诗班中协助。）

从埃及到托基

「一位女士与她的丈夫（曾在印度担任要职）离家四年后，正准备返乡（公元 1854 年）与年幼的孩子们团聚。途经埃及时，女士突然罹患重症，病情危急至极，身体日渐虚弱，医者皆言痊愈无望。当高烧谵妄的症状消退后，她心中唯一萦绕不去的念头，便是渴望再见远方的孩子们一面，这个深切的愿望，她不断向看护者倾诉。连续逾周，她日日吐露思念与祈祷，声言若能实现此愿，纵然死去亦无遗憾。」

「在她离世的那天早晨，她陷入了一段漫长而深沉的睡眠，她的侍从们发现难以唤醒她。在这整个过程中，她睡得非常平静。然而，刚过中午，她突然醒来，喊道：『我看见他们了！我看见他们了！感谢上帝！』然后她又继续睡去，直到接近傍晚时分，她去世了。」

「这位垂死妇人的孩子们正在托基（Torquay）接受教育，由一位家族友人监护。他们在楼层的两间完全独立的房间里玩耍和休憩，当时所有孩子都聚集在那里，无一缺席。他们正与一位从未见过他们父母的保姆一起玩着靠运气的游戏、看书或玩玩具。突然间，他们的母亲（以她平常的样貌）走进了较大的那间房，停下脚步，凝视每个孩子片刻并微笑，接着走进隔壁的房间，随后消失无踪。三个较年长的孩子立刻认出了她，但她的出现、沉默和举止令他们深感不安且印象深刻。而较年幼的孩子和保姆则全都看见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士走进较小的房间，随后缓缓飘过，渐渐消逝。」

此事发生的日期（1854 年 9 月 10 日）被仔细记录下来，后来发现上述两起事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时有人将此事记录成文，并抄录在家族圣经的扉页上，而上述记述正是摘自该处。

在同一作者的另一本着作《微光中的瞥见》（第 94 页）中，记载了一位贵格会（Quaker）女士在科克茅斯（Cockermouth）临终时，其三位子女于塞特尔（Settle）

在光天化日之下清晰目睹并认出她的经过，其余情节与上述故事几乎如出一辙。此一记述同样似乎获得了相当充分且明确的证实。

一位科学家的妹妹

著名科学家 C. J. 罗曼尼斯博士曾向心灵现象研究协会讲述过亲身经历，当中他的妹妹在她去世前不久向他显灵。(《学会会刊》第 11 卷第 440 页。)

「1878 年 3 月底的一个午夜时分，在我自认为保持清醒的时候，我以为看到靠近我床头的门打开了，一个白色的身影走了进来。它拂过床头掠过，停在床尾，立于我面前；这使我得以看到它的头部和身体都裹在白色的面纱之中。突然间，那个身影举起手，揭开了遮住脸部的面纱，我得以辨认出我妹妹的容貌——她在那栋房子里已经病了一段时间。我呼唤她，喊着她的名字，随后便看到她瞬间凭空消失了。」

「第二天，这起事件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我召集了詹纳医生进行会诊，他的诊断是我的妹妹只剩下几天的寿命。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康，也没有遭受任何焦虑的折磨。我的妹妹由我们的常备医师照顾，他先前并未察觉病情有何严重之处，因此我当时并未感到担忧，我妹妹也是如此。除了这些特殊的观察之外，我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幻象。—— C. J. 罗曼尼斯」

在此，我将补充一个多年前由他人亲口向我讲述、属于相同性质且相当引人注目的案例；不过，我并未获得该位主要相关的杰出人士授权将其姓名公开。这段经历发生在他仍在大学就读期间。

三次出游

有一晚，他比平时稍微早了一些上床休息。他锁上了客厅的外门，但保留了客厅与卧室之间的门敞开着。客厅里的火炉正熊熊燃烧，熊熊的火光照亮了整个空间，让里面的每一个对象都像白昼般清晰可见。当时是十点半，他才刚躺下，怀着能享受一场漫长且不被打扰之睡眠的幸福期待；就在这时，他看到父亲的身影站在两间房间之间的门口，完全笼罩在明亮的光线中。惊讶让他僵住了几秒钟——甚至他觉得自己看着火光映照在那张悲伤而严肃的脸庞上整整有一分钟之久——这时，那个身影举起手，招手示意他过去。这解除了似乎将他束缚住的魔咒，他从床上跳了起来并冲向门口；但在他到达之前，那个身影就已经凭空消失了！

他惊愕得难以言表，将客厅与卧室彻底搜查了一遍，但很快就确信整间屋子确实只有自己一人；入侵者根本无处藏身，外门也如他离开时那般牢牢锁着。更何况，那身影的轮廓清晰无误（除了脸上那抹强烈的渴盼神情），与他数周前最后一次见到的父亲模样分毫不差；他确信没有任何大学里的恶作剧者能在此等细节上蒙骗得了他。最终他不得不认定自己必定是产生了幻觉，尽管当他回想起那身影自然的神态与炉火在其脸上跳动的光影时，实在难以接受这样的结论；于是他再度躺下，试图重新入睡。

然而这阵惊骇已暂时驱散了睡意，他躺卧凝视墙上摇曳的阴影逾一小时，才感觉自己又逐渐沉入无意识中。究竟是真已坠入浅眠，或仅处于将睡未睡之际，他也无从断

言；但门坎处倏然重现的身影，却带着脸上同样强烈的神情，若有可能，甚至比先前更为恳切地向他招手，将他猛然惊醒至全然清醒的状态。他决意这次绝不让幻影逃脱，一个箭步从床榻跃至门前，发狠攫向那幽灵；却终究再度徒劳。那形影即便在他伸手可及之处仍分毫未变，而他张开的十指却只捕获虚空。而再次严密搜查的结果，不过证实了早已确知的事实：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实体既能逃离这些房间，又能在其中藏匿。

与多数年轻人无异，他对幽灵之说向来或多或少抱持怀疑。尽管方才所见令他惊骇不已，他仍试图说服自己那不过是幻觉作祟，或许源自某种潜伏的躯体不适。以冷水拍额后，他再度就寝，决意不让心智滞留在这般（他认定是）高热昏聩所致的幻梦上。躺卧时，各学院钟楼恰鸣午夜，想到翌晨还有礼拜，他竭力想获取此刻亟需的睡眠。

最后他终于成功了，但当心头那股无由来的恐惧骤然袭来，他猛然惊醒时，只觉得自己睡去不过片刻。这种感受常降临于神经极度敏感之人身上，当他们从深沉梦境中猝然惊觉时尤其如此。起居室的炉火已烧得微弱，入睡前所见欢快跃动的火光，此刻只在墙壁与天花板上映出暗红色的余晖；然而就在那片光影中央的门廊处，他父亲的身影竟再度清晰浮现！然而这次，那身影的神态举止分明有了变化；先前清晰可见的炽烈渴盼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深沉却又隐忍的遗憾；那只抬起的手不再急切地召唤他向前，当他惊恐万分的目光锁定这异象时，那只手正缓缓悲伤地向他挥退。更与前次不同的是，这身影没有瞬间消逝，轮廓先是逐渐模糊，最终彷佛融入了墙上那片暗红光晕之中。

直到那幻影完全消逝，我们这位年轻朋友才终于恢复了行动能力。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掏出怀表查看时间，此刻正是凌晨一点五十分。这个时间既不便唤醒他人，也难以寻得返回家乡的马车，但他已下定决心即刻启程返家。他的父亲（一位远郊乡间教区的牧师）几周前他离家时明明身体康健，期间也未曾听闻任何不祥消息；然而这幻影的再度出现令他深感震撼，最终使他确信此事确实涉及常人所谓的超自然现象。他明白，若不能亲眼确认父亲安然无恙，自己将不得安宁。他放弃了继续入睡的念头，天色甫明，估摸着时机合适，便立即求见学院院长，向其说明心中忧虑后，片刻未耽搁地踏上了归途。

整日的奔波多少冲淡了昨夜异象在他心中留下的阴影。当暮色渐沉，马车驶入那条通往教区长住所的熟悉小径时，萦绕在他心头的不过是一丝隐约的不安，并未完全掩盖他期待与家人重逢的喜悦，他们见到他突然归来，定会惊喜万分。然而，当宅邸映入眼帘时，眼前的景象却给了他当头一棒：所有百叶窗都紧闭着；虽然暮色已深，但他深知父亲向来珍爱黄昏时分，若非必要绝不会这么早点起蜡烛。一股莫名的恐惧突然攫住了他，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强烈到他竟在门前踌躇良久，迟迟无法抬手叩门。当他终于鼓起勇气敲门时，开门的是家中的老管家，这位在家族服务多年的仆人，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但老仆人脸上瞬间闪过的神情，立刻唤醒了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啊！少爷。」那人说道，「您来得太迟了！要是您昨晚能来就好了！是的」（面对他惊恐的追问，那人答道），「是的，老爷已经过世了；他病倒后几乎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多么渴望见到您。昨晚十点钟他突然发病，半小时后刚能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派人叫我儿子来，我一定要再见他一面。』我们告诉他天一亮就立刻差人去找，但他似乎没

听见，因为他又陷入一种昏睡状态。到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他清醒了几分钟，却只说了句：『多希望我儿子能在这儿啊！』而在临终前，那是一点五十分的时候，他睁开眼睛，虽然虚弱得说不出话，但似乎认得我们所有人；他只轻轻说了声：『我要走了。本想再和我亲爱的儿子说句话，如今是等不到他了。』接着他便安详地离世了，平静得彷佛只是睡着了一般。」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在超越物理界生活的初次体验，这类经历绝非罕见，尽管这个例子在其同类中或许格外完美且引人注目。无论如何，叙述者所言不难令人信服：这段经历在他心中烙下了时光无法磨灭的印记，一个为他余生赋予特殊色彩的深刻印象。

在我们之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惊鸿一瞥那个始终环绕我们、却通常隐而不见的世界，就深受震撼，甚至整个性格都为之改变！在这个盲目又充满怀疑的时代，鲜少有人愿意谈论这类事情，但若有人愿意静心诚挚地探问身边的朋友，将会惊讶地发现：这类体验远比想象中普遍得多。

七十年前，当怀疑主义的狂潮比如今更为猖獗，而人们对此类课题的认知远不及当今之时，利顿勋爵在《一个奇怪的故事》中写道：

「不论我的读者人数多寡，当中必然有相当比例的人，至少在一生中曾有过那么一次，遇见过某种诡异难解的事情。这种经历可能让理性束手无策，却触动了内心深处对超自然的敏感。也许只是一个莫名成真的梦，或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预感或警示；从这些细微模糊的神秘征兆，到幽灵显现或闹鬼房间的超自然现象，我深信，大多数步入中年的人，无论他们的知识水平如何，所处的社会多么文明，所属的时代多么崇尚怀疑主义，要么自己亲身经历过，要么从他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绝对可信的亲密朋友那里听说过，这些现象既不是靠嘲笑它们的聪明才智就能解释，也很难完全用理性或哲学来让人信服。我要说，这类现象的普遍程度，远超过人们平时谈论时随口提及、然后一笑置之的那些例子；因为亲身经历过的人很少愿意承认，而那些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人，即便消息来源非常可靠，也不愿意为了公开相信这种常识所不容的事情，而损害自己理性务实的形象。但是，当你独自在安静的房间里读到这段话时，或许会停下来，仔细搜寻自己的记忆，然后在某个被『喧闹不休的现实生活』所忽略的阴暗角落里，找到一段苍白的回忆，证明我说的并非虚言。」

在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由于证道学学会与心灵现象研究协会的努力，这些课题比起利顿勋爵所处的时代已获得更理性的看待，我们也能更明确且精准地谈论相关内容；然而他上述所写的文字，时至今日仍与当年同样真实不虚。

在已提及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理解：对于常人而言构成有意识地星光体出游的阻碍的困难，是凭借着建立在迫切需求之上的强烈渴望作为动力才得以克服。然而，根据记载，在某些有利情况下（例如死亡前长期的无意识状态），即便是与日常琐事相关的单纯愿望，也可能产生相同效果。

重身索要照片

在《真实鬼故事（Real Ghost Stories）》（第 101 页）中记载了一个引人注目且无可质疑的实例，说明当一个人濒临死亡时（此时他的原理极易分离），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强烈愿望，也可能导致以太重身显现。该事件发生于 1891 年 1 月，清晨八点在纽卡斯

尔一条繁忙大街的照相馆里，这个「重身」以再平常不过的姿态走进店内，索要近一个月前拍摄的个人照片。当被告知照片尚未冲洗完成需再次来取时，他表示自己连夜赶路无法再访。当时无人察觉这次造访有何异常，直到一周后其父登门，众人才知晓这名男子当日清晨出现于相馆时，其肉身其实正昏迷卧床家中，且从没苏醒过，当日下午两点三十分便与世长辞。接待「重身」的摄影师迪金森先生，虽未亲历该男子前次亲临拍摄的过程，但当他看到当时拍摄的肖像时，立即认出这就是当日清晨出现的访客。对此事件，斯特德先生（Mr. Stead）评论道：「无论我们从何角度解读，唯一能合理解释这些事实的假设就是：确实存在一种『意念体』，它能自主移动与说话，随心所欲地显现于任何场所，并能幻化出自身想要的衣着装束，这些衣饰与其本身同样属于虚幻存在。」

斯特德先生在此所称的「思想体」，我们更应视之为当事人运用其星光载体的状态；然而确实存在某些案例，在德国被称为「分身」（doppelgänger）或生者重身显现的现象，当事人通常对发生之事浑然不觉，这类情况确实适合称作「意念体」。关于这些案例，我们将另辟专章探讨。

第十七章 意念体

所有证道学的学生都知道，思想会在其所属的思想界产生形体，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会在星光界显现。若一个人强烈地想象自己身处某地，或甚至只是怀有极强烈的到访渴望，该思想或欲望所形成的形体往往会以思考者本人的样貌出现在目标地点。这现象自然与人在星光体中的显现截然不同；因为此种情况下当事人本体并未亲临，其肉身始终留在原处，而思想形体一旦投射出去，便几乎与投射者断联且不受控制。灵视力者或可透过共振原理将此类形体作为意识前哨站来运用，但这绝非常人所能办到。这类思想形体时常会使他人得见，并被误认为本尊亲临；若要达成这种效果，其思想或欲望必须强烈到能做到以下三件事之一：要么以催眠效应在目标对象脑海中唤出投射者的形象；要么以相同力量暂时激发该对象的神通力，使其得见星光界的访客；要么引发暂时性的物质化，以常规方式在物理界被肉眼所见。下文案例采用的似乎是第三种方式：

慌张的影响

「亚历山大·德拉蒙德先生（Mr. Alexander Drummond）是一位经营大规模事业、雇用众多员工的画家。他的店员沃尔特·苏特同时也是他的妹夫。这名职员每日清晨六点整必须准时到位于丹迪市北门区的店铺，负责记录工人出勤状况与物料数量等事宜，德拉蒙德小姐则从旁协助。某日早晨，苏特并未准时现身，直到六点二十分才神色异常慌张地冲进店门，然而他非但没有前往德拉蒙德先生与小姐等候的办公桌，反而径直穿过前厅，当着德拉蒙德夫妇与一整群工人的面，从侧门再度离去。约莫二十分钟后，他再度气喘吁吁地出现，解释自己睡过头直到六点二十分才惊醒，并从一英里外的住处一路狂奔而来。素以严谨守时着称的苏特，面对德拉蒙德先生质问其首次进门时的诡异行径，竟露出茫然不解的神情。当日下午，德拉蒙德先生特意走访苏特妻子以求证，却获得相同说法：其丈夫确实在六点二十分惊醒，并因破天荒睡过头而懊恼不已。」

此则轶闻录自斯特德先生所著《真实鬼故事》（第 41 页），据称是由一位曾在丹迪市担任二十五年警务督察、五年地方法官的目击者亲述。该事件真实性无庸置疑，因其不过是众多同类案例之一，唯一特殊之处在于见证者人数异常众多。克鲁夫人于《入夜后的自然（Night Side of Nature）》一书中亦收录大量类似事例，兹摘录如下：

特里普林的重身

「斯蒂林曾记述一则轶事：魏玛政府有位名为特里普林的官员，某日前往办公室取重要文件时，竟目睹自己的形影端坐案前，正审阅那份文书。他惊惶返家后，差遣女仆前去取回桌上文件。这名女仆同样看见那道身影，还以为主人已抄近路先行抵达。他的心智竟比肉身更早抵达现场。」

治安官的秘书

「法兰克福的治安官 F.派他的秘书外出办事；不久后，秘书重新进入房间并拿起一本书。他的上司问他为何返回，话音刚落，那个身影便消失了，书本也掉落在地，那是一本林奈的著作。当晚，秘书回来后被问及外出经过时，他说自己在路上与一位熟人激烈争论某个植物学问题，当时强烈渴望手边能有林奈的书可供查阅。」（第 176 页）

重身常被看到

「爱德华·斯特恩（Edward Stern）是几部德文著作的作者，他有一位朋友经常被看到『出体』，这是德国人的说法；而那位朋友的父亲更是这种现象的常客，人们常看见他进屋，实际上他还在田里干活。他的妻子总对他说：『哎呀，爸爸，你刚刚不是回来过了吗？』而他会回答：『我想也是；我巴不得早点回来，但实在走不开。』」

「在埃伯斯多夫（Ebersdorf）的一所女修道院里，厨娘明明人在厨房、急需香草之际，却屡次被人看见正在花园里采摘。」（第 178 页）

罗马的一个奇异故事

「不久前，《都柏林大学杂志》曾记载一则发生在罗马的奇事：某晚，一位绅士返回住所时，他的仆人惊愕万分，高声嚷道：『天啊，先生！您刚才不是已经回来了吗？』仆人坚称自己确实为主人开过门，伺候他上楼，（我记得还）帮他更衣，并看着他上床就寝。然而当两人进房查看时，却发现衣物不翼而飞，床铺看似有人躺过，天花板上还留着一道诡异的痕迹，彷佛有电流窜过的踪迹。这位绅士唯一能解释此异常现象的记忆是：当晚他在外应酬时，突然感到倦怠难耐，陷入深沉的白日梦中，一时恍惚竟忘了自己并不在家。」（第 181 页）

这最后一则故事实在非比寻常，令人不禁怀疑其中关于更衣情节与天花板上诡异痕迹的描述，恐怕有夸大之嫌。这些案例显然都属于思想形体现象，因为每个案例中，当事人出现在远处时，其肉身明明仍保持清醒状态。

绿色手套

乔治·怀尔德博士（Dr. George Wyld）在对事实的真实性进行仔细调查后，讲述了一个属于同类现象的引人注目案例（发表于《光明》1882 年第 26 页）：

「我与杰克逊小姐及其母亲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她们向我说明的陈述，得到了作为目击者的两名女佣之一的证实。至于另一名女佣，我则未能找到她。」

「这位年轻女子一直非常热心于探访穷人。有一天，在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从事慈善工作后，她在回家的路上因寒冷而感到疲惫与不安，并萌生了回家后去厨房火炉旁取暖的愿望。就在这个念头闪过她脑海的确切时刻，当时身在厨房的两名女佣看到门把旋转，门打开了，杰克逊小姐走了进来，走到火炉旁烘烤她的双手。女佣们的注意力被她手上戴着的那双绿色亮面小羊皮手套所吸引。突然间，就在她们眼前，她凭空消失了。她们目瞪口呆，随后上去找她的母亲，并告诉了她这段奇遇，且没有忘记手套这个细节。」

「这位夫人感到有些不安，但她试图抚平女佣们的情绪，告诉她们自己的女儿从未有过任何绿色手套，因此她们看到的景象只不过是一种幻觉。」

「半个小时后，杰克逊小姐本人亲自进了门；她直接走进厨房并在火炉前取暖；她的手上戴着绿色手套，因为她当时没能找到黑色的手套。」

教士的重身

我本人也曾有过一次类似的微小经历，这无疑可以用完全相同的理论来解释。当时我正在乡村担任副牧师，一次意外事故使我身体极度虚弱，因而感到完全无力承担那个周日繁重的工作。虽然疲惫不堪，我还是勉强完成了任务。在最后一场礼拜接近尾声时，我毫不怀疑自己可能一直在渴望结束后能好好休息，尽管我对这个念头并没有清晰的记忆。总之，当我终于走向法衣室时，竟震惊地发现自己已经坐在里面，占据了那个小房间里唯一的椅子！那个影像的装束与我完全一致，穿着黑袍、白袈裟和圣带，一切都整整齐齐；它就那样坐着，平静而专注地凝视着我。那时我还未接触证道学，所以对这种现象毫无解释的准备，虽然我曾听说看见自己的幽灵预示着死亡。但当时我实在太疲倦了，根本无心思考或在意这些；我只是径直走向那个幻影，坐在它身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坐在它的椅子上，甚至连句道歉都没有。后来它去了哪里我不得而知，因为大约十分钟后我从椅子上起身时，它已经不见踪影。这件事没有产生任何后果，此后我也再未见过类似的现象。我可以诚实地说，我相信自己在主持仪式时注意力从未分散；但我想，对休息的强烈渴望始终潜藏在我的潜意识里，在这个潜意识的念头中，我必定已经想象自己在仪式结束后坐下休息的情景。也有可能，当时我肉体的虚弱状态使我的内在感官更易于运作，让我在那一刻获得了足够的灵视力，得以看见一个强烈的意念体。

第十八章 宣告死亡的显灵现象

显灵的动机

关于临终前的星光体出游，我所论述的内容同样适用于真正的显灵现象。虽然亡者通常有其重大且可理解的理由，才会如此费力地显现自身，但确实也存在某些案例，在我们看来，促使逝者如此大费周章的动机简直微不足道。我认为这无需过度惊诧，毕竟尘世生活中，多数人大多数行为的动机，在任何严谨思考者眼中本就荒谬得可笑，仅仅为满足转瞬即逝的欲望、一时心血来潮，或是谋取微薄利益、胜过他人，甚至怀着更令人费解的目的，比如惹恼他人或实施报复，平庸之辈竟愿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若将这些消耗导入理性途径，不仅能造福众多同胞，更能大幅推进自身的提升。实在难以理解心智成熟者何以愚蠢至此，若非这类事例每日强行闯入我们视野，我们大可拒绝相信这种可能性存在。

因此，终究我们无须讶异那些在世时行为悖理之人，死后仍旧故态复萌，毕竟我们深知，抛弃肉体躯壳丝毫无法改变人的本性。绝大多数真实显灵案例，无非是亡者向生前挚爱报丧罢了。许多此类叙述收录于卡米尔·弗拉马里翁（M. Camille Flammarion）所著的《死亡时刻（At the Moment of Death）》一书中，我从中挑选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第 286 页）由海军陆战队上尉朱利安·拉加鲁（Julien Lagarrue）于河内签署证明。

士兵的祖母

「我当时是驻扎在塞内加尔圣路易市的一名中尉。一天晚上，在与几位英勇且开朗的战友度过了几个小时后，我在十一点钟上床休息。过了一会儿，我渐渐入睡。突然间，我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压在我的胸口上；我猛然惊醒，用一只手臂撑起身体并擦了擦眼睛，因为我的祖母就在我面前。这位慈祥的老人家用几乎毫无生气的眼睛凝视着我，而我听到了——是的，我听到了——她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是来跟你道别的，我亲爱的孩子；你再也见不到我了。』我震惊不已，为了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我站了起来。这个显灵过程持续了几秒钟。」

「事实上，我那七十六岁高龄的祖母当时在罗什福尔（Rochefort）去世了。她临终前最后的话语都是关于我的：『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她不断地重复着。死亡发生在我看到她的那个夜晚，而且如果考虑到经度时差的话，恰好就是她向我显灵的确切时刻。」

奇妙的巧合

在同卷中（第 344–345 页），弗拉马里翁先生写道：

斯蒂芬·列杰尔（Stephen Liégeard）的亲戚玛格丽特·佩雷夫人（Madame Marguerite Perret）于 1920 年 8 月 24 日写信给我，表示以下这起事件让她绝对相信她妹妹在死后依然灵魂不灭：

「我们姊妹俩都是在索恩河畔沙隆（Chalon-sur-Saône）的道明会修女会修道院学校接受教育的。学校里突然爆发了一场伤寒疫情，这可怕的疾病侵袭了我的妹妹。学生们立刻被送回父母家中，而我父亲则把我带到了博讷（Beaune），住在密友布尔乔亚先生与夫人（Monsieur and Madame Bourgeois）的家中。（后来，布尔乔亚先生成为了博讷市的市长。）」

「修女们允许父亲留在生病的妹妹床边照顾她。由于我从小接受着极其虔诚的宗教熏陶，我开始向圣母玛利亚进行连续九天的祈祷——祈求我妹妹能够康复。我绝对相信在第九天时，我妹妹就会痊愈。我当时独自睡在一间门通往客厅的房间里。一条走廊将布尔乔亚夫妇的房间与我的房间隔开。」

「突然间，在 12 月 4 日的半夜（这是我祈祷的第五天），我被客厅里一阵奇特的声音吵醒。听起来就像有人在拖着一条链子。我当时是、现在也依然是一个睡眠极浅的人。我立刻在床上半坐起来，倾耳细听。让我无比震惊的是，拖动链条的声音竟转变成了地板上轻盈的脚步声，并朝我的床边靠近！我记得我的心脏开始无比猛烈地跳动。我吓坏了，准备尖叫；我问自己这样做是否明智（因为我以为有人要来杀我）。接着突然间，我感觉到一只手轻轻拂过被单，而在闪电般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我的妹妹。」

「这实在太令我受不了了！在极度的恐惧中，我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

「他们立刻冲进了我的房间。『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我刚刚看到我妹妹了；她走到我床边；我听到了她的脚步声；她摸了被单。』『但是，我的孩子』，布尔乔亚先生和夫人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你在做梦吧；你妹妹在沙隆，病得相当严重呢。』『不，不，那不是梦！我听到了她的脚步声；脚步声让地板发出了嘎吱声。我很确定；我没有做梦；她来了；我看到她了。』」

「他们抚慰了我，给了我橙花水，并对我说：『回去继续睡吧。现在才早晨五点钟呢。』」

「中午我们正坐在餐桌前时，门铃响了。女佣去开门，我父亲走了进来；他用手帕捂着眼睛。他抽泣着告诉我们，我可怜的妹妹就在那天早晨五点钟去世了。」

「布尔乔亚先生与夫人异口同声地惊呼道：『天哪，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在五点钟的时候，她妹妹玛格丽特才说在房间里看到了她！』」

「父亲随后被告知了夜里发生的事。那天一整天，他都不断重复说着：『这真是个奇妙的巧合啊！』」

「阿朗戴尔老妈妈」的案例

在《死后》（第 154 页）一书中，弗拉马里翁先生向我们提供了以下这则与雪堡（Cherbourg）一位卖鱼老妇人之死有关的叙述：

一位不相信自己已经死亡的亡妇，宣告了自己的死讯！我从 1921 年 10 月 10 日从雪堡寄给我的一封信中摘录了以下内容：

「布利耶夫人（Madame Boullier）在某个夜晚（1918 年 9 月 13 日至 14 日）以为自己已经醒来，并听见有人呼唤她的名字。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哎呀，我刚刚在做梦，那我刚才肯定是在睡觉。』但就在那一刻，她再次听到：『布利耶夫人！』这次她确定自己已经清醒，于是环顾四周，看见在窗户与橱柜之间，有一个女人的半身从墙壁中显现出来，并对她说话。『你是谁？』她问道。『你不认得我了吗？』『不认得。』『可你今天早晨才在市场向我买过鱼啊；我是阿朗戴尔老妈妈（Mother Arondel）。』『哦，真的是你！你有什么事吗？』『哎呀，我一定是——死了；我看见我的遗体躺在地上，我的孩子们围在旁边哭泣。我试着跟他们说话，但一点用也没有；他们听不到我说话。』『你是怎么死的？』『我在回家途中发了脾气，然后就倒下了。我看见自己的遗体躺在地上，周围站满了人；但我明明还没死啊！』『好吧，那你想要什么？』『你必须去告诉我家人，我还没有死。』『不行，他们会以为我疯了；我不能那样做。快走吧，好女人。』」

「随后，那个显灵的幻影向侧边滑入墙壁中凭空消失了。」

「第二天清晨，布利耶夫人前去拜访她的一位邻居米肖夫人（Madame Micheau），并将显灵的事告诉了她。她们一起前往市场核实这起事件。阿朗戴尔老妈妈的摊位上黏着一张纸条，宣告了她的死讯，而其他摊贩解释说，她一回到家就突然猝消逝世了。」

加斯东·托兰（GASTON THORIN）

「我在雪堡进行了一次调查，以便核实这些陈述，我非常感谢来信者在调查过程中的细心。有几个人参与了这项调查。在市政厅的出生与死亡登记册中，记录的死亡日期为 1918 年 9 月 13 日下午一点钟；逝者为阿朗戴尔寡妇，出生于 1846 年 2 月 22 日。附近的一位卖鱼妇人证实，在她死亡当天中午离开市场时曾见过她，并在她自己于两点钟返回时得知，阿朗戴尔老妈妈已于一点钟突然去世。就我而言，这些证言显得更加令人信服，因为我本人在 1918 年 9 月时恰好也在雪堡。」

一位军官的回归

这类叙述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日耳曼·威特克罗夫特队长（Captain German Wheatcroft）对其妻子的探访；而这个特殊案例中一个有趣的要点在于，透过这次探访，官方记录中的一个错误得以被发现并纠正。这则故事可以在 R.D.欧文先生（Mr. R. D. Owen）所著的《脚步声（Footfalls）》第 299 页中找到。

「1857 年 9 月，第六因尼斯吉林龙骑兵团的杰曼·惠特克罗夫特上尉前往印度归队。」

「他的妻子留在英国，住在剑桥。1857 年 11 月 14 日深夜接近黎明时，妻子梦见丈夫看起来既焦虑又病弱，这个梦让她惊醒后仍感到十分不安。当时月光很亮，她抬头看见丈夫的身影就站在床边。他穿着军装，双手交叉按在胸前，头发凌乱，脸色非常苍白。他那双深色的大眼睛直直地盯着她，眼神显得异常激动，嘴角还带着他生前情绪激动时特有的抽动。她连丈夫军装上每个细小的部分都看得一清二楚，就像他生前一样真实；她还特别注意到他双手之间露出的白衬衫前襟，上面没有血迹。那个身影痛苦地向前倾着，似乎想要说什么，但始终没有发出声音。据妻子估计，这个幻影停留了大约一分钟才消失。」

「她的第一个念头是确认自己是否真的清醒。她用床单揉了揉眼睛，触感真实。身旁还睡着她的小侄子，她俯身倾听孩子的呼吸声，那气息声清晰可闻，这让她确信方才所见绝非梦境。自然，那夜她再也无法入睡。」

「隔天早晨，她将这一切告诉母亲，并坚信惠特克罗夫特上尉即使军服上不见血迹，也必定已阵亡或身负重伤。那个幽灵身影如此真实，让她从此拒绝所有社交邀约。不久后，一位年轻友人劝她同赴一场时髦音乐会，提醒她还有一件丈夫从马耳他寄来的精美礼服外套从未穿过。但她断然拒绝，声明在确认自己是否已成寡妇之前，除非收到丈夫（若他仍在世）晚于 11 月 14 日的来信，否则绝不踏入任何娱乐场所。」

「1857 年 12 月的一个星期二，关于惠特克罗夫特上尉确切命运的电报在伦敦公布。电报内容指出，他于 11 月 15 日在勒克瑙前线阵亡。」

「这则刊登在晨报上的消息，引起了伦敦律师威尔金森先生的注意，他负责处理惠特克罗夫特上尉的事务。后来这位律师与遗孀会面时，她告诉他，自己早已对这个悲伤的消息有所准备，但她确信丈夫不可能是在 11 月 15 日阵亡的，因为他是在 14 日至 15 日的夜间向她显现的。」

「然而，当威尔金森先生依职责向英国陆军部取得的死亡证明，却证实了电报中的日期。证明书内容如下：

『第 9579 号。英国陆军部，1858 年 1 月 30 日。』

『兹证明，根据本部门纪录，第六龙骑近卫团杰曼·惠特克罗夫特上尉确于 1857 年 11 月 15 日阵亡。（签署）B·霍斯』」

「就在威尔金森先生仍对确切日期感到困惑之际，发生了一桩离奇事件，使得电报与死亡证明的准确性更显可疑。这位律师当时正造访一位友人，其夫人天生具有感知灵体的能力，而丈夫则是俗称的『易感灵媒』；不过这些特质仅有他们的至交知晓。虽然我本人与他们相识，但恕我无法透露其姓名，姑且称之为 N 先生与 N 太太吧。」

「威尔金森先生向他们讲述了上尉遗孀看见亡夫显灵的离奇经历，并详细描述了亡灵出现时的样貌。N 夫人听完立即转头对丈夫说：『这肯定就是我那晚见到的那个人！当时我们正在谈论印度，你还画了一头背负象轿的大象。威尔金森先生描述的姿态与外貌完全吻合；英国军官的制服、双手交迭按在胸前、身体痛苦地前倾。』她接着对威尔金森先生补充：『那个身影就出现在我丈夫身后，彷佛正从他左肩上方凝视着。』

『没错，我们正是透过我丈夫的灵媒能力获得了这个讯息。』

『您还记得那则讯息的内容吗？』

『那讯息的大意是：他当天下午在印度因胸部中弹而阵亡，而且我还清楚记得讯息补充说：「我生前常穿的那套服装还未下葬。」我特别注意到这个古怪的说法。』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大约是晚上九点钟，几周前的事；但确切的日期我记不清了。』

『您能否回想些什么，好确定具体日期？』

「N 夫人沉思片刻。『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她最终说道：『只记得当时我丈夫正在画画，而我正和一位来访的女性友人交谈。后来仆人送来一张德国醋的账单打断了我们，因为我推荐说这醋比英国的好，我们还让人拿了一瓶来查看。』」

『当时你们付了那笔醋钱了吗？』

『付了，我当下就让仆人把款项送去了。』

『这笔帐可有收据？』

『我想是有的；收据就收在楼上，这就去取来。』N 夫人随即找出那张账单，收据上的日期赫然写着 11 月 14 日！」

「这项证据确凿地证实了遗孀对丈夫死亡日期的认定，令威尔金森先生大为震撼。为此，他亲自造访陆军代理事务所考克斯-格林纳达商行，查证死亡证明是否可能有误。然而，事务所的纪录中丝毫未能左证日期有误的推测。」

「惠特克罗夫特上尉之死在科林·坎贝尔爵士的两份独立急件中均被提及，且两次记载的日期均与电报中所提供的日期相符。」

「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直到 1858 年 3 月，惠特克罗夫特上尉的家人收到一封来自 G. C.上尉的信。当时 G. C.上尉隶属军事运输队，信件日期为 1857 年 12 月 19 日，寄自勒克瑙附近。信中告知他们，惠特克罗夫特上尉并非如科林·坎贝尔爵士的急件所载于 11 月 15 日阵亡，而是在 14 日下午，于勒克瑙前线英勇率领骑兵中队时战死。 G. C.上尉当时骑马紧随其侧，亲眼目睹他中弹倒下。他胸部被炮弹碎片击中，中弹后便再未开口。他被安葬于迪尔库沙（Dilkoosha），其好友——第 9 枪骑兵团的 R.中尉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座木十字架，上面刻有姓名缩写『G. W.』与死亡日期：1857 年 11 月 14 日。」

「战争办公室最终对死亡日期进行了修正，但这已是事件发生一年多后的事了。威尔金森先生于 1859 年 4 月因需要申请死亡证明的额外副本时，发现档内容与我之前获得的完全一致，唯独 11 月 15 日已被替换为 14 日。」

「这个非凡的故事是我直接从当事人那里获得的。惠特克罗夫特船长的遗孀好心地同意审阅并修正手稿，还允许我查阅一份 C 船长的信件副本，其中详细记录了她丈夫的死亡经过。威尔金森先生也审阅了手稿，并就其涉及的部分确认了内容的准确性。至于与 N 女士相关的部分，则是那位女士亲口告诉我的。因此，我已竭尽所能确保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这或许是历史上唯一一例——通常所谓的『鬼魂显现』，竟纠正了一位总司令急件中的错误日期，并揭露了陆军部证书中的不实记载。有人或许会说，一位女士的叙述导致另一位女士见到相同的幻象，但这说法站不住脚。当时惠特克罗夫特夫人在剑桥，而 N 女士在伦敦；且事情发生数周后，她们才得知对方所见的景象。若有人试图以『巧合』来解释这一切，就必须考虑三重事件的吻合——N 女士所见的幻象、惠特克罗夫特夫人所见的幻象，以及惠特克罗夫特上尉实际死亡的时刻——三者完全一致。」

我选择这个故事作为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正是因为欧文先生所提及的丰富验证依据，同时也因为它揭示了几个有趣的观点。我们可以注意到：尽管上尉能够在 N 一家几位敏感成员清醒时毫不困难地向他们显现，但他必须等待妻子入睡后才能在她的心智中

留下印象。他于印度午后时分遇害，这个时间点当然对应着英格兰的清晨，这意味着当他在伦敦显现时，他已在星光界约十小时了，而恐怕还得再经过三至四小时，他才能在剑桥向妻子显形。然而当他最终成功传递讯息时，不仅在妻子睡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更使其在醒后仍能清晰感知。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此现象是否属于物质化。

欧文先生在《争议之地（The Debatable Land）》第 219 页中描述的另一位死者，与死者沟通的关系更为顺畅，因此处理情况的能力远胜于惠特克罗夫特上尉。她采取了一个简单却极有效的方法：带着姐姐去观看自己已无生命的肉体，通过眼见的实证让姐姐相信——死亡的仅仅是肉体。当她们共同注视着那具被遗弃的载体时，这位逝者正以充满生命力的光辉形态站立在她身旁。这个故事由 L 夫人亲口向欧文先生讲述，经过如下：

姐妹之情的体贴

「L 夫人的妹妹埃丝特新婚不久，数周前与她的丈夫前往加州。家人正期待着她抵达后的消息传来。某夜梦中，这位妹妹悄然来到 L 夫人床边轻声道：『塞西莉亚，随我去加州吧。』」L 夫人婉拒说，无法抛下丈夫与孩子们去经历如此漫长艰辛的旅程。」

「『我们很快就能抵达。』」埃丝特说道：「『而且妳在天亮前就能归来。』」

「梦中这段奇异的旅程对她而言似乎并非不可能；于是祂起身下床，牵起妹妹的手，只觉两人一同飘升，越过辽阔天地，最终降落在某间简陋朴拙的屋舍旁——这与她想象中妹妹在新国家可能居住的居所截然不同。当初妹妹与她丈夫正是为了追寻财富才移居至此。姐妹俩走进屋内，塞西莉亚认出妹夫正身着丧服，神情悲戚。埃丝特随即引她进入摆放着敞开棺木的房间，指向棺中遗体。那正是埃丝特自己的躯体，苍白无生气地躺着。L 夫人震惊得说不出话，目光先移向尸体，再移向身旁充满生命与智慧的形体，来回游移。面对她充满疑问与惊愕的眼神，那鲜活的形体轻声解释：『是的，姐姐，那曾是我的躯壳。但疾病侵袭了它，霍乱带走了我，我已前往另一个世界。特意让您见证这一切，是希望您能对即将传来的消息有所准备。』」

「片刻之后，L 夫人感觉自己再度飘升而起，穿越浩瀚空间，最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刚才引述的两个案例无疑都是死后显现，它们确凿无疑地证明人类在死后仍能保有完整的意识与记忆。然而这两个案例都未必涉及物质化现象，因此这两位造访者很可能都无法被常人的肉眼所看见。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案例，则呈现出足以按响门铃并进行对话的物质化形态。该案例记载于弗雷德里克·乔治·李博士所著《暮色微光（Glimpses in the Twilight）》第 188 页中，作者特别强调「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确凿无疑，本人已耗费极大心力验证其真实性」。现在我将概括这个叙事的前半部分，我们可称之为：

少年水手的归来

在格林尼治的克鲁姆山上，住着一位名为哈蒙德的先生。在他雇用的仆役中，有位波特太太，她有个十五岁的儿子，是多丽斯号护卫舰上的少年水手。这孩子聪明伶俐、

讨人喜欢，却生性不安分，曾因擅自离舰让亲友们万分忧虑。几经周折，船长最终宽宥了他的逃役行为，重新接纳他回舰服役。此后男孩的母亲离开哈蒙德家改嫁他人，但男孩因在海上服役，对此浑然不知。后续的叙述我将直接引用李博士的原话：——

「1866 年 9 月 8 日夜晚，哈蒙德夫人家的门铃响起。女仆玛丽应门后，经过短暂交谈便将大门重新关上。当时身体不适的哈蒙德夫人正卧于卧室，从那里既能瞥见门厅景象，又能听见玄关动静。她凝神细听，清楚辨识出那是汤姆·波特的嗓音。夫人大感诧异，扬声问道：『玛丽，刚才门外是谁？』女仆答道：『噢夫人，是个小水手，他想找母亲。我告诉他我根本不认识他母亲，就打发他走了。』」

「哈蒙德夫人听闻此言顿时心生不安，便追问女仆那男孩的模样。」

「夫人，那是个穿着水手服的俊俏男孩，赤着双脚。我无论在哪儿都能认出他来。他面色苍白，神情凄惶。当我告诉他母亲不在此处时，他抬手覆额喃喃道：『天啊，这可如何是好？』」

「哈蒙德夫人立即将这不速之客来访之事告知丈夫，并将她确信汤姆·波特又从船上逃跑了的这令人不安的消息告诉他。」

「他们派人向男孩母亲查问，却得知她对儿子行踪一无所知。众人遂求助于汤姆的启蒙教师托德博士，不料博士断言：『汤姆·波特绝无可能再度逃舰——约莫两月前我才收过那孩子亲笔信，当时他在舰上表现出色极了。』博士珍藏着许多学生的相片，其中正有汤姆的银版肖像。他将数张照片铺陈于玛丽面前，请她指认那晚所见的少年；为试探女仆记忆是否确凿，他特意拈起另一张并非汤姆的照片轻声道：『妳认准是这孩子吗？他倒像是会逃舰的模样。』『不。』玛丽斩钉截铁答道：『那晚所见绝非此人——』说着指尖猛然点向汤姆的肖像：『这张才是！我敢立誓担保。』」

「谜底终在十月揭晓——托德博士接获海军部来函，公文言明：『因无法觅得汤姆·波特母亲的地址，特此致函阁下。』信中所载尽是悲讯：多丽斯号护卫舰于牙买加海域发生重大事故，汤姆·波特已在九月六日咽下最后一口气，而这一日，恰比他现身哈蒙德宅邸门前整整早了两日。」

若当时那位女仆能多些耐心，我们或许就能对这桩离奇事件有更深入的了解。但如今我们仍无法确定：汤姆·波特是否已知晓自己死亡，特地来向母亲报讯？还是像他最后那句感叹所暗示的，他根本尚未意识到自己已逝，单纯以为只是回到了老家？等他逐渐适应星光界后，大概会发现——只要怀着想见母亲的强烈愿望，无论母亲身在何处，意念自然会引领他找到对方。但显然最初他（这也十分自然）只想到要去最后分别的地方寻找，就像我们在物理界的人都会做的那样。

这里还有另一桩案例：儿子突然现身向父母亲通报自己的死讯，这起事件展现出若干独特而引人入胜的特征。

主保圣人显灵

据记载，南安普敦附近的弓箭手会所的詹姆斯·韦尔德先生，其子菲利普就读于韦尔市的圣埃德蒙学院。某日菲利普在划船时不幸溺毙，学院院长考克斯博士于翌日清晨亲自前往，准备将这噩耗告知其父。

「考克斯博士抵达后被引至韦尔德先生的私人书房，却发现他早已泪流满面。韦尔德先生从座椅起身握住博士的手说道：『亲爱的先生，您无需告知来意。我早已知晓——菲利普已逝。昨日白昼，我与女儿凯瑟琳同行于收费公路上，菲利普竟同时向我二人显现。他站在石砌道旁，身侧还立着一位身穿黑袍的年轻男子。小女最先察觉，对我说：『父亲您看，那是菲利普！』我抬眼望去，确然是他。当时我对女儿叹道：『确是菲利普无疑，却带着天使般的容光。』虽未疑心他已离世，却惊异他为何现身于此。我带着女儿走向他，想要拥抱他；然而我们之间相隔仅数码之遥，正当我上前时，一名走在同条小径上的劳工从幻影与树篱之间穿过。当他经过时，我目睹他直接穿透了那两个看似实体的身影——彷佛他们是透明存在的。一见此景，我顿时明白他们是灵体，便与女儿继续向前想要触碰他们。此时菲利普对我们露出温婉的微笑，随后他与同伴便一同消逝无踪。」

「读者可以想象，柯克斯博士听闻这段非凡叙述时深受震撼。他随即向这位悲痛的父亲证实了此事，详细说明了其子离世时的具体情况——那孩子显现于父亲与妹妹眼前的时刻，恰恰就是他咽气身亡的时辰。」

「柯克斯博士询问威尔德先生，那位身着黑袍、面容极其俊美如天使般的年轻男子身份，但威尔德先生表示对此人毫无头绪。」

「然而几周后，威尔德先生到访兰开夏郡斯托尼赫斯特附近地区。某日清晨在小教堂听完弥撒，等候马车时，他被引导至客房休息。当他走向壁炉时，注意到烟囱上方的画作——画中青年身着黑色长袍，其面容、身形与姿态竟与他在异象中见到的菲利浦身旁那位同伴完全一致。画作下方题有「圣斯坦尼斯劳斯·科斯特卡」的字样，这位耶稣会最伟大的圣人之一，正是菲利浦在坚信礼时选择的主保圣人。」（F.G.李博士的《超自然掠影》第二卷第五十一页）

李博士在故事后附上了消息来源者的证明文件，并记录了其他熟知此事实者寄来的多封证实信函。菲利浦死亡瞬间（或不久后）显现于父亲与姊妹面前的现象，与上百起同类型案例完全吻合。然而此事与汤姆·波特鬼魂事件存在根本差异——后者明显是物质化显形，而前者则显然并非如此。若是物质化显现，理当连那名劳工也能看见，但事实上唯有与逝者情感紧密的父亲与姊妹得见此象。正因这对至亲与亡者之间存在深刻的精神共鸣，逝者得以轻易提升他们的能量振动频率，使其看到自己；至于未受磁力引导的劳工，则毫无感应地径直穿过了灵体。此现象亦见于其他类似记载：例如数年前发表于《证道学评论》的〈军校生轶事〉中，少校的鬼魂仅能为友人所见，却无法被与其心灵连结较浅的船夫们觉察。

可能的解释

这个故事真正不寻常之处在于：死者身旁竟伴随着另一道身影——起初无人识得，后来却透过画像被认出是他的主保圣人。关于这第二道幽灵的存在，有多种解释可能，而真相究竟为何实难断定。其一，这身影或许确如其自称般，是位居于星光界的存有。若果真如此，他极可能就是圣斯坦尼斯洛斯·科斯特卡本人——为巩固并帮助那些特别受他吸引的人，而始终驻留于星光界。倘若是这种情形，他在信徒临终关键时刻现身便合情合理。然此说虽具可能性而不容忽视，却未必符合现实。圣斯坦尼斯洛斯·科斯特卡离世已逾数百年，即便他早年夭亡，像他这般品性之人也极不可能长久滞

留星光界。要在此界存留如此漫长岁月，不仅需超凡意志力，更需诸多极罕见条件配合。这等事或许适合那些意志坚强却沉溺于粗俗堕落生活之人；但对于如他那般温和、纯洁且虔诚者，则绝无可能。

另一种观点认为，圣徒可能仅是某种思想形体——这种附加元素无论是菲利普有意或无意间，都被引入情景之中。后文将列举若干确凿案例，证明这种大规模附加元素被引入其中的情况确实存在。

菲利普似乎是个虔诚的年轻人，在他频繁的出神冥想中，必定为其主保圣人塑造了极其强烈而生动的思想形体。在他临终及逝世后，他自然会认为自己受到这位圣人的陪伴与庇护，而这种信念足以让这个思想形象（早已因他不断且热切的凝思而半物质化）被他的父亲和姊妹看见。

我必须声明，在陈述此事时，绝非带着丝毫冷漠之意，亦非意图摧毁对圣人守护之美善信念；仅仅是试图为这非凡现象寻求确切的科学解释。为此，我不得不将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所有可能性假设纳入考虑。因此必须承认，这些可能性之一，是认为菲利普的主保圣人或许仅是他自身鲜明想象的产物——尽管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认为这种可能性成立。

若暂且假设情况如此，那么菲利普向父亲与姊姊显现的意图，显然是为了让他们对其死讯有所准备，并藉此给予安慰与安心。他很可能祈愿主保圣人能一同显现，作为向父亲证明自己已受善佑、安然置身于受福者行列的凭据。在此情况下，祈愿过程中强烈的意念，无疑足以立即实现其愿望——倘若菲利普在无意中创造了自己的主保圣人，那么无论有意或无意，他确实可能将其携同显现。若事实如此，这项举措并无非凡或异常之处，因我本人便曾见证过性质完全相同的案例。

尽管上述假说足以解释所有发生的事件，但在我看来，存在另一种更可能符合真相的解释：菲利普那鲜明的思想形体（依先前所述方式形成），或许被某位关心他且渴望协助他的朋友所运用。在我们现有虽不可见却真实存在的帮手群体中，不乏这类案例——他们发现对特定人群提供有效帮助的最佳（甚至往往是唯一）方式，是顺应其既定观念：进入他们构建的思想形体中并透过其行动，从唯一能被欣然接受而非遭疑惧拒绝的方向施以援手。因此，若某位逝去的耶稣会士（这极可能发生）被这位年轻人的虔诚所吸引，并希望指引鼓励他，最简易有效的方式无疑是透过年轻人自身对主保圣人的思想形体作为媒介来实现。

若此解释成立，那么这位星光界的帮手极可能曾帮助菲利普向父亲与姊姊显形，甚至全程主导此事——或许更是为缓解菲利普对父亲承受死讯的忧虑而主动提议。因此，圣斯坦尼斯劳斯可能是真实存在，亦或仅是辅助元素；但我推测其真实身分应是家族或耶稣会中某位新逝者，他采用了自认最能发挥效用的形体现身，从而为我们留下这个确凿有效、且极具说服力的幽灵故事。

以下这个例子虽然远不如上一个那么戏剧性，却是死亡时常见幻象的典型范例，且其优势在于是由亲历此事件的瑞典牧师直接向我们的讯息提供者所述。该事例摘录自《证道学评论》第 22 卷第 177 页。

十六人亲眼见证

「在我童年的某段时期，就读于汀斯塔德教区的一所学校。由于家离学校很远，我和另一位同学便寄宿在一位名叫史密斯夫人的居民家中。这位善良的女士有栋相当宽敞的房子，靠接待膳宿者维持生计——事实上，在我所述的那段时期，那里住着不下十六人。史密斯夫人偶尔也会担任助产士的工作，因此经常外出。」

「一个仲冬的午后黄昏，她告诉我们她要外出拜访，最早也要次日才能返回，于是她在临行前为我们备妥餐食等所需物品，再三叮嘱我们注意灯火后便离开了。如同往常的夜晚，我们专心准备隔日的课业，九点半准时就寝。我们锁好房门熄了灯，但炉中未熄的余烬仍将房间映得足够明亮，所有对象都清晰可辨。正当我们轻声交谈时，突然看见床畔站着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他穿着灰色粗布衣裳，像是农夫打扮，左腿与左胸各有一大块显眼的白斑，正凝神注视着我们。我的同伴用力肘击我，低声问：『那丑汉是谁？』我示意他噤声，两人屏息凝视着这个身影。」

「那名男子站着注视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转身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脚步声似乎引起了刺耳的摩擦声，彷佛他正踩在雪地上。他走到五斗柜前，将所有抽屉打开又关上，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之后他走到火炉旁，对着仍在发光的灰烬轻轻吹气，伸出手彷佛要取暖。接着他回到我们的床边，再次站定注视着我们。当我们凝视他时，发现自己能够看穿他的身体；我们清楚地看见房间另一端的衣柜透过他的身影显现，而在我们注视之际，他的形体似乎逐渐消散，最终从我们视线中消失。这诡异的景象令我们感到不安与紧张，但我们并未离开床铺，最终还是陷入了睡眠。」

「早晨起身时，我们的房门仍锁着。但当我们提起夜间的所见，才得知这诡异的访客竟出现在屋内每个紧锁门扉的房间——那晚留宿的十六人，无一例外全都见到了相同的身影。更甚者，几位长居于此的住客认出，那身影正是女房东的丈夫——一个终日无所事事的男人，从未安稳立业，离家漂泊多年，早已成了世间的流浪者。」

「这诡异的巧合自然引起部分住客追查是否有人在附近见过此人。后来证实，就在同日晚间九点过后不久，此人曾出现在两英里外的一处农舍请求借宿。因农舍无空房，他被指引到邻近田埂对面的另一处农场。听闻此事，调查者立刻在雪地中寻找他的足迹，并很快发现了踪迹。追踪不久后，他们先找到一只木鞋，再往前几码，便发现半埋在深雪堆中的男子遗体。翻过尸身时，人们注意到他左胸黏着一大块冻结的雪块，左膝也附着另一块——正是我们在幽灵衣着上看见白斑的相同位置。尽管当时我只是个孩子，此事却在我心中烙下深刻持久的印记，那段记忆至今仍鲜明地伴随我一生。」

此案例本身颇为寻常，其特殊之处仅在于见鬼对象数量众多。从概率而言，更倾向于部分实体化的解释——毕竟要同时通过催眠暗示影响如此多不同心性之人，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幽灵开阖抽屉的举动，同样左证了这一推测。他当时定然怀着对栖身之所与温暖的强烈渴望，很可能还存着搜寻妻子藏款的念头，这便解释了他为何逐间造访所有房间。其对余烬吹气暖手的举动，似乎表明他尚未意识到自身已死。事实上，并无确凿证据显示幽灵显现时此人是否已然气绝，抑或只是处于冻毙前常见的昏迷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他遵循了此类幽灵的惯例——精确呈现尸身真实状态：衣着的积雪斑块，甚至连行走时靴子碾过雪地的碎裂声都栩栩如生。

实在难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在如此危急关头还能有意识地构思这些细节——更何况他显然并非特别渴望给那两个男孩留下印象，仅仅是怀着好奇心审视他们，彷佛在确认他们的身份，或判断他们是否能为己所用。然而许多案例都倾向表明：当死者对某个

念头执念极深时，即便未经其细致思考，这种执念仍会以象征形式透过幽灵显现；而无疑地，致命的冰雪定然盘踞在这位不幸流浪者濒死时的心智之中。

由独立目击者看见的显灵现象

在其近作《死后》（第 223 页）中，卡米尔·弗拉马里翁先生列举了许多显灵现象同时或分别被两位及以上独立目击者看见的案例。我从中挑选了以下例子。第一份叙述由南特（Nantes）的 G.内伯里先生（M. G. Neberry）撰写于 1921 年 3 月 31 日。

「我即将向您呈交的这个案例有两位目击者。其中一位如今住在南特，与我姑母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楼层。」

「当这位目击者还是个年轻女孩时，她在巴黎一家开小店铺的家庭里担任保姆。在餐桌上，当话题转移到『灵魂与永生』的通用主题时，丈夫曾对妻子说：『如果我先死，而且能够回来的差，我会回来看看你。』许多年过去了；丈夫患病去世。不久后的一天晚上，保姆睡在店铺后方一楼的厨房里。她听到橱柜里传来一阵声响，彷佛有碗盘被打碎了。她站起身来，以为是猫引起的噪声，但她找不到原因。此外，连一个盘子或玻璃杯都没有碎。她感到十分惊奇，便回到了床上。噪声又开始了。她已经熄了灯。她察觉到床尾出现了一个微白色的身影，其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在这尊显灵的幻影中，她极其明确地认出了她前任的主人。她吓坏了，再也无法入睡。当早晨来临时，她像每天早晨一样，带着早餐上去一楼主人的公寓。她被女主人的苍白面容所震撼。她询问了女主人，得到的答复是：『玛丽（Marie），你能想象吗——昨晚我丈夫向我显灵了。我极其明确地认出了他。他对我说话，并说：『你看，我们并没有死；我需要祈祷。』』女主人对保姆说：『你去看看孩子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因为我很不安。』在隔壁房间里，两个小女孩正安详地休息着。随后，保姆向女主人讲述了她自己亲眼所见的景象。」

对我来说，这个案例似乎非常有趣，因为显灵现象发生在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是在同一晚向两位正在入睡的人显现——其中一位在一楼，另一位在三楼。这两个人事前并未向对方透露过自己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幻觉的假说又该如何成立？

第二个案例由查尔斯·特威代尔牧师（Rev. Charles Tweedale）述说，弗拉马里翁先生将他描述为「我在伦敦皇家天文学会的同事之一」。该案例也曾刊登于 1906 年 7 月 20 日的《英国机械师与科学界》杂志上：

「1879 年 1 月 10 日，星期五的晚上，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在初睡中醒来时，我透过朝南的窗户看到了月亮；其明亮的光线照亮了我的房间。我的目光立刻被墙壁一部分的橱柜门板所吸引，那个橱柜是被当作衣柜使用的。我的眼睛顺着照亮房间东墙（即橱柜所在处）的光束看去。当我凝视着这个方向时，突然看到一个身影出现在我面前的橱柜门板前。起初很模糊，随后逐渐变得清晰，直到我认出了我祖母的脸庞。我观察了几秒钟，随后这幅影像便逐渐消融，消失在月光中。一件不寻常的事击中了我，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就是我祖母戴着一顶旧式的帽子，上面带有贝壳般皱褶的花边设计。我一点也不害怕，以为自己只是月光造成的幻觉受害者，便翻过身去继续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吃早餐时，我刚开始讲述前一晚看到的显灵现象，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父亲突然离开了餐桌。他极其不安；匆忙走出房间，早餐几乎没怎么动过。我向母亲询问原因。她用手势制止了我。当门再次关上时，我重复了我的问题。随后母亲回答说：『查尔斯，我要告诉你我所听过最奇特的事情。今天早晨你父亲告诉我，他在半夜醒来，看到他母亲站在他的床边，但就在他想对她说话的那一刻，她就消失了。』」

「这一幕和这段对话发生在大约 1 月 11 日，星期六早晨的八点半。中午之前，我们收到了一封电报，宣告我祖母已于夜间去世。但事情还远不止于此，因为我父亲随后得知，住在距离我们家大约三十公里外的姑母，也看到了我祖母的显灵。因此，共有三个人独立地看到了相同的幻象，而且每个人最初都将其归因于幻觉。」

「考虑到这三重显灵发生的时刻，毫无疑问，这次显灵属于一位正在经历我们称之为死亡之转变的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凌晨两点钟；我父亲上记录下了看到幻象的确切时刻。我当时没有起来看时间，但做了大约的估算。这栋房子朝南，我睡觉的那间房间的窗户也朝南。」

「当我开始核实细节时，我试图找出月亮在 1879 年 1 月 10 日至 11 日夜间处于最高点的时刻。《航海历》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九分。当月亮处于最高点时，东面和西面的两面墙壁会被均匀地照亮，我房间后方的北墙也是如此。因此，我确定在显灵发生的时刻，月亮离最高点不远，当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这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证实了我父亲所记录的时间。我姑母也说，她所见证的显灵发生在死亡之后。死亡发生在十二点十五分。这证明我们所关注的并非发生在死前或死亡确切时刻的心灵感应或主观显化，而是发生在生命离开肉体之后的真实客观显影。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位亡妇虽然表面上失去了生命，但在几小时后依然具备足够的生命力，向相隔相当远距离的不同人们显化自己。」

「至于「显灵者的服饰」，我向父母描述了我所看到的幻象，完全没有试图去打听我祖母是否真的戴过那顶带有震撼到我的饰边的帽子。几个星期前，为了获得有关这个谜团的精确细节，我给我叔父写了一封信（我姑母已于 1900 年离世），请他澄清某些有趣的要点，并附上了一张凭记忆画出的我在幻象中看到的脸部草图。以下是从我收到的回信中摘录的段落：」

「『我可以为这些细节的精确性担保，因为你祖母于 1879 年 1 月 11 日，星期六早晨十二点十五分在我家中去世。她的临终挣扎始于星期五，根据我的备忘录，她在过午夜后不久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我和我女儿对我妻子在向我们讲述她所见证的显灵现象时所说的话有着清晰的记忆。』」

「『你问我你寄给我的帽子草图是否与这位亡妇最后的头饰有任何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度是令人震撼的。那绝对是你祖母在生病期间以及去世时一直戴着的那顶带有皱褶的帽子；此外，你对幻影的描述与这位临终妇人在生命离开她那一刻的外貌完全吻合。我所说的是纯粹的事实，如有必要，我可以宣誓为这些细节担保。』」

「我父亲于 1885 年去世；但我母亲依然健在，对她所见证的整个过程有着清晰的记忆。她证实了其中的核心要点。」

「『我仔细阅读了我儿子对他所见幻象的叙述，我也记得我已故丈夫（特威代尔医生）的叙述。在同一时间，我嫂嫂（或姑母）告诉了我们她那天晚上所见证的现象。』」

「我刚刚讲述的这起事件呈现出如此多的真实性标记，以至于我们无法对其产生怀疑。我建议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去了解一下已经观察到的类似事件，而且我想补充的是，还有许多有趣且真实的现象至今仍未得到解释。」

查尔斯·特威代尔（CHARLES TWEEDALE）

弗拉马里翁先生表示，这则叙述之所以卓越非凡，在于它记录了一起在死亡后约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发生、且由三位独立目击者分别观察到的事件。针对本案中有关错觉、幻觉与心灵感应的假说，他发表了如下评论：

「在我们目前对物质、能量与精神之本质仍处于无知状态的情况下，试图探索显灵现象究竟存在与否的所有尝试，都必然会得到所有追求真理之士的认同；我们必须祝贺特威代尔先生（Mr. Tweedale）公开了这项三重观察纪录。若要说三位独立目击者同时产生了错觉或幻觉，在我看来是无法成立的。叙述者声称，就他与他父亲而言，那个幻影是客观存在的，而那顶帽子证明了这一点。在我看来，该显灵现象的真实性可以透过以下假设来解释：亡妇影响了她子嗣的心智，而这种暗示则具象化为一个影像。死者确实能够远距离作用于生者；无论是透过某种形式显现自己，无疑都是透过对大脑施加某种印象来实现的。」

掉落的画像

以下摘自《死亡时刻》（第 305 页）的案例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显灵」，但属于另一类特殊现象：当离世者无法向他们希望传达死讯的人呈现视觉显像时，会设法透过其他征兆来传递讯息。

画像掉落与死亡时间吻合的状况曾发生过多次；弗拉马里翁先生的手稿中收集了大量类似纪录，这些画像在死亡发生的瞬间掉落，且无法归因于挂画的方法或悬挂机构失效。以下案例由那不勒斯的维拉·孔格勒小姐（Mademoiselle Vera Kungler）讲述：

「1917 年初，我姨丈——即我姨妈保琳·雷斯贝克夫人（Madame Pauline Reisbeck）的丈夫——正在服役。但由于他年过四十，家人以为他身处后方战线，因此姨妈并不为他感到担忧。2 月 12 日早晨大约十点半左右，我姨妈走进房间打算找东西。就在她跨过门坎的确切时刻，她丈夫的一幅大型军装画像突然从墙上脱落、摔在地板上，并一路滑到她的脚边。当人们检查悬挂画框的钉子与绳索时，发现它们全都完好无损。我姨妈深受震撼，向几位朋友讲述了这起奇特的意外，并补充说她非常害怕丈夫遭遇了不幸。自然地，朋友们用这类情况下习惯说的话劝慰她：『天哪，夫人，你怎么也迷信起来了？别相信那某种无稽之谈！』但我姨妈坚信不幸已经发生，于是在日历上的这个日期旁画了一个红色的十字，并等待了三个星期关于丈夫的消息。随后她得知，我的姨丈阿道夫·雷斯贝克先生（Monsieur Adolphe Reisbeck）已于 2 月 12 日早晨约十点半，头部中弹阵亡（正如人们所说的「荣誉战场」上）。」

动物目击者

以下两个案例由蒙塔西亲王夫人（Princess de Montarcy）于 1920 年 12 月给卡米尔·弗拉马里翁先生的一封信中述说，提供了「逝者」对生者发挥影响力的证言。她的第一段经历还提供了一个动物（她的爱犬）对神秘——且对牠而言（在此案例中）极其恐怖——的访客之存在表现出无可争议之意识的实例《死后》（第 182 页）。

「（1）我祖母总是对我说：『如果我去世时你不在我身边，我会让你知晓我的死讯。』1886 年 5 月当我在蒙地卡罗时，收到了表亲寄来的一封电报，告知我祖母病了，并请我立刻赶来。当时是一点钟，而我要到六点才能离开。四点钟时，另一封电报告知我她好些了。我决定搭乘第二天早晨八点开行的火车。当天晚上我七点钟就上床睡觉了。九点钟时，我的小狗跳上了我的床，发出像要被杀死般的嚎叫。我看了看（当时灯亮着），看到在我床尾站着我的祖母，模样和我上次见到她时完全一样，只是脸色苍白。她向我飞吻了一下，随后便凭空消失了。第二天早晨七点钟，有人送来一封电报，宣告她已于前一晚八点至九点之间去世。」

「（2）二十岁那年，我和一位匈牙利伯爵订了婚；我们深爱着对方。但我的『母亲』——B- 杜爵夫人（我是一名养女）——对我另有打算，她把我带到了罗马，几天后在那里告诉我伯爵已经解除婚约。我回答说我不相信。由于焦虑，我在罗马病倒了，一等身体好转，就被带去了斯帕（Spa）。9 月 30 日，在连续两天极度不适后，我躺在床上看书，这时我听到一个临终般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看到伯爵已经死亡并挺直地躺在地板上（他穿着白裤子、蓝衬衫，没有穿马甲），一手拿着一个小瓶子，另一手拿着我的照片。我发出了一声尖叫。女房务员拿着来自巴黎的报纸走了进来。我打开了我从不阅读的《吉尔·布拉斯报（Gil Blas）》，在第一版看到伯爵已于 9 月 28 日被发现死于自己的房间里，死因是吗啡中毒。」

「这两段经历留下了将持续我一生的深刻印象。」

蒙塔西亲王夫人（PRINCESS DE MONTARCY）

尽管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我们目前「宣告死亡之显灵」的分类，但以下案例提供了另一个动物目击者左证的实例。该案例摘自《死后》（第 16 页），书中刊印了一封日期为 1921 年 4 月 25 日的信件，寄件人为住在里昂格雷永坡道 12 号（12 Montée du Grillon, Lyons）的巴莱-加利费先生（M. Ballet-Gallifet），他写道：

「在秋天的一个夜晚（当时气温已经相当低），我正坐在燃烧着木柴的火炉旁。在我面前的是坐在安乐椅上的妻子；她的背对着一扇窗户，该窗户面向通往我家一楼（二楼）各房间的走廊。我当时绝对没有在做梦，因为我刚浏览完一本关于《电力变压器》的专着，这类书显然极不适合用来幻想或发呆。因此，我当时根本完全没有思考过另一个世界的现象。就在这时，原本躺在炉前石板上的爱犬（一只博美犬）突然跳了起来并开始狂吠，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扇窗户，随后边低吼着边缩到我的椅子旁躺下。」

「我迅速朝窗户看去，在窗户后面，我看到了一个轮廓呈剪影状的阴影。它的轮廓十分纤细柔和，就像是画家亨纳（Henner）用软铅笔勾勒出来的一样。它朝着通往我房间的门走去。我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这个阴影——远处相当微弱的煤气灯光穿透了它——缓缓地向前移动。它走路的方式带着微微的跛行，我不禁大喊道：『哎呀，是父亲 !』」

「那无论是身材轮廓还是步态，都与我妻子两年以前去世的父亲一模一样。那确实就是他。我急忙站起身来，冲向门口，猛地把门打开——然而却什么也没有！」

「这绝不可能是幻觉。我刚才浏览过、且此刻依然握在手中的那本书根本不容许这种幻想。此外，我妻子在我发出惊呼时猛然转过身来，并且和我一样，看到了这尊深深铭刻在她记忆中的亲切阴影。」

「当我重新回到房间时，我的狗已经躲到了床底，并且还在持续低声发出吼叫。」

战争期间的案例

心灵现象研究近期的文献中，包含了许多关于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显灵并亲自宣告自身死讯的案例。以下案例摘录自罗莎·史图亚特（Rosa Stuart）所著的《战争中的梦境与幻象》：

「一位住在伯尔尼茅斯（Bournemouth）的妻子向我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她的丈夫是德文郡军团（Devons）的一名中士，于 1915 年 7 月 25 日前往法国参战。她定期收到丈夫的来信，信中内容总是充满快乐与乐观，因此她的内心开始感到相当安心，坚信无论丈夫必须面对何种危险，他都能平安渡过。」

「1915 年 9 月 25 日的晚上约十点钟，她正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与另一位与她合租房间的女孩聊天。房间里的灯光完全开着，两人由于沉浸于讨论当天的遭遇以及战争局势，都还没想到要上床休息。」

「就在这时，现场突然陷入一片寂静。妻子在一句话讲到一半时戛然而止，坐在那里直勾勾地凝视着虚空。」

「因为，身穿军装的丈夫此刻正站立在她面前！在两到三分钟的时间里，她就这样坐在那里看着他，并对他眼中流露出的悲伤神情感到震惊。她迅速站起身，走向他站立的地方，但当她到达那个位置时，幻影已经凭空消失了。」

「尽管那天早晨妻子才刚收到一封信，声称她的丈夫平安无事且身体健康，但她仍坚信这个幻象预示着不幸。她是对的。不久之后，她收到了陆军部的来信，通知她丈夫已于 1915 年 9 月 25 日的卢斯战役中阵亡——而这恰好就是她看见他站在自己床边的同一个日期。」

以下案例摘自同一来源：

「某一知名团部的上校，自战争爆发以来便一直身处炽热的战火之中。他深受麾下官兵的崇拜与爱戴。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因手榴弹炸伤而失去了一只手臂，伤势极其严重，不得不放弃在法国的指挥权，当时士兵们都陷入了极大的悲伤之中。」

「在国内休养了几个月后，装上了义肢的上校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已足以重新回到团部。但有关方面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的是任命他指挥一只前往达达内尔海峡（Dardanelles）的驻防营。作为一名实干家，他宁愿接受这个新任命也不愿闲着，因此，尽管他的心依然与他在佛兰德斯（Flanders）的老团部同在，他还是出发前往雷姆诺斯岛（Lemnos）赴任。然而不久后，他患上了严重的痢疾，不得不再次因病返国。他顺利抵达了英国；但在前往伦敦的救护列车上，他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而这则故事最奇特的部分随之而来。就在他在救护列车上离世的确切时刻，这位上校在白昼时分显现在佛兰德斯战壕中的老团部面前，当时每位士兵都在自己的岗位上。」

「『咦，这不是——上校吗！我不知道他回来了』，连军士长向连长指出站立在他们面前的老长官那熟悉的姿态时如此说道。连长迅速上前准备向他致意，但在走到他身边之前，该显影便凭空消失了。当时看见上校的不仅仅是这两个人，几乎全连的士兵都看到了，直到今天他们谈起这次经历时依然心有余悸。因为当他在佛兰德斯的战壕中向他们显灵时，士兵们还以为他仍在雷姆诺斯岛，然而当他们意识到这尊显灵的本质时，心中无不充满了疑虑与不安。一星期后邮件送达，带来了他离世的新闻，证实了他们的担忧。」

卡米尔·弗拉马里翁在其《死亡时刻》一书中刊印了一封信件，我从中摘录了以下段落：

塞纳-马恩省省，圣芒代（SAINT-MANDÉ, SEINE）

1918 年 1 月 21 日

「我亲爱的导师：

我必须向您呈报以下事实，以供您重要的研究调查使用。

1917 年 8 月 25 日，D 夫人收到了正在前线服役的士兵丈夫寄来的一封长信，这让她感到非常幸福且充满信心。当天下午有一个家庭聚会。她请她的妹妹坐在钢琴前，为她弹奏一曲肖邦的叙事曲（Ballad）——那是她和她丈夫特别喜爱的曲子。她妹妹照做了。突然间（当时是三点钟），这位年轻妇人站了起来，发出一声尖叫，一声可怕的尖叫，随后便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当她苏醒过来时，家人纷纷询问她。她睁开惊恐的双眼，呼喊道：『我所看到的景象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受到这位可怜妇人极度紧张不安的情绪影响，家人不敢强行追问。直到两天后，当她看起来稍微平静一些时，她才告诉家人：她看到眼前突然展开了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场，伴随着惨烈的屠杀，而在这一切的中央，她亲爱的丈夫倒地身亡。

几天后，他们得知在 8 月 25 日的三点钟，这位士兵受了致命伤。这位年轻妇人的母亲以及她家族的几位成员向我证实了这起戏剧性的场面。视觉幻象与战场上实际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吻合是毋庸置疑的。

玛格丽特·梅西耶夫人（MADAME A. MERCIER）」

弗拉马里翁先生评论道，这个案例的价值在于死亡发生时刻与视觉幻象之间极其精确的巧合——而这恰好发生在这位不幸的女士终于获得内心平静的同一天。

临终幻象

由已故的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威廉·巴雷特爵士（Sir William Barrett, F.R.S.）所著、题为《临终幻象》的一卷著作于近期出版。该书收录了一系列经过严格证实的非凡案例，纪录了临终者在逝世瞬间所看到的幻象。在许多此类例子中均有记载：原本正承受着

巨大痛苦的临终者，其面容突然绽放出光彩，并惊呼某某人已经前来接引他离开。在所有提及的案例中，向临终者显现的人都是已经过世的人；其中还有一些具备极高证言价值的例子，即某些先前已过世的人在临终者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显现，而在这些情况下，临终者总会表达出惊奇之情。以下即为适切的例子：

「在邻近的一座城市里有两个小女孩，珍妮（Jennie）与伊迪丝（Edith），一个大约八岁，另一个只比她大一点点。她们是同班同学，也是亲密的朋友。1889 年 6 月，两人都患上了白喉。星期三中午，珍妮去世了。伊迪丝的父母以及她的主治医生都特别用心，极力向她隐瞒她的小玩伴已经离世的事实，因为她们害怕这个消息会对她自身的病情产生不利影响。为了证明他们成功隐瞒了这件事且伊迪丝确实毫不知情，可以提及的是：在 6 月 8 日星期六的中午，就在她对周遭发生的一切失去意识之前，她还挑选了自己的两张照片要送给珍妮，并吩咐照顾她的人替她向珍妮道别。」

「她于 6 月 8 日星期六晚上六点半去世。在她清醒并向朋友们道别时，她谈到了死亡，且似乎毫无惧色。她似乎看到了几位她已知已经过世的朋友。到目前为止，这与其他类似案例并无二致。但就在这时，她突然怀着极度惊奇的神情转向父亲惊呼道：『哎呀，爸爸，我要带珍妮一起走了；你先前都没有告诉我珍妮在这里！』随后她立刻伸出双臂，彷佛在表达欢迎，并说：『喔，珍妮，我真高兴你也在这里！』（第 18 页）」

「巴西圣保罗的《真理与光明》杂志在 1924 年 9 月号中，对临终的阿达米娜·拉扎罗（Adamina Lazaro）作为主角的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发表了评论：」

「在离世前几个小时，这位病人对她父亲说，她看到床边站着几位家族成员，所有人都在数年前就已过世。父亲将这种临终宣言归因于谵妄状态，但阿达米娜以更加坚定的语气坚持自己的说法，并在那些肉眼看不见的『访客』中，点名出了她自己的亲兄弟阿尔弗雷多（Alfredo）——他当时正任职于 423 公里外锡萨尔港（Sisal）的灯塔上。父亲越来越坚信这些视觉景象纯属幻觉，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阿尔弗雷多身体非常健康，就在几天前，阿尔弗雷多还寄来了关于他近况的最佳消息。阿达米娜于当天晚上去世，而第二天早晨，她的父亲收到了一封电报，通知他年轻的阿尔弗雷多的死讯。时间的比对显示，在这位临终女孩说话时，她的兄弟已经去世了。（第 21 页）」

沿着这两个例子的脉络，存在着极其丰富的证言，而且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案例中的显灵现象会是除临终者所认为的以外之任何事物。事实上，这些案例构成了「逝者重返以提供协助」的大多数实例，因为在星光界上的「逝者」，似乎往往能在他们所爱的人即将离世时察觉到这一事实。因此，这不仅证明了我们存在的法则为我们未来的福祉提供了保障，也证明了尘世生活中的亲密个人关系通常会得以延续，从而在许多情况下，慈爱的亲人与朋友会在死亡彼岸的世界门坎前，带着欢迎等待着我们。

第十九章 归来帮助的人

母爱

一些逝者仍在密切守护着尘世中的某些朋友或亲人，他们所展现的任何现象都是为了帮助或保护这些朋友。其中最美丽的例子之一是由约翰·梅森·尼尔博士所讲述的故事。尽管我已在《不可见的帮手》一书中引用过这个案例，我仍愿在此重述，因为这是我所知最清晰、最明显的范例之一，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小故事。尼尔博士提到，一名刚刚丧妻的男子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到朋友的乡间宅邸作客。那是座格局散漫的大宅，在建筑下层有着幽暗的长廊，孩子们总喜欢在那里嬉戏玩耍。但不久后，孩子们却神色凝重地跑上楼，其中两个孩子叙述道：当他们在走廊奔跑时，遇见了母亲。母亲要他们立刻折返，随即消失不见。后经调查发现，若孩子们再多跑几步，便会坠入走廊正中央一口无盖的深井中——由此可见，母亲的显灵使他们逃过了一场几乎无可避免的死亡悲剧。

在这个例子中，似乎毫无疑问的是母亲本人始终在星光界慈爱地守护着她的孩子们。正如其他案例所呈现的，她强烈的警示意愿——想要阻止孩子们莽撞地奔向危险——赋予了她短暂显形发声的能力，抑或只是在孩子们脑海中刻下了「看见母亲并听到警告」的知觉印记。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实施救助的或许是其他帮手，为了不惊吓孩子而化用了母亲的形象；但最简洁且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仍是将这次干预归因于永恒觉醒的母爱之力——这种力量即使穿越死亡之门也未曾有丝毫衰减。

在卡米尔·弗拉马里翁所著的《死后》一书中，记载了另一个关于母爱的例子。在这个案例中，母亲显现似乎是为了让她的两个女儿为其中一人的离世做好准备，内容如下：

「我年轻的朋友玛格丽特现年二十二岁，不幸在同一年（1918 年）接连失去了父亲、母亲，以及十六岁的妹妹珍妮。珍妮过去健康状况一直非常良好，但在母亲去世后不久身体便开始衰弱；她的肺部受到感染，在虚弱地受折磨了五、六个月后，也随之离世。」

「玛格丽特和珍妮非常深爱彼此，两人从不分离，平时都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自从她们成为孤儿后，外祖母便与她们同住。大约在母亲去世两个月后的一个早晨约五点钟，玛格丽特醒了过来，听到房间里传来一阵衣物摩擦的沙沙声。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身穿黑衣的剪影滑行到她的床尾，靠近她妹妹的床，俯身悬在正在熟睡的珍妮上方，并亲吻了她的额头。玛格丽特坐起身来，更仔细地凝视，喊道：『哎呀，是妈妈！』就在同一瞬间，那个阴影站直了身子，随后就像来时那样凭空消失了。这名年轻女孩深受震撼，为了不打扰当时身体已微恙的妹妹，她悄悄地下了床，跑去外祖母的房间。外祖母当时正沉睡着。她唤醒了外祖母并问道：『刚才是你过来在床上亲吻珍妮的吗？』随后把她刚才看到的景象告诉了外祖母。『不，亲爱的』，外祖母回答道：『我根本没有动过；你在做梦吧。快点回床上躺着，再睡上两个整小时。』」

「玛格丽特回到了房间，试图说服自己刚才只是一场梦。然而当她准备爬回床上时，她妹妹醒了过来并对她说：『噢，你把我吵醒了真可惜！我刚才好幸福！在我睡着的时候，妈妈过来亲了我。她穿着黑色的衣服，就像爸爸去世后她一直穿的那样；她轻轻

拂过你的床尾，然后朝我走来。她俯下身，我感觉到她亲了我的额头。』玛格丽特这才把她看到的幻象告诉了妹妹。」

「如果这不是去世两个月的母亲真实临存在孩子们的房间里，前来在她那即将与她重聚的女儿额头上留下亲吻，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幻象呢？这究竟是生理上的、灵性上的，还是星光体的临在？我不得而知，但那无疑是一种确凿不移的临存，既能被清醒女孩的眼睛所感知，也能被熟睡女孩的神经感知所觉察。」

「当玛格丽特向我讲述这一幕的细节时，眼中依然泛着泪光。她是一位健康、健壮的年轻女孩，非常敏捷、直率且率真，具备极高的智识，完全没有病态幻想的倾向。」

柯奈尔夫人（MADAME CORNEILLE）

脱离险境

当逝者（或在星光界上的生者「帮手」）有所渴望时，他们总是能够假借某种熟悉的形貌，以便在某些紧急状况下，他们的讯息能够更轻易地被接纳并转化为行动。

一个阐释这种可能性的非凡故事，记载于《来自不可见世界的消息》一书中，该书讲述了怀河畔皮尔斯菲尔德的史密斯上校之女伊丽莎白·史密斯小姐的经历。根据这位女士亲自撰写的记述，她某日前往乌尔斯沃特附近的山区写生，在尝试抄近路穿越名为埃拉瀑布的险峻山径时，意外陷入进退维谷的险境——既无法前进也无法原路返回，随时面临坠落的致命风险。

「然而突然间，当她惊魂未定地环顾自己所处位置的整个周遭时，她清晰地看到在距离自己大约两百码外，站着一位身穿白色细棉布晨袍的女士——那是当时年轻女士在晚餐时间前普遍穿着的服饰。这位女士做了一个招手的手势，其姿态在顿时给予了她向前迈进的信心；她无法猜透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但以某种让她完全无法重新追溯的方式，她瞬间找到了一个先前漏掉的出口。她继续朝着那位女士走去，就在同一瞬间，她发现对方正站在瀑布的另一侧，而且那正是她自己的亲姐妹。」

「那位年轻女士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何会跟随并赶上她，让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她离开家时，妹妹还正专心于自己的学业。但当时的情况并不允许她提出疑问；因为起引导作用的妹妹已经开始向下攀爬，仅凭几个简单的手势，指示伊莉萨白小姐何时该靠近、何时该离开急流的边缘，便渐渐将她引导下到一个岩石平台上，从那里继续往下走既安全又明显。史密斯小姐在那里停了下来，一方面是为了从恐惧中喘息一下，另一方面也是想和妹妹寒暄并询问原委。然而，眼前哪里还有什么妹妹！对方的一切痕迹都已凭空消失；而当两小时后史密斯小姐回到家中时，她发现妹妹依然处于她离家时相同的状态与工作之中；全家人也向伊莉萨白保证，她妹妹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过房子一步。」

在这则故事中，没有任何线索能向我们表明，那位救助者究竟是来自逝者还是生者的行列。如果妹妹当时正在睡梦中，我们大可合理地假设是她自己察觉到了史密斯小姐处于恐惧与危险的境地，并赶来施救；但由于妹妹在这段时间里始终专心于同一项工作的这一事实，否定了这种想法。因此，显然是其他某个存在假借了她的形貌，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逝者。人们会发现，这种假冒的能力是一把双刃剑，既

能用来行善，也同样容易被用来行恶；而我几乎毫不怀疑，过去曾有过它被如此恶用的案例。在通灵会相关的诸多令人不满的要点中，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假冒现象经常发生，而对于那些尚未开发出高超灵视力的普通人来说，要辨识出这些假冒者是完全不可能的。

神父的请召

在《光影见闻录（Sights and Shadows）》（第 94 页及后续）中，李博士记录了两个引人入胜的案例：逝者返回人世，为在世亲属寻求他们认为必要的精神慰藉。第一个案例中，一位已离世十年的老妇人请召神父去探望一名濒临死亡的青年。神父按指示地址造访时，并未发现病患，却遇见一名青年并与之交谈——该青年早年曾是天主教徒，但近期疏于履行教会规定的宗教义务。经神父劝导，青年进行了告解并决意重归宗教生活。当夜青年因心脏病骤然离世。神父在安排葬仪时，意外看见画像中与自己昨夜交谈的老妇人，这才发现她竟是青年之母，且已离世整整十年。第二个案例中，两名幼童请召神父前往他们垂死父亲的病榻前，并详细说明了确切地点。神父探访时发现这位弥留之际的男子完全独居，正遗憾无人能为他请来属灵父亲。而根据神父对孩童外貌的描述，男子立即认出那是自己的一双儿女——但他们其实已离世一段时日（确切时间未载明）。

卡米尔·弗拉马里翁先生（在《死亡时刻》第 188–191 页）引用了一个关于父亲显灵归来、建议儿子为死亡做好准备的案例。这些事实由博学的执业医师 W.德·塞尔敏医生（Dr. W. de Sermyn）在其著作《对某些未被认识的大脑功能之研究贡献》中述说：

「让·维塔利斯（Jean Vitalis）是一个强壮的人——体型魁梧、血气方刚，已婚但无子女，身体极其健康。他大约三十九岁那年，突然遭受突如其来的剧烈高烧与关节疼痛袭击。我是他的主治医师。当时的症状是急性关节风湿病。如今使用水杨酸盐治疗这种病症的方法当时尚未被发现。我们当时使用奎宁、鸦片、硝酸钾、秋水仙碱、利尿饮料等药物。这种疾病通常会拖延六到七个星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痊愈。然而，有时由于心脏或大脑的并发症，死亡也会随之降临。」

「在第十六天早晨，让我吃惊的是，我发现让·维塔利斯竟然穿戴整齐，坐在床上，脸上带着微笑；他的手脚都能相当自由地活动，而且不再有丝毫发烧的迹象。前一天我离开时他还处于非常可怜的状态：他的双肩、双肘、双手、双膝和双脚关节都肿胀且剧痛。他发着高烧，我根本无法预料会发现他变得如此活跃且气色良好。他非常平静地告诉我，他将这种突然的痊愈归因于他在夜间看到的一个景象。他向我保证，他去世多年的父亲向他显灵了。以下大体上是他对我说的话：」

『我父亲昨晚来看我了。他是从面向花园的那扇窗户进到我房间的。起初他从远处凝视着我，随后靠近我，在我全身抚摸以带走我的痛苦与高烧，接着告诉我，我将在今天晚上恰好九点钟去世。就在他离开前，他补充说希望我能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样为死亡做好准备。我已经派人去请我的告解神父了，他很快就会来；我要进行告解并领圣体，然后接受临终圣油礼。非常感谢您的细心照料；我的死亡并不是因为您有任何疏忽造成的。是我父亲希望如此；无疑是他需要我；他会在今天晚上九点钟来接我。』

「他在说这一切时神情非常平静，带着微笑的面容，脸庞上绽放着真正满足与幸福的神采。」

『你做了一个梦，产生了幻觉』，我告诉他，『我对于你居然会相信它感到很惊奇。』

『不，不』，他回答说，『我是完全清醒的；那不是梦。我父亲真的来了；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也听到了他的声音；他看起来完全活生生的。』

『但是预言你在固定时间死亡——既然你已经痊愈了，你总不会相信它吧？』

『我父亲不可能欺骗我。我确定我今晚会在他说的时间去世。』

「他的脉搏充盈、平静且规律，体温正常。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是一位重病患者。尽管如此，我还是警告了家人，有时在大脑型风湿症的情况下会发生猝死，于是老牌且优秀的执业医师 R.医生被前来会诊。他来了，并在病人面前针对他的幻觉和他想象中的早逝开了各种玩笑；但在他听不到的地方、在家族聚会前，R.医生说大脑已经受到影响，因此前景十分阴暗。」

「『病人的平静』，他补充说，『是非常奇特且罕见的。他对自己视觉景象的客观性以及自己即将死亡的信念令人震惊。通常人们都害怕死亡，但他似乎一点也不担心；相反地，他似乎对死亡感到高兴和满足。不过，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一个今晚就会死的人；至于预先确定他死亡的时刻，那简直是荒谬可笑的。』」

「大约中午时分，我重新回去探望我的病人，他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发现他已经下床，以稳健的脚步来回走动，没有丝毫虚弱或疼痛的迹象。」

『啊』，他对我说，『我一直在等您。现在我已经告解并领了圣体，我可以吃点东西吗？我饿得要命，但如果没有您的同意，我不想吃任何东西。』

「由于他没有丝毫发烧，而且种种迹象都表明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我允许他吃了一块配苹果的牛排。晚上八点左右我再次回到那里。我想陪在病人身边，看看九点钟到来时他会怎么做。他依然很开朗；他理智且兴高采烈地参与谈话。他的所有家人都聚集在他的房间里，有说有笑。在那里的告解神父告诉我，他不得不屈服于病人一再的央求，刚刚为他进行了临终圣油礼。『我不想反对他』，神父补充说，『他坚持要这样。此外，这是一项可以多次进行的神圣仪式。』」

「房间里有一座时钟，而我始终没有离开过视线的让，时不时朝时钟的方向投去焦虑的一瞥。当时间走到八点五十九分，大家还在有说有笑时，他从坐着的沙发上站了起来，平静地说：『时间到了。』」

「他亲吻了他的妻子、兄弟和姊妹，然后非常敏捷地跳上了他的床。他坐了下来，整顿好枕头；随后，就像一位演员向观众鞠躬一样，他点了几下头说：『再见，再见！』他毫不匆忙地舒展身姿，随后便不再动弹了。我慢慢走近他，坚信他是在装死。让我无比惊奇的是，他已经去世了，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没有喉咙的喀喀声，甚至没有一声叹息；他的死法是我前所未见的。起初我们希望这只是一次长时间的昏厥或僵直症。葬礼被延后了很久，但我们不得不屈服于事实——尸体般的僵硬以及随之出现的腐烂迹象证实了一切。」

我们所举出的所有这些例子，都是由某种特别危险的逼近所引发的孤立干预。然而，明确且长期持续努力的案例也绝非罕见，尽管它们自然不太常见——因为正如前几章所解释的那样，逝者中最优秀、最乐于助人的人，通常不太可能长期停留在大地生活的感官与视野所及之处，除非他们确实特别致力于某项与物理界相关的特定工作，就像第 162 页提到的那位丈夫一样。

星光界的慈善之爱

另一个关于逝者持续从事慈善物理界工作的非凡案例，由米诺特·J·萨维奇博士记录于 1902 年 3 月《安斯利杂志》第九卷第 117 页。其记述经大幅简要后内容如下：

数年前，波士顿城有位以关怀贫苦着称的牧师，他与妻子特别致力于帮助那些身边缺乏亲友的人。晚年时，这位牧师有位同工协助他照料贫民区的事工，随着时光流逝，牧师夫妇与同工相继离世，最初这群热忱工作者中仅余同工的遗孀尚在人世。这位女士似乎具有灵媒体质，或至少对超自然感应特别敏锐。已故的牧师夫妇始终保持着对贫苦教友的关怀——即使许多人已迁徙至其他城镇，这对虔诚的守护者依然持续关注着他们。他们会透过感应促使这位遗孀前往探视，并根据贫困者所需的帮助，委托她代为施行具体的援助行动。

「历经数年光阴，一场充满慈爱的慈善援助工作持续进行着——这项事业不追求荣耀、不博取声名、更回避公众目光，恰恰与世俗价值背道而驰。进行这项工作既需付出心力也耗费金钱，而始终知晓这个秘密的，仅有两三位亲密友人……这位寡妇居住在波士顿附近的小镇。她会接收到指示，要求她进城前往某条街道的某个门牌号，并被告知将在那里遇见处于特定困境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而她必须为其提供所需的援助。」

「这类情况反复不断地发生。她完全遵循这些指引行事——除了被告知的讯息外，对个案背景一无所知——而她表示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每次她总能确切找到符合描述对象与处境的人，并根据实际需求提供相应帮助。曾有一次，她甚至依照指示远赴外州某个城市，连要寻找对象的姓名都仅有被告知的那个称呼。然而她依然准确找到了符合描述的案例，并成功给予援助。这些并非全是物质匮乏的案例，其中还包含从道德危机中拯救他人的事迹，其过程之曲折足以媲美惊心动魄的小说章节。」

「在这项非凡事工中，另有件值得记载的插曲。那位老牧师的女儿接到明确指示——声称透过同工遗孀作为媒介传达其父的旨意——要求将二十美元装入信封，寄往她从未听闻的城镇地址。她对于这种汇款方式感到犹豫，本想等待开立支票以避遗失风险。然而对方严厉要求不得延误，因事关紧急且性命攸关。她最终依指示寄出两张十元纸币。我有幸阅览了那封收到款项的感谢信：信纸上用铅笔艰难书写的文字夹杂着拼写与文法错误，诉说著作恶丈夫的虐待与遗弃。被抛弃的妻子已竭尽所能维持小家庭，却走到山穷水尽之境——刚典当完最后一件象样家具，用所得买了木炭，正准备带着孩子们共赴黄泉之际，这笔救济金及时送到了手中。」

这个案例因其时代较近而显得格外有趣，但它很可能只是某类大量存在却不为世人所知现象的典型代表。如此大规模的超物理慈善行为或许并不常见，但由逝去的亲友对特定个人进行守护的现象，确实绝非罕见。这些指导灵会以多种方式显现：有时透过自动书写，有时藉由敲击声或灵应盘（通灵板），有时透过梦境传递讯息——而最普遍

的方式或许是透过强烈的精神感应，这种引导方式往往被受导者称为「绝无谬误的直觉」。

僧侣们

对于那些在生前服务于人类的人来说，在物理身体死亡后持续进行同类型的侍奉工作并非罕见之事。多年前，我收到一位英国绅士的来信，描述了一个关于许多「逝去」的僧侣出席伦敦某座教堂仪式的惊人实例。他写道：

「我母亲在她晚年的岁月里，管理并资助了一家名为圣萨维尔（St. Saviour's）的小型医院，位于奥斯纳堡街（Osnaburgh Street）。她是一位信念极其虔诚的人；医院完全按照宗教传统营运；那里有一座小教堂，每天都会举行弥撒，并供奉着圣体。」

「我母亲曾在不同时期为这座小教堂购买了两样物品。第一样是一排雕刻极其精美的合唱团吟唱席，它们曾饰有匈牙利一座道明会修道院的小教堂；另一样则是一批确定为真实无误的圣舍利，并附有其所属教区主教的认证证书。这些圣物来自意大利一座被废除的方济各会修道院。它们被安放在侧小教堂祭坛后方的祭坛屏中。」

「自从这些雕刻品与圣舍利被安放在小教堂后，那些具备灵视能力的人便时不时会看到有僧侣在小教堂里跪地祈祷。他们穿着我刚才提及的那两个修会的会衣。」

「我兄弟的一位军官同事（名叫胡列特）看到了他们，他是心灵现象研究协会的会员；他在对这两个修会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精确地描述出了他们的会衣样式。这位绅士是伦敦南部一家教堂的风琴师，而我兄弟则是该教堂的领唱者。当我母亲去世时，我们在小教堂里举行了合唱追思弥撒。我兄弟带来了合唱团，而胡列特则弹奏风琴。仪式结束后，我兄弟问胡列特是否看到了那些僧侣。『是的』，他说，『小教堂挤得满满的，下方已经没有他们的空间了，他们便站在风琴阁楼上我的身边，直到祝圣祷文结束，他们才凭空消失。』」

「在后续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对医院的持续营运做出安排。医院如今依然按照宗教传统运作，但驻院牧师不再供奉圣体。自那以后，那些僧侣就再也没有被看见过了，而在我看来，这就是原因所在。」

我认为在这个案例中没有理由去怀疑：许多这样的僧侣习惯参与这项仪式，将他们的虔诚融入到物理世界的主祭者及其会众的祈祷之中。对于虔诚的人来说，将他们在星光界上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从一座教堂走到另一座教堂以达此目的，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在这个案例中，某些生前曾使用过这些圣舍利与吟唱席的僧侣，或许产生了追随这些他们所熟悉的老对象来到新环境的渴望，并带上了他们的朋友一同前来；但当新牧师停止供奉圣体时，他们觉得自己造访的核心理由已不复存在，因此决定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

加斯帕（Gaspar）

透过可听见的语音给予指导的守护形式较为罕见，但确实存在相关案例。在《另一个世界的脚步声》第 339 页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实例：某个家庭连续三年持续受到神秘声

音的守护与指引，家中每位成员（甚至仆人）都曾反复听见这个声音。自称名为加斯帕的逝者透过声音现身，但拒绝透露任何生前的具体信息。他的存在似乎总为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带来愉悦氛围，而他所提供的建议无一例外都带来良好结果。加斯帕仅两次显现形体，且都在户外场景——身披宽大斗篷、头戴宽檐帽，装束令人联想到南欧风格。他从不谈论宗教话题，但始终强力倡导美德与和谐共处。

在这个案例中，这位逝去的指导者似乎与该家庭毫无血缘关联。他彷佛只是偶然与这家人相遇，发现他们既友善又具有感知力，因而建立起联系并持续保持互动。显然，这个家庭中必然存在具有灵媒体质的成员，才能藉由她借出物质形成具象的声音与两次显形。当这家人移居他国后，加斯帕并未随行——这很可能预示着他即将提升至更高层次的存在境界，届时与物理界的沟通将变得更加困难。

有时逝者重返人世仅是为了传递建言，如下述这个对学生极具启发性的案例所示：

在熙攘的街头中

「发言者是戴维·迪克先生，这位时年约三十五岁的年轻已婚男子是格拉斯哥拉斯金学会（Glasgow Ruskin Society）成员，于索奇霍尔街（Sauchiehall Street）98 号经营拍卖行。

『我见过鬼魂。』他说道：『且发现根本无法用任何所谓自然理论解释此现象。』

『是生者还是逝者的鬼魂？』

『逝者的鬼魂。』

『离世多久了？』

『六年。』

『在何处见到？』

『格拉斯哥街头。』

『白天还是夜晚？』

『下午三点半，天光大亮的时刻。』

『请详细描述经过？』

『那天下午三点半我离开索奇霍尔街的办公室，正准备前往圣文森特街办事，满脑子都是工作事务。沿索奇霍尔街走到伦菲尔德街时，那个鬼魂突然加入了我的行程。』

『您当下就知道是鬼魂？』

『完全确定。』

『如何辨识的？』

『因为我立刻认出了他。』

『鬼魂开口说话了吗？』

『说了。』

『说了什么？』

『这我不能透露；内容涉及仅有我本人知晓的私事。』

『您回应了？』

『是的，我们继续并肩前行，就像普通行人般自然。我们边走边交谈，沿伦菲尔德街走了约两百五十码——那可是格拉斯哥最繁忙的街道之一。鬼魂的外貌毫无异常，任谁见到都会认为他是活人。他穿着黑色外套和扁呢帽，那种帽子我在死者生前仅见过他戴过一次。走到文森特街转角时，鬼魂突然消失了。我没看见他出现，也没看见他离开，只是突然意识到他不见了。』

『您当时不害怕吗？』

『丝毫没有。』

『向他提问了吗？』

『没有，我只是顺着他开启的话题交谈。』

『突然消失没让您不安吗？』

『完全不会。他无预警地出现，也简单地离开。我没见到逐渐消散的过程，他就是不存在了。』

『您确实认识这个鬼魂？』

『毫无疑问。』

『能请问是谁吗？』

『是我父亲的鬼魂。』

『当时您正想着父亲吗？』

『完全没有。』

『他开口时不惊讶吗？』

『一点也不。』

『也不好奇原因？』

『不，一切显得如此自然。我主要心思还放在待办事项上。事实上直到隔日，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有多奇特：我竟在父亲离世六年后，于格拉斯哥喧闹街头与他如常交谈。但这确确实实发生了，我对此毫无怀疑。这是我唯一一次类似经历；我所确知的是，在父亲逝世六年后，我确实与他并肩走过了那段伦菲尔德街。』」

「您所谓的『幻象』，其暗示（而非强求）的是：我过度焦虑于那些根本无法掌控的事务，而事实可能证明我的担忧完全多余——后续发展确实如此。其中既没有明确的预言，也没有具体的承诺。若真有这些成分，我反而会断定这个『鬼魂』纯属骗局，毕竟先父生前极为寡言，连『沉默者威廉』相较之下都堪称喋喋不休之人。」

这个故事由迪克先生于 1891 年亲口向斯特德先生讲述，后者将其收录于《真实鬼故事》第 184 页。其中最非凡之处在于逝者竟在光天化日下现身于繁忙街道。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无证据表明熙攘人群中有其他目击者看见这个幽灵；因此这很可能只是父亲投射于儿子意识中的精神印记。叙事中最离奇之处无疑是迪克先生那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他专注到根本未觉与亡父交谈有何异常。在这个案例中，逝者似乎出于给予友善建议的意愿而显现，尽管所涉事务看起来并非什么重大事件。

然而更常见的是，逝者为某些重大事宜打破惯常的沉寂。正如布列塔尼人所相信的：倘若我们能少沉溺于琐碎的个人利益，或许就能更频繁地获得这种可真正称为「灵界指引」的裨益。但现实状况是，我们自身往往为沟通设下重重障碍，而逝去的亲友也极少将此类交流视为可能——因此唯有在真正迫切的原因驱使下，他们多数才会尝试联系我们。他们时常会探访所爱之人以预告其死期将至：有些是出于宗教观念，认为需要为死亡做特殊准备；另一些则单纯希望给予当事人时间安排后事，或透过预警减轻对亲友的冲击。萨维奇博士在同篇关于慈善牧师的文章中，提供了这类预警显灵的最新案例，其叙述如下：

父灵的预警

「这个案例发生于数年前纽约近郊。有位曾在海德堡大学留学的年轻男子，他绝非幻想型人格——身材高大健壮，是公认的运动健将，专攻数学、物理与电学领域。学成归国后，据悉健康状况极佳。某日他在母亲的夏日别墅晚餐后，照惯例到门廊边抽烟斗边散步，却突然静默地进屋就寝未与人交谈。次日清晨，他走进母亲卧房轻抚其脸颊唤醒她，郑重说道：『母亲，我有件非常悲痛的消息必须告知。请您振作精神坚强面对。』母亲自然大为震惊，追问缘由。他继续说：『母亲，我字字当真——我即将不久于人世。』」

「当震惊不安的母亲追问详情时，他解释：『昨晚我在门廊抽烟踱步时，一个灵体现身并与我并肩行走。我已接到召唤，死期将至。』母亲自然忧心忡忡，怀疑儿子精神是否异常，便请来医生告知此事。医生进行详细检查后断言一切正常，将整个事件归为噩梦或幻觉，嘱咐不必理会，并保证数日内他们就会为此无谓的忧虑自嘲。」

「次日清晨，这名青年身体状况稍显异常，医生再次被请来诊治。他仍坚持一切无恙，试图用玩笑化解众人的不安。第三日早晨，年轻人状况明显恶化，医生第三次应诊时，终于发现是阑尾炎病例。虽立即进行手术，但青年仍在数日后离世——从灵体显现到死亡，整个过程不超过五日。」

「经历这场变故后，这位母亲某日以完全陌生人的身份前往纽约某灵媒处，未预约便排队等候。其子立即声称在场，并向母亲揭示了一连串绝无可能被灵媒知晓的非凡细节。当被问及『那晚你见到的是谁？』（问题刻意设计成不指向任何脱离肉体的存在）时，他即刻回答：『是我父亲。』值得注意的是，其父已过世多年，而母亲后来也已改嫁。」

许多古老家族流传的祖先显灵现象，似乎都承担着预警后人世寿将尽的职责。通常这种行为源于过度的宗族荣耀感；但有时则像是为生前恶行赎罪的方式，另一些案例则

纯粹出于对后代的深厚情感，或是对家族荣誉的深切关注。正是在这种执念成为主导激情的名门望族中，此类显灵现象最为常见。

祖灵显现

关于纽豪斯白妇人的传说，是家族幽灵记载中证据确凿的案例之一。现存肖像确认其为乌尔里希·冯·罗森堡与瓦滕堡的凯瑟琳之女，生于十五世纪中期。已知史料并未解释她为何长期徘徊于尘世边缘——或许与她极不美满的婚姻生活有关。数世纪以来，她定期显现的身影总是与某些贵族近亲的死亡相关。其后代普遍认为她的意图是善意的，旨在为关注的对象提供及时的死亡预警。

达姆施塔特黑妇人是另一例著名的历史幽灵。李博士在《光影见闻录》第 73 页记载了她近期三次显灵事件，每次出现后都紧接着发生王室成员的死亡。更诡异的是，她似乎不容许任何干预行为：曾有年轻军官试图抓捕或向她开枪，后被发现时已身亡且无外伤痕迹，但其枪支断裂——枪管如开瓶器般扭曲，并与碎裂的枪托完全分离。

有时祖先会采用某些方式预警后代即将来临的死亡——这些方法既同样有效，又比持续显灵省事得多。他们会建立某种被认可的预兆体系，无疑认为后代理应对此心怀感激（尽管我推测这种期待未必总能实现）。不过预兆属于我们主题的另一个分支，后续将适时探讨。

现存大量案例记载着生者之间的约定：无论谁先离世，都应返回并向另一方显形——通常旨在说服对方相信死后生命的存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许多阻碍这类轻率承诺实现的因素，但仍有不少案例确实严格履行了约定。我将从中选取两三例作为代表，首先引用安德鲁·朗先生《梦与幽灵（Dreams and Ghosts）》第 97 页中布鲁厄姆勋爵讲述的著名故事（其知名度并非源于独特性，因为类似案例为数不少，而是由于叙述者的显赫声望）。为节省篇幅，以下叙述经过适当浓缩。

布鲁厄姆勋爵的叙事

「凌晨一点钟，我们在瑞典某家体面的旅馆决定过夜，并找到了两间舒适的客房。由于前日受寒疲惫，我乐得在就寝前享受热水浴。此时却发生了极不寻常之事——其非凡程度让我必须从头细说。」

「在我离开高中后，我与最亲密的朋友 G.一同进入大学修读课程……我们甚至荒唐地签订了一份用鲜血写成的协议，约定无论谁先离世，都必须向对方显灵，以解开我们对死后世界的种种疑惑。后来 G.前往印度，岁月流逝，我几乎已忘记他的存在。如前所述，当时我正泡着热水澡，惬意享受温热之际，准备起身时转头望向放置衣物的椅子。只见 G.安然坐在椅上静静注视着我。我全然不记得自己如何爬出浴缸，待回过神时，发现自己正四肢摊开倒在地板上。那个酷似 G.的幻影或无论何物已然消失……此事对我的冲击如此强烈，促使我在此记录下整个经历，包括日期 12 月 19 日以及所有此刻仍历历在目的细节。」

1862 年 10 月 16 日，布鲁厄姆勋爵将这段摘录抄写至自传中，并提及当他抵达爱丁堡时，收到一封来自印度的信函，通知他 G.已于 12 月 19 日离世。

另一个经过充分证实的死者履行承诺显现的案例，是牛津基督堂教堂的随堂司铎西奥多·巴克利牧师。他在去世三天后，向友人肯尼斯·麦肯齐先生显现。（《暮色中的惊鸿一瞥》第 82 页）

另一个案例是西德纳姆少校与戴克上尉之间的约定：无论谁先离世，都应在离开物理界第三日的午夜，于少校庄园内的某座凉亭向生者显现。少校先逝去后，上尉如期赴约，但从晚间十一点半苦候至凌晨两点，少校始终未曾现身。然而六周后，他清晰地显现在上尉卧房中，解释自己未能如期赴约，但明确证实死后生命确实存在——这显然是他们昔日争论的焦点。他未说明先前受阻的具体原因，但我们不难推测：或许是离世后尚未完全恢复意识，抑或虽有意识却因种种缘故无法成功物质化。这个故事记载于格兰维尔的《被征服的撒都该主义（Sadducismus Triumphatus）》中。

遗失的钱财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将提及一些地缚灵的案例：他们在尚未清偿某些微小债务的情况下离世，因而感到在自己代表他们付清应欠款项之前，无法在另一个世界展开正常的生命旅程。以下这个例子（摘自《死后》第 84 页）同样与金钱事务有关，但在此案例中，显灵者的意图是为了帮助生者。这篇叙述于 1899 年 5 月 31 日从耶尔（Hyères）寄给弗拉马里翁先生。故事由叙述者的一位邻居讲述给他听，她是一位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尊敬、且「朴实、真实与真诚」的妇人。她说道：

「自从我们因突发的死亡（他死于脑充血）失去父亲以来，已经过了三天。由于在我们家习惯由我父亲支付所有开支，因此只有他一个人掌管金钱。他习惯把钱放在某些对我们来说或多或少隐蔽的地方——他的想法总是有些古怪。」

「葬礼结束后，当我们希望结清所有账目时，我母亲为了支付迫切的账单，开始寻找那笔用来支付家庭及所有其他开支的款项。我们确定父亲把它藏在了某个地方。这笔金额很可能非常小。」

「全家人——我母亲、我自己以及两个男孩——展开了搜寻。我们从阁楼找到了地下室，但结果却和完全没找过一样。我母亲感到绝望，因为她指望着这笔钱来支付家庭和其他开支。我们不知道该投向何方，全家人都处于最深重的痛苦之中。」

「在第三天夜里，大约在十一点到午夜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踩着通往干草阁楼的楼梯走下来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在我房间门前的楼梯平台上停了下来，紧接着我听到门闩被提起、门发出吱呀声。随后我父亲那熟悉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中，连续呼唤了三声：『巴蒂斯蒂娜（Baptistine），我的孩子！』正如您所能想象的那样，我当时简直吓得半死。我的堂妹当时和我睡在一起；我用尽全身仅存的力量推她，试图叫醒她。但这是徒劳的；她依然睡得很沉，未受打扰。随后我回答了我父亲，但声音因情绪过度哽咽，只能极其困难地吐出这两个字：『父亲！』」

「『听着，我的孩子』，他说。『自从我离开你们以来，你们一直非常焦虑，并因为找不到钱而承受着最可怕的折磨。好吧，钱就在一个曾经装过柳橙的旧包装木箱里；这个箱子位于厨房后面的房间里。它被分成了几个隔层；其中一侧装着几种谷物的袋子。而在另一侧的最底部，在一堆破布下面，就是那笔让你们如此痛苦的钱！再见了，我的孩子。』」

「我无需补充的是，全家人立刻起床四处查看；几分钟后，我们便找到了那笔积蓄。」

伊拉里翁·马尔康（HILARION MARQUAND）

遵循他一贯的调查方法，弗拉马里翁先生请上述信件的撰写者去寻求对该叙述的再次证实。他收到了如下回复：

「我非常高兴能为您效劳。今天早晨，我去了尤金·阿尔杜安遗孀（旧姓巴蒂斯蒂娜·庞斯）的花园；她当时正在采摘草莓。我用几句话向她解释了我拜访的原因。」

「我向她朗读了我荣幸写给您的那封信；我问她信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否与她先前就其父亲显灵所给出的叙述完全一致。她回答说：『就是那样的。』」

「随后我说：『您必须帮我一个忙。您必须给弗拉马里翁先生寄去一份关于这起事件的简单叙述，就照您现在所记得的那样。』她开始微笑，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她根本不会写字！我感到非常沮丧。我让她再次告诉我当时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她非常乐意地这么做了，但带着极大的情绪波动。」

『你确定你当时没有睡着吗？』

『噢，非常确定；他从阁楼楼梯走下来时发出了巨大的声响；你会以为他拖着链条呢。』

『但是你的卧室——尤其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卧室——怎么会只用一个门闩关着呢？』

『嗯，你看』，她回答说，『在我们家，我们没有锁门的习惯。』

『那么那笔钱』，我对她说，『总共有多少？』

『一千五百法郎。我至今似乎还能看到那个蛀蚀的旧木箱，一边装满了谷物袋，而另一边则是让我们如此焦虑的那笔钱。』

「我最后问道：『难道不可能对找到钱的强烈渴望，让你梦见了这笔钱以及你的父亲吗？』」

「『不，不』，她回答说。『我那时太年轻了，根本不会去思考钱这种现实的事情。况且，我的愿望又怎么可能让我发现那个隐蔽的藏钱之处呢？』」

另一个有些类似的案例——尽管显然发生于梦境之中——是关于寻回但丁《天堂篇》失落的十三个歌篇的故事。龙勃罗索教授（Professor Lombroso）在他的《死后——是什么？》（第 34 页）中提及了这个案例，并从薄伽丘（Boccaccio）所著的《但丁传》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摘录，故事内容如下：

当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去世时，他的儿子雅各布布布（Jacopo）与彼得罗（Pietro）立刻开始收集这部伟大诗作散落各处的不同章节。几个月来，他们徒劳地寻找着完成这部作品所必需的一部份。随后雅各布布布看到了一个幻象。他「看到父亲朝他走来，身穿最白洁的袍服，脸庞绽放着非凡的光芒」，并在询问其他事情之余，问起了《天堂篇》缺失的部分。随后，这个幽灵牵着他的手，来到他生前通常睡觉的房间，并将他引导至其中一面墙壁上的某个地点。「听到这些话，但丁与睡意立刻从雅各布布布身上消散」，他随即起身并告知了一位朋友。「他们一同出发，前往指定的地点，在那里他们看到挂在墙上的一帘草席盲窗或遮帘。当轻轻拉起它时，他们看到了

一个此前从未被任何人见过的小窗户，也没有人知道它存在于那里。在里面，他们发现了几份手稿，全因墙壁的潮湿而发霉，以至于如果它们在那里再多留一段时间，就会彻底毁坏。在温柔地刷去霉斑并阅读它们之后，他们看到这正是他们寻找已久的十三个歌篇。」

狄奥林达（DEOLINDA）

逝者对生者的影响往往微乎其微，仅能给出一种对显灵临存在场的纤细感受，尚未达到明确视觉显像的程度。发表于加拉加斯《心灵科学杂志》（Revista de Ciencias Psíquicas，1913 年 11 月）的著名「狄奥林达」案例即属此类，内容如下：

「『巴西学会（El Atheneu Brasileiro）』负责人卡布拉尔博士（Dr. Cabral）讲述道，他曾照顾过一名名为狄奥林达的贫苦被遗弃女孩，她最终死于肺结核。一段时间后，医生接受了他的朋友巴博萨·德·安德拉德先生（Monsieur Barbosa de Andrade）的招待，后者住在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安德拉德先生的姐妹当时刚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以至于必须在夜间进行看护。」

「以下是医生的叙述：」

「一天晚上，当我完成巡视后，感到非常疲惫，便立刻上床休息。安娜与费莉西亚·迪亚斯（Felicia Diaz）两姊妹接替了我，在病患床边进行看护。我才刚在床上躺下，一股强烈的舒畅与幸福感便蔓延全身。我无法解释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很快地，我有一种感觉，彷佛有某种物体触碰着我的头部，就像有人正把我包裹在某种东西里一样。对这种感觉感到惊奇的我，呼唤了在隔壁房间值班的那两位女士。费莉西亚·迪亚斯夫人对我说：『我看到一位身穿白衣的年轻女孩站在你的床头；她正在你的额头上戴上一顶玫瑰花环。她说她的名字叫狄奥林达，前来是为了对你照顾她的慷慨表达感激。』」

「这番话让我无比震惊。我回想起这一天恰好是狄奥林达去世的周年纪念日；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也从未向那座房子里的任何人提及过我曾为狄奥林达做过的事情。」

卡布拉尔医生（DR. CABRAL）

「本叙述特此由以下签名予以证实：曼努埃尔·巴博萨·德·安德拉德（Manuel Barbosa de Andrade）、埃米莉亚·巴博萨·德·安德拉德夫人（Madame Emilia Barbosa de Andrade）、安娜·伊内斯·迪亚斯·福尔特斯夫人（Madame Ana Ines Diaz Fortes）。」

我们从《死后》（第 259 页）引用了这个案例，该书又取自西奇威克教授（Professor Sidgwick）的《幻觉调查》（Inquiry as to Hallucinations）。由西奇威克教授、麦尔斯教授（Professor Myers）、弗兰克·波德穆尔先生（Mr. Frank Podmore）、西奇威克夫人以及艾丽斯·强森小姐（Miss Alice Johnson）组成的委员会发表了以下推论（《心灵现象研究协会会刊》第 10 卷第 385 页）：

「如果人们想要排除狄奥林达方面存在任何真实干预的可能性，就必须假设：（1）卡布拉尔医生在潜意识里记起了那天是这位年轻女孩去世的周年纪念日；（2）这份记忆透过联想，在他心中引发了幸福感与触觉感知，然而却完全没有影响到他的意识记忆；（3）这份潜意识的回忆被心灵感应传递给了看见死者的那位女士。让我们承认，

这种三重假说显得极其牵强且人为雕琢过度；而少数类似这样被精确证实的案例，正引导着我们承认死后显现的真实性。」

第二十章 需要帮助的人

真实和想象中的需求

我们已经探讨了多例因利他动机而从死亡中归来的案例，但仍有大量案例待我们审视，这些案例中的人们归来是因为他们自身需要生者所能提供的某种帮助。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需求是虚构的，基于纯粹的习俗观念。例如，死者可能因遗体未得安葬而深感困扰，或（若恰巧为天主教徒）因未为其灵魂安息举行足够次数的弥撒而忧心忡忡。他可能因欠债或他人欠其债务而烦恼；可能因过身后留有宝藏或一无所有而焦虑；心中或许萦绕着渴望忏悔的疏忽或罪行，或是希望为之赎罪；亦可能被悔恨或复仇之心所驱使。有时，他归来的目的在我们看来显然微不足道，不值得他为此付出代价；而在其他情况下，其动机则明确且值得称道。这类情况中，有许多实例是逝者返回解释失踪遗嘱的所在，以便在幸存者中实现公正；或是那些回来安排对其依赖者进行适当供养和照顾的情况。

布隆伯格上尉

布隆伯格上尉的案例尤为引人注目，他在马提尼克岛与部队驻扎期间突然离世。去世之际，他正远离军营，向岛上偏远地区传递重要急件。就在这一时刻，他出现在军营中同住一室的两位同僚面前，告知其中一人自己已于当晚去世，并前来请求朋友照顾其遗孤。他提供了孩子在伦敦亲属的地址，请求将孩子送至他们处照料，并进一步说明，通过他描述的一个抽屉中的某些档，可以确立孩子对某处财产的所有权。所给地址经核实无误，财产的地契也正如他所说，被准确找到。此事引起了广泛关注，最终传至夏洛特王后耳中，她对此深感兴趣，下令将孩子接入皇家育婴室，亲自抚养并监管。后来，这位孩子在上世纪初期成为了一位知名的都市牧师。 完整的故事可以在约翰·H·英格拉姆所著的《大不列颠的闹鬼住宅与家族传统》第 637 页找到。

为何不更频繁？

普通人的思维往往循规蹈矩，初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时，他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这种事不经常发生呢？为什么每个突然离世的死者不回来完成他们的安排呢？有许多遗失的文件从未被找到，许多不公之事正义也从未得到彰显。」

当然，我们的任务是观察、记录并检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实，而不是去推测它们为何不是其他样子；某一事件相对罕见的事实，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相信它确实发生或抱怨它不够频繁的理由。然而，对于研究奥义现象的学生来说，针对这类问题提出某些建议并不困难。

事实上，来自亡者的干预次数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得多，尽管他们很少需要以可见的幽灵形态出现。通常，他们强烈的思想足以影响生者的心智，从而传达逝者的愿望，或指引他们寻找所需之物。只有在这些较为普通的方法未能奏效时，我们已故的朋友才会尝试更强有力的手段；而且我们可以肯定，每当我们听闻一例幽灵显现的事

件，就有十二例是世人永远无从知晓的，因为人们对于如此私密而神圣的经历自然保持缄默。

我们还必须记住，正如之前所解释的那样，许多人在死后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无意识状态，而当他们醒来时，他们的思想通常会被自己的事务和所处的新环境所占据。最重要的是，由于绝大多数人对这些至关重要的话题可悲地无知，普通人对于如何将自己的思想从星光界传递到物理界毫无概念，他们不了解心灵感应的可能性，也不知道自己能够显形或是在朋友的思想视力中留下印象的能力。

于是，他们这一边的朋友们通常完全无法接收信息；他们的思想固着于物质事物，认为逝者已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期待从逝者那里获得帮助或交流的想法，恐怕是最后才会进入他们脑海的。事实上，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普通的鬼魂即便有意现身，也不知如何显现自己；而处于物理界的普通人，则全然不知如何为其创造显现的条 件。令人惊叹的并非为何鲜有逝者显灵，而是他们中竟有人能突破我们三重坚不可摧的屏障——全然的无知、傲慢的怀疑论以及铁板一块的偏见。倘若我们稍显智慧，少些自负，或许能学到更多，生活也将因此更加充实与幸福！无疑，逝者多次尝试与生者沟通，却因非己之过而未能成功；我们的迟钝、物质主义以及自私的专注，将许多极具深意、既富教益又启迪心灵的事物拒之门外。大多数人至今仍痛苦地像班扬《天路历程》中「手持粪耙的人」一样，固执地在泥泞中摸索毫无价值的硬币，拒绝抬头仰望站在他上方、向他递出永恒冠冕的天使。

死后如同生前，一些人深受传统观念影响；我遇到过许多案例，新逝者心中最挂念的，便是她的葬礼能宾客盈门，哀荣备至，极尽悲壮之能事！这在某些贫困阶层中尤为突出，他们似乎将葬礼视作逝者举办的最后一场盛宴，若以得体的方式举行，便是对逝者极大的褒扬。对身后事的忧虑并非现代独有，古典时期这种情感更为强烈，尽管那时还掺杂着一种迷信观念，认为遗体若未经火化或按适当仪式安葬，灵魂便无法自由地继续其升天之旅。

锁链的哗啦声

小普林尼讲述了一个关于雅典一所房子的故事，那房子因闹鬼而无人敢住。最终，哲学家雅典诺多鲁斯接手了它；他在那里的第一晚表现得非常勇敢且理智。他让仆人们去睡觉，自己则认真地投入到写作中，决心不让幻想有机会欺骗他。一段时间内，一切都很平静，他的心思完全沉浸在工作中，直到他听到了类似锁链哗啦作响的声音，正是这声音吓跑了所有住在房子里的人；但雅典诺多鲁斯充耳不闻，保持思绪集中，继续写作，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然而，噪音却愈发响亮；它逼近了房门，闯入了房间；他环顾四周，只见一位瘦削憔悴、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胡须冗长的老者，正举起手指向他示意。雅典诺多鲁斯以手势响应，示意对方稍候，自己则继续书写。随后，那身影向前移动，将锁链在哲学家头顶摇晃。抬头望去，他见那老者依旧在召唤，于是起身跟随。幽灵步履缓慢，仿佛被锁链所困，引领他至庭院中一处特定地点，那里分隔着古希腊房屋的两部分，随后突然消失无踪。雅典诺多鲁斯收集了一些草叶以标记此处，次日建议当局在此挖掘。他们照做后，发现了一具被锁链环绕的人类遗骸。遗骸被妥善安葬，履行了应有的葬礼仪式后，房屋便不再受到侵扰。

有趣的是，这位不幸之人，在尘世生活中曾被锁链束缚，死后仍幻想自己依旧如此，且这种念想之强烈，不仅使他感到沉重、行动受限，还能在他人心中制造出锁链碰撞的声响印象。

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同样的埋葬遗愿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在这里可能还掺杂了其他动机。这个故事由李博士在其《超自然一瞥》第二卷第 61 页中提供，他向我们保证，尽管这个故事以各种形式被讲述过，但下面给出的版本来自那些完全有能力提供真实且忠实叙述的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叙述。

澳大利亚牧场主

「大约二十五年前，在澳大利亚，两位从英国移民而来的牧场主合伙经营，拥有了相当可观的财产。其中一人突然失踪，无处可寻。」

「大约三周后的一个傍晚，他的伙伴兼同伴正沿着一条小径返回小屋，小径旁是一片又深又广的水域。暮色渐浓，夕阳几乎被高大的灌木、矮树丛和茂密的野草遮蔽。突然间，他看到了同伴蹲伏的身影，仿佛真实而生动，就坐在深池塘的边缘，左臂弯曲，搁在左膝上。他正要冲上前去说话，那身影却似乎变得模糊起来，灰白的脸上带着一种异常悲伤和忧郁的神情；于是他停下了脚步。这时，那身影再次变得清晰，抬起右臂，右手食指下指，指向一个黑暗深邃的洞口，那里的水静止而漆黑，紧挨着一棵悬垂的树。这一动作做得十分从容，随后又重复了两次，之后那身影越来越模糊，似乎渐渐消散了。」

「次日清晨，人们拖网搜寻池塘，在他伙伴的幽灵两次指向的同一地点发现了尸体。尸体被一块大石头压住，而在同一地点还找到了一把斧头或短柄斧，显然这就是凶器。经辨认，这把斧头属于某个冒险者，当此人被指控并正式以谋杀罪起诉，且被发现持有被害人的一些贵重文件后，最终供认了罪行，并被处以死刑。」

在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死者心中除了希望自己的遗体得以安葬之外，还存有其他思绪。他或许渴望消除其同伴对其命运的不确定感；鉴于他可能并非思想高度发达之人，他内心也可能被对凶手的复仇欲望所驱使。后一种情感曾多次成为幽灵显现的缘由；切斯特勒街那起著名的案例或许仍被记忆，其中被害女子多次向磨坊主显灵，并威胁将持续如此，直至他指认凶手，最终他不得不照做。

在许多情况下，死者现在以更清晰的眼光意识到自己的缺点，或许发现这些缺点严重限制了自己，于是返回请求生者的祈祷。克鲁夫人在《普雷沃斯特的预言者》中描述了几起这样的案例，而在《自然的阴暗面》中，同一位作者详细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魏因斯贝格监狱的有趣事件，以及另一个发生在内卡施泰纳赫的事件，那里的幽灵是当地一位富有的木材商人，他的亲属因公开为他祈祷（这是他请求的）的人们而感到非常愤慨，以至于他们实际上起诉了看到幽灵的人，指控其诽谤人格。

濒死的士兵

以下这个相对较近期的案例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出现在查尔斯·里谢教授（Professor Charles Richet）对军中超自然现象的调查研究中（《心灵科学年鉴（Annales des

Sciences Psychiques）》1919 年第 23 页）。在此案例中，显灵是以梦境的形式出现，且发生在死亡十五天之后：

「1916 年 9 月 3 日，在针对「凹路」（Sunken Road，位于穆尔帕与克莱里之间的一个区域，是索姆省战况最为激烈的据点之一）的进攻中，阿尔卑斯猎兵第十三营的少尉 D 双臂中弹，随后离开前线前往后方包扎伤口。当天晚上以及随后的十五天里，点名时他都缺席了。人们在所有的救护车中苦苦寻找皆无功而返。他被列为失踪人员。」

「9 月 8 日，第十三营重返同一战区，得益于 9 月 3 日的胜利，当时的前线已向前推进了大约三公里。以下即为必须寻求解释的显化现象：」

「在 9 月 18 日至 19 日的深夜，负责该营「37 毫米战术炮」的 M.V 中尉（D 少尉的至交好友）做了一场奇特的梦。他看到 D 躺在前述「凹路」旁的一个炮弹坑底部，身处一棵柳树脚下，正处于濒死状态。D 严厉地指责他，怪他竟然让自己最好的朋友以这种方式得不到援助而死去。」

「M.V 中尉是一位冷静、沉着且几乎持怀疑态度的军官，但他却被这个梦境深深困扰。他将此事吐露给了他的营长 S 少校。少校虽然没有当真，但为了顺应他并结束这件事，还是给了他一段短暂的假期，让他去『凹路』进行搜寻。」

「M.V 中尉到达了该处。他找到了与梦中一模一样的地点。在柳树脚下立着一根木桩，上面写着：『此处安葬两名法国士兵。』没有任何迹象会让他怀疑这里埋葬着他在梦中看到的遗骸。M.V 中尉让人进行了挖掘与搜寻。他在那里找到了他朋友的遗体；透过军服的各种细节，遗体得以被完美确认。他大约在十五天前就被埋葬于此了。」

阳光下的幽灵

另外一个案例在《心灵现象研究协会会刊》第 93 页中提到，其中一个人曾热切希望与一位牧师会面，但未能如愿，死后却向牧师显现，尽管没有解释他想要什么。

这个故事由马盖特圣保罗教区牧师杰拉尔德·刘易斯讲述。他说：

「那是一个炎热而明亮的夏日午后，仿佛就在昨日，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走在宽阔明亮的街道上，沐浴在灿烂的午后阳光中。我必须经过 P 先生的房子。我确实注意到，他所有的百叶窗都被小心翼翼地拉了下来，仿佛是为了保护他的家具（他的妻子对这些家具异常自豪）免受午后烈日的侵蚀。想到这一点，我不禁暗自微笑。随后，我离开大路，踏上人行道，透过围栏望向下面的前院。一个身穿深色衣服、未戴帽子的年轻人，大约二十岁左右，正站在前门台阶下的门口。就在那一刻，从他与我朋友 P 的相似之处，我似乎认出了他的儿子。我们俩都站在那里，彼此凝视着对方。然而，突然间，他走到我正下方的区域，用一种睁大、无神、不眨眼的凝视盯着我，然后停了下来。他脸上明显流露出想要说话的欲望，尽管他的嘴唇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他的眼神在诉说，脸上的每一处特征都在诉说——仿佛在用无声的语言表达，其中责备与痛苦似乎交织在一起。起初我吃了一惊，随后开始感到愤怒。『为什么。』我自问：『他要那样看着我？』接着我继续前行，不再去想刚才发生的事。

「周三轮到我主持当地墓地的仪式，出乎意料的是，我不得不为 P 先生的儿子下葬。我立即前往拜访 P 先生及其夫人。我在家中见到了后者，她的一番话让我更加不安。

詹姆斯·亨利 P 在临终前极度痛苦，直到最后一刻都徒劳地希望我能到来，那是在我见到他之前的那个星期四。他也是在正对窗户敞开的那片区域同一高度的前厅里去世的。他的遗体一直停放在那里，直到接下来的周三等待安葬。也就是说，在那个周日，就在我仿佛在窗外那片区域见到他活生生的身影的那一刻，他的尸体正躺在那间屋子里。」

驱使这位年轻人的，必定不仅仅是寻求牧师的慰藉；他心中或许藏着某个秘密要倾诉，也许是某种过错需要忏悔，或是某种轻率之举亟待弥补。他渴望见到神父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引发了这一灵异现象，然而，当他显现时，似乎已耗尽了力量，无法开口。倘若牧师当时能理解他的意图，耐心等待并鼓励他尝试表达，他是否就会说出些什么呢？这一切，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了。

第二十一章 渴望赎罪的人们

对窃盗的悔恨

渴望以某种方式忏悔或弥补过错，常常使一个人与尘世生活保持紧密联系，有时甚至长达多年。以下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其中对一次小盗窃的悔恨似乎让某人滞留了大约三十年：

「某位 V 小姐在姨母家暂住时，某夜被一位整洁、年长的女性身影所惊吓，此人看似是位高级仆人，她来到床边俯身，似乎急切却徒劳地试图与 V 小姐交谈，随后便消失了。」

「数月后，V 小姐与一位朋友同住，这位朋友正进行通灵术的实验，V 小姐多次参与其中。在一次通灵会上，一个（自称的）灵体自报家门为莎拉·克拉克，这个名字对两位女士来说都陌生。该灵体传达的信息大意是，她多年前曾是 V 小姐姨母家的管家；在 V 小姐造访那座老宅时，她曾试图直接与 V 小姐沟通但未果；她的目的是坦白自己曾犯下的一桩罪行，并请求旧主人的宽恕。她补充道，这种无法安息的愿望驱使她徘徊于生前所住的房间。她接着说道，她曾受到诱惑，偷走并藏匿了几件家族的小银器，包括一个银糖碗和其他几件她列举的物品；如果 V 小姐能告诉她姑妈这件事，并表达她（莎拉）对自己所做之事的深深懊悔，以及她对宽恕的期盼，她会非常感激。」

「下一次 V 小姐拜访她姨母时，她询问姨母是否认识一个名叫莎拉·克拉克的人。」

『当然。』她回答道：『大约三四十年前，她曾是我们家的管家。』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善良、细心、整洁的女人。』

『姨姨，她在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丢失过银器？』

「这位女士想了想。『是的，我想我们确实丢过；一个糖罐和其他几样东西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你曾经怀疑过是莎拉拿走的吗？』

『不，她当然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但我们认为她非常值得信赖，不可能犯下偷窃的罪行。』

「随后，V 小姐讲述了她们收到的信息，经过核对，发现莎拉向两位女士提供的物品列表与实际上丢失的物品相符，至少在她姨母的记忆中是如此。那位女士对她侄女的故事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她只说，如果萨拉真的拿了那些东西，她完全原谅她。这个故事中值得注意的一点还有待讲述。从那时起，那间闹鬼的房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异常。莎拉·克拉克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住客面前。」

「鉴于当事人的身份，我可以担保这个故事的真实性。」R·D·欧文先生说道，上述叙述摘自他的著作《争议之地》第 226 页，内容有所删减。就我们所知，萨拉·克拉克并未试图归还被盗物品；事实上，在如此长的时间间隔后，这很可能已经不可能了。她只是希望通过承认自己的过错，并得到被她偷窃的女主人的宽恕，来缓解内心的不安。

在我们的下一个例子中，过错的性质截然不同，那是对神圣信任的违背，其后果可能严重到让犯下此错的人不得不持续守护八十年，只为随时准备尽己所能，防止可能产生的恶果。这个故事是多年前由一位保证其真实性的人亲口告诉我的，我在此原原本本地复述如下：

隐藏的忏悔

「看来我们的朋友接受了某座乡间别墅的晚餐邀请。碰巧比往常早到了一些，他被引入客厅时，发现女主人尚未下楼，房间里唯一的生灵是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对他而言完全陌生）正坐在沙发上专注地阅读一本大书。我们的朋友一进门，神父便抬起眼，向他礼貌而沉默地鞠了一躬，随后又继续阅读。他体格健壮，看起来精力充沛，显然是个肌肉发达的基督徒；但他脸上流露出的疲惫与焦虑引起了我们朋友的注意，心中不禁好奇此人究竟是谁，又是如何受邀来到这所房子的。不久，其他客人陆续到来，女主人也下楼了，为未能及时迎接客人而连连道歉，以至于他原本打算询问关于那位陌生神父的问题一时被抛诸脑后。然而，当他在餐桌旁坐在女主人身边时，那些疑问又浮现在脑海中，于是他转向她，说道：」

『对了，你没有向我介绍我在客厅里遇到的那位看起来很有趣的神父；他是谁？』

「随后，他沿着餐桌望去，带着些许惊讶继续说道：『他似乎没有进来用餐。』」

「女主人的脸上掠过一丝非常奇怪的表情，她匆忙地、几乎是低声耳语地说道：『什么，你真的看见他了吗？』」

「『当然看见了。』他回答道：『但我请求您的原谅；恐怕我无意中提到了一个让您不愉快的话题（也许触及了某些家庭秘密）。我原本以为那位神父只是这里的普通客人，和我一样，他的出现让我非常感兴趣，以至于我想请求引荐；但如果您出于某种原因希望他的存在被隐瞒，我向您保证，您可以信赖我的沉默。』」

「『不，不，大人。』女主人仍然低声回答：『您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没有什么想要隐瞒的，尽管这个话题我丈夫不喜欢被提及。我听到神父向您显现感到惊讶，因为直到现在，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我们家族成员身上。您所看到的不是访客，而是一个幽灵。』」

「『一个幽灵？』我们的朋友惊呼道。」

「『是的。』女主人继续说道：『而且它的超自然特性毋庸置疑，因为在我们住在这所房子的两年里，它已经向我丈夫和我自己显现了大约十几次，在那些情况下，无论是自我欺骗还是欺骗他人都是完全不可能的。既然我们无法解释它，并且确信它不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我们决定不向任何人提起它。但既然你已经看到了，我的大人，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当然可以，只要在我能力范围内。』他回答道。」

「『我经常在想。』她继续说道：『如果有人有勇气去面对它，我们或许就能摆脱它的存 在。您能否，是否愿意，找个微不足道的借口回到客厅几分钟，看看那位神父是否还在那里，如果他在，就跟他谈谈，恳求他离开这所房子，实际上就是驱赶他？』」

「我们的朋友在犹豫片刻后，同意进行提议的实验。他与女主人的低声交谈显然未被察觉，他以稍大的声音向她致歉，表示要暂时离开一会儿，随后离开了房间，挥手示意无需仆人跟随。当他走进客厅时，心中涌起一阵奇异的敬畏感，因为他看到那位神父的身影仍然坐在原地——仍然专注地翻阅着他的大祈祷书，如果那确实是祈祷书的话；但他以坚定的决心缓缓向前走去，直接站在了那幽灵面前。和之前一样，神父礼貌地点头致意，但这一次，他没有立即回到书中，而是以一种无尽的疲惫，却又带着某种压抑的渴望，凝视着我们朋友的脸。片刻停顿后，那位贵族缓慢而庄严地说道：」

『以上帝之名，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幽灵合上了手中的书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直直站在他面前对峙着；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它以低沉却清晰且平稳有度的声音开口说道。」

『我从未被如此恳求过；我将告诉你我是谁以及我想要什么……如你所见，我是天主教教会的一名神父；八十年前，我们现在身处的这所房子曾是我的。我曾是一名出色的骑手，且非常热爱狩猎，只要有机会便会参与；有一天，我正准备出发前往附近的集会，这时一位出身极为显赫的年轻女士前来拜访，目的是向我做忏悔。她所说的话自然我不能复述，但它紧密关联着英格兰最尊贵家族之一的荣誉；在我看来，此事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以至于（鉴于案件中存在某些复杂情况）我犯下了严重的轻率之举，甚至可以说是罪过，因为我们的教会严格禁止这样做，即在聆听忏悔时做了笔记。当我赦免并送走她后，我发现我几乎不可能及时赶到集合地点，但即便在匆忙之中，我也没有忘记妥善保管刚刚托付给我的可怕秘密的笔记，其重要性同样至高无上。」出于一些此刻无需详述的目的，我在这栋房子下层一条通道的墙上松动了些许砖块，并凿出了一个小凹槽，我认为，这正是我那笔记在归来前能万无一失地避开任何意外的好地方。待我闲暇之时，我打算深入钻研此案的错综复杂之处，随后立即销毁这份危险的文件。与此同时，我匆忙地将它夹入手中所持书本的页间，奔下楼去，将书塞入凹槽，重新砌好砖块，跃上马背，全速疾驰而去。』

『那天在猎场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当场毙命；自那以后，我便注定要在这尘世的居所中徘徊，试图弥补我的罪过，努力守护那些致命的笔记，不让它们被发现，那些笔记是我如此鲁莽且错误地写下的。直到现在，从未有人像你这样大胆地与我交谈；直到现在，我似乎从未得到过任何帮助或解脱的希望，但现在，你愿意拯救我吗？如果我告诉你我的书藏在哪里，你能否以你最神圣的一切起誓，在不阅读、不让任何人看到其中哪怕一个字的情况下，销毁那本书中的纸张？你愿意承诺做到这一点吗？』

「『我以我的名誉宣誓，必将严格遵循您的意愿，丝毫不差。』我们的那位朋友庄重地说道。」

「神父的目光如此锐利，仿佛能穿透他的灵魂，但显然，这番审视的结果令人满意，因为那幽灵转身时深深松了一口气，说道：『那么，跟我来。』」

「带着一种奇异的不真实感，他发现自己跟随那幽灵走下宽阔的楼梯，来到一楼，然后又沿着一条更窄的石阶向下走，似乎通向某个地窖或地下室。突然，神父停下脚步，转身面向他。」

「『就是这里。』他说着，把手放在墙上，『把这层灰泥去掉，松动砖块，你就能在后面找到我提到的那个凹槽。把位置记好，还有，别忘了你的承诺。』」

「顺着幽灵手指的方向及其明显意愿，我们的朋友仔细检查了所指墙壁的位置，随后转向神父想再问一个问题；但令他极度惊讶的是，那里空无一人，昏暗的走廊里只剩下他孤身一人！或许他本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消失有所准备，但这情景还是让他震惊不已，甚至不愿向自己承认；他匆忙跑上楼梯，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饭厅里。」

「他长时间的缺席已引起了一些议论，此刻他慌乱的神情更是引起了众人的关注。一时之间，他无法连贯地说话，对于主人关切的询问，他只能用手势示意让女主人来解释。带着些许犹豫，她坦白了派他前去执行的任务，可想而知，这立刻引发了极大的兴趣与激动。一旦他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便发现自己不得不向在座的所有人讲述整个故事，隐瞒已无可能。」

「尽管他的口才备受赞誉，但很可能他从未发表过比这次更引人注目的演讲；演讲结束时，无人反对一致要求立即请来一名泥瓦匠，拆掉那堵墙，以寻找这个离奇却又细节生动的故事的证据。经过短暂的等待，泥瓦匠到了，全体人员在朋友的带领下急切地涌向楼下，观看他工作的成果。那位贵族再次踏入那条幽灵同伴曾无礼消失的走廊时，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战栗；但他指出了被指认的确切位置，泥瓦匠随即开始工作。」

「『这灰泥看起来非常坚硬牢固。』有人评论道。」

「『是的。』主人回答道：『它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相对较新；我听说这些地下室已经废弃了很久，直到我的前任几年前才把旧砖墙修好并重新抹上灰泥。』」

「此时，泥瓦匠已经成功敲掉了灰泥，并在指示的位置松动了两三块砖。尽管可能没有人真正感到惊讶，但当泥瓦匠宣布在墙的厚度中发现了一个大约两英尺见方、十八英寸深的柜子或空洞时，客人们中明显出现了一阵兴奋的骚动。主人挤上前去查看，但立刻回过神来，退后让我们的朋友上前，说道：」

『我一时忘了你的许诺；唯独你拥有在这里进行第一次调查的权利。』

「我们的朋友面色苍白却镇定自若，走向那个凹陷处，瞥了一眼后，便将手伸进去，抽出一本装帧厚重、布满灰尘或霉斑的老式书籍。见此情景，聚集的宾客们无不心头一震；然而，在敬畏与期待的沉默中，无人言语，只见他恭敬地翻开书页，翻动几页后，从中抽出一张泛黄的书写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几行不规则的文字。一旦确认找到了所寻之物，他便移开视线，众人纷纷后退为他让路，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它走上楼梯，进入最近的房间，几乎如同在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祭坛上献上神圣祭品一般，庄重地将它投入壁炉中燃烧的火焰里。直到那份神秘发现的文件化为灰烬，无人开口；即便在那之后，尽管零星迸发出「太神奇了！真是不可思议！谁能相信呢？」的惊叹，大多数人仍深受震撼，无言以对。我们的朋友觉得，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忘记那次经历带来的教训，他自己更是如此，事实上，即使多年过去，他每次讲述这个故事时，依然会感到深深的触动。他补充道，那位神父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那所房子里，他曾在那里长久守护着自己罪恶的秘密。」

我们不难想象，当意外突然将那位神父从物理界抛出时，他的感受一定极为复杂。他明白自己已无法弥补因轻率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更棘手的是，他的秘密性质特殊，几乎无人可托付；在等待合适人选以销毁秘密的过程中，他必定时刻担忧，深怕秘密落入错误之人手中。他的困境确实非常现实。

一位已故神父的弥撒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案例同样涉及一位神父，但他的过失性质不同，显然是一种自私的失职行为。这并未在物理界留下需要他警惕的后果，但他内心的悔恨似乎促使他为自己施加了某种苦行，或者更可能是由其他已故神父施加的。因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时，他的本能反应是忏悔并寻求常规的赦免，无论是在物理界还是星光界都是如此。這個故事由彭韋諾的查爾斯・科雷於 1885 年講述，引自 A.E. 懷特黑德夫人的《與亡者打交道》第 147 頁。

「我的祖父，老查顿，有一天晚上从潘帕尔回来，他去那里收了一些款项。那天是平安夜。一整天都在下雪，道路、田野和边界都被白雪覆盖。由于担心在雪中迷路，我的祖父让马慢慢走。当他到达路旁那座破旧的小教堂时，他听到了午夜的钟声。接着传来了一阵铃铛声，彷佛是在举行弥撒。」

「『这可能吗？』我祖父心想；「『圣克里斯托弗礼拜堂一定已经修复了。今天早上经过时我没注意到；当然，我当时也没太在意。』」

「钟声继续响起。他决定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在月光下，礼拜堂显得崭新而美丽，里面点着火把，明亮的光芒透过窗户照射出来。我的祖父查顿将马拴在附近的门上，走进了圣徒的教堂。里面挤满了人，他们都异常专注地祈祷着。甚至连咳嗽声都没有，这种声音通常会打破教堂的寂静。老人在教堂入口处的石板地上跪了下来。」

「神父站在祭坛前。他的侍者在圣所内来回走动。我祖父自言自语道：『看来，我终究还是能听到午夜弥撒了！』他开始像往常一样，为已故的亲人祈祷。神父转向众人赐福，我祖父注意到他眼中异样的光芒。奇怪的是，那双眼睛似乎在人群中独独选中了他，紧紧盯着他。他感到有些不安。」

「神父从圣体盒中取出一块圣体，夹在指间，用低沉的声音问道：『这里有人愿意领受吗？』无人应答。神父重复了三次他的询问。会众中依旧一片沉默。这时，我的祖父站了起来。看到所有人对神父的呼吁似乎无动于衷，他感到愤慨。」

「『以我基督徒的誓言为证，尊敬的神父，』他喊道，『我今天早上出发前去告解了，打算在明天圣诞节领圣体。但如果您希望，我随时准备接受我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神父立刻走下祭坛阶梯，而我祖父则穿过人群，跪在栏杆前。」

「『愿我的祝福与你同在，查顿。』当我祖父领受圣体后，神父说道。『曾经在一个平安夜，一个像这样下雪的夜晚，我拒绝去为一个垂死之人送临终圣体。那是三百年前的事了。直到有生者愿意从我手中领受圣体，我才能从炼狱中解脱。多亏了你，我现在终于可以解脱了。』

「他一说完，火把就熄灭了。我祖父发现自己独自一人置身于这座没有屋顶、只有天空的废墟建筑中，周围是长满废弃中殿的芦苇和荨麻。他费了些劲才穿过它们，随后骑上马继续赶路。」

这个故事在本章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个幽灵试图弥补在世时疏忽的例证，但它也可能在我们的列表中占据其他位置，作为一个死者利用大量辅助手段来实现其目的的例子。那座被修复的破败小教堂（可能曾是他在尘世生活中主持仪式的场所）、会 众、

灯光，或许都只是那位老神父长期专注思想的产物。这些可能都是物质化的显现，任何路过的人都能看见；但这不太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假设。同样有可能的是，神父的意志力对查顿产生了催眠般的效果，暂时开启了他的意识，让他得以窥见这部分的星光生活。很可能那些会众并非仅仅是思想形体，而是已故且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或许知晓神父的誓言或忏悔，并通过他们共同的思想力量和诚挚的祝愿来帮助他。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大量辅助手段的存在便不难解释了。

另一个令人好奇的点是他解脱的突然性。一旦他的苦修完成，他便感到自己获得了自由；而且很可能在较低的星光界子层面，他确实已经自由了。多年来，必定是他执行规定苦修的意志力将他束缚在那些较低层面。当留存的意志转变为离去的期待时，载体的粗重部分会立即消散，他会发现自己的意识在更高层面运作。经验表明，当一个人距离从一个子层面到另一个子层面的意识转变不远时，任何强烈的情感冲击都可能加速这一转变；毫无疑问，此案例中也是如此。三百年在星光界度过，即便为了完成想象中的苦修，也是极其异常的长久时间，当然也有可能这位神父可能误判了他炼狱的时长；尽管他认为自己每年只能在圣诞前夜的午夜举行一次赎罪弥撒，他可能确实需要等待许多年才能遇到一位活着的听众。

然然而，在所有关于人死后归来以赎还生前罪行的故事中，最戏剧化的一则当属拉尔夫·芬利爵士（Sir Ralph Fernleigh）的故事，我已在《埃及的香气（The Perfume of Egypt）》一书中述说过这则故事。这个故事篇幅过长，无法在此复述；但它讲述了一个人在生前深深伤害了他人，临终时这一行为沉重地压在他的良心上。他在极其可怕的境遇下被囚禁，选择了自杀以逃脱缓慢的饥饿，留下书面指示，任何发现他某处宝藏的人都可以拥有并使用它，条件是必须拿出一部分来尽可能弥补那些如今令他痛苦不堪的过错。死后，他徘徊多年，直到能够引导一位他认为值得信赖的人发现他的宝藏并安葬他的遗骨。故事中的名字是虚构的，因为涉及的人物仍然在世；但我深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并亲自审查了相关证据。

第二十二章：束缚于尘世的人

「滞留者」

我们在上一章中描述的那些人，仅仅是亡者中一类人的一个分支，他们似乎因某种焦虑而明确地被束缚于人间，过去常称之为「地缚者」；正如圣马丁所言，他们是「滞留者」而非「回归者」，在彻底脱离物理世界之前，他们无法完全割舍，直到某些他们特别关心的事务得到解决。关于此类情况的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在《不可见的帮手》（第 83 页）中有所描述，那是一位父亲，他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料，直到为他们安排好一切之前，他无法思考其他事情。在一位帮手的帮助下，这一心愿得以圆满实现，这位已故的父亲不再焦虑，满怀喜悦地踏上了向上的旅程。有时，其他亡魂也会出于在我们看来或许略显不适当，但仍值得尊敬的动机而显现。

韦伯夫人

例如，我听说在北安普敦郡的一个小村庄巴比，有一所房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一位名叫韦布夫人的幽灵所困扰。她在世时以吝啬的习惯而闻名。人们推测她的出现可能与她在某处藏匿的金钱有关，经过长时间的搜寻，最终在阁楼里发现了她的积蓄。然而，即便如此，她对附近村民的拜访仍未停止，她的朋友们很快想到她可能还有一些未偿还的债务。经过调查，情况确实如此，一旦这些债务全部还清，幽灵便不再出现。

三先令与十便士

另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子，展现了人们在升入更高境界前妥善处理尘世事务的愿望，由爱德华·宾斯博士在其著作《睡眠的解剖》（第 462 页）中提及，并评论道：「或许这是记录中最为确凿的案例之一。」故事讲述了一位来自珀斯的基督教长老会女性，她找到了一位天主教神父，告诉他每晚都有一个幽灵困扰她，使她不得安宁。这位烦人的访客指示她找到一位神父，并请求他代为偿还一笔三先令十便士的债务，这笔债务一直压在她的良心上。然而，她并未说明这笔钱是欠谁的，但神父经过一番周折和询问后，找到了一位与死者有生意往来的杂货商，询问他是否有一位名叫马洛伊（幽灵提供的名字）的女性欠他钱。商人并不知道她已去世，查阅账本后发现，确实有三先令十便士的款项未结清。神父偿还了债务，此后那位长老会女性便不再受到困扰。

当然，人们不得不钦佩那种无论债务多么微小都要光荣偿还的焦虑，尽管看起来一个如此在意账目的女人本应更精确地指出欠款的具体去向。此外，人们也不完全明白为何要请一位天主教神父来偿还一个他甚至不认识的女人的债务！但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期望也并非总是完全理性的。

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死后》中，卡米尔·弗拉马里翁先生（M. Camille Flammarion）提及了数起关于幽灵为其债务感到焦虑的类似案例。其中一个例子（第 76 页）叙述道，帕维蒙席（Monseigneur Pavie，离世时为阿尔及尔主教）当时正坐在书房里阅读，突然听到身后的门打开了，随后看见一个阴影显现。该阴影相当清晰，以至于他

能够辨认出那是他一位离世已有段时间的教区居民。随后，他清晰地听到这几句话：「您曾深爱过我，请帮助我！我留下一笔未清偿的债务。请帮我还清这笔债，好让我不再受苦。」幽灵给出了债权人的姓名、地址以及所欠的金额。当阿贝（Abbé，指帕维神父）第二天进行查询并结清债务时，所有这些信息都被证实完全属实。

另一则记载（第 77 页）讲述了一位住在巴黎的女士的故事：某天晚上，当她清醒地躺着时，她已故的父亲向她显灵。在首先安抚了她的恐惧之后，父亲请求她向他所指定的一个人支付一笔明确的金额。到了早晨，她遇见了那位债权人，并从他那里得知，她的父亲在离世时确实欠了他所提及的那笔金额。

布坎伯爵的管家

偶尔，归来（或滞留）的逝者并非为了清偿债务，而是为了收回债款，并将其支付给其继承人。在莫根夫人于 1829 年在伦敦出版的《闺房之书》（第一卷第 123-125 页）中，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告诉我们，以下事件是由托马斯·埃尔斯金勋爵（Thomas, Lord Erskine）亲口讲述给她的：

「当我还是个年轻人时，曾有一段时间离开了苏格兰。回到爱丁堡的那天早晨，我从一家书店出来，正走下一条小巷的台阶，遇到了我们家的老管家。他看起来变化很大，脸色苍白，憔悴如鬼魅。『哎呀？老伙计，』我说，『你怎么会在这儿？』他回答说：『来迎接您，并恳请您向老爷说情，帮我讨回一笔欠款，上次结算时主管没有支付给我。』」

「我被他的神情和举止所打动，便让他跟随我来到书商那里，我转身走进店内；但当我回头想与他交谈时，他已消失无踪。」

「我记得他的妻子在老城区经营着小本生意。我甚至记得她所住的房子和楼层，那是我童年时常去的地方。找到那里后，我见到了身着丧服的老妇人。她的丈夫已去世数月，临终前曾告诉她，我父亲的主管欠了他一些钱，并说当汤姆主人回来时，会为她讨回公道。我答应了他，不久后便履行了承诺。」

管家可能并非那么在意那笔小钱，而是出于对妻子的关爱，想要帮助她摆脱贫困，因此这或许是一个为了帮助身后之人而回归的例子。然而，金钱似乎常常在死后给那些拥有它的人带来麻烦，尤其是如果他们像我之前提到的巴比的韦布夫人那样囤积财富。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案例：-

守财奴的亡魂

「在暮色苍茫的傍晚，邻近的农民们多次遇见一位身着古装、满脸皱纹的老妇人，沿着通往伦布的那条阴森小路悄然前行，但恐惧总是让他们不敢开口。她从不抬头，只是借助一根弯曲的拐杖无声地前行，那拐杖与当时人们使用的截然不同。有时，人们会在旧谷仓里看到她，有时在房子里，但更多时候是在果园中，她站在一棵苹果树旁，那棵树至今仍繁茂生长，据说后来正是在那树下发现了埋藏的宝藏。几代人过去了，她的造访依旧持续。一位目击者详细描述了她那干瘪的面容、短小古怪的衣裙、条纹衬裙以及她的拐杖。他惊恐万分，尽管手头有紧急的工作要做，还是逃离了那个

地方。『当我去摘苹果时，她不在那里』，他严肃地说，『但就在我伸手去摘果实时，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最后，据说农场的一位住户在酒意微醺时，大胆询问她来访的原因。她没有回答，而是缓缓走向一棵老苹果树的树桩，意味深长地指向果园中一块从未被翻动过的区域。经过搜寻，宝藏被发现深埋在地下，当土壤被移除时，那看起来庄重的幽灵站在沟渠的边缘。当最后一个罐子被取出时，她那枯萎的面容上掠过一丝诡异的微笑；她的形体逐渐变得模糊，直到最后完全消失，从那以后，这座老农舍便不再闹鬼了。」

此案记载于约翰·H·英格拉姆所著《大不列颠的闹鬼住宅与家族传统》第 578 页。该案在某些方面颇为奇特，因为我们并未得知那位严厉的老妇人留下任何未偿债务，也未见她对如何处置其积蓄有何特别意愿。几乎可以认为，她之所以不安，仅仅是因为由于她的过失，如此巨款闲置无用，而她的愿望不过是希望这笔钱被发现（不论由谁发现）并重新流通。

应得的报应

有时，死者无法安息，并非出于值得称赞的急于偿还债务的焦虑，而是源于未得满足的复仇欲望。《另一个世界的脚步声》第 326 页记载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一位英国军官在加拿大诱骗并抛弃了一位年轻女子，此后十多年间，他成为了来自灵界最为显着的迫害对象。那位女子虽已离世，却以不断的敲击声和噪音旋风纠缠他，使他夜夜不得安宁。无论他身处何地，家中、营地、寄宿处、国外还是本国，只要房间里有灯光，必定会被熄灭。若房中有笼中鸟，次日清晨必被发现死亡。若卧室里有狗陪伴，一旦被放出，便会狂奔而去，再也不愿靠近他。最终，因这持续不断的灵扰，他被迫离开军队，以半薪退休；即便如此，无论他搬到哪里，那恼人的困扰都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不得不频繁迁居。

显然，这是一个因果业报实时显报的案例，且通过受冤者自身的邪恶激情作为媒介。尽管人们不禁认为，对那位军官而言，这一教训既有益又应得，但《证道人》的读者会为那位不幸女子的盲目感到惋惜。她在某种意义上虽成为正义的执行者，却无疑因对伤害她之人的报复性追讨，为自己积累了诸多未来的苦难。

一位失望的恋人

同一卷的第 318 页记载了另一桩迫害案例，虽不如前例持久，却同样缺乏正当理由。故事讲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拥有众多仰慕者，其中一位年轻人颇得她青睐。然而，随着深入了解，她发现他身上的一些特质使其不适合成为她的伴侣，于是她婉拒了他的求婚，从叙述来看，她的态度并非不友善，尽管我们只能从她的自传中得知这一面。那位年轻人不久后便去世了，临终前仍对女演员心怀怨恨，誓言死后将如生前相识之久一般，长久地纠缠于她。

此后，每晚十一点（显然是他去世的时刻），无论她身处何地，都会响起一声可怕的哭喊，不仅令她惊恐万分，也让许多在不同场合听到这声音的人几乎陷入疯狂。这种困扰持续了数月后，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令人不安的现象：每晚同一时刻，她附近会传来

一声火枪射击声；尽管巴黎警方竭尽全力调查原因并试图阻止，这一现象仍每晚持续了三个月。随后，更多骚动接踵而至，以各种形式持续了整整两年半，恰好是这位年轻男子生前与她相识的时长。

这两者都是出于对真实或想象中的冤屈进行报复，而实施长期骚扰或迫害的实例；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若将其视为真实的闹鬼事件，则意味着赋予相关死者一种持续不断的恶意与狭隘的怨恨，这似乎不太符合人性或可信；然而，我们确实有时能在尘世生活中发现同样持久且无理的恶意，至少对于那位英国军官的故事而言，这种解释或许是最为可能的。

另一种解释则是构建一个思想形体或人造元素体，它会自动执行迫害；而那位法国女演员案例中所描述的干扰类型，很可能最容易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一个具有非凡能量和专注度的思想，无论是祝福还是诅咒，都会召唤出一个几乎等同于活体储能电池的元素体，并带有某种发条装置。它可以被设定为每天在特定时间定期释放，或在某个周年纪念日释放，或者其释放可能取决于某些特定事件的发生，正如《星光界》第 94 页中描述的家族死亡预警那样。

一种足够强烈的愿望，无论是深情的爱还是刻骨的恨，都会永久地创造出这样一个实体，这个实体随后将完全脱离其创造者，并会按照既定的使命继续运作，完全不受创造者后续意图和愿望的影响。创造者事后的悔恨无法召回它或阻止其行动，就像悔恨无法召回已投掷的石头或已从步枪射出的子弹一样；然而，那些因失控的激情而陷入愤怒爆发、从而产生邪恶愿望的人，可以通过紧随其后发送大量善意与爱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中和其负面影响，这些思想的倾向将与其完全相反。

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人没有悔改，仍然怀有怨恨的情绪，他就有可能滋养和强化他那恶毒的思想形体，从而继续或改变其恶性的作用。这一切可能会发生，事实上也经常在发生，而创造者却对实用魔法一无所知，对元素精华也毫无了解；他强烈的情感冲动完成了这项工作，并启动了服从永恒法则的机制，而他对这些法则甚至还没有任何概念。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仇恨的恶念是一种邪恶的思想，他不应该屈服于它，因此他对这种效果负有责任，尽管他对产生这种效果的方式完全无知。

我所遇到的最为可怕的、仇恨超越生死界线的案例，是汤姆·普莱斯的故事，我在 1885 年 11 月的《埃及的香气》中对此进行了描述。一位火车司机，在去世时满怀着对情敌的嫉妒与愤怒，这种情感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显形并策划了一场事故，导致情敌丧生。如此极端的例子实属罕见，尽管确实存在一些案例，其中被谋杀者为了复仇，一直纠缠着凶手直至其灭亡。

生者自私且无法控制的悲伤常常对死者产生压抑和悲伤的影响，这一点已经有所描述；并且有多个记录在案的案例中，死者重新出现抱怨这种情况。其中最有趣的一个案例，因其死者所使用的古怪而形象的象征手法，如下所述：

不要为死者哭泣

「从前，在科雷住着一个年轻女孩，她刚刚失去了母亲，无法得到安慰。她日夜哭泣，什么也不做。一天晚上，她跪在告解室里直到午夜。她掀开帘子，望向教堂，看

到了这样的景象：一队死者沿着中殿走向圣所。他们的脚步异常轻柔而寂静，就像在宁静的夏日里飘过天空的云朵，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然而，队伍中的最后一个灵魂似乎痛苦地拖着脚步，弯着腰，背着一个沉重的桶，桶里装满了看起来又黑又令人不悦的水。女孩认出了那是她的母亲，并被她脸上流露出的不悦神情所震惊。」

「回到家后，她哭得比以往更厉害，确信母亲在另一个世界并不快乐。她对那桶黑水感到困惑。天亮时，她去找老神父谈话。」

「『今晚回到你的位置』，神父回答道；『也许你会对这件事有所领悟。』」

「午夜时分，灵魂们再次如前一晚般悄然经过。女孩跪在忏悔室的帘幕缝隙间注视着他们。她的母亲如往常一样，最后一个到来。这一次，她几乎弯下了腰，因为她不再只提一只桶，而是两只。她在重负下踉跄而行，脸上满是痛苦与忧虑。」

「见此情景，女孩忍不住向那已故的女人呼唤：『母亲！』她喊道，『母亲，为何您看起来如此悲伤和痛苦？』」

「她话音刚落，母亲便朝她冲来，大声说道：『我为何悲伤？伤痛的孩子，你何时才能停止为我哭泣？这两只桶里装满了你的泪水，如果你不停止流泪，我将不得不拖着它们直到审判日！记住，死者不应被哀悼。如果灵魂是快乐的，泪水会扰乱他们的幸福。如果他们尚未进入天堂，他们的进程会被延迟。如果他们迷失了，为他们流下的泪水会如炽热的雨般落在他们身上，增加他们的痛苦和悔恨。』」

「死去的女人如此说道。当女孩第二天向教区长复述这些话时，他问她：『从那以后，你哭过吗，我的孩子？』」

『确实没有了，我以后不会再哭泣了。』

『既然如此，今晚回到教堂吧。我想你会找到值得欢庆的理由。』

「年轻女孩确实欢喜了，因为她的母亲走在逝者灵魂队伍的最前面，脸上闪耀着天堂的喜悦。」

这个故事由坎佩尔的霍斯蒂翁夫人在 1889 年讲述，可以在 A.E.怀特黑德夫人的《与逝者的交往》第 158 页找到。

其象征符号学颇为奇特，充分体现了布列塔尼人对此类信仰的质朴直接。无论是女儿还是神父，对于死者仍继续参加教堂活动，或他们能被凡人之眼所见，都未表现出丝毫惊讶。那些已脱去肉体躯壳者的即刻显现，以及无论他们处于何种状态，仍离我们足够近，以至于能深切感受到我们的悲伤，这些都被视为理所当然。怀特海德夫人对此故事的评论是：「在布列塔尼，人们普遍相信我们的哀伤会加剧逝者的痛苦。这一信念在许多故事和传说中得到了体现。」（同上，第 162 页。）许多自认为更为睿智与聪慧之人所遗失的宝贵真理，却深藏于这些淳朴民众的心中。

第二十三章 闹鬼事件

一位犯错的牧师

我们已经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疏忽或罪行会如何促使一个已故之人现身，以努力弥补他所犯下的过错，或尽可能纠正他的错误。然而，在许多情况下，罪行是无法挽回的，既无法纠正也无法弥补；尽管如此，在这些案例中，罪犯似乎也常常因悔恨与自我谴责的作用而被拉回到他恶行的现场。

纳撒尼尔·雷克斯爵士在其《我那个时代的历史回忆录》（第 218-226 页）中记载了一个典型的案例，讲述了一位死者重返其犯下特殊罪行的现场。这个故事由一位可敬的准男爵讲述，细节丰富，远超我所能详述的篇幅；简而言之，它是一位牧师的亲身经历，他在接管新教区时，发现前任牧师的幽灵仍在他的卧室中徘徊。他说：

「当时正值大白天，我看见一个身着宽松长袍的男子身影，站在类似讲经台的地方，台上放着一本大书，他时不时翻动书页。他两侧各站着一个小男孩，他不时认真地端详他们的脸庞；每当他注视时，似乎总会深深叹息。最后，男子合上书本，一手牵着一个孩子，缓缓穿过房间。我的目光紧紧追随，直到三人的身影消失在房间最远角落的铁炉后面。」

一见到前任牧师的肖像，他立刻认出那正是来访者的模样。经过一番打听，他了解到，尽管已故的牧师深受教区居民爱戴，但坊间仍流传着一些不愉快的传闻，称他与一位年轻女子有染，并育有两个儿子。复述这一丑闻的教堂司事对此不以为意，但他承认自己曾在牧师住所见过两个约四五岁的小男孩。然而，在所谓的父亲去世前不久，这两个孩子突然消失了，人们普遍认为那位父亲是因心碎而亡。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与所见现象相符，但那个幽灵并未再次出现，其带来的影响在冬季来临前已有所消退。人们随后试图点燃那个幽灵消失于其后方的炉子，但它却冒出令人无法忍受的浓烟，并散发出一股极其刺鼻恶臭的气味。被召来处理此事的铁匠在炉子内部最深的尽头处，发现了两具小孩的骨骸；其尺寸恰好与教堂看守人所给出的描述，以及先前显灵的景象完全吻合。在获得这项关于访客真实性的确凿证实后，我们那位身为教士的朋友感到大为惊恐，随即辞去了该教区的职务并迅速离开了该地；尽管人们并不清楚，为何他要害怕一位到访过程如此安静且毫无伤害性的前任者。

不安的乡绅

李博士在其著作《光影之间》（第 49 页）中，分享了一段亲身经历，生动描绘了这类灵异现象。他叙述道，1880 年，他暂居于一所乡村教区住宅，半夜被一种奇异的压抑感惊醒，他写道：

「突然，我看见一个身影，轮廓并不十分清晰，以一种不寻常的波动方式绕着床移动。到达床边一侧后，这个呈暗灰色、身披流动薄纱般斗篷的身影，猛然转身，以同样的方式滑回床的另一侧。我睁大眼睛，静静地注视着它，跟随它在房间内来回移动。它的动作规律、单调且诡异。我能清晰辨认出头部、肩膀和手臂，但面部特征模糊不清。我抓起火柴盒，点燃了床头的蜡烛。那身影依旧如前般来回滑动。我稳定而

规律地跟随它。它的波动动作很少变化，暗灰色调也始终未变。然而，在两三分钟内，它开始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它形体的深暗色调与整体轮廓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几分钟后，它便逐步完全消失了。」

关于这一幽灵现象的解释在之后一段时间才得以揭晓。据说，六十年前，一位老地主正是在那间屋子里杀害了一名敲诈者，自此以后，他便一直徘徊于自己仓促行凶的现场。曾有几位在那房间过夜的人也目睹过他的身影，总是如医生所描述的那样，绕着床一圈又一圈地徘徊。由无法平息的悔恨所引发的不安，以及那片刻都无法忘却、不断啃噬内心的永恒懊悔，在这位男子多年后的不安游荡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有时，家族中的幽灵便属此类，尽管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仅是一个思想形体或强烈的星光印象，若未曾亲自结识，往往极难准确归类。例如，这里有一个出自哈兰德的《兰开夏郡传说》的案例，它可能属于这两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

「传说每年都会有一位幽灵骑士造访怀科勒庄园。他身着早期斯图亚特时期的服饰，其马具也极为古怪。人们可以听到他全速疾驰在道路上，穿过狭窄的桥梁后，突然停在庄园门口。骑士随即下马，踏上宽阔的橡木楼梯，进入庄园的某个房间。随后，传来如同女人般的凄厉尖叫，很快又转为呻吟。骑士随后出现在门口，立即上马，沿着来时的道路疾驰而去。」

「传说中，坎利夫家族中的一人在那个房间里谋杀了他的妻子，而那位幽灵骑士正是凶手的鬼魂，他注定每年都要回到受害者的家中进行拜访。」

当地的理论可能是正确的，这个可悲的罪犯可能真的说服了自己，或者被说服了，认为每年重现他残暴行为的细节是他赎罪的必要部分；但从整体来看，更有可能的是，这个场景是由凶手和受害者心中必然激荡的可怕情感在星光物质上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研究一些明确属于这种星光印象的实例，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没有足够的细节来确切地判断这种现象属于哪一类。

不安的良心所引发的躁动，有时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显现。它并非每年重演罪行，而是在犯罪现场持续引发程度不一、特征明显的骚动。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闹鬼”现象的原因之一，尽管还有其他多种方式也可能导致此类现象。这些闹鬼事件种类繁多，从无法解释的噪音，到无物理接触的小对象移动，再到明确的幽灵显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幽灵通过震耳欲聋的喧嚣、不断的干扰或明显的恶意，使得活人几乎无法在其活动区域居住。

有些此类现像是死者特意为此目的而制造的；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仍对某座房子或某个房间怀有占有感，似乎强烈反对其他人占据它。偶尔，这些表现是明确的报复行为，针对特定的人，但有时它们似乎也是无意中产生的。死者感到不安，他们感到痛苦或受到伤害，在这些情绪的影响下，他们不安的心智制造了各种奇异的骚动，往往连他们自己都毫无意识。有时他们确实想要什么，并急切地想要引起注意，但他们试图沟通的努力笨拙而混乱，因为他们对星光界的方法和可能性还完全陌生。有些例子中，所谓的闹鬼现象背后的实体早已离开了俗世生活的附近，但却留下了（或许完全无意识地）一个足够强大的思想形体，足以让一些较为温和的现象持续多年。让我们来审视几个故事，以说明这些不同类别的现象。

著名作家摩尔少校在其关于《印度万神殿》的著作中，于其关于比尔灵钟声主题的小册子附录中，详细记载了汉普郡克朗德尔教区尤肖特庄园的闹鬼事件，以下内容摘自其中：

尤肖特庄园

「夜深人静，当家中所有人都已入睡，且无法想象任何可能的原因时，一连串清晰而沉重的敲击声便会响起，仿佛某种巨大的器具在敲击空心的墙壁或地板。这些声音通常一夜只会听到一次，大多在午夜十二点至两点之间。有时它们响亮得足以将人从睡梦中惊醒，甚至让那些最熟悉这些声音的人也感到惊愕；而有时却又几乎听不见；有时敲击得极为急促，有时则更为缓慢从容；持续时间也大致相同程度地变化。但无论这幽灵是以更喧闹还是更轻柔的方式行动，其声音都如此独特，以至于一旦听过的人都不会轻易认错。至今无人能确定声音究竟来自何处，甚至无法肯定它是否真的在屋内。」

「人们在不同时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试图确定这些声音的来源，希望能找到足够的原因，但完全徒劳无功；大约二十年后，我们依然对此一无所知。这种声音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期间家中的每个仆人都多次更换，而且尽管除了守夜人之外，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在床上，人们仍然不遗余力地调查此事，这排除了任何恶作剧的可能性；同时也让家人们更加确信，这些现象无法用任何常见的假设来解释。」

预警的枪声

卡米尔·弗拉马里翁先生在《临终之际》（第 206-210 页）中，记载了以下关于某个特定家族在特殊时刻会听到的预警枪声。这个故事具有极为震撼的色彩，且经过了充分的查证。故事的主角是皮鲁斯·贝西先生（Monsieur Pyrrhus Bessi），他在西西里岛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亲自写下了以下这段亲身经历：

「去年（1899 年）12 月，在我妻子家人的聚会上，某个晚上我们正聚集在大火炉旁欢快地聊天，突然间，我们听到了一声巨响，就像有人贴着我们的耳朵开了一枪。在最初的惊吓过后，我们试图解释这个事件，首先确认这是不是恶作剧，抑或是更严重的状况。我们其中一人上了阁楼；而我则下楼检查地下室。结果一无所获。我们接着检查了猎枪，枪枝都处于装弹状态，未曾发射。当我们回到厨房时，依然能闻到非常浓烈的烧焦火药味，甚至到了不得不打开窗户通风的地步。我承认自己当时震惊不已。而当我注意到岳父家人的态度呈现出沮丧而非单纯的惊讶时，我感到更加震惊了。在一阵深沉的沉默之后，我问他们到底怎么了。我岳父发出一声忧郁的叹息说：」

『现在你终于相信了吧。』

我没有回答。

『我亲爱的孩子』，他补充道，『那声巨响是个不祥之兆！』

『好了，好了！』我回答，『都是些迷信！』

他有些不悦地耸了耸肩。但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道：

『迷信？我是凭经验说话的，凭着痛苦的经验。你要知道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而且每次发生后，我们家都会遭遇不幸。在我可怜的妹妹去世前八天，我们就听到了同样的巨响。你还记得吗？』他转头问妻子和老女佣。

两位女性带着悲伤的神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不仅如此，在我的长子去世前十五天，我们也收到了同样的警告。』

我当时还无法完全相信这些话；然而，我的内心已经开始感到不安。屋里再次陷入沉重的寂静。但这股寂静很快就被门铃声打破了。我亲自去开门，来人是我岳父的大表哥，一位住在城里最偏远街区的富裕地主。他进门时甚至连招呼都顾不上打，脸上满是悲伤与惊恐。这是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你们刚才什么也没听到吗？』

我们所有人，包括我在内，几乎不给他讲完问题的时间，异口同声地回答：

『这么说，你也听到了？』

『是的，一声巨大的枪响。我们当时正在吃晚饭。』

「他简短的叙述极大地加深了我的震惊。这两个完全相同且同时发生的奇特巧合让我陷入沉思。尽管如此，我当时仍不愿承认这与『灵体』有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大家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两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写字。由于工作疲惫，我停了下来，点燃一根香烟，伸展身体躺在安乐椅上。在我面前的一面旧镜子里，映照出香烟缭绕的蓝色烟圈；我正以将烟雾吐向空中为乐。香烟烧到一半时，我注意到台灯的火焰正在变暗。我想去剪灯芯，但灯芯却突然熄灭了。令我无比惊奇的是，尽管灯熄灭了，房间里依然被一层微弱的灰白色光芒所照亮。我不经意地看了一下镜子，发现镜中反射的光线比刚才更加明亮；在镜子里，竟然能看到一间灯火通明、摆放着与我房间不同家具的房间。简直就像是镜子的位置变成了一个开口，可以透过它看到这座大楼里的另一个房间。我以为自己在做梦；然而，我被这景象震惊得凝固在原地，无法动弹。」

「接着，我看到一位老妇人走了出来；我认出她是岳父的姑妈，也就是那天晚上听见可怕枪响后赶来我们家的表哥的母亲。老妇人在桌前坐下，从抽屉里取出几张纸，开始缓慢而极其专注且细心地写字，头一次也没有抬起来。写完后，她将写好的纸张装进信封，放回抽屉里。随后，她将头靠在安乐椅的靠背上，似乎睡着了。」

「我凝视着这一切，脸上的肌肉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但一身冷汗却让我直打寒颤。然而，我的目光根本无法从镜子上移开。但是，神秘地反射在镜中的光线逐渐变得微弱，彷佛照亮老妇人入睡房间的那盏看不见的灯正在熄灭；没过多久，镜子里的黑暗便变得和我书房里一样浓重。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沦为极度恐惧的牺牲品。我想站起来，摆脱这种痛苦的心境；但我既不能也不敢。我不知道自己在黑暗中这样坐了多久。如果不是我妻子见我这么晚还没上床睡觉前来找我，黎明恐怕会在安乐椅上袭来。」

「你可能会说，我们这里讨论的只是一个单纯的幻觉现象。好吧，当我第二天从短暂而不安的睡眠中醒来时，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在那之后不久，我就得知，我在镜子里

看到的那个老妇人，已在当晚被发现死于她那似乎入睡了的安乐椅上，而她亲笔书写的遗嘱，就在桌子的抽屉里被找到了 !」

弗拉马里翁先生对上述故事作出了如下评论：

「著者贝西当时住在巴勒摩省（Province of Palermo）的切法卢（Cefalu）。而上述事件则是发生的帕尼卡莱（Panicale）。帕尼卡莱是佩鲁贾省（Province of Perugia）一个拥有四千名居民的小区。与皮鲁斯·贝西先生共同见证此事件的几位当事者，希望透过以下文件为其真实性作证 :」

帕尼卡莱

1901 年 4 月 17 日

「下列签署人——分别为柯尔托纳（Cortone）皮鲁斯·贝西教授（Professor Pirro Bessi）的妻子、岳父、岳母、内兄，以及其岳父的表哥——认为有责任声明：其亲属所撰写的这份叙述完全属实，特别是关于在下列前四位签署人的住所与第五位签署人的住所中，同时听到的那声枪响，尽管这两座宅邸位于该地区截然相反的两端。」

「他们认为有必要补充指出：他们在其他场合也曾听到过类似枪响的声音，且每次都是在两座宅邸中同时听到，而这永远是预示某位亲戚即将离世的不祥之兆，且该不幸通常很快就会降临。」

路易丝·贝西（Louise Bessi，本姓 兰迪）

昂热·兰迪（Ange Landi）

阿德莱德·兰迪（Adelaide Landi）

西泽·兰迪（Cesar Landi）

弗朗索瓦·巴斯蒂亚内利（François Bastianelli）

「我们可以如切·德·韦斯梅（C. de Vesme）所言般指出：在镜子中看到的景象并非真的发生在那面镜子内部；任何具备理智的人都不会对此有所怀疑。光亮的镜面有助于引导受试者进入一种半催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看到这一切景象的方式与在普通梦境中极为相似。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清醒梦。」

「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双重体验——在亲人离世时发出的枪响，以及在即将离世者书写遗嘱当下所看见的远程影像——是如何将目击者最初的不屑一顾，转变为对这些事实真实性的坚定信念，无论它们是多么不可思议。远距离透视（Vision at a distance）在今天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然而，在没有任何开枪行为的情况下却听到了枪响，则更加令人费解，尽管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物理效应可以在闹鬼过程中被产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以下这则关于幽灵用手指掐灭蜡烛的显影叙述，由 D. W. G. 葛温牧师（Rev. D. W. G. Gwynne, M.D.）所提供（收录于《生者幻象》第二卷第 22-23 页）。著者在描述了一些次要现象后，继续写道：

「我现在要谈谈我们共同经历的一件事，这件事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至深，宛如昨日刚发生一般。在深夜里，我意识到一个披着衣袍的人影正穿过床脚，朝着火炉方向走去。我的印象是，它的手臂抬起，用手指着摆放着夜灯的烛台壁架。葛温夫人在此刻

紧握住我的手臂，而夜灯随即熄灭了。尽管如此，我依然清晰地看到一个人影折返回门口方向；我当时以为是我们的某个仆人闯进了房间，便跃下床去试图拦截入侵者，但最终却一无所获……」

「葛温夫人证实了这个故事，并补充道：『我清晰地看到那个幽灵的手覆盖在夜灯上方，夜灯随即熄灭了。』」

桑普福德的骚动

牧师迦勒·C·科尔顿在一本罕见的小册子《桑普福德鬼魂叙事》中，描述了一个案例，其中的闹鬼现象似乎比之前的更为恶劣。这里似乎也听到了可怕的声音，但不同的人还遭到了不可见之手的击打，在某些情况下留下了明显的瘀伤和肿胀。这些事件发生在德文郡蒂弗顿附近的桑普福德佩弗雷尔村的一所房子里。

持续闹鬼

在《真实鬼故事》（第 261-289 页）中，详细记载了两起有案可稽、持续时间最长的著名闹鬼案例。这两起案例分别是位于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的惠灵顿磨坊，以及据模糊描述位于东南海岸某热门度假胜地附近的布鲁克大宅。两者拥有许多共同特征：持续不断且无法解释的声响、各种物体在无人接触的情况下移动、偶尔出现的人影显像，以及被不可见的实体殴打等。除了其显化形式极为丰富多样，且两者均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外，它们与我所引用过的其他案例并无二致。在惠灵顿磨坊，产生这些现象的影响力似乎正逐渐消退，因为近年来的骚扰已远不如往常剧烈。然而在这两起案例中，都没有任何传说能解释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无人能说出在这种持久闹鬼现象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未被发现的奇异罪案记录。

另一个关于「当原主人感到不悦时，与遗物相关联的闹鬼案例」出现在巴扎诺（Bazzano）的著作《闹鬼现象》（Les Phénomènes de Hantise 第 50-52 页）中，并被引用于《死后》一书。这起案例经由詹姆斯·海斯洛普教授（Professor James Hyslop）的调查，以及与这段奇特经历相关的五位证人的证言得到了证实。其中一位证人 H. A. 金纳曼医生（Dr. H. A. Kinnaman）写道：

「我的伯父约翰·W·金纳曼（John W. Kinnaman）、我的父亲雅各布布·金纳曼（Jacob Kinnaman），以及一位名叫亚当斯的年轻人当时都是医学生，也是莫逆之交。一天，他们立下了一项契约：如果他们之中有人早逝，其他人有权取得其遗体用于科学研究，条件是人骨标本必须始终由朋友妥善保管；如果有一天无法再遵守这项条件，人骨标本就必须被安葬。亚当斯当时声明，就他而言，他会坚持严格遵守这项契约，否则他会透过制造噪音来提出抗议。」

「不久后，年轻的亚当斯去世了；我的伯父约翰凭借长兄的权利接管了遗体，制作了人骨标本并一直保管至他去世。在他之后，由我的父亲雅各布布医生保管；接着是他的兄弟劳伦斯医生；然后是杰克逊医生，再来是我的哥哥罗伯特，最后是由我的另一个哥哥查尔斯保管。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人们注意到：当契约规定的条件得到遵守时，亚当斯就保持平静；但如果条件遭到忽视，人们就会受到折磨。」

「我记得在 1849 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不得不去加州一段时间，人骨标本被降级放到了阁楼里。这并不能让亚当斯满意。就在那天晚上，人们听到沉重且吵闹的脚步声在阁楼楼梯上攀登与下降，或是穿梭于阁楼本身。这些显化严重打扰了我的母亲，因为它们让全家人无法入睡。她哀求我的伯父让我们摆脱亚当斯的骨头。伯父同意了，而一旦他将骨头纳入自己的照料下，我们家中便再次恢复了平静。」

「伯父将它们在办公室里放了很久，但有一天他想把它们放在房子的一个偏远角落。居住在建筑物该部分的两个家庭很快就因为夜间听到的不可思议噪音而不得不搬走。在这几户人家搬走后，再也没有人能住在这座闹鬼的房子里。当我的父亲从加州回来后，他拿回了亚当斯的骨头并放回自己的办公室。寂静再次降临。」

「我的父亲于 1874 年去世，我的哥哥罗伯特继承了这具骨头；他把它放在与他办公室相连的房间的床下。有一天，他想把它搬到邻居的地下室里，该地下室被用作建筑材料的储藏室。骨头在该机构的工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放到了那里；但不久后，这些工人因为晚上在地下室听到的神秘噪音而拒绝进入。我的哥哥拿回了人骨标本，该地方便再次恢复了平静。」

「亚当斯的遗骸至今仍由我的家族保管。」

另一位证人 C. L. 金纳曼医生（Dr. C. L. Kinnaman）极其详细地描述了当亚当斯的遗骸被放入阁楼时听到的噪音。他写道：

「……阁楼里摆放着来自药局的数百个瓶子。发生在某个晚上，当所有人都已上床思寝时，房屋顶部传来了极其异常的噪音；那是瓶子剧烈碰撞、破碎并掉落到地板上的声音。接着我们以为听到了一个巨大的炮弹滚下楼梯来到餐厅，撞击门口，然后又跃过一阶又一阶的楼梯重新滚回楼上！家族中的一名成员手持蜡烛上了阁楼；但噪音立刻停止了，一切都被发现完好地摆在原处。当他重新上床并吹熄灯火后，显化再次开始。有人提出了意见，认为从噪音来判断，滚下楼梯的物体一定非常沉重；顷刻间，吵闹声减弱为轻微触碰的回响，在一阶阶楼梯之间上下移动……显像根据我们的言语议论而发生改变；它们一直持续到我们因疲惫与昏睡而再次入睡为止。自从骨头从阁楼被拿走的那一天起，宅邸便再次恢复了安宁。」

R. C. 金纳曼医生（Dr. R. C. Kinnaman）也随之作证道：

「我是第一个被沉重的跌落声惊醒的人，那声音就像有人赤脚从床上跳了下来；接着是衣物的拂动声、稍微更响的声音，最后是一个沉重的物体在地板上滚动的声音——透过一阶阶跃跳滚下楼梯，然后又重新滚上去，其力量与音调经常发生变化。我的母亲当时正巧与奥利佛一起进入我的房间；尽管她是一位强健的女性，但看起来却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们两人都拿着点燃的蜡烛冒险进入阁楼；他们的出现让噪音停止了。在经过一番无果的调查后，他们离开并关上了门；噪音立刻再次开始。他们返回；噪音停止。他们再次离开；就在他们关上门的那一刻，喧闹声便如往常般剧烈地重新爆发。」

弗拉马里翁先生备注道，这就是由詹姆斯·海斯洛普教授（Professor James Hyslop）所调查的奇特案例的简要过程。怀疑是不可能的。这位学生奇特契约中关于『骚扰抗议』的威胁，被死者完全履行了。骚乱并非来自生者在不知情状况下的造作，这点由『骚动在生者出现时骤然停止，仅在生者离开后重新开始』的事实得到了证实——这

是此类现象中屡见不鲜的特征。要说明在这种案例中运作现象的力量究竟为何并不容易，但最有可能的是：人骨标本的原主人及其朋友的意念，已向骨头附着了一个强大的思想形体，该思想形体由一个仅具备『履行契约』单一念头的元素体所赋予活力，每当条件遭到破坏时，它便能够产生这些噪音。

捣蛋鬼

一种极为奇特的现象变体（对真实闹鬼的一种戏仿）见于德国人归因于「捣蛋鬼」的那类现象中。通常，这只是恶作剧的短暂表现，尽管有时其中夹杂着不少恶意，对于不幸的受害者而言，这往往已足够严重。偶尔，它会以敲钟的形式出现；更常见的是投掷石块，以及移动和破坏各种小对象。这类行为必定涉及某种程度的部分物质化，至少降至以太物质层面，因为被投掷或搬运的物品通常由一只虽对我们不可见，却在某种程度上已物质化的手所操控，这一点将在我们关于通灵术的章节中进一步阐述。

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现象只有在灵媒在场时才会发生。这一事实的观察常常导致对这些人的不公正指控，认为他们使用了欺骗手段，因为普通人完全无法理解为何某些情况仅在特定人物在场时发生，却与该人的意志无关。然而，当这些现象产生时，可能有多种不同的原因在起作用。无疑，在某些情况下，恶意是其中的因素，这种行为带有迫害的性质；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似乎被当作一种恶作剧。在物理生活中，有些人处于进化的某个阶段，他们似乎认为恐吓或伤害他人是件有趣的事，仿佛在把另一个人的帽子往下拉遮住他的眼睛、将冷水泼到别人背上，或损坏他们认为对他人特别珍贵的东西时，能从中获得某种隐藏的个人乐趣。这种态度对任何理智之人而言或许都难以理解，但毫无疑问它确实存在；我们必须记住，那个在尘世生活中觉得此类行为有趣的白痴，死后也不会变得更为清醒。如果他刚好不幸地发现了如何实现轻微的部分物质化，他便拥有了展示其独特幽默理念的无与伦比的机会；而通常正是他，要对闹鬼现象的爆发负责。

然而，有时一个顽皮的自然精灵，属于较低阶层的存在，且如同猴子般善于模仿，会目睹此类愚蠢的展示，并试图自行重现。或者，有时自然精灵因人类破坏与毁灭的行为而受到冒犯，便会通过制造短暂的不适来报复。同样，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其他灵异现象，这类事件有时也可能是出于善意但笨拙的亡者无意间引发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现象极少具有破坏性。让我们从报纸专栏中选取一个关于捣蛋鬼活动的首个例子。记者的惊恐、对正在发生之事全然不解，以及他热切地保证若非亲眼所见绝不会相信的态度，都颇为有趣。

沃克索普的恶作剧

「沃克索普镇在周六（1883 年 3 月 3 日）陷入了一片骚动，起因是一则关于一位名叫约瑟夫·怀特的知名商人家中物品被某种无形力量砸碎并搬走的传闻。一整天，激动的人群纷纷涌向新建筑工地，那里矗立着怀特的半独立式住宅，他们被夸大其词的神秘事件描述所吸引，据说这些事件是由住户和其他人亲眼目睹的……当我进门时，我亲眼看到一个牛津相框从摇椅上滑落。我让男孩捡起来，他却说不敢。听完人们的讲述，我正参与讨论，突然，原本放在粮箱上的盆子开始倾斜着从我头顶升起，随后在我脚

边摔得粉碎。我无法解释我所见的一切。当时没有人比我更靠近那个盆子，就我所见，这一现象毫无缘由。」

「房间里仅靠一支蜡烛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正谈论着这些事情，医生背对着面粉箱说道，『这真是件非常神秘的事，』就在这时，一个放在箱子上的盆子突然斜飞过医生的头顶，飞向挂在钩子上的一些熏肉，然后直直地掉在他脚边摔碎了。大约有六个人在房间里目睹了这一切。据我所见，没有任何人为的力量导致这些物品移动和碰撞……怀特和我走了进去；我跟着他进了前屋；他让我注意那空荡荡的墙壁，说除了钟和一个装在玻璃盒里的填充鸽子还挂在各自的钉子上外，其他所有东西都被摔到地上打碎了。」

「钟挂在床的上方，床正好位于房间的角落，床头和一侧紧贴着墙壁。当怀特告诉我我们面前的五斗橱被翻得乱七八糟时，我们听到一声碎裂声，我转过头，看到钟躺在地板中央，一端被撞坏了。它越过了床，更靠近房间另一边的壁炉。钟还挂在墙上时，我是离它最近的人。女仆打开房门，刚走进来，钟就离开了墙壁。如果是怀特或女仆把钟扔下来的，我不可能没有察觉到。」

「我们回到厨房，我站在那儿望着炉火，女孩在我左边忙着家务，怀特在我右边，这时我看到一个陶制狗装饰品，就像你在老人家里常见的那种，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摔碎了。它从壁炉架上掉下来，但我没看到它离开壁炉架。这些东西似乎像闪电一样飞过，只有当它们摔碎在地板上时，你才知道它们已经不见了。接着，我看到一个原本放在桌上的奶油罐跳到地板上摔碎了。我无法解释这些现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绝不会相信物品能以这种方式被移动。」

上述叙述摘自 1883 年 3 月 10 日的《雷特福德、沃克索普和盖恩斯伯勒新闻》。这只是众多类似故事中的一个样本，因为同样的事情在许多国家和相隔甚远的不同时期都曾发生过。

其他例子

1772 年，斯托克韦尔发生的一起事件堪称典范，当时一本名为《斯托克韦尔惊人事件真实、坦诚且详尽的叙述》的小册子对此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并附有各种左证。现象一如往常：盘子和玻璃杯被抛下摔碎，锡盘和黄铜烛台四处舞动，一面穿衣镜被砸得粉碎，在这座宁静的郊区住宅中，混乱持续了约二十个小时。尽管无人触碰这些坠落之物，但人们注意到，这些现象仅在一名女仆在场时发生，而辞退她后，一切便恢复了平静，她显然是我们如今所称的「灵媒」，即现象显现的媒介。类似事件在上世纪中叶也曾出现在贝斯沃特的莫斯科路；事实上，此类案例在多个国家、各种迥异条件下均有发生。

投石现象

1838 年，巴黎的圣奥诺雷街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而就在不久前，凯斯内斯也出现了一桩，其中发生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头被抛掷，却从未击中任何人，而是落在人们脚边，而房间四周是完全封闭的。

一位教授的迫害

接着是著名的泰德沃斯鼓手的故事；以及上黑森吉森市的舒帕特教授遭受的迫害，这一事件断断续续持续了六年。事情始于某晚门外剧烈的敲击声；次日，石头便从四面八方飞入紧闭的房间，虽无人被击中，但窗户尽数破碎；新玻璃刚装上，又立刻被打碎。教授日夜遭受掌掴，不得安宁；即便当局指派两人坐在床边守护，他们也同样挨了巴掌。当他在书桌前阅读时，台灯会突然升起，移至房间另一端，并非被抛出，显然是被人搬动；他的书籍被撕成碎片，扔在脚下，而在他讲课时，这顽皮的小精灵会撕掉他正在读的那一页；唯一似乎有效的防护措施，便是他自己或他人挥舞在头顶的利剑，这也是泰德沃斯鼓手事件中的奇特现象之一。舒帕特在他的公开讲座中讲述了所有这些情况，没有人对这些事实提出过质疑。这个故事可以在克罗夫人的《自然的阴暗面》（第 429 和 430 页）中找到。

这些最后的案例无疑是蓄意迫害。在泰德沃斯鼓手案中，施害者被认为是一个活人，他曾威胁过蒙佩森先生，尽管据我回忆，鼓手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在教授的案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制造骚乱的人是生者还是死者，或者迫害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教授本人知道，但如果他知道，他保持了沉默。提到剑的效果非常显着，清楚地表明涉及了物质化，因为纯粹的星光实体不会害怕物理武器。

钟声响起

有时，闹鬼现象伴随着房屋内铃声的流行，而在其他情况下，铃声则单独出现。这种现象的经典例子当然是 1834 年在萨福克郡伍德布里奇附近的大比林斯村发生的事件。皇家学会会员、《印度万神殿》的作者摩尔少校在一本鲜为人知但引人注目的书《比林斯钟声》中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事件的描述。他描述了在五十三天里，他房子里的钟声频繁响起，没有任何可见的媒介。在充分确信不可能是恶作剧后，他写信给报纸，解释了他这一非凡的案例，并询问是否有读者能对此提供任何线索。

他未得到任何解释，却发现自己并非孤例，因为他的询问引来了不少于十四封回信，每封都记载了神秘钟声的实例，每一例都完全无法解释，且都发生在较近的时期，大多数还附有目击者的签名，并允许公开其姓名。其中一例中，异常现象持续了十八个月，而另一例仅持续了两个半小时。R·D·欧文先生在《争议之地》（第 241 页）中提到一个类似案例，其中惹事的钟被布包裹并用绳子捆紧，却依然自行挣脱束缚，比之前更猛烈地鸣响，最终从墙上脱落，坠地时仍在作响！《真实鬼故事》中记载了另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发生时间则近至 1891 年。此案例中，还伴随了其他现象，灯光熄灭，一些衣物被恶作剧般地扔进了浴缸。

第二十四章：看似无目的的幽灵

巴赫先生的大键琴 / 小键琴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幽灵似乎都有可辨识的动机；但我们不能忽视存在着一大类幽灵，它们的显现似乎没有我们能发现的充分理由。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死者的行为是不理性的；无论生前还是死后，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事务，或者说必须被推定为清楚自己的事务；他可能有他认为无可挑剔的行动理由，即便这些理由完全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说到底，这终究算不上是我们的家务事！

从多个角度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是巴赫先生的斯皮耐琴的著名事件，由 R.D.欧文先生在其《争议之地》（第 325 页）中讲述。著名作曲家的曾孙 N.G.巴赫先生于 1865 年购买了一架非常精美的古老斯皮耐琴，他在琴上发现了 1564 年的日期。在随后的夜晚，他梦见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出现在他面前，声称自己是这架斯皮耐琴的主人，琴是由他的主人法国国王亨利三世赠予他的。此外，他还提到了一首由国王创作的曲子，他为巴赫先生演奏了这首曲子，并告诉他他会设法让他回忆起这首曲子。

巴赫先生醒来时，心中充满了那首曲子的悲怆之情，发现时间正好是两点钟。他很快又睡着了，没有再做梦；但当他早上醒来时，惊讶地发现床上有一张乐谱，上面写着他梦中听到的那首曲子的歌词和乐谱，而且不是用现代的记谱法，而是完全按照那位所谓的作曲家所属的古老时代的风格！他不知道是那位访客写了这首曲子，还是他自己的手在睡梦中被引导着写下了他在清醒时从未见过的风格；但乐谱就在那里，一件罕见的考古标本。

几周后，他不由自主地拿起了一支铅笔，一封据称来自先前那位访客的信件通过他的手写了出来。信中告诉他，在这架古老的斯皮耐琴的某个部分，他可能会找到一张国王亲笔书写的卡片，上面引用了一首诗句，提及这件乐器的赠予。醒来后，巴赫先生立即寻找那张卡片，果然在指引的地方找到了它。

尽管卡片上所写的内容与他通过自动书写所给出的描述完全一致，但引用的内容并非字面准确；因此，证据实际上比如果文字被完全复制时要强得多。当时在巴黎，这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巴赫先生的许多朋友对此毫不隐瞒，公开讨论，并见诸报端。这首音乐作品得以出版，至今仍可获取，至少，我自己在几年前还买到了一本。

这看起来更像是与志趣相投者的一次友好拜访，正如那位年轻音乐家在世时可能会对一位灵魂伴侣所做的那样。就我们所见，这次来自无形世界的交流，无论对逝者还是对巴赫先生而言，似乎并未达成什么重大目的，尽管它无疑为神通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其有趣且无可辩驳的实证案例；甚至可以说，这或许正是其真正目的所在！如果确如种种迹象所示，是那位年轻音乐家进行了沟通，那么他在星光界的停留时间必定异常长久。然而，考虑到他似乎是个热爱轻松与享乐的年轻人，可能缺乏特别的宗教情感或崇高志向，这种情况虽极为罕见，却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另一方面，在考虑此类案例时，我们绝不能忘记，对于任何星光实体来说，灵视或心灵感应地看到那架古钢琴的所有历史细节、采取适当形态，并将这一切印入巴赫先生的脑海，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对于任何音乐爱好者来说，将如此美妙而感伤的旋律

带入现代世界的视野，同时让那件珍贵而美丽乐器的拥有者感到极大的愉悦与兴趣，将是一项极其契合的任务。这将是一个优雅的举动，演员无需费力即可轻松完成，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逝者自问为何不这样做，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根本未加特别思考便付诸行动。有人可能会说这是欺骗，因此是邪恶的行为；然而，既然我们在此容忍扮演角色的演员，甚至视其为艺术家和公众慈善家，为何当他恰好已逝时，我们要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他呢？至少，即使我们不认同他的方法，也应认可他的善意。

瞥见擦肩而过的人影

我们往往容易忘记，死者也有他自己的事务，未必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我们；他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既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行动，也没有在考虑我们的看法，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会特意去考虑他一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各过各的生活，互不干涉、互不察觉；有时在某个瞬间，我们偶然瞥见了他，但我们不必假设是他主动渴望或安排让我们看到的。出于各种原因并透过各种方式，隔开星光界与物理界的那道幕帘偶尔会被局部拉开，就像窗帘被向旁拉开一样，从而使我们能够看到街上经过的交通流量；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交通流量是专门为了我们而特意搬演的，那就太愚蠢了。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只是恰好看到「刚好经过的事物」。这种「擦肩而过」的瞥见案例已有数百起被记载下来；例如，以下这则摘自卡米尔·弗拉马里翁的《死后》（第 265 页）的故事——这是 1899 年从意大利塞斯特里波嫩特（Sestri Ponente）寄给他的一封信，写信者是朱塞佩·卡瓦尼亚罗先生（Signor Giuseppe Cavagnaro），他宣誓保证其真实性。他写道：

「当时我十八岁，是热那亚的一名学生，住在父亲家中。某天早上七点左右，当我正在翻阅一本希腊文书籍时，听到一阵类似开门的声音。我抬头一看，看到一位穿着内衣（Chemise）的年轻女孩从厨房走出来。她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容貌姣好，一头深棕色的长发成卷发散落在背上。她从我身边走过，看着我，脸上带着一丝微笑，然后走进了我父亲的房间，打开门又相当响亮地关上了门。我震惊不已，自言自语道：『我想弄清楚她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

「大约十分钟后，我父亲从同一个房间出来，照例去厨房洗脸洗手。我立刻跑到他刚离开的房间，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到处寻找：橱柜下面（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有人藏在那里，因为层架太低了）、床底下（床非常低，连小孩都钻不进去）。我还打开了抽屉。我检查了椅子后面和所有的角落；总之，我找遍了每一个地方。那位年轻女孩不可能从窗户逃走，因为我们住在埃德拉街（Via Edera）五楼的一栋独立建筑里。」

「当我父亲洗完脸和手回来时，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我们立刻跑到楼梯间仔细搜寻，结果一无所获。我父亲不得不去拔开大门的栓锁，因为大门仍然是被锁上的。门卫向我们保证，没有任何人进入或出去过。随后我们去了住在我们对面的邻居——律师曼齐尼（Manzini）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令我们大为吃惊的是，他对我们的故事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反而从我的描述中认出，那是一位在一年前于我父亲房间里去世的十八岁年轻女孩，而我刚好看到她走进了那个房间。他补充说，我不是唯一看到她的人，在我们之前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一个完整家庭，就是因为这些显灵现象吓坏了所有目击者，不得不放弃了这套公寓。」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几位推测精神健全且健康的人，竟然会被一位美丽且友善的年轻女士偶尔的到访吓得直接放弃了一套原本相当理想的公寓。她显然完全没有打扰或骚扰这些人的想法；她只是在忙她自己的事，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

以下这则故事是另一个关于「偶尔瞥见」的更具戏剧性的例子——这次是瞥见一位在九年前就已经离开了肉体的年轻女士。这是心灵现象研究协会调查过的案例之一，但我将这段记载摘录自安德鲁·朗格（Mr. Andrew Lang）的《梦与鬼魂》（第 74 页）。

脸上的抓痕

「1867 年，G 小姐年仅十八岁，在圣刘易斯因霍乱突然去世。1876 年，她深爱的兄弟 F.G.在圣约瑟夫完成了一天的繁忙工作。他正在向雇主提交订单（他是一名商务旅行者），并抽着雪茄，这时他意识到有人坐在他的左侧，一只手臂搭在桌上。那是他已故的妹妹。他跳起来想要拥抱她（因为即使遇到一个我们误认为是已故朋友的陌生人，在惊讶的瞬间我们也无法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但她已经消失了。G 先生站在那里，笔中的墨水未干，手中的雪茄仍在燃烧，他妹妹的名字挂在嘴边。他注意到了她的表情、容貌、衣着、眼中的温柔、面色的红润，以及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她右脸上的一道鲜红抓痕。」

「G 先生乘坐下一班火车回到圣刘易斯的家中，并将这个故事告诉了他的父母。他的父亲倾向于嘲笑他，但他的母亲几乎晕倒。当她能够控制自己时，她说，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她在整理尸体时，不小心用胸针的别针划伤了死者的脸。她用粉底掩盖了划痕，并将这一事实保密。『她告诉我，至少她知道我见到了我的妹妹。』几周后，G 夫人去世了。」

「F.G.先生的陈述，由他的父亲和兄弟确认，他们在他第一次在圣刘易斯讲述这个故事时在场。（S.P.R.会议记录第 6 卷第 17 页）。」

从安德鲁·朗先生那本书稍前的几页中，我摘录了一个非常精彩且经过充分验证的故事，尽管这里似乎也没有显现出幽灵出现的特别目的。

巴特将军的故事

「1854 年，巴特将军（C.B.）是第 75 团的一名下级军官，驻扎在旁遮普的穆里山站。他住在一栋由 B 中尉新建的房子里，据战争办公室的调查证实，B 中尉于 1854 年 1 月 2 日在白沙瓦去世。这栋房子位于山脊的一个支脉上，距离唯一一条道路有三四百码远，通过一条马道与之相连，但这条马道从未有骑马者使用过。那条马道尽头是悬崖；一条小径从巴特先生的房子通向马道。」

「一天晚上，巴特先生接待了迪恩夫妇的来访，他们一直待到将近十一点。那天是满月，巴特先生陪朋友们走到马道，他们爬上去汇入大路。他带着两只狗闲逛，抽着雪茄，就在他转身准备回家时，他听到马道上传来马蹄声。在道路的一个转弯处，一顶高顶礼帽映入眼帘，随后拐角处出现了戴帽子的人，他骑着一匹小马，由两名本地马夫陪同。这时，两只狗过来了，蜷缩在我身边，发出低沉而惊恐的呜咽声。月亮正

圆，是热带地区的月亮，明亮得足以让人借着它的光看报纸，我清楚地看到上方的那一行人向我靠近，仿佛是在正午时分；他们在马道上，比我高出大约八到十英尺。……骑手身着全套晚礼服，白色马甲，头戴高顶礼帽，他无精打采地骑在一匹强壮的山地小马上（深棕色，黑色鬃毛和尾巴），双手松松地握着缰绳。马夫们牵着马，扶着骑手。巴特先生知道他们无处可去，只能去他家，便喊道：『是谁？你们来这里干什么？』那群人停了下来，骑手双手收紧缰绳，转过身来，向巴特先生展示了已故 B 中尉那熟悉的面容。他脸色苍白，面容如同死人一般，比巴特先生认识他时更胖了，还留着黑色的纽盖特式胡须。」

「巴特先生冲上河岸，修筑马道时翻起的泥土在他脚下崩塌，他摔倒了，又爬起来继续前进，到达了那群人停下的马道，却发现空无一人。巴特先生沿着马道跑了一百码，因为除了悬崖之外，没人能从那里下去，他既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他的狗也没有跟随他。」

「第二天，巴特先生巧妙地引导他的朋友迪恩谈论起 B 中尉，迪恩说：『中尉在去世前变得非常浮肿，尽管我们一再劝说，他在病假期间还是任由胡须生长，我相信他是带着那胡须下葬的。』」

「随后，巴特先生询问他从哪里得到那匹小马，并详细描述了它的特征。」

『他在白沙瓦买下了它，有一天，他骑着牠鲁莽地冲下山坡去往特雷特时，把牠给害死了。』

「巴特先生和他的妻子后来经常听到马蹄声，尽管他怀疑除了 B 中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曾骑过那条马道。」

此故事由巴特将军于 1888 年 4 月 28 日为 S.P.R.撰写，并得到了巴特夫人和斯图尔特先生的证实，当时巴特将军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奇遇。死者自巴特先生生前所见以来变化显着，加之那匹小马驹也是他前所未见的，这些事实极大地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与价值。当然，我们并无确凿证据证明这一幽灵现象的客观性，但鉴于我们无理由假设 B 中尉有任何动机要在其继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即便他有此能力，其可能性依然倾向于支持这一现象的真实性。

中尉很可能强烈地想象着自己骑马沿着小径返回旧居，正如他在尘世生活中无数次所做的那样；或许，作为一个看似有些放荡不羁的人，他甚至觉得星光生活乏味，渴望回到生命早期阶段；而这一想法或愿望强大到足以形成一种既能影响视觉又能影响听觉的物质化现象。同样的，这或许也是之前关于圣约瑟夫的年轻女士叙述的关键所在；她看到了她的兄弟，对他的深厚感情促使她非常热切地希望像生前一样坐在他身边；由于在更高的层面中，思想在塑造物质方面具有极大的便利性，她要么能够清晰地在他的脑海中留下印象，要么能够在必要的那一瞬间显形，以便被他看见。

巴特将军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位中尉似乎拥有大量随从供其差遣。除了自己之外，还能幻化出两名马夫和一匹小马，这绝非易事，尽管并非不可能；但我认为我们几乎不必假设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如果整个事件是一种主观灵视，那么将随从形象印入将军的脑海，与单独一个形象一样容易；这或许才是真正的解释。另一方面，至少那匹小马已经死去，因此很可能确实存在，尤其是如果它对那位如此粗心使用它的主人有所依恋的话；但没有证据表明那两名马夫也已去世。不过，如果中尉一

直有他们陪伴，在想象自己骑马时，他自然会补充上他们熟悉的身影，因此我们很可能必须承认他至少创造了那部分景象；尽管同样真实的是，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会有许多死去的马夫，如果他愿意，暂时征召他们为自己服务并不会有多大困难。

一辆具象化的轻便双轮马车

李博士在《超自然一瞥》第二卷第 73 页中，提供了一个关于这种产生显着附属物能力的非常奇特的例子。他叙述了两位人物，一位是牛津知名人士，担任教区副牧师；另一位是布里斯托尔商人的遗孀，在一个明媚秋日的下午，看到一辆载有三人的轻便双轮马车沿着一条小路驶过他们站立的花园。坐在马车后部的男子半起身，向那位女士挥手，她立刻认出那是她在印度军队服役的儿子。她立即冲出去迎接马车，却惊愕地发现视线中并无任何车辆，整个景象不过是一场幻影。几周后，从印度传来消息，她的儿子已于同一天去世，尽管时间稍早一些。

从逝者的意图来看，很难理解为何会出现那辆轻便双轮马车和另外两位（身份不明的）男 子。最可能的解释是，逝者认为自己受了伤，并在两位朋友的帮助下驾车回家；然而，所需的思想之力必定相当巨大，因为在此情况下，似乎确实发生了物质化现象，因为整个场景同时被两个人目睹。也有可能是那两位陌生人是已故的朋友，儿子想着带他们回家做客。无论如何，这并非无目的的幽灵显现，因为它起到了让母亲为儿子去世的消息做准备的作用，尽管他是否有意如此似乎存疑，因为从外观或附属物中并无迹象表明这一点。这很可能只是强烈思想作用的一个案例，而那份思想很可能主要是关于他自身的归来。

有记录显示，有些场合下，幽灵似乎对侵扰表示不满。《真实鬼故事》（第 210 页）中记载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讲述了一个无端由的幽灵攻击事件。该叙述由詹姆斯·达勒姆先生于 1890 年 12 月 5 日签署，内容如下：

好斗的幽灵

「我曾是达灵顿老车站和斯托克顿车站的夜班看守人，位于达灵顿镇。一个冬夜，大约十二点或十二点半，我因四处走动感到有些寒冷，便自言自语道：『我要下去找点东西吃。』那里有一个搬运工的地窖，里面生着火，旁边连着一个煤屋。于是我走下台阶，脱下大衣，刚在火炉对面的长凳上坐下，调亮了煤气灯，这时一个陌生男子从煤屋走了出来，身后跟着一只大黑猎犬。他一进来，我的目光就锁定了他，他也注视着我，我们彼此紧盯着对方，他走到火炉前站定，站在那里看着我，脸上浮现出一抹奇异的微笑。他穿着立领外套，配着镀金纽扣，头戴一顶苏格兰帽。」

「他突然向我袭来，我感觉到他打中了我。我举起拳头反击，拳头似乎穿过了他，击中了壁炉上方的石头，擦破了我的指关节。那个人似乎被击退到火中，发出了一声怪异、非人间的尖叫。紧接着，狗咬住了我的小腿，似乎让我感到疼痛。那人恢复了姿势，用舌头发出一种咔嗒声叫住了狗，然后回到了煤房，狗也跟了进去。我点亮了暗灯，查看煤房，但那里既没有狗也没有人，除了他们进来的那条路，没有其他出口……」

「多年前，车站办公室曾有一位员工自杀身亡，他的尸体被抬进了这个地下室。我对这一事件一无所知，也不知道那个人的尸体，但皮斯先生和其他认识他的人告诉我，我的描述与他的外貌和穿着方式完全吻合，而且他也有一只黑色的猎犬，就像抓住我的那只一样。我应该补充的是，在我似乎被抓住的地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或影响。」

这个故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死者直接攻击的案例，尤其是这种无端的攻击，非常罕见。反击的效果似乎明确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也是一种部分物质化现象，因为尽管拳头穿过那个人并击中了后面的墙，但它也把他击退了，而如果他使用的是星光载体，拳头对他根本不会有任何影响。那奇怪的、非人间的尖叫声也是不完全物质化的证据。每个经常参加通灵会的人都知道，在物质化完全完成之前，直接的声音有时会多么细弱和尖细；毫无疑问，同样的传统也隐含在诗人的那句话中：「裹着尸布的死者曾在罗马的街道上尖叫和胡言乱语。」

狗是另一个有趣的特征，尽管这里同样没有证据表明牠仅仅是一个附属物，还是它自己就是一个幽灵。那种猛冲和咬痕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情况，在两种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动物经常出现在幽灵故事中，最常见的是仅仅被认为是星光物质中的思想形体或印象。但真正的动物幽灵有时确实会显现出来，正如我们自然所预期的那样。动物拥有一个星光体，牠在肉体死亡后仍然存在，并在其中居住一段时间，当然，这段时间比人类的星光生命要短得多，但仍然相当可观。在这段时间里，家养宠物经常向牠们所爱的人显现，或者在牠们熟悉的常去之地表现出牠们的存在。请看以下叙述：

彼得

「一位海军军官去乡下拜访一位朋友。当他到达时，几个人正围坐在吸烟室的火炉旁，一只狐狸梗犬也在其中。不久，楼梯上传来了一只老狗沉重而蹒跚的脚步声，以及它项圈的金属摇晃声。」

「『老彼得来了！』访客说道。」

「『彼得死了！』牠的主人低声说道。」

「声音穿过紧闭的门，所有人都听到了；它们啪嗒啪嗒地进入房间；那只狐狸梗犬毛发竖起，咆哮着，追逐着一个看不见的东西穿过地毯；从壁炉前的地毯上传来一阵抖动，项圈的叮当声，以及一个身体倒下休息时的沉重声响。」

安德鲁·朗先生在《梦境与幽灵》（第 156 页）中讲述了这一故事，他提到这封信来自一位女王陛下炮艇上的中尉。我自己也曾多次清晰地看到过一只「死去」的宠物动物在其星光体中，就像我经常在牠尘世生活中的睡眠时间里看到牠的星光体一样。有一次，这只动物在生前还让自己在数百英里之外，远离其肉体沉睡之地，对我们的一位成员（牠非常熟悉的人）既发出了声音，又变得可触摸。

第二十五章：较少见的类型

漂浮的头颅

部分物质化现象，如漂浮的头部，似乎并不罕见。H·埃尔温·托马斯牧师讲述了一个相当骇人的案例。某个夏夜，他在南威尔士的兰金尼德附近散步，刚结束晚祷。他提到当时大约是八点四十分，天色尚亮，能见度良好。故事的高潮部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为贴切：

「我转过身，看到离我不到半码远的地方，几乎与我的脸齐平，是一张老人的面孔，灰白的皮肤紧紧绷在每一处五官上，除了布满深深皱纹的额头。嘴唇极薄，看起来毫无血色。无牙的嘴半张着。双颊凹陷，如同尸体一般，而那双眼睛，仿佛深陷在头颅中央，异常明亮且锐利。这可怕的身影裹着两条黄色棉布带，一条绕过下巴，覆盖脸颊，在头顶打结；另一条则环绕布满皱纹的额头，在脑后固定……」

「一时冲动之下，我竭尽全力逃离那可怕的幻视，跑了大约六十码。然后我停下脚步，转身想看看自己已经离它有多远，然而，令我难以言喻的恐惧的是，它依然在我面前，仿佛我未曾移动过一寸。除了一道不规则、极其黑暗的柱状物，我看不到那张脸与地面之间有任何东西，我的雨伞穿过它，就像一根棍子穿过水一样。」

托马斯先生再次跑开了一段距离，但很快又停下脚步，转身面对那幽灵。随后，它在他面前后退，迅速沿着道路移动，直到抵达教堂墓地的围墙，翻越过去，消失在他特别留意到的某个地点。他对于这恐怖幻视的描述，立刻被他的主人认出是十五年前去世的一位隐士的形象。此人曾住在托马斯先生初次遇见他的地方附近的一间小屋，并被埋葬在他消失的教堂墓地的那一地点。详细的叙述可在《真实鬼故事》（第 200 页）中找到。

除了那张不寻常且不起眼的脸和头饰，这似乎是个相当普通的鬼魂，一个本不该让那位可敬的牧师如此极度恐惧的存在。或许，此人需要某种说明或建议，他认为托马斯先生能够提供，至少从他跟随的方式来看，似乎暗示了这一点。又或者，他只是漫无目的地在旧日徘徊之地游荡，可能是一时冲动显现了身形，也许是渴望在那个曾经如此熟悉的物理界上，与人类为伴，对于那个世界的物质享受，他或许仍怀有深深的眷恋。

在同一本书的第 153 页，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关于漂浮头颅的故事，这个无疑更加恐怖且更难以解释。斯蒂德先生表示，他从布罗克利的一位女士那里得到了这个描述：

一个非人类的幽灵

「去年夏天的一个周六晚上大约八点钟，我独自一人在家，除了我的两个年幼儿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当时正在洗澡。我离开他们一分钟，关上浴室门，沿着短走廊走到楼梯口，心里想着我要下楼去写的文章。我抬起头，惊讶地看到在楼梯拐角处离我大约六英尺的地方，有一个奇怪的光，高出我五到六英寸，正对着我。我的第一反应是四处寻找可能的反射，但一无所获。房子里没有开灯，电表也关着；那个角落非常明亮，天花板很高。」

「我再次看向那道光，专注地凝视着它，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所需的时间还短，我便看到这光逐渐形成了一个头与脸的轮廓，泛着黄绿色的光芒，上方是一团乱蓬蓬的头发。那张脸异常宽阔，各方面都比我们的脸大得多，眼睛是绿色的，非常大，由于轮廓并不分明，似乎与脸颊的黄色融为一体；脸的下半部分没有任何毛发，下方也看不到任何东西。那张脸上的表情邪恶至极，当它直直地盯着我时，我的恐惧与惊愕同样强烈，但我却一点也不紧张；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古斯塔夫·多雷或许就是从这样的原型中汲取灵感进行创作的。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东西，对它说道：『以基督之名，消失吧。』那恶魔般的东西便从我的视线中渐渐淡去，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困扰过我。」

这位女士在将这段经历寄给斯特德先生时，特意提前排除了那些粗浅怀疑者可能提出的解释。她提到：『我并未受肝脏疾病困扰，一生中从未有过胆汁发作的情况。我还是一个禁酒协会的成员，通常被认为意志坚定。』显然，她面对幽灵时比托马斯先生更为镇定，尽管那幽灵本身及其潜在威胁远比他所遭遇的更为可怕。

关于这种显现的解释，我只能看到两种可能的线索。这显然不是人类，但它可能是一个思想形体，或许是那位女士所联想到的艺术家的创作。然而，若是如此，它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如何以及为何获得了向那位女士展示自身的能力，或者她为何获得了看见它的能力，所有这些点仍笼罩在神秘之中，以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无法给出答案。尽管如此，思想形体仍是最有可能的假设。另一种假设则是认为，这是一种非人类进化的存有，其成员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会与人类接触，事实上，它们本就不该如此。在亚特兰蒂斯，这是众所周知的，并由此引发了最可怕的滥用；甚至在古典时代，关于它的传统仍有所保留，那些鲁莽闯入其领域的人被称为「见过伟大的潘神」。但将我们与它隔开的屏障是明智地设立的，任何试图突破这些屏障的人，只会迎来灾难。这一描述强烈暗示了进化的概念；然而，很难解释为何这样一个幽灵会突然随意闯入一处宁静的郊区住宅。最有可能的是，它只是一个思想形体，但必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形体。遗憾的是，她没有等待它进一步发展，就如此强烈地驱赶它离开；许多心灵研究学会的成员会不惜代价，只为亲眼目睹那个头颅！

令人不悦的持续存在

若一个人恰好具备些许通灵体质，他有时会被某个因某种原因渴望与物理世界沟通的亡魂所困扰，倘若这种意图未被理解，这种纠缠可能会因持续不懈地试图引起注意而变得极为烦扰。通常，亡魂所能做到的不过是敲击声、更重的叩击声，或是低语与沙沙作响；然而，也有不少案例中，他们成功显化出一只足够有力的手，能够给予坚定有力的握手，甚至施展出相当的力量。那些参加通灵会的人尤其容易遭遇此类困扰。所谓的「灵界向导」，即负责主持通灵会的亡魂，通常且相当正确地会排除那些试图重返尘世生活目的全然自私或不正当的人。尽管他们可能会保护自己的媒介免受此类人的侵扰，但要对所有参加通灵会的访客实施类似的监管却是不可能的。因此，有时一些不受欢迎的人试图利用灵媒，但被拒绝后，会依附于某个通灵参与者，希望通过持续的纠缠来通过他获得那些被「向导」合理拒绝的机会。一个可能属于这一类的引人注目的故事可以在《梦境与幽灵》（第 296 页）中找到，朗先生向我们保证，「整个奇怪的经历都是用叙述者的原话描述的。」

狗与手

「经过三四次通灵会后，博尔特变得非常紧张，不愿独自入睡，于是有一次我陪他去了他那间单室小屋。我们同床而眠。后来我被房间里的声响和动静惊醒。发现门敞开着；满月的光辉洒进来，亮如白昼，屋里满是巨大的黑狗，好吧，无论如何，有四、五只！它们嬉戏打闹，似乎在玩耍。一只跳上了床，另一只用它的口鼻蹭我的脸！（床很低，我睡在外侧。）要知道，我对任何种类的狗都只有喜爱，而正如（不是吗？）爱能驱散恐惧，我直接起身，把它们全赶了出去，关上门，自己又躺下了。当然，我的理念是它们是血肉之躯，我指的是身体上的恐惧。」

「我睡着了，但又被一种可怕的感觉惊醒，感觉毯子被拖拽着，慢慢从床上滑落。我把它拉上来，但那种缓慢的下滑又开始了。」

「我有些惊讶，再次把它拉上来并紧紧抓住，想必是又睡着了。醒来时感觉它又被拉扯；它滑落，滑落，然后突然猛地一拽，被扔到了地上。必须说明的是，在这期间我多次瞥了一眼博尔特，他似乎睡得很沉。但现在，我惊慌失措，试图叫醒他而徒劳无功；他睡得像个死人；他的脸，总是苍白如纸，现在在月光下像大理石一样。犹豫片刻后，我把毯子放回床上并紧紧抓住。拉扯立刻开始，力度越来越大，此时我已彻底惊慌，用尽全力抵抗，死死抓住不放。」

「为了更好地抓住它，我把毯子绕过头顶（或许只是为了隐藏），突然，我感到身体外部有一股压力，像是手指在移动，它们逐渐靠近我的头部。恐惧至极，我猛地掀开毯子，抓住了一只手，在无声的惊恐中凝视了它片刻，然后将其甩开。难怪如此；这只手没有连接任何手臂或身体，它毛发浓密，颜色深暗，手指短而钝，指甲长如爪，而且缺少大拇指！我吓得无法起身，只能继续躺在床上，想必在再次徒劳地试图唤醒博尔特后，我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向他讲述了这件事。他说，有几个和他一起过夜的人也见过这只手。『不过』，他补充道，『幸好你还没遇到那些大黑狗。』真是戏剧性的一幕！」

虽然这可能仅仅是一起执着的闹鬼事件，但与之相关的一些情况却更倾向于某种奇异的土著巫术在起作用，这表明博尔特可能曾伤害或冒犯了某些原住民，从而招致了这种奇特的迫害。所描述的那只手几乎不像是欧洲人的，而其残缺则暗示了背后一个不太愉快的故事。黑狗的出现是一个不寻常的特征，因为除了假设为一种巫术「派遣」外，它们的出现很难解释，然而它们的友好态度似乎与这一理念相当矛盾。

难以归类的是摩根船长的经历，这一经历由亨利·斯派塞先生在《我们中间的奇异事物》第二版（1864 年）第 100-102 页中描述。

幽灵鸟

「摩根船长某晚与一位朋友抵达伦敦，并在一座属于上个世纪的大型老式房屋中落脚，这是偶然指引他们前往的地方。摩根船长被引入一间宽敞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巨大的四柱床。」

「他上床入睡，但很快就被身旁巨大的翅膀拍打声惊醒，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冰冷而怪异的感觉遍布全身。他猛然坐起，这时一个非凡的景象显现出来，一只巨大的黑色鸟儿，翅膀展开，红色的眼睛仿佛闪烁着火焰。」

「牠就在他面前，疯狂地啄向他的脸和眼睛，如此频繁，以至于他感到惊讶，自己竟然能够用双臂和枕头抵挡住这生物坚决的攻击。在搏斗中，他突然想到，可能是某个家庭里养的一只大型宠物鸟逃了出来，不小心被关在了房间里。」

「那生物一次又一次以难以形容的恶毒凶猛向他扑来；尽管他总能设法阻挡攻击，但他注意到自己从未成功触碰到袭击者。这场奇异的战斗持续了几分钟后，这位勇敢的军官变得烦躁起来，从床上一跃而起，冲向他的敌人。那只鸟在他面前后退。上尉紧追不舍，驱赶着他那黑色的对手，后者扑腾着、挣扎着，朝房间角落的沙发飞去。月光洒满房间，摩根清楚地看到那生物仿佛因恐惧而蜷缩在沙发绣花坐垫上。」

「此刻，他确信猎物已无处可逃，便稍作停顿，随即猛然扑向那始终未曾移开视线的黑色物体。然而，令他惊愕至极的是，那物体竟在他指尖下逐渐消散，仿佛化作虚无。他徒劳地抓握着空气，不甘心地提着灯，仔细搜查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不愿相信自己竟会陷入如此荒谬的错觉之中，那只鸟已无影无踪。经过长时间的搜寻，这位困惑的军官只得再次躺下休息，之后便再未受到任何打扰。」

「早晨穿衣时，他决定不提及所见的景象，而是找个借口让朋友与他换房间。那位毫无戒心的朋友欣然同意，第二天却带着极大的厌恶报告说，他不得不与一个他从未遇到过的最奇特、最令人困惑的物体争夺房间的占有权，那物体看起来像一只巨大的黑鸟，不断躲避他的抓握，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它如何离开的线索。」

据我们所知，目前地球上并不存在如这里所描述的巨型黑鸟，尽管其体型可能被略微夸大。然而，即便我们将其视为某人宠物鹰或秃鹫的普通幽灵，也无法解释其无缘无故的凶猛攻击。它可能是由某位生者或死者构建的思想形体，出于个人原因希望阻止他人占据那个房间，并采用了这种奇特但足够有效的方法来达成目的。它也可能是一个自然精灵在玩弄某种难以理解的把戏，但所描述的恶意凶猛在那种情况下极不可能。要对此类经历作出确切的判断，必须亲自体验。这是难以归入任何已知类别的特例之一；因为对于那些在星光生活中不走寻常路的人来说，无疑可能遭遇非凡的经历，正如在物理界放弃常规旅行路线的人可能会遇到冒险一样。

一场惊心动魄的幽会

例如，克罗夫人在《自然界的阴暗面》（第 369 页）中提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暗示了某些骇人听闻的可能性。故事关于一位大学教授，据说他曾诱奸了一名年轻女子，随后又与另一人结婚。那名受害女子显然成了他的麻烦；某天，在被人目击与他同行之后，她被发现惨遭杀害。教授理所当然地被怀疑是凶手，但似乎查不出任何证据能定他的罪。然而，据传从那时起，他每晚到了特定时刻都会退避到某间房里，就人间的友伴关系而言，他在那里独处了大半夜；尽管如此，许多人仍以敬畏战栗的语气声称，他们曾清楚地听到那名已故女子的声音在与他交谈。

科林斯的新娘

这些可能性在克劳夫人于第 372 页讲述的另一个故事，希腊新娘的叙述中更为突出。故事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士在她去世六个月后，出现在一位住在她父亲家中的男子面前。她似乎对世俗礼节毫不在意，直接进入他的房间，与他交换了一些小礼物，并一起享用了一些点心，而他当然没有怀疑她并非普通的活人。一位护士碰巧看到了她，急忙跑去告诉她的父母，说他们的女儿复活了。自然，她的话并未得到信任，尽管最后母亲为了安抚她，还是去查看这个所谓的奇迹。然而，此时天色已黑，显然那位访客已经入睡；但第二天早上，当被询问时，他承认有一位年轻女士曾来访，并应要求展示了她留下的一枚戒指，作为交换他戒指的信物。这枚戒指立刻被她的父母认出，正是与他们女儿一同下葬的那枚，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她的遗体必定遭到了盗墓者的亵渎。

由于她承诺第二天晚上会回来，他们决定等待，看看是否会发生什么。她再次出现，父亲和母亲被一个奉命看守的仆人私下召唤，他们立刻认出了他们已故的女儿。然而，她似乎并不像他们这般喜悦，反而责备他们打扰了她，说她被允许在她出生的房子里与那个陌生人共度三天，但现在她必须去指定的地方；然后她就倒下了，所有人都见得到尸体。当打开墓穴时，里面没有发现尸体，但那个年轻人给女孩的戒指却躺在灵柩上。现在，这具尸体似乎被当作吸血鬼处理，并在城外以许多仪式和祭祀埋葬。

如果这两则故事如其所呈现的那样真实（在两种情况下似乎都没有确凿的验证可能），它们代表了两种极为罕见且极不受欢迎的「半星光、半物理活动」的变体。前一个故事中的暗示明显是，教授被迫达成协议，每天要花一定时间陪伴被谋杀的少女。很可能她向他提出，这是对其罪行的必要赎罪，并威胁如果他拒绝遵守，将会有可怕的纠缠（或可能对妻子进行迫害）。显然，既然她的声音能被听见，她必定能够物质化；而整个过程对双方的进化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但自然，生活清白正派之人绝不会陷入此类恐怖之中；这些是特别卑鄙可憎的犯罪行为所招致的惩罚之一。

第二个故事据我所知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它似乎与东欧的吸血鬼传说和传统有着遥远的亲缘关系。既然那些传说有其事实基础，这个故事也可能如此；而且它确实以当时可能的所有官方认证形式传到了我们这里。活着是好的，如果一个人懂得如何明智地利用生命；死去则更好；但处于这两种状态之间的非自然状态，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命运。只有在极其不寻常的情况下，这种极不受欢迎的发展才有一丝可能；即便如此，也只有那些思想和欲望完全专注于物理生活最粗鄙一面的人才会接受。普通正派的活人根本无需将任何思想投向如此怪异且恐怖的领域。吸血鬼在星光生命中的对应物，就如同物理界上的卢克雷齐娅·博尔贾或雷茨元帅；世界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的人，但幸运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有遭遇他们的机会。

我在前一章提到过，人们在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往往并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亡。通常，他们会尝试做一些事情，但失败后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状况；然而，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在多年后仍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克鲁夫人在《自然的阴暗面》第 367 页中引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对死亡的无意识

「一位在爱尔兰拥有财富和地位的绅士，某天沿路行走时，遇见了一位看似农民却衣着考究的老人，仿佛身着盛装。老人年事已高，引起了绅士的注意，尤其是他那敏捷的动作和轻松上山的姿态，更令绅士不禁称奇。于是，绅士上前搭话，询问其姓名与住处；老人回答说他名叫柯克帕特里克，并指向了一间小屋，称其为家。绅士对此表示惊讶，因为他自认为对庄园上的每个人都了如指掌。」

『真奇怪你以前从未见过我？』老人回应道，『因为我每天都在这儿散步。』

『您多大年纪了？』绅士问道。

『我一百零五岁了，』老人答道，『一生都住在这里。』」

「又交谈了几句后，他们便分开了。那位绅士走向附近田地里的一些工人，询问他们是否认识一个名叫柯克帕特里克的老者。他们并不认识；但当向一些年长的佃户提出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回答说：」

『哦，是的，我们认识他，还参加过他的葬礼；他曾住在山上的小屋里，但已经去世二十年了。』

「『他去世时多大年纪？』那位绅士惊讶地问道。」

「『他八十五岁，』他们答道；这样一来，那位老者给出的年龄，正是他若活到这次偶遇之时应有的岁数。这一奇特事件由那位绅士本人提供，他所能说的就是，这件事确实发生了，而他完全无法解释。他一生中从未听说过这个人，因为在他继承这片地产之前，这位老人已经去世多年了。」

一个人死去二十年却浑然不知，这种情况极为罕见。然而，这里有一位老人，显然对自己在 105 岁高龄仍能每日行走、轻松敏捷地爬山感到颇为自豪。或许他多年来一直独居；他的老友和同龄人想必都已离世，因此他很可能很少有机会与人见面交谈；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可能已经失聪，以至于不习惯对话。但为何他会突然，且仅此一次，对讲述此事的先生显形并发出声音呢？他是否真的在物理上可见可闻，还是叙述者在那段时间里略微开启了灵视？总体而言，后者是最有可能的假设，但为何偏偏在那一刻发生，我们面前并无证据可循。我们知道，这种部分灵敏的时刻确实偶尔会降临到人们身上，但为何或如何发生，我们并不总能看清；支配它们的原因有时清晰明了，但有时却难以捉摸，或许是因为它们来自更高层面的力量，而我们对这些力量的理解至今仍非常有限。

在幽灵现象中，有一种奇特的类型是灵魂以光的形式显现或象征自己。《自然的阴暗面》第 119 页中提供了一个例子。

尸烛

「一位新上任的牧师，某晚正倚靠在紧邻牧师住宅的教堂墓地围墙上，忽然注意到一束光在某个特定地点徘徊。他以为有人提着灯笼，便打开小门，上前查看究竟是谁；然而未等他走近，那光便向前移动，他紧随其后，却未见人影。那光离地不高，却迅速穿过道路，进入一片树林，爬上一座小山，最终在一座农舍的门前消失。牧师对这光的本质百思不得其解，正犹豫是否该进屋询问还是返回时，那光再次出现，似乎从

屋内出来，还伴随着另一道光，从他身边经过，沿着原路返回，最终在他最初发现异象的地方双双消失。他在那座坟墓上做了标记以便日后辨认，次日便向教堂司事打听那是谁的墓。那人说，这属于住在山上（指着灯光停驻的那座房子）的 McD. 家族，但已经很久没有人被埋葬在那里了。牧师在当天得知，那家的其中一个孩子在前一晚因猩红热去世，感到极为惊讶。」

很难不将此事视为某种象征，即某位已故的年长亲属之灵魂前去迎接新近逝去的孩子之灵魂。然而，这只能是一种象征，而且它必定是以这种方式在逝者的心中形成的。灵魂并不会与身体一同长眠于坟墓之中，但可以想象，一位无知而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人，或许会认为灵魂确实如此，因而在心中想象自己从坟墓出发，前去迎接孩子的灵魂，再将其带回家中；而这样的想象，已足以产生牧师所目睹的景象。

被幽灵犬所救

我们已经举出了数起动物幽灵与人类显影一同出现的案例，但动物单独以这种方式显现却相当罕见，尤其是其中一只动物还执行了一连串漫长行动的情况。关于后者，埃利奥特·奥唐奈先生（Mr. Elliott O'Donnell）在《鬼魂：有益与有害》（第 25-26 页）中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例子，内容如下：

「我的一位阿姨无疑被一只狗的幽灵从可怕的命运中救了出来。某天下午，她正独自走在米德兰兹（Midlands）一条偏僻的道路上，突然一只黑色大狗从篱笆里钻了出来并加入她的行列。她以为这大概是某个农夫的狗，暂时与主人走散了，因此并没有太过在意，只是继续沉默地往前走，心思早已飘向远方，悬在海边的几位朋友身上。不久，她来到了一处路面下凹的地段，道路两侧的土堤上耸立着巨大的榆树与榉树。在斜坡的底部，道路一侧是一片浓密的灌木丛，另一侧则是一扇通往大农田的闸门。」

「正当我阿姨走到这扇闸门旁时，两个流浪汉模样的男子突然从旁边的沟渠里跳了出来，带着威胁的手势向她逼近；就在此时，那只黑狗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们。我阿姨说，他们一看到那只狗，便立刻吓得停住了脚步；他们的眼睛凸出、嘴巴张大——事实上，她从未在人类脸上见过如此恐惧的神情。他们一句话也没说，便猛然转身冲向闸门，逃窜过农田。经历了这起事件后，我阿姨感到颇为惊魂未定，于是放弃了继续前行的念头，循原路折返；而那只狗则一路陪伴着她回到家中。」

「当他们快要接近房子时，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我外祖父母养的一只边境牧羊犬正在庭院里，它非但没有对这只陌生的狗吠叫，反而趴在地上发抖并呜咽着，彷佛处于极度恐惧之中。对这罕见的状况感到惊奇之余，我阿姨将那只流浪狗带进了其中一间房间，把它留在那里，自己则去拿些食物和水。然而，当她返回时，令她吃惊的是，狗已经不见了。她发现房门依然如她离开时那样紧闭着；虽然窗户顶部是打开的，但它们离地面的高度极高，狗根本不可能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从那里出去。我阿姨自然全面询问了在她关门后是否有人打开过房门，并得到了确切的保证：在她离开期间，没有任何人进入过房间或打开过门。」

「那么，这只动物究竟是怎么出去的？直到发现狗凭空消失后，『这是一只灵犬』念头才浮现在我阿姨脑海中。接着，当她回想起来流浪汉脸上描绘的恐怖神情，以及牧羊犬那毫无疑问的警报与恐惧时，她猛然意识到：这只流浪狗根本不是肉体凡胎，而是

一个幽灵。显而易见，若非有它陪伴在身旁，那两个流浪汉定会对她造成伤害；而她也始终认为，这只狗是幕后的神圣力量特意派遣来保护她的。」

在我的著作《不可见的帮手》中，我曾记录过数起朋友以星光体工作时，为了提供当下所需的协助而将自己（有时甚至是彼此）物质化的案例；但我至今尚未亲身经历过动物为了保护遭受危险的女士而进行物质化的情况。人们会认为，这只狗恰好在极需协助的时刻出现绝非单纯的巧合，必定是某种更高的智慧为了在危险中保护这位女士而特意将其物质化的。或者，它可能只是一个被如此物质化的思想形体；但若是后者的话，就很难理解为何在保护女士的工作结束后，它还会一路陪伴她回家。对于验证目的而言，这是极具价值的案例之一——因为一只活生生的动物（在此案例中是那只边境牧羊犬）展现出了认出显影型态存在的明确迹象。

法国境内显现的幽灵军队

与前面所述的案例类型不同，在法国境内显现的幽灵军队属于一种罕见但有案可稽的集体显影现象。关于这些现象，最详尽的记载或许是希尔沃德·卡林顿先生（Mr. Hereward Carrington）在《真实鬼故事》中所给出的叙述；因此我将其全文附于后。卡林顿先生写道：

「历史上充斥着在危难时刻似乎有灵界力量介入协助的案例，而在军事历史纪录中，这类记载并不匮乏。十字军曾多次认为自己看到了天军为他们而战——在濒临全军覆没之际，幽灵骑士向敌人发起冲锋。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战争中，数起此类案例曾被引述，拿破仑战争也提供了例子。然而，这类现象中最令人震撼的证据——因为它是最新的，且显然得到了大量第一手与真诚证言的支持——是由英国军队从蒙斯（Mons）撤退期间（阿金库尔战场，Agincourt）于法国境内所看见的幽灵军队所提供的。」

「英军被优势兵力包围且几近被歼灭，陷入了绝望的苦战。当时八万名英军面对着三十万名德军，并遭受猛烈的炮火轰炸，形势极其危急。正如我们所知，他们最终得以幸存，全靠一小股殿后部队的英雄主义——这股部队随后几乎全军覆没。在最关键的时刻，似乎出现了天使般的协助，战局的走向似乎被超自然的力量所遏制。在一位亲眼目击这些惊人事件的士兵所写的信件中（由圣约翰·米尔德梅夫人于 1915 年 8 月的《北美评论》中引用），给出了以下生动的叙述。我们的士兵写道：」

「士兵们对飞来的炮弹开着玩笑，给它们起了许多滑稽的绰号并下注，在恐怖的炮击呼啸声中哼唱着音乐厅的歌曲……攻势似乎达到了高潮，敌人如『七倍炽热的地狱』般的猛攻倾泻而下，将手足兄弟生生拆散。就在那个当口，他们从战壕里看到一股庞大的军队正向他们的防线推进。负责殿后任务的一千人中仅剩五百人，就他们目力所及，德军步兵一纵队接一纵队地向他们逼近——一片由一万人组成的灰色人海。当时完全没有希望了。有些人彼此握手告别，有人则即兴改编了战歌《蒂珀雷里（Tipperary）》的新版本，唱道『而我们去不了那里了！』所有人都在继续稳定地下令开火……敌人的数组一排排倒下，而仅有的几挺机关枪则尽其所能地射击。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徒劳的。灰色的尸体成连成营地倒下，但其他人依然源源不绝地从远处涌来并推进。」

「『世世无尽，阿门。』一位英国士兵在喵准开火时带着几分不敬地说道。接着他想起了伦敦的一家素食餐厅，他曾在那里吃过一两次用小豆和坚果做成的怪异肉饼。在那家餐厅所有的盘子上，都用蓝色印着圣乔治的图案，并附有格言：Adsit Anglis Sanctus Georgius（愿圣乔治成为英格兰人的实时救助！）。这位士兵碰巧懂得『拉丁文和其他无用的知识』，因此当他向 300 码外逼近的灰色人海开火时，他念出了这句虔诚的素食格言。他持续开火直到最后，直到他右边的比尔不得不愉快地拍打他的头让他停止，并指出国王的弹药是要花钱的，不能轻易浪费……因为，当这位拉丁文学者念出这句祈求时，他感到一股介于颤抖与电击之间的感觉穿过了他的身体。战场上的轰鸣声在他耳边渐次微弱成温柔的喃喃细语，取而代之的是，他说他听到了一个比雷霆还要响亮的大声音喊道：『列阵！列阵！』他的心如炽热的煤炭般燃烧起来；随后又如冰般冰冷，因为在他看来，无数的声音响应了这一召唤。他听到（或似乎听到）数千人在呐喊：」

『圣乔治！圣乔治！』

『哈！大人，哈！甜美圣洁的圣者，赐予我们顺利的解脱与救赎吧！』

『为了欢乐的英格兰，圣乔治！』

『呼救啊！呼救啊！圣乔治蒙席，拯救我们吧，哈！圣乔治！』

『拉满长弓，用力张弓；天国的骑士，帮助我们吧！』

「当士兵听到这些声音时，他看见战壕前方出现了一整排泛着光芒的身影。他们宛如正欲张弓的射手，随着一声呼喊，密集的箭雨破空而去，飞向德军阵营。战壕里的其余士兵则持续开火，虽然毫无希望，却依然如同在比斯利（Bisley）靶场练习般精准瞄准。」

「突然间，其中一名士兵用纯正的英语大声喊道：『上帝保佑我们！』他向身旁的同伴吼道：『我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迹！看看那些穿灰色军服的家伙！看看他们！他们不是几十个或几百个倒下，而是几千个！看啊，看啊！我跟你说话的这会儿，一个联队就这样消失了！』」

「『闭嘴！』另一名正在瞄准的士兵吼道：『你在胡说些什么？』但他一边说着，也因震惊而吞了吞口水，因为那些灰色军服的士兵确实成千上万地倒下。英国士兵能听到对方开枪时发出的喉音尖叫，敌军一排接一排地倒在地上。与此同时，那位懂拉丁文的士兵持续听到呼喊声：『呼救啊，呼救啊！大人！亲爱的圣者！快来援助我们；圣乔治帮助我们！』」

「呼啸的箭雨遮蔽了天空，敌军大队在箭雨前融化溃散。『更多机关枪声』，比尔对汤姆大喊。『听不到枪声』，汤姆喊着响应，『但无论如何感谢上帝，他们终于挨揍了！』」

「事实上，英军突角阵地前留下了上万具德军士兵的尸体，也因此避免了如色当会战般全军覆没的惨剧。在德国，参谋本部认为英军必定使用了松节油毒气弹，因为死者身上看不到任何伤口。但那位知道用坚果和豆类做的假排骨是什么滋味的士兵，心里很清楚是圣乔治带着阿金库尔（Agincourt）的弓箭手前来解救英军。」

「这些记载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菲利斯·坎贝尔小姐（Miss Phyllis Campbell）在《奥秘学评论》（1915 年 10 月）中写道：」

「如今危机平息，回想起将盟军带往魏特里-勒弗朗索瓦（Vitry-le-Francois）那可怕的一周，我依然心有余悸。那一整周我们都没脱过衣服，因为每当我们筋疲力竭地回到家，连衣服都顾不上脱、饭也顾不上吃就倒在床上时，指挥官汽车的发动机声就会打破废弃街道的宁静，喇叭声会迫切地召唤我们返回岗位——因为除了担任辅助救护员之外，我们还兼任该站点的翻译，而当时该站点的人手已锐减至半打。」

「凌晨四点半返回时，我们站在月台边缘，看着列车穿过森林蓝绿色的薄雾驶入空地，载着第一批来自魏特里-勒弗朗索瓦的伤员停了下来。车厢里挤满了死者、濒死者和重伤员。在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中，我们一时忘却了疲劳——抬走死者与濒死者，并照料有需要的人。我正按照军医长官的指示为一名手臂炸裂的士兵包扎，而军医长官则在缝合他头上可怕的伤口，这时站点英勇的主席 A 夫人过来接替了我。『第五节车厢里有一个英国人』，她说，『他想要某样东西——我想是一张圣像！』」

「在充满鲜血与悲惨的气氛中，一个英国士兵想要圣像的想法让我忍不住想笑——但我还是急忙赶了过去。『那个英国人』是一名兰开夏燧发枪步兵。他靠坐在角落里，左臂用农妇的手帕包扎着，头部刚缠上新绷带。他本该因失血过多而休克倒下，因为他破烂的军服已被鲜血浸透干涸，在战斗的尘土下面色惨白如纸。他用明亮而勇敢的眼睛看着我，索要一张圣乔治的圣像或圣牌（他不在乎是哪一种）。我问他是否是天主教徒。不，他是卫理公会教徒……他想要一张圣乔治的圣像或圣牌，是因为在盟军扭转局势时，他看见圣乔治骑着白马在魏特里-勒弗朗索瓦率领英军前进。」

「他旁边的地板上坐着一名腿部受伤的皇家野战炮兵（F. R. A.）；他看到我惊讶的神情，便连忙插话道：『是真的，护士』，他说：『我们都看到了。起初德军从山顶冲下来时，眼前升起了一种黄色的雾气——他们像一堵实体墙一样涌过来，直接从地里冒出来，无边无际！我直接放弃了。我想，跟整个德国民族作战根本没用，我们全完蛋了。紧接着出现了一团奇特的光云，当光云散去时，一个金发、身穿金色铠甲的高大男人骑着白马出现了，他高举着剑，张着嘴彷佛在说：『来吧，小伙子们！我要收拾这些魔鬼！』一种『这是我的场合』的表情。然后，不等你反应过来，德军就掉头逃跑了，而我们在后面追击——奋力拚杀……』」

「『这是在哪里？』我问。但他们两个都说不出来。他们从蒙斯一路边战边撤，直到圣乔治在光雾中显现并击退敌人。他们都知道那是圣乔治。难道他们没在看过的每一枚一英镑硬币（quid）上见过手持利剑的他吗？法国人也看到了——去问问他们就知道了；不过法国人说那是大天使米迦勒……」

卡林顿先生在关于幽灵军队的记载结尾作出了如下备注：

「许多类似性质的追加证言亦可被提供，且已被心灵现象研究的学者们所收集。如果灵界真曾在世俗事务中进行过干预，那么它在此次事件中无疑是这么做了。而且它几乎不可能选择一个比这更为适宜的时机。难道是死者与伤者、以及那些依然活着并为国家浴血奋战之人的崇高意念，将『圣乔治』召唤到了人间，以协助将他的国家再次从外敌手中解救出来？一个单纯的『幻觉』难道真能传播得如此广泛且如此普遍？抑或是这些被看见的景象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灵性能量——在刺激、鼓舞并振奋着这些受创的士兵？我们无法下定论。我们只知道士兵们自己是怎么说的；我们也同样知道对敌人产生的确凿影响。因为在这两次事件中，德军都被击退并遭受了可怕的惨重伤亡。或许圣乔治的显像，使我们的士兵与某种高阶智慧的意识产生了更紧密的接触

与感应——抑或是隔开两个世界的幕帘被撕裂了——正如在此类性质的显影与异象中屡见不鲜的那样。」

第二十六章：星光印象

留声机的比喻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一些由所谓的星光印象引起的现象类别的例子。让我们首先引用斯蒂德先生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些恰当评论：

「这是一类众多鬼魂中的一种，留声机可以通过模拟的方式给我们一些提示。你对着留声机说话，之后只要留声机被启动，它就会重现你的声音。你可能已经去世，但留声机仍然会重现你的声音，而它的每一个音调都将被后人听到。鬼魂可能也是如此。一种强烈的情感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印在周围的物体上，以至于在某些时候，或在某些有利的条件下，它们会重现据说出没的鬼魂的实际形象和动作。」（《真实的鬼故事》，第 310 页。）

这正是实际发生的情况。接触感应向我们证明，即使是最微小的物理物体，也永远承载着其周围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印记。通常情况下，这些印记对我们的感官来说是休眠的，需要接触感应者的特殊能力才能与之接触；但当印记极其强烈时，所需的敏感性就会降低，甚至可能如此明显，以至于普通且未开发的人也能察觉到。

在那些曾发生巨大思想动荡的地方，无论是因为压倒性的恐惧、痛苦、悲伤、仇恨，还是任何形式的强烈情感，剧烈的星光振动都会留下极为鲜明的印记，以至于即使拥有神通力极为微弱的人也无法不深受其影响。只需稍纵即逝的敏感度提升，几乎任何人都能完整地重现整个场景，仿佛亲眼目睹事件的所有细节；在有利条件下，这一记录甚至可能实体化，让每个人都能通过他们的物理感官感知到它。

有时，这种感觉会生动地表现出来，而无需详细重现当时的场景。在 1873 年 4 月 5 日出版的《笔记与查询》中，有一个由 T.威斯特伍德署名提供的极佳范例。

恐惧之声

「在恩菲尔德猎场边缘的一个偏僻地区，矗立着一座饱经风霜的老房子。我认识它时，里面住着两位年长的姐妹，她们是未婚的，我与她们有些交情，她们曾邀请我与她们共进晚餐，并结识一些当地的客人。」

「因需更衣，一名仆人引我至楼上房间后便离开了。他刚走，我便察觉到室内有一种奇特的声音，一种颤栗般的声响，仿佛压抑着恐惧。它似乎离我很近。起初我并未在意，以为那是烟囱里的风声，或是半掩门缝中的穿堂风；然而，我在房中走动时，发觉那声音竟随我移动。无论我转向何方，它都紧随其后。我走到房间最远的角落，它依然在那里。我开始感到不安，却又完全无法解释这奇异现象，于是匆匆整理完衣着，下楼前往客厅，希望借此摆脱那令人不适的声音，但事与愿违。它在楼梯平台上；它随我一同下楼，始终是那颤栗般的恐怖之声，微弱却清晰可闻，始终近在咫尺。甚至在餐桌上，当谈话陷入沉寂时，我仍数次清晰地听到它，且如此之近，仿佛若有生灵与之相连，我们便同坐一椅。」似乎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件事，但它最终让我感到困扰和不安，想到那天晚上不必在房子里过夜，我松了一口气。」

「由于几位客人需要远行，聚会早早结束，能够呼吸到夜晚清新健康的空气，终于摆脱了那令人战栗的压迫感，我感到十分欣慰。」

「当我再次见到我的屋主时，已经是在另一处屋檐下了。我告诉他们我所经历的事情，他们笑了笑，说这完全是真的；但他们补充道，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以至于它不再让他们感到不安。他们说，有时它会安静几周；而在其他时候，它会像跟随我一样，固执地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从一层楼到另一层楼。他们无法对这一现象给出任何解释。那不过是一种声音，仅此而已，而且完全无害。」

「或许如此；但那声音所代表的，究竟是何种并未随着生命结束、反而隐没在无形之境中持续存在的诡异恐惧？」

鬼魅的脚步声

多年前，我自己也曾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虽微不足道，却恰好印证了我们正在探讨的法则。那时，我住在伦敦郊区，离住处不远的一片开阔地上，一条新路正在修建中。当时尚未有房屋矗立，但道路已规划完毕，两侧的路缘石从头到尾均已铺设，然而路面尚未完工，仅以低矮的开放式柱栏围栏与两侧宽阔平坦的草甸相隔。自然，所有经过此处的人都选择行走在路缘石上，因为其余路面仍显粗糙，雨天时某些地方更是泥泞不堪。这条路长约一英里，由于它通往一个火车站，成为白天许多人抄近道的选择。夜晚，这条路完全无照明，但我偶尔也会在夜间使用它，因为笔直的路缘石线并不难循迹而行。 然而，这条路近来却声名狼藉；据说它有些闹鬼，尽管我从未听过与之相关的具体故事。但我好几次看到有人在拐角处徘徊片刻，才鼓起勇气踏入那片黑暗，希望有人能同行，好结伴而行。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大约九点钟，我拐进了这条路，快步前行。田野上笼罩着一层薄雾，但道路上下及两侧的草地都清晰可见。走到半途，前后皆无人影，突然我听到有人拼命奔跑，仿佛在逃命。他沿着路缘石跑着，因为脚步声清脆响亮，与在松软土地上奔跑的声音截然不同。我无法用言语形容那脚步声中所蕴含的疯狂匆忙与极度恐惧。我立刻想到：「这人被吓坏了；不知他看到了什么，或是想象到了什么。」但人在哪儿呢？那疯狂急促的脚步声朝我猛冲过来；我站在路缘石上一动不动，脚步声冲到我脚下，又从我身后沿路远去；然而，我站在那里惊愕不已，却未见任何身影经过！绝无任何错误的可能；除了那些响亮而急促的脚步声，四周是绝对寂静的；毫无疑问，它们从我身边疾驰而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那里没有任何人类生灵能制造出这些声音。道路就在那里，在皎洁的月光下向两端延伸；我身旁敞开的篱笆连一只狗都藏不住，更不用说一个人了；然而，视野中却没有任何活着的生灵！我等待了一会儿，心中大为惊异；随后，我继续前行，小心翼翼，时刻保持警惕。然而，再没有发生任何事，从那天起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能解释这一物质现象的声音。

那时证道学学会尚未成立，我无法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想，即便在当时，我的一些猜测已相当接近真相；但它们仅仅是猜测，最终我不得不将此事视为无法解释而抛诸脑后。如今，在证道学教义的启示下，整个事件变得相当简单。毫无疑问，曾有人在那地点受到惊吓（极度惊恐）并疯狂地逃离，急切地奔向友好的煤气灯光和人群，以躲避他所见或自以为所见之物；那可怜人的恐惧如此之深，以至于在周围物体上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恐惧的星光振动强烈到足以形成斯泰德先生所写的那种留声

机式记录，那种能在物理界上重现的记录，它完整录下了那些在石头上飞奔、回荡的脚步声，使其得以在我面前重演。

我们尚未充分掌握支配此类现象的规律，因此无法解释为何仅声音得以重现，而逃逸的形态却未能显现，正如其他类似案例中所发生的那样。我们不难理解，或许力量不足以将整个事件物质化于物理界，使其同时作用于视觉与听觉；我们可以设想，某些我们尚未理解的环境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使声音更易被重现，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更易显现眼前；但至于是什么决定了显现的形式，我们目前只能推测。仅由声音构成的灵异现象似乎比涉及实际幽灵显现的现象更为普遍；这暗示着，声音的振动频率较慢，更容易被记录，而极快的振动则可能对眼睛产生影响。但无疑，未来的研究将揭示这些领域中的诸多有趣之处。

星光印象的延续

李博士在《超自然一瞥》第二卷第 100 页中记载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他讲述了里彭附近北斯坦利教区的牧师约瑟夫·杰斐逊向他描述的一段颇为骇人的经历，此事发生在离约克约十一英里的地方。某晚，当他经过某地时，一连串极其恐怖的尖叫声使他惊恐不已，但现场却无人作为这些声音的来源。经过询问，他得知那里曾发生过一起在特别恐怖情形下的谋杀案，而这些尖叫声正是受害者当时发出的声音的重现。此案留下的印象有时不仅诉诸于耳，也诉诸于目，因为他听说有人曾看到受害者蜷缩的尸体幽灵般出现在多年前真实发现尸体的地点。

清教徒的野蛮行径

据称，约克郡贝弗利附近的沃顿修道院至今仍留存着一桩骇人听闻罪行的星光印记。在大叛乱时期，一队议会军士兵以所谓「清教徒」特有的残忍与暴虐，在这片地区肆虐横行。这群恶徒闯入当时作为私宅使用的修道院，趁其主人不在，从女主人怀中夺走婴儿，将其头颅撞墙致死，随后又砍倒母亲并斩下其首级，其行径与任何野蛮部落无异。如此残暴的谋杀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实不足为奇，时至今日，仍有人偶尔在发生这一「神圣之举」的房间内，目睹一位怀抱婴儿的无头女士的幽灵。关于这一闹鬼事件的记述，曾于 1884 年 6 月刊登在《里兹信使报》上。

我之前提到的怀科勒会堂幽灵，很可能就是这类现象的又一例证。另一方面，这可能是凶手本人的归来，也可能仅仅是一种思想形体；因为在犯罪现场出现的幽灵，往往是由罪犯投射出的思想形体，无论其生死（尤其是死后），都会反复不断地思考其行为的种种细节。由于这些思想在犯罪周年纪念日时自然会在其心智中格外鲜明，因此往往只有在那时，他所创造的形体才足够强大，能够以普通视觉可见的形式显现，这一事实解释了此类现象周期性出现的原因。另一种可能性是，罪犯对其行为的生动回忆，或许具有唤醒记录的力量，从而将原本超出物理可见范围的事物带入可见领域。显然，在沃顿修道院闹鬼事件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考虑，因为那些在那里玷污了人性之名的嗜血野蛮人显然无法感受到像悔恨这样高尚的情感。

一个案例中，印象产生了可见的形体，但没有声音，这在《真实鬼故事》第 192 页有所记载。讲述这个故事的人说：

灰马上的磨坊主

「虽然我在这条路上行走了二十年，无论春夏秋冬，任何时间都走过，但直到上周一晚上，我才第一次遇到让我震惊或无法解释的事情。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骑着老范（一匹栗色母马）来到这个十字路口（一个四岔路口），在我左侧的路上，有一个骑灰色马的人正从左边过来。我不得不拉紧外侧缰绳，给自己留出空间从他前面通过；他正以直角方向朝我骑来。当我经过他的马头时，我喊了一声『晚上好』。没有听到响应，我转身看向外侧，想看看他是否在骑马时睡着了，但令我惊讶的是，我既没有看到人，也没有看到马。我确信自己看到了，于是调转老范的方向，骑回十字路口的中央，但在四条路上，我都没有看到人或马的踪影，尽管光线足够让我看到两三百码的距离，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样。」于是，我骑马赶到那个门边（那是通向一片草地的角落之门），心想他可能往那边去了；我沿着每道树篱往下看，却始终不见那人和马的踪影；直到那时（也唯有在那一刻）我才感到一阵颤栗，意识到自己可能看到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于是便让母马以最快的速度冲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山。」

「但我的故事最离奇的部分还在后面。我在农舍办完事后，把所见之事告诉了老农夫和他的妻子，就像我现在告诉你们一样。老人说：」

『我在这条路上认识你多年了；你以前在那十字路口见过类似的东西吗？』

『以前见过什么？』我问。

『哦，一个穿着浅色衣服的人骑着一匹灰马』他说。

『没有，从未见过』，我回答，『但我发誓今晚见到了。』

「农夫问我是否听说过大约四十年前发生在磨坊主身上的事。『没有，从未听说过』，我告诉他。」

『好吧，』他说，『大约四十年前，这位磨坊主从市场回来，在那十字路口被伏击并杀害了。他穿着浅色衣服，就像我们这一带的磨坊主常穿的那样，骑的是一匹灰马。这一切发生后不久，我就接手了这个农场，虽然我知道这一切，并且从那十字路口经过成千上万次，但我自己从未见过任何异常；不过，有不少人讲述过和你刚才告诉我和我妻子一样的故事，描述了一个骑灰马的人出现又消失的情景，就像你今晚所见的那样。』」

此案中并无声响，亦无整个谋杀场景的再现；唯有磨坊主骑马至现场的静谧幻影，且似乎仅偶尔可见。故事中并未表明是否发生了物质化现象，或是印象直接作用于叙述者的心智；但从记录的事实中，某些推论似乎自然浮现。没有再现击打或挣扎的场景，因此显然，这一星光印象并非由磨坊主的思想或情感所造成，若是如此，袭击无疑会成为场景的主导特征。只见磨坊主骑马向十字路口而来，却未见其离去；实际上，他的出现恰如潜伏的恶徒眼中所见。磨坊主对即将降临的厄运浑然不觉，只是平静地骑行归家；在袭击之前，他内心不太可能激荡着足以产生幽灵般萦绕的强烈情感；又为何会如此呢？然而，那位心怀不轨的凶手，在暗中观察与等待，谁能说清他目睹预定受害者接近时，内心是如何翻涌着矛盾的情绪？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位不

幸磨坊主的外貌已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永难磨灭。我几乎可以肯定，正是他思想中的这幅画面，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周围环境，以至于偶尔会显形再现。

这种显现可能是由于凶手思想在某一瞬间的强烈集中，也可能只是看到它的人的感受性问题，因为同一个人在某一次看到后，可能永远不会再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来重复这一经历。我引述的那位男子表示，在那之后的十年里，他经常经过那个地方，但再也没有看到过磨坊主，这可能是因为他再也没有处于足够接受的态度，或者是因为当他经过时，那个影像恰好没有显现出来。

关于被谋杀者幽灵显现的记载虽多，但受害者本人真正现身的情况却极为罕见。若他本身是罪犯（比如因分赃不均而争执）那么他死后徘徊于死亡现场的可能性相当大；但若他是无辜的，除非天性复仇心重，否则他不太可能重返故地，甚至不会过多回想。实际上，这类事件中所见所闻，几乎总是由单纯的星光记录或凶手阴郁的沉思所引发。

所有这类星光力量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并逐渐消失。在更高层面上，所有发生的事件的记录都是绝对永久的，并且始终可供训练有素的灵视者查阅；但这完全独立于相关人物的感受，并且是以与这种较低星光印象完全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只有这种较低星光印象才能引发我们描述的那种闹鬼现象。正是这些星光印象会逐渐消失；尽管相对于我们的物理生命而言，它们往往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例如，许多人在经过泰伯尔尼绞刑架遗址时仍然会感到不适，尽管他们可能完全不知道它的起源确切位置。

有许多次要的星光显现我并未提及，因为它们与人在死后的状态或能力并无直接关联。那些希望详细了解星光界及其居民（无论是生者还是逝者，人类还是非人类）的读者，应当研读我们证道学系列手册中的第五册。在本书中，我正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这一主题，仅陈述关于死亡及随后生命的事实，并展示证道学观察所揭示的真理中，有多少本可以从我们面前的实例中推导出来，只要人们认真思考并比较它们，并给予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应有的关注。

第二十七章：如何遇见鬼魂

助人与礼貌

在结束这一主题分支之前，我斗胆提出一条建议。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灵异现象不断显现，人们也逐渐摆脱了过于物质化的束缚，变得更加易于接受超自然的影响；因此，我的读者中有人某日有幸目睹幽灵，并非不可能之事。我特意使用「有幸」一词，首先是因为我认为这类经历极具价值，它们能带来对彼岸生活确定而清晰的理解；其次，因为提供帮助的机会总是一种殊荣，而幽灵通常也渴望得到某种形式的援助。

我欲提出的建议，关乎那些有幸遭遇此等奇遇之人应如何自处。在我看来，幽灵对于常人接待其的方式，确有极为不满的理由。显现自身于他而言，通常需付出巨大努力，若非出于极其重大的缘由，或迫于极度迫切的需求，他断不会轻易为之；且在一般情况下，他仅能维持物质化状态片刻。这几刻的使用对他至关重要；即便竭尽全力，恐怕也远不足以传达其欲诉之言；然而，常人却往往因尖叫、昏厥或逃窜而白白浪费这无比珍贵的时光！让我们设身处地，站在逝者的立场上，体会当我们如此自私且懦弱行事时，对他意味着什么。

如果一个人在物理界中明显陷入严重困境，向我们求助，我们至少应该愿意倾听；为什么当一个人恰好去世时，我们却不能给予同样的礼遇？当他拥有一个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的肉体时，我们对他并无畏惧；为何在他死后，我们反而要害怕他，尽管我们拥有了一个额外的载体（如果这算优势的话）？他依然是那个人，我们的兄弟，与生前无异，且绝无可能对我们造成丝毫伤害；那么，普遍采取的这种态度，其理由何在？

心灵现象研究的态度

另一方面，也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过度的怀疑主义，将你的访客视为幻觉，或引用心灵现象研究协会的话来说，「潜意识中构想出的象征性理念的外在化视觉呈现」。所有研究奥义的学生都应对该协会心存感激，因为它在调查这门非常不受欢迎的科学过程中，耐心地审查并整理了众多案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想，我们也应感谢它，因为它使我们的思想路线在世人眼中几乎变得可敬，以至于时尚人士不再嘲笑我们，而是倾向于承认「那种事情可能真的有些道理！」

然而，面对协会那种始终徘徊在承认边缘、战战兢兢的态度，以及它那令人惊讶的、总是错过由会员们观察和收集到的事实中显而易见且简单的解释，反而求助于空洞的泛泛之谈和精心构建却无法证实的理论的做法，人们很难不露出一丝微笑。科学上的谨慎在所有类型的调查中都是值得赞赏且极其必要的质量，尤其是在神通研究领域；然而，即便是这种美德，如同其他一些美德一样，一旦过度，便沦为恶习，退化为盲目与偏见；在阅读其会员的著作时，我们不断被那些费力且牵强的解释所刺痛，而对那些显而易见、浮于表面的解释却刻意忽视。让我从古德里奇·弗里尔小姐的《心灵现象研究论文集》中引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

丢失的戒指

一位绅士梦见自己看到一枚特别珍贵的戒指躺在草莓地里的某个位置；早晨他在惯常存放的地方寻找，惊恐地发现它不见了，但下楼后，戒指却出现在草莓地里。你可能会说，这不过是梦中微不足道的灵视现象，再简单不过了。哦，天哪，不！恰恰相反，我们被要求相信，这位绅士在随手摘取一颗诱人的草莓时，无意中看到了那枚戒指，却并未意识到自己看到了它，而这一无意识的觉知通过梦境的记忆被带到了他的自我意识面前！

再次：

不协调的墙纸

「我和一位朋友一起看房，那天我们站在大约第二十间房子的上层房间里。房间里有一个从天花板到地板的壁橱，它的门是关上的。突然，我觉得那些门是开着的，我能看到门后的东西。『如果你打开那些门，』我对朋友说，『你会发现里面的墙纸是亮蓝色的，带有小菱形图案，与房间的其他部分完全不同。』他照做了，结果证明我的说法是正确的。我认为，除非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否则将这种微不足道的情况归因于灵视是相当荒谬的。几个月前，我曾由同一中介带领参观过附近的一些房子，尽管就我的有意识记忆和观察而言，这所房子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我认为很有可能我之前曾探索过它，并在那时无意识地注意到了墙纸的差异。」

怀疑论者的轻信

为什么，噢，究竟是为什么，这些科学怀疑论者会如此异常地轻信他人？相较于那种要求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指称一个神智健全的人会发生惊人且不可能之健忘的说法，那种完全简单且清晰易懂的以太灵视理论，显然有无穷的可信度。与其捏造那些看似巧妙、实则不可能的解释，倒不如接受这种教导来得更简单：即所有这些超常感官，皆是那种属于全人类与生俱来的宏大力量之局部且超前的体现，而这份力量，很快地将成为我们所有人共有的能力。

他们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理论，便是试图将天地间的一切现象都归因于「潜意识自我」的作用。艾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博士在其著作《奇迹与现代通灵术》中，对此进行了特别犀利的批判。他在第 xvi 页评论道：

「这个第二自我或称无意识自我，拥有广博的知识储备（无人知晓是如何获得的）、独特的性格、低下的道德水平及其不断的谎言；它纯粹只是一种理论性的成因，正如已故者之灵魂或任何其他灵魂一样。将这种假说称为科学的，而将灵魂媒介说称为非科学的，根本就是在回避争论的核心问题。」

突发不适

他在同一本书稍后讲述的一个故事颇为有趣，这并非因为所描述的寻常现象本身多么有趣，而是因为它不经意间展现了真正的神通研究者最钟爱的态度。在叙述了几个人听到的可怕嚎叫和尖啸之后，书中提到，在闹鬼房屋的各个卧室里睡觉的三只狗都被发现因恐惧而蜷缩着，毛发直竖，其中一只凶猛的斗牛犬甚至躲到了床下，全身颤抖。然而，神通研究者很快就对此做出了解释；那些声音被草草打发，「如果不是真实的自然声音，那它们必定是集体幻觉」，至于那些狗，则被暗示说，它们可能在真正惊人的巧合下，同一时刻「突然生病了 !」

尽管存在这些荒谬之处，尽管其词汇库令人惊叹（包含如「全感官觉知」、「入眠前幻觉」、「超前预知」、「分身参与」等术语，这些词甚至被该协会的一位成员形容为「心灵研究现象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且尽管该协会对我们伟大的创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做出了错误且极不公正的谴责，但不可否认，这个协会仍在世界上成就了一番伟业，我们也相应地对其表达谢意。然而，若非当初的种种局限，它原本能轻而易举地做出更巨大的贡献！

尽管心灵研究学会面对鬼魂的方法，在其成员看来在科学上或许相当令人满意，但对鬼魂本身而言却未必同样令人愉快，这种方法也不值得向大众推荐推广。我自己更倾向于不把鬼魂视为一种可能由主观消化不良引发的现象，而是将其视为一位可能迫切需要帮助的『同胞与兄弟』。

可取的态度

那么，你可能会问，对于遇到鬼魂的人，你会建议他如何行事？我建议保持平常的礼貌，就像他在肉体状态下拜访你时你所表现的那样，同时还要记住他可能时间紧迫。立即采取这样的态度（但愿这是你一贯的作风），每一次接触都是一个机会；对自己说，「这里有一个人需要帮助，我该如何为他服务？」用友好的微笑迎接他，并真诚地询问：「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很乐意效劳。」也许他能够当场告诉你；也许（因为并非总能发出可听见的声音）他可能会尝试以其他方式表达他的愿望。如果他两者都无法做到，而是带着困惑的表情消失了，请确信，尽管他从你的视线中消失，他仍然在你附近，并继续与他交谈，仿佛他仍能被你的感官感知。询问他是否可以通过敲击声传达他想说的话，如果发现他能响应，就与他约定一套简单的信号代码，这在通灵会上是常用的方法。 如果他无法做到这些，那么告诉他，当你晚上入睡时，你将在他的层面上为他服务，那时他可以毫无困难地表达他的愿望。同时，向他保证一切安好，他必须努力不感到焦虑或恐惧。实际上，你的态度应保持平静和安抚，同时警觉地提供所需的任何帮助。

必要的准备

为了在紧急情况发生时你能做到这一点，你现在就必须训练自己理解死亡是什么，并认识到逝者是多么自然且未曾改变。如果你只把他视为需要帮助的同类，你就不可能害怕他，因为你会爱他，而「圆满的爱能驱除恐惧」。

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点是，要训练年幼的孩子以这种方式看待逝者。太多时候，不明智的保姆会用基于迷信的愚蠢故事或威胁来吓唬孩子，之后几乎不可能完全根除这些不

经意间灌输的错误观念。但如果从一开始就教导孩子们，死亡并非如常人所理解的那样；如果他们明白，他们的小伙伴或年长的朋友并未离他们而去，只是脱去了那层可见的厚重外衣，以便进入一个更高更广的生命形态，这是他们在被其重量束缚时无法企及的；如果他们进一步知道，有时，在幸运的情况下，那些已从我们身边隐退的人仍有可能在物理世界中再次显现，而能窥见那一生命形态的人确实备受眷顾，或许还能有机会发挥其作用，那么，这些孩子不仅将免于许多愚蠢的恐惧和误解，而且若他们有幸与逝者接触，也将以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那时，一个辉煌的未来或许真的会在我们面前展开，在这个未来中，逝者与生者将并肩前行，在真正的圣徒相通中，彼此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无需担忧误解；当人类的不朽不再是一个模糊的神学教条，而是被公认并证实的真理；当我们不再在意此刻是否拥有肉体，只要有机会进步与服务便足矣。这种对待生死的态度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那些领悟证道学教义并践行证道学生活的人，正在此时此地实现着它。活出这样的生活，你便会亲眼所见，如同我们所见；研习这一教义，你便会亲自知晓，正如我们这些在纯洁、无私与爱的神圣法则下，努力智慧生活并研习之人所知晓的那样。

第四部分 通灵术与心灵现象研究

第二十八章：通灵现象

自然现象

对通灵会中发生的现象进行探究，是另一条可能获取人类死后生存信息的途径。正如许多由证道学为我们清晰阐述的事实，本可通过仔细观察和比较幽灵记录而推导出来，同样，许多此类事实也可能从对通灵文献记载的同等细致审查与对比中推断得出。然而，除了灵媒自身之外，这些并未被如此推断，且即便在他们之中，也鲜有将其清晰表达为一个连贯体系。但正如我们现在从证道学来源知晓了这些事实，能够看出各类幽灵现象如何各得其所并由此得到解释，我们同样可以理解，通灵现象如何通过相同的知识被分类与理解。

在我看来，我们的通灵术朋友们应当欢迎证道学体系，因为他们所遭遇的许多困难，即难以让大众接受其现象，源于人们认为他们的主张与科学相悖，而非与任何合理的体系相协调。这一理念完全是错误的，然而通灵术却很少去消除这种误解；它（非常正确地）继续坚持它的「事实」，但通常并不尝试将这些事实与科学相调和。在我看来，似乎更倾向于惊叹「多么神奇！多么奇妙！多么美丽！」并沉浸于赞叹与敬畏之中，而非意识到这一切是多么的自然，且因其自然之美而更加动人。一切真正自然的事物皆有其美；只是我们，因自身对自然法则的腐化与干预而陷入悲观，才会在怀疑中退缩，犹豫地说某些事物过于美好、过于美丽以至于不真实，尚未理解恰恰因为一件事物美好且美丽，它才必定真实，更准确的表达应是「它如此美好，不可能不真实」。因为上帝即真理，而祂是善的。

证道学如何解释它

证道学对自然层面的解释，以及存在多种更为精细划分的物质，伴随着相应的力量在其中运作，立即为理解通灵会中的许多现象开辟了道路。当我们进一步理解人类拥有与这些层面相对应的载体，在每一个载体中他都拥有新的、扩展的能力时，许多之前难以理解的事情变得如同正午般清晰。我在我的小书《灵视》中详细描述了这些能力，因此在此无需重复。只需指出，当我们掌握这些能力的本质时，我们立刻就能明白，如果死者有意愿，他是如何在合上的书中找到一段文字，如何阅读锁在盒子里的信件，如何看到并报告任何距离外发生的事情，或者如何读取任何人的思想，无论其在场与否。

死者通过这些方式所做的一切，拥有发展出星光视觉潜能的活人同样能够轻松完成。因此，我们意识到，对于栖身并通过星光体运作的人来说，这些在我们看来非凡而神奇的行为，必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不过是日常的常规操作方式。未深入研究此类事务的人，对这些显现感到陌生，无法理解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对这些现象的感受，就如同原始人对我们使用电灯或电话的反应。然而，有

智慧且受过教育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熟悉这些现象背后的机制，因此不再将所获成果视为魔法，而是自然现象；他以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一事情。

分类

借助证道学对星光界及其可能性的认知之光，我们可以着手尝试对通灵会室中的现象进行某种分类。或许我们会发现，按照产生这些现象所运用的能力来排列最为简便，如此一来，它们便自然地划分为五大类别：

那些仅仅涉及灵媒身体使用的现象，如出神说话、自动书写或绘画，以及人格化；有时还包括占卜板的使用。

那些依赖于普通星光灵视的现象，例如在合上的书中找到一段文字、阅读锁在盒子里的文字、回答心智中的问题，或找到失踪的物品或人。

涉及部分物质化的现象，通常未达到可见的程度。在此类别下，包含了扣击声、桌子的倾斜或转动、物体的移动与漂浮、石板书写，或是任何由亡者之手直接进行而非透过灵媒之手的书写或绘画；此外，还有亡者的触碰或他们的声音，亦即诗人所渴望的那「逝去之手的触碰，与寂然之声的回响」。几乎所有的通灵会次要活动都归于此类别，因为我们必须将各种乐器的演奏、八音盒的上弦与漂浮，甚至是在通灵会初期阶段频繁出现的冷风现象，都归因于此。或许，灵应盘或称为「通灵板」的信息板运作，通常也属于这一范畴。

那些需要对星光物理法则有更深造诣的杂项活动，例如：文字或图像的凝聚显现、刻意产生各种光点、物体的倍增、将物质从远处瞬间搬移或在密闭空间内凭空产生、物质穿透物质，以及对火的操控或产生。

可见的物质化现象。

我打算逐一探讨这些类别，并尽可能举例说明和解释，有时引用该领域公认的书籍，有时则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在多年间投入大量时间耐心研究通灵术，几乎每一种我在书中读到的现象，我都在测试条件下反复观察过，因此在这个主题上，我感到自己能够以一定的信心发言。在我们深入探讨此主题之前，我先描述一下自己当初是如何开始在这一领域进行那些初步且微小的尝试，这对作为开场白或许会有所帮助。

第二十九章：个人经历

高顶丝帽实验

就我记忆所及，我生平第一次听人提及通灵术，是与 D.D.霍姆先生为拿破仑三世举办的通灵会有关。当时，那些关于通灵会的陈述对我来说简直难以置信。某天傍晚，当我大声将这些报导念给母亲听时，我对这些描述是否可能准确，表达了强烈的怀疑。然而，那篇文章在结尾处提到：任何无法相信这个故事的人，都可以轻易地亲自验证其可能性，只需找几位朋友聚在一起，让他们在黑暗或微光中安静地围坐在一张小桌旁，并将手掌轻轻平放在桌面上。文中还指出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将一顶普通的丝质礼帽帽檐朝上放在桌上，让两三个人将手轻轻放在帽檐上。文章断言，这顶帽子或桌子不久后便会开始转动；透过这种方式，就能证明某种不受在场任何人控制的力量确实存在。

这听起来相当简单，我母亲建议，既然天色渐暗，时间似乎合适，我们应该立即进行实验。于是，我拿了一张中间有单腿支撑的小圆桌，它通常用来放一个装有巨大马蹄莲的花盆。我从大厅的架子上取下我的丝绸帽子，放在桌子上，然后我们按照指示将手放在帽檐上。除了我和我母亲，在场的还有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后来我们发现他是一个强大的物理界灵媒；但当时我对灵媒之事一无所知。我认为我们中没有人期待任何结果，当帽子在光滑的桌面上轻轻地但坚定地转了半圈时，我知道我非常惊讶。

我们俩都以为对方无意中移动了它，但很快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答，因为它旋转得如此剧烈，以至于我们很难将手放在上面。在我的建议下，我们抬起了手；帽子随之升起，仿佛被我们的手牵引着，悬停在桌面几英寸处片刻，随后又落回桌面。这一新现象让我更加惊讶，我试图再次重现这一效果。几分钟内，帽子毫无反应，但最终它再次升起，这次竟然连桌子也一同带起！这是我那再熟悉不过的丝绸礼帽，从未怀疑过它有任何奥义特质，此刻却神秘地从我们指尖悬空，不仅如此，它还挑战重力法则，将一张桌子吸附在帽顶并一同抬起！我低头看向桌脚，它们离地毯约六英寸，没有任何人的脚触碰或靠近它们！我用自己的脚在下方扫过，但那里确实空无一物，至少没有任何物理上可感知的东西。

当然，当帽子第一次移动时，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认为这个小男孩一定是在对我们耍什么花招；但首先，他显然没有这么做，其次，他也不可能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制造出这样的结果。大约两分钟后，桌子从帽子下方移开，几乎紧接着帽子又回到了它的同伴旁边，但这个经历每隔几分钟一次地重复了几次。然后，桌子开始剧烈摇晃，并将帽子甩了出去——这无疑是在暗示我们，如果我们中有人足够聪明的话。然而，我们中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尽管我们对这些异常运动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我自己完全没有将这些现象视为来自亡者的显现，而只是将其视为某种奇异新力量的发现。

次日，我将这些奇异现象告知了几位朋友，其中一位曾不止一次目睹过类似事件，对通灵术的基本流程颇为熟悉。我立即邀请他次日晚上加入我们，协助进行实验。同样的现象再次出现，但这次，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开始提问，发现桌子会以智能的方式倾斜来响应。然而，与我们沟通的存有似乎并非学识渊博之人，因为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没有说出任何重要内容，且显现出的行为更像是恶作剧。最引人注目的

是，多次展示出的巨大物理力量。沉重的家具经常被猛烈地抛掷，有时甚至严重损坏，但我们中却无人真正受伤。后来有一次，一位特别抱持怀疑态度的朋友被一块重型黄铜围炉铁栏撞砸到了脚上，但我认为这完全是他自己说了无礼的话所咎由自取的！

激烈的演示

在第二次通灵会上，丝绸帽子被毁了，所以之后我们直接把手放在桌子上，或者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做的，因为几分钟后，桌子通常就会疯狂地旋转，我们只能偶尔碰到它。在第三次通灵会上（如果这个词不适用于一个主要是在跳来跳去以避免各种家具袭击的夜晚），我们的小桌子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坏。在片刻的相对平静中，当我们能够把手放在桌子上时，我们听到桌子下面有一种奇怪的嗡嗡声，然后一个小东西掉到了地板上。我们捡起来发现是一个螺丝，并好奇「灵体」从哪里弄来这种东西，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带来它。同样的嗡嗡声又听到了两次，又有两个螺丝被递给我们，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间，我们被一种我只能形容为极其沉重的踢击所惊动，那力道从桌子下方传来，将桌子猛地向上顶起，撞向我们的手，几乎把我们掀翻。这一效果与一只沉重的靴子猛力踢击极为相似，并且迅速重复了三四次，直到桌面与桌腿分离。桌腿自行旋转着离开，而桌面则摔落在地，但绝非安静地躺在那儿。如果一枚硬币在光滑的表面上用拇指和手指旋转，它会在即将停稳时展现出一种独特的摇摆旋转。这正是这张桌子在地板上的运动方式，两名壮汉跪在上面，竭尽全力想要按住它，却无法做到，反而被轻而易举地甩开。

当我们尽可能地将它压近地毯时，之前那股巨大的踢力再次从下方传来，仿佛踢腿者能够毫无阻碍地穿透地毯和房间的地板。直到表演结束，我们检查桌子时，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与我们互动的存有显然希望将桌面与底座分离，并设法像用螺丝刀一样拧出了三颗螺丝；但第四颗因生锈无法移除，这似乎解释了那些踢力为何出现，最终将其踢断，完成了分离。

在通灵会上展示的这种惊人力量并不罕见。在描述 1870 年春天在斯塔滕岛举行的一次通灵会时，罗伯特·戴尔·欧文先生提到：

「随后，可能因黑暗而加剧，开始了一场展示出比我以往所见更强大物理力量的演示。我不相信世上最强壮的人能在没有固定把手的情况下，以如此猛烈的力量将桌子从一侧甩到另一侧。我们都感受到这是一种力量，其单次冲击足以当场杀死我们中的任何一人。」（《争议之地》第 285 页。）

未知力量的证据

这些现象如此意外地闯入我的生活，无疑会被经验丰富的通灵者视为轻浮之举，但对我而言却极为有趣。它们发生在我自己的家中，与任何职业灵媒毫无关联，且无可辩驳地摆脱了任何欺诈的嫌疑。因此，这里存在一些对我而言绝对新颖、不容置疑的事实，亟待探究。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主题已有大量文献，甚至未曾期待通过这项研究

获得死后生命的证据。迄今为止，我所掌握的仅是一些无形智能存在的证据，它们能够驾驭一种与科学所认知截然不同的巨大力量。而正是这种力量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迫切希望发现是否存在任何方法，能够将其用于普遍利益之中。

在这些在家中的调查中，我们从未深入太多。我的母亲担心家具受损，出于对她反对意见的尊重，当那些力量变得过于喧闹时，我们便暂停了操作，只在一切恢复平静后才重新坐下。我们既没有听到敲击声，也没有直接的声音；任何传达的信息总是通过桌子的倾斜或升起给出。相关的存有似乎很乐意按照其独特的方式提供测试。例如，某晚我们突发奇想，询问桌子能否在我们手不触碰的情况下升空；它立即回应说可以且愿意，于是我们迅速后退，目睹那张桌子升至离地约一码的高度，完全超出了在场任何人的触及范围。它悬浮了大约一分钟或更久，随后缓缓降回地毯上。

灯光

各种光芒频繁出现，但通常给我们的印象并非有意展示，而是在其他现象过程中偶然显现。它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如萤火虫般闪烁的小光点，常在我们双手置于桌上时，在周围游走；二是直径数英寸、常呈新月形的大型苍白发光体；三是类似闪电的强烈闪光，有一次它横穿房间，击中并打翻了一盆大型植物，留下了明显的焦痕，仿佛闪电所为。第一和第三种类型让我们感觉带有电性，而第二种则显得更像是磷旋光性质。尽管偶尔有某种暗色物体在我们之间穿行，但并未发生我们可明确称之为物质化的现象。这些现象多在火光下发生，不过有一次，我们在完全日光下也获得了些许极为微弱的表现。房间似乎被某种力量所充斥，仿佛带电一般；在通灵会结束后的至少一个小时内，家具仍会神秘地吱吱作响，桌子在花盆被放回后，多次从角落移动出两三英尺远。

这些信息显得相当次要，似乎无论那存有是什么，都难以抑制其旺盛的精神，以至于无法耐心完成通过倾斜拼写信息的繁琐过程。我们多次尝试以此方式获取确切信息，但均未成功。它总是给我们一种处于极度欢愉状态中的印象，过于兴奋以至于无法保持耐心或连贯。它常常不知疲倦地热烈起舞，与我们播放或演唱的任何音乐保持节奏。它最喜爱的曲调似乎是那首广为人知的灵性赞美诗《我们将在河畔相聚吗？》，每当力量似乎不足或显现显得迟钝时，我们只需唱起那旋律，便能立刻激发它进入最狂热的热情与敏捷状态。有时，它显然有些顽皮，即便被诱导传递信息，也绝非总是前后一致或真实可信。它似乎能感到恼怒；有一次，当我指责它的某个说法是虚假的时，桌子径直朝我扑来，如果不是我中途抓住它，它显然会重重地打在我脸上。即便如此，当我把它举在空中时，它仍猛烈地试图攻击我，不得不由我的朋友们强行拖走，就像它是一头发狂的野兽。但过了一会儿，它的力量或激情似乎耗尽了，它又变得无害了。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参与这些演示的强大力量，居然将我们硬生生赶出了房间。从通灵会一开始，整个过程的控制权就完全脱离了我们的掌握。椅子像活生生的生物般到处横冲直撞；一张沉重的沙发从靠墙的位置猛然甩到了房间中央；而一台高大的旧式大立式钢琴，更是以危险的角度向我倾斜过来。为了防止它重重摔落，我咬紧牙关顶住钢琴，并呼唤我的一位朋友来协助我。他划亮了一根火柴并点燃蜡烛，将其放在桌上，希望能藉由光线来遏制这些现象的发生。然而，那张桌子却像

是跳跃般猛地一动，将蜡烛甩落到地上熄灭了。顷刻间，大乱降临在我们四周，各种沉重的家具猛烈碰撞砸在一起。

显而易见，我们的生命已面临危险。因此，我用尽全身力气顶住倒塌中的钢琴，同时对着朋友大喊开门。经过一番狂乱的折腾后，他终于成功将门拉开；我从倾倒的钢琴前跳开，我们所有人狼狈不堪地逃到了走廊上。房门在我们身后重重关上，房内猛烈的碰撞声又持续了一分钟左右，随后陷入了一片死寂。大约过了五分钟，我们拿着灯火开门进去，发现所有重型家具都在房间中央堆成一座巨大的废墟——当然，有些家具受到了严重损坏；但总体而言，考虑到刚才发出的巨响，损坏程度比预期的要轻得多。经历了这次演示之后，我的母亲便把我们和我们的实验彻底驱逐到了户外的外屋！

与专业灵媒

受这些经历启发，我开始进一步探究，很快发现有关这一主题的书籍和期刊众多，而通过与正规灵媒建立联系，我能够将研究推向更深处。我参加了大量公开的通灵会，目睹了许多有趣的现象，但不久便意识到，唯有在小型且和谐的圈子里，才能获得最为显着且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我频繁举办私人通灵会，并常邀请灵媒至家中，确保无任何机关可用于施展骗术。如此，我迅速积累了丰富经验，并确信无疑地认识到，至少部分显现现象确实源自我们称之为逝者的作用。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灵媒，有优秀的、平庸的，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其中一些真诚热情，真心渴望帮助探索者理解这些现象；另一些则极其无知且缺乏教育，尽管可能本性诚实；还有一些则给我留下了伪善、油滑且不可靠的印象。然而，一点经验很快让我明白了可以依赖谁，因此我相应地限制了实验范围。我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期间目睹了许多奇异之事，其中许多若我试图描述，恐怕会让不熟悉这些研究的人觉得难以置信。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我或许会引用那些恰如其分地说明我们各类别的例子；但要完整记录所有经历，恐怕需要比这本书大得多的篇幅。现在，让我们转向我们的分类。

第三十章：灵媒身体的利用

灵媒现象

显而易见，对于希望与物理界沟通的逝者而言，最简便的方式便是利用一具肉体，前提是他能够找到并掌控这样一具躯体。这种方法无需学习陌生且复杂的过程，如物质化那样；他只需进入为他提供的身体，并像习惯使用自己身体那样使用它。灵媒的一个特性在于其原理易于分离，因此他通常愿意在需要时将自己的身体暂时让渡给他人使用。这种载体的让渡可以是部分或完全的；也就是说，灵媒可能保持其意识如常，同时允许他人使用其手进行自动书写；或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他仍拥有自己的身体，并完全理解所说内容，其发声器官也可能被他人如此使用。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像在深度睡眠中那样退出自己的身体，让逝者进入并充分利用这具被遗弃的躯壳。在后一种情况下，灵媒本人对所发生的一切完全无意识；或者，即使他能够通过星光感官在一定程度上观察到，通常也不会在重新掌控自己的肉体大脑时保留任何记忆。

出神状态下的讲话

一种特定的通灵术（拥有大量信徒）几乎完全专注于这种灵媒现象。有许多群体将通灵术视为他们的宗教，他们参加周日晚上的集会，聆听出神状态下的演讲，就像其他教派的人去教堂听布道一样。平均而言，这种出神演讲在智力水平上与普通布道并无二致；其语气通常更为模糊，但更为仁慈；而其劝诫也遵循着相同的大致方向。总的来说，两者中从未出现过任何新意，它们都继续向我们传达着我们在学校时抄写本上常见的格言，「行善得乐」，「近墨者黑」等等。但这些箴言之所以被不断地反复传颂，无非是因为它们乃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倘若人们在习字帖上看到这些话语时视若无睹，却在它们由亡者口中说出，或是透过敲击桌子传达出来时，愿意深信不疑并付诸行动，那么，让他们以自身能够吸收的形式来获取这些精神食粮，绝对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

普通的出神讲话作为一种现象，自然不如其他许多现象那样令人信服，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是对表演艺术稍有了解的人，只要具备一般智慧，就能模拟出出神状态并发表一篇平庸的布道。我曾听闻一些案例，其中声音和举止的变化如此彻底，以至于本身就足以令人信服；我也目睹过一些情况，通灵者使用其本不熟悉的语言讲话，或提及完全超出其知识范围的事物，这些都让人确信这一现象的真实性。但另一方面，我也听过许多出神状态下的传讯演说，其中将一个未受教育的灵媒那粗鄙的言词、文法上的谬误，以及错得离谱的发音，如此毫无保留地重现出来，以至于实在很难让人相信这人不是在装神弄鬼。像这类情况并没有什么证据价值，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学到了最好保持宽容，并尽可能地「姑且相信」灵媒（给予其保留怀疑的空间）；因为我知道：首先，灵媒会吸引与他同类型的亡灵聚集在身旁，这些亡灵在发展层次或文化水平上与他相差无几；其次，任何透过灵媒传达出来的讯息，无可避免地会在极大程度上染上该灵媒的性格体色彩，并且非常容易以他个人的风格，以及他平时惯用的语言来表达。

自动书写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自动书写的情况。有时，逝者能够充分控制灵媒的机体，从而清晰地、具有个人特色地、明确无误地书写；但更多时候，笔迹会是逝者与灵媒之间的折衷，且常常退化为几乎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在此，我也曾目睹过一些案例，它们通过书写所用的语言或内在证据，本身就提供了自我证明。有时，还会尝试一些奇特的技巧，使得任何欺诈理论都显得极不可能。例如，我曾见过一整页文字在几分钟内一挥而就，却是反向书写，以至于需要将其置于镜前才能阅读。在另一个案例中，在与詹肯夫人（更为人熟知的是她的婚前名字凯特·福克斯，即 1847 年首次发现敲击声能智慧回答问题，从而开创了现代通灵术的小女孩）进行通灵会之前，她怀中约十二个月大的婴儿，用其小手握住铅笔，坚定而迅速地写下了一条据称来自逝者的信息。是何种智慧力量在引导那只婴儿的小手，我还无法断言；但那绝对不可能是这只手真正主人（即婴儿本身）的智慧，也同样不可能是他母亲的，因为当孩子进行书写时，母亲始终将他抱得离自己有一段距离。

私人大天使

常有并非传统意义上灵媒的人，似乎也容易受到此类影响。相当多的人习惯于通过自己的手接收私人讯息，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此赋予了过高的重视。我屡次被一些可敬的女士们告知，整个证道学的教导对她们而言并无新意，因为这一切早已由她们专属的私人导师揭示，这位导师自然是一位拥有超凡荣耀、知识与力量的存在，至少是一位大天使！然而，当我深入调查时，通常会发现这位大天使不过是某位已故的善良绅士，他要么曾接受过关于星光生命与进化部分事实的教导，要么自己发现了这些，并深深沉浸于这样一种理念：只要他能将这些知识广而告之，就必然会在全人类的生活中引发根本性的变革与革新。于是，他寻找并发现某位容易受影响的女士，并向她灌输一种坚定的信念：深信她是上天选定用来救赎人类的容器、深信她背负着一项必须奉献一生去完成的伟大志业，且后世将永远歌颂她的名号，诸如此类。

在这整个过程中，这位可敬的绅士通常相当认真；他现在已经领悟了生命中的一些基本事实，不禁感慨，若在仍处于物理界时就能意识到这些，他的行为和态度将会多么不同。他固然没说错——如果他真能促使全世界都深信这套道理，确实会发生巨大的变革；但他却忘了，他所说的一切，在世间其实早已传颂了数千年。而且，当他还在世为人时，他对这些道理的关注程度，并不比现在的人们对他那套「费心钻研出来的宏论」所能给予的关注更多。这又是老调重弹了：「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纵然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的。」

当然，只要具备一点点常识，并对此一主题的相关文献稍有涉猎，便足以让这些热心的女士们清醒过来，不再沉溺于那种「领受天命」的妄想之中。然而，自负之心既隐微且根深蒂固；我想，对于某些类型的人来说，「从芸芸众生中被特别选中以领受神圣启示」这种念头，确实是相当令其受用的。通常这些通灵讯息与所谓的「包含所有证道学教义」相去甚远；其中或许包含了一些教义的断简残篇，但更多时候只是一些在方向上稍微倾向证道学、却又模糊笼统的陈腔滥调。

偶尔，指导者也会是处于星光体状态下的活人，通常是东方人；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提供的信息带有证道学色彩，实属理所当然。必须记住，证道学绝非什么新颖的事

物，而是世上最古老的教义；除了基督教随之而来的那股将哲学议题笼罩其中的深重无知之外，证道学体系的大致轮廓在世界各地皆是广为人知的。因此，任何能窥见更广阔且更合乎理性的理论之处，似乎都带有些许证道学的意味，这并不足为奇；但自然地，这些内容鲜少能具备智慧真师透过其弟子布拉瓦茨基夫人所传递给我们的体系那样精确与完整。

当灵媒的手放置在被称为自动书写板的小木板上时，似乎能让亡者透过灵媒之手进行书写的过程变得更为容易。然而，这种显现形式并不一定都属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类别。有时，看起来像是灵媒的手在带动书写板，尽管其导引力量并非出自灵媒的意识，因为它常能写出灵媒全然不通的语言，或是他一无所知的事物。但在其他时候，书写板看起来更像是在他手掌下方自行移动，而非随着他的手移动；这暗示该板子已充盈了来自灵媒手的生命力，正如同先前实验中所描述的帽子或桌子那样。若属此类情况，木板的移动很可能是由另一只部分物质化的手所操控，因此这类现象应归入我们的第三类别。

绘画或绘图

自动绘画或绘图的现象，在性质上与自动书写完全相同；不过，这类现象自然不像后者那般普遍，毕竟绘画这门艺术的普及程度远不及书写。尽管如此，有时仍会遇到某些擅长快速作画的亡者，能透过易受感应的灵媒之手，迅速画出一幅优美的小风景画或是一幅尚可的肖像。有些灵媒以此为专业，专门获取这类亡者肖像，而且显然这让他们获得了极其优渥的报酬。我曾亲眼见过透过这种方式产出的平庸作品，尽管其水平无法与亡者亲手绘制、或透过凝聚显影而成的作品相提并论。此外，也有一些案例是由具备灵视力的活人亲自画出此类肖像；但那显然根本不属于灵媒现象，因此不在我们目前的讨论范畴之内。

必须记住的是，透过上述任何一种方法制作亡者肖像，亡者本人完全没有必要在场，尽管他确实有可能在场。然而，当在世的朋友来到通灵会，满心期待并热切渴望得到某位亡者的肖像时，他们对他的思念，因带着强烈的情感渴望而变得鲜明，会在星光物质中塑造成一个极其具体的影像。对于任何其他的亡灵而言，这个影像自然是清晰可见的，因此他们可以非常轻易地根据这个影像绘制出肖像。不过，同样属实的是，这种对亡者强烈的思念肯定会引起其本尊的注意，因此他极有可能亲自前来一探究竟。所以，他确实有可能就在现场，但肖像的产生并不足以作为他在场的证明。

变貌

我是在一种专业术语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对于研究过这些现象的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我也深知，这个词曾被用来描述那些不诚实的灵媒，他们在观众面前将自己假扮成「灵体形式」来招摇撞骗；但我所探讨的情况，与那种行径截然不同。凡是曾亲眼见过优秀出神传讯案例的人，一定都会注意到灵媒的整个面部表情是如何发生转变的，以及他如何展现出各种细微的神态与语气上的小习惯，而这些特征，实际上是来自于正透过灵媒的肉身说话的那位人士。

在某些案例中，这种转变与适应的过程会进展得更为深远，灵媒的面容特征会发生明显的改变。有时这种变化仅是表像而非真实，事实上，是那入主其中的性格体为了透过灵媒表达自我而付出的热切努力，对其友人产生了催眠般的诱导作用，使其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真的在眼前看到了亡者的容貌。在这种情况下，该现象纯粹是主观的；若在那个当下为灵媒拍摄照片，显示出的面容仍会与平常完全一样。

然而，有时这种变化是真实存在的，且能透过相机镜头证明确有其事。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两种可能产生此效果的方法。我曾至少见过一个容貌发生显着变化的案例，其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最贴切的描述莫过于面具的部分物质化。也就是说，灵媒脸部与欲呈现的形象大致相符的部分会保留原状；至于那些完全不相称的部分，则被覆盖了一层由物质化材料构成的薄面具，使其拼凑成几近完美的模仿，尽管尺寸会比原貌稍大一些。但我也见过另一种案例，其中欲呈现的面孔比灵媒本人的脸要小得多，而若要达成精确的模拟，无疑涉及了灵媒容貌轮廓的实质改变。对于不曾专门研究过这些事物的人来说，这自然显得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几乎不曾意识到，肉体具有极度的流动性与无常性，更无法想象在特定条件下，肉身竟然如此容易被重塑与改变。

肉体的易感性

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幸而那些能启动足以产生此类结果之力量的特殊环境并不常见。在《揭开伊西斯的面纱》第一卷第 386 页中，布拉瓦茨基夫人为我们举出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例子，说明母亲的念头或感受如何改变腹中胎儿的肉体。康内留斯·格马曾记述过一个出生时额头受伤且鲜血直流的孩子，这源于其父亲曾拔剑对准其母亲的额头进行威胁。在范·海蒙的著作《论注入之物（De Injectis Materialibus）》中记载：梅赫伦一位裁缝的妻子目睹了一名士兵在争吵中被砍断手掌，这件事令她印象极其深刻，以至于她的孩子出生时只有一只手，另一只手臂则在流血。安特卫普一位商人的妻子看到一名刚失去手臂的士兵，随后产下一名同样断了一只手臂且伤口流血的女儿。另一位妇女目睹了阿尔巴公爵下令斩首十三名男子的惨状，在她的案例中，孩子在其他方面都很完美，出生时却没有头部，且颈部血流不止。

关于人体出现圣痕（Stigmata）的整体问题，这类现象似乎已得到极为充分的证实，其实也只是心智影响物理物质的又一明证。正如同母亲的心智会作用于胎儿一般，许多圣徒或是像凯瑟琳·艾默里奇这类女性的心智，也会作用于他们自身的肉体。在《自然之暗影》一书的第 384 页中，我们还能读到另一个关于剧烈情感如何作用于肉体的恐怖案例。

「一封来自莫斯科、寄给克纳医生的信件，这是由于读到了关于『杜尔门修女』的记述后有感而发的，叙述了一个更为离奇的案例。在法国入侵时期，一名哥萨克士兵将一名法国人追进了一条死胡同（即没有出口的小巷）；随后两人展开了惨烈的搏斗，后者身受重伤。一名当时躲藏在这条巷弄内无法脱身的人目睹了这一切，并陷入了极度的惊恐。当他回到家后，他身上竟然爆裂出了与那名哥萨克士兵施加在敌人身上完全相同的伤口。」

我们在探讨物质化主题时，将会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但就目前而言，关于变貌这一点，我可以亲身证实：灵媒的物理容貌特征确实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改变，直至

与那位正透过其肉身发言的亡者一模一样。就我所见所闻，这种现象并不十分普遍，我们可以推测其罕见的原因，在于普通的物质化现象或许更容易达成。然而，在我亲眼目睹的几次变貌过程中，每一次都是在充足的日光下发生的；相较之下，物质化通常是在人造光线下进行，且光线不能过强，其中的原因我们在讨论该主题时会再行解释。

透过灵媒使用力量

说话、书写与绘画绝非透过灵媒身体所执行的唯一行为。有时，灵媒的身体会被用于进行规模更庞大、甚至更具暴力性的活动。弗拉马里翁先生记录了一起此类令人震撼的案例（《死后》第 100 页），其中「灵魂」附身于灵媒，企图进行报复。该案例最初发表于《光与影》（Luce e Ombra，罗马 1920 年）及《灵魂学评论》（Revue Spirite，1921 年第 214 页），并由记录者巴扎诺先生（M. Bazzano）亲眼目击。尽管该事件发生于 1904 年，但巴扎诺先生认为，在主要当事人去世之前，他无法公开相关记载。他写道：

「今天，为了超心理学研究的普遍利益，我可以谈论此事，但仍省略主要当事人的姓名。」

「1904 年 4 月 5 日的通灵会。—在场者包括：朱塞佩·文扎诺医生（Dr. Guiseppe Venzano）、埃尔内斯托·博扎诺（Ernesto Bozzano）、卡瓦列雷·卡洛·佩雷蒂（Cavaliere Carlo Peretti）、X 先生、吉乌代塔·佩雷蒂夫人（Signora Guidetta Peretti），以及灵媒 L.P.。通灵会于晚上十点开始。」

「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灵媒因某种未知的原因而感到不安。灵体导师路易吉（Luigi，灵媒的父亲）并未显现，而 L.P.则怀着恐惧注视着房间的左角。不久后，他摆脱了『灵控』，站起身来，开始与某个不可见的敌人展开了一场极其逼真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搏斗。很快，他发出了恐怖的呼喊，向后退缩，将自己摔倒在地，面露恐惧地凝视着角落，随后逃到了房间的另一个角落，大喊着：『后退！走开！不，我不想。救救我！救救我！』由于不知所措，现场的目击者们将心思集中于灵体导师路易吉身上，呼唤他前来协助。这个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渐渐地，灵媒平静了下来，不再那么焦虑地注视着房间角落；接着，他的眼神呈现出一种看着远方景象的样子，随后是更远处的景象。最后，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解脱叹息，喃喃道：『他走了！多么禽兽般的脸！』」

「不久后，灵体导师路易吉显现了。他透过灵媒发言，告诉我们通灵会举办的房间里有一个性质极其卑劣的灵魂，连他也无法与之抗争；该入侵者对我们小组中的一个人怀有深仇大恨。接着，灵媒用惊恐的声音惊呼：『他又来了！我无法再保护你们了。停止—。』」

「很确定路易吉原本想说的是『停止通灵会』，但已经太迟了。邪灵已经占据了我们的灵媒。他大吼大叫；双眼射出愤怒的光芒；双手举起彷佛要抓取什么，像只渴望抓抓猎物的野兽爪子般移动着。而那个猎物就是 X 先生，灵媒正用愤怒的目光瞪着他。一种喀喀声与某种压抑的吼叫声从我们灵媒满是泡沫的嘴唇中发出，突然间，这些话从他嘴里爆发出来：『我终于又找到你了，你这个懦夫！我曾是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

你不记得在波尔图（Oporto）的争执了吗？你在那里杀了我。但今天我要报仇，掐死你！』」

「这些发疯般的话语发出的同时，灵媒 L.P.的双手抓住了受害者的喉咙，并像钢钳般紧扣着。这是一幅可怕的景象。X 先生的整个舌头吐在他张大的嘴外，双眼凸出。我们连忙前去援助这位不幸的人。我们将所有的力量凝聚起来，凭借这种绝望处境所给予我们的能量，经过一场可怕的肉搏战，我们终于成功将他从那绝命的紧扣中解救出来。我们立刻将他拉开，推到外面，并锁上了门。我们阻挡灵媒接近房门；他恼羞成怒，试图突破这道屏障冲出去追赶他的敌人。他像老虎般吼叫。我们四个人用尽全力才按住他。最后，他彻底瘫软，倒在地板上。」

「第二天，我们准备调查这起事件—寻找可能使我们能够证实『波尔图灵体』所言非虚的信息。事实上，我们当时已经对这项指控的真实性相当确定，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当杀人这项严重的罪名掷向 X 先生时，他完全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愤怒灵魂所说的话成为了我寻求真相的线索。他曾说：『我曾是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而我隐约知道 X 先生自己在年轻时曾是一名海军陆战队军官；他曾目睹利萨海战（Battle of Lissa），并在辞去军职后投身商业活动。以这些事实为基础，我向一位同样参加过利萨海战退役海军副将询问了其他细节。至于文扎诺医生，则询问了 X 先生的一位亲戚，后者在多年前已与 X 先生断绝了一切往来。我们两人收集到了单独却令人惊讶地吻合的信息碎片，汇整后得出以下结论：」

「X 先生确实曾在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有一天，他在一艘训练巡航的战舰上，于葡萄牙波尔图登陆了几个小时。在他停留期间，当他在城里散步时，听到一家酒馆传来醉醺醺且愤怒的声音。他察觉到那是意大利语，并意识到那是他船上士兵之间的争吵，于是走进房间，认出了自己的部下，并命令他们返回船上。其中一名喝得比其他人更醉的饮者回嘴抗辩，甚至到了威胁其上级军官的地步。军官被他的态度激怒，拔出佩剑刺入这个傲慢家伙的胸膛；后者不久后便死亡了。这起冒险事件导致该军官接受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并在刑期届满时被要求辞职。」

「这些就是事实；由此可见，骚动的灵体并没有撒谎。他准确地说明了自己的阶级为意大利皇家海军陆战队员。他记得 X 先生杀了他。此外—这是一项特别值得注意的声明—他指出了自己死亡的地点，即这场戏剧的舞台：波尔图。」

「一项详尽的调查证实了这一切的真实性。人们能用何种假说来解释如此惊人地吻合的事件—那些在 1904 年 4 月 5 日通灵会上向我们揭示的事件，以及多年前在葡萄牙发生的事件？」

第三十一章：通灵术中的灵视

灵视能力

在通灵集会中常见的许多现象，仅仅是星光界所特有的普通力量与能力的展现，正如每一位亡者都具备这些能力一样。我已在拙著《灵视》中解释过这些能力为何；任何愿意费心阅读该书的人都会明白，具备这种感知力，便能清楚解释为何亡者时常展现出阅读合上的书、密封的信件，或是描述锁上的箱子内容物之能力。我曾透过许多不同的灵媒，反复获得关于具备此种能力的证据；有时，透过这种手段获取的知识是经由灵媒在出神传讯时的身体传达，而其他时候则是直接由亡者表达，不论是透过他自己的声音，或是透过石板书写。

这些星光能力有时包含一定程度的预见能力，尽管这种能力的强弱程度各异；它们也时常赋予使用者接触感应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回溯往事的能力。在李博士所著的《超自然现象掠影》第二卷第 146 页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展示了这类能力有时是如何运作的。

失踪的文件

「兰开夏郡博尔顿的一家商号发现，由一名机要店员送往银行的一大笔款项并未拨入他们的账户。该店员记得自己确实带了钱去，但想不起具体细节；而在银行方面，对此款项则是一无所知。这名店员感到自己在这件事上难逃嫌疑，并急于澄清真相，于是寻求了一位灵媒的协助。灵媒承诺会竭尽所能。在听完事情的经过后，她随即进入了一种出神状态。不久之后，她说道：「我看见你去了银行，我看见你走到了银行的某个特定区域，我看见你把一些单据交给了一名办事员，我看见他把那些单据放进了某个地方，压在其他一些文件下面，而我看见它们现在依然在那里。」

「该店员随后前往银行，指引出纳员到何处寻找这笔款项，最后果然找到了；出纳员这才想起，那是他在业务繁忙之际随手搁在那里的。我的一位亲戚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故事，便写信给文中提到的那家商号（报上已给出名称），询问事实是否如报导所述。他在回信中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位接受询问的先生在修正了上述叙述中一两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后，于 1874 年 11 月 9 日写道：『您的叙述是正确的。我现在家里还保存着该商号对我查询的回函。』」

上述描述并未绝对明确地指出，这究竟是灵媒本人的灵视力展现，还是亡者运用其常规能力所致；但既然灵媒进入了出神状态，后者的推测似乎更具可能性。亡者可以轻易地从店员的心智中撷取故事的前半部分，进而使自己与当时的场景建立感应；接着，透过追踪事件的始末，他便能提供所需的信息。这里有另一则关于此类案例的经证实纪录，其中读心的力量表现得更为显着，因为所有的提问都仅是在思想中进行。这段内容节录自 1871 年由伦敦朗文出版社出版的《通灵术报告书》，见于第 215 页对林赛的大师的证词纪录。

遗嘱

「我的一位朋友非常急于寻找他祖母的遗嘱，她已经去世四十年了，但他当时甚至连她的死亡证明书都找不到。于是我和他一起去了马歇尔家，我们举行了一场通灵会；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不久便传来了扣击声。我朋友随即在心中默想他的问题；他自己对着字母表逐一指涉，有时则由我代劳，而我完全不知道问题的内容。讯息告知我们，该遗嘱是由一位名叫威廉·沃尔特的人所起草，他住在白教堂区；讯息中甚至给出了街道名称与门牌号码。我们前往白教堂区并找到了那个人，随后在他的协助下，取得了一份遗嘱草案的副本。我们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而且他也并非一直住在该处，因为他曾有过一段更为风光的日子。灵媒绝不可能对此事有任何了解，即便她真的知道，那些信息也派不上用场，因为所有的提问都仅是在心智中进行的。」

正如此前所述，灵视力不仅为逝者所有，生者亦常常具备。即便是在这个透过叩击声传递讯息的案例中，信息仍有可能先由生者获取，再藉由这种外部手段传递给物理界的意识。证明这种灵视力存在的证言正持续增加；格雷医师（Dr. Geley）在其著作《灵视与物质化》中提供了许多新颖且宝贵的内容，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关于奥索维茨基先生（Mr. Ossowiecki）灵视力的记载中——包括许多对读取密封不透明信封内文字能力的测试——他告诉我们，这位预视者时不时能够寻获遗失或被盗的物品。在与失主接触并经过短暂的专注后，他便能说出物品是在何处遗失的，有时甚至能指明可以在哪里找到它。

失踪的胸针

他记述了其中一个此类案例，该案例是由波兰最高法院法官的夫人阿琳·德·格拉斯女士寄给他的。这份记述同时也由她的兄弟阿瑟·德·邦迪先生共同签署证实：

「华沙，乌斯波尔纳街 7 号

1922 年 7 月 22 日

先生：

我荣幸地向您通报奥索维茨基先生在此间所行的一件真正的奇迹。我在 6 月 6 日星期一的上午遗失了我的胸针。同日下午，我和我的兄弟，身为工程师并见证了此事的德·邦迪先生一同拜访了奥索维茨基先生的母亲，即克里格将军的夫人。

奥索维茨基先生走了进来，我兄弟将我介绍给他的这位朋友，我便对他说，能结识这样一位具有奥秘力量天赋的人，我感到非常高兴。全华沙当时都在谈论他。他向我们讲述了许多有趣的事，并在我的倾听之下越聊越起劲。接着，在一阵短暂的沉默中，我对他说：

『我今天弄丢了我的胸针。您能告诉我关于它的任何线索吗？但如果您累了或者这很麻烦，请千万别勉强自己。』

『恰恰相反，夫人，我这就告诉您。那枚胸针在您家里的一个盒子里；它是一枚金属胸针，圆形的，中间镶有一颗宝石。您三天前穿戴过它，而且您非常珍视它。』

『不，』我说，『不是那一个。』（他对另一枚与我遗失的胸针放在同一个盒子里的胸针，做出了相当准确的描述。）接着他说：

『很抱歉我没有猜对；我感到有点累了……』

『那我们就别再提这件事了。』

『噢，不，夫人，我会试着集中精神。我想需要一些与这枚胸针有关的具体对象……』

『先生，胸针原本就别在这里，这件衣服上。』

他将手指放在我所指的地方，几秒钟后说道：『是的，我看得很清楚。它是椭圆形的、黄金制、非常轻，是一件对您而言作为家族纪念而显得弥足珍贵的古董；我甚至可以把它画出来，因为我看透得如此清晰。它带有像是耳朵一样的结构，并且由两个部分相互交错契合，就像紧扣在一起的手指一样……』

『先生，您所说的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描述得再贴切不过。真是奇迹。』

他接着说：『您是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弄丢它的。』（那地方实际上大约有两英里半远。）『对了，就在莫科托夫斯卡街与科希科瓦街的转角处。』

『是的』，我说，『我今天确实去了那里。』

他说，『接着，一个衣着简陋、留着黑胡子的男人，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要把它找回来会非常困难。试试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吧。』

我被这细致入微的描述深深震撼，这让我毫不怀疑他确实能看见那件饰物。我热忱地向他致谢，感谢他让我享有能结识一位真正灵视力者的难得荣幸，随后我便回了家。

隔天晚上，我兄弟来看我，并惊呼道：

『真是奇迹！您的胸针找到了。奥索维茨基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您明天大约 5 点钟只需前往雅齐纳夫人（奥索维茨基先生的姐妹）那里，他就会把它交给您。』

隔天，即 6 月 7 日，我和我兄弟一起去了那位女士的家，当时那里还有其他客人在。我要求见奥索维茨基先生，并问他：『您拿到我的胸针了吗？』那时我心情非常激动。

『请沉住气，夫人；我们这就来瞧瞧。』说完，他便将我的胸针递给了我。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我当时脸色发白，好几分钟都说不出话来。

他非常平淡地向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在我们见面的隔天早上，我去了一趟银行。在门厅里，我看到了一个男人，我记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接着我猛然意识到，这正是当天我在脑海中看见、捡走您胸针的那个人。』我轻轻拉住他的手，对他说：『先生，您昨天在莫科托夫斯卡街与科希科瓦街的转角处捡到了一枚胸针……』『是的，』他回答，显得十分震惊。『那胸针在哪里？』『在家里。但您是怎么知道的？』『我描述了那枚胸针，并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一切。他脸色发白，心情非常激动，就像您现在一样，夫人。随后他把胸针带过来给了我，并说他原本正打算登报寻找失主。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我深受感动。我热忱地向奥索维茨基先生致谢，这与其说是为了找回胸针，倒不如说是因为有幸结识这样一位灵视力者，并在这场奇迹中参与了小小的一部分。如今，这枚精美的古董胸针被我一直佩戴在身上，并被视为护身符。这起事件已传遍了整个波兰，也让奥索维茨基先生变得更加声名大噪。前来向他咨询的人络绎不绝，有人询问遗失的财物，有人打听战争期间失踪的人员等等。而这位谦逊又非凡的人，总是带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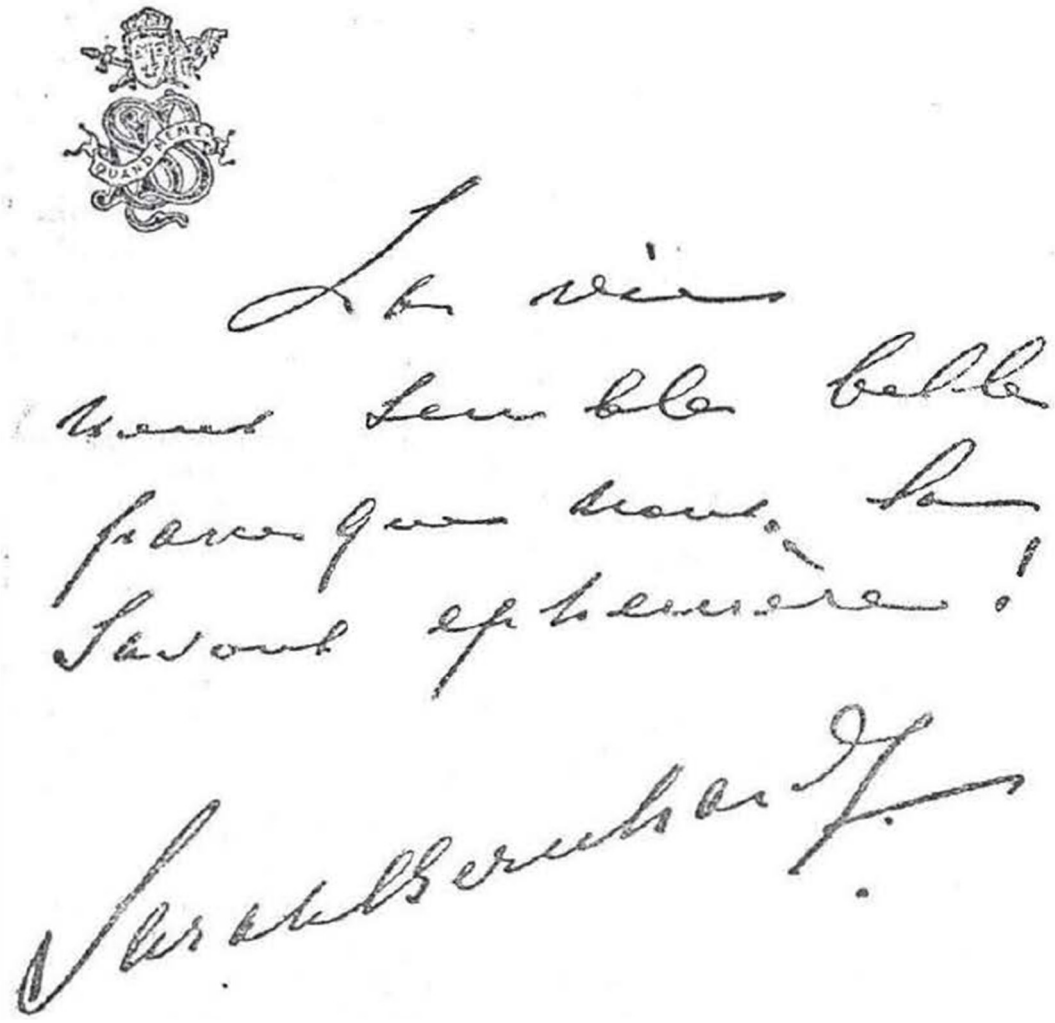
优雅的风度与完全无私的精神，为他们投入大量的时间与心力。他是一位真正的灵视力者，用自己的天赋做了许多善事，却不求任何个人回报。对于如此冗长的叙述我深表歉意，我只是希望尽可能做到精确无误。

您忠实的

阿兰·德·格拉斯

原姓 德·邦迪」

作为奥索维茨基先生进行过众多感应测试的实验条件范例，在此我可以提及莎拉·伯尔尼哈特夫人为此目的特地写下的一封信件。我们将其复制于此，内容出自《灵视与物质化》（第 55 页）。



这封信随后被送交给格莱医生，他随即将未拆封的信件直接递给了这位灵视力者。虽然他对这封信的感应解读称不上完美，但依然令人震惊且具有实证价值。格莱医生表示：

「『然而，他对这封信的描述非常精准：生命，生命，生命（La vie, la vie, la vie）……（重复了三次）。信里有四到五行字，在它们下方是莎拉·伯尔尼哈特的签名，字迹向上

倾斜。』这部分的确没错，但他也有可能是在某本杂志文章里见过她的签名。他接着说：『生命显得渺小（La vie semble humble）。』他把『渺小』这个词重复了两三次。内容提到了人类，但『人类』这个词并没有被写出来。信中有一种将生命与人类连结在一起的想法。因为有太多的仇恨。不，信里没有『仇恨』这个词；只有……只有……（Parcequ'il y a beaucoup d haine. Non, il n'y a pas ' lzaine ' ; il y a seulement… seulement…）那是一个非常难懂的、由八个字母组成的词！后面还有一个惊叹号。」

「接着，在拆开这封信之前，我先前已透过反射光、直射光和透射光对其进行过仔细检查，确认它完全是不透明的，我写下了以下内容，这可以被视为奥索维茨基的最终答案：『生命显得渺小，因为有太多的仇恨（不是仇恨，而是一个未被理解且由八个字母组成的词）；签名为莎拉·伯尔尼哈特。』正如奥索维茨基在信件被拆开后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当时并不认识 éphémère（短暂/朝生暮死）这个词。我们随后询问了几位法语流利的波兰人是否知道这个词，他们也都不认识。」

奥索维茨基先生有时确实能以某种方式看到实际的形体，这一点由他在感应随信附上的图画时的表现得到了证实。从 1921 年 9 月 21 日在卢博米尔斯基王子府邸进行的第三次实验（第 39 页）来看，当时作为测试的信件中包含四项书写内容以及一张鱼的图画。这幅图画似乎比文字部分给他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他不仅谈到了它，还说自己要把牠画出来。他确实画了，不过他把图画画反了，将鱼头画在了左边，而在原作中鱼头其实是在右边。

灵视「解读」

这种灵视力也经常在我提到的每周聚会中，以一种较次要的形式展现。在「出神演讲」结束后，灵媒通常会表示她已准备好对现场听众的周遭情况，提供描述或通常被称为「解读」。如果聚会的人数较少，灵媒会轮流对每位成员说些什么；若现场人数众多，则会挑选出几位特定人士，对其进行个别的详尽关注。

我曾听闻过透过这种方式揭露出的、令人惊讶的私人家族史片段，这些案例具备了所有真实性的特征；但在我参加过的大多数这类聚会中，那些描述都显得极其含糊，且带有一种相当可疑的模棱两可。对话通常会沿着类似这样的方向进行。

「灵媒（理应正处于出神状态，但说话方式却与平常如出一辙，同样完全无视送气音与文法规则）：『那边角落那位女士后头，站着一位白头发的老先生。』」

「热情且轻信的参加者：『天哪！那肯定是我父亲！』」

「灵媒：『没错；他在微笑，他正在点着头，他好高兴妳认出他来了。我能看见他的白胡须不停地在抖动，他真的好开心。』」

「参加者：『这难道不神奇吗！但我父亲过身之前没留过胡子呀；说不定他是去了那边之后才留的，又或者那是我的吉姆舅舅；他以前是有留胡子的。』」

「灵媒：『啊！没错，就是他；他又点了点头，还在微笑呢；他想告诉妳他现在有多快活。』」

「参加者：『哎呀！真没想到可怜的吉姆舅舅会这样现身！哎，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在海上淹死的，那时我还只是个小姑娘；他是个多英俊的小伙子啊，才不到二十五岁，竟然就那样淹死了！』」

「灵媒：『嗯！是啊，是啊，啊！我现在看他看得更清楚了，没错，妳说得对。那不是白胡子，那是水手穿的那种白汗衫，就是那个！』」

「众人：『多么美好！多么奇妙！想到他们竟然能像这样回来，难道不美妙吗！』」

这类对话我听过不下二十次了；自然地，这事并不足以让人对那位特定的灵媒产生多么坚定的信心。然而，或许就在另一个场合，透过这名同样不识字的妇女，却传递出了某件她绝无可能知晓的事情，那是她那庸俗的意识无论如何笨拙地瞎猜，都绝不可能凭空捏造出来的信息。

一次私人的测试

我记得在其中一次场合中，我对伦敦一个贫民郊区的灵媒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私人测试。她是一个相貌粗俗的女人，我以前从未见过她，但她看起来相当诚恳，尽管谈不上有什么文化素养。她对着集会圈中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描述，单调地称每个人身后都站着身穿飘逸长袍、面带微笑的灵体；轮到我的时候，她稍微改变了说法，说我身后是「一位肤色黝黑的外国绅士，头上缠着白色的东西」。这极有可能确有其事，但也许仅仅是个巧合。

我突然想到，可以测试一下她是否能看见思想形体；因此，为了换换口味，不再看那些身披长袍、白发苍苍的尊贵灵体，我集中精神，在下一位轮到受检测的成员椅后，尽可能强烈地投射出一个心智意象，那是两个穿着伊顿制服、圆润可爱的男孩。果然，轮到那个人时，灵媒（或者是藉她发声的亡者，若真有其人的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我虚构出来的那两个男孩，并宣称他们是坐在那里的女士的儿子。后者否认了这一点，解释说她的儿子们都已是成年人；灵媒随后暗示可能是孙子，但这也遭到了回绝，于是这桩谜团就此悬而未决。但从这起事件中，我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该灵媒确实具备灵视力，或者真的有亡者藉她发声；第二，无论涉及其中的是谁，都还没有足够的辨别力，去区分在星光界具象化的思想形体与活生生的星光体。

第三十二章 一些最近的测试案例

测试条件

近年来，许多博学的医生以及在不同国家与心灵现象研究协会相关联的其他调查者们所进行的研究，为早期实验者所宣称的事实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实。许多这些探索奥秘学领域的杰出开拓者，在刚开始时的态度都倾向于怀疑，这一点使得他们的证言变得更加有价值，尽管它也让现象变得更难以获得。它构成了一种负面的思想影响，阻碍了不寻常神通能力的显现，而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这些能力的使用也已经够困难的了。然而，平心而论，这种怀疑很少是一种偏见，而仅仅是一种科学态度，拒绝承认任何未经仔细观察之事实的存在，或是拒绝接受任何未经严谨且公正考虑之推论的正确性。

居斯塔夫·热莱博士在其深具价值的著作《灵视与物质化》中所采取的态度与方法，正越来越受到实验者们的青睐。他指出，为了科学目的而取得的最佳结果，并非是在对灵媒投以怀疑眼光的条件下获得的；观察者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并不是要在任何时候都以绝对的把握去防范任何可能或可想象的作弊，而是去获得那些强大且复杂到在控制所要求的条件下、其自身便带有证明与不可否认之见证的现象。

我可以补充的是，我自己延伸了多年的经验，完全证实了热莱博士所写的内容。我一直发现，最好与灵媒以及指导灵两者都建立起友谊，并与他们坦诚地讨论这些显现现象。热莱博士继续写道：

「如果实验者浪费时间在低劣或初级的现象上，他们将会发现极难获得一个在各方面都令他们满意的控制条件。如果他们足够聪明，将初级现象以及他们可能怀疑的此类次要作弊行为皆视为微不足道；如果他们允许现象发展，而不是在刚开始时就用不合时宜的要求去阻碍它们，他们无疑将会获得如此丰富多样且重要、而且（有时）如此美丽的事实，以至于他们的深信将会是完整、不可动摇且决定性的（第 25 页）。」

马留斯之母与苦役犯

在相对较近期的通灵术与神通研究通俗文献中，有许多案例都符合这些条件。在一些例子中，透过这些方法所传达之信息的准确性，且该信息先前完全不为接收者所知，这几乎可以肯定地宣告了那名声称进行沟通之实体的真实存在。我将从 M.弗拉马里翁先生的著作《死后》（第 21 页）中挑选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与一位在南特斯普遍被称为「马留斯妈妈」的清洁女工之死有关。讲述者说，他以前经常光顾一家咖啡馆，那里有一位布列塔尼出生的清洁女工，虽然她总是被叫作马留斯妈妈，但她的家族姓氏是凯里亚多。随后他继续写道：

「每周六晚上，我以前常会离开南特斯，前往一个位于乡间正中央的农场度过星期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样离开，向老板和我的朋友们告别，也和这位身体非常健康的清洁女工说了再见。于是，在星期六的深夜，我像平时一样来到了乡下，但我必须解释的是，这一次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我打算在那里待上一整周。那间农舍有两个房间：一间厨房和另一个房间。在星期四下午一点钟，我正在另一个房间里和这

家人的年轻女孩聊天。厨房里没有人。门和窗户都是关着的。我们正在说话时，两人都听到厨房里传来一声响动，彷佛是火钳掉到了壁炉石上。出于防范，心想可能是猫正要钻进牛奶罐里，我便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里什么也没有，一切都是关好的。我才刚回到房间，同样的响动又响起了。我再回去。什么都没有！由于那时我已经开始接触通灵术，我便笑着对那年轻女孩说：『这或许是个灵体吧』当时并未把自己的话当一回事。然而，我随后便有了使用一张小圆桌的念头，这张桌子是我们之前已经用来做过实验的，接着我们便坐了下来，双手放上面等待着。几乎是立刻，我们透过敲击声，按照通常的字母编码得到了一条讯息：

『你是灵体吗？』

『是的』

『你曾在地球上生活过吗？』

『是的』

『你认识我吗？』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凯里亚多』。

听到这个古怪的名字（我当时不记得那清洁女工的家族姓氏），我正打算离开桌子，认为这个回答毫无意义，这时那年轻女孩对我说：『那是咖啡馆里那位清洁女工的家族姓氏。』『确实是这样，』我回答道，接着我便开始了一连串的提问。我不愿意相信她已经死了，因为仅在五天前，我离开她时她还非常健康。我向她询问细节，得知她在星期二晚上八点钟生病，随后被送回了家，并在十一点钟死于出血……星期六当我回到南特斯时，一走下火车，我便前往那家咖啡馆，而令我目瞪口呆的是，他们向我证实了这位妇女的死讯，以及她曾告诉我的所有细节。」

无疑地，也存在着其他仅有心灵感应在起作用的案例。欧内斯特·伍德教授讲述过一个例子，那是他那以前常调查这些事物的父亲告诉他的。在所涉及的那次场合中，那名同时也是至交好友的灵媒说，他看到那位访客身后正站着一个身穿苦役犯囚服之人的「灵体」。他详细地描述了那个人，说他正透过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并补充说他认为这个灵魂想要进行沟通。然而，这件事情的真相却是，不久之前，这位询问者曾去参观过曼彻斯特大运河开通时的展览，其中展出了一艘古老的植物学湾苦役船，里面用蜡像进行了逼真的布置。他曾在那其中一个蜡像前伫立端详了许久，心中思忖着那些不幸的苦役犯当时必定感受如何，尽管这起事件早已从他的脑海中淡去并被遗忘，但那正是灵媒向他给出描述的那个形象。

或许许多人在思考这些事情时所犯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假设有一条法则统辖了所有的案例，并因此认为它们要么全都归因于已离世的人的智慧，要么全都是由某种形式的简单或复杂的心灵感应所引起的。在神通研究调查期间所产生的现象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一些是由于灵媒或参与者心智中的想法，另一些是由于已离世的人的智能，还有一些是由于偶然存在或受磁力吸引的思想形体，而另一些则又是由于可能在附近的物品之心理感应影响。

珍珠领带夹案例

另一个来自死亡彼岸之成功沟通的绝佳范例，被称为「珍珠领带夹案例」，收录于威廉·巴雷特爵士的著作《不可见世界的门坎上》之中，内容如下：

「参与者 C 小姐有一位堂兄，是我们在法国军队里的一名军官，他在这次通灵会前一个月已在战斗中阵亡；这一点她是知道的。有一天，在占卜板上出人意料地拼出她堂兄的名字，且在回答她『你知道我是谁吗？』的提问时给出了她的名字之后，传来了以下这条讯息：」

「『告诉母亲把我的珍珠领带夹送给原本我要娶的那个女孩。我认为她应该拥有它。』当被问及那位女士的名字和地址时，两者都给了出来；拼出的名字包括了完整的教名和姓氏，后者非常罕见，且这两位参与者都完全不知道。给出的伦敦地址要么是错的，要么是被记错了，因为寄到那里的一封信被退了回来，整个讯息因此被认为是虚构的。」

「然而，六个月后，人们发现这位军官在前往前线前不久，已与名字被给出的那位女士订婚；然而，他并未将此事告诉任何人。他的堂妹以及他在爱尔兰的任何家人先前都对此毫无所悉，且他们从未见过这位女士，也没听过她的名字，直到陆军部将这位已故军官的遗物送来。这时他们发现，他已将该女士的名字作为其最近亲属写进了遗嘱中，其教名与姓氏皆与透过自动书写者所给出的完全一致；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他的遗物中确实找到了一枚珍珠领带夹。」

「这两位女士都已在寄给我的档上签字，确认上述陈述的准确性。该讯息在当时便被记录了下来，而不是在获得证实后才凭记忆写下的。在此处，无法用潜意识记忆、活人之间的心灵感应或串通来解释这些事实，且证据明白无误地指向了一条来自该名已故军官的讯息。」

掏鸟巢案例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出现在 1918 年 2 月的《光之先驱》。一位新西兰绅士提供了一个看似良好的身分辨识测试，来自他的士兵儿子；他于 1916 年 9 月在索姆河战役中阵亡。这段讯息是透过另一位绅士的妻子的灵媒传达给他的，而她在士兵赴战前就已认识他。在叙述过程中，这名士兵说道：

「请代我向父亲、母亲以及我的兄弟们转达我对他们的爱，好吗？感谢上帝，他们没有上战场。告诉我亲爱的母亲，不要对我抱有任何空泛幻想的想法，也不要轻信她可能收到的每一条所谓的讯息。告诉她，我身上所有最美好的一切都归功于她，因为她是如此勇敢与善良，而我愿意做任何可能的事来抚平她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告诉她一件特别的事，那将能让她确信我的临在，告诉她，就在她阻止我出去掏鸟巢的那一天，并费了那么大的心思教导我们行事正直之时，我便决定要一直努力去做正确的事。告诉她，她曾对我们讲述的那个轶事回忆一直留在我的心头。告诉她，我目前还没有前往任何灵体安息的家园，且在战争结束前可能都不会去。告诉她，无论是在肉身之中还是肉身之外，我都无法成为一个逃兵，而是已经与许多优秀的战友一同接受

了履行职责的训练，我现在依然努力去履行它，且如果被允许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许多我们为了帮助那些仍在战斗的人所做的事，这其中有许多也得到了比我们更高阶的他人的认可与协助，但我不敢久留。告诉母亲，我是非常突然地被射出肉体的，没有感觉到任何痛苦，且多亏了从我父母、你以及其他人那里获得的领悟，我只是交叉双臂，好好看了看我的尸体，并心想：『好吧，就这样吗？』我无法立刻将自己从肉体中抽离，当担架兵把它抬往医疗站时，我也一路随行，因为那具肉体当时还没有完全死亡，但我并未感到痛苦。在失去对我肉身的意识之前过了多久，我说不上来，但我现在所感受到的自由，以及我正积极参与那些在死前就极度占据我心头的事务，是我的职责，且这看起来既自然又正确。此外，A 先生，我的战友们和我自己在面对死亡时立下了许多誓言，这些誓言是神圣的，且如果可能的话，必须予以遵守。但我现在无法逗留了。再见，A 先生，再见。我很高兴能与你说话。告诉父亲和母亲，他们不需要有任何遗憾，我目前的活动比我在肉身时更有价值，而且同样自然。在时间改变局势之前，他们会知道这是正确且适当的进程。再见。」

父亲写道，掏鸟巢的事件只有这个男孩和他的母亲知道；几年前，当他提起要去进行那样的冒险时，他的母亲曾真切地告诉他，摧毁父母为幼雏精心准备的家园是多么残忍，并用一个点子来阐明她的教训：想象某个巨大的巨人走过来，无情地砸碎她的家并消灭她的孩子。这个案例的有趣之处，也在于它对这名士兵发现自己置身于肉体之外时的经历与感受，进行了简单且直接的叙述。

交叉引用

当讯息的一部分被给予某位灵媒，而另一部分则被给予另一位与第一位距离遥远或互不相识的灵媒，使得这两个部分拼凑在一起时能构成一个合理的整体，我们便称之为「交叉引用」。此类案例中一个著名的实例是「基尔代尔街俱乐部案」，该案发表于《国际心灵现象公报》，并被重印在卡林顿先生的著作《心灵现象与战争》（第 284 页）之中。这起事件的叙述是由哈蒙伯爵所提供，内容如下：

「1917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我在一处私人住宅中参加了一场由哈里斯夫人担任灵媒的通灵会。在当时的场合中，除了几位我未获授权提及姓名的随行人员之外，在场的还有斯卡乍得小姐、狄克逊-哈特兰夫人以及海克特·门罗博士。」

「在透过『直接语音』与灵体进行了许多令人信服的对话之后，一位灵体访客到来，并非常清晰地说道：『我想给我的父亲传达一条讯息。』」

「『你是谁？』我们问道。」

「该灵体回答说：『我是一名最近在法兰德斯前线阵亡的军官；我的名字是……』我们无法非常清晰地听清那个名字，于是在几次尝试获取名字未果后，我们说道：『好吧，先不管名字了，试着先把讯息告诉我们。』」

「一开始，该灵魂说得非常缓慢：『我的父亲住在都柏林附近，你可以在那里那家著名的俱乐部找到他。』」

「在场的一位先生问道：『你指的是哪一家俱乐部？』」

「该灵体回答说：『基尔代尔街俱乐部；你很熟悉它，而且你也认识我的父亲。』」

「由于没有人确切听清那位父亲的名字，刚才提及的那位先生便说道：『我很熟悉基尔代尔街俱乐部，但我不认为我认识你的父亲；不过，请把讯息告诉我们吧。』」

「该灵体接着说道：『我的父亲总是为我担心和难过；他似乎无法释怀。我想找人告诉他，我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传达这条讯息作为给他的测试，告诉他不要再为我担心了，因为我一切都好，也很高兴能挺过那一切，我希望他不要再担心和不快乐了。』」

「短暂停顿后，他继续说道：『我的父亲在都柏林也会去拜访灵媒，我也试过透过他们给他传达讯息，但我希望把这一条作为测试讯息寄给他。』」

「我们再次请求他试着把名字告诉我们，而我们非常清晰地听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他的教名，但其姓氏却总是含糊不清，以致于我们无法听清。在经过多次努力之后，我们不得不放弃了。但在我们放弃之前，我承诺我会尽一切努力将他的讯息送达。」

「隔天早上，我写了一封信给一个我认为听起来很像的名字，寄到了基尔代尔街俱乐部。大约一周后，这封信被邮局退回给我，上面标注着『查无此人』。」

「我当时相当发愁接下来该怎么办，直到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我应该写信给该俱乐部的秘书，只需在信中说明我正急切地寻找一位先生，我相信他是该俱乐部的会员，其儿子最近在法兰德斯阵亡了；而那个名字听起来大概是某某某，并且我有一条关于他儿子的讯息要传达给他。」

「现在，这段奇特故事中最离奇的部分来了。几天后，我收到了当事那位先生的来信，信中提到秘书已将我的信转交给他，并补充道：『我收到了我那最近在法兰德斯阵亡的儿子的讯息，他说他曾透过伦敦的一位灵媒给我传了一条讯息，虽然在传递名字和地址时遇到了困难，但他想给我一个测试。』这位父亲接着写道：『如果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希望您能把他的讯息寄给我。』」

布洛涅林苑中的鹿

其中一个最令人瞩目的交叉通讯成功实例，发表于《美国心灵现象研究协会期刊》第 8 卷第 413 页。该文翻译自热莱博士在法国心灵现象研究协会会议上宣读的一篇论文，当时由卡米尔·弗拉马里翁先生主持会议。在这个案例中，进行通讯的实体创作了一个小故事，并将其中的绝大部分口授给位于波尔多附近威姆勒的一位灵媒，仅省略了三个句子；而这三个句子是在同一时间，被单独口授给巴黎的一位灵媒。身处巴黎的那位女士宣称，她能以光点的形式看见这些操作灵体们（其中首领自称名字为鲁道夫），且其中一个光点正快速地来回穿梭。她所接收到的那三个句子分别是：

「『如同管教良好的女子修道院学生般规矩。』

『牠们温柔的大眼睛早已习惯看着行人走过。』

『那位摩登时尚女士的眼睛。』」

隔天，邮件将前一天晚上在威姆勒写下的故事主要部分寄达了巴黎。鲁道夫首先解释了他这次实验的想法，接着便写道：

「亲爱的朋友，当你在灌木丛中散步时，是否曾遇见过那些生活并漫步在茂密枝叶间的鹿，有时……（此处自动书写者注意到书写有所停顿）……有时是那群跳跃着、受了惊吓，却又如此优雅迷人的生灵？你是否曾问过自己，这些美丽的动物在想些什么，以及牠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我绝无意为牠们占卜星座（这毕竟对牠们毫无意义），但在我心目中，牠们的心智必定与那些操纵着森林之鹿的心智大相径庭……（又一次停顿）……不用动物肢腿拉动便能行驶的奇特车辆，而在那些马车中，或是沿着或多或少、人烟频繁的小径上，牠们曾注视着那些拥有和牠们一样修长双眼、精致且时髦的女子。谁能告诉我们，如果……（又一次停顿）……在画笔的挥洒下变得如此不自然地硕大，那不就是一只正处于追忆往事痛苦中的森林母鹿吗？」

「亲爱的朋友，我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 R 小姐试图去理解，但我相信我已经用这个幼稚的故事取得了成功。深情的晚安。鲁道夫」

我们将交由读者自行将这两个部分组合起来，并看看它们契合得有多么完美。热莱博士指出，两位灵媒对自己所写下句子的含意和意图都一无所知，而且她们的表现都像是一具具受到某个独立智能单一指令所操纵的机器。

冷杉树测试

在 J.A.希尔先生所著的《心灵现象研究新证据》一书中，详细记载了多位灵媒之间进行交叉通讯的尝试。我将从该来源中选取一个案例，即「冷杉树」案例：

「1901 年 8 月 28 日，维拉尔夫人的自动书写纪录中出现了一些拉丁文，以下是其译文：『盖上印章。那棵早已种在花园里的冷杉树，正呈现它自己的预兆。』这份书写纪录的末尾有一个潦草的签名，以及三幅分别代表一把剑、一个悬挂的喇叭和一把剪刀的画作。」

「在同一天，福布斯夫人据称来自她儿子（已在南非战争中阵亡）的自动书写纪录中提到，他正在寻找一位能进行自动书写的感应者，以便能为她自己写下的内容提供左证。这份书写纪录的产出时间，显然早于上述维拉尔夫人的那份纪录。」

「这起事件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一个上方饰有皇冠的悬挂喇叭，正是塔尔博特·福布斯生前所属团部的徽章。此外，福布斯夫人的花园里有四、五棵小冷杉树，是她用儿子从国外寄给她的种子培育而成的；她将这些树称为「塔尔博特的树」。维拉尔夫人对这些事实完全一无所知。而就巧合机率的问题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任何时候，维拉尔夫人的书写纪录中从未出现过喇叭，也从未提及过任何栽种的冷杉树（第 172 页）。」

奥利佛·洛基爵士对福布斯夫人、派普夫人、汤普森夫人以及维拉尔夫人之间多次交叉通讯的证据价值，表达了肯定与赞许的看法。这些测试有许多是来自一位自称是弗雷德里克·迈尔斯的灵体。奥利佛爵士表示，在某些案例中，其展现出的学术造诣与 F·W·H·迈尔斯在世时的神韵惊人地吻合，并且超越了任何一位接收者自身所能掌握的知识范畴。J.A.希尔先生在上述著作的第 204 页中补充道：

「其中某些通讯在许多微小的细微之处，都惊人地契合且展现出迈尔斯先生的特质；而这种由许多笔触构成的心理层面证据，有些清晰，有些模糊，但全都倾向于刻画出

这同一个人格的面貌，我得说，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这种心理学证据与以往最常被追寻的、关于通讯者过去生活的个别正确事实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此外，再将这些交叉通讯（在某些例子中同样具有其特征，例如带有霍奇森博士特征的字谜，以及让人联想到迈尔斯先生的但丁、丁尼生和布朗宁事件）融入到这些证据之中，其结果便形成了一批强而有力的近期证据，其支持「与已故人类灵体通讯」的力道，或许比合格调查员此前所发表过的任何内容都要来得更为强大。」

对于将这些及类似事件归因于心灵感应的理论，希尔先生写道（第 203 页）：

「如果活人之间的心灵感应能解释这一切，那我们就必须相信，它可以在彼此素不相识的人之间，以一种非常明确且持续的方式发生，就像在荷兰夫人早期的书写纪录以及汤普森夫人的部分出神言语中那样。我们还必须假设，在相关的自动书写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灵感应网络交织错综。此外，这种交互感应是发生在潜意识的深处，使得正常人格对所有这些惊人的活动完全一无所知。我承认我无法接受这一点。引用兰格先生的话……『在某个节骨眼上，那些常识性的解释反而会引发怀疑。』而且我认为，这种延伸扩大版的心灵感应理论，称不上是常识性的解释。如果它是凭借自身的合理性而被提出，而不是为了躲避『灵体』而找的避难所，那么在有常识的人看来，它只会被描述为一种罕见的荒谬胡言。」

两位溺水身亡的水手

由墨尔本《光明先驱》编辑 W.布里顿·哈维在其小册子《他们都回来了!》中所述的一个案例，实际上相当于一次交叉引用，尽管这显然并非刻意为之。某天晚上，在他家中的一个通灵会上，主导灵媒的灵体报上自己的名字为华特·罗宾逊，并表示弗雷德·菲尔德与他在一起，接着补充说他们两人都在海上溺水身亡。哈维先生确实认识一位华特·罗宾逊，也早已得知他遇溺的消息，但他却从未听说过弗雷德·菲尔德这个人。

一年多以后，一位熟人碰巧告诉哈维先生，几年前在与墨尔本一位灵媒进行的通灵会中，华特·罗宾逊和弗雷德·菲尔德曾向他打招呼，并宣称他们已经溺水身亡。我将用哈维先生自己的话来完整讲述这个故事：

「『我很熟悉华特和弗雷德，』我的那位线人继续说道，『但我从未听说过他们的死讯。他们曾一度是我的船友。直到他们据称在和我的一番谈话九个月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已经溺水身亡了。』那时我才第一次得知，这位偶然结识的熟人过去曾住在我在祖国所居住的城镇几英里外的地方。那段时间他一直在海上航行，而这正是他结识华特·罗宾逊和弗雷德·菲尔德的缘由。在此之前，我从未向他提及过这两个名字中的任何一个。事实上，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聊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他曾经在英国住得离我这么近（第 15 页）。」

书籍测试

1922 年，查尔斯·德雷顿·托马斯牧师出版了一本名为《人类存续的一些新证据》的书。他在这本书中大规模地开创了一种迄今为止鲜少被触及的调查方法，即「书籍和

报纸测试」。据称，这些测试是来自他多年前过世的父亲约翰·德雷顿·托马斯牧师，并透过灵媒雷纳德夫人以及一位自称为菲达的灵体协助下完成的。

书籍测试（书中记载了数百个此类案例）的通用方法是，由「灵体」前往托马斯先生的藏书室（该处与举行通灵会的房屋有一定距离），挑选一本书，观察该书中某个或某些页面上的某些观点，然后将其公布出来。有几次，这类观察结果在当下就被记录了下来；随后经过核对，发现绝大部分都是正确的。

操作者们在看清书籍的实际印刷字样时，显然存在某些困难，但不知以何种难以理解的方式，他们却能捕捉到印刷文字中所蕴含的观点。他们似乎无法看到印在页面上的页码，但他们能从印刷内容的开端开始计算页数，从而准确地指出他们想要引述的页面。他们显然无法看到页面上印刷的页码，但他们可以从印刷内容的开头开始计算页数，因此能够准确地指出他们想要参照的页面。部分测试是从书架上的书籍中选取的，但另一些同样获得成功的测试，则是利用属于他人的书籍来进行的；这些书籍被装进仔细密封的包裹中，其内容在包裹被打开以核对测试讯息之前，对实验参与者来说是完全一无所知的。

我将从托马斯先生记录的众多案例中，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书籍测试范例。这些测试的内容相当广泛，涵盖了描述、幽默、时事话题、哲学以及宗教等各个领域。

「在你的藏书室里，靠近门口最底层的书架上，取左数第六本书，翻到第 149 页；在接近四分之三以下的位置，有一个传达着后退或绊倒含意的词。」

在该页面大约过了一半多一点的位置，出现了以下这个句子：

「……对于他们而言，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是个无法逾越的绊脚石。

而在该页面非常靠下的位置，他似乎捕捉到了某些关于巨大噪音的讯息，那不是一种尖锐、细微的声音，而是一种沉重、更趋近于咆哮的轰鸣声。」

在这页接近底部的地方，出现了以下这个句子：

「那时我碰巧沿着海岸走，连续两三天三夜都听到了大炮的轰鸣声。」（第 15-17 頁）

德雷頓・湯瑪斯先生表示，正如那些「靈體朋友」所言，提供這些書籍測試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證明自身的身分，不如說是在展示一種能力，亦即靈體有辦法獲取連靈媒或參與者都一無所知、卻又能在事後輕易驗證的資訊。

在第十二章中，托马斯先生提供了一系列为格兰康纳夫人所传递的书籍测试，她本人也曾在《东方瓦器》一书中亲自记录过这些内容。这些讯息是由已故的爱德华·温德姆·天南阁下透过同一位灵媒传递而来，并由已故的约翰·德雷顿·托马斯牧师与灵体菲达进行通讯。这一次，他们使用的是格兰康纳夫人位于苏格兰宅邸、其市区住宅以及韦尔斯福德庄园藏书室中的书籍。

作者在对两年来的工作成果进行总结时发现，在 209 次主动提供的书籍测试中，有 147 次结果良好、26 次模糊不清，以及 36 次明显失败（第 98 页）。

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测试

在结束书籍测试这个主题之前，让我重新叙述一个同样出自有关布拉瓦茨基夫人记载的此类范例。她的一生充满了展现其在多个领域皆具备非凡力量的事件；关于这些，人们可以特别在 A.P.辛尼特所著的《奥秘世界》与《布拉瓦茨基夫人生活轶事》，以及 H.S.奥尔科特上校所著的《老日记随笔》中读到。G.贝斯登·巴特最近在其名为《布拉瓦茨基夫人》的著作中，对她的一生进行了谨慎且深刻的记述。我从该书中选取了以下由瓦赫特迈斯特伯爵夫人所述的「测试」案例（第 153 页）：

「瓦赫特迈斯特伯爵夫人所述的一段经历，除非假设真师们确实存在且能够与她沟通，否则根本无法解释。1885 年秋天，在伯爵夫人尚未见过布拉瓦茨基夫人、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会与她相遇之前，她正准备离开瑞典的家，打算去意大利与几位朋友共度冬天，并计划在途中顺道拜访位于埃尔伯费尔德的格布哈德夫人。当伯爵夫人正在整理准备随身携带的物品时，拥有灵视力与超听力的她听到一个声音说：『带上那本书，它在你的旅途中会派上用场。』那部被指名的书，是一位朋友编纂的关于塔罗牌的笔记及卡巴拉章节的手稿笔记集。瓦赫特迈斯特伯爵夫人完全想不出这本书会有什么派上用场的地方，但她还是顺从了耳边听到的指令，把它放进了一个旅行箱的最底层。到了埃尔伯费尔德后，格布哈德夫人说服了伯爵夫人前往维尔茨堡与那里的布拉瓦茨基夫人共度冬天，而不是去意大利。当伯爵夫人抵达维尔茨堡，正准备走进餐厅喝点茶时，布拉瓦茨基夫人突然冒出一句，彷佛这件事一直盘踞在她心头似地说：

『真师说你有一本书要给我，那正是我非常需要的。』

瓦赫特迈斯特伯爵夫人否认自己带了任何书，但布拉瓦茨基夫人要她再好好想想，因为真师说她的访客在瑞典时就曾被告知要带一本关于塔罗牌和卡巴拉的书。伯爵夫人补充道，『这时，我才想起上面所说的那些情景。从我把那册书放进箱底的那一刻起，它就淡出了我的视线，也被我抛诸脑后了。此时，当我急忙赶回卧室、打开旅行箱并翻到最底层时，我发现它就在我在瑞典收拾箱子时所放置的同一个角落里，从那时到现在都未曾被动过。但这还不是全部。』当我手里拿着书回到餐厅时，布拉瓦茨基夫人做了一个手势并喊道：『等一下，先别打开它。现在翻到第十页，在第六行你会看到这些字。』接着她便背诵出了一段文字。

我打开了这本书，请记住，这并不是一本可能也由布拉瓦茨基夫人所拥有的印刷书籍，而是一本手稿集，正如我所言，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为了供我个人使用而写下的笔记和摘录，然而，就在她所指出的那个页面与那一行上，我真的找到了她刚刚所说的那些一模一样的字眼。

当我把这本书递给她时，我冒昧地问她为什么需要它。

她回答道，『噢，是为了写《秘密教义》用的。』

这无疑一举证实了真师们的存在，以及布拉瓦茨基夫人确实拥有灵视的能力。」

报纸测试

尽管书籍测试已足够令人满意，但所谓的报纸测试效果甚至更为显着。这些讯息所涉及的并非存在于图书馆、封闭包裹、甚至锁上的铁盒中的书籍，而是明天的报纸。虽然曾使用过各种不同的报纸，但主要以伦敦《泰晤士报》为主，因此这些通讯内容涉

及的是尚未印刷出来的信息；经向报社办公室查询后得知，在通灵会进行期间，排版铅字甚至尚未组合完成，其中部分内容甚至可能根本还没排版。关于这些测试，托马斯先生也表示：

「必须了解的是，这些纪录的副本在当晚就已制作完成，并在伦敦寄出，以便在隔天清晨送达。这份副本是按照我一贯的习惯寄给心灵现象研究协会秘书的，这项做法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开始实行，当时我意识到，在通灵会后隔天利用报纸进行的测试，已成为我透过雷纳德夫人和费达与父亲对话中的常态特征（第 133 页）。」

一般而言，这些测试与书籍测试一样，通常带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传递讯息的智能确实将报纸中的词汇与询问者所熟知的名字或事实联系了起来。例如，他们说（第 131 页）：「在第 1 页第 2 栏接近顶端的地方，有一个你父亲在利克时交情很好的牧师的名字。」结果在指定的那个位置找到了珀克斯这个名字，而他以前在利克确实认识一位叫这个名字的牧师。

在这些测试中存在许多奇妙的近似现象。例如，曾有预言指出，在某个特定字段四分之一处，会出现托马斯先生的父亲、他自己、他母亲以及一位姨母的名字。结果在指定的位置上，确实出现了约翰和查尔斯这两个正确的名字。然而，原本应该是艾米莉和莎拉（姨母与托马斯先生母亲的名字）的地方，出现的却是埃米尔·索雷这两个字！同样地，在被指出包含母亲婚前姓氏「或非常相似的词」的位置，出现的是多萝西娅，而她实际的姓氏是多尔。

尽管存在这种模糊性，但这些讯息确实为存在参与者以外的智慧的证据提供了宝贵的补充。这份纪录之所以特别有用，是因为托马斯先生在报纸印刷出来之前，就已经将他的测试纪录寄给了心灵现象研究协会的秘书。

在包含 104 项测试的 12 场此类通灵会中，托马斯先生发现共有 73 项成功、12 项无定论，以及 19 项失败；而在另一组试验中，53 项测试里就占了 51 项成功（第 153 页）。此外，也有许多测试是为参与者以外的人进行的，且涉及的事实完全不为参与者所知。

讯息的来源

在探究这些讯息的可能来源时，德雷顿·托马斯先生深信它们确实来自他已故的父亲，因为在他的所有通灵会中，都充满了对其父亲生前行踪与周遭环境的提及，这些通常是雷纳德夫人所不可能知晓的。同时，信中也提及了他父亲在人世间的生活，此外，「它们还包含广泛且难以捉摸的细微神韵，这些是冷冰冰的印刷文字所无法呈现的，但在其中，我看到了父亲的个性，与他在世时我所深知的那个人完全契合（第 190 页）。」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费达的灵媒有可能阅读了他的心思，但对此他表示：「时至今日，我与费达进行的所有实验，都未能发现她有任何探测我思想或复制我记忆的能力；所有证据都指向了相反的方向。」（第 192 页）

他也提到，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在经历过透过散落在自己书房各处的书页传递出精确的参考讯息后，却听到控制灵正费力地想拼出一个名字，而他自己心里明明知道那个名字正是完成某段明确描述所必需的，但发现这样费力却通常连那个名字的首字母都无法突破，而且他自己对该名字的集中思索，似乎也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一丁

点。他得出结论：「我父亲将他过去的记忆，与为了明日报纸排版而准备的素材联系在一起，这是唯一在逻辑上符合事实的解释（第 194 页）。」

至于「灵体」本身对于他们如何取得报纸测试信息的看法，托马斯先生收到了以下这段通讯内容：

「这些测试是由比我更高级的灵界领域的其他人所设计的，而我捕捉到了他们的想法。即使在我们没有意识到思想源自何处时，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这非常类似于尘世的人类心智获得灵感的情形。我们可以造访这些更高级的帮手，而且即使远离他们，也能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协助。我目前还不确切了解一个人是如何取得这些测试信息的，甚至曾想过，是否是更高级的引导者施加了某种影响，从而让一个合适的广告在便利的日期出现在对应的位置上；我曾思考过这一点，但并不知道答案。这些测试会比书籍测试更好，因为它们更加明确，且其目的将是证明我们能够从参与者的心智或周遭环境之外的其他管道获取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试图调用「潜意识」来作为解释将是徒劳无功的。我被带到了《泰晤士报》的办公室，并不是我自己找到那里的路的；当我们从事这类工作时，帮手总是源源不绝（第 201 页）。」

在后来给出的另一段通讯中，针对「你现在明白你在《泰晤士报》办公室里实际运作的到底是什么了吗？」这个提问，父亲表示：

「这依然是个谜。有一次，我以为我看到了已经排版完成的整个页面；它看起来确实如此，而且我注意到了其中某些项目，我相信后来被证实是正确的。然而，过了一会儿当我再次回到办公室时，因为我经常去两次以确保测试准确，我却发现该页面实际上还没有排版，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也非常令人费解（第 207 页）。」

在其他的通讯中，这位已故的牧师对感知未来事件的各种可能方法进行了种种推测，但显然不论是在那个世界还是在这个世界，时间的奥秘都尚未被解开。

第三十三章：局部物质化

物质化的各种类型

通灵会中所有最有趣的现象，都以某种方式与物质化有关，也就是说，在某个星光形体周围构建出物理物质，以便栖息在该星光形体中的自我能够藉此在物理界上产生作用。然而，这种物质化现象分为三种类型。请容我在此引用我自己在《星光界》一书第 118 页中的一段文字。

「通灵会的常客们想必已经注意到，物质化现象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触感但不可见的；第二种，是可见但没有触感的；第三种，则是既可见又有触感的。第一种现象最为常见，包括那些频繁抚摸参加者脸部、或在房间内搬动小对象的不可见的灵体之手，以及产生『直接语音』的发声器官。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是一种既不能反射也无法阻挡光线的物质层级，但在特定条件下，它能引起大气振动，产生我们所感知的声音。此类别的一个变体是某种局部物质化，它虽然无法反射我们肉眼可见的光线，却能影响某些紫外线，因此能在照相机上留下或多或少的清晰印记，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所谓的『灵体摄影』。」

「当可用的能量不足以产生完美的物质化时，我们有时会见到那种云雾般的形态，这便构成了我们的第二类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灵体』通常会警告参加者，不可触摸那些显现的形体。而在较为罕见的完全物质化案例中，则具备足够的能量在至少短暂的片刻内，凝聚起一个既可被看见、亦可被触摸的形体。」

在我们所划分的第三类子项目中，几乎所有的现象都是透过第一种物质化类型来达成的。因为那些产生敲击声或令桌子倾斜、在房间内搬动物件或将其从地面抬升的『手』，通常是不可见的；然而，为了能对物理物质产生此类作用，这些手本身必须具备物理实体。偶尔，尽管相对罕见，我们能亲眼看见这些手正在工作，这便向我们解释了在绝大多数机制不可见的情况下，这些工作究竟是如何完成的。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威廉·克鲁克斯爵士在他极其有趣的著作《通灵现象研究》第 93 页中，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案例：

一只发光的手

「我当时正坐在灵媒福克斯小姐身旁，现场仅有的其他人是我的妻子和一位女性亲戚。我用我的一只手同时握住灵媒的双手，而她的双脚则踩在我的脚上。我们面前的桌上放着纸，我另一只空着的手则握着一支铅笔。一只发光的手从房间上方降下，在我身边盘旋了几秒钟后，从我手中拿走了铅笔，迅速在一张纸上书写，随后扔下铅笔，升到我们的头顶上方，逐渐消失在黑暗中。」

敲击声与桌子倾斜现像已广为人知，无需赘述；但在没有任何可见之手接触的情况下，重物被升起并悬浮空中的案例则较为少见，因此在此引用一两个这类案例或许大有裨益。在刚才引用的那本书的第 89 页中，威廉·克鲁克斯爵士告诉我们：

「在五个不同的场合中，一张沉重的餐桌在特殊的情况下，从地面升起几英吋到一英尺半不等，而当时的条件使得任何作弊手段都绝无可能。在另一次场合中，当我握住

灵媒的手与脚时，一张沉重的桌子在充足的光线下从地面升起。还有一次，桌子不仅在无人接触的情况下升起，且当时的条件是我预先安排好的，足以确保该事实具备不容置疑的证明。」

由此可见，我在前几页所描述的类似个人经历，绝非绝无仅有的特例。罗伯特·戴尔·欧文先生在他那本《另一个世界边缘的足音》第 74 页中，也提供了一个性质相似且引人注目的案例：

悬浮案例

「1858 年 10 月 1 日，在巴黎附近一位法国贵族，多许斯伯爵的餐厅里，大白天下，正当叉式午餐结束之际，我亲眼看见一张可坐七人、其上还摆放着水果与美酒的餐桌，正如前述那般升起随后落下。当时所有宾客都站在桌子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碰触到桌子。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睹了这同样的一幕。凯德先生（已故英国陆军凯德将军之子）与其夫人在 1859 年 4 月于巴黎告诉我：在 1857 年 12 月的一次晚间拜访中，他们前往一位住在巴黎马图林农场路 28 号的朋友家。当时凯德夫人正坐在扶手椅上，突然感觉到椅子在移动，彷佛有人从下方托住了它。随后，椅子缓慢且平稳地升向空中，并在那里悬浮了约三十秒之久，凯德夫人的双脚距离地面约有四、五英尺高。接着，椅子又轻柔且平缓地落下，当它接触到地毯时，完全没有产生任何震动。当椅子升起时，没有任何人碰触它；在它悬浮于空中时，除了凯德先生因担心发生意外而上前碰触了凯德夫人之外，也没有任何人靠近过。当时房间内灯火通明，一如法式沙龙往常那般；在场的八、九名人士全都以同样的方式目睹了同一件事。当凯德夫妇向我叙述这起事件时，我做了笔记；他们为了作为真实性的左证，慷慨地允许我使用他们的真名。」

人们连同椅子一起被这样举起来的情况其实相当频繁，尽管我想，高度能达到五英尺的例子确实罕见。威廉·克鲁克斯爵士目睹过几起同样现象的实例，并在他的《研究》一书第 89 页中如此描述道：

「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一把坐着一位女士的椅子从地面升起几英吋。在另一次场合中，为了避免让人怀疑这是她自己以某种方式暗中操纵的，该女士特意跪在椅子上，使椅子的四只脚都能完全暴露在我们的视线之内。随后，椅子升起了大约三英吋，在空中悬浮了约十秒钟，接着缓慢降落。还有一次，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中，两名儿童连同他们的椅子在大白天下从地板上升起，当时的条件（对我而言）是最令人满意的；因为我当时正跪在地上，严密注视着椅子的脚，并观察以确保没有任何人能碰触到它们。」

「我所目睹过最惊人的空中悬浮案例，都是发生在霍姆先生身上。在三个不同的场合中，我曾看见他整个人完全从房间的地板上升起：一次是坐在安乐椅上，一次是跪在椅子上，还有一次则是完全站立着。在每一次的场合里，当该现象正在发生时，我都有充分的机会全程密切注视。」

「关于霍姆先生从地面升起的记录至少有一百起，且是在同样为数众多的不同目击者面前发生的。而我曾亲耳听过此类现象中最惊人一起事件的三位目击者（邓雷文伯爵、林赛勋爵和温恩上尉），由他们口中亲自述说当时情况最为详尽的经过。若要否定

关于此课题的记录文献，无异于否定人类所有的证言；因为无论在正史或野史中，没有任何事实能获得比这更强大、更无懈可击的证据阵容所支持。」

奥尔科特上校在他的著作《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们》中，也提到曾亲耳听过其中一目击者的讲述。同时，他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艾迪兄弟几起非常令人震惊的空中悬浮实例。

我自己曾有三次在场，目睹坐在沉重扶手椅上的灵媒，在我们围坐于桌旁时，被整个人举起并越过我们的头顶，最后被安置在桌子的正中央。在其中两次场合中，我亲自握着灵媒的一只手，并在他的空中翱翔过程中全程紧握，而另一只手则由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握着。尽管这是在黑暗中发生的，我们因此确信物理界没有任何人举起那把椅子；虽然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这种保证，因为房间里根本没有人具备完成这种大力士般壮举的力量。当灵媒和他的大椅子安全降落在桌上的那一刻，灵体透过预先约定的信号敲击要求点灯，以便让我们看清眼前的成果；我们那几位死去的朋友显然对他们的这项成就感到相当自豪。

被抬升至天花板

我自己也曾在一次通灵会中，以一种相当不寻常的方式被举了起来——至少我还没有听说过任何其他完全相似的案例。那是我参加的最早期的几次公开通灵会之一，现场有许多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桌子对面的几位女士大喊着说有一只手正在拍打和抚摸她们，但在绝对的黑暗中，这对我来说似乎并非完全令人信服；因此，当她们对「亲爱的灵体」表达的喜悦与感激之情开始显得有些单调时，我平静地问道：「灵体能否行个方便，过来碰碰我？」我几乎没指望会得到任何响应，但那「灵体」立刻如我所愿；我的手瞬间被一只强而有力的手紧紧抓住，并向上拉，使我不得不从椅子上站起来。甚至当我直立站好时，那股向上的拉力依然在持续，于是我急忙踩上我的椅面。那股稳定且不可抗拒的拉力仍在继续，片刻之后，我仅靠一只手悬挂在半空中，并且仍在上升。我的指节触碰到了抹灰天花板那光滑、冰冷的表面，那是一间挑高很高的房间，接着，显然是另一只手穿透天花板，轻柔地拍了拍我的手，随后我感觉到自己正在下沉。紧接着，我的双脚踩到了椅子，直到那时，那只紧握的手才放开，并在离开前给了我最后一次热情的握手。我从椅子上爬了下来，深信「消逝之手的紧握」有时可能会是相当强劲的。

当我事后向怀疑论者讲述这个故事时，总是会遇到两种解释。第一，那天花板上装有活门机关，并且采用了某种机械装置；第二，灵媒在黑暗中站在桌子上，亲自把我举了起来。对于第一个假说，我的回答是：那天花板是朴素、光滑且粉刷过的灰泥面，上面连一条裂缝都没有，因为事后在充足的光线下，我再次爬上椅子仔细检查过它；虽然它距离我伸手可及的高度还有好一段距离，但如果那里真有裂缝，是绝对不可能漏看的。此外，我的要求是根本无法预见的，更遑论去预先做出安排，好用如此惊人的方式来满足它。至于第二个假设，该灵媒是个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男人，而我的体重超过十三英石（约 82.5 公斤）；也许提出这个建议的怀疑论者，可以自己试着站在一把仅有中央单柱支撑的圆形餐桌边缘，然后单手将一个比自己沉重得多的人直接向上举过头顶，并且在整个过程中，仅仅靠着一只手将他维持在悬空状态。

真正的悬浮

很有可能，我所引用或描述的所有举升案例，都是由物质化的手所完成的，就像我最后那次亲身经历一样。还有另一种全然不同的空中悬浮方法，在东方国家偶尔有人修练，那是一种更为奥秘且科学的方法，其成功取决于对一种能与重力作用相抗衡的斥力的理解与运用。我也曾亲眼见过那种方法，事实上，每一位实修魔法的学生都对其应用了如指掌；但在我看来，上述任何一个案例都不太可能动用了这种力量。

重力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具有磁性特质的力量，正如普通的磁力一样，它也可以被逆转并转化为斥力。这种特殊磁力的逆转，可以被那些习得其奥秘的人随心所欲地产生；但它也经常在不同类型的狂喜者身上无意中发生。例如，历史上关于圣德兰与库比蒂诺的圣若瑟都有记载，他们常常在进行冥想时以此种方式悬浮起来。然而，我认为那些在唯灵论通灵会中悬浮起来的人，通常只是单纯地被逝者那物质化的手所托举着。

这些同样的物质化之手，操办着通灵会里所有较为琐碎的事务：它们会为那台每场必备的八音盒上紧发条，并让它在参加者的头顶上飘浮盘旋；它们会弹奏（有时音色极为甜美）那种奇特的迷你齐特琴，这种乐器通常被悦耳地称作「仙女之铃」；它们有时会洒水或喷洒香水；它们甚至会带来鲜花、水果和方糖，而我曾亲眼见过它们极其灵巧地将方糖直接塞进在场朋友的嘴里。

它们通常也被运用于石板书写之中，尽管这种现象有时能透过凝聚法更为迅速地达成，关于后者我们稍后便会提及。但在通常情况下，被夹在两块石板之间的铅笔碎片，是由一只手所引导的，而这只手，仅仅只有足以抓握住笔尖的微小局部被物质化了。

石板书写通灵会

大约二十年前，伦敦有一位著名的灵媒曾将这种石板书写发展到了极高、近乎完美的境界。对于那些自大固执、吹嘘只要有自己在场就绝不可能发生任何异象的怀疑论者来说，这绝对是带他们去体验的最完美演示。你可以与灵媒约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清晨十一点；在赴约的路上，你先带领那名怀疑论者走进一家文具店，让他亲自购买两块普通的学校石板，并在两块石板之间放一小截石笔碎屑（有时甚至是两、三块不同颜色的笔屑），接着用牛皮纸将它们包裹起来并牢牢绑紧。随后，你再买一根最顶级的封蜡，要求怀疑论者用他自己的印章在绳结上随意盖印密封（越多越好），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要让这个包裹离开他的双手。

接着，我们会前往灵媒的住处并开始通灵会，同时会告诫那名怀疑论者直接坐在他那包石板上，以确保它们绝对不会被动手脚。灵媒会先用他自己的石板开始操作，这些石板在通灵会开始前总是放在桌上供人任意检查；而怀疑论者通常会对这些石板提出一套精心编造的理论，比如讯息其实早就写在上面，只是用酒精洗掉，好让它们待会儿重新显现；又或者，灵媒待会儿肯定会利用手法将它们掉包，藏到让人看不见的地方。通常，最好的作法就是任由他高谈阔论、不予理会，因为你很清楚，自己完全有资本好整以暇地静待时机。

灵媒会用单手将一块石板紧贴在桌子的下表面，那是一张普通的小木桌，没有抽屉，显然没有任何形式的机关，甚至连一块桌布也没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简单的问

题都会得到书面解答，或者任何口述的句子都会被忠实地记录下来。此时，怀疑论者通常会插话，要求用梵文、中文或切罗基语写下一个句子；如果主导的「灵体」承认自己恰好不懂这些语言，怀疑论者就会显得无比得意。偶尔，灵体会找来某个懂得这些语言的灵体，这时怀疑论者就会有些大惊失色，尽管他依然死死抱着「这整件事不知怎的肯定还是个骗局」的念头。

然而不久之后，当通灵会进入高潮，我们便会试探性地询问主导的灵体，是否能在我们自备的石板上书写；尽管我曾有一两次被告知他们担心能量不足，但在四分之三的情况下，得到的答复都是肯定的。随后，你转向那名怀疑论者，请他拿出他的包裹，并叫他检查上面的封蜡，好百分之百确定它完全没有被碰过。接着，他会被礼貌地要求用自己的双手将这个密封的包裹捧在桌子上方，此时灵媒可能会捏住包裹的一个角，或者仅仅是把手轻轻搭在上面。接下来，怀疑论者会被要求在脑海中构思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绝对不能透露任何关于问题性质的蛛丝马迹。他照做了，而此时最有趣的观察研究，莫过于当他听到那阵急速的书写声，正从他自己双手紧握的包裹内部清晰传出来时，盯着他的面部表情。片刻之后，三声清脆的敲击声将示意讯息已经完成，灵媒随后会移开他的手，神色庄重地请怀疑论者检查他的封蜡，确保它们完好无损。

随后，他会剪开他的包裹，接着发现他那两块新石板的内表面，竟然写满了工整的字迹，内容正是有关于他在脑海中所默想的问题。通常在那个当下，他会震惊得哑口无言，只能悻悻然回家自行思索；但到了周末，他一般就已经说服了自己，认定我们是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被欺骗了或产生了幻觉，并且坚信：「我们当然没有真正看见我们以为自己看见的东西。」尽管如此，这依然是一个极难啃的硬骨头（难解之谜）；而他日后频繁提及「那场聪明却荒谬的表演」，正显示出这件事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且这对他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或许远比他口头上愿意承认的还要多。

以这种方式给出的解答，往往展现出相当高的智能与知识。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解答常常受到提问者鲜明立场的极大修正，究竟是出于讨好提问者的友善渴望，还是因为这些想法很大程度上只是提问者自身心智的投射，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例如，我记得自己曾收到过一份关于某些我深感兴趣之人的存在性的绝对肯定陈述；该沟通实体不仅斩截地断言了他们的存在，而且对他们的态度与我本人的立场完全如出一辙。然而，我事后发现，就在仅仅一周前，那个声称是同一个灵体的实体，在为另一个人写下解答时，却完全否定了有这类人物的存在！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沟通实体，其中一个出于某种原因冒用了另一个的名字与头衔；但至少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两个案例中，所表达的观点都与提问者的观点精准契合。另一方面，我也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给出的解答完全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并且包含了在场任何人绝无可能知晓的信息。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种石板书写会是传递讯息最简单的形式之一，而且确实是唯一能在大白天下轻易进行的书写类型。因为事实上，它从未真正地在日光下进行，即便周围的环境条件对我们而言是如此绝对地令人满意。在两块石板之间，或者在石板与桌子之间，始终存在着让物质化变得轻而易举的黑暗。当一个肉体以普通的方式缓慢生长并构建在一起，当它被生命原理彻底渗透并由灵体明确赋予能量时，它就会成为一个相对永久的有机体，并且能够在一定的限制内，抵御来自外部的振动冲击。

我们必须记住，物质化仅仅是对此的一种拙劣模仿，它不过是偶然聚合在一起的原子群，在与自然的常规法则与秩序相抗衡的情况下，被强行暂时维系在特定状态中。因此，它需要被极其小心、费力地持续维持其结构；此时，任何来自外部的剧烈振动冲击，都会极其轻易地将其彻底瓦解。另外必须记住的是，用于物质化的物质几乎全都是从灵媒的身体中抽取的，因此这股物质本身承受着一股强大的本体吸引力，不断地试图将它拉回灵媒体内。正因如此，除非处于极其罕见的例外情况下，普通光线那极其强烈且高频的振动，会在几乎一瞬间将物质化结构完全溶解。

在极其微弱的光线下，这种结构依然能维持一段时间，例如将煤气灯调得极低，或是使用所谓的「夜光石板」。夜光石板通常是一块涂有发光漆的木板或厚纸板，白天在太阳下曝晒，以便在夜间发出微弱的磷光。然而，星光界本身的资源之一，就是能产生一种柔和的光线，其对物质化结构的破坏影响似乎远没有那么剧烈。在这种特殊的星光照明下，写字的手有时能够维持其肉体般的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861 年 8 月 18 日，利弗莫尔先生与凯特·福克斯举行的一场通灵会记录摘要，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一小时的书写

「那些卡片成了一个直径一英尺的光圈中心。仔细观察这一现象，我看到一只手正拿着我的铅笔，停在其中一张卡片上方。这只手安静地由左至右横向移动，当写完一行后，便移回起点开始写另一行。起初，它是一只形状完美的手；随后，它变成了一种比人类的手还要小的暗色物质，但显然仍握着铅笔，书写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而整幕景象维持了将近一个小时清晰可见。我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灵体书写』真实性的证据了。所有对抗欺骗的可能预防措施均已做足。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握着灵媒的双手。我至今仍保留着那些卡片，两面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上面所表达的情感具有最高尚的特质，纯洁且充满灵性。」——（《可疑的边界》第 301 页）

这段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展示了即便在这些格外有利的条件下，要将物质化结构维持如此长的时间是多么地困难。虽然要保持手部的完整形状似乎已是不可能的事，但某种仍能握住并引导铅笔的可见物质，不知怎地依旧被维系在一起，直到必要的工作宣告完成为止。

小写字板的运作有时似乎是透过局部物质化来实现的；因为我曾亲眼见过一些案例，写字板显着地在放置于其上的手指下方自行移动，而绝非受手指推动。当显然是手在带动写字板时，这种现象自然属于我们的前述第一类现象——即灵媒的身体被利用，尽管该灵媒可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无意识。

直接绘画

我自己也曾见过一些非常优秀的绘画样本，它们很可能也是以与上述书写相同的方式完成的。我之所以说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画作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因此无法百分之百确定；它们也有可能是透过凝聚法制成的，但由于那是一道更为困难的程序，我认为不太可能动用了这种方法。过去有某些灵媒专门从事这种画作的产出，这确实是星光力量一次非常令人赏心悦目的展示。我曾两次目睹一幅大约 8×5 英吋的小型风景画，

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在一张做有标记的纸上，于 15 到 20 分钟内凭空产生。画工相当不错，色彩自然且和谐，而且当电灯重新点亮时，部分颜料甚至还是湿的。我完全确定，这两次实验中所使用的纸张，全都是我自己带去的。在其中一个案例中，就在熄灯前的一瞬间，我从那张纸的一个角落撕下了一块形状奇特、呈锯齿状的碎片，并将其由我本人妥善保管，直到画作完成。当电灯重新打开时，我发现这块碎片与画有风景画的纸张撕裂处精准契合，严丝合缝。

在这两个案例中，那幅风景画都不是我所认得的地方，尽管在同一个灵媒的家中，我曾看过画工精湛、描绘着我所熟悉场景的画作，且被告知它们也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产出的。在这两个案例中，现场都准备了一盒水彩、一个调色盘和几支画笔，且在通灵会结束后，它们都留下了曾被使用过的痕迹。在另一个场合中，透过一位不同的灵媒，我还见过一幅尺寸大得多的彩色粉笔画在黑暗中以更短的时间被产出；但在此案例中，其笔法虽然大胆豪放且挥洒自如，却也着实显得粗糙且不稳定。这次的创作主题是一位女士的头像，其神韵是可以辨认出来的，尽管称不上带有美化修饰。在所有这些场合中，绝对可以确定灵媒完全没有参与这些画作的制作，因为他们的双手全程都被紧紧握着，且在其中两个案例中，他们的身形轮廓也足够清晰可见，足以防止他们进行任何不被当场察觉的移动。

音乐表演

一个人若在生前熟练掌握了任何一种乐器的操作，当他脱离肉体后，并不会失去这项能力。我曾听过小提琴和长笛被不可见的手弹奏得相当不错，当时光线充足，足以让人看清现场所有具备肉身的人都没有碰触这些乐器。我也曾多次看到六角手风琴以同样的方式被弹奏，有时我甚至自己握着乐器的另一端。在我的见证下，钢琴也曾多次被不可见的手弹奏，而在这种情况下，遮盖键盘的琴盖不论是打开还是关闭，似乎都没有差别。有时在开始演奏前，逝者会猛然掀开琴盖，那时我们能看见琴键随着演奏进行而依序下陷，其状态就跟我们亲手弹奏时一模一样。如果我们在演奏过程中关上琴盖，演奏通常仍会继续，就好像琴盖一直开着一样。我有两次听见钢琴内部的琴弦在琴键完全没有移动的情况下被弹奏，就像弹奏竖琴的琴弦那样。

威廉·克鲁克斯爵士在其著作的第 95 页中，给出了另一个案例，讲述了一个人在死后仍保留了操作其生前所熟练之仪器的能力。该操作者当时并非真的在使用他的仪器，但他无疑展示了如果仪器在场，他依然拥有操作它的能力。故事如下：

电报员

「在一场与霍姆先生进行的通灵会中，一根我先前提到过的小木条，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跨越桌面移向我，并透过敲击我的手来向我传递讯息，由我依序背诵字母表，而那根木条则会在对应的正确字母上敲击我。该木条的另一端则歇停在桌面上，与霍姆先生的双手保持着一段相当的距离。」

「那些敲击声是如此尖锐且清晰，而那根木条显然受到主导其运动的不可见力量极其完美的控制，以至于我开口问道：『主导这根木条运动的智能，能否改变这些动作的特性，透过在我手上的敲击，利用摩斯密码为我传递一段电报讯息？』（我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当时在场的其他人对摩斯密码完全一无所知，而我也只不过是略懂皮毛。）我这话刚说完，敲击的特性立刻发生了改变，讯息便完全依照我所要求的方式继续传送。然而，这些字母发送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我顶多只能偶尔捕捉到一两个单词，结果漏掉了整段讯息；但我所听到的，已足够让我深刻确信，在线路的另一端，不论那究竟身处何方，必定坐着一位极其优秀的摩斯电报操作员。」

直接语音现象

在前述吹奏长笛的案例中，显而易见的是，演奏者不仅必须物质化出用以按压按键的指尖，还必须物质化出一个用以吹气的嘴巴。在通灵会中，死者将发声器官物质化到足以发出清晰可辨之声音的程度，这绝非罕见之事；尽管（正如人们自然会想到的那样）这似乎是一项比物质化一只手要困难得多的壮举。这种器官的构造往往显得不够完美，导致发出的声音成了一种沙哑、带有口哨声的低语。我想，一个不习惯此道的幽灵在初次尝试物质化声音时，几乎毫无例外地只能发出最微弱的耳语；但另一方面，常规灵媒的「指导灵」由于已经练习过数百次这种物质化器官并藉此说话的技艺，往往能拥有一种完全自然且极具个人特征的嗓音。

在过去这半个世纪里，凡是经常参加某些著名灵媒通灵会的人，想必都非常熟悉那位自称为「约翰·金」的灵体首领那圆润、洪亮的嗓音，以及他向那些他所熟知并信任的人打招呼时，那种热情、友善的态度。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邀请了一位灵媒到我乡间的小屋作客。当时我们正一同穿过一片麦田，一个广为人知的「灵体之声」竟然以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方式加入了我们的对话，那种感觉，就跟有第三个人正与我们并肩同行完全一模一样。

我非常清楚，对于「灵体之声」的一般解释，通常会归咎于灵媒所施展的腹语术；但当你清晰认出那声音正是某位在人世间你所熟知的人时，这种解释就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此外，它似乎也完全无法解释我曾在自己家中通灵会上遇到的一个事实：当时，那些不可见的表演者为我们献唱了一首歌曲，其中的四个声部都清晰可闻，其中有两个声部是由非常优美的女声所演绎。而这一切，是在灵媒为男性（且当时正处于深度出神状态）、且现场除了男性（皆为我信任的朋友）之外绝无其他具备肉身之人出席的情况下发生的。

在这种局部物质化的范畴下，我们还必须将有时被称为「灵体照片」的现象纳入其中；因为任何能够被拍摄下来的东西，理所当然都必须是物理物质，且能够反射某些可以作用于相机感光底片上的光线。这绝不意味着它必须由我们肉眼可见的物质所组成，因为相机对很大一部分的光化性紫外线非常敏感，而这类射线对于我们目前生理构造的肉眼来说，根本无法产生任何视觉印象。

我对摄影有着足够的了解，深知要透过欺骗手段来制作一张所谓的「灵体照片」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同样也清楚知道，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的照片，绝非透过这种手段产出的。我曾见过数量极其庞大的这类照片，它们都是威廉·托马斯·斯蒂德先生在调查这种奇特的通灵形态时，在严格的测试条件下所拍摄的；此外，我也有幸亲眼目睹了几张专为我们已故的副主席 A.P.辛尼特先生所拍摄、以及由他本人所亲自拍摄的此类照片。

一张有趣的照片

一位退伍老军官曾向我讲述了一个关于这种局部物质化逝者摄影的极佳典型案例。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他相继失去了（如同我们通常的说法）三个女儿。有一天，在一个距离他家数百英哩远的大城市里，他看到了一家照相馆的广告，宣称能够拍出逝者的肖像，于是他就地走进了那家照相馆，要求为自己拍摄一张照片。他完全没有透露自己的任何预期，甚至表现得除了自己的肖像之外什么都不期待；他断言，摄影师绝对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认识他。然而，当他去取照片时，却发现有三张漂浮的面孔聚集在他自己的头像周围，虽然比他的面容更为黯淡，但清晰可辨、绝无误认的可能。他向我展示了那张照片，以及他女儿们生前的肖像；毫无疑问，她们与那张在死后拍摄的照片中的年轻女士完全是同一些人。

在《攝影不可見之物（Photographing the Invisible）》一书中，詹姆斯·科茨医师（Dr. James Coates）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照片的范例，照片上出现了有时被称为灵力「额外显影」的现象。其中许多照片是在完全无法对底片进行任何预先准备的条件下拍摄的，并且是在可靠证人的现场监督下进行冲洗。著名的美国「灵魂摄影师」爱德华·威利先生（Mr. Edward Wyllie）讲述了一起关于一名中国男子照片的奇特案例（第 167-8 页）：

「我当时一直在洛杉矶为心灵现象研究协会的一些绅士进行测试。有些人确信灵魂摄影的事实，有些人则不然。其中一位成员建议，如果我能在一张对这个主题与通灵学都一无所知的人的底片上取得『额外显影』，那将会是一件好事。这样一来，就不能说他们的知识或态度与结果有任何关系。要找一个具备所需资格的人并不容易。直到有一天，一名华人洗衣工『查理』来拿我的衣服时，我突然想到问他：『查理，你想拍张照吗？』『不』，他回答，『我不喜欢那样。』他知道我是个摄影师，但我看他就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摄影抱有反感。在他来了两三次之后，我试着说服他。我向他证明这不会有任何害处，而且我会免费为他拍一张『玻璃底片』（当时对负片的称呼），并印几张他自己的漂亮照片给他。查理想回家换衣服，但我知道不能让他溜走，于是说服他坐下。他非常害怕。我让他放松心情，叫他过几天再来，我会把照片给他。当我冲洗底片时，上面出现了两个『额外显影』——一个中国男孩和一些中文文字。当查理过来时，我把照片拿给他看，他说：『那是我的孩子；你在哪里抓到他的？』我问他这是不是他在城里的某个堂兄弟。他说：『不，那是我的孩子。他不在这里；你在哪里抓到他的？』我问他孩子在哪里，他说：『那是我的孩子。他在中国。已经三年没见到他了。』」

「查理不相信我没有透过某种魔法把他『孩子弄到这里』。随后查理带了其他华人——他自己的朋友——来看这张照片，他们都认出了这个孩子。查理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就他所知，孩子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很健康。」

威利先生在信件与发丝的照片上取得相同的灵力感应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科茨医师叙述（第 197 页及随后页数），在威利先生获邀访问苏格兰之前，《两个世界》（1909 年 1 月 1 日）杂志曾提出对其摄影能力进行一次测试。「结果，大约有 40 人寄去了发丝要求进行拍照。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些『额外显影』，其中一些是已故亲友可被认出的肖像。

在实验者当中包括了阿奇博尔德·科茨医师（Dr. Archibald Hunter，来自 Bridge of Allan）的寡妇 A.S.亨特夫人（Mrs. A. S. Hunter），以及伦敦俄罗斯农民工业的主席、同为寡妇的 A.L.波戈斯基夫人（Mme. A. L. Pogosky）。波戈斯基夫人的名片照片上有两个灵力面孔——一个是亨特医师，另一个则是科茨医师的朋友奥尔德先生（Mr. Auld）已故的妻子。亨特夫人的照片除了她寄出的信件与发丝外，还显示了三个形体，经确认为一名老校友以及一对侄女和侄子，皆已离世。关于奥尔德夫人的照片，科茨医师备注道：

「在此我们拥有一位女士经确认无误的肖像，是由一位远在六千英里之外、对奥尔德先生或我们完全一无所知的陌生人所拍摄的。直到 1909 年 3 月 17 日，即这张照片取得近两个月后，我才写信给这位灵媒（威利先生），而罗塞（Rothesay）完全没有人知道这张照片的存在……直到近 14 个月后。事实真比小说更奇特。」

后来，威利先生访问了位于苏格兰的科茨医师及其夫人，并在那里拍摄了许多『灵魂』照片。当他正在打包物品准备离开时，科茨夫人（她自己也是位灵媒）突然冲动地要求进行一次合照。威利先生已经打包好了他最喜欢的相机，但房间里还有一台柯达相机和一些在当地（即罗塞）购买的底片。其中一张底片对科茨夫人进行了曝光，冲洗出来时，同样清晰地显示出了非常相似她外祖母的肖像（第 223 页）。

威利先生的『额外显影』能在测试条件下产生，由格拉斯哥通灵学家协会任命的测试委员会报告所证实。他们规定必须由他们提供相机与底片；前者属于委员会的一员，后者共计 8 张，是在会见前 20 分钟于最近的药房购买的，并在药房的暗房里装入底片夹中。底片曝光后，立刻放入相机包中，由委员会带走并进行冲洗。在这些测试条件下，有几张底片呈现出了灵力印记（pp.253-6）。」

第三十四章 心灵现象导管的操控

高利格通灵圈

在三本极具价值的著作，《心灵现象的现实性》（1916 年）、《心灵现象科学实验》（1919 年）以及《心灵现象结构》（1921 年）中，已故的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理学博士 W·J·克劳福德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精心分类的详细记录，记载了他对高利格通灵圈心灵传动现象所进行的一系列长期调查，而他的研究特别是从力学的角度切入的。这个通灵圈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主要由核心灵媒凯瑟琳·高利格小姐及其家族成员所组成，其中包括她的三位姊妹、弟弟、父亲和姐夫，极少有外人参与。

记录声音

克劳福德博士的研究方法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研究的一开始，他就试图让自己和圈内的其他成员确信，他们只是在通灵室的特殊条件下，产生了幻觉性的感官意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使用了留声机进行了多次录音。他透过敲击声与那些隐形的操作者进行沟通，向他们解释自己即将进行录音，并请求他们在录音蜡筒旋转所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他们在圈内曾制造过的各种声音。关于这一点，他表示：

「我随后询问操作者们是否一切就绪，在他们敲击三下表示肯定后，我大喊『开始』。刹那间，一声如雷鸣般的重击在地下震响，我随即启动了机器。紧接着，接连出现了六下如大铁锤般的猛烈轰击、各种双击与三连击声，以及像用砂纸摩擦地板般的沙沙声；手摇铃被举起并摇响；桌脚被抬高并往地下磕碰；还听到了彷佛在锯木头的声音等等。他们一直维持着这股惊人的噪音，直到我大喊『停止』；话音刚落，四周顿时陷入一片绝对的死寂。我们随后试听了录音，发现大部分的噪音都被记录了下来；不过那只铃由于摇晃的位置太远，几乎听不到声音。因此，我向操作者们建议，他们应该直接在通灵圈的正中央、且尽可能靠近留声机喇叭口的地方摇铃，并承诺绝不试图去碰它，以免破坏他们的平衡状态。于是，在录制下一张唱片时，那只铃就在距离我手部一两英吋内的地方被摇响，而且由于太过靠近喇叭口，还不小心碰到了它并将它从仪器上撞了下来。这导致该段录音受到了一点损坏。」

「总共录制了三张良好的纪录和一张部分受损的纪录，这些纪录毫无争议地表明，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些声音都是普通的客观声音。(《心灵现象的现实性》，第 30-31 页)」

为灵媒秤重

在这本着作的后续部分中，克劳福德博士记录了许多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他在放置于参与者圆圈中央的桌子或凳子悬浮之前与期间，为灵媒秤了体重，而该物体在悬浮时，绝未与灵媒或任何其他参与者的身体或衣物的任何部分接触。他对此得出的结论如下：

「　　(a) 当桌子稳定悬浮时，灵媒身上所增加的重量，非常接近该桌子的重量。

(b) 因此，反作用力的承受点似乎主要是在灵媒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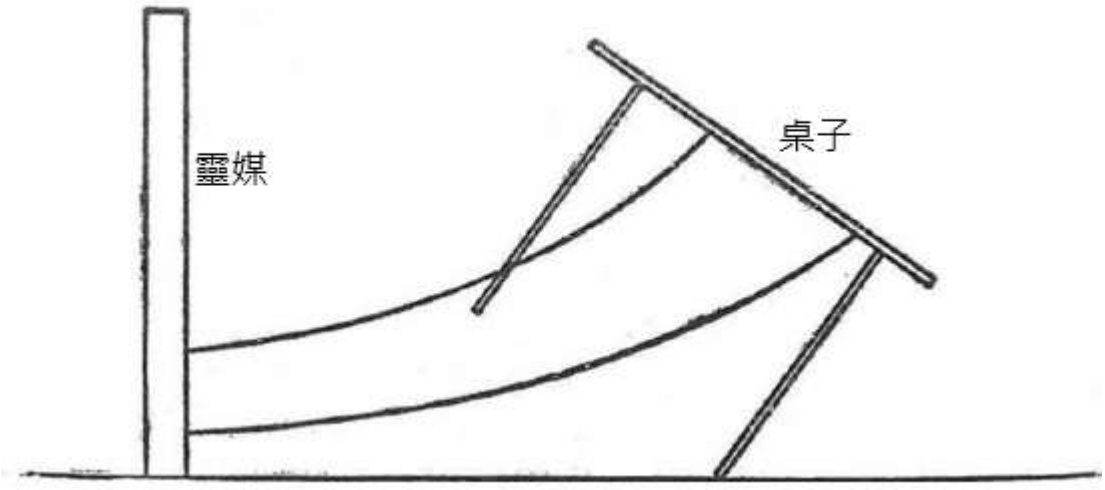
(c) 以这六个案例的平均值来看，灵媒增加的重量似乎比悬浮桌子的重量少了约百分之3。（第 44-45 页）」

为了进一步探查稳定悬浮的桌子是否会将部分重量加在圈内其他成员身上，他请姐夫莫里森先生坐在先前由灵媒所坐的磅秤椅上，而灵媒则坐在圈内的普通椅子上。当桌子悬浮时，莫里森先生的体重增加了两盎司。由于这有可能是其他原因所致，克劳福德博士便将磅秤的秤杆调至平衡，随后请求操作者们在空中上下猛推桌子。当桌子移动时，秤杆也随之与桌子的运动同步，在限制器之间轻微地上下摆动。在进行了多次此类实验后，他得出结论：当桌子稳定悬浮时，反作用力至少有 95%落在灵媒的身体上，而有一小部分则分散在其他参与者的身体上。情况如下：

「正如摩尔海军上将所指出的，当桌子稳定悬浮时，其效果与灵媒自己用双手将其抬起完全相同，只是得到了圈内其他成员极其微弱的协助，比方说，相当于每人仅用一根手指施力所能提供的帮助。（第 4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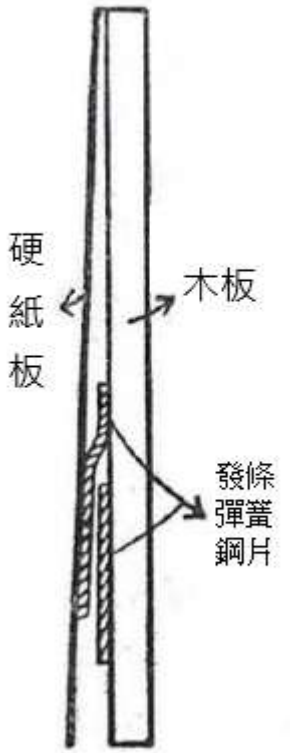
力线

克劳福德博士接着叙述，在多次的调查过程中，当他和其他人试图向下压悬浮的桌子时，他们遇到了富有弹性的阻力；但令他们惊讶的是，当他们试图将桌子推向灵媒时，却遇到了完全刚性或坚固的阻力。每当有访客试图阻止桌子上升时，桌子不论如何依然会升起；首先是靠近灵媒的那两只桌脚升起，彷佛桌子正倾斜至最合适的角度，以便让从灵媒身上延伸出来的投射物，能以最短且最强而有力的路径抓牢桌子。由于不论访客站在哪里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必须了解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访客直接站在灵媒和桌子之间），这似乎表明，在随附插图所提示的方向上存在着某种投射物。（图 4，第 73 页）



在桌子下方使用压缩弹簧秤进行的进一步实验中，当要求操作者们以平常的方式让桌子悬浮时，结果显示（以其中一个例子来说），对于重 10.375 磅的通灵桌，其产生的垂直反作用力大于 28 磅，并且显示出还存在一个背离灵媒、推向弹簧秤的水平压力，大小约为 5 磅（第 120 页）。当一张重 2.75 磅的凳子在放置于压缩弹簧秤上的绘图板

（重 5.5 磅）上方悬浮时，秤上显示出约 24 磅的向下作用力。在这类实验中，显然压在绘图板上的总重量，包含了凳子本身的重量，再加上支撑着凳子的心灵现象物质柱的重量。在上述较早期的实验类型中，我们显然看到了来自灵媒、且不接触地面的悬臂式支撑。对这些问题的完整研究向克劳福德博士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悬臂形式不会因导致灵媒失去平衡而带给她不便，就会采用这种悬臂形式（第 131 页）。



克劳福德博士接下来发明了一种非常灵敏的接触感知器。两片硬纸板和木板如图所示铰接在一起（图 22，第 139 页）。两条小型的发条弹簧钢片被固定在这些板子上，并连接到一个电铃电路上，因此当木板和硬纸板两侧受到任何压力、导致这两条钢片互相接触时，电铃就会响起。这台仪器非常灵敏，甚至对着它重重呼一口气就足以使其接通。克劳福德博士利用这台仪器，探查了悬浮桌子下方以及靠近灵媒的区域，并藉此找到了从灵媒延伸至桌子的力量应力线位置，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电铃都会在某些特定点响起，且随后悬浮状态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干扰。对此，他写道：

「我有理由相信，对操作者而言，建立这些应力线（即连结）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且一旦形成后，在通灵会期间它们几乎会维持在原位。我认为可以将它们比作耗费心力在阻力材料中开凿出的通道。它们的基础似乎是物理性的，因为我实际上曾在灵媒的脚踝附近（并从该处向外延伸）感受到了物质微粒的运动（我的灵媒身上的应力线，有时似乎是从手腕和脚踝开始的）。而且我注意到，在发出敲击声期间，当我的手干扰了微粒流（这似乎对应着一条应力线）时，敲击声便会停止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且似乎只能费劲地重新开始。换句话说，该路径已被抹去。我不认为这些物质微粒（因为我假设它们是物质微粒）是抬起桌子的压力的起因。我认为它们是允许心灵现象压力得以传导的连接纽带，这非常类似于导线是使电流得以流动的路径一样。（第 140-1 页）」

感受物质

在实验 65（第 145 页）中，克劳福德博士描述了这种物质触摸起来的感觉。他表示：

「我完全感觉不到任何压力，但我确实感受到了一种湿冷、冰凉、几乎带有油腻感的触觉，事实上，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彷佛那里的空气中混合了某种死亡且令人不快的物质微粒。或许最适合用来形容这种感觉的词汇是「像爬行动物一样。我经常在灵媒的附近感受到相同的物质，而且我认为它就是一种物质，但在那里，它给我的感觉是正在从她身上向外移动。一旦感受过它，实验者就一定能再次认出它。这是我唯一一次在悬浮的桌子下方感受到它，虽然它或许一直都在那里，但通常不会以如此强烈的形式出现。它存在于桌子下方以及灵媒附近的事实，表明了它与悬浮现象密切相关；简而言之，我认为毫无疑问，它就是暂时从灵媒身体中取出的实际物质，并在通灵会结束时归还，而它正是心灵力量传导背后的基本原理。」

上述测试是当桌子悬浮时，他将手放在靠近桌面的桌下方进行的。当他的手在这些心灵现象物质中来回移动时，桌子很快就降落了。在第 225 页中他也提到，在通灵会刚开始、且紧贴着灵媒脚部发出敲击声时，他经常在灵媒的脚踝附近感受到这种同样冰冷、湿黏、像爬行动物般的感觉；不过，他绝不会在重要的集会中以这种方式进行实验，因为他发现这样做会干扰物质的流动，并使现象暂时停止。

这种触觉让他相信，在发出敲击声期间所存在的物质，与悬浮桌子下方的物质具有相同的特质。而且他注意到，在前者的情况下，该物质正朝着从灵媒身体向外延伸的方向运动；他表示，这可以透过一种如同柔软微粒轻柔拂过手部的孢子般触感而轻易观察到。他补充说明，在桌子悬浮期间，他从未实际用手去阻断从灵媒到桌子之间的这条应力线，但他有时会在这条在线放置精密的压力记录仪器；结果显示，在紧靠灵媒身体的地方确实存在着某种机械压力，且其作用方向是从她身上向外朝着悬浮的桌子施加。而在每一种情况下，只要在这条在线放置仪器，很快就会导致桌子降落。

在《心灵现象结构》（第 61 页）中他补充道，他清楚地感觉到有一股冷风从灵媒的脚踝附近以及鞋子正上方的区域吹出，这似乎是由一种冰冷、令人不快且如同孢子般的物质微粒所引起的。随着调查的深入，他非常确定地明白，自己实际所做的，就是切断了该结构中尚未被强烈物质化的部分，而其末端才是用来执行动作的部分。

有时候，克劳福德博士确实会接触到心灵现象物质杆的末端。在某些情况下，当操作者们将杆子的末端静止固定在空中时，他会对其进行推压和踢击，并发现它感觉「偏软但非常致密」。他在《心灵现象结构》（第 31 页）中表示，在其中一次测试中，当他拿着一根木杆在灵媒附近的地面四处试探时，不小心碰到了恰好伸出在空中一两英吋高的一根心灵现象物质杆的末端。在同一章节中他提到，当这些杆子末端的吸盘被强行推开或重新抓紧时，经常能听到它们在木头上滑动的声音。他还提到（第 32 页）有一次桌子突然在空中坠落了约六英吋，与此同时，四周传出了一声「咻」的「唰唰」声。

通灵圈的其中一位访客阿瑟·亨特先生也描述了他自己的亲身感受，内容如下：

「在通灵会接近尾声时，我询问了操作者们（在事先获得通灵圈带领者的允许后），看他们是否能将该结构的末端放在我的其中一只手上。在得到『可以』的答复后，我走

进圈内，在桌子旁面向右侧躺在地上，并将戴着手套的右手放在最靠近的两只桌脚之间。几乎就在那一瞬间，我掌心朝上伸出的手掌，感受到了某个直径约 2 英吋、近乎圆柱状物体的碰触。（我的手背朝向地面，距离地面大约 5 英吋。）这个圆柱状物体的末端是平的，也就是说，感觉就像一根被横向锯开的杆子。它在接触区域上维持着均匀分布的稳定压力，摸起来的感觉虽然柔软却很扎实。我估计这股压力的大小约在 4 到 6 盎司之间。在未经要求的情况下，操作者们移动了这个杆状结构，直到我清晰地感觉到那圆形钝端轮廓分明的边缘。这同时伴随着一种粗糙感，彷佛边缘带有锯齿，我相信，这种感觉就像是接触到一种类似极细砂纸的物质。（第 21-22 页）」

除了这种触感之外，他偶尔也能在通灵室常见的红光下隐约瞥见这些心灵现象物质；而在 1919 年，克劳福德博士有了一项新发现，使得这种形态能够更轻易地被看见。他将一张约一英呎见方的硬纸板涂上夜光漆，放在阳光下曝晒几个小时，然后放置在通灵圈内的地面上。在黑暗的通灵室中，这类夜光纸板会发出相当强烈的光芒。当灵媒的双脚和脚踝被锁在一个箱子里时，操作者们被请求将该结构伸出来，并将其悬停在磷光纸板上方。不一会儿，一个有点类似靴子尖端的弯曲物体便伸入了光芒中。在克劳福德博士密切观察这些变化的同时，操作者们将它转变成了许多种形状。其末端部分会收缩并逐渐拉长，直到呈现出尖锐的形状，接着有时又会在他的眼前卷曲成一个钩状，不断地扭转与解开。它还能向两侧扩展，直到看起来像香菇或高丽菜一样。他表示，其灵活性简直令人惊叹。（第 111-113 页）

悬臂

在进行了大量且形式各异的实验后，克劳福德博士提出了用于轻型桌子悬浮的悬臂理论，其依据的事实包括：（1）在桌下无任何仪器或其他障碍物的稳定悬浮期间，桌子的重量实际上完全加在了灵媒的体重上；（2）灵媒此时承受着压力，其手臂肌肉从手腕到肩膀都呈现僵直状态，身体其他部位也受到类似影响，但程度较轻；以及（3）桌子下方的地面上没有承受任何反作用力。而认为所运用的力量是以悬臂形式从灵媒身体直接延伸至桌子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向下压的垂直压力会遇到富有弹性的阻力，而向灵媒方向推动的压力则会遇到坚固的阻力。在考虑了所有的力学证据、并透过敲击声与操作者们就此话题进行交流后，他对该理论做出的总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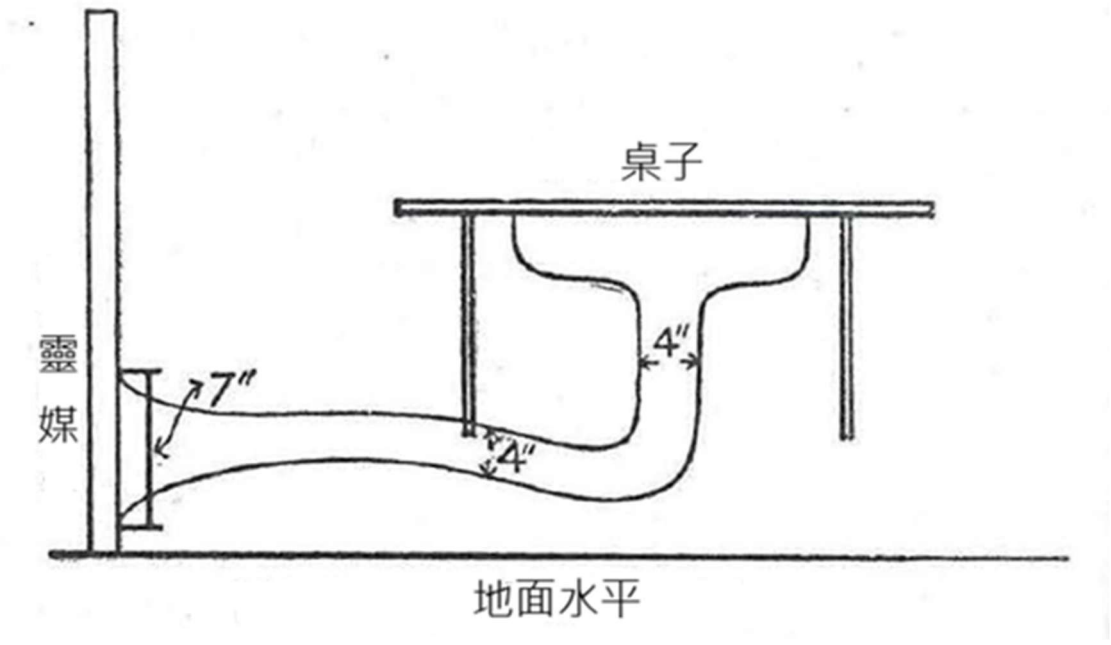
「该悬臂杆伸入桌子下方，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的应力很小，它很可能是一根或多或少呈笔直状态的杆子。无论该杆末端底层的物理成分为何，它都具有对其所接触的某些物质（例如木材）产生黏性抓握的力量。该杆子宽大的柱状末端以黏性牢牢抓住了桌子的下表面。（《心灵现象研究》第 167 页）

在第 230 页（《心灵现象研究》）中，这一理论得到了当时恰好在某些实验现场的一位女灵视力者的证实。她表示，她在桌子下方、紧贴着下表面并向下延伸了一小段距离的地方，看到了一种白色的蒸气状物质，当桌子悬浮时，这种物质的密度便会增加。她透过注意到该物质密度与不透明度的增加，能够在动作实际发生之前，就大喊预告即将出现移动。她解释说，这根物质柱并没有延伸到地面，而是有一条带状物从灵媒身上延伸出来，并与桌子下方的物质柱相连；同时，也有非常微薄、如同丝带般的带

状物从所有其他参与者身上延伸出来并加入其中。此外，她还看到了各种「灵体形态」和「灵体手」在操控着这些心灵现象物质。

但当克劳福德博士成功拍摄到该结构的照片时，证明的力道达到了最高峰。在《心灵现象结构》中已经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照片，展示了物质如何从灵媒身上引出并形成这些结构。其中的第一张照片位于第 10 页的正对面，展示了如上所述的结构总体形态，以及它不仅与灵媒相连、同时也与其他参与者相连的事实。

在《心灵现象科学实验》（第 14 页）中，克劳福德博士叙述了他如何从操作者们那里获得关于一般悬浮悬臂之尺寸与形状的描述。他们表示，该悬臂柱状部分的顶端会扩展成一个宽阔的平面，其面积非常接近桌子的下表面；而垂直与水平截面的直径大约均为 4 英吋，后者（水平部分）距离地面约 3 到 4 英吋；并且在刚要进入灵媒身体之前，这根杆子会扩大到直径约 7 英吋。克劳福德博士绘制了我们在此处重现的图表（《心灵现象科学实验》图 6，第 15 页）来展示这些事实。



在某些实验中发现（《心灵现象科学实验》第 31 页），当悬浮的桌子被放上沉重的重物时，灵媒的身体便会轻柔地向前晃动，且她表示自己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正推着她往前，尽管她并未察觉到任何力学的压力。而当她强烈地向前晃动时，桌子就会降落。克劳福德博士随后叫她用双手抓紧椅子的扶手，同时他在桌上放置了额外的重量，使总重量增加到将近 48 磅。当桌子悬浮起来时，灵媒所坐的椅子朝前倾斜、仅剩两只前椅脚着地，随后桌子便降落了。

这一切都进一步证实了悬臂方法的正确性。操作者们解释说（第 33 页），他们更倾向于使用悬臂来进行操作，因为当他们将该结构支撑在地面上时（这在某些类型的示范中是必要的），结构会承受严重的应变，并且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才能维持其刚性。因此，对于所有中等重量（即大约 30 磅以下）的情况，都会采用真正的悬臂；但若要应对更大且多变的力量时，他们则会使用带有支撑的结构。

（《心灵现象科学实验》第 117 页）随之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些杆与悬臂的末端，在其与灵媒身体的交接处究竟是如何作用的？因为毫无疑问，一个长达数英呎且在其末端

支撑着 30 或 40 磅重量的结构，如果它是一根刚性硬杆，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压力，甚至导致受伤。克劳福德博士认为，其解释应在于该物质所处的不同状态中。他谈到了 X 物质，这种物质能够在自身内部传递剪切应力和正向应力，但无法将这些应力从自身传递到普通物质上。接着，他假定了 Y 物质的存在，这是前者的改良形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物质化显现物。随后他表示：

「例如在心灵现象悬臂的自由端上的 Y 物质，抓住了桌子下表面的木头，进而使其悬浮。桌子的重量被传递到这层 Y 物质上，再由后者传递给结构本体的 X 物质。这种机械应力随后沿着 X 物质一直传递到灵媒的身体内部。在结构进入灵媒身体的部位，没有任何形式的应力会传递到她的肉体上，因为在这个特定部位，我们所看到的是 X 物质与普通物理物质的并存，而应力是无法直接从前者传递到后者上的。在灵媒身体的内部间隙中，心灵结构的 X 物质很可能分支出去，且每个分支的末端都转化为 Y 物质，而这层 Y 物质则附着在灵媒身体内部的各个部位，进而最终且间接地承受了桌子的重量。（第 119 页）」

敲击声

相似的观察与称重方法显示，就在听到轻微的敲击声之前，灵媒的体重便开始减轻。不久之后，其体重开始以每次 2 到 5 磅的幅度连续递减。当发出一声巨大的重击声时，体重甚至会锐减多达 20 磅，接着在六到七秒的时间内，又会几乎回复到先前的重量。无数次的观察得出了以下结论：

「半柔韧的心灵现象物质杆从灵媒身体的各个部位投射而出，其末端部分因猛烈撞击地面、桌子、椅子或其他物体，进而引发了通常被称为敲击声的尖锐声响。」「

这些杆显然具备固体的所有特征；它们或多或少富有弹性，且长度和直径都可以改变。在任何特定时间，都可以有数根较小的杆子、或是一根最大尺寸的杆子从灵媒身上投影出来。每根杆子，特别是在靠近其末端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具有刚性，而这种刚性可以在一定限制内发生变化，具体取决于光线条件、可用的心灵现象能量等等。这种刚性最终很可能是由某种我们目前完全一无所知的分子作用所引起的，即在悬臂上产生相同效果的那种作用。（《心灵现象研究》第 193 页）」

在《心灵现象科学实验》（第 16 页）中，操作者们自己对于透过两种方式产生敲击声的描述如下：

软性的敲击声、模仿弹跳球的声音等，这是透过用杆的侧面击打地面来产生的，就像人们用棍子拍打地毯一样。

硬性的敲击声，这是透过或多或少以轴向的方式，用杆的末端撞击地面来产生的。」

克劳福德博士表示，当他获得这番解释时，操作者们透过在地面上实际敲击，来示范当时正在讨论的各种不同风格的敲击声。当他询问他们用来发出相当沉重一击的杆大约尺寸为何时，他们在地上进行了一次示范性的撞击，并告诉他，所使用的那根杆子直径大约为 2 英吋，且厚度十分均匀，直到刚要进入灵媒身体之前，它才会扩大到大约 3 英吋。他们还表示，同一根杆子可以用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敲击声：像是铅笔敲击地面般的轻微敲击声、模仿弹跳球的声音，以及沉重的猛烈轰击声。

打字

《心灵现象的现实性》（第 201 页）描述了一次在一部非常老旧的巴洛克打字机上进行的打字实验尝试。这些按键被轻快且迅速地敲击着，就彷佛有一双手正在敲打键盘一般，但随后键盘却卡住了，显得像是同时有几个按键被一起按下。克劳福德博士随即向操作者们解释，他们必须分开敲击每一个按键，并且在敲击下一个按键之前，给予前一个按键足够的时间弹回。操作者们采纳了这项建议，然而，他们最终只成功打出了以下内容：mbx: gcsq'

克劳福德博士评论道，这项实验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表明了敲击按键时所使用的力道，可以恰好就是产生正确结果所需的力道。他补充说，按键上的字母在某些情况下已经严重磨损，因此操作者们在辨识字母时或许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在弗兰克·克鲁斯基先生主持的其中一场通灵会上，进行了一次更成功的打字尝试，这被记录在热莱博士的著作《灵视与物质化显现》（第 269 页）中。该场通灵会原本旨在利用石蜡模具来塑造物质化显现的灵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叙述。当时，人们听到石蜡中传来了溅水声，布罗涅夫斯基先生与卢博米尔斯基亲王也看到了水槽上方出现的双手，而与此同时，放置在桌上、完全暴露在红光照明下的一部打字机开始自动打字。这些按键被快速地操作着，宛如出自一位熟练的打字员之手。当时机器旁空无一人，但紧握着克鲁斯基先生双手的人员注意到，反作用力正作用在克鲁斯基身上，因为他的手在打字进行期间不断地抽动。当时打出的文字为：「Je suis le sourire de l'equilibre; mon poeme d'amour et 'de vie emplit les siecles.（我是平衡的微笑；我那爱与生命的诗篇充盈着各个世纪。）」

黏土中的印痕

克劳福德博士进行的大量实验中，有一部分是透过请求操作者们将杆的末端，压入放置在桌下装有黏土或其他可塑形物质的盆子或托盘中。尽管灵媒的脚踝已被各种方式牢牢固定，且其他参与者的脚和腿也被绑住，使他们根本无法接近黏土周围 18 英吋之内的范围，但相当频繁地，这在起初让研究人员感到有些惊讶，许多印痕被发现带有类似长筒袜的纹路，而另一些印痕则似乎与靴子或鞋底所能造成的印记相似。所有这些印痕都经过了最仔细的检查，得出的结论是：那些类似鞋底痕迹的形状，绝无可能是由真正的鞋子所造成的，而是由于心灵现象物质杆末端的弹性变形所致。这些心灵物质杆具有以下奇特之处：

当心灵现象物质杆的自由端呈扁平状时，它能够压在物质实体上，并透过黏附力将其牢牢抓住。

这种抓取动作是一种真正的吸附作用，这是由于空气压力的差异所致，当物质杆的扁平末端与它所接触的物体相撞时，其间隙中的空气会被挤压出去。

为了产生这种吸附效果，杆的末端覆盖着一层看起来非常薄且柔韧的表皮。事实上，触摸这些大型扁平末端杆的尾端时，常常会感觉到它既柔软又如同电浆般。而绝大多

数吸附印痕上所呈现出的、极其微小的火山口状外观，也决定性地表明了此类杆的吸附端必定拥有柔软且富有弹性的表面。(《心灵现象结构》第 39-40 页)」

凹陷印痕的尺寸各不相同，从小到可以用小指制造出的印记，大到 4 或 5 平方英吋的面积都有，但其中最大的也还不到最大扁平印痕的一半。它们的奇特之处在于，大多数都带有长筒袜织物的印记。这是一般会产生的效果，但如果向操作者提出请求，这些印痕也可以被制造得非常光滑（第 53 页）。然而，这种心灵现象印痕整体上比实际上用穿着长筒袜的脚所能留下的任何印记都还要清晰锐利；因为在后者的情况下，由于长筒袜后方的脚会产生挤压效果，无论力道多么轻微，都会导致边缘呈现出钝而模糊的轮廓。但是，这种心灵现象印痕却带有微小的凸起边缘，从每根织线留下的印痕中向上突起。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印痕，原因被解释如下：实际的心灵现象结构被一层薄膜所包裹，而这层薄膜是透过在灵媒的脚部周围，由心灵物质穿过她长筒袜织物上的微小孔洞渗出后所形成的。它在起初呈现半液体状态，并在长筒袜的外层聚集且局部凝固；由于它具有黏稠且纤维质的特性，因此几乎能完全复制出长筒袜织物的精确形状。随后，这层薄膜被操作者们从长筒袜上剥离，并包裹建构在心灵现象物质杆的末端。而那些涉及到沉重推拉力量的大型扁平印痕，其表面还会透过添加额外的物质化显现物质来进一步增厚与增强，这便完全或部分地覆盖遮蔽了长筒袜的印痕（第 56-57 页）。

黏土的传送

很快被观察到，当物质返回灵媒时，一些黏土被带了回去，且在她的鞋和长筒袜表面及内部、以及灵媒与黏土盆之间的地面上发现了痕迹。在少数情况下，当一位参与者感觉到他或她被杆触碰时，在他们身上也发现了印记。这一切促使克劳福德博士试图发现结构从灵媒的哪里冒出来。在第 71 页他说，灵媒鞋子周围的地面到处覆盖着成片的黏土，但她脚踩在地面上的地方是干净的，这证明了它们不可能移动。黏土被沉积在鞋底的边缘以及鞋底边缘与地面之间的微小空隙，但未能渗透进鞋底与地面实际接触的地方。显而易见的是，物质随后沿着鞋向上移动并透过鞋带孔以及顶端进入它，且在鞋子内部的平坦处通常有黏土微粒，只要灵媒脚的部分没有紧紧压在皮革上。同时也被注意到，在现象之前，在灵媒的脚和脚踝附近有时有奇特的沙沙声，且这些很可能是由于心灵东西正以潮涌被向下发送进长筒袜的物质。当物质被带出并放置在那里时，在地面上也有轻微的拍击声（第 81 页）。

远距物质的运动路径

这些观察促使克劳福德博士利用各种粉末和着色物质进行了广泛的实验，以便追踪该物质的运动路径。这些调查在《心灵现象结构》中皆有详尽的记录。在此我将仅举一两个例子。以下是实验 Z（第 128 页）的叙述：

「该灵媒将她的脚放在一部经过特别改装的电气仪器上。她双脚穿着通灵会专用的鞋子，并穿着白色的长筒袜。当时可以听到操作者们在灵媒的腿部周围忙个不停。大约二十分钟后，他们表示想要传达一条讯息。这条讯息是透过字母表的方式接收到的，其大意是灵媒长筒袜的白色色彩正在影响电浆，她有必要更换成黑色的长筒袜。这件

事完成后，现象很快就开始了。一个装有面粉的盘子被放置在地面上，距离灵媒远非其所能触及的范围，随后操作者们将他们的心灵现象结构压入其中。在通灵会结束时，研究人员对鞋子和长筒袜进行了检查。」

「结果：只有右鞋和长筒袜受到面粉的影响。在这只长筒袜上，就在鞋子上方，内侧有一道横跨的巨大面粉痕迹，且在鞋子高度以下直到袜底的长筒袜上，皆有痕迹和污渍。放大镜显示整个袜底从头到尾都覆盖着面粉微粒，且在脚趾处也有微粒。」

「右鞋的正面全身以及鞋带上到处都是面粉，就彷佛电浆曾沿着地面撤退，顺着鞋子正面向上移动到灵媒内侧的脚踝，然后向下穿过长筒袜与鞋子之间的缝隙，一直延伸到脚底。此外，在长筒袜的顶端也发现了微小的面粉微粒。」

在实验 CC 中使用了金色油漆：

「灵媒穿着如前一场通灵会中所处理过、涂有金色油漆的鞋子。结束时，在其中一只长筒袜上，沿着袜底到脚跟并向上越过脚跟处发现了许多金漆微粒。此外，在长筒袜织物上直到长筒袜的最顶端也发现了许多微粒。仔细检查显示，有一股规律的金漆微粒流沿着两只长筒袜一直向上延伸到顶端，这股微粒流在膝盖区域附近最为显着。」

克劳福德博士从这些实验中得出的结论在第 133-134 页给出如下：

「上述关于洋红或面粉等粉末状物质，从灵媒鞋子内部沿着其鞋侧向上以及沿着其长筒袜向上移动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电浆必须以某种方式进入灵媒的鞋子。它要么起源于她的脚部，并透过从她的鞋子与长筒袜之间上来而走向外部，要么它先进入她的鞋子，在那里完成某些过程，然后再次出来。它通常在鞋侧周围流出，从脚底中部向上，那里鞋子与长筒袜之间的接触很微弱，尽管通常沿着脚跟后部也有相当大的向上移动。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即使灵媒的脚被系在长靴中，这种血浆向外和向内的移动也会发生。」

「在已描述的许多实验中，除了有一条从脚部延伸、轮廓清晰的洋红路径之外，长筒袜上直到膝盖、甚至直到长筒袜顶端，都有肉眼可见的明显洋红痕迹。通常这些洋红路径在后方小腿肚周围最为浓厚且最清晰可见，而且通常双腿之间的长筒袜上的洋红比外侧还要多。随之提出的问题是：是否有电浆从灵媒的身体顺着双腿向下流动，以及从脚部向上流动，或者，实际上，是否全部的血浆都来自灵媒的躯干，顺着双腿向下流动，然后以某种奇特的方式且出于某种与建构心灵结构相关的特定原因，进入她的鞋子并填满长筒袜与皮革之间的空间。因为，毕竟必须记住的是，我们的脚和腿只是使我们能够四处移动的仪器部件，类似于马车的轮子，而神经能量和生殖活动的巨大中心是在身体内部。」

进行了进一步的实验，以发现电浆是否从躯干的下半部分流出并藉由其返回。以下便是其中一个此类实验，以及研究人员的结论：

「将少许微湿的洋红仔细涂抹在灯笼裤腿部内侧向上几英吋处，随后灵媒非常小心地穿上灯笼裤。在通灵会结束时，发现洋红已顺着灯笼裤的裤腿向下勾勒出路径，并在边缘的花边周围扩散开来，接着转移到长筒袜上，顺着长筒袜向下形成路径（主要沿着小腿肚处），甚至进入了原本干净的鞋子内。」

「因此可以确定，电浆既从躯干流出，也藉由其返回。」

「电浆的数量必定相当可观，因为洋红已围绕灵媒的双腿扩散一直到臀部后方，并在双腿之间延伸到脊椎骨的底部；也就是说，在通灵会期间的某个或某些时刻，电浆实际上占据了所有未与她椅子紧密接触的空间。这个结果表明，在现象中断期间，或者当通灵会期间暂时亮起灯光时，电浆会将自身隐藏在灵媒衣物下方的腿部顶端周围，而不一定全部返回她的体内。如果它总是回到她的体内，那么在每一次现象爆发之间就必须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但这通常不会发生。只要电浆远离暂时性的干扰影响（例如光线），操作者们的目的就达到了。（第 136-137 页）」

相片

终于到了可以进行拍摄的时候。这只能在仔细研究现象对灵媒的影响之后才能进行。克劳福德博士观察到（第 146 页），当灵媒以普通方式坐在椅子上，而他将双手放在她的臀部时，随着心灵现象作用的发展进行，部分肌肉似乎凹陷了下去。随后，当心灵现象物质返回时，可以感觉到大腿后侧和大腿内侧有小小的圆形块状物在填满进去。

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克劳福德博士在每个通灵会之夜都拍摄一张照片，希望能最终获得成功。操作者们曾透过敲击声告知他，他最终可以期待这项成果，但他必须注意防止对灵媒造成伤害，因为有必要逐渐让她适应，以承受闪光灯照在电浆上所带来的冲击。他发现灵媒的脉搏在开始时为 84 次，就在闪光之前上升到了 120 次（此时操作者们正试图将一个适合被拍摄的心灵现象结构移出体外），随后又逐渐恢复正常。观察显示，通常在所有各种类型的现象期间，灵媒的脉搏都会上升，手掌会变得有些湿润，手指会变凉，但体温和呼吸似乎都没有受到任何程度的影响（第 143 页）。

最终，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的拍摄取得了成功。正如克劳福德博士所表述的那样：

「然而，在无数次的尝试之后，在清晰可见的情况下，灵媒的双踝之间出现了极小片的血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电浆在尺寸和种类上皆有所增加，直到大量的心灵现象物质可以被移出体外并拍摄下来。接着，操作者们开始以各种方式操纵它，将其建构成柱状，或将其塑造成单臂或双臂，揉捏成各种我从先前的调查中在一般意义上早已熟悉的形状。他们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透过一组特定的照片，准确无误地展示了电浆是从灵媒身体的哪个部位流出，并透过他们自己设计的巧妙安排，展现出了它的许多特性。（第 148 页）」

直接语音

克劳福德博士在《心灵现象科学实验》中，也描述了他在自己家中与一位被称为 Z 夫人的灵媒所进行的直接语音现象实验。他让她坐在一部重量已平衡的磅秤上，同时将两个传音筒垂直放置在圆圈内的地面上。大约十五分钟后，机器的杠杆轻轻掉落在底部止挡上，这表明她的体重正在减轻，他发现此减轻量达到了约 2.5 磅。接着，在圆圈内接近屋顶的某处突然传出一个声音喊道：「称称我吧」，随后一个喇叭掉落到地面上，而灵媒的体重随即恢复到其原始数值。十五分钟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听到了相同的字句，一个传音筒掉落，且记录到了相同的重量。

尽管这些现像是在黑暗中发生的，且称重过程仅由克劳福德博士用手感触，但灵媒除了静静坐着之外，绝对不可能做任何其他动作。她的体重将近 20 英石（约 280 磅），她最轻微的移动都会被察觉，而她若是举起任何东西，只会增加而非减轻重量。克劳福德博士询问掌控者当时称的是灵媒还是传音筒的重量，但对方似乎并不知晓。

在稍后的一项实验中（第 184 页），克劳福德博士安排将直接声音记录在留声机的蜡筒上。他请掌控者将传音筒的口部移近留声机的喇叭口，当对方表示准备就绪时，他请求对方一听到机器的嗡嗡声就开始说话。克劳福德博士随后说道：

「当蜡筒仅转动了几圈时，掌控者便开始对着喇叭口唱起歌来。这首歌共有三段歌词，且在每段歌词结束时，她都会穿插一些诸如『这怎么样？』之类的评语。我叫她唱得再大声一点，在唱第三段歌词期间，她唱得相当大声。」

「当歌曲在演唱时，我清楚地感觉到留声机喇叭口处的空气流动，这似乎表明传音筒的末端在该处来回移动。此外，掌控者的声音正是从喇叭口的位置发出的。我没有试图去碰触传音筒，因为根据经验，我知道如果我这样做，它很可能会掉落。如果传音筒的其中一端正如其所表现的那样位于留声机的喇叭口，那么传音筒另一端距离灵媒的最短距离，必定足足超过了四英尺。在歌曲结束且我停止了仪器之后，我询问了灵媒两侧的座谈者是否仍握着她的手，他们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这些参与者后来告诉我，在录音进行期间，灵媒的手正快速地颤动着，就彷佛承受着巨大的神经压力。（第 184-185 页）」

关于这些录音，克劳福德博士表示，其中存在着内部证据，证明该声音当时必定是在极其接近留声机喇叭口的地方发声，而非从某个距离之外。他补充道，经常制作录音的人们都深知一个现象：如果说话声过于接近喇叭口，就会产生一种刺耳、带有金属感的声音，留声机制造商称之为爆音。在该掌控者声音的两份录音中，有几处可以听到这种爆音，这表明当时声音的发出位置必定非常接近、甚至可能就在留声机的喇叭口之内。

第三十五章：其他现象

凝聚法

关于绘画或书写的超自然产出，我先前已经提到过，还存在着另一种更快速且高效的方法，但它需要对星光界的种种可能性有更深的了解。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凝聚法，广义上来说，它的运作机制如下：

渴望进行书写或绘画的人会取一张纸，并在心中建构出该段文字或画作的清晰思想影像，其精细程度直达最微小的细节；接着，透过意志力的凝聚，将该影像客观具象化并投射到纸张上，使得整幅画作或整页文字在一瞬间同时显现。显而易见地，这需要极其庞大的能量以及对资源的全然掌控，这绝非普通人在生前或死后所能轻易具备的能力；然而，正如同那些曾接受过此类专门训练的人，在依然拥有肉身时便能制造出这种成果一样，在逝者之中，也有极少数人已经学会了如何调用并施展这股力量。

我也曾见过一些案例，其中的文字并非全幅闪现，而是循序渐进地凝聚出来的。文字会接二连三地浮现在纸上，就像平常书写时一样，只不过这个过程的速度，远比任何人世间的书写都要快得多。同样地，我曾目睹一幅画作缓慢地自我成形，从纸张的一侧开始，极其平稳地向另一侧蔓延。那种视觉效果，简直就像有一张原本遮挡在上面的白纸，正被人从一幅早已存在的画作上缓慢抽离一般。

某些人在施展这种奇技时，需要现场为其提供现成的材料。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要凝聚一封信，书写工具（墨水或彩色粉笔）必须摆在身旁；如果要凝聚一幅画，颜料（无论是粉末状还是已调湿的）也必须备妥。在这种情况下，操作者只是单纯地将他所需的物理材料进行分子级解体，然后将其转移到纸张表面。然而，一位造诣更高深的操作者，能够直接从周围的以太中搜集他所需的全部材料。换言之，他实际上具备了凭空创造材料的能力，因此有时能制造出我们在物理界上用任何现有手段都极难仿造的惊人成果。

在《攝影不可見之物》（第 301–303 行）中，J.科茨博士引用了由副海軍上將 W.烏斯本・摩爾所敘述的一段經歷，這段經歷涉及一幅肖像的凝聚，並提供了一個關於此類常見過程的良好示例：

「第二天，一幅肖像在距我两英尺的一块史坦巴赫画布上凭空凝聚。班斯姐妹各自握着画布的一侧，将其架在窗前，而我坐在她们之间，看着脸部与身体逐渐浮现。在它们开始显现几分钟后，灵媒（显然是在某种感应之下）把画布往我这边放下，直到它碰到我的胸口。接着，玛丽·班斯在桌子上以摩尔斯电码收到一则讯息：『你的妻子更习惯以另一个面向被我看见。』画布随即再次被 升起来，我看到的是侧面与半身像，但方向刚好相反；原本脸是朝右的，现在则朝左。肖像随后迅速完成，各项细节一一补齐，在二十五分钟内几乎完成。除了颜色稍作加深，以及看不见的画家在某些地方做了些微修饰外，这幅画现在看来与我们离开桌子时几乎完全相同。这幅凝聚出的肖像非常像一张我在席间放在口袋里、约三十五年前拍摄（即将去世前不久）的照片，而班斯姐妹当然从未见过那张照片。不过，画中脸部的表情比照片显得更加空灵而满足。」

「这些事例只是我在班斯姐妹家中所目睹的众多显现现象中的两个而已。」

那位海军上将如此描述他以同样方式获得的一幅全身肖像：

「这一次，画布是刚从店里送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等上半个小时让它们干燥。第二天我去了那家店投诉。接待我的女店员说：『来送您订单的男孩说您要的是装框画布。当他来取走时，我们发现他还需要把纸也贴上去，因此我们立刻处理，当然它们离开店时还是湿的。』我叙述这个小插曲，是为了那些徒然想象这种凝聚现象可能源于正常原因的人作为参考。」

《西海岸观察报》印度卡利卡特的编辑 G．苏巴·劳在第 317 页叙述了他如何收到一幅其已故妻子凭空凝聚的肖像；在会面期间，他的妻子照片其实放在口袋里，而灵媒并不知情。尽管他对班斯姐妹的能力抱持某种怀疑态度，但仍安排与她们进行了一次通灵会。他提到，姐妹俩表示她们看到『显然是一幅与我随身携带的照片同样大小的影像，并且正确描述了其中的细节。例如，她们看到我是坐着的，而我的妻子站在后面，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她的脸是圆形的；她鼻子上戴着一件特别的饰物，而且头发是分开梳理的；还有一只狗躺在我脚边，等等。』至于画像的凝聚，他在第 318 页补充道：

「她们要我从靠在墙边的画布框中任意挑选两个，并补充说如果我愿意也可以自备画框。我挑了两个非常干净的，将它们放在桌上靠着玻璃窗，我坐在对面，两姐妹分坐两侧。渐渐地，我看到画布上出现一层朦胧的影像；过了片刻，它清晰显现一张明亮的脸，眼睛自行成形并相当突然地张开，我看见的似乎是我妻子照片中脸孔的复制品。画布上的身影曾有一两次消退，随后又以更清晰的轮廓重新显现；在肩部周围形成了一件宽松的白色长袍。整体看来就像是那张照片中脸部的显着放大版本。那张照片是在她去世前三、四年拍摄的，而其中偶然出现的细节如今也在画布上呈现出来，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例如前面提到的鼻饰，她其实平常并不常戴。有些饰品被笨拙地再现；而她一直佩戴、但在照片中不太明显的一件饰物，却在画布上被省略了。我指出了这些缺陷，结果第二天再看那幅肖像时，所有饰物都已消失。我确信这幅肖像是由某种超常力量所凝聚出来的。当肖像完成后，我用手指触碰画布的一角，有灰色的物质被抹下来。这幅肖像至今仍由我保存，并且看起来依然如新。一切都是在二十五分钟内完成的。」

同一册书中还包含数章论述心灵书写，特别是那些印在从未曝光的摄影底片上的书写讯息。例如，斯托克顿教区牧师、可敬的会吏长科利，于 1910 年 4 月 3 日星期日晚间在教区教堂发表了一篇复活节讲道。这篇讲道后来被发现写在一块半张尺寸的摄影底片上，而该底片原本被密封在遮光包中，并且仅在这种状态下由六个人共同手持了三十九秒。在这样的情况下，共有 1710 个字被写成八十四行，完整呈现在这块小小的底片范围内。这位会吏长表示（第 378 页）：

「那种如铜版字般细小的书写，使其无法以任何雕版方式复制；同时，在我们各个圈子中那些备受尊敬且无偿服务的灵媒处，我们常用的四分之一尺寸底片上所出现的书写，有时候微小到必须使用更高倍率的放大镜才能阅读；而其书法的风格亦不断变化，涵盖英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法语及阿拉伯语，并且出现在彼此相距二十四至七十七英里的各个独立、虔诚且私密的聚会之中。」

乔治·亨斯洛牧师教授所著的《通灵术真理的证据》一书中，也收录了许多显着的心灵书写图例与说明（第 187 页及其后）。

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重点，是所谓的「灵体之光」，也就是说，由非肉身参与者在通灵会上所制造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照明现象。威廉·克鲁克斯爵士在前面引用过的著作第 91 页中，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分类：

各种类型的光

「在最严格的测试条件下，我曾见过一个坚固的自发光体，其大小与形状几近于一颗火鸡蛋，在房间内悄无声息地飘浮着。它一度升得比在场任何人垫起脚尖所能触及的高度还要高，随后又温柔地降落到地板上。它持续显现了十分钟以上；在它黯淡消散之前，它撞击了桌面三次，发出的声音就如同一个坚硬的固体撞击声。在此期间，灵媒正向后靠在安乐椅上，显然已失去了知觉。」

「我曾见过发光的点光源在空中飞窜，并停留在不同人的头上；我曾透过亮光在我眼前闪烁特定的次数，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曾见过光芒四射的火花从桌面上升至天花板，随后又落回桌面，并在撞击桌子时发出清晰可闻的声音。我曾接收过透过空中闪烁的电光所传递的字母讯息，而当时我的手就在这些光芒之间来回挥动。我曾见过一团发光的云雾向上飘向一幅画作。在最严格的测试条件下，我曾不只一次被一只不属于房间内任何人的手，将一个坚固、自发光的晶体物体放在我的手心里。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我曾看过一团发光的云雾盘旋在侧桌的一盆天芥菜上方，折断了一根嫩枝，并将这根嫩枝送给了一位女士；在某些场合中，我甚至亲眼目睹类似的发光云雾肉眼可见地凝聚成一只手的形状，并抓取着小物品四处移动。」

我先前已经描述过，在没有特定灵媒参与的初步家庭实验中，对我显现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光；尽管自那之后我见过许多这类光芒，但它们的特性大体上都与先前的相差无几。然而，在好几个场合中，我曾见过比上述任何一种都要明亮得多的光，它显然具备电的特征，足以将整个房间完全照亮，在其中一个案例中，其亮度甚至达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后者这种显现在通灵会中极其罕见，因为正如前文所述的原因，这种强光会直接瓦解产出其他现象所必需的局部物质化结构。

在星光界上，实验者所能掌控的另一个迷人能力，便是物质解体与重新整合，这两项能力我们在前面探讨凝聚法时已然提及。简单来说，这个制程能将任何物体还原为无法感知的精微粉末，事实上，是将其还原至以太甚至是原子的状态。这是透过极高频率的剧烈振动来实现的，这种振动能彻底克服受控物体内部分子之间的凝聚力。如果施加更高频率、甚至可能属于不同类型的振动，则能将这些分子进一步拆解为其基本的组成原子。一个被还原至以太或原子状态的物体，能够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在空间中穿梭移动；而一旦撤回那股将其维持在该状态的力量，该物体便会在一瞬间立刻恢复其最初的物质状态。

形体如何得以保留

为了回答读者心中必然会立刻浮现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质疑，请允许我再次从《星光界》一书中摘录几句话：

「学生们起初通常很难理解，在这样的实验中，受处理物品的『形状』究竟是如何被完整保留下来的。有人曾指出，如果将任何金属物品（例如一把钥匙）透过加热使其熔化并提升至气态，当热源撤走时，它固然会重新冷凝回固态，但它将不再是一把钥匙，而仅仅是一团毫无形状的金属块。这个质疑合情合理，但事实上，这种模拟表面上看似成立，实则并不恰当。因为那赋予钥匙形状的元素精华，会因其物理状态的剧烈改变而消散，这并非指精华本身受到了热力的破坏，而是当它暂时的固态躯壳（作为固体）被摧毁时，它便会流回该类精华的宏大源泉之中；这正如人类的高阶原理虽然完全不受冷热影响，但当肉体被烈火摧毁时，依然会被强行驱逐出体外一样。」

「因此，当原本是钥匙的物质再次冷却成固体状态时，重新注入其中的元素精华（属于『土』或固体类别）将完全不再是先前所包含的那一个，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去维持原本的形状。然而，一个为了透过星光流将钥匙从一处移到另一处而将其解体的人，会非常小心地将同一个元素精华牢牢维持在完全相同的形状中，直到传输完成为止；接着，当他的意志力撤走时，这个精华便会充当一个模具，固化的粒子将流入其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围绕着它重新聚合。因此，除非操作者的专注力溃散，否则该物体的形状将会被极其精准地保存下来。」

「正因如此，在通灵会上，物体有时能几乎在转瞬之间从极遥远的地方被带到眼前。显而易见的是，当物体被解体后，它们便能极其轻松地穿过任何固体物质，例如房屋的墙壁或锁上的箱子侧面。因此，坊间常说的『物质穿透物质』，在得到正确的理解后，就会发现它其实正如水流穿过筛网，或是化学实验中气体穿过液体那般简单。」

「既然可以透过改变振动频率，将物质从固态转变为以太态，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反向操作此制程、将以太态物质引入固态也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同前者的制程解释了解体现象，后者则解释了物质化现象；而且，正如在前者的案例中，必须付出持续的意志力才能防止物体恢复其最初的状态；在后者的现象中，完全以相同的方式，也必须付出持续的努力，才能防止已物质化的物质再度退化回以太状态。」

从远处带来的物体

将物体从另一个房间、甚至有时是从更遥远的距离远距搬运，是主导通灵会的逝者最青睐的方法之一，用以展现他们卓越的星光力量。威廉·克鲁克斯爵士在前面屡次引用的著作第 97 页中，向我们讲述了他在与凯特·福克斯小姐进行的一场通灵会上的经历。当时，控制现场的灵体宣布「他们将带来一些东西以彰显力量」，随后便将一把小手铃从书房带进了房间，而这两间房间之间的门早已被仔细锁上，钥匙就好好地放在克鲁克斯爵士的口袋里。

我自己就曾非常频繁地遇到各种从远处被带到眼前的对象，其中最常见的是鲜花与水果。在某些案例中，一些显然完美保持新鲜的热带花卉与水果，就是这样在英格兰被呈递到我面前。当被问及这些东西究竟从何而来时，控制现场的灵体总是极其断然地声称，他们绝不被允许以这种方式偷窃任何人的财产，而必须在那些野生的地方去寻找这些花果。我曾以这种方式获得过一株稀有的蕨类和一株珍稀的兰花，它们被抛在桌上时，根部甚至还沾黏着新鲜的泥土。随后，我得以将这两株植物种植在我的花园里，它们在那里落地生根，并以最自然的方式生长。

我所知道关于将植物带入通灵会的最精彩故事，皆收录在德斯佩兰斯夫人的著作《影之国》中。第一个故事引自该书第 261 页。（需要预先说明的是，「尤兰德」是赋予一位完全物质化「灵体」的名字，她在德斯佩兰斯夫人的所有通灵会中，都扮演了极其显着且重要的角色。）

「尤兰德穿过房间，走到雷默斯先生坐着的地方，这位绅士在整个欧洲都是赫赫有名的知名唯灵论者。她招手示意他靠近内帐，好亲眼见证她准备进行的一些准备工作。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在先前的场合中，当尤兰德为我们变出鲜花时，她曾让我们明白沙子和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随时准备了精细、干净的白沙以及充足的水，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状况。当尤兰德在雷默斯先生的陪同下来到圆圈中央时，她表示需要沙子和水，并示意雷默斯先生在她身旁跪在地上。她指示他将沙子倒进玻璃水瓶中，他照做了，直到瓶子大约半满。接着，他被指示倒入水。完成后，在她的指示下，他用力摇晃水瓶，然后将其递回给她。」

「尤兰德仔细检查后，将它放在地板上，并用她从肩上取下的轻纱轻轻覆盖。然后，她退回到了内帐中，期间她曾短暂地返回一两次，似乎是为了查看进展如何。」

「在此期间，阿姆斯特朗先生将多余的水和沙子收拾带走，留下那只盖着轻纱、静静伫立在木地板中央的玻璃水瓶。然而，这层薄纱丝毫没有掩盖住水瓶的轮廓，瓶口或顶部边缘尤其清晰可见。」

「我们受到地板上敲击声的指示开始歌唱，以便让我们的思绪达成和谐，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在感受到的那种好奇心。」

「当我们唱歌时，我们观察到那层轻纱正从玻璃水瓶的边缘向上升起。对于现场紧密注视着它的二十位目击者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幕都是完全清晰可见的。」

「尤兰德再次从内帐里走出来，焦虑地注视着它。她似乎仔细地检查了它，并局部撑起那层轻纱，彷佛害怕它会压碎下方某个娇嫩的物体。最后，她将轻纱完全揭开，呈现在我们震惊目光下的，是一株完美的植物，看起来像是某种月桂树。」

「尤兰德举起了玻璃水瓶，那株植物似乎已经在里面牢固地生长了出来；透过玻璃可以清晰看见它的根部，紧密地包裹在沙子之中。」

「她带着明显的自豪与喜悦注视着它，随后用双手捧着它，穿过房间，将它赠送给了在场的陌生人之一，也就是那位因其关于灵学主题和埃及金字塔的哲学著作而闻名的奥克斯利先生。」

「他接过了装有植物的玻璃水瓶，而尤兰德则退回了内帐中，彷佛她已圆满完成了她的任务。在仔细检查完这株植物后，奥克斯利先生为了方便起见，将它放在自己身旁的地板上，因为当时手边没有桌子。现场众人抛出了无数个问题，好奇心被推向了顶点。这株植物酷似一株大叶月桂，长着深色、富有光泽的叶片，但尚未开花。在场没有一个人认得这株植物，也无法将其归类为任何已知的地球物种。」

「我们再次受到敲击声的指示维持秩序，并被告知不要讨论此事，而是唱点歌，然后保持安静。我们服从了命令，而在歌唱之后，更多的敲击声指示我们重新检查那株植物，我们非常高兴地照做了。令我们无比惊讶的是，我们随后观察到，一个巨大的圆

形花冠，形成了一朵直径足足有 5 吋的花朵，已经悄然绽放，而此时它就静静地伫立在奥克斯利先生脚边的地板上。」

「这朵花呈现出极其美丽的橙粉色，或者我也许可以说，鲑鱼色会是更接近的描述，因为我从未见过相同的色调，而且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这种色彩的细微差别。」

「整个花头由大约一百五十四朵星状的小花冠组成，从茎部显着地朝外伸展。这株植物高二十二英吋，长着粗壮的木质茎，完全填满了玻璃水瓶的瓶颈。它共有二十九片叶子，平均宽度为二至二点五英吋，最长处达七点五英吋。每片叶子都光滑且富有光泽，乍看之下极其类似我们最初所推测的月桂树。而其须根则显得非常自然地生长在沙子之中。」

「我们随后为这株留在水瓶中的植物拍了照片。顺带一提，众人发现根本不可能将它从瓶中取出，因为瓶颈实在太窄，根部完全无法通过；事实上，那根相对纤细的茎已经完全填满了瓶口。」

「我们后来得知，它的名字叫藏红仙丹花，是一种原生于印度的植物。」

「这株植物究竟是怎么来到那里的？它是在瓶子里长出来的吗？还是说，它是在去物质化的状态下从印度被带过来，然后在通灵会内重新物质化的？」

「这些是我们互相提出却毫无结果的问题。我们没有得到满意的解释。尤兰德要么是无法说明，要么是不愿告诉我们。就我们所能做出的判断，且一位专业园丁的意见也印证了我们的看法，这株植物显然已经累积了数年的生长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叶子曾经生长并脱落的痕迹，以及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已愈合且长平的伤疤。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株植物确实是在瓶中的沙子里生长出来的，因为它的根部极其自然地盘绕在玻璃的内表面，所有的根系纤维都完美无损，彷佛是在原地发芽，且显然从未受到过任何干扰。它绝不是被硬塞进瓶子里的，原因很简单：庞大的须根团和茎的下半部分根本不可能通过瓶颈，以至于到最后，我们必须将瓶子砸碎才能把植物取出来。」

奥克斯利先生在随后发表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我在隔天清晨为这株植物拍了照片，随后将它带回家，安置在我家温室里，交由园丁悉心照料。它活了三个月，之后便枯萎了。我保留了叶子，除了花朵和园丁接手照料时剪下的最顶端三片叶子外，其余大部分都送人了；这些花与顶叶至今我依然保存在玻璃罩下，而且它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显现出任何去物质化的迹象。在这株令人惊叹的植物（藏红仙丹花）被创造或物质化之前，尤兰德曾带给我一朵茎部很短、不超过一英吋长的玫瑰，我将它放进了我的衣襟内。随后，我感觉到有某种异动正在发生，便将它掏了出来，结果发现变成了两朵玫瑰。接着我把它们放回原处，并在会议结束时再次取出。令我震惊的是，那根茎居然已经拉长到了七英吋，上面长着三朵完全盛开的玫瑰、一个花苞，以及好几根刺。我把它们带回家一直保存到枯萎，随后叶子脱落、茎部干枯，这正是它们具备物质实体性与真实存在的明证。」

我们从进一步的陈述中得知，这份有趣的礼物是为了履行对奥克斯利先生的承诺而赠送的。因为他当时似乎正在收集植物标本以证实某种理论，为此他正需要这种特定物种的标本，却无法透过任何常规管道获得。关于这株植物降临，最引人注目的关键点

在于它的渐进式显现。它不像我的那株蕨类植物一样，是被当作一个整体直接带过来并扔在桌上；相反地，众人看见它在轻纱下缓慢地体积增大，简直就像是真的在以一种极度异常的速度生长一样。甚至在它被赠送给奥克斯利先生之后，这种表观上的生长仍在持续，因为它在大家歌唱期间，还自行发育出了一朵花。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表观上的生长根本不是真正的生长，因为经检查发现这株植物显然已有数年的树龄；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株植物彷佛是被分批带过来，并逐渐构建起来的。如果一株活生生的植物可以在不受到永久损害的情况下被去物质化并重新组合，那么它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一块一块地拆解，而不是靠更强大的意志力一击将其粉碎；事实上，人们很容易看出，前者可能是简单得多的制程，需要消耗的能量要少得多。协助尤兰德的那些存在，很可能没有能力一下子把整株植物一次性带过来，因此，分好几趟搬运可能是绝对必要的。他们似乎先将根部排列在沙子中，小心翼翼地按照它们自然生长的模样进行布置，然后逐渐加上植物的其他部分，最后才带过来那朵花，以达到戏剧性的效果，作为这场实验的最高荣耀。

在著名的印度魔术中，芒果树那看似快速的生长，或许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实现的，即透过连续的解体与重组行动，而非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极大地加速了普通的发育制程。显然，正如作者所评论的，它不可能被硬塞进瓶子里，而是粒子接着粒子，被小心翼翼地排列在湿沙中的正确位置。这项操作必定极其困难且微妙，难怪尤兰德会对最终的成果感到相当自豪。

奥克斯利先生在他的记述中，似乎将这株植物视为一种暂时性的物质化，并预期它在适当的时候会自行消失；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完全是一个确凿的远距传物案例，且这份礼物本意就是要留存下来的，而它确实也一直留存到了死亡为止，然而，它的死亡很可能是因为从温暖的气候突然被移到英格兰寒冷苛刻的纬度而加速了。那张在水瓶中为植物拍下的照片，已被复制并作为这段记述所摘录之书中的插图之一。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奥克斯利先生所提到的那朵玫瑰，也必然是以同样的方式分批被带过来的，因为一朵切花显然不可能以他所描述的那种方式自然生长。

在同一本书的第 326 页中，我们读到了一个关于尤兰德在同类性质的实验中，更为惊人的成就。在这次的案例中，出现了一个额外且令人感兴趣的复杂情况：那株植物只是借来的，而且随后必须被归还。

「尤兰德在阿克萨科夫先生的协助下，将沙子与壤土混合放入花盆中，并用她的面纱将其覆盖，正如她先前在英格兰让藏红仙丹花生长时，对那只玻璃水瓶所做的那样。」

「众人看见那层白色轻纱缓慢而坚定地向上升起，随着它越长越高，整层轻纱也向外扩展。尤兰德站在一旁，双手巧妙地提理着那层如蛛丝般轻盈的覆盖物，直到它达到了远远高过她头顶的高度。此时，她小心翼翼地将轻纱揭开，呈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株高大的植物，它因承受着大量沉重花冠的重量而微微低垂，并散发出我先前曾抱怨过的那股浓郁而甜美的香气。」

「我们对它的尺寸做了记录，发现它从根部到顶尖的长度足足有七英呎，比我本人还要高出大约一英呎半。即使它因承受着所点缀的十一朵巨大花冠的重量而微微弯曲，它依然比我高。那些花朵生长得极其完美，直径达八英吋；其中五朵已完全盛开，三朵正含苞欲放，还有三朵尚是花蕾，全部都毫无瑕疵或斑点，并且因沾满露水而显得

湿润。它美得令人屏息，但不知为何，自那天晚上以后，百合花的香气总让我感到一阵眩晕。」

「尤兰德似乎对她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为这株百合花拍照，就得抓紧时间，因为她必须再次将它带走。她静静地站在植物身旁，而布特列洛夫先生为她和这株植物拍了两张照片。」

这株植物实为天香百合，即日本金线百合，而这场极其有趣的通灵会举行日期为 1890 年 6 月 28 日。前文所提及的照片已被复制并收录于书中，展示出一株极为优良的植物标本。

这段记述中一个奇特有趣的特征是，物质化显现的实体尤兰德对这件事变得非常焦虑。因为在显然借调了这株巨型百合之后，她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在约定的时间将它归还。当时可用的能量似乎在将植物搬运过来的过程中便已消耗殆尽，以至于当她试图将其带回原处时，她失败了。她似乎因无法履行承诺而感到十分痛苦，并恳求现场的阳世朋友们务必悉心照料这株植物。她的物理界朋友们尽了最大努力去照顾它，但这株植物似乎有些日渐枯萎（这完全不足为奇）。当时的气候也对她的所求极为不利，足足过了将近一个星期，她才终于成功将这株植物送回给它的原主，无论那个人是谁。人们真的很想听听这场故事的另一面，某个人的花园或温室里，如此壮丽的一株标本离奇失踪时的惊讶与惋惜；以及大约一周后，在可能已经放弃寻找小偷的所有希望时，这株植物又莫名其妙地重新出现，带给他们的同样巨大却愉快得多的震惊！

天气对神通现象产生的影响，是一个相当引人入胜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任何形式的电气干扰，都会为物质化或去物质化的尝试带来重重困难，其原因推测与强光令这些现象几乎无法实现完全相同，那就是强烈振动所产生的破坏性效应。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当空气中充满了强烈的电气振动时，尤兰德可能会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安全地将那些处于去物质化状态的植物组织从一处搬运到另一处，以免这些物质被过度震荡和打乱，以至于要将其恢复到原始形态会变得异常困难、甚至绝无可能。

在极多数将物体从远处带过来的远距传物案例中，四维空间的方法显然是最简单的，尽管在尤兰德的这些尝试中，从植物那渐进式的生长来看，似乎并未采用这种方法。然而，在非常多的其他实例中，四维空间理论提供了最干净利落、也最现成的解释。几乎任何现象的产生，背后通常都存在着几种不同的途径，而且往往很难仅凭一份书面记述，就断定在某个特定案例中究竟实际采用了哪一种方法。

另一个关于物质穿透物质、或是运用四维空间能力的实例，是将一个小到根本无法穿过手掌的实心铁环，套到人的手腕上。这种事曾三次发生在我身上，而且在每一次的案例中，我都必须仰赖我们已故的朋友们来将它取下，因为除了用锉刀锉断之外，根本不可能透过任何常规的物理手段把它拿下来。我也曾一次又一次地在死死握住灵媒双手的情况下，让椅子的靠背直接挂在我的手臂上。有一次，我在中等强度的光线下亲眼目睹了这个制程，尽管该现象发生的速度极快，但我似乎仍然看到椅背的一部分在靠近我手臂时，淡化成了一种朦胧的雾气。然而仅仅一瞬间，它便已穿过、或绕过了我的手臂，并重新恢复得如同以往般坚实。

在我的经验中，通灵会上更为罕见的一种现像是物质复制。当这种现象确实发生时，它的产生方式相当纯粹：先对要复制的物体建立一个完美的思想影像，随后在其周围

聚集起所需的星光物质与物理物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操作者必须将被复制物体的每一个粒子（无论是内部结构还是外部轮廓）同时精确地保持在意识视野中。因此，这是一种需要极其强大的专注力才能完成的现象。那些无法直接从周围的以太中提取所需物质的操作者，有时会直接从原始物品的材质中抽取物料；在这种情况下，原始物品的重量将会发生相应的减轻。

烈火考验

在通灵会上，另一个偶尔会展现、虽惊人却不十分常见的奇迹，就是毫发无伤地摆弄烈火。有一次，在伦敦举行的一场通灵会上，一个物质化显现的灵体故意将手伸进燃烧得正旺的火堆中，从中掏出了一块几乎有网球那么大、烧得通红的煤炭，并将它递到我面前，急促地对我说：「把它拿在手里。」

我犹豫了一会儿，这也许是人之常情，但那位已故之人的手势显得有些不耐烦，这促使我下了决心。我心想他大概心中有数，且这或许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独特机会，如果它真的烫伤了我，我也可以在造成更大伤害前立刻把它扔掉。于是我伸出了手，那团燃烧着的通红物体便立刻落在了我的掌心。我可以证实，我甚至连最一丝一毫的温热都没有感觉到；然而，当那位已故之人随即从壁炉架上拿来一张纸并贴近这块煤炭时，那张纸在刹那间便猛烈地燃烧了起来。我将这块通红的煤炭在手里握了整整一分钟半，直到它开始迅速变暗，他才示意我将它扔回火堆中。我的手上没有留下任何一丝被烫到的痕迹或红肿，除了一点点灰烬之外，什么都没有，而且空气中也没有任何皮肤或毛发烧焦的气味。

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当时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从主持会议的灵界实体那里得到任何令人明白的理论。我现在透过后来的奥秘学研究得知，即便是最薄的一层以太物质，也可以透过特定操控，使其变得对热量绝对无法穿透；因此我推测，我的手在那个当下很可能就是被覆盖了这样一层物质，因为这或许是产生这种结果最简单的方法。不管怎样，我可以保证，这场事件的发生过程与我所描述的完全一致。

在星光界的资源范围之内，不仅可以产生火焰，也能抵消其作用。我本人只亲眼见过一次，而且那次是作为一项特殊的「测试」，用以证明自发燃烧确实是可能的；但根据莫雷尔·西奥博德在《家族通灵圈中的灵体工作者》一书中所提供的记述来看，对他而言，这种现象似乎相当平常。他家中已故的成员似乎几乎与在世的成员一样，积极参与各项活动，而自发地点燃家中的炉火，只是他们诸多成就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项。据说，他们在这方面的行为，在苏格兰也曾多次由一种被称为棕精灵的存在所重现，那是一类自然精灵或小仙子；但我手边并没有任何具体个案的细节可供引述。

火焰的产生

我本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在英国一次通灵会中。我们透过敲击声的指示，取来一个大的平底盘，放在桌子中央，并在里面堆起一小堆木屑和雪茄盒的碎片。我们照办之后，又被指示熄灯并开始唱歌。我们庄严地围坐在桌旁，手牵着手，在一片黑暗中歌唱，时间感觉至少有半个小时之久，虽然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长。接近尾声时，在那堆松散堆放的木屑中心出现了一种奇异而黯淡的红色光芒，数次忽明忽暗，最后终于

燃烧起来。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碰触那堆木屑，事实上，在那样的坐姿下，若没有其他几人的默许，也根本不可能碰到它；同样可以确定的是，燃烧的开始方式完全排除了由外部用火柴点燃的可能性。

我推论，既然热本质上不过是某一特定振动速率，那么只要星光实体建立并维持那种特定的振动速率，燃烧便必然会发生；而这极可能正是当时所采取的方式。一个显而易见的替代方法，则是以第四维度的方式引入一小片已经发红的物质（例如火绒之类），再对其吹气，直到它燃烧起来；又或者，也可以轻易引入会产生燃烧的化学组合。在印度流传着许多故事，描述若某些村落忽视了村庄的守护神、未能奉上其应得的供品，自发性的火灾便会在村中爆发；因此可以明显看出，对于一个在星光界中运作且经验丰富的存在而言，制造火焰并非任何困难之事。

第三十六章：可见的物质化显现

不可触的形体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第二与第三类的物质化，亦即那些可见但不可触、在许多情况下显然是半透明的显现，以及完全的物质化，其在当时看来在各方面都与仍处于肉身中的人毫无差别。第二类并不少见，虽然这类物质化通常会避免进入参与者可触及的范围，但有一次我曾被一道直接的声音特别要求，请我将手轻轻穿过这样的一个形体；我只能说，我的触觉完全感觉不到任何东西，然而一个清晰可见、但半透明的形体就站在我面前，对我徒劳的尝试微笑着。当我闭上眼睛时，我无法分辨我的手究竟是在那看来如此完美而生动的身体之内，还是在其外。这类形体或许比更为实体的种类更容易构成，因为我曾一两次得到令人震惊的证据，显示某些看起来完全实体的显现，实际上只有部分如此；一只足以给予有力握手的手，往往连接着一条在触觉上并不存在的手臂，尽管在视觉上与那只手同样结实。威廉·克鲁克斯爵士在其《研究》第 94 页如此描述第二类物质化：

「在一次黄昏时分于我家中、与霍姆先生进行的通灵会，距霍姆先生约八英尺的窗帘被看见自行移动；随后，所有参与者都看到一个像男人般的黑暗阴影状的半透明形体站在窗旁，用手挥动窗帘；当我们注视时，那形体逐渐消失，窗帘也停止了移动。接下来是一个更为惊人的例子，同样以霍姆先生为灵媒：一个幻影形体从房间一角出现，拿起一把手风琴，然后在房间里滑行并演奏；该形体对所有参与者可见达数分钟之久，同时也能看到霍姆先生本人；当它靠近一位独自坐着的女士时，她轻声惊叫了一下，形体便消失了。」

来自灵媒的物质

当一位充分受训、熟悉星光界资源的在世之人，例如某圣人的其中一位弟子，出于某种理由进行物质化时，他会将周围的以太凝聚成固体形体，并以此方式构筑所需的身体部分，而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扰他人；但在通灵会中通常不如此，而是采取较为简便的方法，从灵媒的身体中抽取大量物质；在有利条件下，这些物质可被看见如巨大雾环般从其身侧涌出；在 W·艾格林顿先生的著作《两界之间》中，收录了三幅有趣的插图，展示这种雾状物从初现到逐步发展、直至使入定的灵媒几乎完全被厚重烟雾般的雾环遮蔽的连续阶段。

这些雾气迅速凝聚成形，有时起初显然成为灵媒的精确重身；我记得在一次与著名灵媒塞西尔·赫斯克先生的通灵会中，经过一段静默等待后，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使室内一切清晰可见；灵媒蜷缩在椅子上，以极其异常的方式收缩成一团，显然陷入深度恍惚，呼吸粗重；然而就在他前方，站着一个与他一模一样、警醒而有生气的复制品，手心托着一个卵形物体，那正是强光的来源；他如此站立了片刻，随即光芒骤灭，那形体以一位固定「指导灵」众所熟知的声音对我们说话，显示他是完全以灵媒的物质构筑自身。

毫无疑问，被暂时从灵媒身体中抽离的不仅是以太物质，往往还包括稠密的固体与液体物质，尽管这种转移的可能性对我们而言难以想象；我亲眼见过确实发生此现象的

案例，其证据是灵媒肉身体重大幅减轻，以及出现一种极为诡异而骇人的外观，彷佛干瘪收缩，小而枯槁的脸几乎缩进衣领之中；「指导灵」很少允许在此状态下看到灵媒，这是明智的，因为那确实是一幅可怕而不健康的景象，诡谲而非人，足以严重惊吓任何神经脆弱者。

在《来自彼岸的人们》一书第 243 页，奥尔科特上校描述了他如何仔细称量一个自称洪托的物质化形体；首次尝试时，这位红印第安女孩重八十八磅，但依上校要求，她立刻将重量减至五十八磅，随后又增至六十五磅，全部在十分钟内完成，且衣着未有任何改变；这些物理物质几乎必然取自灵媒的身体，使其相应减少。

同书第 487 页，上校又记述了他以同样方式测试名为凯蒂·布尔克的物质化形体，其初重七十七磅，随后减至五十九与五十二磅，而外观毫无变化；此例中，我们面临一个惊人的现象，在物质化期间灵媒完全消失，尽管上校以极其巧妙的方法，用缝纫线并以其私章封印，将她固定在椅上，完全不可能在不断线的情况下离座；然而在通灵会中他被允许进入柜子时，那张椅子是空的，不仅看不见任何人，连用手环绕触摸也毫无所感；但当通灵会结束时，灵媒又如先前般坐着，半昏厥、极度虚弱，线与封印却完好无损！确实奇妙，却并非孤例，参见阿克萨科夫的《一则去物质化案例》。

这些物质并不总是仅从身侧流出；有时似乎从全身表面渗出，由指导灵所建立的强大吸引或抽吸所牵引；其流出过程，埃斯佩兰斯夫人如此描述：

「接着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在通灵会中有时会感到；他人常形容为蛛网掠过脸庞，而对于好奇观察的我而言，却彷佛能感到细丝从皮肤毛孔中被抽出。」（《影境》，第 229 页）

埃斯佩兰斯夫人

许多灵媒撰写过自传，但我未曾遇到任何一本能像埃斯佩兰斯夫人的著作那样令我印象深刻；不仅因其真诚与诚实的吸引力，更因作者比多数灵媒更为细致而理性地观察，并更渴望理解在她身边发生之现象的真正本质。

她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自身异常能力，并以诚恳忠实的精神加以研究；在赞赏其勇气与决心之余，不免遗憾她未能及早研读证道学文献，否则可在一开始就明白她后来以缓慢且往往痛苦的方式、付出不必要的苦楚与焦虑所发现的一切；她的书以一段被严重误解的童年故事开始，继而描述她逐步挣脱最狭隘正统宗教束缚的多年思想争斗；当其灵媒能力完全发展后，显然呈现出奇妙而多样的性质，其中一些事例对不熟悉此题材者或许显得难以置信；然而我本人曾见过与她所述相同性质的现象，因此对她所叙述的一切奇异事件的可能性毫不怀疑。

她深刻体认并有力描写了灵媒与由其载体物质化之身体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我们习于将自我完全等同于身体，因而当身体经历鲜明而非凡的事件，而其真正的主人却毫无参与时，便产生一种新奇、诡异、近乎可怖的感受；在其书第 345 页，她逼真描写了物质化灵媒经常被置于的怪异而非自然的处境；任何人读之，皆能理解此等经验在各层面与各观点上是何等不可取、何等不健康。

「我是安娜，还是她？」

「接着出现另一个较矮、较纤细、张开双臂的形体；有人从圆圈另一端起身前来，二者相拥，随之而来的是含混的呼喊：『安娜！噢，安娜！我的孩子！我的心肝！』」

「又有人起身将双臂环住那形体，啜泣、呼喊与祝福交织；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被前后摇动，眼前一片昏暗；我感到有人环抱着我，尽管我独自坐在椅上；我感到有一颗心在我胸前跳动；我知道某件事正在发生；除两个孩子外，无人靠近我；所有目光与思绪都集中在那被两位身着黑衣女子环抱的白色纤细形体上。」

「我感到跳动如此清晰的，必定是我自己的心；然而那环抱我的手臂呢？我从未如此清楚地感到触碰；我开始疑惑究竟哪一个才是我；我是那白色形体，还是坐在椅子上的我？环在老妇颈项上的手是我的，还是那些放在我膝上的，或若那不是我，放在那形体膝上的手才是我的？」

「被亲吻的唇无疑是我的；被这些善良女士如雨下的泪水湿润的脸也是我的；然而这怎么可能？这种失去自我身份认同的感觉令人恐惧；我渴望伸出一只无力垂放的手，触碰某人，只为确认我是真实存在，还是仅是一场梦，若『安娜』是我，而我彷佛迷失于她的身份之中。」

「我感到老妇颤抖的手臂、亲吻、泪水、姐妹的祝福与抚慰，在痛苦的悬念与迷惘中，我想知道这会持续多久？我们两个同在会多久？会是哪一个留到最后？我会成为『安娜』，还是『安娜』成为我？」

「随后，我感到两只小手滑入我颤抖的手中，彷佛重新将我拉回自我；带着一种欣喜，我发现我仍是我自己，而小小的琼特厌倦了藏在三个形体后面，感到孤单，便抓住我的手寻求陪伴与安慰。」

「即便只是孩子的触碰，也令我感到何等欣慰！我对自身身份的疑惑消失了；就在此时，『安娜』的白色形体在柜子中消失，两位女士回到座位，激动而含泪，却充满幸福。」

「那一夜还有许多事发生，但我不知为何感到虚弱而冷淡，对周遭一切不甚关心；虽有奇异而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然而当下我的生命彷佛被抽离了，只渴望独处与休息。」

这种倦怠与被抽走生命力的感觉，在灵媒中自然极为常见；威廉·克鲁克斯爵士在其《研究》第 41 页指出：

「在目睹这些实验使霍姆先生陷入神经与身体极度衰竭的痛苦状态之后（看见他几乎昏厥地躺在地上，面色苍白、无法言语），我几可肯定，心灵现象力量的释放伴随着相应的生命力流失。」

这与我自身的经验完全一致；我屡次见到灵媒在通灵会后彻底虚脱；我担心许多人误以为必须藉助酒精刺激才能从可怕的耗损中恢复；他们的部分活力必然进入了物质化形体，而对身体系统的扰动极为严重，以致通灵会结束后，他们的状态与外科手术后的休克极为相似；这不足为奇，因为若有一次可怕的手术能从身体中移除四十至八十磅的物质，然后再行复原，确实骇人。

关于灵媒与物质化形体之间的奇异联系，埃斯佩兰斯夫人就她与尤兰德的关系如此写道：

亲密的关系

「我们之间似乎存在一条奇特的连结；我无法以任何方式确保她的出现；在我所知范围内，她的来去完全不受我意志支配；但当她出现时，我发现她的短暂物质存在却依赖于我；我似乎失去的不是个性，而是力量与行动能力，并且，虽然当时并不知情，还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物质实体；我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而试图进行逻辑思考却以某种神秘方式影响了尤兰德，使她变得虚弱。(《影之国》，第 271 页)」

灵媒始终在背景中意识到自身的个体性；但任何试图主张此点或连贯思考的行为，都会立刻削弱该形体，或使其返回柜子；这是自然的，因为逻辑思考意味着启动化学作用（产生大脑磷的氧化）；而只有在肉身载体完全被动的状态下，才能在不危及生命的情况下从中抽取如此多的物质；事实上，始终存在危险的可能性，在突如其来的惊吓或干扰下，可能可怕的事情会临近发生；正因如此，无知而自负的怀疑论者试图抓住「灵体形态」的行为既是愚蠢，也是犯罪；其鲁莽之举，可能使其面临谋杀指控的被告席。具此低劣智识之人，不应被允许参与如此精细的实验；埃斯佩兰斯夫人书中第 298 页的经验，显示了这种危险的「蠢人」能造成何等伤害：

丑恶的暴行

「我不知道通灵会已进行多久，但我知道尤兰德已将她的肖像扛在肩上，并在柜子外；实际发生之事，我是事后才得知；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种可怕而剧烈的被挤压、被折迭的感觉，如同一个中空的橡胶玩偶在被孩子紧紧拥抱时所能感到的那样；一种恐惧与剧痛袭来，彷佛我正在失去生命、坠入可怖深渊，却看不见、听不见、知道不了任何事，只有一声彷佛来自远方的尖叫回响；我感到自己在下沉，不知去向；我试图抓住什么以自救，却扑了空；接着是一片空白，当我醒来时，伴随着颤抖的恐惧与彷佛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感觉。」

「我的感官似乎四散而去，只能一点一滴地重新聚合，才勉强理解发生了什么；尤兰德被抓住了，而抓住她的人宣称那就是我。」

「这是我所被告知的。若非我彻底虚脱，这荒谬的说法或许会令我发笑；但我无法思考，甚至无法移动；我觉得生命几乎所剩无几，而那一点点仍是折磨；原本似已在法国南部我家乡治愈的肺出血再度发作，鲜血几乎使我窒息；结果是一场漫长而严重的疾病；我们离开英格兰的行程因此延误数周，因我无法移动。」

难怪「指导灵」会竭尽所能保护灵媒免于此等暴行；即便他们自己，在暂时采取的载体中，也可能因信任在物质界的旁观者之荣誉与善意而受苦；R·D·欧文先生在《可辩之地》第 273 页如此提及：

「我有两位高度智慧、如今已故的朋友，A·D·威尔逊医生与詹姆斯·梅普斯教授，皆曾任教于纽约，各有一次牢牢抓住看似发光的手；两次结果相同：被抓之物在其掌中完全融化；我曾收到讯息称，当如此行事时，显现其存在的灵体会受苦，且灵体对于向

任何不值得信任、可能干扰现象者以身体形态显现，会极为迟疑；在我的实验中，我始终依此原则行事，并将部分成功归因于此信任。」

我不确定在此情况下「灵体」是否会受苦，尽管当物质化形体被击打或受伤时确实如此；因此，剑在被纠缠之人周围不断挥舞，被认为是一种保护（而在某些先前叙述的案例中确实有效），剑也是中世纪魔法师装备的重要部分。

任何物理武器都无法影响星光体分毫，剑可反复穿过而不被察觉；但一旦出现任何物质化（凡有物理现象之处，必有某种程度的物质化），物理武器便可能透过其作用于星光体并产生感受，正如生前对更为永久的肉身所发生者；然而，任何未经授权的干扰都可能严重伤害灵媒，如埃斯佩兰斯夫人的故事所示。

我由衷赞同欧文先生上述观点，并在自己的研究中一向遵循；有些人带着必然受骗的先入之见进行此类探究，并为避免对其自尊造成打击，发明各种自以为可杜绝欺诈的复杂装置；诚然，在许多情况下，现象不会在其规定的条件下发生，因为亡者并无义务为一开始就以自信而无根据的怀疑相待之人费心劳力；而且无知者所规定的条件，往往本身就使现象不可能。

阿尔弗雷德·R·华莱士博士曾精辟指出：

「科学家几乎总是假定，在此类研究中，他们一开始就有权设定条件；若在此条件下毫无发生，便视为欺诈或错觉；但他们很清楚，在所有其他研究领域中，决定必要条件的是大自然，而非研究者；缺乏对这些条件的遵循，任何实验都不会成功；这些条件需以耐心向大自然请教而得，且各科不同；在处理物理学家完全陌生之微妙力量的研究中，其差异更可想而知！」

同理，若有人将电学实验中的绝缘安排视为可疑，并要求在未绝缘的情况下得到相同结果，便可轻易使实验不可能；当被温和解释绝缘是必要条件时，他仍会重复老套的欺诈指控，并声称在他的条件之下，电的奇迹绝无可能成功！奥尔科特上校的《来自彼岸的人们》（第 36–40 页）以完整插图展示了此类愚行与残酷可至何等程度。

我本人始终采取的做法，是在未见相反证据前，先给予亡者诚实意图的信用；允许其自行安排条件，展示其所愿；首先建立友好关系；而我总是发现，一旦其对我建立信任，便乐于说明其能力的界限，并常主动提出各种测试，以向他人证明现象的真实性。

我曾数次遭遇欺骗；当我确认是灵媒所为，便保持沉默，不再打扰；另一方面，我也见过我确信灵媒意图诚实、而欺瞒完全来自无形操作者的案例；我曾见过入定中的灵媒肉身被包裹在物质化的薄纱中，并被当作「灵体形态」呈现，似乎只是操作者为了省去制造真正物质化的麻烦，或因缺乏相应能力；事后灵媒在入定苏醒后得知情况，极力抗议并表现出真诚的不知情；鉴于我曾多次透过其见到确凿无疑的真实显现，我相信了他。

另一位知名灵媒亦向我讲述过几乎相同的故事，关于一次被多份报章大肆宣扬的「揭露」；而且至少完全有可能，在那个案例中，该项说法同样是真确的。因此，即便发现明显欺诈，也不总是安全地归咎于灵媒；然而，我也见过灵媒带着半码纱布从口袋垂出而来，稍后那纱布以原样出现为灵体衣裳，我指的是其原形，因为即便在真正的衣

裳物质化中，也常由灵媒衣物的材料构成。再次引用埃斯佩兰斯夫人的例子以证明此点。

「灵体」衣裳

「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一次通灵会中，有位参与者「取走」了覆盖某个灵体形体的一块衣裳；后来我发现裙子上缺失了一大块材料，部分被剪、部分被扯；我的裙子是深色厚羊毛；被「取走」的衣裳形状与缺失部分相同，却大几倍，且呈白色，质地细薄如蛛丝。」

「此前在英格兰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有人向小妮妮亚索要她那丰富衣裳的一片，她勉强同意；那勉强同意的原因很快得到解释，通灵会后，我在首次穿着的新裙上发现一个洞；因裙色近黑，我将这次意外归因于妮妮亚的失误，而非任何心理层面的原因；第二次发生后，我才明白这并非偶然，而是我的衣物或参与者的衣物，成为灵体耀眼衣裳的来源或储备。(《影之国》，第 337 页)」

这类物质化衣裳有多种类型，有的粗糙，有的极其精细，甚至胜过东方织机的产品；有时显现的实体会允许偏爱的参与者触摸，甚至剪下一片；我曾多次获得此类碎片；有些可保存多年，似乎永久；有些则在一小时左右消散，甚至有一件仅十分钟即消失；虽然轻薄的白色纱状衣裳似乎是物质化形体的常规时尚，我也见过其以文明社会的日常服装显现，或穿着生前职位所特有的制服。

在全视野中的物质化

《影之国》第 254 页载有一段对形体物质化与去物质化的精彩记述，出自一位常参与该圈子的成员；其描述如下：

「首先，在柜子前方的地板上会观察到一片薄膜状、如云雾般的白色物体。随后它逐渐扩大，肉眼可见地延伸开来，彷佛是一块充满生命力的细平布，层层迭迭地铺在地板上，直到扩展至大约两英尺半乘三英尺大小，厚度达几英寸，大概有六英寸或更多。不久，它开始在中心或靠近中心的地方缓慢升起，彷佛下面藏着一个人头，而地板上的云雾状薄膜则开始变得更像细平布，在这个神秘升起的部分周围形成褶皱。当它升到两英尺或更高时，看起来就像里面藏着一个孩子，正朝着各个方向摆动双臂，彷佛在下面摆弄着什么。」

「它继续升起，中途经常会稍微下沉，随后又升得比之前更高，直到达到大约五英尺的高度，此时它的轮廓清晰可见，彷佛正在调整围绕其身形的帷幔褶皱。」

「紧接着，双臂高高举过头顶，穿过一团如云雾般的灵性帷幔向外张开，尤兰德就这样揭开面纱站在我们面前，显得优雅而美丽。她身高接近五英尺，头上戴着类似头巾的头饰，长长的黑发从中垂落，披在肩上并一直垂到背部。」

「她身穿东方款式的紧身服装，展现出身体的每一处肢体与轮廓，而那件多余的、如面纱般的白色帷幔则为了方便而包裹在她的身上，或者被扔在床毯上，直到需要时再拿起来。」

「整个过程需要花费十到十五分钟来完成。」

「当她消失或去物质化时，过程如下：她向前走一步以展现自己，并让当时在场的陌生人认出她，她缓慢而谨慎地展开那件多余的面纱状帷幔。将其扩大后，她将其盖在头上，并像宽大的新娘面纱一样铺在身形周围。接着便立即但缓慢地向下沉，随着身体陷落而体积缩小，在云雾状的帷幔下将身体解体，直到看起来几乎不再像尤兰德。随后她进一步陷落，直到完全失去人类的形体，并更迅速地下沉到十五或十二英寸。接着，这个形体突然垮塌成一堆凌乱的帷幔，就是尤兰德留下的衣服，随后这堆衣物缓慢但肉眼可见地消融于无形。」

「尤兰德身体的解体过程需要花费二到五分钟，而帷幔的消失则需要半分钟到两分钟。然而，有一次她并没有让这件帷幔或面纱消失，而是把整堆衣服留在了地毯上，直到另一个灵体从柜子里走出来看了一眼，彷佛在对可怜的尤兰德的消失发出感慨。这个更高大的灵体随后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女孩妮尼亚那娇小、活泼、充满生气的孩子形体，她同样走上前来观看尤兰德留下的遗物；奇妙的是，她捡起这些遗留的衣物，开始将它们包裹在自己那本就穿着整齐帷幔的小身体上。」

我自己曾亲眼见过这两种过程，几乎与上述描写完全相同。在我的经历中，显现的形体是一个异常高大的男子，他一开始并没有形成帷幔，而是作为地板上的一片云雾状光芒出现，随后升起并扩大，直到看起来有点像树桩。它继续生长，直到变成一根高耸在我们头顶上方的模糊云柱，然后逐渐凝聚成一个清晰且广为人知的形象。他走上前来，热情地与我握手，并用洪亮、清晰的声音说话，精确地就像任何其他朋友会做的那样。在与我们谈话了大约五分钟并回答了几个问题后，他再次与我们握手，并宣布他必须走了。在向我们告别后，他的轮廓立刻变得模糊，重新退回到云柱中，云柱相当迅速地下沉到地板上那小团云雾状的光芒中，随后光芒闪烁了一下便消失了。

我曾目睹三个物质化形体同时出现，其中一个是比灵媒高出六英寸的阿拉伯人，另一个是普通中等身高的欧洲人，第三个是肤色黝黑、自称是红印第安人的小女孩。而当时灵媒被牢牢地锁在他自己发明的铁丝笼子里，笼子用两把钥匙（都在我的口袋里）和一个只能从外面操作的字母锁锁住。当天晚些时候，我们被要求打开这个笼子，前述的两个形体一起把处于入迷状态的灵媒抬了出来，一人扶着他的一只手臂。我们被允许触摸灵媒和物质化的形体，并非常惊讶地发现后者明显比前者更结实、更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并没有把他送回笼子里，而是把他平放在我们所有人都能清晰看到的沙发上，警告我们他在醒来时会极度疲惫，随后便在我们眼前凭空消失了。这一切都是在微弱的光线下发生的，房间里的两个煤气灯喷嘴都开得很小，但始终有足够的照明，使我们能够清晰地认出灵媒和我们已故访客的面部特征，并以绝对确定看得到她们的动作。

只有在条件有利时，才能希望看到物质化的形体像上述案例那样在房间里自由走动。更普遍的情况是，物质化的形体被严格限制在灵媒的周围，并受到一种引力的影响，这种引力不断地将它拉回它所来自的身体；因此，如果离开灵媒太久，这个形体就会垮塌，组成它的物质在回到以太状态后，会立刻冲回其源头。以任何方式阻止这种返回对灵媒的健康甚至生命都是极其危险的；毫无疑问，正是这一点在上述引用的可怜的埃斯佩兰斯夫人案例中造成了如此可怕的痛苦。从她自己的叙述来看，她大部分的以太物质，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更致密的物质，似乎都在尤兰德身上，而不是在柜子

里；既然尤兰德的形体被如此无理地拘留，留在她身体里的物质很可能会冲进尤兰德的身体，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她确实被发现身处柜子外面，并落在抓住物质化形体的无知庸俗之辈手中。这一切使得以下观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任何没有接受过足够教育以理解这些条件的人，都绝不应该被允许参与通灵会。

仔细挑选参与者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物质化的案例中，物质在一定程度上是向所有参与者以及灵媒借来的。因此，毫无疑问存在着相当大的此类物质的混合，任何参与者身上的任何不良质量或恶习都明显容易对其他人产生反应，而最严重的是对灵媒产生反应，因为灵媒几乎肯定是现场最敏感的人，而且无论如何，最多的物质抽离都将从他身上抽取。我们再次可以从埃斯佩兰斯夫人的无价之书中获得这方面的例子。在第 307 页中她写道：

烟草的恶性影响

「从我们在这条路线上的实验一开始，在通灵会的物质化之后，我总是或多或少地遭受恶心和呕吐的痛苦，我逐渐接受这是一项自然的后果，且无法避免。情况一直如此，除非周围只有我们家庭圈子的成员或孩子。在进行摄影通灵会的过程中，这种不适感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在一次通灵会之后，我通常会虚脱一天，有时是两天。由于这些症状是尼古丁中毒的症状，我们进行了实验，结果发现当与不抽烟者一起举行通灵会时，完全感觉不到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同样，当圈子里有生病的人时，我总是发现自己事后感觉或多或少地不舒服。对于习惯饮用酒精的人，不适感与吸烟者一样明显。」

「这些通灵会对我而言在许多方面都是富有成效的；我了解到了许多对全人类而言很普遍、且被传统所认可的习惯，对于通灵会的结果、或者无论如何对于灵媒的健康而言，都是有害的。」

一位工作了几年且已经相当了解该层面可能性的「指导灵」，往往有与物质化相关的有趣现象，当力量强大时，他愿意向特殊的朋友展示。其中一项展示有时是由那位自称为「约翰·金」的指导灵在许多年前给出的，或许现在他仍在展示。他有时会拿一块印有发光物质的石板，把手放在上面。那是一只精美、强壮、肌肉发达、形状良好的手，它的轮廓在微弱发光的背景下自然显得完美且清晰。然后当我们注视着它时，他会使那只手肉眼可见地缩小，直到它变成大约一个小婴儿手大小的微缩模型，尽管它与他自己的手依然保持着完美的相似度。随后，在我们眼前，它会缓慢且稳定地再次长大，直到变得巨大，覆盖了整个石板，并最终逐渐恢复到正常大小。现在，当然如果只有一个人看见它，这次显现很容易只是一起催眠影响的案例；但既然圈子里的每个人都看到了精确相同的景象，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正在尝试进行催眠，那么整体而言，这更可能确实是一次物质化手的放大和缩小的展示，任何理解如何操纵物质的人都可以轻易带来这项结果。

死者的玩笑

物质化偶尔会采取人类以外的其他形状。一个我记忆犹新的此类案例表明，当我们逝去的朋友进入星光生命时，绝没有失去她们的幽默感。在某次通灵会上，一个傲慢的

怀疑论自大狂的出现让我们感到非常恼火。他以通常那种自吹自擂的张扬方式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并用粗俗、洪亮的声音吐出的每一个字来展示他的彻头彻尾无知，他不断地重复说他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胡说八道，我们可以确信只要他在那里，就什么不会发生。

当我们围坐在桌旁时，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身为一个温和、不具攻击性之人的灵媒，平静地建议他收敛一下语气，因为在好几次场合中，已知「灵体」曾相当粗暴地对待以那种方式说话的人。然而，这位怀疑论者在言论中只变得更加粗俗和更具冒犯性，挑战任何曾经存在过的灵体来吓唬他，甚至挑战它们敢不敢在他在场时显现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在黑暗中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除了在通灵会开始时其中一位「指导灵」说了几句简短的话、通知我们她们正在储存力量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生。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大家都变得有些疲倦，而我至少开始认为，也许我们的怀疑论者确实是一个如此不和谐的影响因素，以至于不可能获得任何好的结果，然而，看来我错了。

为了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必须为举行通灵会的房间说几句话。那是二楼房子后方的一个极小的房间，通过直达天花板的大型折迭门与一个大得多的前方房间相通。我们围坐在一个大圆桌旁，圆桌与房间的比例非常不协调，以至于当我们围坐时，我们椅子的靠背几乎触碰到了墙壁和大门。房间角落还有另一扇门通往一排楼梯；那扇门被锁上了，钥匙在内侧的锁孔里，而大型折迭门也由我们这一侧的插销固定着。正如我所说，我们坐了大约四分之三小时，实际上没有任何显现，我至少对整件事感到由衷地厌倦。

突然间，在隔壁房间里，我们听到了异常沉重的脚步声，彷佛是某个巨大的巨人发出的；就在我们抬头聆听时，那扇大门猛烈地被撞开，撞击到那一侧椅子的靠背上，将椅子和椅子上的参与者推向桌子，从而把桌子本身推向了对面的人。一束苍白、相当惨白的光芒透过打开的门照了进来，借着这束光，我们看见了，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一只巨大的大象正径直朝我们走来，大步流星地把椅子撞在一起！在那么大点的房间里，一只巨大的大象可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邻居；没有人停下来思考这件事的不可能性，没有人等待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只巨大的猛兽就像是压在了我们头顶上，离后门最近的人猛地拉开了门，在我们来不及再作出思考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在疯狂地朝那些楼梯冲下去。

一阵荷马式的哄堂大笑尾随其后，我们在瞬间意识到了情况的荒谬，我们中的一些人跑了回去，并点亮了灯。那里没有一个人，两个房间都是空的；两个房间都没有任何其他出口，只有并排开在楼梯顶端、且一直处在我们视线范围内的门；如果有人在对我们开恶作剧玩笑的话，那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任何人逃脱；没有大象的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来为我们的惊吓作证，除了被撞开的冲力从折迭门上撕裂下来的插销，以及三把折断的椅子来证实我们离去时的速度！我们再次聚集在我们的房间里，放声大笑（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除了我们的怀疑论者，他已经一口气冲出了房子；他被吓坏了，甚至不肯回到下面的大厅去拿他的外套和帽子，必须帮他把衣服拿到街上。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但有时我不免感到好奇，他后来究竟是如何向自己解释那场他必定认为是施加在他身上的骗局的。

在这个案例中，掌控通灵会的指导灵显然认为有必要给予一次有益的教训；但这很少做出来，因为通常认为不值得为一个自负且张扬的怀疑论者浪费如此大量的力量。节约力量并仅在至少有合理希望可以做好事的地方使用它，是更高生命的规则之一。我们在我们伟大典范的生命中拥有这条规则应用的一个实例，因为不是有记录说，当基督访问祂自己的家乡时，「祂因他们的不信，在那里没有行许多神迹」吗？祂的力量毫无疑问可以打破他们顽固的怀疑论；但祂的意志是敲响人类心灵的大门，而不是把祂自己强加给那些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从祂的侍奉中获益的人。

第三十七章：近期的一些物质化现象

外生质（ectoplasms）

直到最近，科学界人士才着手对通灵会上产生的、用以构建肉眼可见且可触摸之幻影的奇特物质进行调查。长期以来，通灵术者普遍理解，来访的实体会利用某种来自灵媒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在场其他人的物质，来使她们的超物理形体变得致密。但直到相对较近的时间，人们才意识到，如此使用的物质不仅来自以太体，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致密肉体的组织，因此它以某种方式被烙印上了它所来自的有机结构的习惯。

显然，操作实体发现有必要让该物质在变致密时，在产生形体方面遵循其自身的生长路线，仅在绝对必要时才对其进行调整；其目的无疑是为了尽可能节约能量。物质化现象的这种生理学方面引起了巨大的科学兴趣，迄今为止，我们在几卷著作中获得了对此进行广泛研究的结果，特别是古斯塔夫·杰莱博士的《灵视与物质化》和阿尔伯特·冯·施伦克-诺琴男爵的《物质化现象》。

无论来自哪位灵媒，所涉及的这种物质似乎都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它以一种不可见的形式散发出来，有时可以被感觉到是一阵风。随后它变成蒸气状，并最终凝聚成具有各种质地的白色、灰色或黑色的物质。然后，这种物质显然被看不见的智慧体源头塑造成人类的肢体、面容，有时甚至是整个形体。然而，有时操作的智慧体会被灵媒或可能在场的其他具有灵视力的人看见，并且也会产生人类以外的形体，例如在克鲁斯基先生的案例中，一只形体完美的鹰经常在他周围被看见，甚至被拍摄下来。由于这种物质具有可塑性的特质，以及它可以在离灵媒身体不远的地方被塑造成形体的事实，它被命名为灵外质（teleplasm），而里歇教授在多年前将由其制成的形体称为外生质。后来，一些作家修改了里歇教授的命名法，将这种物质本身指定为外生质。

在著名灵媒欧萨比亚·帕拉迪诺的案例中，最初的显现是以一阵从她的前额（特别是她头部一侧的旧伤口处）以及身体其他部位散发出的凉风形式出现的。这阵风会使柜子的帘子或她衣服的布料像波浪般翻动，并在它们背后的黑暗空间保护下开始凝聚成一个形体，随后该形体可能会发出一定程度的光芒。后来的调查人员努力引导操作实体在完全可见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执行整个过程，以利于科学研究，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在各个生长阶段拍摄的许多物质化形体不如一些早期的现象那般完美，例如透过弗洛兰斯·库克的灵媒能力显现的凯蒂·金。

欧萨比亚·帕拉迪诺的现象

以下关于帕拉迪诺夫人工作的典型叙述出现在海华德·卡林顿先生的《欧萨比亚·帕拉迪诺及其现象》第 205 页中：

「在灵媒重新坐回她的椅子后，我们用手去感觉她的头部，看看那阵凉风是否正从她的前额散发出来。我们所有人用手在距离灵媒头部大约三英寸的地方都清晰地察觉到了它。F. 把他的手摀在她的嘴巴和鼻子上方，我们所有人也照样做了，同时摀住我们自己的鼻子和嘴巴并屏住呼吸，而那阵风仍然可以被清晰地察觉到。B. 随后将一面小

纸旗拿到灵媒的前额前，她的鼻子和嘴巴以及我们自己的仍被覆盖着。纸旗摆动了好几次，然后极其有力地向外飘动，以至于它完全翻转了过去，并在它所附着的旗杆上缠绕了一圈。这阵风的客观性质由此被确立了，尽管拿到她头部前的温度计未能记录下任何温度的降低。」

推测是由这阵风凝聚而成的现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给出在切萨雷·龙勃罗索教授和他的两位助手伊莫达博士与奥德尼诺博士于 1907 年在都灵进行的实验中。这些通灵会是在大学的精神病学临床室举行的，并有许多知名人士参加。一致的意见是：「即使是最聪明的骗局也无法开始解释所观察到的大多数现象。」现像是在一盏十烛光强度的电灯光线下发生的。在第二次及随后的通灵会中，桌子上出现了沉重的敲击声，以及通常较轻的敲击声，并且有各种乐器被演奏。在场的人被拍打和拉扯，各种物体被到处乱扔。

「一个位于灵媒柜子内部的普通木制脚凳摇晃并倒下了；窗帘也摇晃起来；在它背后，一只手反复抓住参与者伸出的手，握住它们并抚摸它们。突然，令所有人惊奇的是，一只紧握的小手，手臂覆盖着深色的袖子，在十足的光线下极其显眼地展现了出来；它是粉红色的、丰满且鲜活的。『惊奇并没有阻止我们立刻去注意对灵媒的控制；她的双手被牢牢地握在两位警惕的医生手中。』几分钟后，一阵凉风从窗帘后面吹来，窗帘突然打开了，彷佛是被两只手拉开的一样，一个人类的头部露了出来，带着一张苍白、憔悴、具有阴险邪恶外观的面容。它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消失了。」

「木凳在空气中升起，似乎想要离开柜子，把帘子推到一边。它从帘子中解脱了出来，然后继续以倾斜的姿势向着圈子上升。几只手伸了出来，跟随着这个奇特的现象，并轻轻地触摸了该物体。」

「那只女人的小手随后在帘子附近重新出现，抓住了脚凳的其中一只脚，并推了它一下。穆基先生打破了链条，并通过一个迅速的行动，抓住了那只温热的手，它似乎立刻溶解并消失了。随后立刻进行了观察，以查明灵媒的双手是否受到了良好的控制；结果发现情况确实如此。脚凳继续上升，并从参与者的头顶上方经过，但在此刻，灵媒似乎显得痛苦，并大声喊道：『它会杀了我们！抓住它！』跟随着这件小家具运动的手随后紧紧抓住了它，以将其从这个危险的位置撤出，但一种不可见的力量将其撤回到了桌子的中央，它最终在那里保持静止状态。」

「在通灵会结束时，报告员将他的手放在灵媒头部左侧那道深深的伤疤上，感觉到一阵强烈、寒冷、持续的风从那里散发出来，就像人类的呼吸一样。随后，他感觉到相同的凉风（虽然没那么强烈）从她的手指尖散发出来。」（第 90 页）

在某些案例中，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形体，如第 96 页的以下记录中所示：

「灵媒将她的头部靠在右侧控制者的肩膀上；她的双手被握在他的手中；突然帘子剧烈地摇晃起来，一阵凉风传了出来，然后一个被帘子薄料覆盖的人类形体在这个明亮的背景下变得清晰可见。一个女人的头部，不稳定且摇摇晃晃地，接近了这位老人的脸；她像一个老妇人一样颤抖着移动；也许她吻了他；老人鼓励了她；她退了回去，又回来了，显得彷佛害怕去冒险，然后毅然地走上前来。」

爱娃·C 的灵外质

近年来最成功的物质化灵媒之一是这位被称为爱娃·C 的女士。有一百多位科学界人士（特别是医生）曾有机会观察她的现象。杰莱博士在十二个月里与她每周进行两次通灵会，并充分且仔细地描述了灵外质或外生质。在 1918 年 1 月 28 日于法兰西学院的医学讲堂向心理学研究所会员发表的一场演讲中，杰莱博士讨论了他对爱娃·C 的观察，他给出了一段对该物质的描写，其被摘要如下：(《物质化现象》，第 328 页)

「一种物质从灵媒的身体中散发出来，它将自身外在化，并且最初是无定形或多形态的。这种物质会采取各种形式，但一般而言，它会显示出或多或少的复合器官。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1) 作为物质化基质的物质；(2) 其组织化的发育。它的出现通常由流动的、白色且发光的薄片来预告，其大小介于豌豆到五法郎硬币之间，并到处分布在灵媒的黑色衣服上，主要集中在左侧。」

「这种显现是一种预兆现象，有时会比其他现象提前三刻钟或一个小时出现。有时它会缺失，偶尔也会发生随后没有任何其他显现的情况。」

「物质本身会从灵媒的整个身体散发出来，但特别是从天然孔口和肢体末端，从头顶、乳房和手指尖散发。最常见且最容易观察到的起源是从口腔。我们随后会看到该物质从脸颊的内表面、牙龈和上颚外在化。」

「这种物质以各种形式出现，有时是具延展性的面团，有时是真正的原生质包，有时呈现为无数细线的形式，有时是不同厚度的条索，或是呈现为狭窄的刚性射线、宽带、薄膜、织物，或是具有不确定且不规则轮廓的编织材料。最奇特的外观是由一片广泛扩展的薄膜所呈现的，它带有流苏和绉褶，外观极其类似于一张网。」

「外在化物质的数量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在某些案例中，它像斗篷一样将灵媒完全包裹起来。它可能具有三种不同的颜色，白色、黑色或灰色。白色是最频繁出现的，也许是因为它最容易被观察到。有时这三种颜色会同时出现。该物质的可见度变化很大，可能会相继缓慢增加或减少。在触感上，它给出各种不同的印象。有时它是潮湿且寒冷的，有时是黏稠且具胶性的，较少见的是干燥和坚硬的。所产生的印象完全取决于其形状。当它展开时，显得柔软且微具弹性；当它形成绳索时，则显得坚硬、多结或呈纤维状。有时它会产生蜘蛛网擦过观察者手部的感觉。这些细线同时具备了刚性与弹性。」

「该物质具有移动性。有时它在灵媒身上缓慢地向上或向下移动，越过她的肩膀、乳房或膝盖，带有一种类似爬行动物的匍匐运动。」

「有时其运动是突然且迅速的。该物质像闪电般出现和消失，并且极其敏感。它的敏感性与灵媒本身的超敏感知觉混合在一起。每一次触摸都会在灵媒身上产生痛苦的反应。当触摸适度强烈或持续时间较长时，灵媒会抱怨一种疼痛，这种疼痛完全可与正常肉体遭受冲击所产生的痛苦相提并论。」

「该物质对光线敏感。强光（特别是突然且意想不到的强光）会在受试者身上产生痛苦的干扰。然而，没有什么比光线的作用更具可变性的了。在某些案例中，这些现象能经受住完全的日光。镁光灯的作用就像给灵媒的一记突然重击，但它能被经受住，并且可以拍摄闪光照片。」

「该物质具有一种固有的、不可抗拒的迈向组织化的倾向。它不会在原始条件下保持很长时间。组织化的发生往往非常迅速，以至于原始的物质根本不出现，这种情况经

常发生。在其他时候，人们会同时看到无定形的物质，以及一些或多或少完全嵌入其中的形体或结构，例如：一个大拇指悬挂在该物质的流苏中。人们甚至能看到头部和面容嵌入在材料之中。」

关于实际的实验，杰莱博士从他的笔记本中给出了以下案例：

「一根大约有两个手指厚度的白色物质绳索从口中缓慢地向下延伸到爱娃的膝盖上。这条带子在我们眼前呈现出最繁复多样的形式。有时它以膜状织物的形式扩展开来，带有裂隙和凸起。有时它收缩并折迭起来，随后再次扩展和伸展出去。这里和那里有突起物从物质块中发出，一种伪足，这些突起物有时会在几秒钟内采取手指的形式，或一只手的基本轮廓，随后重新退回到物质块中。最后，绳索自我收缩，在爱娃的膝盖上再次延伸。它的末端在空气中升起，离开了灵媒并接近我。我随后看到末端本身凝聚成一个结或终端芽的形式，而这又扩展成一只完美模塑的手。我触摸了这只手；它感觉完全正常。我感觉到了骨头和带有指甲的手指。这只手随后被拉回，变得更小，并在绳索的末端消失了。后者又做了几次进一步的运动，收缩，然后重新进入灵媒的口中。（第 330 页）」

又如：

「一个头部突然出现在距离灵媒头部大约 30 英寸的地方，位于她的上方和她的右侧。那是一个正常尺寸的人类头部，发育良好，并具有平常的起伏。头盖骨的顶部和前额完全物质化了。前额宽而高。头发短而密，呈栗色或黑色。在眉毛线下方，轮廓是模糊的，只有前额和头盖骨清晰地出现。头部在帘子后面消失了一会儿，然后在相同的条件下重新出现，但物质化得不完美的脸部覆盖着一个白色的面具。我伸出我的手，把我的手指插进茂密的头发中，并触摸了头盖骨的骨头。在下一个瞬间，一切都消失了。（第 330 页）」

从生理学的角度发言，博士补充说：

「正常生理学和超常生理学都倾向于确立有机物质的统一性。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首先观察到，一种均匀的无定形物质从灵媒的身体中散发出来，并引起了各种意塑的形体。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均匀的物质如何在我们眼前组织和转变自身。我们看到了一只手从物质块中冒出来；一个白色物质块发展为一张脸。我们看到了在几个瞬间内一个头部的形体是如何被一只手的形状所取代的。通过视觉和触觉的共同证言，我们跟随了无定形、未组织的物质向一个有机发展结构的过渡，该结构暂时具有生命的所有属性，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由血肉组成的结构。」

「我们注视着这些结构的消失，因为它们退回到了原始物质中，甚至观察到了它们是如何在一瞬间被吸收到灵媒身体中的。在超常生理学中，对于各种物质，并不存在不同的有机基质，例如骨物质、肌肉、内脏或神经物质；那么它仅仅是一种类单一物质，是有机生命的基础和基质。」

「在正常生理学中完全是相同的，但它不那么明显。在某些案例中，显得非常清晰的是，在黑暗的通灵会柜子里发生的现象，也发生在昆虫的蛹中，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组织的溶解将很大比例的器官及其各个部分还原为一种单一物质，即那种注定要使成虫形体的器官和各个部分物质化的物质。因此，我们在两种生理学中拥有相同的显现。」（第 332 页）

但正是慕尼黑的冯·施伦克-诺琴男爵在他的伟大著作《物质化现象》中给出了关于爱娃灵媒能力的最充分叙述，这是一本包含了多达 225 幅插图的大型图书，插图大多来自事件的实际照片。这些源自从 1909 年 5 月延伸到 1914 年 6 月的实际数百次通灵会。这本书中描述的现象与杰莱博士的那些现象具有相同的性质，但由于它们涉及爱娃工作的较早时期，它们显示出了力量的渐进发展，至少关于灵外质物质在其中能够被拍摄的那种条件。与爱娃住在一起并照顾了她多年的比松夫人描述了许多她能够处理灵外质的场合，她证实了杰莱博士所描述的对它的感觉。

灵外质很少（如果有的话）与灵媒完全分离，尽管它不具有组织化的神经，但通过触碰和光线在它上面产生的印象似乎作为灵媒自身的感觉出现在她的意识中。顺便提一句，这证明了神经系统对于将感觉传导给大脑而言并不是绝对必要的。一般来说，给予该物质的任何压迫，或任何突然且强烈的光线（例如来自手提电灯的光线），都会伤害灵媒。疼痛似乎出现在灵媒身体中那部分可能抽离了材料的身体部位中。以下例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点：

「爱娃用她的双手抓住了我的右手。这一次，材料被扔在我的右手和她的双手上，完全包裹住了我们的双手。我随后开始重新拉扯并向外抽取材料，进行得尽可能温柔，以便不伤害灵媒。当我开始检查材料时，它已经在我的手周围完全卷曲了。突然，爱娃躺在我的手臂上，用她的双手做出了一个动作，并无意中拉扯了我所握持的材料。这显然吓坏并伤害了她，因为她尖叫了起来，并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焦虑。我试图抚慰她，但她诉说出现强烈的恶心感。恶心感持续了大约十分钟。」

在后来的一次通灵会中（第 131 页），当一个女性的头部展现出来时，男爵听到爱娃在同一时间说话，并请求比松夫人从头部剪下一缕头发。比松夫人拿了一把剪刀，并在男爵的仔细观察下，剪下了一缕大约四英寸长的头发并交给了他。这个物质化的结构随后在伴随着灵媒的一声尖叫中突然朝着她的方向消失了。在通灵会之后，在灵媒的允许下剪下了她自己的一缕头发。虽然爱娃的头发显示出完全的黑发特征，但从代表着一个爱娃称之为埃斯特尔的女性形体的小头部上取下的头发则是金发，并且这两个头发样本完全不同，这一事实被专家进行的显微摄影和化学检查进一步证明了。（第 133 页）

科学防范措施

应该提到的是，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事先总是对灵媒以及会面地点进行了所有可能的检查。关于这点，冯·施伦克-诺琴博士写道：

「在这四年中，没有一位观察者曾在灵媒的身体上或通灵会服装中发现任何可用于欺诈性产生现象的东西。作者在不少于 180 次的场合中见证了这项任务的彻底执行。因此，灵媒的诚实不是一个概率，而是一个置于所有疑问之外的确定性。她从未将任何物体引入柜子中，以便用它们欺诈性地代表灵外质产物。在不同房屋中的各个通灵会房间都没有秘密通道或机关门，并且在每次通灵会之前和之后都进行了例行的检查。」（第 275 页）

如果对于偶然的观察者来说，出现的许多脸部和形体看起来彷佛是在纸上画出并剪下来的，甚至带有彷佛那张纸曾被折迭起来一样的线条标记，也不能被假设为纸制模型

被偷偷带进了通灵会。搜查的严格性以及对灵媒的控制既阻止了它们被引入，也阻止了它们在被引入时被处理。专家对照片的检查，以及她们尝试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拍摄纸制模型以产生相似效果的徒劳尝试，也表明欺诈是不可能的；而由一些投机者提出的「反刍假说」，也把想象力从可能的事实延伸得太远了；此外，在某些实验中，在通灵会前不久给爱娃吃了蓝莓果酱，这势必不可避免地为胃部的整个内容物染了色。（第 206 页）

形体的发展

在另一方面，这确实往往显得在产生形体中操作的智能体在它们的物质化中存在着一些困难，她们只能通过类似于我们自己层面上艺术家和雕塑家的生产方法来克服这些困难。例如，关于 1912 年 9 月 10 日的实验，男爵提到（第 196 页）展现出来的头部在几个方面显示出了素描上的缺陷。有时相同的幻影会出现多次，间隔或长或短。在此类案例中，冯·施伦克-诺琴男爵发现，虽然有相同的头部和服装、以及双臂交叉在胸前的姿势，但存在着大量的微小差异。他得出结论，在不同的晚上对相同类型拍摄的照片之间的差异，可以与一个人在摄影师那里不同的姿势相比较，并且它们主要是由于移位以及外部线条和衣服褶皱在身体不同位置引起改变而造成的。他补充说，这些差异表明了在细节和构想的阴影中幕后艺术意志的流动性和可变性，因为「基本的形成原则」从不产生僵硬且不可改变的产物，「但被拍摄的散发物始终表明一个移动、柔软的物质基础，它是高度可变且迅速消亡的」。（第 230 页）

这位同一位杰出的调查员也与一位名叫斯坦尼斯拉娃·P 的十九岁波兰女孩灵媒进行了多次通灵会。（第 251 页及以下）从她那里，他获得了与爱娃·C 所呈现的非常相似的现象。在这一系列的调查中，拍摄了一些电影画面，在一次场合中多达四百张，在另一次场合中达三百六十张。（第 258 页）胶卷显示了材料退回到灵媒口中的过程，其中一个也显示了物质块的变宽和变窄。

在 1922 年，冯·施伦克-诺琴男爵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向自由专业的会员们论证外生质的现实性，在这次案例中是与一位名为威利·施耐德的 16 岁奥地利男孩灵媒合作。通过这些现象，大量的科学家变得确信了物质化的现实性。

幻影的衣着

有时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已经死亡了相当长时间的人的物质化形体仍然将自己呈现在他们过去穿着的衣服中？情况并不总是严格如此，但通常是这样，即使逝去的人可能已经在星光世界中改变了他的习惯。这点的一个原因是在她们新的状态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不会被认出来，但这似乎也因为当他们来到尘世影响范围内时，她们旧的尘世状态会紧裹在她们周围，彷佛是这样，并复制出旧的物质形体。通过处于入迷状态中的科茨夫人（《拍摄不可见物》，第 208 页），对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是：

「当我们想到我们在尘世时像什么样子时，以太就会在我们周围凝聚并像一个信封一样包裹着我们。我们处于被吸引向我们的那些类以太物质之中，而我们关于我们像什么样子、以及我们被什么人更好地认出来的思想，不仅产生了衣服，也产生了我们形体和面容的塑造。正是在这里，灵体化学家介入了。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以比思想

更快的速度塑造那种以太物质，并产生我们的尘世面容，以便它们可以被认出来……当我在洛杉矶被拍摄时，那种以太化的物质被吸引或依附在我身上，呈现出由我的思想所塑造的面容，由于某种突然的冲动或神秘的法律，这些面容是我在尘世最后一次生病时的样子。」

这个过程的一个稍微不寻常变化被记述在 J. 阿瑟·希尔先生的《心灵现象研究的新证据》中。在 1908 年 2 月 7 日的一次通灵会中，灵媒沃森说他在房间里看到了其中一位参与者已故的母亲。他将她描述为身穿一件棕色的丝绸连衣裙，领子很高，带有白色的饰边，并且在其质地中有一种线条状或波纹状的效果。他说这件连衣裙附带着一些历史，参与者应该就此向她的姐妹打听。在向提到的那位女士打听时，她们得知老太太曾订制过一件如所描述那样的衣服，但它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才被送来的，因此从未被穿过。希尔先生评论说，如果把欺诈的假设屏除，这起事件暗示了：

「既不是心灵感应，也不是在宇宙储存库中被动记忆中的搜排，而是一个活着的心智活动，它能够整理其尘世记忆，并从中挑选出呈现给灵媒的细节，这些细节将构成身份的最强有力证据。」（第 134 页）

蜡手套

如果要想象在固体物质化人类形体的星光存在证据方面有任何更有效的东西，那么很难想象有什么比那些通俗地被称为「蜡手套」的产物更有效了。这些是各种人类肢体的石蜡模具。杰莱博士给出了一个关于产生这些模具的多次通灵会的充分叙述。(《灵视与物质化》，第 221 到 252 页）这些实验的灵媒是华沙的弗兰克·克鲁斯基先生。这位从小就具有通灵能力的先生被杰莱博士描述为一位自由专业的会员、一位作家和一位诗人，一个具有同情心和吸引力的性格，非常聪明、受过良好教育、会说几种语言，并补充说他通过对科学的真诚献身，将他美妙的天赋自由且无私地服务于首先是他自己的同胞、然后是形上学研究所。现像是丰富的，包括主要物质的展示和发光现象、人类肢体、人类面容和动物形体的物质化、以及在没有表面接触的情况下物体的运动，以及心智秩序的现象。

然而，我们这里将会局限在对蜡模的一个简短叙述中。在这些通灵会中，一箱融化的石蜡被安置在一台电加热器上，物质化的实体被请求将一只手或一只脚、甚至脸的一部分几次浸入石蜡中。这个行动导致了一个紧密贴合的外壳的形成，它凝固得相当迅速。当形体去物质化时，手套或外壳保留了下来，如果需要的话，随后可以将石膏倾注到模具中，给出一个它在其上形成的手或其他肢体的完美铸件。在一个简短系列的通灵会中，产生了九个模具，其中七个全部是手，一个是一只脚，一个是嘴巴和下巴。以下是杰莱博士关于本系列中第十次实验的叙述：

「控制是完美的，右手由里歇教授握持，左手由波托茨基伯爵握持。控制者们不断重复着『我正握着右手』或『我正握着左手』。十五至二十分钟后，在箱子里听到了泼溅声，操作的手（覆盖着温热的石蜡）触摸了控制者们的手。在实验之前，里歇教授和我已经在石蜡中加入了一些蓝色着色物质，它随后带有一种微蓝的色调。这是秘密进行的，以作为绝对的证据证明模具是在现场制作的，而不是由弗兰克或任何其他人现成带入实验室的，并通过戏法欺骗我们。操作与以前一样持续了一至两分钟。」

「产生了两个极好的模具，分别是五至七岁儿童手大小的右手和左手。这些是由蓝色蜡制成的，与箱子里的颜色相同。」

「实验前石蜡的重量：3 公斤 920 克。」

「实验后石蜡的重量：3 公斤 800 克。」

「模具的重量：50 克。」

「差额由散落在地板上的相当大数量的蜡代表，在灵媒附近大约 15 克，在远离他 3.5 码远、靠近照相器材的一个他不可能去的地方也有一些。我们没有刮起这最后一部分（它粘在地板上）进行称重，但它有相当多，大约 25 克。克鲁斯基先生在实验之前或期间都没有靠近过那个地方。在灵媒的手和衣服上也有石蜡。他的双手从未从控制者的握持中被释放出来。」（第 224 页）

在克鲁斯基先生的手和衣服上出现石蜡，让我们想起了在第三十四章中已经描述过的、克劳福德先生在高利格通灵会圈子中实验中的相同事件。上述提到的模具显示出手的手指向下弯曲，大拇指翻转在它们上方或翻转在手掌上方，并且在某些案例中显示出两只手的指头以各种方式连锁在一起。由于这些和其他原因，可以完全肯定蜡模是在随后去物质化的人类肢体上制作出来的。

在华沙进行的第二系列实验中（上述提到的那些是在巴黎发生的），一些物质化在同一时间是肉眼可见的。杰莱博士说：

「在这种案例中，我们拥有一项新的且迄今为止未发表的证据。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双手浸入石蜡中。它们是发光的，在手指尖上带着光点。它们缓慢地从我们眼前经过，浸入蜡中，在里面移动了几秒钟，出来时仍然是发光的，并将手套放在我们其中一人的手旁。」（第 234 页）

第三十八章：我们对通灵术的态度

许多共同点

一些通灵术者曾对我说：「但是，我们一直以为你们证道学人认为我们所有的现象都是元素体、仙子、魔鬼或诸如此类之物的杰作！」凡是对此稍有了解的证道学人，都从未做出过如此愚蠢的断言。可能有人说过的是，部分现象偶尔是由男女亡者以外的媒介所产生的；而那完全是真实的。在我看来，证道学人与通灵术者之间常常存在着大量完全没有必要的猜忌与误解。各种通灵术的刊物经常毫无节制地谩骂证道学，毫无疑问，在我们这边，许多演讲者和作者也常常带着鄙夷却缺乏了解地谈及通灵术。但我希望，随着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对方时，我们将会更加尊重彼此，因为在未来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各有一份职责需要去履行。我们若起争执确实是愚蠢的，因为比起我们双方与任何其他派别的观点，我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要多得多。

一致的观点

我们双方都极力坚持一个伟大的中心思想，即人是一个不朽且不断进步的存在；我们双方都知道，人现在的生活如何，在他抛弃了这个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从中学习的身体之后，他的生活也将如何；我们双方都将「上帝为天父」与「人类皆兄弟」视为根本信条；我们双方都知道，与坟墓另一端更高生命的辉煌确定性相比，这个世界的利益与回报不过是粪土。让我们肩并肩地站在这个共同的平台上，并让我们推迟对我们分歧点的讨论，直到我们使世界上其余的人都相信了我们所赞同的这些观点。这无疑是明智的策略，因为这些才是重要的要点；如果生命是按照这些观点来度过的，那么其余的一切都将顺理成章。

我们拥有一套宏伟的哲学体系；我们的通灵术兄弟对此并不感兴趣。好吧，如果他的思想不朝着那条路线运行，我们为什么要试图强加于他呢？也许不久之后他会感觉到对某种此类体系的需求；如果他感觉到了，那么它就已经在那里准备好供他研究了。我坚信在适当的时候我将重新回到这个尘世生活；在这一点上，我的一些通灵术兄弟赞同我的观点，而另一些则不赞同；但毕竟，那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们来说，这项转世的学说是明亮且有帮助的，因为它似乎解释了如此多否则便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如果另一个人还没有感觉到对它的需求，那么试图将其强加于他就绝不是我们方针的一部分。

我们坚持的观点是，透过在更精微层面上的生命结束之后，于这个尘世多次转世，在死后继续进步；而通灵术者则更喜欢完全进入其他更高领域的观念。我们双方都同意死后会有进步；让我们活着，以便最好地利用这一生来作为对那种进步的准备，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无论我们中哪一方关于未来会面地点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都一定会取得成功。当全世界都以最高的姿态生活，为那种进步的生命做准备时，再开始争论它将在哪里度过也完全来得及。

未经训练的观察几乎毫无价值

至于通灵术的现象，我们对其没有任何争论；我们深知它们确实发生了，而且我们知道，在向许多抱怀疑思想的人论证超物理生命的现实性方面，它们具有巨大的价值。有许多人似乎在体质上就无法从他人的经验中获益；他们必须去亲自看清一切，却没有意识到，即使他们真的看见了，他们未经训练的观察也几乎毫无价值。关于这点，富勒顿先生曾说得很好：

「为了确保观察具有任何价值，必须有长期且仔细的自律；必须通过反复的经验来防范自然的错误，必须学会区分、资格判定与幻觉。在物理界上是如此；在星光界上更是如此，那里的现像是如此不同，条件是如此不相似，误导是如此多样。如果有人假设他第一次对星光世界的内容和事实进行的未受指导的观察，会比长期且有成就的学生所受过训练的能力更好地判定它们，那么他实际上就是预先假定自己是普世规则的例外，优于其他人且具有不同的模样。但除了这是一种虚荣的形式，是一起关于个人价值的奇特妄想（这种妄想对人性最微小的观察本可以治愈）之外，这还能是什么呢？这类似于这样一种假设：他第一次进入一个未知的内陆，在他既不是自然学家、物理学家也不是植物学家的情况下，他的结果会比长期熟悉该地区并相互比较他们调查的科学家们所进行的持久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具决定性。」（《证道学的证据》，第 7 页。）

如果一个人必须亲自看清，并且无法安顿在智力信念的基础上，那么务必让他去参加通灵会，并像许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样通过经验来学习。除了对这样的人之外，这不是一个我们会建议的方针，因为在我们看来，它存在着某些严重的弊端。

弊端

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怀疑论者会嘲笑的，过度相信的危险！因为如果怀疑论者具有决心和毅力，他迟早一定会被说服；而当他被说服时，钟摆很有可能会荡向另一个极端，以至于他会过度相信，而不是不信。他很容易渐渐发展到将死者的一切言语都视为福音，将所有通过桌子倾斜而来的传讯都视为神圣的启示。

此外还有另一个危险，被令人不快地纠缠。通灵会上经常会来一些极其不可取的死者，他们道德败坏，试图替代性地满足淫秽的低级激情。除了这些之外，还有那些因恐惧而发狂的死者，他们正不顾一切地抓紧任何以及每一个机会来夺取一个物理载体，以便不惜任何代价并通过任何手段重新与他们所失去的较低生活取得联系。「指导灵」通常会保护他的灵媒免受此类影响，并且不会允许这样的人进行传讯；但他却无法阻止其依附在其他参与者身上并跟随他们回家。怀疑论者可能认为自己意志坚定且不敏感，因此可以免受任何此类可能性的影响；迟早有一天，他可能会在这一点上令人不快地清醒过来；但他难道想冒着把一种影响带回家给他的妻子或女儿的风险吗？当然，我完全承认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一个人可能参加二十次通灵会而遇不到任何这类事情；然而，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而且现在也正在发生。因星光界的迫害而被驱赶到精神失常边缘的人一次又一次地来到我这里；而在许多案例中，正是在通灵会上，他们第一次遇到了那个鬼魂般的同伴。强者可以抵抗；但谁在试过之前，就知道自己是否强大呢？

需要决心

然而，当这种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时，当他已经感觉到自己被纠缠或附体时，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把心智坚定地建立在对其进行决然抵抗的立场上。牢牢地意识到，人类的意志比任何邪恶的影响都更强大，并且你对自己的个性以及对你自己身体的使用拥有一项权利，一项在星光界以及在物理界上选择你的同伴的权利。持久地坚持这项权利，你的一切都将变好。坚决地将弗里尔小姐在其《心灵现象研究论文集》中给出的常识性建议铭记于心：

「如果您相信自己被附体了，如果自动书写板诅咒谩骂，如果您的桌子敲击声给出谎言信息，并且您在不合理的时间陷入入迷状态，请丢开这个主题。去买一辆自行车，或者学习希伯来语，或者去徒步旅行，或者给花园除草！如果您是神智清醒的，您可以对自己的心智随心所欲；如果您不能，请咨询科尔尼哈奇（著名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缺乏自制要么是罪恶，要么是疾病。」

欺骗的可能性

随后，总是存在着欺骗的可能性，与其说是灵媒或物理界上任何人的欺骗，不如说是背后实体的欺骗。我曾知道许多案例，在其中此类欺骗是出于善意的；但当然，它们仍然是欺骗。这可能发生：一个死者出于最好的动机冒充另一个死者，这可能仅仅是为了安慰在世的亲属，通过取代一个不够关心、或者也许不好意思来的人的位置。有时，一个人会取代另一个已经进入天界因而无法接触的人的位置，以便他的在世亲属不会感到自己被忽视或遗弃。在这种案例中，我们不该去责怪他；他的行动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但那完全是他自己良心的问题，我们并未被召唤去评判他。我只是记录下此类案例发生的事实。

必须记住，进入天界的人在他身后留下了他的星光尸体，根据他遗弃它以来所流逝的时间，它正处于影人或灵体壳的衰败阶段。显然，利用并重新赋予其活力将是冒充他较容易的方法，因此这通常是被采用的计划。

传讯的实体甚至完全没有必要是人类；许多快乐且乐于助人的自然精灵都很自豪能有机会扮演属于高等进化的生命角色，并且只要他们高兴听，它就会继续向它喜爱的听众保证它「非常快乐」。

在通灵会上摆出莎士比亚或朱利叶斯·西泽、苏格兰女王玛丽或乔治·华盛顿姿态的实体通常属于这一类，尽管他有时也是一个低层次的人类，对他来说，即使只是穿着这种借来的羽毛炫耀几分钟、即使只在一个晚上享受因一个著名名字而获得的尊重，也是一种快乐。此外，如果他有一些他认为有用或重要的话要说，他认为（而且相当正确）如果将其归功于某个著名人物，轻信的凡人就更有可能对其给予注意。他的动机往往是值得尊重的，即使我们无法赞同他的方法。

这种冒名顶替的人为数不少；这是我们在调查中遇到的最普遍的事实之一。例如，纽约最高法院埃德蒙兹法官写过一本关于通灵术的书，其中主要由声称来自斯威登堡和培根的传讯组成，并偶尔带有来自华盛顿和查理曼的观察；这些伟大人物似乎都没有

真正达到其在世时的声望水平，而他们的言论与一般通灵会演说的沉闷乏味并无显着差异，且他们的许多说法当然也是荒谬不准确的。

另一个极好的例子是阿兰·卡尔代克的《灵体之书》绪言中所附的签名名单，内容如下：「福音传道者约翰、圣奥古斯丁、圣文森特·德·保罗、圣路易、真理之灵、苏格拉底、柏拉图、费内隆、富兰克林、斯威登堡等等，等等。」人们不免感到好奇，那神秘的「等等，等等」涵盖了谁，以及其余的名字是否就是传讯实体在那个时刻所能想到的全部名字！

所有诸如此类的荒谬自大言论都是如此明显地可笑，以至于他们很容易被察觉。但当被冒充的人是一个普通类型的人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此在通灵会上，除非参与者本人是一位受过训练、且水平不低的灵视力者，否则无论他多么自诩自己的洞察力完美，也根本无法分辨自己所看到的是什么。让我再次引用我多年前在《星光界》（第 108 页）中所写的内容。

「显现的『灵体』往往精确地就是它声称的自己，但往往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对于普通的参与者来说，绝对没有区分真假的手段，因为一个掌握了星光界所有资源的存在，可以在如此巨大的程度上欺骗物理界上的一个人，以至于即使是看起来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无法相信。」

「如果出现了某个宣称是某人失散多年兄弟的物体，他无法确定其宣称是真实的。如果它告诉他某个只有那位兄弟和他自己才知道的事实，他仍然无法信服，因为他知道它很容易能从他自己的心智中、或者从他周围的星光中读取该信息。即使它进一步告诉他一些与他兄弟有关、而他自己并不知道的事实（他随后核实了这一点），他也仍然意识到，即使是这点也可能是从星光记录中读取出来的，或者他面前所看到的可能仅仅是他兄弟的影人，从而拥有了他的记忆，而根本不是他本人。绝非一瞬间否定有时确实由实体在通灵会上做出了重要的传讯（在这些案例中，它们精确地就是它们所声称的自己）；所有被宣称的只是：访问通灵会的普通人完全不可能确信自己没有在十几种不同方式之一下被残忍地欺骗。」

我再说一次，这些仅仅是可能性，而且在大多数案例中，死者给出他的名字是足够诚实的；然而可能性毕竟存在，并且往往将它们自己物质化为现实。

对灵媒的伤害

另一点是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必定给灵媒带来的伤害，不仅是我提到过的极度肉体虚脱（这有时会导致神经衰弱，有时为了避免衰弱而过度使用兴奋剂），而且是在道德路线上。在这里，我必须极具强调地抗议任何人只需按人头付费即可参加的普通通灵会。这把不幸的灵媒放在了一个彻头彻尾虚假的位置上，并使他暴露在一种任何人都不该有意暴露其中的诱惑之下。任何对这些现象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它们是反复无常的，它们取决于许多原因（对此他目前只知道少数几个），因此有时它们可以获得，有时则不能。这是每位调查者的经验。古德里奇·弗里尔小姐在她的《心灵现象研究论文集》序言（第 vi 页）中证实了这点：

「如果我知道任何事情，我知道无论通灵现象的起源是什么，它们都是无法被命令的……那位任命天使和人类侍奉的存在可能会派遣祂的信使，但我认为，不是为了产生

骚灵现象。未来的面纱现在和那时可能会被掀开，但我认为，不是在邦德街支付一金尼费用的要求下。对于我们可以一瞬间超越时间和空间（我们凡人的暂时状态），我无法怀疑；但此类现像是无法被命令的，既不是每天发生的事，也不能草率地被假定。」

现在，如果灵媒处于事先已被付费以产生这些现象的位置，随后他发现它们没有发生，他该怎么做才能满足所有这些围坐在他身边、期待物有所值的人呢？欺骗她们是非常容易的；他们很轻易就会配合它；不，通常仅仅让她们自我欺骗就完全足够了。把任何一个人放在那样的位置上是不公平的；如果灵媒有时陷入了作弊，那也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该受到责怪。

对死者的伤害

随后是可能给死者带来伤害的整个问题。我此前已经承认，死者有时希望进行传讯，以便以某种方式卸下他的心智负担，当情况是这样时，他有机会这样做，是很好的。但这些案例相对罕见。如果死者需要我们，他们会试图接触我们；但我们应该无一例外地让运动从他们那一边发出，我们绝不该试图把他们拉回来。也许有人会说：「但是母亲想再次见到她死去的孩子，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然的渴望吗？」在考虑母亲个人的渴望之前，她完全无私、并首先考虑什么对孩子最好，这无疑会更自然。在许多案例中，在死者星光生命的最初阶段，与物理界的传讯可能对他几乎没有伤害；但必须始终记住，在每一种案例中，这都会加剧并延长他对该层面较低层级的依附，这会在他身上建立起一种与尘世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习惯。

通灵术的地位与工作

然而，尽管有这一切，通灵术无疑有着它的地位与工作，并且它对成千上万的男女而言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天主教会和救世军都是基督教的派别，然而他们吸引了广泛不同的人群类型，被其中一个所吸引的人很少有可能走到另一个中。因此，对于基督教的广泛思想而言，他们各有的地位与工作需要履行。以同样的方式，在我看来，证道学和通灵术各有顾客群。研究我们摆在他们面前的哲学的人，绝不会满足于通灵会的那种入迷演讲和不断重复的现象；渴望此类现象的人、以及那些渴望善良的老约翰·迪博士过去常称之为「讲道材料」的人，和我们在一起绝不会快乐，而在通灵术中他们发现了正正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因为在通灵术者之中，正如在任何其他群体之中一样，存在着几种类型。有些人主要对入迷演讲感兴趣，她们把这作为自己的宗教，并在每个星期日晚上接受她们的入迷演讲，随后是对周围环境的灵视解读，正正就像其他意向的凡夫去教堂或听证道学讲座一样。随后还有一种类型，她们的兴趣纯粹是个人的，与整件事有关的唯一且仅有的想法是满足他们看到自己死去的亲属的私人和特定愿望。还有另一种类型，她们诚实且无私地投身于试图帮助和发展死者中的堕落者、未进化者和无知者的任务；毫无疑问，他们在那类没有前途的人群中确实取得了很多善果。还有一些人真的渴望科学地学习和理解更高生命的事实；这些人虽然在一时间极其高兴和感兴趣，但通常不久后就会发现，超越某个特定的点之后他们就无法再进一步了；到那时，也许我们可以在证道学中为他们做点什么。

一个被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开这些带着更高层面知识回到我们身边的死者不教导我们转世的学说呢？」答案完全简单：首先，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教导它。法国阿兰·卡尔代克流派的所有通灵术者在活着时都持有这一学说，因此当他们在死后返回时，他们仍然有相同的说法要讲。在英国或美国返回的死者通常对此只字不提，因为他们现在没有任何手段比他们在尘世时更了解它。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解释的，是因果体中的灵魂本身在一世与一世之间穿梭，他在星光界上对那种更广泛存在的知识或记忆，并不比他在物理界上时更多。因此他只重复他在尘世所知道的事情，除非他如此幸运地遇到了能够教导他这一宏大真理的某个人，例如一个东方人或一位证道学人。

尽管如此，即使在通灵术中，转世的证据偶尔也会出现，例如，在 L. 凯尔威-班伯于 1918 年首次出版的《克劳德之书》中，那位从星光界进行传讯的年轻英国军官专门用了一章来描写这个主题，自然它通常属于那种快速类型的转世，加布里埃尔·德拉纳先生几年前在其中一个通灵术学会发表的演讲中收集了如此多的这类例子。例如，这里有一个奇特的案例，摘自 1902 年 12 月 13 日的《进步思想家》。它以一封给编辑的信的形式出现，署名为首字母 S.O.，其日期有些模糊地注明为来自新墨西哥州。

一个转世的故事

「我提供我的个人经验作为一个绝对的事实，而不是为了支持任何理论。在我经历那次体验的时候（28 年前），我对任何阶段的灵媒能力都一无所知，并且可能从未听说过转世这个词。我当时十六岁，结婚一年。」

「当我刚刚意识到自己要成为一名母亲时，在一个模糊的方式下，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不可见的人格几乎一直临在。我似乎直觉地知道我那位不可见的同伴是一位女性，并且比我自己年长相当多岁。逐渐地，这种在场感变得更强大。在她第一次让人感觉到她在场后的第三个月，我可以通过印象接收到来自她的长篇信息。她对我的健康和整体福祉表现出了最关切的照顾，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声音对我而言变得清晰可闻，我享受了与她交谈的许多小时。她给出了她的名字和国籍，以及她个人历史的许多细节。正如她所表达的，她似乎渴望我应该为了她本身而了解并爱她。她不断努力使自己对我变得肉眼可见，并在最后取得了成功。那时她对我而言是一个如此真实的同伴，彷佛她穿着一身肉体的化身。我仅仅需要拉上我的窗帘，使房间笼罩在安静的色调中，就能让这种临在无论对视觉还是听觉都显现出来。」

「在我的宝宝出生前两三周，她通知我，她在此的真正意图是打算在新生儿出生时进入这个新形体，以便完成一段不幸早逝的尘世经历。我承认我对她的意思只有模糊的观念，并为这件事感到相当困扰。」

「在我女儿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我最后一次看到了我的同伴。她来到我身边说：『我们的时间到了；勇敢一点，我们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的女儿降生了，在外貌上是我那位灵体朋友的完美缩影，并且与她所属的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完全不像，每个人看到她的第一句话都会是：『哎呀，她一点也不像个婴儿。她看起来至少有二十岁了。』」

「几年后，当我偶然在一本古老著作中发现那个女人的故事时，我感到非常惊讶，我的灵体朋友声称这个女人的名字和历史就是她自己在尘世生活时的，而她曾给我的故事碎片与历史相符，除了一些不太可能被其他任何人知道的私人细节。所有这一切经历，我都作为一个深刻的秘密保留在自己心里，因为尽管我很年轻，但我意识到世界会给这样一个故事的叙述者下什么样的评判。」

「有一次，当我女儿在十五岁时，我那位灵体朋友的名字恰好在她面前被提及，她迅速转向我，脸上带着惊讶的神情说：『妈妈，我的爸爸不是用这个名字叫过我吗？』（她的父亲在她一岁时去世了。）我说：『没有，亲爱的，你从未被叫过这个名字。』她回答说：『好吧，我肯定记得它，而且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曾用它叫过我。』」

「总结来说，我将补充一点，在性格上，我的女儿非常像那位灵体曾说过将居住在这个新形体中的女人的历史人物。」

「这些是我的事实。我不提供任何解释；如果它们恰好符合任何人的理论，那对该理论来说就再好不过了。理论通常需要一些事实来支撑它们；事实是独立的，能够自己站稳脚跟。」

埃斯佩兰斯夫人在许多方面似乎都领先于大多数灵媒，她似乎不仅被她的一位死者朋友教导了转世，还被教导了许多其他证道学的教义，正如她在其著作《影子国度》中所阐述的那样。在那部非常有趣的作品中，也许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作者离开她的身体并被展示了一幅关于她生命的非凡象征性异象的场合；因为在那一次体验中，她对因果、进化与转世的学说眼界大开，并且对一切事物在根本上为一体有了绝对的领会，无论它是多么模糊和不完美地被表达出来。因为因果法则包含在灵体朋友关于生命大道的陈述中：「这是你所开辟的道路；你没有别的道路。」当她被展示「是相同的生命，无始无终地穿梭在一个又一个形体之中，居住在岩石、沙子、海洋、每一片草叶、每一棵树、每一朵花，以及所有形式的动物存在之中，并最终在人类的智慧与知觉中达到顶点」时，就受教了进化是什么。

关于转世，她评论说：

「我可以看到，灵魂最初采取人类形体并未在尘世将其带到极致完美这一事实，因为人类有许多不同层次。在野蛮人中，它扩大自身的经验并找到了全新的学习领域，而当该领域被穷尽时，便会再迈出另一步；就这样循序渐进，灵魂在一个恒久向前、递进且扩展的方向上不断发展，其所使用的形体之衰败，仅仅证明了这些形体已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并达成了它们被使用的目的。它们回归到原始的元素之中，被一次又一次地用作灵魂得以显现自身并获得所需发展的媒介。」（第 376 页）

M. L. 切夫勒尔的著作《灵体世界的证据》包含一章题为「前世」的内容，在其中他大力支持转世的真理。他说：

「灵魂是一个有别于身体的实体；它在我们进化所必需的无数次转世过程中，陪伴着人类的本质部分。从柏拉图时代起，大多数人都活在对这一真理的了解中，而明天他们将安顿在科学的确定性中，即这种古老的哲学并未欺骗他们。」（第 56 页。）

他相当详细地描述了 M.德·罗查斯先生关于催眠回溯的一些工作。M.切夫勒尔先生解释说，每位受试者都以相同的方式描述他或她回到过去的过程：

「他们被送回到六个月大、两个月大，进入母亲的身体，在那里他们采取胎儿的姿势；回溯继续进行，他们来到了太空中。短暂的昏睡之后，我们在一个新的场景出现：一位老人的死亡。这是今生之前的那次生命的开始，它以倒转的方式显现，并继续回到更古老的转世中。」（第 59 页。）

考虑到「灵体」投生的方式，M.切夫勒尔先生说所描述的异象总是相同的，即在出生前，受试者在太空中看到自己呈现为一个球体或一团微弱发光的薄雾，并在母亲的子宫中看到他将要转世于其中的身体；他补充说，大家都同意精神体是逐渐进入的，而完全的融合发生在大约七岁的时候。

在印度与日本的转世案例

瓜利奥尔和阿尔瓦尔邦的著名部长饶·巴哈杜尔·希亚姆·桑达尔·拉尔（Rao Bahadur Shyam Sundar Lal, C. I. E.）花了多年时间研究转世。在他收集的证据中，有一个案例在 1923 年 9 月 16 日的《纽约时报》上被叙述如下：

「在巴拉特普尔土邦主的广阔领土内，发现了一个四岁的男孩，名叫普拉布（Prabhu），是一位名叫凯尔蒂（Khairti）的婆罗门之子，他用孩子气的唠叨与笑声，极其详细地讲述了他所谓的前世。他给出了他以前的名字、他另一次出生的年份、他早先访问这个尘世时的个人外貌，并讲述了发生在他这次出生前五十多年前的事件，例如饥荒。他讲述了他以前的妻子、他的儿女们，给出了他们的名字以及他在他们结婚时收到的钱，并描述了他以前的家和邻居。」

「学者们担保，这个孩子没有受到过指导，并且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手段去了解这些细节，或者去知道任何关于灵魂转世的事情。学者们带着这个孩子访问了他所描述的街区，结果发现他的陈述在几乎每一个细节上都是正确的，甚至连他所谓的以前的孩子和妻子的名字也是正确的。他在定位他所谓的以前的家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据称，这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它现在是一片废墟，与它过去的样子大不相同。」

一个稍微类似的叙述，但这次来自日本，出现在小泉八云的《佛教净土拾遗》第十章中，题为「胜五郎的转世」。小泉八云先生引用它作为日本人民关于前世与转世的共同观念的良好说明。他将其取自一系列被各种官员、僧侣和大名高度认可并盖章的文件。完整的故事被翻译如下。

「去年的十一月某个时候，当胜五郎与他的姐姐阿房在稻田里玩耍时，他问她：

『姐姐，你出生到我们家之前是从哪里来的？』

阿房回答他说：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出生前发生了什么事？』

胜五郎显得有些惊讶并惊呼：

『那么你出生前发生的任何事情你都记不得了吗？』

『你记得吗？』阿房问道。

胜五郎回答说：『我当然记得，我以前是程久保的久兵卫先生之子，我那时的名字叫藤藏，你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吗？』

阿房说：『啊！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和母亲。』

但胜五郎立刻开始哭了起来，并说：

『请不要告诉她们！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和母亲是不好的。』

阿房过了一会儿，回答说：『好吧，这一次我不会告诉她们。但下一次你再调皮，我就告诉她们。』

那天之后，每当两人之间发生争执，姐姐就会威胁弟弟，说：『很好，那么，我就把那件事告诉父亲和母亲。』一听到这些话，男孩总是会对他的姐姐让步。这发生了许多次；有一天，父母无意中听到了阿房在发出威胁。父母认为胜五郎一定是做了什么错事，便渴望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受到询问时，阿房告诉了他们真相。这时，源藏和他的妻子，以及胜五郎的祖母阿艳，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此，他们叫来了胜五郎，并试图先是通过哄骗，然后是通过威胁，来让他交代他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胜五郎犹豫之后，说：『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们。我以前是程久保的久兵卫先生之子，那时我母亲的名字叫阿静。当我五岁时，久兵卫先生去世了；取代他位置的是一个名叫半四郎先生的人，他非常爱我。但在第二年，当我六岁时，我死于天花。在那之后的第三年，我进入了母亲尊贵的子宫，并重新出生。』

男孩的父母和祖母听到这话后感到非常惊奇，他们决定尽一切可能去打听程久保那个叫半四郎的人。但由于他们所有人每天都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以谋生，因此几乎抽不出时间处理任何其他事情，他们无法立刻执行他们的意图。

此时，胜五郎的母亲阿势每天晚上都要给她四岁的小女儿阿常哺乳；因此胜五郎与他的祖母阿艳睡在一起。有时他会在床上与她聊天；一天晚上，当他处于非常信任的心境下，她说服他告诉她在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说：『直到我四岁为止，我都记得过去的一切；但从那以后，我变得越来越健忘；现在我忘记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我仍然记得我死于天花；我记得我被放进了一个坛子里；我记得我被埋在一座山上。地面上挖了一个洞；人们让坛子掉进了那个洞里。它发出了砰的一声！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声音。然后，不知怎地，我回到了屋里，并停在我自己的枕头上。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些看起来像祖父的老人过来把我带走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当我走着的时候，我穿过空无一物的空气，彷佛在飞。我记得我们走的时候既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它总是像日落时分。我既不觉得热，也不觉得冷，更不觉得饿。我想我们走了非常远；但一整天我始终能隐约听到家里人说话的声音，以及为我念佛的声音。我还记得，当家里人在家神龛前摆上热腾腾的年糕供品时，我吸入了供品的气息。祖母，千万不要忘记向尊贵的死者奉献温热的食物，也不要忘记施舍给僧侣，我确信做这些事情是非常好的……在那之后，我只记得老人带着我通过某条迂回的路来到了这个地方，我记得我们经过了村子以外的路。然后我们来到这里，他指向这间房子，对我说：『现在你必须转世了，因为自你死后已经过去了三年。你要在那间房子里转世。将要成为你祖母的人非常善良；所以你在那里被孕育并降生将是很好的。』说完这些话后，老人就离去了。我在这间房子入口前的柿子树下停留了一小会儿。然后我正准备进去，却听到里面有人在说话；有人说因为父亲现在赚得太少，母

亲将不得不去江户做帮佣。我想：『我不要进那间房子』；于是我在花园里停留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最后决定母亲不需要去江户了。就在同一天晚上，我通过滑动百叶窗上的一个木结孔进入了屋内；在那之后，我在厨房的炉灶旁停留了三天。然后我进入了母亲尊贵的子宫……我记得我降生的时候一点痛苦也没有。祖母，您可以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和母亲，但请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

祖母把胜五郎对她所叙述的事情告诉了源藏和他的妻子；在那之后，男孩不再害怕与他的父母自由地谈论他前世的主题，并经常对他们说：『我想去程久保。请让我去拜访一下久兵卫先生的坟墓。』源藏……在今年一月二十日，请求他的母亲阿艳带她的孙子去那里。

阿艳与胜五郎一起去了程久保；当她们进入村子时，她指向较近的住处，问男孩：『是哪一间房子？是这间房子还是那一间？』胜五郎回答说：『不是，在更前面，远得多。』他急忙走在她前面。最后抵达某个住处时，他喊道：『就是这间房子！』并跑了进去，没有等待他的祖母。阿艳跟随他了进去，并询问那里的人房主的名字叫什么。『半四郎』其中一个人回答说。她询问半四郎妻子的名字，得到的回复是『阿静』。然后她询问那间房子里是否曾出生过一个叫藤藏的儿子，得到的回复是『是的，但那个男孩在十三年前死去了，当时他六岁。』

这时，阿艳第一次相信胜五郎说的是实话；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她向屋里的人讲述了胜五郎告诉她的、关于他对前世出生记忆的一切。这时，半四郎和他的妻子感到极其惊奇。他们抚摸着胜五郎并哭了起来；他们评论说，与他六岁死去的藤藏相比，他现在要漂亮得多。与此同时，胜五郎正在到处看；看到半四郎房子对面一家烟草店的屋顶，他指向它说：『那以前不在那里。』他还说：『那边的那棵树以前不在那里。』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此，半四郎和他妻子的心中所有的怀疑都烟消云散了。」

在缅甸的转世案例

哈罗德·菲尔丁-霍尔先生在他关于缅甸的迷人著作《人的灵魂》中提到了一些有趣的案例。他写道：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森林深处一个小村庄附近的寺院里留宿。晚上在火堆旁聊天时，他评论说，对于这么小的一个村庄来说，这座寺院非常大且精致；它是用最好、最直的柚木建造的，这些柚木一定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运来的；建造它一定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劳动力。」

「作为解释，他听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看来在过去的日子里，那里曾经只有一座竹子和茅草盖的寺院，就像大多数丛林村庄所拥有的那样；当时的僧侣对他住所的狭小以及他的学校（因为寺院总是学校）几乎没有容纳空间而感到痛苦。于是在一个雨季，他非常仔细地在周围种植了许多柚木幼苗，并为它们浇水和照顾它们。」

「他常说：『等这些柚木树长大了，它们将为一座全新的、合适的建筑物提供木材；而我本人将在另一次生命中返回，用那些树建造一座比这座更具价值的寺院。』」

「柚木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成熟的尺寸，当树木还只是幼树时，僧侣就去世了，另一个僧侣接替他进行教学。就这样继续下去，岁月流逝，不时有新的竹子寺院

被建造和重建，而柚木树长得越来越高大。但村庄却变小了，因为时代动荡，而村庄远在森林深处。于是事情发生了：最终村庄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了僧侣；最后一位僧侣去世了，没有人来接替他的位置。」

「对于一个村庄来说，没有僧侣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首先，没有人教小伙子们读书、写字和做算术；没有人可以让你们奉献供品并藉此积累功德，也没有人向你们传道并告诉你们神圣的教导。因此，村庄陷入了糟糕的境地。」

「然后，终于在一天晚上，当姑娘们都在外面的井边打水时，她们对一位从森林里走出来的僧侣的到来感到惊讶，他因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脚痛且饥饿。村民们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急忙收拾好旧寺院供他睡觉。但奇特的事情是，僧侣似乎对这一切都了解。他知道这座寺院和通往它的路，以及村子周围的道路，还有山丘和河流的名字。看来他必定曾在这个村子里生活过，然而却没有人认识他或认出他的脸，尽管他还只是一个年轻人，而那里有些村民已经在当地生活了七十年。第二天早晨，僧侣像僧侣们一整天那样，拿着他的托钵来到村里，收集了他一天的食物；那天晚上，当村民们去看望他时，他告诉他们他准备留下来。他让他们回忆起那位种植了柚木树的僧侣，以及他是如何说过当树木长大时他就会返回的。」

「年轻的僧侣说：『我就是种植了这些树的人。看哪，它们已经长大了，而我已回来了，现在我们将像我说过的那样建造一座寺院。』」

「当心存怀疑的村民盘问他，以及老人们走过来与他谈论久远过去日子的传统时，他的回答就像一个知道一切的人。他告诉他们，他出生并受教育于遥远的南方，长大后并不知道自己曾是谁；随后他进入了一座寺院，并在适当的时候成为了一名僧侣。他继续说，记忆是在一场梦中降临于他的，梦见他是如何种植了这些树并承诺返回那个远在森林深处的村庄的。」

「就在第二天，他出发了，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旅行，直到最后，正如他们所看到的，他抵达了。于是村民们都被说服了，他们着手工作，砍倒了巨大的树干，建造了我朋友所看到的那座寺院。僧侣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一生，教导孩子们，并宣讲伟大佛陀的美妙教导，直到最后他的时间再次来到，他回去了；因为对于僧侣，不会说他们死去了，而说他们回去了……」

「大约五十年前，在一个名叫奥克席特贡的村庄里出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在同一天出生在相邻的房子里，他们一起长大，一起玩耍，并深爱着彼此。在适当的时候，他们结婚并组建了家庭，通过耕种村庄周围的田地来维持生计。他们一向以彼此忠贞而闻名，他们像他们一起活着时那样一起死去。相同的死法在同一天带走了他们；因此他们被埋葬在村外并被遗忘了，因为当时形势严峻……奥克席特贡处于最困苦的地区之一的中部，那里的许多人逃跑了；他们中的一个人，一个名叫貌坎的男子，带着他的年轻妻子去了卡彪村并在那里生活。」

「现在，貌坎的妻子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他们在父母不得不逃跑前不久出生于奥克席特贡，他们被命名为：第一个叫貌基（意思是大哥大个子），第二个叫貌艾（意思是小哥小个子）。这些小伙子在卡彪长大，很快就学会了说话；他们的父母惊奇地听到他们在玩耍时互相称呼，不是叫貌基和貌艾，而是叫貌山迎和玛金。后者是一个女

性的名字，父母回想起这正是那对在孩子们出生前后在奥克席特贡死去的夫妻的名字。」

「因此，父母认为那对夫妻的灵魂进入了孩子们的体内，他们把他们带到奥克席特贡去测试他们。孩子们知道奥克席特贡的一切；他们认识道路、房子和人们，并且他们认出了他们在前世过去常穿的衣服；对此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一个（较年幼的那位）记得她曾瞒着丈夫向一个名叫玛德的女人借了两卢比，并留下了未偿还的债务。玛德当时还活着，于是他们询问了她，她回想起很久以前她确实借出过这笔钱，这是真的……」

「此后不久，我看到了这两个孩子。他们当时刚满六岁。男人灵魂进入其中的那位年长者是一个胖乎乎、圆滚滚的小家伙，但较年轻的双胞胎则较小，他的脸上有一种奇特的梦幻般神情，更像一个女孩而不是男孩。他们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他们前世的事情。他们说，他们死后曾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没有身体，在空气中徘徊并躲藏在树木中。随后，几个月后，他们作为双胞胎男孩重新出生。年长的男孩说：『过去是很清晰的，我能记住一切；但它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我现在无法像过去那样记住了。』……」

「另一个小男孩曾告诉我，记忆降临于他的方式是通过看到他过去常穿的丝绸被制成了窗帘，这些窗帘被赠送给僧侣并在他们的寺院中用作帷幔，以及在节日期间建造的临时建筑中用作布屏。大约三岁时，他被带去参加一个富商之子出家为僧的盛宴。在那里，他在作为竹建筑一部分帷幔中认出了他旧时的衣服，并立刻将其指了出来。」

上面给出的绝大多数转世例子都取自东方国家，并不是因为伟大的转世法则仅在那些土地上起作用，而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在那里更容易追溯其运作。这项法则是普世的，但每一生之间的间隔差异巨大。对一些人来说，这是许多个世纪的事；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只有几个月、甚至几天。对于缅甸人，正如我们刚才从菲尔丁·霍尔先生的叙述中所看到的那样，非常短的间隔似乎是常态，而且缅甸人显然还有一个特点：在将自己转移到另一个种族之前，他通常会在同一个种族中一遍又一遍地出生。他的这两种习惯对于研究转世的稗生来说特别方便，研究者通过对该种族的研究，可以在将他的探究扩展到调查更为困难的其他领域之前，轻易地让自己确信这项普遍原则的真理。

还有大量完全另一种类型的证言可用，因为有一定数量的人对他们自己的前世（至少是其中的一些）有着清晰的记忆；有时，那些过去曾同时生活过的人有可能相互对照笔记，从而获得对她们回忆的某种核实。我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当我向印度听众发表了一场关于转世的演讲，并在演讲结束时请大家就我没有讲得非常清晰的任何一点提出问题时，一位极具教养的印度绅士站了起来，极其礼貌地说：

「先生，这项转世的理论对我们来说从孩提时代起就是熟悉的；我们所有人一开始都是接受它的，只有当我们长大并吸收了你们欧洲的文化时，我们才开始怀疑它。您介不介意告诉我们，您作为一个英国人，您的教育和环境必定是如此完全不同，是怎么做到能够如此令人信服地、且在这一主题上带着如此明显的确定性向我们发言的？」

我反过来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您是希望我为您复述那些老生常谈的论据，这些论据如此具有决定性地表明转世是唯一合理的生命理论，是唯一能让我们在任何程度上公

平地解释我们周围所见状况的假说吗？还是您想让我揭开我自己内在生命的一些秘密，并给出我真正的理由呢？」

他回答说：「先生，如果我敢于提出一个这样私隐、几乎有些无礼的问题（尽管我向您保证，这绝非无礼地被问出），那正正就是我想听到的、对我而言意义如此重大的真正内在理由。」

看到他的疑问是多么真诚和严肃，我公开地回答了他：「那么好吧，我如此明确且肯定地谈论转世，是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事实，因为我能清晰地记住我自己的大量前世，而且在其中一些案例中，我已经能够通过外部证据让自己满意地确认我的回忆是准确的。但当然，那对我来说虽然令人满意，对您而言却不是一项证明。」

他由衷地感谢了我，向我保证这正正就是他一直想听到的话。

第三十九章：结论

我已试图如实描述跨越死亡的生命，正如那些参与其中的人（我们在尘世生命的每晚所做的那样）在自身之内展现出清晰记忆其所见所行的力量，因此对他们而言，这是熟悉、简单、直截了当的，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我从许多渠道收集了大量的说明案例、巨量的符合证言，向您展示我所给出的叙述并非一场梦境或幻觉，而是对平常体验之事实的坦白陈述。

对于那些能够接受这点的人来说，对死亡的所有恐惧都应该被根除，对我们称之为死者之人的所有悲伤都应该自动停止。然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哀悼习惯是如此强烈，这种世袭的、尽管毫无根据的分离感在我们内心植入得如此牢固，以至于即使是那些在智力上理解了真理、完全相信此处所写一切的人，有时也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其影响下，重新滑落回那种古老且有害的沮丧、渴望和永不褪色的遗憾态度之中。

这是如此悲哀，对活人和死者都有害，以至于我觉得我有职责以对我的读者发出最终且紧急的呼吁来结束这本书：让她们自己一劳永逸地提升到不再有任何此类复发的可能性，坚定地站在上帝的阳光下，绝不容许它有一瞬间被人类制造的怀疑或恐惧之云所遮蔽。那么，对于那位因深爱之人离开了这个物理界而使天空变得黑暗的人，我将这样对他发言：

诚挚的呼吁

我的兄弟，你因你深爱的人死亡而失去了他，一个或许是你整个世界的人；因此对你来说，那个世界似乎空洞洞了，不再值得活下去。你觉得快乐已经永远离开了你，从今以后生存对你而言无非是毫无希望的悲伤，无非是对「触摸一只已消逝的手，以及听一声已寂寥的声音」的一种隐隐作痛的渴望。你主要在想着你自己和你无法忍受的损失；但还有另一种悲伤。你的悲伤因你对你所爱之人目前状况的不确定而加剧；你觉得他已经去了你不知道的地方。你由衷地希望他一切安好，但当你向上看时，一切都是虚空；当你哭泣时，没有回应。于是绝望和怀疑压倒了你，并形成了一片从你身边隐藏了那轮永不落山之太阳的云雾。

你的感受是最自然的；写下这些字句的我完全理解它，我的内心对所有像你一样遭受痛苦的人充满了共情。但我希望我能做的比共情更多；我希望我能为你带来帮助和解脱。这样的帮助和解脱已经带给了成千上万处于你悲惨境遇中的人。为什么它们不该也带给你呢？

你说：「我怎么可能会有解脱或希望？」

你有解脱的希望，因为你的悲伤是建立在误解之上的；你正在为某件并未真正发生的事情而悲伤。当你理解了事实，你就会停止悲伤。

你回答说：「我的损失是一个事实。你如何能帮助我，除非，你确实把我死去的人还给我？」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然而请对我容忍片刻，并试着掌握我即将展现在你面前的三个主要命题，起初仅仅作为广泛的陈述，然后是具有说服力的细节。

你的损失仅仅是一个表面的事实，从你的观点来看是表面的。我想带你走到另一个观点。你的痛苦是一场巨大幻觉的结果，是对大自然法则的无知；让我通过解释一些你可以在闲暇时进一步研究的简单真理，来在走向知识的道路上帮助你。

对于你所爱之人的状况，你不需要有任何不安或不确定，因为死后的生命不再是一个谜。坟墓另一端的世界存在于与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相同的自然法则之下，并且已经被以科学的准确性进行了探索和考察。

你绝不能哀悼，因为你的哀悼会对你所爱的人造成伤害。如果你能一次对真理敞开你的心智，你将不再哀悼。

在你能理解你失去的朋友的状况之前，你必须先理解你自己的状况。试着掌握这样一项事实：你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不朽是因为你在本质上是神圣的，因为你是来自上帝自身之火的一点火星；在你穿上这件你称之为身体的衣服之前，你已经生活了无数世代，而在它化为灰烬之后，你还将生活无数世代。「上帝创造人，是为了成为祂自身永恒的映射。」这不是一个猜测或虔诚的信仰，它是一个确定的科学事实，能够被证明，正如如果您愿意不辞辛劳去阅读的话，您可以从该主题的文献中看到的那样。你一直认为是你的生命的东西，事实上仅仅是你作为灵魂之真实生命的一天，对你所爱的人来说也同样如此；因此，他没有死，被抛弃的仅仅是他的身体。

然而，你绝不能因此将他视为一缕单纯没有身体的气息，视为在任何方面都不如他以前那样的自己。正如圣保罗在很久以前所说的：「有属血气的身体，也就有属灵的身体。」人们误解了那句话，因为她们认为这些身体是相继出现的，而没有意识到我们所有人甚至现在都同时拥有它们两者。正在阅读这段文字的你，既有一个你能看见的「属血气的」或肉体，也有另一个你看不见的内在身体，就是圣保罗称之为「属灵的」身体。当你放下肉体时，你仍然保留着另一个更精微的载体；你穿着你的「属灵身体」。如果我们把肉体象征为一件大衣或斗篷，我们可以把这个属灵身体想象成那个人穿在外衣下面的普通居家服。

如果这个观念到此时对你来说已经清晰了，让我们再前进一步。不仅是在你称之为死亡的时候你才脱下那件致密物质的大衣；每天晚上当你入睡时，你都会把它滑落片刻，并穿着你的属灵身体在世界上漫游，就这个致密世界而言是不可见的，但对于那些恰好在同一时间使用他们属灵身体的朋友来说是清晰可见的。因为每个身体只看见与它自身处于相同层次的东西；你的肉体只看见其他肉体，你的属灵身体只看见其他属灵身体。当你重新穿上大衣，也就是说，当你回到你更致密的身体，并在这个较低的世界中醒来（或沉降）时，偶尔会发生的是，你对你在别处离开时所看到的一切有一些回忆，尽管通常相当扭曲；然后你称之为一场生动的梦。那么，睡眠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暂时的死亡；其区别在于你没有将自己如此完全地从大衣中撤出以至于无法重新穿上它。因此，当你睡眠时，你进入了与你所爱之人已经进入的相同状态。那种状态是什么，我现在将继续予以解释。

关于死后的生命，有许多理论一直在流传，其中大多数是建立在对古代经文的误解之上的。曾有一段时间，所谓永恒惩罚的恐怖教条在欧洲几乎被普世接受，尽管现在除

了彻头彻尾无知的人之外没有人相信它。它是建立在对一些归因于基督之话语的错误翻译之上的，并被中世纪的僧侣作为一种方便的妖言来维持，用以吓唬无知的群众向善。随着世界在文明中进步，人们开始看到这样一项信条不仅是亵渎神圣的，而且是可笑的。因此，现代宗教信徒已经用稍微更理智的建议取代了它；但他们通常相当模糊，远离真理的简单性。

所有教会都把其教义变得复杂，因为他们坚持以一个荒谬且毫无根据的教条作为起点：即认为存在一位残酷而愤怒的神，祂意图伤害祂的子民。他们从原始犹太教中引进了这个可怕的想法，而不是接受基督关于上帝是一位慈爱父亲的教导。掌握了「上帝就是爱」以及「祂的宇宙由明智的永恒法律所统治」这一根本事实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那些法律在坟墓彼岸的世界里也必须像在这个世界里一样被遵守。但即便如此，信仰依然是模糊的。我们被告知一个遥远的天堂，一个在遥远未来的审判日，但关于此时此地发生了什么，却很少给予我们信息。那些进行教导的人甚至不曾假装对死后的状态有任何个人经验。他们告诉我们的不是他们自己所知道的，而仅仅是他们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那如何能让我们满意呢？

真理是，盲目信仰的日子已经过去；科学知识的时代与我们同在，我们再也无法接受没有理性和常识支持的观念。没有理由不将科学方法应用于阐明早先完全留给宗教的问题；事实上，证道学学会和心灵现象研究学会已经应用了此类方法；而我现在想摆在你面前的，正是以科学精神进行的那些调查的结果。

让我们考虑一下死者正在过的生活。在其中有着许多且巨大的变化，但至少它几乎总是比尘世生活更幸福。正如一篇古老经文所说的：「义人的灵魂在上帝手里，痛苦不能伤他们。在愚昧人眼里，他们似乎死了，他们的离去被视为不幸，他们离开我们被视为彻底的毁灭；但他们得享平安。」我们必须使自己摆脱过时的理论；死去的人不会突然跳进一个不可能的天堂，也不会跌入一个更不可能的地狱。确实不存在旧时那种邪恶意义上的地狱；而且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存在地狱，除了人自己为自己所造成的那种地狱之外。试着清晰地理解，死亡没有给那个人带来任何改变；他不会突然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或天使，也不会突然被赋予各个世代的所有智慧；他在死后的第二天精确地就像他在死前的同一天一样，带着相同的感情、相同的性情、相同的智力发展。唯一的区别是他失去了肉体。

在这个灵体世界里，不需要金钱，不再需要食物和庇护所，因为它的荣耀和美丽对它的所有居民都是免费的，不用金钱，不用代价。在它细致的物质中，在属灵身体中，一个人可以如他所愿地到处移动；如果他热爱森林、海洋和天空的美丽风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访问地球上所有最美丽的地方；如果他热爱艺术，他可以将他的全部时间花在沉思所有最伟大画家的杰作上，并可以通过运用高等思想力量的美妙魔力，亲自创作杰作；如果他是一位音乐家，他可以在世界主要的管弦乐团之间穿梭，他可以将他的时间花在聆听最著名的演奏家上，或者在音乐大天使们的乐意帮助下，他自己可以发出在尘世从未听闻过的旋律。

无论他以前在地球上的特殊乐趣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会说的业余爱好，他现在都有最充分的自由将自己完全奉献于它，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只要它的享受是智力或更高情感的享受，只要它的满足不需要拥有肉体。因此立刻就可以看出，所有理智且正派的

人在死后都比死前无限地更幸福，因为他们不仅有充足的时间享受快乐，而且有充足的时间沿着他们最感兴趣的路线取得真正令人满意的进步。

那么在那个世界里难道就没有人不幸福吗？有的，因为那次生命必然是这次生命的续集，而那个人在各个方面都精确地与他离开身体前是同一个人。如果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享受是低级且粗俗的，他会发现自己在那个世界里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一个酗酒者将遭受无法遏制的干渴之苦，因为不再有一个可以藉以缓解干渴的身体；饕餮者将错过餐桌上的乐趣；守财奴将不再能找到可供他聚集的金子。在尘世生活中屈服于卑劣激情的人，会发现它们仍然在蚕食他的生命。好色之徒仍然因现在永远无法满足的渴望而心跳加速；嫉妒的人仍然被他的嫉妒所撕裂，更何况他再也无法干涉其对象的行动。像这类的人毫无疑问确实遭受着痛苦，但也只有这类人，只有那些倾向和激情在天性上是粗俗且物理性的人。即便如此，他们的命运也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他们只需要克服这些倾向，他们就立刻从此类渴望所带来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请始终记住，绝没有惩罚这回事；只有明确的因种下的自然的果；因此你只需要移除起因，果就停止了，并不总是立刻停止，而是只要起因的能量一耗尽就停止。

「那么死者能看见我们吗？」可能会被问到；「他们能听到我们说什么吗？」毫无疑问，他们看见我们，在于他们始终能意识到我们的临在、他们知道我们是幸福还是悲惨的意义上；但他们听不到我们所说的言语，也无法在细节上意识到我们的物理行动。片刻的思考就会向我们展示他们看见之能力的局限是什么。他们正居住在我们称之为「属灵身体」的载体中，一个存在于我们自身内部的身体，且就外观而言，肉体的精确复制品；但当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完全聚焦在后者身上。我们此前已经说过，正如只有物理物质能引起肉体的反应一样，只有属灵世界的物质才能被那个更高的身体所察觉。因此，死者能看到我们的，仅仅是我们的属灵身体；然而，他毫无困难地就能认出它。

当我们处于我们称之为睡着的状态时，我们的意识正在使用那个载体，因此对死者来说，我们是醒着的；但当我们将我们的意识转移到肉体时，对死者来说我们似乎入睡了，因为尽管他仍然看见我们，我们却不再对他给予任何注意，也无法与他通讯。当一个活着的朋友入睡时，我们完全能意识到他的临在，但目前我们无法与他通讯，除非我们唤醒他。精确类似的是活人在死者眼中的状况（当他醒着的时候）。因为我们通常无法在清醒意识中记住我们在睡眠期间所看到的一切，我们便处于我们失去了我们死者的幻觉之中；但他们绝没有处于他们失去了我们的幻觉之中，因为他们一整天都能看见我们。对他们来说，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在夜间与他们在一起，而在日间远离她们；反之，当他们在尘世与我们在一起时，情况刚好相反。

所有的生命都在进化，因为进化是上帝的法律；人与其余的一切一起缓慢且稳定地成长。通常被称为人的生命的东西，在现实中仅仅是他更长的真实生命中的一天。正正就像在这个普通生命中，人每天早晨起床，穿上他的衣服，向前出发去完成他的日常工作，然后当夜幕降临之际，他脱下那些衣服并进行休息，然后再次在接下来的早晨重新起床，接续昨天他遗下的工作，就像这样，当人来到物理生命中时，他穿上了肉体的衣服，当他的工作时间结束时，他在你称之为死亡中再次脱下那件衣服，并进入我所描述的更平静的状态中；当那次休息结束时，他再次将身体的衣服穿在身上，并再次向前出发开始物理生命的新一天，接续他上次遗下的进化。而他的这次漫长生命会一直持续，直到他达到上帝意图让他达到的神圣目标。

当一个孩子从这个物理世界逝去，而他的父母留下来看着他空荡荡的位置、想念他深爱的唠叨时，这是表面损失最悲哀的案例之一。那么在这个奇妙全新的灵体世界里，孩子们会发生什么事呢？在所有进入其中的人当中，他们或许是最幸福的，也是最完全且立刻宾至如归的。记住，他们没有失去他们深爱的父母、兄弟、姐妹和玩伴；只是因为他们在我们所称的夜晚而非白天与之相伴，因此他们并没有任何失落或分离的感觉。

在我们的日间，他们绝不会孤独，因为在那里与在这里一样，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并一起玩耍，在充满珍贵乐趣的爱丽西恩田园中游玩。我们知道在这里一个孩子是多么享受「假装」，假装成历史上的这个角色或那个角色，在各种奇妙的神话故事或冒险故事中扮演主要角色。在那个更高世界更细致的物质中，思想会自行采取可见的形体，因此构想自己是某位英雄的孩子会立刻暂时采取那位英雄的实际外观。如果他渴望一座魔法城堡，他的思想就能建造那座魔法城堡。如果他渴望一支军队来指挥，那支军队立刻就在那里。因此在死者之中，成群的孩子总是充满了欢乐，事实上，往往甚至狂欢般地幸福。

如果您已经能够吸收我此前所说的一切，您现在将理解，无论我们对亲人的死亡感到悲伤是多么自然，那种悲伤都是一项错误和一项邪恶，我们应该克服它。没有必要为他们感到悲伤，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宽广、更幸福的生命。如果我们为我们自己幻想着与他们分离而悲伤，首先，我们是在为一场幻觉哭泣，因为真相是他们并未与我们分离；其次，我们的行为是自私的，因为我们更多地在想着我们自己表面的损失，而不是他们巨大的、真实的获益。我们必须努力做到完全无私，正如所有的爱确实都应该是的那样。我们必须想着她们而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想着我们渴望什么或我们感觉到什么，而仅仅想着什么对他们最好、且对他们的进步最富有帮助。

如果我们哀悼，如果我们屈服于阴郁和沮丧，我们就会从自身投射出一片沉重的云雾，这会令他们的天空变暗。他们对我们强烈的依恋、他们对我们强烈的同情，使他们暴露在这种可怕的影响之下。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使用那种依恋所赋予我们的力量去帮助她们，而不是阻碍她们；但要做到这点，需要勇气和自我牺牲。在我们为了对我们的死者提供最大可能协助的由衷且深爱的渴望中，我们必须完全忘记自己。我们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感受都影响着他们；那么让我们注意，不该有任何不宽广、不富有帮助、不高尚和不纯洁的思想。

如果有可能他们正对我们感到一些焦虑，让我们保持持久的开朗，以便向他们保证他们没有必要因我们的缘故而感到麻烦。如果在物理生命期间，他们对于死后的生命一直没有详细且准确的信息，让我们努力立刻由自己吸收此类信息，并在我们每晚与他们的对话中传递过去。既然我们的思想和感受如此容易地被镜射在他们的之中，让我们注意使那些思想和感受始终是升华且令人鼓舞的。「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我们不仅应该克制不要哀悼；我们应该走得比那更远；我们应该由衷地试图于内在发展出积极的喜悦。快乐是每个人的职责，以便他可以在别人身上辐射幸福；对于那些有着亲爱朋友最近刚离世进入更高生命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最为特别真实的。悲伤最好的止痛药是为他人进行积极的工作；而那也是通往平安与喜悦的最可靠道路。

如果我们的这些朋友还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将那个伟大的真理铭刻在他们身上；因为在星光世界中提供帮助工作的机会远比在物质世界中大得多。在我们称之为死者的那些庞大群体之中，有许多人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迷惑，有许多人因尘世错误的宗教教导而处于无常的痛苦甚至剧烈的恐惧状态中，有许多人因在那个没有缓解手段的更高生命中使尘世的渴望和激情永久化而给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痛苦。有什么职业能比帮助这些可怜的灵魂从黑暗走向光明、缓解他们的痛苦、解释这些令他们困惑的事情、并引导他们的双脚走上平安的道路更高尚、更幸福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新抵达的朋友介绍进不分昼夜地从事这项慈善活动的「不可见的帮手」的辉煌队伍中，从而保证他们在上帝为祂子民的训练和享受所提供的这个美妙星光世界中的整个停留期间，都能进行快乐且有用的工作，尽管这仅仅是通往那更高国度道路上的一个阶段，那个国度的荣耀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闻、人类的心智也未曾构想过的。

试着理解万物一体；只有一位上帝，所有人都于祂内在为一体。如果我们能为自己带回那永恒之爱的合一，我们将不再有悲伤；因为我们将意识到（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深爱的人），无论我们是生是死，我们都是主的，并且在祂之内生活、移动并拥有我们的存在，无论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将临的世界。哀悼的态度是一种缺乏信仰的态度、一种无知的态度。我们知道得越多，我们就越能完全地信任，因为我们将带着十足的确定性感觉到，我们和我们的死者同样都处在完美力量与完美智慧的手中，由完美的爱所引导。

「我们坚定地抛开一切悲伤与哀悼的阴影，

忘却我们表面上的失去，因为他们已获荣光。

我们知道他们就站在我们面前，一如往昔般爱着我们；

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辜负他们，也不让我们的爱冷却；

我们全心全意地信靠祢！祢的爱非言语所能形容；

祢是至高的主宰，祢所做的一切尽皆完美。」

愿众生平安

活着的死者之颂

亲爱的至爱们！尽管我们清醒的双眼
无法再看见你们的身影，
世俗的幻象将无法再禁锢我们；
我们深知你们的爱依然包容着我们，
一如往昔。

死亡？那不过是向前跨出的一步——
绝非永别；
比起过往，相聚变得更为迅捷，
每当你们听见我们的呼唤，
问候是如此温暖、如此真挚。

而在夜里，当最柔和的沉睡
封闭了这双尘世之眼，
看啊，新的一天已灿烂破晓；
我们轻巧地脱离了肉身的枷锁，
升华至你们的世界；
在那里，我们以那温馨的旧日方式
继续工作，继续漫游——
畅饮着天界与地界的泉水，
领悟到凡由「爱」所紧紧相系者，
必将永恒屹立不摇。

赞美与荣耀归于这份知识，
归于三位一体的至高者；
因为死亡的毒钩已被拔除，
我们将永不再被抛弃，

直到永恒。

—— D. W. M. 布伦

證道學學會的使命

通過培養不斷深化的理解和實現永恒智慧，精神自我轉化和所有生命一體性來服務人類。

證道學學會的三個宗旨

一、 打破種族、信仰、性別、種姓或膚色界限，形成一個凝聚人類爲一家的核心。

二、 鼓勵對各種宗教、哲學和科學的比較性學習。

三、 探索自然的秘密及人類的潛能。

中文網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資料網站——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果决定入會，請登録新加坡證道學學會的中文網站，
直接在“聯系我們”一欄裏網上填表申請。
如有任何關于證道學，證道學學會和入會的問題，
請微信至**SLTS1875**或電郵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新加坡證道學學會
The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證道學世界公衆號
公衆號ID-zheng dao xue shi jie

證道學學會中文網站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非賣品